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一九冊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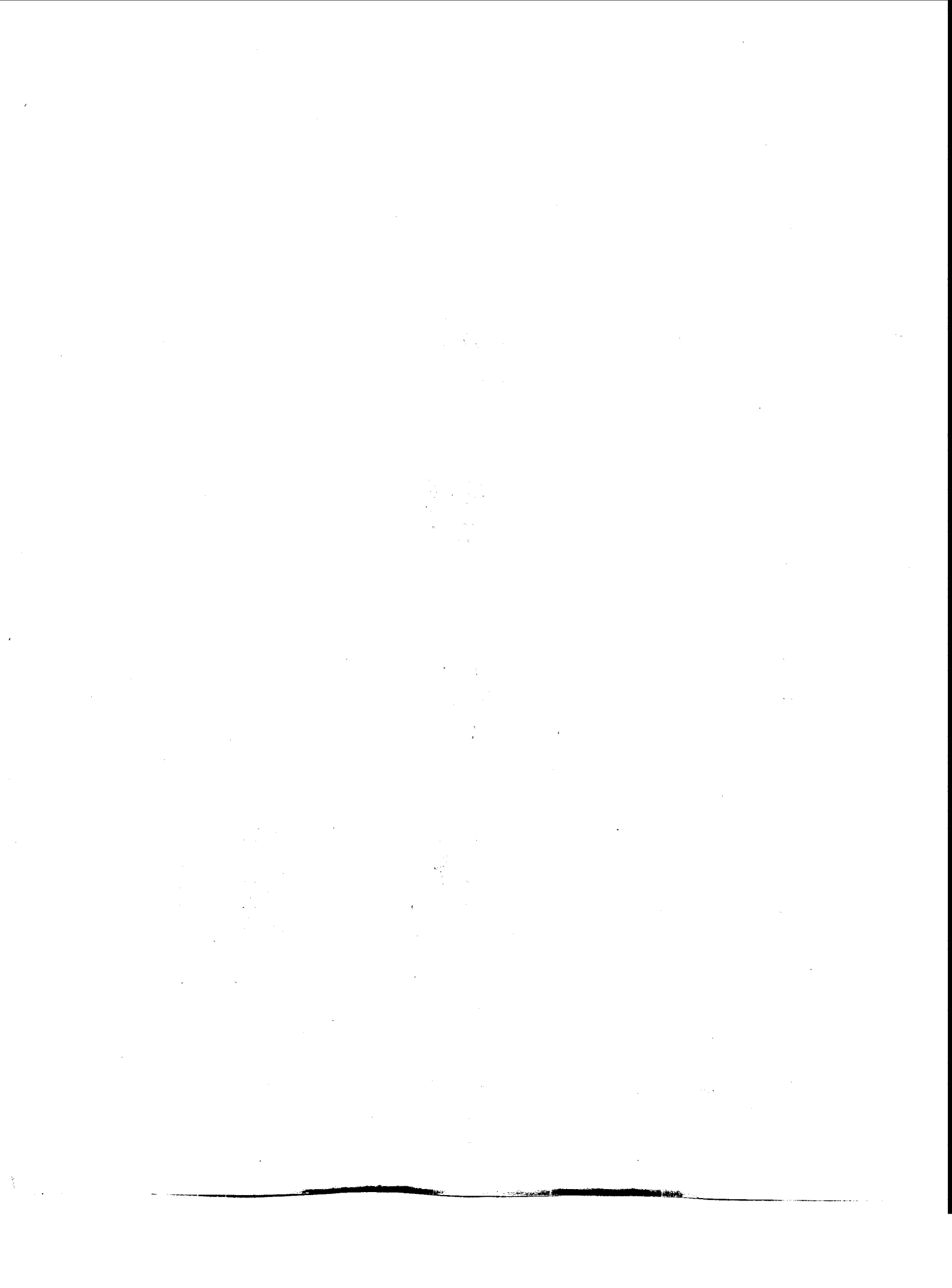
文學類



文總集——楚辭

天問校正一卷·····	清 屈 復著	昭 代	一
楚辭新注八卷·····	清 屈 復撰	關 中	九
離騷圖一卷·····	清 蕭雲從著	喜 咏 軒	九五
欽定補繪離騷圖三卷·····	清 蕭雲從繪	喜 咏 軒	一五五
屈原賦注初稿三卷·····	清 戴 震撰	安 徽	二四一
屈原賦戴氏注九卷附音義三卷·····	清 戴 震撰	安 徽	二七五
文 總 集			
赤城集十八卷·····	宋 林表民編	台 州	三三七
甬東正氣集四卷·····	清 董 琅輯	四 明	四八一
四明文徵十六卷(卷一~九)·····	清 袁 鈞輯	四 明	五三五

天問校正



天問校正

別編卷第十七

蒲城屈 復悔翁著

天問者仰天而問也忠直菹醢讒佞高張自古
然也三閭抱此視彼天地三光山川人物變怪
傾歎又歷世之當亡而存當廢而興無不然者
非天是問將誰問乎蕭條異代尙欲搔首一一
問之而况抱痛者乎然不可情原不可義正不
可理論不可言詮不可事判嗚呼是之謂天問
王叔師云文不次序洪興祖云豈可次序陳哉

昭代叢書

辛集 天問校正 卷第十七

一 世楷堂 藏板

然通篇起結盡人了然細玩中間屢起屢結次
序井井其爲錯簡明甚因少校正每見前人妄
改古書竊謂不可豈可效尤今仍列舊文於前
更定附後惟天下高明是正焉

曰邃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
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時何
爲陰陽三合何本何化

以上問涸沌之先天地初開之時也

圖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幹維焉繫

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九天之際安放安屬
隅隈多有誰知其數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
列星安敷

以上問天地既形之後也

出自湯谷次於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口安不到
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以上問日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以上問月

昭代叢書

辛集 天問校正 卷第十七

二 世楷堂 藏板

何闐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

以上問晦朔也日月星辰皆天文也第一段

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東西南北
其修孰多南北順蹙其衍幾何崑崙懸圃其尻安在

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啓

何氣通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以上問地也第二段

焉有石林何獸能言焉有龍虬負熊以遊雄虺九首
儻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守女岐無合夫焉取九

子伯巫何處惠氣安在靡薛九衢泉華安居靈蛇五
象厥夫何如黑水元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
止自兒嬰第何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藏天式
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薛號起雨何
以興之撰體有鹿何以臂之齧戴山抃何以安之釋
舟陵行何以遷之鯨魚何所甦堆焉處羿焉殛日烏
焉解羽

以上問山川人物奇怪之類也第三段

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

唯作叢書

李集 天問校正 卷第十七

三

世楷堂 藏板

此段起下文女帝虞夏商周歷代之興廢也

登立爲帝孰道尚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舜閔在家
父何以饒堯不姚告二女何親舜服厥弟終然爲害
倚肆大豕而厥身不危敗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
曼膚何以肥之眩弟並滌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
而後嗣逢長

以上上古之事第四段

不任汨鴻師何以尙之僉日何憂何不課而行之鴟
龜曳銜鮫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

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鮫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
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洪泉極深何以真
老地方九則何以墳之應龍何畫河海何歷鮫何所
勞禹何所成康回憑怒墜何故以東南傾

以上問鮫禹治水之事也第五段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僉山女而通之於
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爲嗜不同味而快菹飽
啟代益作后卒然離豎何啟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
厥緒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成播秬黍
昭代叢書 李集 天問校正 卷第十七

四

世楷堂 藏板

蒲槿是營何由并投而眩疾修盈

以上夏禹父子事三代皆禪賢而禹獨傳子意言
禹之德既能傳子而不能掩父之惡何也
啓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該秉
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有扈攸豎
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帝降夷羿革孽夏民
胡厥夫河伯而妻彼雒嬪馮珧利決封豨是妖何獻
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泥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
疾革而交吞揆之惟澆在戶何求於嫂何少康逐犬

而顛隕厥首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湯當作康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為黃熊巫何活焉

以上皆夏一代事西征四句總結上文第六段

簡狄在臺魯何宜元鳥致詒女何喜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邇來成湯來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勝有莘之婦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

耶代叢書 辛集 天問校正 卷第十七 五 世指堂 藏板

終以滅喪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悅湯出重泉夫何臯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

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何聖人之

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詳狂彼王紂之躬孰

使寵惑何惡輔弼譏詔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

開何順而賜封之昏微遵迹有狄不寧何繫鳥萃棘

負子肆情

以上皆商事第七段

稷維元子帝何竺之投之於冰上鳥何煥之遷藏就

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

帝切傲何逢長之受賜茲醢西伯土告何親就上帝

罰殷之命以不救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

喜武發殺殷何所叱載尸集戰何所急會鼃爭盟何

踞吾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列擊紂躬叔且不嘉何

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

乃亡其罪伊何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

將之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穆王

耶代叢書 辛集 天問校正 卷第十七 六 世指堂 藏板

巧侮夫何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妖夫曳銜何號

於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

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以上周一代事也皇天四句總收上古帝虞夏商

周歷代之興廢也第八段

中央共牧后何怒蠶蛾微命力何回

中央諸牧各君其國何為相怒而戰爭乎蠶蛾之

命甚微其力何為能自回其巢穴乎此節總起末

段兼痛楚之屢敗於秦也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勲闔夢生
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

以上吳事言吳由楚而興猶能破楚痛懷王之不能為閻廬也

彭鏗斟雅帝何饗壽命永多夫何長

此痛己之年老而未能歸國也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合卒然身殺

此痛楚之忽霸忽亡也

驚女採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

昭代叢書 辛集 天問校正 卷第十七

此痛己之將為夷齊也

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

此痛己之不肯適他國也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感天抑墜夫誰畏懼

此痛己之死而無益也

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

此痛己之將死而不得再事君也

伏匿穴處爰何云荆勳侑師夫何長

此痛楚之享國日蹙也

七 世楷堂 藏板

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

此痛楚之必滅於秦也

何環穿自閻社邱陵爰出子文

此痛楚之不能再出子文以見必亡也

吾告堵敖以不長

此痛懷王之客死於秦也

何試上自子忠名彌彰

此痛國家得敗亡之實禍而已得忠諫之虛名也

第九段

昭代叢書 辛集 天問校正 卷第十七

九章次第校正

九章非一時作也惜諱作於懷王既疏又進言得罪之後思美人抽思作於懷王置漢北時篇中狂

顧南行是以造都為南行觀南人之變態是以朝臣為南人有鳥自南來集漢北是己身在漢北也

然則懷王見疏止遷漢北未嘗放逐此其證也餘六篇方是頃襄放江南作也初放時道途經歷作

涉江既至後睹物興懷作橘頌秋風搖落感時明志作悲回風忠佞不分傷今追昔作惜往日若哀

志作悲回風忠佞不分傷今追昔作惜往日若哀

志作悲回風忠佞不分傷今追昔作惜往日若哀

志作悲回風忠佞不分傷今追昔作惜往日若哀

八 世楷堂 藏板

郭則知楚之必亡懷沙則絕命辭也九篇中或地
或時或敘事文最顯著次第分明舊本錯亂予不
敢輒改古書姑記之就正高明

昭代叢書

辛集

天問校正
卷第十七

九

世楷堂
藏板

天問校正跋

悔翁先生為關中騷壇鉅手著有弱水集其詠物詩
極吹影鏤塵之巧近時談藝者競詆其卑瑣真拘墟
之見不足與辯也楚辭新註係分縷析妙契精微天
問校正更為翔獲觀書眼如月此之謂夫乙亥仲冬
震澤楊復吉識

孫
中梓爰琴校字

昭代叢書

壬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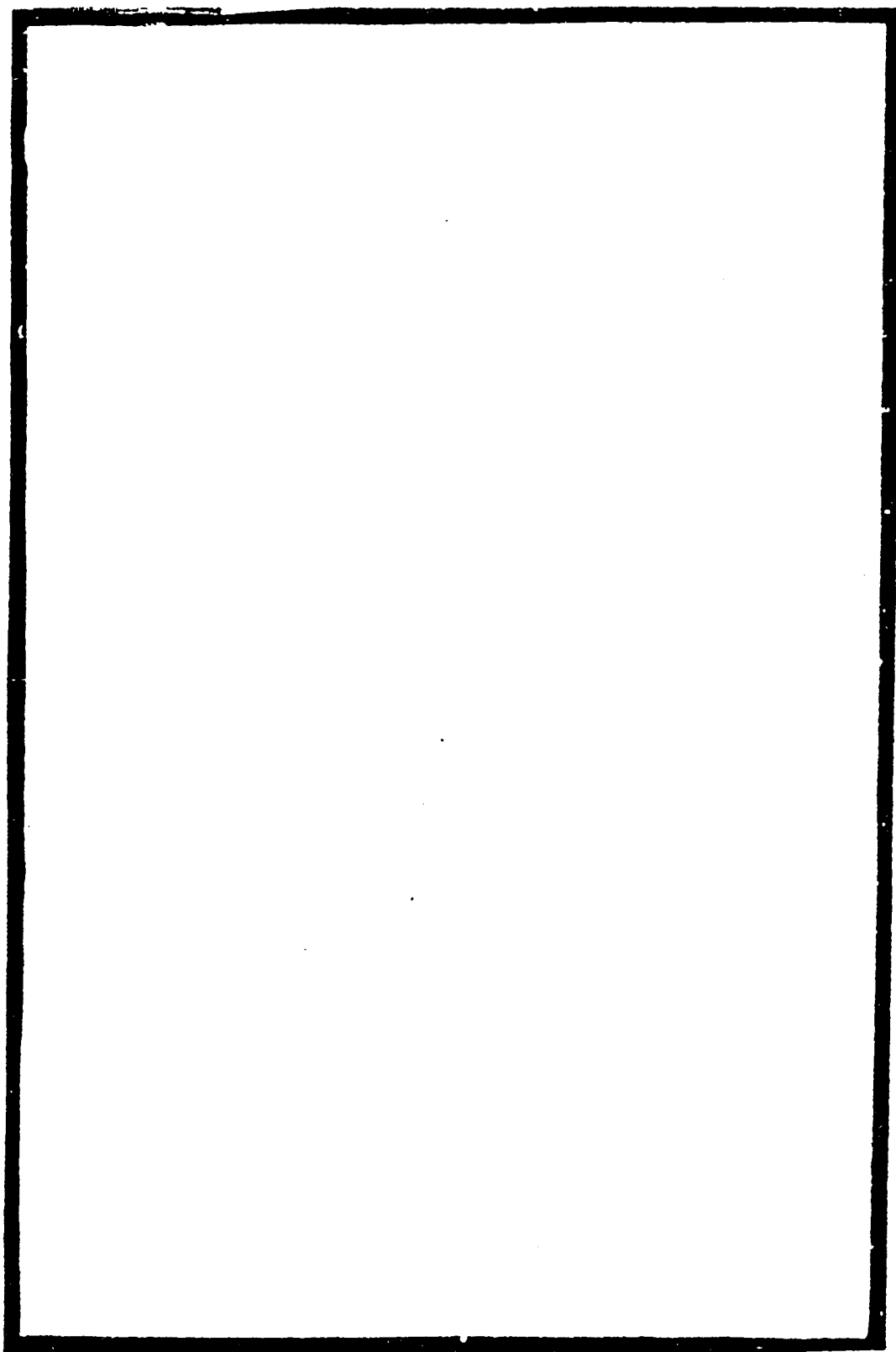
天問校正跋
卷第十七

十

世楷堂
藏板



楚辭新注



自序

余幼好楚辭多不解稍長讀諸家所註愈不解然往往一吟其可解者則回風雨雪身置湘沅夫吾家自漢遷關中至今已忘乎為楚人矣甲戌春由梁晉燕趙登泰山觀滄海謁夫子廟庭得觀車服禮器竊歎世吾斯世而道斯吾道也既遊吳越訪古金陵俯仰延佇而不能去遙望荆郢鬱蔥之氣湧耀夕陽亂流間若咫尺可到此非吾二千年之故國耶將揚帆破浪問江界之遺風與所請兩東門者不果而美人芳草益渺渺興懷乃集楚辭新注始戊午正月三月而畢略諸所共解者而詳予向所愈不解者欲令楚辭新注卷一自序 一關中叢書

蒲城屈復題于燕山客舍

後

敘

王逸

敘曰昔者孔子睿聖明喆天生不羣羣一作羣一定經術刪詩書一云俾定經術乃刪詩書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為後王法門人三千罔不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乖而微言絕其後周室衰微戰國並爭道德陵遲謠詐萌生於是楊墨鄒孟孫韓之徒各以所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明世入字一作而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一云憂獨倚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遭時閭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

離騷贊序

班孟堅

離騷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初事懷王甚見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妬害其寵讒之王王怒而疏屈原屈原以忠信見疑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己遭憂作辭也是時周室已滅七國並爭屈原痛君不明聽用羣小國將危亡忠誠之情懷不能已故作離騷上陳堯舜禹湯文王之法下言羿澆桀紂之失以風懷王終不覺悟信反間之說西朝於秦秦人拘之客死不還至於襄王復用讒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賦以諷諫卒不見納不忍濁世自投汨羅原死之後秦果滅楚其辭為衆賢所悼悲故傳於楚辭新注卷末序 一關中叢書

傳或作傳教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

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慕仰一作舒肆妙慮一作

思續述其詞逮至劉向顏師古讀如本字典校經書分爲十六卷

孝章即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

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一作篇闕而不說又以壯爲狀

扶一作義多乖異事不要括撮一作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之

舊章合之經傳入字一云稽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

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見矣且人臣之義以忠正爲高以扶

節爲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

於浮江比干不悔於剖心然後忠立而行成忠一作德榮顯而

楚辭新注卷末序 二 關中叢書

名著一作若夫懷道以迷國詳愚而不言詳與伴同詐也顛則不

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婉以順上婉婉一作婉婉一作儼逸遂巡以避患

雖保黃耆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恥愚夫之所賤也今若

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

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

謂之露才揚己一作班賈競於羣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

苟欲求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念恚自沈是虧其高明而

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守分志一作不食周粟遂

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怨望哉恨怨一作且詩人怨主

刺一作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

諫之語於斯爲切然仲尼論之以爲大雅引此比彼屈原

之詞優游婉順寧以其君一有爲字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乎

而論者以爲露才揚己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

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厥初

生民時惟姜嫄也紉秋蘭以爲佩則將翔將翔佩玉瓊瑤

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駟玉虬而乘鸞則時

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陳詞則尙書咎繇之謀謨也

登崑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其言博

才益多者其識遠多一屈原之辭誠博遠矣自丘字終

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

楚辭新注卷末序 三 關中叢書

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一

歲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矣

敘 洪興祖

班孟堅序云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敘離騷傳以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

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曠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

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真又說五子以失家巷謂

伍子胥也及至羿澆少康貳姚有妣佚女皆各以所識有

所增損然猶未得其正也故博采經書傳記本文以爲之

解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潛龍不見是而無悶關雎哀周道

而不傷蘧瑗持可懷之智甯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
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爲貴矣今
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羣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
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懣不容沈江而死
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稱崑崙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
非法度之政同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
過矣然其文弘博麗雅爲詞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
則象其從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
劉向揚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也雖非明智
之器可謂妙才者也顏之推云自古文人常陷輕薄屈原

楚辭新注 卷末序

四 關中叢書

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劉子玄云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
讀者不以爲過蓋不隱惡故也愚常折衷其說而論之曰
或問古人有言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屈原雖死何益
於懷襄曰忠臣之用心自盡其愛君之誠耳死生毀譽所
不顧也故比干以諫見戮屈原以放自沈比干紂諸父也
屈原楚同姓也爲人臣者三諫不從則去之同姓無可去
之義有死而已離騷曰沾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
悔則原之自處審矣或曰原用智於無道之邦虧明哲保
身之義可乎曰愚如武子全身遠害可也有官守言責斯
用智矣山甫明哲固保身之道然不曰夙夜匪懈以事一

人乎士見危致命沉同姓兼恩與義而可以不死乎且比
干之死微子之去皆是也屈原其不可去乎有比干以任
責微子去之可也楚無人焉原去則國從而亡故雖身被
放逐猶徘徊而不忍去生不得力爭而強諫死猶冀其感
發而改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雖流放廢斥猶知愛其
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義盡矣非死爲難處死爲難屈原
雖死猶不死也後之讀其文知其人如賈生者亦鮮矣然
爲賦以弔之不過哀其不遇而已余觀自古忠臣義士慨
然發憤不顧其死特立獨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烈之氣
豈與身俱亡哉仍羽人於丹邱留不死之舊鄉超無爲以

楚辭新注 卷末序

五 關中叢書

至清與太初而爲隣此遠游之所以作而難爲淺見寡聞
者道也仲尼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曰樂天知命有憂之
大者屈原之憂憂國也其樂樂天也離騷二十五篇多憂
世之語獨遠游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心無內兮其大無
垠無滷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
待之兮無爲之先此老莊孟子所以大過人者而原獨知
之司馬相如作大人賦宏放高妙讀者有凌雲之意然其
語多出於此至其妙處相如莫能識也太史公作傳以爲
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
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

自疏濯淖污泥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可謂深知己者揚子雲作反離騷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志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沈身哉屈子之事聖賢之變者使遇孔子當與三仁同稱雄未足以與此班孟堅顏之推所云無異妾婦兒童之見余故具論之

辨騷

劉勰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騷哉故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楚辭新注卷末辨騷

卷末辨騷

六

關中叢書

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皜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爲露才揚己忿懣沈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而文辭麗雅爲辭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爲詩人之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鷖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詞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振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歎以爲皆合經術揚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體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

禹湯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狂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諭君子雲霓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鳩鳥媒娥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弊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爲歡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楚辭新注卷末辨騷

卷末辨騷

七

關中叢書

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明麗以哀志九歌九辨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豔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並能矣自九懷已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快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浚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

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效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讚曰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極情理實勞金相玉式豔溢鎔毫煙一作雲

屈原列傳 史記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惻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智盡忠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譽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污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遊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原既絀其後秦欲伐齊

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

楚辭新注 卷一列傳

關中叢書

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平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瞻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

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智愚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乃作懷沙之賦其辭云云於是懷石遂

楚辭新注 卷一列傳

關中叢書

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自屈原沉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遊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楚辭新注目錄

卷一

離騷經

卷二之三

九歌

天問

卷四之五

九章

遠遊

卷六

卜居

漁父

九辨

卷七之八

招魂

大招

楚辭新注目錄 卷一 目錄

關中叢書

附楚懷襄二王在位事蹟考

懷王威王太子名熊槐在位三十年

癸元年魏聞楚喪伐楚取陘山張儀初相秦四年秦惠王始稱王

戊六年楚使昭陽攻魏破之襄陵取八邑所謂南辱於楚者此

卯十一年楚為從約長與趙魏韓燕伐秦攻函谷關秦出兵逆之五國皆引兵歸時屈子為左徒王甚任之國內無事惜任日篇所謂奉先功以

也照下別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是也屈子有功在此其招讒妬亦在此

申十六年齊湣王秦使張儀約楚絕齊許以商於之地六

百里楚絕齊秦不予地遂攻秦見本傳○洪興祖謂屈子被疏在此年○按史

徒之位也絕齊時疑必諫離騷云反信讒而齊怒惜其左

楚辭新注目錄 卷一 事蹟考 關中叢書

己十七年春秦敗楚於丹陽斬首八萬虜大將屈匄裨將

逢侯丑等七十餘人取漢中郡楚悉起國中兵襲秦大

敗於藍田割兩城以和韓魏聞楚困襲楚至鄧楚引兵

歸見本傳○屈子雖廢猶在朝念兵必敗當無不諫離騷云既替余以蕙纆又申之以攬茝申者言既廢又

切責之也則合前兩次見

拒可知惜誦當作於此年

庚十八年秦約分漢中之半與楚和親懷王願得張儀不

願得地儀至厚幣靳尚說鄭袖使言之王釋之見本傳○屈子

使齊而反諫已不及愚按使齊必以見欺於秦為謝再

弔而軫又往仕秦別無可使故不以既絀而不用則前

此之諫絕齊益可知矣屈子未反舉朝又無一人諫王

釋張儀之非則其黨於新
尚亦可知所以謂之黨人

壬二十一年齊湣王欲為從約長遺書與楚楚以昭睦議欲

雪藍田之恥遂合齊以善韓前使屈子之齊必為定從

未決者以曾為從約長恥見奪耳昭睦

丙二十四年秦昭王初立厚賂楚楚往迎婦遂背齊而合

秦狗利棄信所以速禍况秦為虎狼之國非可以婚姻

言路惜往日篇所謂譏人蔽晦虛惑誤又以欺遠遷臣

而弗思是也虛惑當指絕齊言誤當指攻秦言又以欺

丁二十五年懷王與昭王盟約於黃棘在房襄二境上秦復與楚

上庸楚特婚姻而往然武關之辱實此盟誤之悲回風

楚辭新注卷一事蹟考 二 關中叢書

子雖遠遷尚欲南行而死諫終

戊二十六年齊韓魏責楚負其從親同伐楚楚使太子橫

入質於秦而請救秦兵至三國引去是意中之事但請

救於秦而又質子則前此之迎婦結盟向為乎屈子必

思一善後之策而陳詞懷王惟以秦救為美好而僑之

己二十七年秦大夫有與楚太子鬪太子殺之亡歸按敵

子大夫豈敢與私鬪當是秦昭王知

庚二十八年秦與齊韓魏共攻楚楚將唐昧取重丘而

去復其位按懷王此時當思屈子之言而召回但未

後來諫會武關來歷耳洪興祖

辛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軍死者二萬人殺將軍景

缺乃使太子為質於齊以求平僅求齊不見

壬三十年周報王十六年秦復伐楚取入城遺書與楚會

武關結盟昭睦諫無往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秦詐令一

將軍號為秦王伏兵武關俟懷王至閉之遂與西至咸

陽朝章臺如藩臣不與亢禮要其割巫黔中郡懷王怒

不許因留秦昭睦謀詐計於齊齊歸太子遂立為王秦

不得所割怒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

去見本傳屈子先諫勿入武關與昭睦所見相同無

利誘愚則可以計取矜蓋則喜諛而惡直齊秦兵好反

楚辭新注卷一事蹟考 三 關中叢書

言而不及屈子則好矜

蓋積怒猶未平可知

頃襄王懷王太子名橫

亥二年懷王亡逃歸被秦遮楚道從間道走趙不納又欲

走魏而秦兵追至遂同使者入秦發病見本傳屈子

南之夢以取怒於令尹子蘭故也涉江

甲三年周報王十九年懷王卒於秦秦歸其喪諸侯自是

不直秦秦楚絕大招當作於此年

丁六年秦遺書約決戰楚患之謀復與秦平以無可

戊七年楚迎婦於秦忘不共之讐而結好總因國中無人

當作於十一年以汨羅自沈當在此年也

乙亥十四年與秦昭王會於宛結和親自此至末皆屈子身後事

丁丑十六年與秦昭王好會於鄢秋復與秦會穰

己卯十八年用楚人匹夫報讐之說遣使於諸侯復為從秦

伐楚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使說楚相昭

子而止不能自強已失報讐之具况又圖共主乎誠譏諛虛惑之見也

庚辰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

辛巳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楚西陵

壬午二十一年秦將白起拔郢燒先王墓夷陵楚兵散不復

戰東北保於陳城屈子哀郢篇云夏之為邱兩東門之蕪不過十年而即驗天問篇云吳光而鞭屍也夷陵之燒何先見之明乃爾

楚辭新注 卷一 一事蹟考 四 關中叢書

癸未二十二年秦復拔巫黔中郡前武關所要割不子者又拔去矣

甲申二十三年襄王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取秦所拔江旁

十五邑以為郡距秦已不成其為國天問篇告堵敖不長之說驗矣

戊子二十七年復與秦平入太子為質於秦按懷襄兩世屢於秦總以讓諛用事除迎婦質子之外別無伎倆天問所謂荆動作師夫何長早已道破

丁酉三十六年襄王病太子亡歸秋襄王卒太子熊元立

屈子所著之文無先後次序考據茲將二君在位事蹟按年編輯參之史記本傳凡有明文者即繫於各年之下如無明文亦可以各篇語意推之備讀者之參考即以為屈子之年譜可也

凡例

一天下事創始難繼者差易離騷有註自王叔師始後諸

家論著即有詳細處要自王氏發之茲集先王而後諸

家大哉華露藍縷之功也

一注騷者數十家予所見王叔師洪興祖朱晦翁林西仲

諸家而已各執一是議論紛紜於中斟酌會成條貫千

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仍錄姓名於首不敢掠美

一篇章次序相傳已久或有錯誤後賢撥正附註題下使

高明得參是否若輒更定即是鹵莽滅裂則吾豈敢今

依王本存古也 一 關中叢書

一楚詞惟離騷經最難解句有同者意自各別並非重複

長篇大作原有條貫和氏之璧御璽材也搥碎作零星

小玉連城失色矣茲分五段庶得要領

一典故字釋多採諸家舊註李光弼將郭子儀之兵纜經

號令精彩一變非予所能間有補者不關妙意亦不另

著至篇章意義斷自愚衷未敢依樣葫蘆也

一篇中神怪草木既知寓言何必深求或比才德或比君

子小人讀者自有會心臨文不贅

一離騷經難解在大義天問難解在故典四庫書目諸史

經籍志所載漢以後書不傳者甚多况漢以前乎王叔

師所引尙未盡見而三閭所用安能悉知從何處撥正
夫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一舊註是者固能發作者之精微其非者亦足開後賢之
思路雖不並錄亦不下論均有功於後先無令前賢畏
後生也

一文人相輕自古皆然痛詆他人以申己說若必後賢以
必吾是者著書各成一家天之生才不盡後人自有心
眼別裁是非豈在吾今日之嘵嘵哉況我所論亦自前
賢開悟操戈入室何其薄也往者可欺來者難誣

一字面解釋如初度二言或云時節或云氣度或云法度
楚辭新注 卷一凡例 二 關中叢書

或云皆爲支首悉順文氣如此之類無損大義俱不深
辨

一六經子史皆有叶韻不徒楚辭也諸家議論紛紜總是
風影惟古今通韻蕭山毛獨有根據今之所音悉本此
書即註字傍以便誦讀

一戰國時典墳未灰三閭以博識宏才創爲斯體意味難
窮余學識短淺諸家註解尙未全窺卽盡畢生精力猶
恐多失況七十餘年兩月成書粗疎何言修瑕補漏深
有望於後之君子

屈原外傳

唐沈亞之撰

昔漢武愛騷令淮南作傳大概屈原已盡於此故太史公
因之以入史記外有二三逸事見之雜記方志者尤詳屈
原瘦細美鬚丰神朗秀長九尺好奇服冠切雲之冠性潔
一日三濯纓事懷襄間蒙讒負譏遂放而耕吟離騷倚耒
號泣於天時楚大荒原墮淚處獨產白米如玉江陵志有
玉米田卽其地也嘗遊沅湘俗好祀必作樂歌以樂神辭
甚俚原因棲玉笥山作九歌托以風諫至山鬼篇成四山
忽啾啾若啼嘯聲聞十里外草木莫不萎死又見楚先王
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儷與古聖賢

楚辭新注 卷一外傳 一 關中叢書

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時天慘地愁白晝如夜者
三日晚益憤懣披蓁茹草混同鳥獸不交世務採柏實和
桂膏歌遠遊之章托遊仙以自適王逼逐之於五月五日
遂赴清冷之水其神遊於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思慕
謂爲水仙每值原死日必以筒貯米投水祭之至漢建武
中長沙區回白日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曰聞君嘗
見祭甚善但所遺并蛟龍所竊今有惠可以楝樹葉塞上
以五色絲轉縛之此物蛟龍所憚回依其言世俗作糝並
帶絲葉皆其遺風晉咸安中有吳人顏珏者泊汨羅夜深
月明聞有人行吟曰曾不知夏之爲邱兮孰兩東門之可

蕪珏異之前曰汝三閭大夫耶忽不見其所之江陵志又
載原故宅在姊歸鄉北有女須廟至今擣衣石尙存時當
秋風夜雨之際砧聲隱隱可聽也嘻異哉原以忠死直古
龍比者流何以沒後多不經事特千古騷魂鬱而未散故
鬻熊雖久不祀三閭之迹猶時彷彿占斷於江潭澤畔兼
葭白露中耳

楚辭新注卷一

宗姪 汝州 啓賢編

蒲城 屈復新集註 曾孫 來泰錄

受業 同邑 王垣校

離騷經第一

史記離騷猶離憂也王逸曰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諷諫君也班固曰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己遭憂作辭也應劭曰離遭也騷憂也顏師古曰離遭也擾動曰騷洪興祖曰古人引離騷未有言經者蓋後世之士祖述其辭尊楚辭新注 卷一 離騷經 一 關中叢書

之為經耳逸說非是朱熹曰離騷經之所以名王逸之說非是史遷班固顏師古之說得之矣余觀楚辭中作遭離用者固有而此篇有余既不難夫離別兮之句則離騷者離別之憂也三閭之意若謂明己遭憂而作此辭則全部宜總名之曰離騷今二十五篇各有題目其義可知近世稱楚辭皆曰離騷者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是以關雎稱全詩則稱楚辭為離騷亦猶此而非二十五篇皆名離騷也夫詩以比興賦能持人道之窮也然無夫子刪定之存亡或未可知若離騷之存而不亡自足存也詩可以興可

以怨通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離騷有焉尊之曰經宜矣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局

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顓頊之後有熊繹者事周成王封為楚子居於丹陽傳國至熊通始僭稱王徙郢於郢是為武王生子瑕食采於屈因為氏此受姓之始捨近封而述遠祖蓋言吾祖自發跡以來未嘗敗績與今日對照也苗者草之莖葉根所生也裔者衣裾之末故以為遠末子孫之稱朕我也古者上下通稱之皇美也父死稱考伯庸三閭父字攝提星名隨斗柄以指十二辰者貞正孟始陬隅也正月為陬蓋是月孟春昏時斗柄指寅在東北隅故以為名降下也此月庚寅之日己始下母體而生也皇皇考覽觀揆度也初度之度猶言楚辭新注 卷一 離騷經 二 關中叢書

時節肇始錫賜嘉善正平則法靈神均亦平也以正為法以均為神高平曰原乃名原字平之隱文若王註法也後倣此言聖帝苗裔賢父之子時日良名字嘉皆內也 右一段敘世系祖考生時名字有木本水源顧名思義之意言外見分當與國存亡也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扈江離與辟芷兮 紉秋蘭以為佩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 阝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 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 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昔三

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 籍桂兮豈維紉
夫蕙蒨采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

披兮夫唯捷徑以筭步

紛盛貌內美句收上修能句起下謂自修其才能即屬
紉舉搢是也重再屬被辟幽也離芷皆香草紉以錢貫
絨秋蘭秋時蘭愈香也佩飾也汨水流去疾之貌舉拔
取也跳山名木蘭木名盤采也水中可居者曰洲木蘭
去皮不死宿莽經冬不枯謂貞堅也言余之汲汲自修
常若不及者恐年歲不待我而一身將老故朝夕自修
之勤也淹久代更序次也草曰零木曰落總上離芷宿
莽諸物也美人詩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託為佳名寄
喻於君也後靈修做此遲晚也此句起下文撫者撫而
有之也三十曰壯棄去也草荒曰穢言君何不能於撫有
壯盛之時早棄穢政改前此惑誤之度果能乘駿馬馳
聘我當引君於大道也起下三后堯舜桀紂以為得路
失路證又與下數路字捷徑險隘踵武等句相照應三
后三皇下文堯舜遵道三皇之道也至美曰純齊同

楚辭新注

卷一雜騷經

三

關中叢書

曰粹衆芳喻羣賢雜非一也申重也椒生重壘而業簇
故曰申椒菌桂葉似柿椒桂味辣猶離然用之不獨循
純香之蕙蒨而已前能受逆耳之諫也耿光介大遵循
昌披亂捷徑邪道窘促迫也堯舜遵三后之道故得路
桀紂不遵故亡窘步正與馳騁相反得路則為堯舜
捷徑則桀紂是即矣以上言楚王以下方言黨人
此節追言未疏時也既恐歲不我與汲汲自修又恐君
亦遲暮當及時任賢已須先路引君上法堯舜下鑒桀
紂以興楚國也

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 豈余身之憚殃兮恐
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揆余
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齎 怒余固知審審之為患兮忍而
不能舍杜 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

曰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 此二句與下悔通有他
篇皆四句此多
二句明係衍文

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
靈修之數期 化訛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 使
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埃
時乎吾將刈 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 已
黨人阿比相助匿非之類偷樂者竊取淫佚之私不顧
君國之安危存亡者也幽昧路不光明險隘路不寬平
惟思念憚畏殃咎皇皇君與車績功賦績指車之傾覆也
我之欲引君於光明寬平之路者豈憚一身之離殃哉
惟恐皇輿行幽昧險隘之道而傾覆耳見君行邪徑以
至傾危皆黨人偷樂之故也詩大雅綿篇子曰有先後
予曰有奔奏委與走同言急欲奔走先後以輔翼君也
前王楚之先王及繼踵足跟武迹荃香草借以寄喻君也

楚辭新注

卷一雜騷經

四

關中叢書

齊言怒氣之盛如火齋也本欲引君至古聖帝明王今
既不能即法楚之先王亦不至敗績乃不察此中情而
反信讒譎怒何也審韻會通作蹇晉書王豹傳王臣審
審易審難也險在前也又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若止作
直諫解三閭之放逐豈止直諫之一端哉為患指上齋
怒而言忍甘受其患而不辭之意舍止也余固知者早
已自知其如此既結上又為下不吾知作引九天天有
九重也正與證同靈修謂君也余固明知己之審審必
為身患然中心忍而不能自止故上指九天證諸神明
明非為身謀而為君也成言謂已成之約言悔改道移
有他志也近曰離遠曰別數化屢變易而無常也滋樹
非難與君離別但傷君志因讒言而數變易也滋樹
雜皆種植蘭蕙留夷揭車杜衡芳芷皆香草言種植者
甚衆也冀期望峻茂長盛竣待刈穫委絕草木枯死蕪
穢比廢棄也言我初樹衆芳望其長盛將為國用今
我一人萎絕亦何足惜而衆芳之蕪穢大可哀也
此節追述初見疏時也忠心謀國反遭讒害明知為患
不能自止成言變易惟天可證所樹衆芳已付蕪穢無

窮虛願皆成哀痛也

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素羌內恕己以量人
兮各興心而嫉妒忽馳騫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
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
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媵以練要兮長頰坎頷亦何傷
擊木根以結蔭兮貫薜荔之落蔕矯菌桂以紉蘭兮索胡
繩之纒躑纒審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
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祿

衆指黨人也並逐曰競愛財曰貪愛食曰婪憑滿不厭
不以爲足恕己自恕其惡不責己也如俗言饒恕之恕
量度與生害賢爲嫉害色爲妬言黨人心皆貪婪內以
其志量度他人謂與己同則各生嫉妬之心也馳騫亂
楚辭新注 卷一離騷經 五 關中叢書

走追逐急走馳騫申競進貪婪二句非所急表己心不
同於衆申恕己量人二句冉冉漸也但恐衰老漸至美
名不立衆所急在彼我所急在此也英華飲露餐華所
養皆香潔苟誠信好練要所修精練所守要約願
領不飽貌所困者身所飽者道言無損於道也擊持木
蘭根薜荔香草貫穿而累之蔕花萼鬚粉蔕然者矯
揉索以手搓爲繩胡繩亦香草有莖葉可作繩纏纏素
好貌擊木根也結落也貫薜荔也矯桂也紉蘭也索胡
繩也言所佩芳潔不以困而改也承上頰頷何傷言審
難詞有用心竭力艱難辛苦之意前修謂前代修德之
人服習周合也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
死遺餘則法也言我勤苦效法前修雖不合於今而求
古合於

此節既疏後猶欲死諫也言我立志修名與衆不同所
養所服審法前修雖不合於貪婪求索之今人而求合
於以死諫君之古人也

長大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泥余雖好修姱以鞿羈
兮審朝諝而夕替平聲 既替余以蕙纒兮又申之以攬蔭

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怨靈修之浩蕩兮終
不察夫人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固時
俗之工巧兮佞規矩而改錯措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
以爲度忼鬱邑余佗僚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
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詩也鷲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
然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
尤而攘詢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音泥與溪叶
替補韻叶才淫切而艱之音勤多一轉音不
如依三聲例替作平聲而艱叶泥爲直捷耳
楚辭新注 卷一離騷經 六 關中叢書

艱難也人三閭自謂言哀吾生多難也以下承此句言
掩涕猶故淚修姱謂修潔而美好鞿羈以馬自喻羈在
口曰鞿革絡頭曰羈言自繩束不放縱諫諫詩曰諫子
不顧今詩作諫訊告替廢也以下方述見替事故太息
流涕言之纏佩帶申重既以蕙纒見廢便應改悔又重
以攬蔭執志不回愈觸君怒矣然二物芬芳乃余心所
善雖九死不悔况廢替乎靈修比君浩蕩水無涯人三
閭自謂不曰己而曰人婉詞衆女比黨人蛾眉自比謠
毀詆譖善淫工淫邪也佞向也明有規矩在前而方圓
任其錯置背繩墨之正直以隨俗之邪曲務爲周旋容
悅以爲競進之常度度字總承規矩繩墨而言洪曰佞
規矩而改錯者反常而妄作背繩墨以追曲者枉道以
從時忼鬱悶鬱幽滯不通邑於邑短氣也佗僚失志貌
言中心憂悶至於幽滯於邑者余之失志也窮困失志
之實溢奄也言我寧奄然而死不忍爲此邪淫之態
指周容爲度而言鷲鷲鷲之類不羣謂其威猛英俊凌
雲摩霄之志非謂其悍厲搏執之惡也周合也方圓何
能相周異道孰能相安自古然也屈不伸抑按不發心
修姱立名之心志正君善俗之志尤謂嫉妬謂放逐
攘謂禍自外來而順受之如己所攘取也伏清白者不

肯臨危改節以汚此身前聖猶前修厚重也
如武王封比干之墓孔子稱殷有三仁是也

此節既廢之後太息流涕自述其志也吾生多難既以
忠廢不能改悔譖毀日甚一身窮困不忍隨時然忠佞
不相謀自古如斯惟有一死為前賢所重而已文至此
已山窮水盡矣下文另起一峯一波也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
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
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
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
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忽反

楚辭新注 卷一 離騷經 七 關中叢書

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
彌章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

變兮豈余心之可懲裳陽庚通韻 後不註

悔追恨前非察明審延行少待行迷所行或誤未遠猶
可回車也追悔前日相道未審迷行取困今將回車復
路及此或誤未甚之時意言歸隱也步徐行澤曲曰阜
其中有蘭故曰蘭皋丘上有椒故曰椒丘二句復路進
出而任入合離尤謂患退復路歸隱初服隱者之服也
製剪裁集補綴芰荷蓮葉芙蓉蓮花本草云蓮其葉
名荷其花未發為菡萏已發為芙蓉上曰衣下曰裳言
被服益潔修善益明也此與下文即所謂修吾初服二
句互文謂取芰荷芙蓉以為衣裳耳不吾知者進而仕
人不知忠也信芳者退而隱芙蓉荷芙蓉自信芳香也至
此始出不吾知字結上起下乃一篇之脈絡也岌岌高
貌佩玉佩陸離美好貌芳謂氣之芳香澤謂色之潤澤
雜糅佩之盛言盛其佩服蓋欲明吾本質之未虧耳此
八句文法參錯本言製芰荷為衣芙蓉為裳高冠長佩

芳澤雜糅惟昭昭質猶未虧苟余情其信芳不吾知其亦
已矣然如此則文氣傷直故曲折出之古文古詩皆然
惟楚詞為獨多忽疾速貌反顧回首視遊目縱目遠觀
四荒四方即孔子浮海居夷之意佩指衣裳冠佩而言
繽紛盛貌繁衆非非猶勃勃芳香貌彌章愈明欲隱而
彌章謂又不能隱也修好自修潔未變不改其好修
之志懲創又人生邪正清濁各有所樂而吾獨好修之
常天下重爾無如支解即使至此吾猶不變則黨人之
謠詠嫉妬疏棄放逐豈能使
余心懲而少改哉言堅確也

此節欲隱而不能也前日相道未審迷行離患將反初
服往觀四方佩飾繽紛欲隱彌章好修為常雖體解莫
懲也

女嬃之婁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鮫婁直以亡身兮終然歿
乎羽之野汝何博謔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婁節葳蕤

楚辭新注 卷一 離騷經 八 關中叢書

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雪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
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莞獨而不予聽

女嬃三閭姊也婁媛眷戀留連之意申申猶重重責
數曰記女嬃之詞鮫婁臣帝繫曰顛項後五世而生鮫
婁狠毒死曰歿言鮫婁狠自用乃歿死中野博謔謂廣
博而忠直紛盛貌節婁美之節葳蕤藜藿王芻施菜
耳三物皆惡草以此譏佞盈室喻滿朝判別言衆人皆
戶說又孰能察己之中情況舉世朋黨更無一同志者
莞獨至此而尚不聽余言何也補註女嬃詈三閭之意
蓋欲其為竇武之愚而不欲其為史魚之直耳非責其
不為上官斯尚以狗懷王之意也而說者謂其詈三閭
意誤矣此解亦是

此節述女嬃責數之詞見內而不能見知於骨肉也
右二段自紛吾既有此內美至此凡六小節共成一大

段自未疏說到既疏說到既廢反復紛紜言已之上不見知於楚君下不見知於盈朝外不見知於黨人內不見知於骨肉一片孤忠無可告語不得不折衷於前聖矣

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術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泥又貪夫厥家姑澆身被服常圍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長湯禹儼楚辭新注卷一離騷經九關中叢書

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嗟舉賢才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波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獨沾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柩兮固前修以菹醢曾獻歎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節中猶折中喟歎憑依歷歷沅湘皆水名重華舜號帝繫曰瞽叟生重華是為帝舜葬於九疑山在沅湘之間南歎曰依此芳澤之心而歷茲舉國莫知之時故南征而折中於重華也三閭之不得於君猶舜之不得於親又楚之境內故就之陳詞不然古聖帝王多矣何必舜哉禹能辨九州物數如鑄九鼎是也九歌左傳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啓禹子九辯九歌禹樂

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啓能承先志繼敘其業夏康啓子太康娛樂縱放圖謀五子太康昆弟五人也家術宮中之道太康以逸豫滅厥德盤游無度田於洛南十旬弗反有窮后羿距之於河而五子用此亦失其家術言國破而家亡也事見尚書大禹謨及五子之歌此為楚王不思穆莊伯業就樂是從而言也羿有窮之君夏時諸侯封大澆寒澆羿相婦謂之家言羿因夏衰亂代之為政使樂家臣蒙射而殺之在羿之亂流固宜鮮終而寒澆貪羿之家取為己妻是以亂易亂身即滅亡也此為楚王盤於遊畋或於鄭袖而言也齊寒澆子強圍多力按字書安於不仁曰忍不忍者不改其不仁也言澆取羿妻而生澆恃其勇力縱放其然不改其忍也康安自上而下曰顛隕墜也既滅殺夏后相安居無憂日作淫樂忘其過惡卒為相子少康所誅此二事並見左傳襄公四年哀公五年此為楚王忿兵喪師不恤國事而言也常違違背常道遂焉遂非而不改逢殃為湯所放后辛即紂藏菜曰菹肉醬曰醢紂殺比干醢梅伯武王誅之殷宗遂絕不得長久也此為楚王縱欲悞諫疏棄忠良而言也按詩陳風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傳於莊楚辭新注卷一離騷經十關中叢書

貌字書祇與祇同安也大也儼畏祇亦敬周周家差過言殷湯夏禹周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賢講論道義無有過差又舉賢才遵法度而無偏頗也繩墨堯舜相傳之法頗幽昧險隘之路也竊愛為私所私為阿錯與措同置也輔佐民德有德於民哲智茂盛苟誠下土謂天下也天本無私唯覽有德於民之聖君如禹湯文武者則篤生哲人如伊呂周召以為輔佐夫維有如此之聖哲輔佐方能用此下土也此為楚王不能循先聖之繩墨而言也以上所陳興國之大法也瞻臨視顧還視相觀與亡相參而觀計算極皇極按書曰皇建其有極疏人君為民之主大自自立其有中之道也用任服行言前瞻湯武之所以興後顧桀紂之所以亡二者相參而觀計其善自古以來為民之主者孰有非義之人而可任孰有非善之事而可行者乎反筆結上文與之二意也以上皆為重華陳昔日諫君之詞即上所陳者是也危死言墮也余初諫方圓之不相入猶忠佞邪正之不相合不量其不合而強入之前修固以此道為若龍逢梅伯者言我初諫時固知如此故今日不以為悔也增同累也歎歎哀泣之聲鬱邑憂哀時不當自哀生不當舉賢

之時而值蕙醴之世以茹蕙二草香
拭淚霑濡也衣背謂之襟浪浪流貌

此節皆求折中之詞也我平昔以古之興亡諫君固知
得禍今果然矣言外重華以我為是耶非耶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平聲駟玉虬以乘鸞

兮溘埃風余上征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

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

勿迫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色

敷布衽裳際耿明也有角曰龍無角曰虬鸞鳳類身有五采溘奄忽埃塵征行此言肅整衣冠跪而陳詞敬之

至也重華以我所陳之詞為是吾耿然自覺得此中正

之道矣遂乘龍跨鳳遺風塵而上征也朝稽車木將行

與發之蒼梧舜所葬縣圃在崑崙之上靈瑣神靈之門

謂舜廟也言朝發蒼梧非不欲少留重華之門但期夕

至懸圃時光有限我心孔棘也羲和堯時主四時之官

賓日饒日者也弭按止也按節徐步崦嵫日所入之山

迫急曼曼遠貌修長路阻且長非可速至故

今日御勿急迫求索者求索神靈折中也

此節言重華既許其是自信得中正矣何必上下求索

又折中神明哉意蓋謂重華不許則從此已矣既得中

正矣乃廣求折中欲使君悟俗改楚國復興非徒托之

空言拚一死以塞宗臣之責而已也下文見帝是折中

於天求女是折中於神妃靈氛是折中於卜筮巫咸是

折中於鬼神也此八句為下一大段領袖若作求君解

不惟無明文可證而三閭豈事二君者哉

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

楚辭新注 卷一 離騷經 十一 關中叢書

遙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為余先
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拘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
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逕紛總總其離兮斑
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閭開關兮倚閭闔而望予時曖曖其
將罷皮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
妬

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總轡六轡在
手也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葉似桑長數千丈大二十

圍兩兩同根更相依倚是名扶桑若木日入處在崑崙

西日夕無光拂拭之使明也逍遙相羊從容自適凌晨

起行日夕始停車自適也此言盡日而行也望舒月御

飛廉風伯屬連鸞鳳之佐皇離鳳雷師雷神具備將具

而尚未具非不備也戒論本欲連夜疾行雷師更疾于

飛廉今使鸞皇論使速備而雷師告以未具言今夕猶

不能盡夜而行也鳳靈鳥飛騰疾速之甚離麗飄風回

風屯聚霓虹屬郭璞云雄曰虹謂明盛者雌曰蜺謂暗

微者御迎也急欲上行故令鳳鳥飛騰不待雷師之具

而日夜疾驅輕風屯聚雲霓隨風而來逐天門將近矣

紛紜總總衆多斑五彩離合不定陸離非怪倚者闔者

倨傲之狀望余者目視而身不少動帝天帝閭主司門

之隸閭闔天門身到門五雲氣離合上下紛紜衆

多見帝情切刻不容緩令司閭開關急入而闔者乃一

望而見拒也曖曖日暮罷力疲日已暮矣結蘭久立因

歎塵世蔽美嫉妬清濁不分今司閭見拒我之中情將

終不能見帝自陳耶言外有
天門之下亦復如是之意

楚辭新注 卷一 離騷經 十二 關中叢書

此節欲就天帝陳詞折中以夜繼日疾行而至閭者見
拒乃歎息而他適也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縹馬母忽反顧以流涕兮

哀高邱之無女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

衰高邱之無女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

衰高邱之無女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

衰高邱之無女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

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態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處妃之所在解佩纓以結言兮吾令睿修以為理買紛總總廿離合兮忽緯繡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於消盤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戶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吾令鳩為媒兮鳩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及少康之末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

誤

楚辭新注

卷一 離騷經

十三

關中叢書

淮南子言白水出崑崙之山閩風山上縹繫高邱楚地名楚國盡為朋黨丈夫中無可語者女中或有亦未可知自去天門將濟水登山繫馬少息忽而回顧不覺流涕哀楚國並女亦無有也故下欲遊春宮求處妃見佚女留二姚也濫春宮東方青帝舍瓊枝玉樹枝纒續榮華未落喻時尚可為也落墮相視下女待榮華之末遊春宮折瓊枝而纒玉佩以遺下女正欲及榮華之末落使通陳詞折中之意伏佩神妃也豐雲師處妃王逸曰神女也洛神賦注伏羲氏女溺洛水而死遂為洛神纒佩帶書修媒通詞理下文佚女為高辛妃二姚為少康妃若以此意例之則處妃當是伏羲之妃非女也紛總總句言議論紛紜忽離忽合猶未定也縹縹系處遷移女舍窮石山名在張掖即後羿之國也有盤水名夕其始也猶在離合不定間則乖戾必不可移乃夕歸朝沐將改求也下四句方言不合之故倒敘楚詞中多用此法倨簡曰驕侮慢曰傲康娛安樂連去言處妃驕傲康娛雖美而無禮故棄去而改求不可以陳詞折中也按字書覽觀也相選擇之意觀諦視周流過遊四

楚辭新注

卷一 離騷經

十四

關中叢書

極四方盡處過遊上天下地正改求也所謂上下求索也瑤玉之美者偃蹇高貌有娥國名佚美謂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事見商頌呂氏春秋曰有娥氏有美女為之高臺以飲言反問我也鳩鳩為鴉有鴉可殺人告子簡狄以飛鳴而往然其性輕我巧利不可信也猶猶犬子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故謂事不決曰猶豫狐多疑而善聽河水始合狐聽其下不聞水聲乃敢過故人過河水者要須狐行然後敢度因謂心多疑者為狐疑高辛帝嚳有天下之號鳩鳩皆不可使故心中疑惑意欲自往禮有不可彼高辛已貽鳳皇而往故恐其先我矣又不得陳詞而折中也遠集遠去惜誦篇舜後以二女妻少康事見左傳欲遠集改求又無處所聊且浮遊逍遙願及少康未妻於有虞之時留二姚也意言懷王已不可望猶望頃襄能如少康之興復也理無以留二姚也因歎世之溷濁嫉賢所好如此則二姚必不能留矣

此節欲求女折中忽而反顧流涕興哀乃上下求索諸處無成欲及少康未室為留二姚有嗣君中興之望而又不能溷濁一歎末如何矣古賢女甚多篇中專引妃后者是對照鄭袖而言也求女數節文法變換一則求之而無有一則始合而終離此高邱處妃之別也一則先求後見覲面千里一則先見後求又後高辛此處妃有娥之別也至欲留二姚理弱媒拙言恐不堅又一變也

閨中既以遠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

爾雅宮中小門謂之闈又字書女稱闈秀所居亦曰闈
遂深哲知寤覺終古者古之所終謂來日之無窮也闈
中指鄭袖言哲王指懷王猶云天王明聖也黨人懷王
可明言鄭袖不可明言故以闈中渾言之上文已有九
死體解等句則焉能忍而
與此終古是言欲死也

右三段折中重華既得中正因上叩天闈拒於闈者溷
濁嫉妬丈夫中莫能我知復求之女中又不可得乃歎
息闈中深遠既不能陳辭哲王又不能覺寤我之情懷
終不能發之於世安能隱忍而與溷濁嫉妬者共此無
窮之日月乎計惟有一死而已 此四句畫龍點睛也
前美人靈修蓀荃皆暗指楚王至此明點出哲王又帶
出闈中不惟結第二段乃前半篇之總結又後半篇之

楚辭新注

卷一離騷經

十五

關中叢書

總起一篇之樞機所謂文之心也以闈中謂指上諸妃
后可也若以哲王謂指天帝不可也自古未有以王稱
天帝者即三皇五帝亦未有以王稱者況天帝乎既是
指楚王則闈中指古妃后愈不可也非指鄭袖而何玩
既字又字本文十分明白若謂哲王深居闈中文理不
順之甚其指鄭袖也無疑若以求女作求君解下文豈
惟是其有女是字指楚國而言楚國之君豈可任三閭
之意而求乎況求君自巫咸文中始言之而又無求女
字三閭文中從未有求君意求女非求君斷斷如也若
作求賢求隱士解更荒唐無據篇中如以江離秋蘭比

楚辭新注

卷一離騷經

十六

關中叢書

才德則先以修能句點明如以衆芳句比賢臣則先以
三后純粹句點明如以衆女比黨人則先以靈修不察
句點明何所據而作求賢求隱士解乎即下文豈惟是
其有女聊浮游而求女上下亦無明文玩前有不吾知
其亦已矣句後有莫我知兮句二知字是言楚國溷濁
嫉妬丈夫中無知我者聊於女中求之即世有一人知
己死可無恨之意不過其言楚國丈夫皆黨人耳今求
女下即緊接闈中字是借女字暗點鄭袖也或問三閭
非交通宮掖者而言鄭袖何也袖能惑懷王釋張儀聰
明有過人者古賢妃諫君以道者不乏此三閭於心盡
氣絕無可奈何時姑作期望之想耳非真有是事也古
來文章多搗鼓邊然鼓心一兩下定不可少此正鼓心
一兩下也若無此句則通篇皆在半明半暗間全無眼
目矣後之君子必有知者
索瓊茅以筵筭兮命靈氛爲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
信修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曰勉遠逝
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 汝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
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 民好惡其
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
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理美之能當蘇糞壤巨充

悼兮謂申椒其不芳

素取瓊香瓊茅白茅也二草皆芳潔可藉筵算折竹以卜也靈氣明占吉凶者曰占詞兩美者男女俱貌美喻同德同志言世有兩美終當必合然楚國孰有能信汝之修潔而慕之者乎言楚無同德同志思九州之廣大也夫中必有知汝者豈惟楚之有女乎以上占詞也曰者靈氣之言也言由占詞觀之九州博大宜勉力遠去無用狐疑兩美必合孰有永美而舍汝者乎何所獨無芳草天下同類衆多何必只懷楚國靈氣之言止此以下皆三閭之言幽昧謂昏暗於內眩曜謂飾於外楚人如此舉世可知孰能察余之善惡乎雖往而亦無所合也人性好惡固有不同惟以黨人更為獨異艾臭草甚且戶皆服艾服且滿腰而反以蘭為臭惡而不可佩理美玉色相玉書云程大六寸其耀自照言草木易察之物尚不能察若察理玉之美豈能得當乎蘇取也史記樵蘇後爨謂取草也悼謂之勝即香囊既蘇糞壤而充悼則謂申椒不芳也宜矣起二句等占自叶

楚辭新注 卷一 離騷經

十七 關中叢書

黨人獨異住又不可總寫狐疑以起下巫咸之文也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 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曰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 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傳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鵲鳩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何瓊佩之偃蹇兮眾蓼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妬而折逝之

楚辭新注 卷一 離騷經

十八 關中叢書

欲從兩美必合之吉占而遠逝心尚未決也巫風神巫降下神椒香物精糯米要約二句結上二句起下翳蔽備降齊椒似遊者疑焉故曰九疑百神蔽日來下九疑峯其形相似遊者疑焉故曰九疑百神蔽日來下九疑之祥紛然來也皇大剡剡光輝揚靈顯應三句敘神降之盛告吉故求神之詞也曰記巫咸語陞降上下謂周遊列國跋涉山水之勞也榘矱所同言同德也儼敬調和摯伊尹名咎繇舜士師言陞降上下求同德之賢君昔湯之行媒喻左右之先容言誠心好修賢君自當舉而用之不必須左右薦達也說傳說傳巖地名武丁殷高宗言傅說操築作於傅巖武丁舉而用之以為師言其故曰呂鼓鳴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任歸之至於朝歌道窮困因自鼓刀而屠遂西釣于渭濱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而遇之遂載以歸用以為師言吾先公望子久矣因號為太公望該備甯戚衛人修德不用退而商賈宿齊東門外戚公夜出甯戚方飯牛叩角而商歌曰南山矰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甯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戚公聞之

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用為客卿備輔佐也言架矱所同自然必合苟能自修不用行媒歷舉古者鳴則百草歌先鳴者不待當鳴之時而早鳴也勉使及此身猶未老尚足有為時猶未過不可輕失遲則惟恐鵲鳩先鳴使百草不芳也偃蹇困頓失志貌蓼然者蔽之極不諒不可測度恐必致汝於死也巫咸擇君之言之詞則前已有九死不悔體解未變等句豈三閭自念而止言不可淹流時俗變化摧折之意一字不及則此為巫咸勸駕之言無疑

此節先以君臣同德不用行媒喻之又歷引古人以實之中以年歲促之終以死決之言當遠逝而擇君也擇君始於巫咸前後皆未有也

時續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由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愒兮椒又欲充夫佩褱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平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移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

續紛亂變易更改不可淹留宜速去也茅惡草巫咸言當遠去擇君三閭不答擇君止言風俗人心紛紛更變如蘭芷變而不芳荃蕙變而為茅蕭艾賤草然何所為而昔日之芳草如蘭芷荃蕙者今直變而為蕭艾此豈有他故哉莫非親我之好修而賈害遂至此也化茅不過不香而已蕭艾則臭矣不芳為茅二句變易之盛楚辭新注 卷一離騷經 十九 關中叢書

直為蕭艾二句變易之甚豈有他故二句變易之由也可恃者信其不變之謂無實容長者謂無蘭之實徒有蘭之貌委棄從俗趨時也言芳芷之類猶是尋常之芳草若蘭者國香也今乃無實容長棄其國香之美變而從俗不過苟列衆芳之虛名而已專一佞諂諛慢傲情臨淫書曰無節淫澱菜黃棹盛香之囊也蓋以椒之芳烈變為邪佞黃毒臭欲充香囊蘭既隨之干進而務入又何能復敬守其國香之節乎時俗盡從下流孰能砥柱不變哉以蘭之國香椒之芳烈

此節答巫咸之詞君子變為小人何況中材反覆言其變易之盛見不可淹留也

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師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戶

虧損滅沫已言瓊佩以可貴之質雖為他人委棄以至今日而芬芳之氣猶難虧而未已也和調猶調和度襟度言我調和襟度以自娛遂浮游求女如前所言處妃佚女二姚之屬言丈夫中終無可語又於女中求之得一人方知已死可無恨之意也余飾瓊佩及前章冠服之盛方壯亦巫咸所謂年未晏時未央之意周流上下即靈氣所謂遠逝巫咸所謂陞降上下也言將去楚而曠觀天下也

此節言茲佩為他人委棄以至今日困頓已極在我者不失良貴且調和吾之襟度聊浮游求女庶得知己及此年歲未晏從其吉而遠逝也

靈氣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為羞兮精瓊靡以為糧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遭吾道夫崑崙兮路修遠以週流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凰翼其承旂兮高翔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麤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路修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啼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為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軼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怡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晚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

歷選精細振耀不從巫咸求君之吉占而從靈氣遠逝之吉占也瓊枝玉樹枝羞膳周禮天官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靡屑折玉枝為羞精玉屑為糧選吉將行先具行資言飲食皆玉不獨佩而已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是也駕飛龍去之速雜瑤象華美其車離心謂君心已
離不能復合遠逝自疏不得已也以下止言遠逝不言
求君安得以求女作求君解哉連轉後漢書注云崑崙
在肅州酒泉縣西南崑崙之路修遠周流而後到雲霓
菸旗瞻藹飛揚蔽日玉鸞鈴之著於衡者啾啾鳴聲車
行而鈴鳴也天津謂銀漢借喻楚之漢水爾雅幽為西
極朝發夕至行之速鳳翼傳壯健也上一下一曰朝直刺不動曰翔
又四驥翼傳壯健也上一下一曰朝直刺不動曰翔
鳳翼承旗而翔期甚閑言行雖甚速而不忙迫也流沙
沙流如水見禹貢今西海居延澤是也遵循赤水出崑
崙東南阪入南海容與從容以手教曰麾詔告西皇帝
少皞少皞以金德王白精之君故曰西皇忽行至流沙
為赤水所阻乃從容計算詔西皇使麾蛟龍為橋以渡
我猶言比鼉鼉以為梁也不周山名山海經西北海之
外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指語期會言此路多艱使衆
車飛騰而先過直待我於赤水之西我當自不周山而
左行以至西海為期也玉軼玉轄委蛇飄揚千乘衆多
並馳同發屯聚婉婉龍貌雲旗以雲為旗西皇來涉故
車騎愈盛也抑按志西海為期之志強抑所執之旌
以指麾行止者言日暮止宿也觀魏志身雖止宿神

楚辭新注 卷一 離騷經 二十一 關中叢書

猶說魏高馳必至西海奏禹之九歌舞舜之九韶假日
偷樂乃遂今夕之志也陟從下而上陞初出皇皇天赫
戲日光赫赫然光明晚遠視舊鄉楚國僕御懷思也蜷
局詰曲不行貌僕夫愚蠢余馬無知俱戀故鄉而况人
乎

此節從靈氛之吉占遠逝自疏象車龍駕鳳凰承旗蛟
龍梁津一則曰道崑崙一則曰至西極一則曰詔西皇
終之以西海為期而為太平之樂舞日暮止宿忽而天
曉顧見故鄉御馬猶知戀土余獨何人能遠去乎然上
下周流而不言三方者不惟懷王在秦言外蓋欲遂滅
秦復讐之志也

右四段閨中遠遠哲王不寤決之靈氛巫咸多不入耳

之言風俗變易君子化為小人惟余良貴雖為人棄一
毫未損不從其求君之占從其遠逝自疏而已龍車鳳
旗西皇可詔西海可期虞夏之樂可奏志願可遂而終
不忍去故鄉也

亂曰己矣哉 國無人兮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

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亂者樂節之名國語云其輯之亂輯成也凡作篇章既
成撮其大要以為衆辭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
禮曰既奏以文又亂以武已矣絕望

右五段已矣哉莫我知矣又何懷乎故鄉不死而虛生
乎為美政者知之實也既莫足與為美政吾將從彭咸

楚辭新注 卷一 離騷經 二十二 關中叢書

而死庶不負命名字之義而可見祖考於地下也

通篇五段以祖考命名為綱領以知字為鍼綫以從彭

咸而死為主意篇中余固知後止兩知字前不吾知其

亦已矣後莫我知今而君之放逐黨人之嫉妬女嬃之

晉折中重華叩帝閭上下求女占靈氛問巫咸遠逝自

疏莫與為美政皆莫我知也願依彭咸之遺則下云雖

九死猶未悔又云寧溘死以流亡又云伏清白以死直

又云雖體解吾猶未變又云沾余身而危死又云焉能

忍而與此終古結云從彭咸之所居主意如此究之所

以死者皆莫我知也近有謂王叔師彭咸投水為無據

者漢時書籍今失傳者甚多又安知王之無所據乎後
懷沙惜往日悲回風諸篇言沈淵甚明又漢之賈誼東
方朔莊忌王褒劉向太史公言汨羅無異詞諸人去古
未遠豈盡虛謬然則彭咸之投水卽無據而三閭之汨
羅則有據守死善道日月爭光要無愧高陽之苗裔皇
考之名字而已矣仁至義盡至中正而後之論者猶
以爲過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吾竊痛三閭不生獲麟之
前也

此篇五段首段古帝起末段時王結煌煌大篇起結緊
嚴二段三后堯舜用於前三段羿浞湯禹有娥高辛用
於前後四段伊尹皋繇用於中他如倒字倒句倒數句
神龍變化不可端倪向者予不知用古之法多不解不
知倒敘法愈不能解也

楚辭新注

卷一 離騷經

二十三

關中叢書

楚辭新注卷一終

楚辭新注卷二

汝州 宗姪 啓賢編

蒲城 屈復 悔翁著曾孫 來泰錄

西泠 受業 兆裔校

九歌

詩有寄托非比賦興也漢張衡定情班婕妤團扇曹植王粲三良樂府去婦詞六朝子夜等歌唐宮詞閨情無題古意上而毛詩之有女同車諸什朱晦翁所謂淫奔之類者或君臣朋友間言不能盡借酒杯澆塊壘言在此而意實在彼隱乎字句之中躍乎字句

楚辭新注卷二九歌

關中叢書

之外千載下令人思而得之無論賦比興俱可以寄托而寄托非賦比興也三閭九歌即楚俗祀神之樂發我性情篇篇祀神而眷戀君國之意存焉若云某神比君某神比臣作者固未嘗一字明及之是在讀者心領神會耳然則九歌也楚之通國皆可奏以娛神者也必謂一人作之惟一人奏之則毛詩以至漢魏三唐皆作者一人獨奏乎夫人而可奏也何也寄托也非比也隱乎字句之中而躍乎字句之外也後之君子其讀九歌也必有不河漢予言者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琳

琅

日謂甲乙辰謂寅卯選吉日良時以祀神即漢樂府錄時日穆敬愉樂人欲樂乎神之心也上皇謂東皇太一撫循珥劍璆璆皆玉聲孔子世家云環佩玉聲璆然玉璆云古之君子必佩玉進則抑之退則揚之然後玉璆鳴也琳璆美玉名謂佩玉也補曰沈括存中云吉日今辰良蓋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偉韓退之云春與猿吟今秋鶴與飛用此體也

此節言主祭者卜日齋戒帶劍佩玉誠敬以迎神也

瑤席兮玉璆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

漿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

瑤美玉璆與鎮同所以壓神位之席盍合將把奉持合瓊芳而奉持也肴骨體蒸進國語燕有肴蒸是也此言以蕙肴而進之又以蘭為藉奠置桂酒切桂投酒中漿者周禮四飲之一此又以椒漬其中之四者皆取其

楚辭新注卷二九歌

關中叢書

芬芳揚舉枹擊鼓植拊擊疏通而不滯也即朱紘疏越之疏緩紆而不迫禮記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節者有節奏而不亂三者形容歌聲之妙所以為安歌也陳列竿笙類二十六簧瑟琴類二十五絃皆樂器浩倡洪大謂樂器陳列而衆聲交作也止言瑟琴舉二者以見餘耳故曰浩倡言備極音樂也

此節言主祭者潔肴酒陳音樂誠敬以迎神也

靈偃蹇兮姣服芳霏霏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

樂康

偃蹇美貌姣好服飾菲芳貌五音謂宮商角徵羽紛盛貌繁衆君謂神也總結上枹鼓三句欣欣喜貌康安也神樂乎人之誠敬也

此節言神降而饗其誠敬也

右東皇太一

太一神君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
漢書云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中宮天極星
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淮南子曰大微者太一之庭
紫宮者太一之居 此篇言其竭誠盡敬以迎神神
鑒誠敬降而欣說安寧以饗人臣盡忠竭力愛君無
已如人君自鑒其誠之意寄托言外可知而知也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

芳華華采五色采榮而不實者謂芝英
浴蘭湯沐香芷衣采衣如草木之英

此節言自潔清以迎神也

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審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

楚辭新注 卷二九歌

三 關中叢書

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翔遊兮周章

靈雲中君連蜷長曲貌留留天上爛光貌昭昭明未央
光爛天上無已時審詞憺安壽宮者神天上久居處尚
書大傳卿雲歌亦以日月星辰並言之以類相從也易
曰雲從龍此言雲駕龍尊題也帝駕帝服至貴也龍駕
以龍引車帝謂上帝
聊且周章猶周流也

此節言神之靈貴如此天上周流不易降也

靈皇皇兮既降焱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

焉窮

靈謂神皇皇美貌降下焱去疾貌雲中神所居言神一
降即焱然遠舉不久留也覽望兩河之間曰冀州有餘
橫行四海無有窮極又翔遊周章也
此節言神降之遲而去之速也

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憊憊

夫君謂神記曰夫夫
是也憊憊心動貌

此節言竭誠敬以迎神不久留而去所以勞心無已也
右雲中君

謂雲神也亦見漢書郊祀志此篇言神既降而不久
留故既去而思之不能忘也可以想見臣子慕君之
深意矣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
桂舟兮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
差兮誰思

楚辭新注 卷二九歌

四 關中叢書

君謂湘君堯之長女娥皇為舜正妃舜陟方死於蒼梧
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湘旁黃陵有廟夷猶
猶豫言既設祭祀請而未肯來也中洲洲中水好可居
者曰洲言其不來不知其為何人而留也要眇好貌修
飾沛行貌遙望而見其如此又似欲行也吾為主祭者
之自吾欲其乘吾迎神之桂舟而來令沅湘無波江水
安流似欲來而猶未來也參差洞簫風俗通云舜作簫
其形參差不齊象鳳翼望而未來故吹簫以思之言我
之吹簫非湘君
之思而誰思乎

此節言極其誠敬以望之而湘君不來也

駕飛龍兮北征遭吾道兮洞庭薛荔拍兮蕙綢蓀橈兮蘭
旌望沅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嬃媛兮
為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徘徊

駕龍者以龍翼舟遭轉洞庭大湖在長沙巴陵廣圓五
百餘里日月若出沒於其中中有君山拍搏壁綢縛束

其精誠極至也。輝煖見騷經。潺湲流貌。隱痛君相。君相
隱側不安也。遙望見其駕龍而北行矣。猶幸道經吾之
洞庭。故蕙綢蘇統以候之。又於江崎望之。橫截大江。揚
精誠以感格之。我之精誠無盡。至於如此。相君待女。乃
輝煖而為余太息。待女鑒其精誠。而相君不鑒。故思之
而至于流涕也。

此節言竭精誠而不能感。湘君來降也。

桂權兮蘭柅。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擗芙蓉兮木末。
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濑。淺飛龍兮翩
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

擗楫。棹船旁板。桂蘭取其香。斲。採擷。皆手取也。薛荔。綠木。生芙蓉。荷花。生水中。賴。湍。激。流。疾貌。翩翩。飛疾貌。言乘舟遭盛寒。斲冰凍紛如積雪。其難如此。薛荔。緣木而今采之。水中芙蓉在水而今求之。木末其相左。

楚辭新注 卷二十九歌

五

關中叢書

如此心異。則媒徒勞。恩不深。則易絕。其不能強合。又如
此我舟方在石瀨。淺中。相君已駕飛龍。翩翩而去矣。
乃歎凡交。不以忠則其怨必長。期不以信。則告我以不暇。宜乎相君之不留也。
此節歎息而言。其所以不留之故也。

朝聘驚兮江臯。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
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
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朝早聘直馳騫。亂馳弭按。渚水涯。次止。周旋也。玦如環
而有缺。澧水出武陵。充縣注於洞庭。史記作醴。下女已
見離騷。逍遙容與。皆遊戲間。注之意。此言神既不可見。
我亦退而游息。惟見鳥次水流而已。然相君既不可見。
而捐玦江中。遺佩澧浦。將採杜若。以遺下女。尚欲求合
於萬一。而今日之遇。道經洞庭。庭尚有可合之意。此時一
失。不可再得。惟有從容待時。或可復合也。

此節終望其合也

右湘君

竭誠盡敬。望之不來。則亦已矣。而揚靈流涕。至云心
不同。恩不甚。交不忠。期不信。不怨湘君。而自咎。責終
望其合。可想其忠愛無已之心矣。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
葉下。戶登白蘋兮。聘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曾
何為兮木上。平聲

帝子謂湘夫人。堯之次女。女英。舜次妃。韓子以為娥皇。正妃。故稱君。女英。自宜降。稱夫人。目眇眇。目盡也。愁予。者為主祭者。言望之。而目盡不見。使我愁也。一篇主句。嫋嫋。長弱之貌。秋風起。則洞庭生波。而木葉下矣。記時。

楚辭新注 卷二十九歌

六

關中叢書

也言不見。帝子。但見秋風。木葉洞庭。洪波耳。蘋。草。秋生
今南方。湖澤皆有之。似莎而大。雁所食也。聘。望。縱目佳
佳人謂夫人。張陳設言。向夕灑掃。而張施帷幄也。萃。集
蘋。水草。曾魚網。兩何字。怪異之詞。言既與佳。期夕張矣。
所見之物。皆失其所何也。

此節言目盡夕張。不見其來自生疑怪也。
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
兮潺湲。麋何為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朝馳兮馬兮江臯。
夕濟兮西澨。

沅澧皆水名。芷。蘭。香草。興也。公子謂湘夫人。思之而未
敢言者。尊而神之。懼其瀆也。麋。獸名。似鹿而大。濟。澨。澨
水涯。說文。澨。增水邊土人所居者。言沅則有芷矣。澨
則有蘭矣。何我之思公子。而獨未敢言。即思之。之切。至
於荒忽而起。望但見流水之潺湲。於是朝馳。子馬。至江
臯。夕濟。西澨。迎之所見。麋蛟。又失其所何也。朝馳。二句。

當在藥何為二句上此倒敘法嫌與登蘋四句複也兩
次遠望所見皆失其所疑其無來意也其起興之例正
宜越人之歌所謂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
不知而以芷叶予以蘭叶言又隔句用韻法也

此節言思之至於荒忽及往迎之而所見又失所愈生
疑怪也

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
蔭壁兮紫壇網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橈辛夷楣兮藥房
罔薜荔兮為帷擗蕙楊兮既張白玉兮為鎮疏石蘭兮為
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
門九疑續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

楚辭新注 卷二九歌 七 關中叢書
佳入謂夫人偕俱逝在方在疑怪之時忽聞召予乃欲
與使者俱往喜而過望故築室水中以迎也葺集蓋覆

集荷以覆也紫紫貝紫質黑點壇中庭綉布蘭木蘭橈
椽也辛夷樹大連合抱高數仞其花初發如筆北人呼
為木筆其花最早南人呼為迎春楣門戶上橫梁藥白
芷葉罔結結以為帷帳也在旁曰帷擗折折蕙以為屋
楊聯鎮壓坐席者也石蘭香草疏布陳縹縛束言以杜
衡繚其屋也馨芳之遠聞者廡堂下周屋合百草之花
以實庭中積芳馨以廡其門總見水中之室芳潔如是
所謂夕張也九疑山名舜所葬九疑山神續然來迎二
如而衆神從之如雲也

此節言忽聞召予喜而過望將築室水中以迎湘夫人
而舜復迎之以去則又不得見也

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
兮遠者 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袂衣袖襟褋襦指袂遺褋指遺佩之意然袂佩貴
之而袂褋親之也汀平遠者亦謂夫人之侍女以其既

遠去而名之不可驟得自寬之詞言
豈能一拍即合正無聊之極思也
此節不敢以迎之不來而遂絕望也
右湘夫人

此篇大旨與前篇同前篇四不字句自咎責之意此
篇四何字句自疑怪之詞其不敢遂絕而終望其合
之心則一也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凍雨兮灑
塵

楚辭新注 卷二九歌 八 關中叢書
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廣開者為神將降也吾主祭
者之自稱天玄而地黃大司命天神故乘玄雲知神將
降而往迎也飄風回風凍
雨暴雨灑塵以清道也

此節初迎神也

君迴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 汝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
兮在予

君與女皆指神君尊而女親也回翔盤旋空桑
山名總總衆貌子者贊神而為其自謂之稱也
此節言神即降而遂往從之因歎其威權之盛操天下
生死也九州人民之衆如此何其壽夭之命皆在於己
也

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兮
九坑 靈衣兮被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
余所為

乘猶乘車清氣謂輕清之氣御猶御馬陰陽則兼清濁變化而言齊速整齊而疾速導奉引帝天帝之適坑與岡同謂山脊也九坑者周禮職方氏九州之山鎮曰會稽衡山華山沂山岱山岳山醫無閭霍山恆山也被被長貌一陰一陽言其變化循環無有窮已也

此節言己得從神明登天極奉至尊須臾間而周宇內但見神之靈衣玉佩威儀甚都而衆卒莫測其陰陽所為也

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寢近兮愈疏乘龍兮麟麟高駝兮冲天結桂枝兮延佇羌愈思兮愁人然

疏麻神麻極窮寢漸疏遠也麟麟車聲與詩有車鄰鄰字同

楚辭新注 卷二九歌 九 關中叢書

此節言神靈既去而不留人壽幾何河清難俟故使己延望而怨思如雲中君卒章之意也

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為

無虧保守志行無損缺也

此節言人受命而生貧富貴賤各有所當孰可為者或離或合帝實主之亦非大司命之所能為而沉人乎但順受其正而已

右大司命

周禮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疏引星傳云三台

上台曰司命又文昌宮第四亦曰司命故有兩司命也迎神神至方從之遊而忽去不顧老已至矣安得不悲然前云何壽夭在予結云孰離合可為其知安命矣

秋蘭兮麝蕪羅生兮堂下戶綠葉兮素枝芳菲兮襲予夫人兮自有美子孫何以兮愁苦

麝蕪芎藭葉名似蛇床而香其苗四五月間生葉作叢而莖細其葉倍香七八月開白花羅生言二物並列而生襲及上四句與下二句也夫人猶言彼人如左傳之言不能見夫人也美子所美之人孫猶人以用言彼神之心自有所美而人何用愁苦哉

此節以秋蘭起興而言人當安命也

楚辭新注 卷二九歌 十 關中叢書

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青青茂盛貌言美人並會盈滿於堂而司命獨與我睨而相視以成親好結上文自有美子何以愁苦二句此亦上二句與下二句也

此節言神之獨予親好也

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

不言不辭乘風載雲而去新相知二句言方目成而遽去也儵然不言而來忽然不辭而去夕宿於天帝之郊乎尤幸其有意顧己也

此節言神之方親好而忽別離猶望其復合也

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微美人兮未來臨風

况兮浩歌

咸池星名蓋天池也晞乾也况失意貌女及美人皆指神也

此節始猶望其來望而不來遂况然而浩歌也

孔蓋兮翠於登九天兮撫彗星悠長劍兮擁幼艾孫獨宜

兮為民正平聲

孔蓋以孔雀尾為車蓋翠於以翡翠羽為旌旗撫掃除也彗星妖星光芒偏指如彗者也悠挺拔之意幼少艾美好語見孟子戰國策即指上美人正平也言其威靈氣發光輝赫奕又能誅除凶穢擁護良善為民所取正也

此節言目成之好雖未能終登天之後尚望其為民之

楚辭新注

卷二十九歌

十一

關中叢書

所取正也

右少司命

按前篇註說有兩司命則彼固為上台而此則文昌

四星數前篇以安命結此篇以安命始本無非分

之想忽而親好忽而別離况兮浩歌亦復何益惟望

其登天之後不負目成之好耳

噉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

既明芒駕龍輅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怡長太息兮將上

心低徊兮願懷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愴兮忘歸

噉溫和而明盛吾主祭者自吾檻楯扶桑見騷經言吾見日出東方照我檻楯光自扶桑而來即乘馬以迎之

而夜即明也輅車轅龍形曲似之故以為轅雷氣轉似輪故以為車輪言乘此車而來將上時太息低徊若有顧懷者言日出之遲聲色二句總起下文

此節日將出而迎之猶未即出而音容之盛已令觀者忘歸也

絙更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簫鳴篪兮吹竽思靈保兮賢

焜戶翾飛兮翠曾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

蔽日

絙急張絃交鼓對擊鼓周禮有鐘笙之樂注云鐘笙與鐘聲相應之笙然則簫鐘與簫聲相應之鐘數簫懸鐘磬之木瑤籥以美玉為飾籥樂器名籥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橫吹之靈保神巫翾小飛輕揚之貌曾舉又翾飛言巫舞工巧翾然若羣鳥之舉也展詩猶陳詩會舞猶合舞律謂十二律黃鍾大呂大簇

楚辭新注

卷二十九歌

十二

關中叢書

夾鍾姑洗中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也作樂者以律和五聲之高下節謂其始終先後疏數疾徐之節也所謂聲色也靈來蔽日言日神悅喜於是來下從其官屬蔽日而至也

此節言聲色之盛見享日之誠敬而神至也以上皆自

夜而晝也

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

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駝馳翔杳冥冥兮以東行

青衣白裳日出東方入西方故用其方色以為飾也天狼星名晉志云狼一星在東井南為野將主侵掠孤九星在天狼東南天弓也主備盜賊淪沒降下言日下而入太陰之中也北斗七星在紫宮南其杓所建周於十二辰之舍以定十有二月斟酌元氣運乎四時者也詩曰惟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操弧舉矢以射天狼歸而援北斗酌桂漿成功者退日將入時也撰持兩余字皆祭者自稱杳深冥幽言日下太陰不見其光杳杳冥冥

直東行而復上出也

此節言成功者退自晝而夜送日歸也

右東君

禮曰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又曰王宮祭日也漢志

亦有東君日者君象矢射天狼斗酌桂漿明喻其赫

赫威靈可以飲至策勳也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

兮驂螭

女指河伯河為四瀆長九河徒駭太史馬頰復瀟胡蘇簡潔鉤擊鬲津也禹治河至兗州分為九道以殺其溢其間相去二百餘里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支也衝逐也螭如龍而黃無角楚辭新注卷二九歌十三關中叢書

此節約河伯駕龍乘車以遊九河也

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

兮寤懷

崑崙山名河出崑崙墟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寤覺懷思也

此節相約不至登高遠望而思之也

魚鱗屋兮龍堂通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為兮水中

鱗屋龍堂貝闕朱宮迎河伯之所如此誠敬乃居水中而不出何也龍堂以龍鱗為堂也

此節久候不至疑而問之也

乘白鼉兮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戶

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隣兮

媵子

大鼉為鼉逐從也子謂河伯交手者古人將別則相執手以見不忍相遠之意言以交手而即去也東行順流而東也美人指河伯子主祀者媵送既別之後惟見水波遊魚如來迎送者愈見寂寞也杜少陵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正用此法

此節言一見即別寂寞愈甚也

右河伯

此篇言約九河之遊龍堂貝闕盡誠敬以迎之而別易會難不遂遊九河之約也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羅既含睇兮又宜笑子

慕予兮善窈窕

楚辭新注卷二九歌十四關中叢書

十四關中叢書

若有人想像山阿中如有人焉謂山鬼也阿曲隅女羅兔絲睇微盼貌美目盼然又好口齒而宜笑也子謂主祀之人山鬼自謂窈窕好貌被薜荔句是山阿中之裝束言山鬼以薜荔為衣以女羅為帶又含睇宜笑因子慕予之窈窕而祀子將來也

此節山鬼初欲從山阿來也

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

後來

出山阿而來所乘所從皆山中之獸車騎被帶皆山中之花草木葉所思也子也靈修也公子也君也皆謂主祀之人芳馨即上蘭桂之類幽篁句山阿之僻遠險難句山路之崎嶇所以來後之故也幽深篁竹叢被石蘭出山阿之莊束後來言其出之遲也

此節來之獨後也

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尸杳冥冥兮羌晝晦

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修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

表標也晉語置茅絕望望表註謂立木以為表表其位也雲在下羣鬼受祀陰雲下聚神靈雨言鬼之靈雨東風者春日容容冥冥東風靈雨白日之鬼景也山鬼既獨後來故見望表已立山上陰雲在山下杳冥晝晦東風靈雨是羣鬼至已久矣然子既慕我我欲留於靈修見祀之所而忘歸者恐歲既晏晚孰有再設華筵以留乎者

此節山鬼之享祀將去而有後念也

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

思我兮不得閒

楚辭新注 卷二九歌

十五 關中叢書

三秀芝草公子即靈修爾雅茵芝注云一歲三華瑞草也芝已二華歲晏也石葛句山間荒涼之景怨者思極之反詞非真怨也悵忘歸者采芝山間而忘歸也不得閒所以不華子也歲晏而猶不華予往山間采芝將遺公子處荒涼之景思極而怨至於忘歸轉念公子非不思華予但不閒耳諒之也

此節因我之思公子之極而諒公子之思我也

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博君思我兮然疑作

山中人亦鬼自謂然信疑不信至此又知其雖思我而不能無疑信之雜也所飲者石泉所蔭者松柏則所餐者杜若可知矣省一餐字飲食居處皆香潔自修而至今不華予者然疑作也

此節重提山中人者深歎其寂寞荒涼至於如此而猶

芳潔自修不當疑而疑也

靄墳墳兮雨冥冥猿啾啾兮又夜鳴風颯颯兮木修蕭蕭

思公子兮徒離憂

墳墳雷聲冥冥雨貌啾啾小聲猿猴屬離離颯颯風聲蕭蕭木落聲此秋夜之鬼景也歲既晏矣果不華予矣故思之而無已也三句中無鬼字而陰森之氣令人如見其魂如聞其嘯也

此節寫山阿幽篁之夜景以見悲涼之極而徒抱離憂於無已也

右山鬼

此篇以山鬼自喻文義明白其言被服之芳者自明

其志行之潔也其言容色之美者自見其才能之高

也子慕予之善窈窕者言懷王之始珍己也折芳馨

而遺所思者言持善道而効之君也處幽篁而不見

楚辭新注 卷二九歌

十六 關中叢書

天路險艱而又晝晦言見棄遠而遭障蔽也欲留

靈修之所而卒不能者言未有以致君之寤而復用

也知公子之思我而然疑作者又知君之初未忘我

而卒困於讒也至於思公子而徒離憂則窮極愁怨

而終不能忘君臣之義也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

交墜兮士爭先旬

戈平頭戟犀甲以犀皮為鎧考工記曰犀甲壽百年錯交短兵刀劍言戎車相迫輪轂交錯長兵不施故用刀劍以相接擊也司馬法曰弓矢圍受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蔽日若雲狀敵人之多矢交墜士爭先謂兩軍相射流矢交墜壯夫奮怒而爭先也

此節言國殤初戰之猛勇忠義也

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殪兩輪兮繫四馬

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對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野虎

凌犯躐踐殪死埋輪繫馬示必死之援枹擊鼓言志愈厲氣愈盛也對怨嚴威嚴殺備言鏖戰痛殺棄原野骨骸棄於原野也言已適值天之怨怒即令被敵人殺戮無遺拋棄原野終不懼也勇士不忘喪元之志也

此節言既敗之後勇猛忠義如故也

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

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

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凌雄通韻

平原忽兮路超遠言不憚道路之遠帶劍挾弓即操吳戈之意懲創艾首雖難而心不悔四句追述其生前出楚辭新注卷二九歌

十七 關中叢書

兵之初立志如此下身既死方是戰死後也魂魄死者之神靈不可凌承勇武剛強不可犯神以靈言其魂必靈而不滅也毅為鬼雄者毅然為百鬼之雄杰猶言死當為厲鬼以殺賊耳

此節生則勇武剛強忠義報國死為鬼雄宜享祭祀於

無窮也

右國殤

謂死於國事者小爾雅曰無主之鬼謂之殤懷王時

秦敗屈句敗唐昧又殺景缺楚人多死於秦此三閭

所以深痛之也

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媵女倡兮容與

會鼓會衆樂而急疾擊鼓也芭與葩同巫所持之香草代更也持以舞訖復傳與人更用之也媵好倡首一人

為之倡而衆和之也容與態度從容成禮者祀畢也禮成而鼓樂傳舞並作也至今猶然可想而知也

春蘭兮秋鞠長無絕兮終古

春蘭秋鞠舉物以見四時之變遷也長無絕永久不斷也終古已見騷經祝其千秋萬歲長享此祭言外祝楚

之長

右禮魂

此篇乃前十篇之亂辭也九歌總一亂辭觀東方朔

七諫王褒九懷王逸九思皆諸篇之後總一亂辭祖

三閭之例也禮魂魂字疑為成字傳寫之誤也予向

亦作禮善終者解全無所據又與本文不合存之以

俟高明

楚辭新注卷二九歌

十八 關中叢書

此篇以神之尊卑為敘次今二氏水陸道場諸神合

享鬼王另標一幡即山鬼立表之義至夕施食國殤

亦在焉楚俗分合未可知大小司命東君似不宜在

湘君湘夫人後然觀篇終會鼓傳芭三閭之作則合

祀也夫借酒杯澆壘塊落墨於有章有句之中致情

於無形無聲之外是在讀者心會別解耳分合次序

抑亦末矣

楚辭新注卷二終

楚辭新注卷三

汝州 宗姪 啓賢編

蒲城 屈復悔翁新集註曾孫來泰錄

仁和 受業周世涵校

天問

天問者仰天而問也忠直蒞醜倭高張自古然也
三閭抱此視彼天地三光山川人物變怪傾欹及歷
世之當亡而存當廢而興無不然者非天是問將誰
問乎蕭條異代尙欲搔首一一問之而況抱痛者乎
然不可情原不可義正不可理論不可言詮不可事

楚辭新注 卷三天問

關中叢書

判嗚呼是之謂天問王叔師云文不次序洪興祖云
豈可次序陳哉然通篇起結盡人了然細玩中間屢
起屢結次序井井其爲錯簡明甚因少校正每見前
人妄改古書竊爲不可豈可效尤今仍列舊文於前
更定附後維天下高明是正焉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遂往道猶言上下謂天地由自考稽也問往古之初未
有天地固未有人誰得見之而傳道其事乎何自稽考
而知其溷
沌之初乎

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

冥幽昭明謂晝夜普闇言晝夜未分極窮也馮翼氣氤
浮動之貌淮南子云天墜未形馮馮翼翼又曰未有天

地惟像無形窈窕冥冥莫知其門此承上
問時未有人今何以能窮極而知之乎

明明闇闇惟時何爲陰陽三合何本何化 移

明明闇闇謂日月星三溷沌初開時按說文三合天地人之
道也謂以陽之一合陰之二次第重之三次第重之三次第重之
溷沌初開方明方闇時何物所爲乎陰陽變化天地人初
生何者爲本何者爲化乎三與參同謂陰陽參錯亦通
此節問溷沌之先初開之時也

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

圜謂天形之圓則法也易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九陽
數之極所謂九天也謂孰經營而量度之惟茲九重何
人之功何
人初作之

斡旋維焉繫天極焉加入柱何當東南何虧涯

斡旋文曰轂端杳則是車轂之內以金爲斡而受軸者
維繫物之縻天極謂南北極天之樞紐常不動處譬則
楚辭新注 卷三天問 二 關中叢書

車之軸也蓋凡物之運者其轂必有所繫然後軸有所
加故問此天之斡維繫於何所而天極之軸何所加乎
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人柱互相牽制名山
大川孔穴相通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注云
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今百川滿湊東之滄海則南
北東西高下可知故又問入柱何所當值東南何獨虧
關乎言西北不虧
而獨虧東南何也

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 谷

九天即所謂圓則九重者際邊放至屬附隅角也言天
之邊際至於何處附於何處地之隅隈誰知其數乎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噉 陳

沓合噉列也問天與地相接處合於何所乎十二
辰誰所分別乎日月衆星安所繫屬誰噉列乎

此節問天地既形之後也

出自湯谷次於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

次舍汜水涯書云宅喁夷曰陽谷即湯谷也爾雅云西至日所入為大蒙即蒙汜也朝出陽谷夕入蒙汜自朝至夕所行幾里乎

此節專問日也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夜光月死其晦育生也言月有何德乃能死而復生月有何利而顧菟常居其腹乎顧菟月中兔名梁簡文水月詩云非關顧兔沒隋表慶和煬帝月夜詩云顧兔始馳光皆指月言以免本善視故禮曰兔曰明視而月腹之兔名為月魄則又善於下顧故古怨歌云焚燿白兔東走西顧若以顧為瞻顧之意而非兔名則梁戴嵩月重輪行云從來看顧兔語云神顧兔而感氣於顧上又加看字加視字其可通乎若漢上官桀云逐麋之犬當顧兔耶則顧字不難免此就凡兔言而以證顧兔誤矣古人引古事各自為說如詩燕燕本兩燕故曰顧頊曰上下而漢書燕燕尾涎涎作燕名焉斯斯字本助辭故曰鹿斯曰柳斯而斯姦姦斯又作姦名類可見也

楚辭新注

卷三天問

三

關中叢書

憑按顧兔二字起於天問前無出處則後之用二字皆本天問又字書顧回視也思念也眷也語辭也則作兔名解固通作眷戀意解亦通

此節專問月也

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伯強何處惠氣安在

女岐神女無夫而生九子伯強大癘疫鬼所至傷人惠順也惠氣謂和氣也此節與上下文不合錯簡也當在後文內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

闔閉戶開闔戶角亢東方星代東方二字也日月曜靈日何所開闔而為晦明且東方未明之時日安所藏其精光乎

此節專問晦明也以上問日月星辰皆天上之事

不任汨鴻師何以尙常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

蘇事見尚書汨治鴻大水師衆尙舉衆衆課試也問蘇才不任治鴻水衆人何以舉之堯知其不能而衆人以爲無憂堯何不且小試之而遽行其說也問天上事即當接問地下山川人物乃先問治水者不惟水平地成始顯山川人物且文法太直故略用一問論者以爲文無次序試看離騷經與遠遊諸篇用東西南北皆此法也

鳴龜曳銜絲何聽平聲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

經言蘇陸洪水傳云蘇障洪水國語言其障高溼卑詳其文勢似謂蘇視鳴龜曳尾相銜因築高城長堤以障洪水耳程子曰今河北有蘇堤而無禹堤通志堯封蘇爲崇伯使之治水迺與徒役作九仞之城又淮南子蘇作三仞之城諸侯悖之史稽張儀依龜跡築蜀城非猶夫崇伯之智耶皆可證言曳銜之法蘇何爲而聽從順此法而治水未必不成

楚辭新注

卷三天問

四

關中叢書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絲夫何以變化移

永長遏猶禁止羽山在東海中施謂刑殺之也左傳曰乃施刑侯公羊註古人疑獄三年而始定三年不施永之羽山而不施以刑乎禹自少小習見絲之所爲何以能變化乎有聖德乎

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

纂集緒絲端也祭法云蘇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蘇之功史記云禹傷父蘇之功不成由此觀之則蘇亦非全無功者特未成耳此問禹能纂就蘇之遺業而成父功何繼續其業而謀乃不同乎

洪泉極深何以寘田之地方九則何以墳賢之

洪泉即洪水九則謂九州之界如上所謂圖則也墳檀弓註土之高者按字書大防也所以扞水洪水汎濫禹何用寘壘而平之乎九州之大何以能盡舉而墳之乎

應龍何畫河海何歷

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歷過也山海經曰禹治水有應龍以尾畫地即水泉流通言應龍何為以尾畫地而令水泉流通乎既有應龍尾畫矣禹又何用歷河海而治之乎

餘何所營禹何所成

山海經緜蠻帝之息壤以堙洪水緜既竊息壤矣又何曳衡之營為乎禹既有應龍畫地矣又何功之成乎

此節問餘禹治水之事也以上天平地成皆餘禹之功以下方問地理也

康回憑怒墜何故以東南傾

康回共山名憑盛也列子曰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而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歸焉註非堯時共工也言何故不傾地之西北而獨傾地之東南乎

楚辭新注

卷三天問

五

關中叢書

九州安錯川谷何沔戶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錯犬牙相錯沔深也水注海曰川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言九州何為而犬牙相錯川谷何為而極深百川日夜東流而東海何為不溢孰能知其故乎

東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順攢其衍幾何

脩長攢狹而長衍餘也此問四方長短若何若謂南北狹而長則其長處所餘又計多少乎

崑崙縣圍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

崑崙縣圍見騷經崑崙崑崙據水經在西域一名阿耨達山河水所出尻丘乃切平聲說文雅也增韻腎骨盡處問崑崙至高其下必有托根之所今安在乎縣圍增城高廣之度其高幾里乎

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啓何氣通焉

王註云四方各有一門其誰從之上下天西北之門每常開啓豈元氣之所通淮南子云崑崙虛旁有四百

四十門又其西北隅開門以納不周之風不周山在崑崙西北則此解為近問崑崙崑崙之四門有誰從而入焉西北之門辟啓是北之門而長通焉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山海經灰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日所入處淮南子若木在建木西未有十日其華下照地羲和日御山海經淮南子皆云天之西北幽冥無日之國有華燭而照即燭龍也其有日處日未出時又有若木赤華照地也問日光彌天其行匝地固無不到之處燭龍又何照焉日未出時若華又行匝地固無不到之處燭龍均如此

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問何為而有所冬暖何為而有所夏寒同一大地而寒暖不均如此何也遠遊南州炎德桂樹冬榮又大招南有炎火千里又招魂北方層冰峨峨飛雪千里又代水不可涉天白瀨瀨寒凝凝楚詞中已自註明矣若拾遺

楚辭新注

卷三天問

六

關中叢書

記淮南水經註諸書不須更引

以上皆問地也

焉有石林何獸能言

焉何也按海外紀云石林山在東海之東深洞五百里石有五色笋立成林杜詩赤日石林氣用此又蜀地志蜀山有石笋如林亦名石林禮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石本不能如木成林今何為而成林獸本不能如人能言今何為而能言乎

焉有龍虬負熊以遊

外紀黃帝氏有熊嘗乘斑龍四巡又世言有熊鼎成乘龍上升皆是也言何得有此龍虬而能負有熊以遊乎

雄虺九首儵忽在焉何所不死長人何守

虺蛇屬爾雅云博三寸首大如擘儵忽急疾貌招魂說南方之害雄虺九首往來儵忽正謂此也不死之人括

地象云有不死之國山海經淮南子皆屢言之長人國
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於周為
長秋今為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長者不過十之
數之極也註十之三丈則防風氏也山今在湖州武康
縣言雄應何為而九首往來儻忽果何在平不死之人
生何所乎所謂
長人果何守乎

靡萍萍 九衢泉華安居靈蛇吞象厥大何如

靡萍即蕪也其葉九出為九衢呂覽曰菜之美者崑崙
之蕪蕪即萍也又釋氏說崑崙山下有萍國其地產
萍即靡萍王巾頭陀寺碑有云九衢之草千計是也沈
約郊居賦舒翠葉而九衢開丹花而四照入詠詩雕芳
卉之九衢實靈茅之三脊皆以九衢與三茅琪花對見
皆仙草可知梁元帝為妾弘夜珠謝東宮賚合心花釵
啓曰夜珠昔往陽臺雖逢四照曾遊禮浦慣識九衢竟
以九衢為水中之草矣按字書萍非本字也又蕪
大萍也山海經浮山有草其葉如棠而赤花以上二者
皆仙草食之不死今皆何在平山海經有蛇吞象三年
楚辭新注 卷三天問 七 關中叢書

然後出其骨言象大極矣蛇又
能吞之其蛇之大果何如乎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

書道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西京賦云乃若昆明靈
池黑水玄趾因黑水所者原名玄趾故記載有其名漢
宮亦擬其形也又廣博物志黑河之藻可以千歲三危
之露可以輕舉素問曰真人壽敝天地無有終時至人
益其壽命而強亦歸於真人形體不敝精神不散
亦可以百數言黑水三危皆在何處乎藻露皆可延年
其壽將何
所止乎

鮫魚何所厥堆焉處翠焉彈 日烏焉解羽

山海經曰西海中近列姑射山有鮫魚人面人手魚身
見則風濤起北號山有鳥狀如雞而魚首鼠足名曰鮫
雀食人按字書鵲音堆雀屬也鮫堆即鮫雀也歸藏易
云羿彈十日說文云彈射也淮南言亮時十日並出草
木焦枯亮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中九鳥皆死墮
其羽翼故留其一日也又云羿除天下之害死而為宗

布註古之諸侯非有窮后羿也春秋元命苞三足鳥者
陽精也問鮫魚魃堆皆在何處乎羿何能射日烏何處
乎解羽

以上問山川人物奇怪之類也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益而通之於台桑

降下省察也書曰惟荒度土功又曰娶於塗山辛壬癸
甲杜預云塗山在壽春東北文字音義云今宣州當塗
也呂氏春秋曰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
日復往治水問禹以勤力獻進其功堯因使省察下土
四方是禹志在治水而不在後嗣矣焉得彼
益山氏之女而通夫婦之道於台桑之地乎
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為嗜不同味而快朝飽備
閔憂也左傳嘉偶曰妃說文嗜欲喜之也四日而去猶
人皆一日三餐而禹獨以朝飽為快也問禹所以憂無
妃匹者欲為身立繼嗣也乃四日而去與人之三
餐不同而獨快朝飽又似不以繼嗣為念何也

楚辭新注 卷三天問 八 關中叢書

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蟹何啓為憂而能拘是達

益禹賢臣作為后君離遭蟹憂惟居謂居禹之喪也禹
以天下禪益天下皆去益而歸啓是代益作后益卒不
得立是離憂也拘執達通也炎帝繼太昊高陽繼金天
高辛繼高陽虞繼唐夏繼虞皆以異姓禪而益獨離憂
故獨以居憂自王忽以異姓相禪
之拘執為父子相繼之通達何也
皆歸射鞠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草而禹播降 烘
射行鞠窮猶極也后君有爵土之稱書稱后稷后稷是
也草背也益烈山澤禹平水土是禹益之行皆歸至極
歸啓惟禹之德獨播降於衆何也

啓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

九辯九歌已見騷經山海經夏后開上三墳於天得九
辯九歌以朱紫陽云竊疑棘當作夢商當作天以篆
文相似而誤也屠母淮南云禹治水時自化為熊以通
輶轅之道塗山氏見之而慙遂化為石時方孕啓禹曰

歸我子於是石破北方而啓生其石在嵩山見漢書注
竟地即化石也問啓夢上賓於天而得帝樂以歸繼禹
之後是克勤之子矣乃屠
母而至於死分竟地何也

以上問禹啓父子相繼之事也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

帝天帝羿諸侯弑夏后相者革更孽憂也傳曰河伯
化爲白龍遊於水旁羿見射之眇其左目羿又夢與雒
水神處妃交問天帝既降羿除后相之荒淫革夏
民之憂矣而又射河伯妻雒嬪荒淫尤甚何也

馮珧遙利決封豨喜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識

馮滿言引滿也珧弓名爾雅弓以蠶者謂之珧珧蜃甲
也射禮有決注云決猶闔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大擘指
以鈎弦闔體也封大豨豕馬融廣成頌法封豨是也膏
脂后帝天帝若順也問帝既降并付以神射乃獻豨膏
而天帝又不順何也

楚辭新注 卷三天問

九 關中叢書

泥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

寒泥見騷經眩或爰於也泥妻純狐氏女謀計二人對
議也射革禮所謂貫革之射左傳所謂躡甲而射之徹
七札焉者言有力也吞滅揆度也問寒泥自惑純狐之
女而又謀殺何以彼后羿之射藝勇力疑無敵矣而其
衆乃交進而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爲黃熊巫何活焉

按左傳魏莊子曰后羿自鉅遷於窮石又帝王紀云帝
羿有窮氏其先世封於鉅自鉅遷於窮石逐帝相徙
於商邱依斟灌斟尋氏據地志故鉅城在滑州衛城東
商邱在東都濮陽晉地記云河南有窮谷蓋本有窮氏
所遷也斟灌斟尋皆在東極古隅夷地以商邱二斟較
之有窮在西又竹書太康仲康帝相皆依二斟又汲古
文云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由此觀之則阻當作鉅窮
有窮國也巖古險字如傳巖史作傳險是也越過也問
羿自鉅遷窮其險亦無過於鉅者而急於西征爲泥所
滅何也左傳言羿化爲黃熊國語作黃熊能按熊獸名能

三足鼈也以蘇之極化爲黃熊是已死矣而巫又能活
焉何也蓋當時必有巫能下羿之神者左傳神降於野
類即此

以上皆問羿泥亂夏之事也未四句總結

咸播秬黍莆藿是營何由并投而絲疾脩盈

秬黍黑黍說文黍禾屬而黏也莆疑卽蒲字蒲水草與
萑同并進同卽逐也言逐而投之羽山也脩盈長滿營
經營播種也莆藿亦云種者猶逸周書所云潤濕不穀
樹之竹葦莞蒲是也問禹平治水土播種百穀其功大
矣宜其蓋父之愆乃蘇已進之羽山而惡聲
長滿於世孝子慈孫不能改其惡名何也

白蜺嬰弄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滅天式從橫陽

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

列仙傳云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儁子儁化爲白蜺而嬰
弄持藥與之文子驚怪引戈擊蜺因墮其藥俯而視之

楚辭新注 卷三天問

十 關中叢書

子儁之尸也須臾化爲大鳥飛鳴而去問王子化蜺弄
而來文子之堂何也文子得樂而不能固滅何也王子

乃死而化鳥何也

并號起雨何以興之撰體脅鹿何以膺之

此形
與雨乎天撰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頭鹿有何德膺受
體乎

鼈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鼈大龜擊手曰抃列仙傳曰有巨靈之龜背負蓬萊之
山而抃舞事亦見列子釋舟陵行曳舟而陸行也遷移
卽行也書曰洧水行舟論語曰界盪舟問龜負山
而舞何以能不墜乎曳舟而就陸何以能行乎

惟澆在戶何求於嫂 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岐縫

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

澆泥之子澆無義淫洪其嫂往至其戶佯有所求因與
淫亂夏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遂襲殺澆而斷其頭顛
倒墮墜女岐即澆嫂也言女岐與澆淫洪為之縫裳於
是共舍而宿止少康夜襲女岐頭以澆為之縫裳於
云易首親以逢治指逐犬墮首言也問少康欲殺澆
而謀殺女岐則澆既覺之而可免矣乃不能免何也
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就之

湯本康字謂少康斟尋國名杜預云斟灌斟尋夏同姓
諸侯相失國依於二斟為澆所滅其子少康為虞庖正
有田一成有衆一旅遂滅過澆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旅
謂一旅五百人也覆舟言夏后相已傾覆於斟尋之國
康以一旅而興天何以獨厚之乎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喜何肆湯何殛焉

桀伐蒙山之國而獨得妹喜何也因
此肆情而為湯所殛放之南巢何也

舜閔在家父何以饒堯不姚告二女何親寬

楚辭新注 卷三天問 十一

關中叢書

閔憂無妻曰饒姚舜姓問舜孝如此父不為之娶何也
堯不告其父母而妻舜二女何也舜賢何以能與兩神
鹿何以具異體鼈何以能負山而舞粟何以能陸地行
舟少康以虞之庖正何以能取澆與夏桀何以伐蒙山
而為湯所殛舜何為不告而娶得堯
之天下而為帝皆不可解之事也

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能極計焉

萌牙初始言始興之時也論語曰億則屢中璜美玉成
重也淮南云桀紂為璜室璜臺極盡也言後之亡也問
一代之始興何能預度乎一代之亡誰使之盡
乎此四句總起下文女帝虞舜歷代之興廢也

登立為帝孰道尙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

世紀云炎帝母任似有僑氏女名女登春秋元命苞云
安登遊於華陽生神農焉登立為帝言登之所立則為
帝也神農以前有氏號而不稱帝稱之自炎帝始何道
尚之者問登之所立獨稱帝者以何道而尊尙之如此
乎傳言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體如此問誰所
制匠而圖之乎 按周禮外史有掌五帝書者孔安國

鄭康成皆謂五帝之稱自少昊始史記亦云自黃帝始
皆後於炎帝獨易大傳云自伏羲始若在炎帝先者但
伏羲從無帝名則伏羲與炎帝雖有稱三皇者總之帝
名則自炎始也若其並以媧則女媧創帝然帝又創
國多本女氏如伏羲本華胥黃帝本附寶契本有城后
郃是也

舜服厥弟終然為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為敗

服事也問舜弟象施行無道舜猶服而事之然象終欲
害舜肆其犬豕之心燒廩浚井然舜為天子卒不誅象
何也說見
下駭第章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

迄終猶離野所謂終古南嶽是止泰伯仲雍采藥南嶽
斯此指南嶽也問吳之得以終古者以泰伯仲雍采藥
南嶽故得去此南嶽而至荆蠻為勾吳耳孰能期料其
伯仲去此南嶽而得此兩男子有勾吳以終古乎是時
楚辭新注 卷三天問 十二 關中叢書

吳已滅其曰終古者言吳名長存也 按史記吳越春
秋皆云泰伯至荆蠻自號勾吳又史記索隱云吳名起
於泰伯前此
未有吳也

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

后帝謂殷湯伊尹始任因緣烹鵠鳥之羹修玉鼎以事
湯湯賢之遂以為相承用其謀而伐夏桀終以滅桀也
問以割烹之人極其卑
賤而能承謀滅桀何也

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致

帝謂湯摯伊尹名條鳴條也書云伊尹相湯伐桀遂與
桀戰於鳴條伊尹又云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注鳴條
在安邑之西史記桀敗於有城之虛奔於鳴條此言條
放者自鳴條放之也致罰者湯詰所謂致天之罰也黎
羣黎百姓聞湯觀風俗而逢伊尹遂用其謀伐桀於鳴
條而放之南巢以臣伐君古今大逆不道而天下眾民
乃大喜
悅何也

簡狄在臺譽何宜玄鳥致胎女何喜熙

簡狄帝譽之妃玄鳥燕胎遺也言簡狄待帝譽於臺上有飛燕墮遺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湯之先祖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天使鳥下有功封之於商也問譽何為而與簡狄相宜女何為喜遺卵而吞之也

該秉季德厥父是滅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

該備秉持季王父謂禹滅善也終弊者啓初有天下有扈首亂是竟為所弊也有扈國名牧夫牛羊倒句猶云牛羊牧夫也蓋有扈初為牧豎然後得國故下文又云有扈牧豎云何而逢也問中多有不著名者如緣鵲飾玉會朝爭盟不曾著伊尹武王也問啓備持禹之末德惟其父之善是善而竟弊於牛羊牧夫之有扈何也馮衍云訊夏啓於甘澤今賜帝典之首傾猶終弊之意也

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

楚辭新注 卷三天問

十三

關中叢書

書云三旬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也平脅曼膚肥澤之貌帝王世紀舜長六尺而有苗格也平脅曼膚肥澤之貌帝王世紀舜長六尺孝經援神契舜龍顏重瞳大口維書靈準聽有人方面日衡重華握石推懷神珠問舜舞干羽於兩階而何能格有苗乎舜陶河濱漁雷澤耕歷山不得於親當懷憂癯瘦何反肥盛若斯乎猶陳平傳云平何食而肥也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

豎童僕之末冠者有扈氏本牧豎之人因何遇道而得為諸侯乎啓攻有扈之時親擊其牀而有扈已先出矣其命果何所從出乎

恆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流

季德帝譽之末德也越絕書曰湯獻牛荆之伯之伯者荆州之君也湯行仁義敬鬼神天下未從乃飾儀牛以祿伯荆伯伯愧然曰失事聖人禮乃委誠心往營班祿者謂分之荆伯也不但還來其獻牛非尋常往來之

禮也問湯恆秉帝譽之末德自然當有天下而乃以朴牛營求往來遂滅夏而有天下何也

昏微遵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

昏微遵迹謂紂夏桀危亡之迹桀以妹喜紂以妲己也二句言紂之肆情妲己如繁鳥之詩夫也不良國人之知之矣列女傳晉大夫解居父聘宋過陳遇采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為我歌我且舍女乃為歌曰葉門有棘有鶉萃止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繁當作鶉廣雅曰鶉鶉鳥也負始古通用如許婦史記作許負是也此問商始以婦人而興終以婦人而亡何也

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

眩弟或亂之弟也問象欲殺舜變化作詐其罪重大而舜為天子不正其罪反封象於有庠後嗣子孫得長為何也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

楚辭新注 卷三天問

十四

關中叢書

有莘國名極至也小臣謂伊尹左傳以後稷之妃為吉人與此吉妃同意謂湯東巡至於有莘本乞彼伊尹小臣而乃得吉喜之妃何也

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天何惡之媵有莘之婦始

小子謂伊尹送女從嫁曰媵伊尹母始身夢神女告之曰白龍生龍亟去無顧居無幾何白龍中生龍母去東走顧視其邑盡為大水母因溺死化為空桑之木水乾之後有小兒啼水涯人取養之既長大有殊才有莘惡其從木中出明以送女問生空桑得

湯出重泉夫何辜罪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求之

太公金匱桀怒湯以諛臣趙梁計召而囚之均臺實之重泉湯乃行路桀遂釋之挑撥也伊尹說湯以至味曰天子然後可具以味挑也奔夏三年反朝於亳曰桀迷於妹嬉好彼琬琰以謀挑也重泉地名前漢志左馮翊有重泉史記云夏桀不務德百姓弗堪乃召湯而囚之湯夏臺已而釋之即重泉也言桀拘湯於此而復出之湯

既得出不勝心伐桀是誰使挑湯以伐之乎
問伊尹以水濱之小子遂能挑湯亡夏何也

會朝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

踐履詩云肆伐大商會朝清明箋會合也蒼鳥鷹也詩
曰惟師尚父時維鷹揚問孟津之會八百諸侯不期而
踐此期者何為乎將士勇猛
如鷹鳥羣飛乃誰使聚之乎

列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
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時

叔旦武王弟周公嘉善揆度也發武王名史記武王至
紂死所射之三發以黃鉞斬其頭懸之太白之旗此所
謂列擊紂躬也咨嗟者周公雖佐發定命非其本心也
臣伐君懸之太白古今大惡位天子之位施用成全也
問周公既不喜列擊紂躬何為又教武王使定周命乎
文王既三以天下讓是以天下授殷矣又安用此天子
之位乎武王乃反其父之
成而滅亡之惡得無罪乎

楚辭新注 卷三天問 十五 關中叢書

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平聲之

爭遣伐器謂秦誓言羣后以師畢會也並驅擊翼謂六
韜曰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言武王之軍人人樂戰並驅
而進之也問既云天與人歸又用兵征伐何也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

昭后成王孫昭王瑕成德遂底至也昭王南遊至楚楚
人鑿其船而沈之遂不還杜預云昭王南巡守涉漢船
壞而溺水按竹書紀年昭王之季荆人卑詞致於王曰
願獻白雉昭王信之而南巡遂遇害問昭之南遊本利
白雉而迎之而
卒以遇害何也

穆王巧梅夫何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

方言云梅貪賈生所謂品庶每生是也巧梅言巧於貪
遊樂也事見竹書穆天子傳史記曰周穆王得驥溫驪
驂騑耳之駒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
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亂環旋也左傳云穆王欲肆其

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
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問穆王好遊樂何為
而周流無處不至乎其
周流也果何所求乎

妖夫曳銜何號於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

曳牽引銜行且賣言夫婦相引行賣於市也按號於市
者即今之叫呼而賣於市者褒姒周幽王之嬖妾昔夏
后布幣楮而告之龍止於夏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
宮後宮處妾遇之而孕無夫而生女懼而棄之先時有
童謠曰檠孤箕服實亡周國後有夫婦相牽引行賣是
器於市者以為妖怪執而戮之夜得亡去聞所棄女啼
聲哀而收之遂奔褒褒人後有罪乃入此女以贖罪是
為褒姒幽王惑而愛之為廢申后及太子宜臼而立以
夫何為而號於市幽王何為而得褒姒乎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至齊桓九合卒然身殺紂

楚辭新注 卷三天問 十六 關中叢書

反側言無常元命苞刀詈為罰賞之對也佑佐助九糾
通用卒終也齊桓公任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任豎
刁易牙諸子相攻死不得斂虫流出戶與見殺無異事
見史記言天命倏佑之而牛耳中原修罰之而虫流出
戶其反側如何也
此痛楚之將亡也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國

或紂者內則妲己外則飛廉惡來之徒服事也問
孰使紂憎輔弼不用忠直而專用讒諂之人乎
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啟之

比干紂諸父諫紂紂怒乃殺之而剖其心雷開佞人阿
順於紂乃賜之金玉而封爵之問紂何惡比干之逆而
殺之何喜雷開
之順而封之乎

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佯狂

方術梅伯紂諸侯忠直而數諫紂怒乃殺之醢醢其
身箕子見之欲去不忍遂被髮佯狂而為奴此異方也

問湯以咸有一德之聖人而子孫如此何也

稷維元子帝何竺篤之投之於冰上鳥何燠郁之

元大稷帝嚳之子棄也帝即嚳竺爾雅曰厚也與篤同燠煖史記曰后稷名棄其母有邠氏女曰姜嫄為帝嚳生子如出野見巨人跡說而踐之遂身動如孕者居期而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故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又詩曰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置之隘巷牛羊舂字之誕置之平林會伐平林誕置之寒水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夫王註云姜嫄以無父而生棄之於冰上有鳥以翼覆者溫之以為神乃取而養之詩曰先生如達是首生之子也故曰元子問既為元子帝嚳何不篤厚而乃棄之既棄而投之冰上鳥何為而燠之乎

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

馮弓弓持滿也按史記文王脫姜里之囚紂賜之弓矢鉞鉞得專征伐書西伯戡黎祖伊奔告史記崇侯虎語楚辭新注卷三天問十七關中叢書

西伯諸侯嚳之將不利帝其震驚切激也實甚問文王三分有二勢已逼紂何為紂不急除之乃馮弓挾矢殊能行之而不礙齟岐之國終得遭逢久長也

伯昌號衰乘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

伯西伯昌周文王名號衰號令於殷世衰微之際也乘持鞭策作牧書舜典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傳九州牧監周禮天官太宰九兩一曰牧以地得民註州長也秉鞭喻持政為雍州牧徹去也毀也社太王所立岐周之社武王既有殷國遂去岐周之社以為大社而有殷之天下猶漢初令民立漢社稷也問文王方秉鞭作牧三分有二服殷之衰武王乃去岐社而受天命以為殷國何也

遷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

詩乃積乃倉之篇藏蓋藏也惑婦謂妲己問太王始與百姓徙其蓋藏來就岐上當奔走窮困時何能使其民依倚而隨之乎紂或一婦人何所可譏而為武王興兵而滅之乎

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

西伯文王紂烹伯邑考以賜文王王食之紂曰孰謂西伯聖人者乎食其子而不知問紂賜茲醢西伯既上告天帝矣但西伯何能親見天帝而致罰殷之命遂以不救乎

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

師望太師呂望謂太公昌文王后亦謂文王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呂望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問太公在市肆而屠文王何以能識乎但聞其鼓刀之聲文王何為而喜乎

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

尸謂木主悒憂不安也史記武王東觀兵至於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記曰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尸神像以人為之書序云康王既尸天子則尸亦主也問武王發欲誅殷紂何所悒而不能久忍遂載文王之木主於軍中以會戰果何所急而然乎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

左傳晉太子申生為後母所譖益於新城國語雉經於新城之廟注頭槍而懸死也王充云申生雉經林木震實是申生雉經林中也伯長謂太子也感天抑地者能感動天地如左傳狐突遇太子又因巫者以見皆是也問太子雉經林中維何故乎申生之死而有靈如此而又誰畏懼乎此痛己之死而無益也

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問皇天集祿命以與王者何不常有以戒之而使不敢為惡乎王者既受天之禮命而王天下天又何為任其為惡而使姓代之乎

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

言湯初舉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乃反復之凡臣耳後乃備承輔翼也官如官天下之官終使湯為天子尊其先人以王者禮樂祭祀緒業於子孫也問伊尹反復之凡臣乃能官湯而尊食宗緒何也此痛己之不能為伊尹

也

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昂

勳功闔吳王闔廬夢闔廬祖父壽夢壽卒太子諸樊立諸樊卒傳弟餘祭祭餘祭卒傳弟夷未夷未卒當傳弟札札不受夷未之子王僚立闔廬諸樊之長子次不得為王少離散亡故在外乃使專諸刺王僚代為吳王以伍子胥為將破楚入郢是能壯其猛厲勇武而流其威也事見史記闔廬以少而離散在外之人乃能有吳國而流威嚴何也此痛楚君之不能為

彭鏗斟雉帝何饗壽命永多夫何長上聲

彭鏗彭祖神仙傳姓鏗名鏗帝顓頊之玄孫善養性能調鼎進雉羹於堯堯饗之而封於彭城歷夏經商至周年八百歲莊子以為上及有虞下及五伯是也言堯非嗜味者饗其羹而封之何也命之永長至八百之多何也此痛己之年老而未歸國也

楚辭新注 卷三天問

十九 關中叢書

中央共牧后所怒蠹蛾微命力何固

宋祁曰欲正四方先定中央中央中國也問中土列國之君共治其民何故相怒而相爭乎蠹蛾之命甚微何以能自固乎此痛楚之屢敗於秦也

驚女采薇鹿何祐位北至回水萊何喜戲

驚警也言夷齊初不知采薇之非聞女言而後警焉猶言警於是女也故曰驚女萃止也北至以雷首在北也按燕周史攷夷齊采薇有婦人難之又文選劉峻辨命論五臣註夷齊采薇首陽一女子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毛也乃不食而死又廣博物志夷齊餓於首陽白鹿乳之史類亦云夷齊棄薇有白鹿來乳河水河首陽回曲處也首陽在蒲坂華山北河曲中禹貢河水至雷首下屈曲而南故曰河曲曲即回也猶瓠子歌所謂北渡回也又莊子北至於首陽之山問夷齊既警於女而不食鹿何為而祐之乎諫武王而不聽去之可也又何喜於首陽而就止乎此痛己之將為夷齊也

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

兄謂秦伯噬犬鬻犬第秦伯弟鍼也春秋昭公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晉語曰秦后子來仕其車千乘后子即鍼也王逸注秦伯有噬犬弟鍼請之不與以百兩金易之又不聽因逐鍼而奪其爵祿也百兩蓋謂車也王以為金誤矣言兄有大而弟欲之何也弟以百兩之車易之而不聽又奪其祿使奔他國何也此痛己之不肯適他國也

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

薄暮雷電呵壁問時之景也按三閭外傳云時呵而問之天慘地愁白晝如夜正謂此也嚴君求責也問此時不歸尚何所憂乎有君而不得奉上帝果何責於我乎意將死也此痛己之將死而不得再事君也

伏匿穴處爰何云荆勳作師夫何長分

伏匿穴處即既放江潭也爰何云言無可言說也作師猶與師荆楚勳功也史記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擊之

楚辭新注 卷三天問

二十 關中叢書

大破楚師於丹淅懷王復怒發國中兵深入擊秦戰於藍田是也問己之放棄江潭何所言說乎楚方以興師為功夫何能久長乎此痛楚之享國日蹙也

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欣

悟過改更猶言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若能一旦改悔則楚國可存我又何言乎楚昭王十年吳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言吳於昔年早已勝余而況楚之今日能當秦之強乎楚未弱時尚不能當吳今日楚已弱極而秦之強非吳可比能滅於秦乎此痛楚之必滅於秦也春秋昭二十三年秦人伐州來為吳王僚八年是時公子光帥右師定四年吳入郢為吳闔廬九年闔廬即公子光也尚元王三年越滅吳是時吳滅久矣追言往事也

何環穿自閭社邱陵爰出子文升

子文楚令尹闔穀於菟也左傳曰若敖娶於邱生闔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邱淫於邱子之女生穀於菟實

爲令尹子文夫子稱其忠事見論語環穿旋轉開鑿也
內而閭社外而邱陵自中及外無所不穿故曰自閭社
邱陵也言安得旋轉開鑿夫閭社邱陵而復出子又其
人者以興楚乎見楚之無人也此痛楚之不能再出子
文以見必亡也

吾告堵敖以不長

堵敖熊難也楚文王子春秋莊十九年熊難立二十年
其弟熊惲弑之代立故曰堵敖則已成君矣楚人以不
成君與無諡號者皆謂之敖前之若敖霄敖已不可放
若見於春秋者如麇被弑稱郝敖以無諡號子干被弑
稱管敖以未成君兩義不同則堵敖之敖亦祇以無諡
號耳非未成君也然則此堵敖者意謂懷王也上言作
師夫何長也痛楚之享國日蹙必滅於秦此告以不長
者痛懷王之必客死於秦也周報王十六年秦昭襄八
年懷王入秦報十九年秦昭襄十一年懷王卒於秦

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

試者用也嘗也予我上君也言自我以忠諫用於君上
而國將亡矣國亡而令我彌彰忠名何也猶言使國家
得敗亡之實禍而使我得忠諫之虛名痛憤極矣

此篇九段前八段皆爲末一段作引事之有無理之是
非物之變怪三閭豈真味哉讒佞高張忠賢殖醢天
地陰陽何故如斯千秋萬載之人所欲同聲一問者也
問帝王之興亡讀者已心印懷襄問后妃之貞邪讀者
已心印鄭袖問人臣之賢奸讀者已心印黨人是三閭
之言祇在天地山川商周唐虞而人自得於瀟湘江漢
間也至九段節節言不盡意又爽然自失矣

楚辭新注 卷三天問 二十一 關中叢書

天問校正附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闇闇誰
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時何爲陰陽三
合何本何化

以上問溷沌之先天地初開之時也

圓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幹維焉繫天極
焉加入柱何當東南何虧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
誰知其數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以上問天地既形之後也
出自湯谷次於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日安不到燭龍

楚辭新注 卷三校正附 二十二 關中叢書

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以上問日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以上問月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

以上問晦明也日月星辰皆天文也第一段

不任汨鴻師何以尙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鴻龜曳
銜絲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
不施伯禹腹絲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
繼業而厥謀不同洪泉極深何以寘之地方九則何以墳

之應龍何畫河海何歷鯀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憑怒墜何故以東南傾

以上問鯀禹治水之事也第二段

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東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順攢其衍幾何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啓何氣通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以上問地也第三段

焉有石林何獸能言焉有龍虬負熊以遊雄虺九首儵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守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伯強何

楚辭新注

卷三校正附

二十三

關中叢書

處惠氣安在靡滂九衢桌華安居靈蛇吞象厥大何如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白蜺嬰茀何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藏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滂號起雨何以興之撰體脅鹿何以膺之鼈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鯨魚何所魃堆焉處羿焉蹕日烏焉解羽

以上問山川人物奇怪之類也第四段

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

此段起下文女帝虞夏商周歷代之興廢也

登立爲帝孰道尙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舜閔在家父何

以縗堯不姚告二女何親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爲敗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

以上上古之事第五段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兪山女而通之於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爲嗜不同味而快朝飽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蠶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射鞠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咸播秬黍蕭藿是營何由并投而緜疾修盈

以上夏禹父子事三代皆禪賢而禹獨傳子意言禹之

楚辭新注

卷三校正附

二十四

關中叢書

德既能傳子而不能掩父之惡何也

啓棘賓商九辨九歌何勤子毒母而死分竟地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馮珧利決封豨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文吞揆之惟澆在戶何求於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湯當作康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喜何肆湯何殛焉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爲黃熊巫何活焉

以上皆夏一代事西征四句總結上文第六段

簡狄在臺譽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恆秉季德焉得夫朴
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
臣而吉妃是得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
婦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帝乃降觀
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悅湯出重泉夫何辜尤
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
尊食宗緒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詳狂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比干何逆而
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昏微遵跡有狄不寧何繁鳥
楚辭新注 卷三校正附 二十五 關中叢書

萃棘婦子肆情

以上皆商事第七段

稷維元子帝何竿之投之於冰上烏何燠之遷藏就岐何
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微彼岐
社命有殷國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激切何逢長
之受賜茲何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師
望在肆昌醢識鼓刀揚聲后何喜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
集戰何所急會朝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列
擊紂躬叔且不嘉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
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

擊翼何以將之穆王巧梅夫何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妖夫曳銜何號
於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
下又使至代之

以上周一代事也皇天四句總收上女帝虞夏商周歷
代之興廢也第八段

中央共牧后何怒蠶蛾微命力何固
中央諸牧各君其國何為相怒而戰爭乎蜂蛾之命甚
微其力何為能自固其巢穴乎此節總起末段兼痛楚
之屢敗於秦也

楚辭新注 卷三校正附 二十六 關中叢書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勳闔夢生少離
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

以上吳事言吳由楚而興猶能破楚痛懷王之不能為
闔廬也

彭鏗斟雉帝何饗壽命永多夫何長

此痛己之年老而未能歸國也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合卒然身殺

此痛楚之忽霸忽亡也

驚女採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

此痛己之將為夷齊也

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

此痛己之不肯適他國也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感天抑墜夫誰畏懼

此痛己之死而無益也

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

此痛己之將死而不得再事君也

伏匿穴處爰何云荆勳作師夫何長

此痛楚之享國日蹙也

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

此痛楚之必滅於秦也

楚辭新注

卷三校正附

二十七

關中叢書

何環穿自閭社邱陵爰出子文

此痛楚之不能再出子文以見必亡也

吾告堵敖以丕長

此痛懷王之客死於秦也

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

此痛國家得敗亡之實禍而已得忠諫之虛名也第九

段

楚辭新注卷三終

楚辭新注卷四

汝州 宗姪 啓賢編

蒲城 屈復悔翁新集註曾孫來泰錄

同邑 受業路光先校

九章

章明也書洪範俊民用章又表也周語余敢以私勞

變前之大章注表也表明天子與諸侯異物也三閭

忠而被謗國無知者離騷經之作以自表明其志懷

遷襄放遠志彭咸又作九章以自表明也故首章曰

重著以自明末章曰竊賦詩之所明苦心真切如此

楚辭新注卷四九章

關中叢書

而鄙夫迂儒猶有過論余觀其次序懷沙為絕筆乃

以悲回風為結或編集人意在此耶夫文之顯著者

尚多謬說又安論微妙者乎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

埃之外得意忘言九泉知己後世猶難況當時哉况

其人哉况其文哉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

為正平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與嚮服俾山川以備御

兮命咎繇使聽直

惜者痛也誦言致極愍憂憤懣抒挹而出之也所者誓詞猶所謂不與身氏同心所不與崔慶者之類也蒼天之色正平所我之言有非出於中心而敢言之於口則願蒼天平己之罪而降之罰也五帝五方之帝以五色

為號者太一之佐折中謂事理有不同者執其兩端而折其中也若史記所謂六藝折中於夫子是也六神尚書裡於六宗一曰日月星水旱四時寒暑也六宗有數說蘇子由云捨祭法不用而有意立說未可信也嚮對也服罪之詞書所謂五刑有服者也俾使山川名山大川之神御侍咎繇舜士師能明五刑者聽直聽其說之曲直欲上天使此衆神明其是非也痛言以極其憂思發憤以挹其衷情總起通篇追述往日進君之言如有非忠則歷指蒼天鬼神以平正而聽曲直也

右一節質之天地鬼神言外見國無人莫我知也

竭忠誠而事君兮反離羣而贅疣忘儂媚以背衆兮待明

君其知之由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臣莫

若君兮所以證之不遠

贅疣肉外之餘肉莊子附贅懸疣是也儂輕利媚柔依背違也所履為迹志願為情顏色為貌變易相視證驗

楚辭新注卷四九章

關中叢書

也言盡忠以事君反為不盡忠者所擯棄視之如肉外之餘肉然吾寧忘儂媚之態以與衆違其所持者獨待明君之知耳人臣之言行既可蹤跡內情外貌又難變

匿人君日以親接驗之不遠宜其能相臣也左傳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此之謂也

右二節知臣莫若君往日之忠今猶可驗也

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衆人之所仇也專惟君而無他兮

又衆兆之所讎也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疾親君而

無他兮有招禍之道也

誼與義同怨耦曰仇惟思念百萬曰兆讎謂怨之當報者不豫言果決不可保謂必為衆人所害疾猶力也言衆人皆營私為家己獨先君後己其義相反故為所仇專心竭忠不與衆兆同趨故為所讎一心果決全無猶豫力於親君而無私交固有招禍之理也

右三節背衆專君有招禍之道言見疏也

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
寵之門忠何辜以遇罰兮亦非余之所志也行不羣以顛
越兮又衆兆之所哈也紛逢尤以離謗兮審不可釋也
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也心鬱邑余侘僚兮
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而詒兮願陳志而無路
程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余聞申侘僚之煩惑
兮中悶瞽之饨饨

顛越頽墜哈笑紛亂貌尤過審詞釋解沈沒抑按白明
辨鬱邑愁貌侘僚失志貌煩言謂煩亂之言左傳曰噴
有煩言是也詒遺騷經曰解佩纆以結言思美人曰言
不可結而詒疑古者以言寄意於人必以物結而致之

楚辭新注

卷四九章

三

關中叢書

如結繩之爲也號大呼也重悶煩督亂也性材發貌言
我思君之諸臣莫有忠於我者故忘己之賤貧但知盡
心事君不懷貳求寵是以視衆人之懷貳求寵者心若
迷惑不知其所從入之門而無罪見疏本非所望但以
行不羣而至此遂爲衆所笑耳尤諉不可釋沈抑不達
蔽而莫白中情莫察煩言難遺陳志無路故進退惟有
憂愁而已

右四節言既疏之後尙欲盡忠因念忠而遇罰衆之所
哈此情沈抑自陳無路進退維谷惟有憂悶而已

以上四節爲一段呼天明己之忠而得禍遂至進退維
谷也

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
極而無旁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衆口

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是殆懲熱羹而吹齋兮何不變此
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衆駭遽以離心

兮又何以爲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爲此援也
杭方兩舟而並濟也通作航厲神傷鬼左傳晉侯夢大
厲祭法有泰厲公厲族厲主殺伐之神也旁輔君可思
者臣子之義不可恃者明暗不同也此句亦占詞故有
曰字衆口鑠金者衆口讒毀即堅金亦可銷鑠殆危齋
者凡醉醬所和細切爲齋階梯伴侶極至援引也言昔
余曾夢登天而無船者其占爲但有心志勞極而無輔
助終至危獨離異我初以君爲可恃故被衆毀而遭離
危殆果如始者占夢之言然歡羹傷熱而吹冷齋懲而
變志人情之常我今尙欲釋階登天則是不以賈禍自
懲而猶有前日忠直之態衆人見己所爲皆驚駭遠
則如同欲至於一處而各行一路誰可與相援引而俱
進者乎

楚辭新注

卷四九章

四

關中叢書

右五節言得罪見疏已有夢兆在先知得禍此心難
已故到底不變非是驚衆違俗徼倖萬一也

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矯直而不豫兮餘功
用而不就料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
成醫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

申生事見左傳禮記祭統事見騷經天問篇不豫見上忽
者易而略之之意人九折臂更歷方藥乃成良醫言孝
子離讒矯直無功自古如此吾嘗聞作忠造怨忽而不
察以爲過言者自信忠誠可以感格今日親身離殃乃
知爲誠然也左傳曰三
折肱爲良醫亦此意也

右六節言作忠造怨自古皆然也
贈弋機而在上兮爵羅張而在下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

身而無所假欲儻回以干僚兮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女何之由欲橫奔而失路兮蓋堅志而不忍背膺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

增繳射鳥短矢弋繳射機張機以待發射羅掩鳥網辟開也與關同或云謂弩背也儻回不進貌干僚謂求仕也重增益離謂集鳥飛而下止謂遠遁也橫奔失路妄行違道膺胸半分禮傳曰夫妻胖合也言讒賊之人陰設機械張布開關傷害君之所惡以悅君意使人憂懼雖欲側身以避之而尤恐無其處欲儻回求仕恐增禍遣尤欲高飛遠去又恐君得無謂女欲去我而何在乎欲妄行違道則吾志已堅而不忍為三者皆不可為如背胸一體而中分之其交為痛楚有不可言者矣

右七節實發進退維谷其痛有難言者

擣木蘭以矯蕙兮擊申椒以為糧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楚辭新注卷四九章五關中叢書

日以為糗芳

擣春嬌猶採繫精細米播種滋蒔糗糗乾飯屑也以蘭蕙申椒為糧目前如此又願春日種離蒔菊以為永久之糗芳言不變其素守也本是願春日播江離與滋菊兮以為糗芳此參錯法也

右八節實發不變此志猶有曩之態也

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擣茲媚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升

質猶交質之質擣舉媚愛謂所愛之道所守之節也私處猶曰自娛會重也會思所以慮善其身所以避害

右九節恐情質不信曾思遠害有不能者故重著此篇以自表明應起二句倒敘法

以上五節為二段言己之得禍有夢在先明知如此雖

進退維谷而此志不變也

右惜誦

此篇即離騷余固知審審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之意其寫作忠造怨遭讒畏罪更曲盡情狀為君臣者皆不可以不察

通篇只兩段首兩句總起末四句總結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珮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吾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

楚辭新注卷四九章六關中叢書

奇服奇偉之服以喻高潔之行下冠劍被服皆是缺劍把或曰刀身劍鋒也長鋏見史記切雲高冠之名在背曰被明月珠名以其夜光有似明月故以為名璐美玉名虬螭龍屬言乘靈物從聖帝遊寶所登崑崙皆見所至之高食玉英所養之潔比壽齊光能不朽也

右一段言己之志行芳潔高遠世莫余知若從聖帝登崑崙則能不朽正與下獨處山中相反也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且余將濟乎江湘

南夷謂楚國也一句結上一句起下

乘鄂渚而反顧兮欸哀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臯邸余車兮方林公乘舸船余上沅兮齊吳榜而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苟余心之

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入激浦余偃偃何迷不知吾所如
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
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其承宇汰滯通韻

鄂渚地名今鄂州欽數也方言云南楚凡言然者為欽
史漢亞父曰唉及唐人欽乃皆此字緒餘遷在仲春而
猶有秋冬之餘風記時也邸至也一作低者說見招魂
軒輅既低下方林地名船船有窓牖者或曰小船上
謂沂沛而上齊同時並舉吳謂吳國榜擢也蓋效吳人
所為之擢如云越船蜀艇也汰水波船不進而疑滯留
落之意亦戀故都也枉階辰陽皆地名水經云沅水東
逕辰陽縣東南合辰水沅水又東歷小灣謂之枉渚渚
浦亦地名霰雨凍如珠將為雪者宇室簷仲春山深猶
有積雪也當秋冬緒風涉江而去鄂渚反顧未濟時不
忍便濟沅水擊汰容與凝滯方濟時猶不忍竟濟乃朝
發任渚夕宿辰陽既濟之後自信端直放非其罪解遠
何傷及由浦激入林入山前與重華遊者今與猿狖居
矣前與天地比壽日凡齊者今幽晦雨雪不知有天

地日月矣此
見放之地也

楚辭新注 卷四九章

七 關中叢書

右二段敘見放之時搖落如此所經之地鄙遠如此乃
至江南見放之地荒涼如此正與首段相反

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以從俗兮
固將愁苦而終窮接輿髡首兮桑扈羸行忠不必用兮賢
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殖醢喜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
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

接輿楚狂被髮佯狂後乃自髡桑扈即莊子所謂子桑
戶蓋行謂赤體而行或疑論語所謂子桑伯子亦是此
人蓋夫子稱其簡家語又云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謔
其欲同人道於牛馬即此裸行之證以亦用也伍子胥
相伍員子胥諫夫差令伐越不聽被殺盛以鴟夷而浮
之江事見左傳史記比干事見騷經天問四人總說二

句下用忠不必用一句承之人所知也此却將四人分
寫兩頭中間二句分應之忠不必用應下兩人賢不必
以應上兩人董正也不豫見惜誦
重昏重復暗昧終不復見光明也

右三段幼好奇服窮不變心前世皆然終身守正暢發
雖鄙遠何傷之意

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上兮露申辛
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博兮陰陽易位時不當

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

露暴申重叢木曰林草木交錯曰薄腥臊臭惡御用薄
附也陰謂小人陽謂君子將行謂遠去鸞鳳日遠重華
已去身見放也燕雀巢堂仁賢遠去讒佞見親也辛夷
暴而重積之枯於林間身獨處山中也污賤並進芳潔
不容也君子小人升沈倒置前世皆然
也遭時如此懷忠失志惟當遠去也

楚辭新注 卷四九章

八 關中叢書

第四段總結上文一一照映

右涉江

涉湘江而南也湘江在長沙過岳州洞庭而東行又
上沅水發在渚宿辰陽入激浦皆在辰州則至江南
之野天地齊壽日月齊光初放時志氣不衰及經歷
荒涼一無改悔而歎陰陽易位忽乎將行蓋既至放
地所作也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
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
懷兮甲之朝吾以行發郢都而去閭兮怊荒忽其焉極楫

參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
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心輝媛而傷
懷兮眇不知其所眺灼順風波而流從兮焉洋洋而為客
悒凌陽侯之汜濫兮忽翱翔之焉薄心結結而不解兮思
蹇產而不釋脫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
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雙

不純命即天命靡常之意為下文夏邱二句本根震動
愆過仲春二月被放時人民離散三閭亦在行中閱其
水流離因以自傷仲春東遷追記其時也遵循江大江夏
水名軫痛甲日朝日也自言其以甲日朝日而行追記
其日也鄂都在漢南郡江陵縣閭里門參揚同舉容與
徘徊言鼓棹者亦不欲去知己之戀戀於君不得再見
也楸梓長楸所謂故國之喬木使人願望徘徊不忍去
也淫淫流貌夏首夏水口浮不進之而自流也龍門楚

楚辭新注 卷四九章

九 關中叢書

都南關二門一名龍門一名修門太息同望鄂亦不得
再見也輝媛兩見前篇眇猶遠蹠踐也洋洋無所歸貌
凌乘也陽侯陽國之侯溺死於水其神能為大波汜濫
波貌薄止絳懸也蹇產詩曲貌波浪連天憂思方深來
東上用逍遙二字甚難解猶俗言漫無一事好端端而
來此也言仲春東遷甲朝起行胡此人民離散因歎天
命靡常知鄂都之必亡今日一去君難再見同望長楸
龍門輝媛傷懷順風從流洋洋為客汜濫焉薄心思不
釋將運舟而上洞庭自楚受封之
初終古所居一日長別安得不哀

右一段追敘去郢之時日水路之經歷以之放所也
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返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
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
樂兮悲江介之遺風岑當陵陽之焉至兮森南渡之焉如
曾不知夏之為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

時未過夏浦故背之而回首西鄉以思郢都也水中高
者曰墳詩汝墳是也望望郢都平樂地寬博而人富饒
介間遺風謂故家遺俗之善也陵陽楚地也和封陵陽
侯焉至何能及也言下和之冤得白己之冤莫白也森
混東門無涯於是始南渡大江矣夏大屋丘荒墟孰誰也
兩東門郢都東關有二門蕪穢言靈魂欲歸須臾不忘
夏浦西思故都日遠遠望舒憂而州土遺風愈增悲哀
忽憶陵陽之冤得白而我今森森南渡焉能及彼君王
曾不知都邑宮殿之夏屋當為丘墟孰謂兩東門亦可
蕪廢耶哀州土二句下即當接會不知二句却以當陵
陽二句一問氣方
深遠意方深厚

右二段九年中未嘗須臾忘返即未嘗須臾不哀夏屋
東門將為姑蘇麋鹿之續誠可哀矣

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憂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
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
楚辭新注 卷四九章 十 關中叢書

不通兮蹇侘僚而含感觸外承歡之灼灼兮謀荏弱而難
持忠湛湛而願進兮妬被披離而鄣之彼堯舜之抗行兮
瞭杳杳其薄天衆讒人之嫉妬兮被以不慈之偽名眠憎
愠倫之修美兮好夫人之忼慨衆踈蹠而日進兮美超遠
而踰邁

怡樂長久之者暗寫九年憂憂相接首尾如一繼續無已
也灼灼好貌謀誠荏弱也湛湛重厚貌被離衆盛貌
鄣壅心久不怡憂愁相接者鄣路遠遠江夏難涉也至
今九年不復鬱鬱含感去國之日忽若不信其如此之
久而能竟好如此之久也彼小人外為諛說以奉君之歡
適情態美如誠使人心意軟弱而不能自持是以懷忠
而願進者皆為所嫉妬而壅蔽不得進也堯舜之行高
過於天尚有不容之愆况其下者乎君子之愠倫若
可鄙者小人之忼慨若可喜者惟明者能察之諛
佞之人日進於前使人美而好之愈甚而無已也

右三段言讒人之毒即堯舜不免而況己乎君子日遠日疏小人日近日親永無還期矣全為下文還鄉首邱地意在言外

亂曰曼余日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返故鄉兮狐死必首邱詩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曼遠意鳥飛返故鄉思舊巢也首邱謂以首枕邱而死不忘其所自生也禮曰大鳥獸喪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返巡其故鄉又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人有言曰狐死正邱首仁也忘謂忘其故都也

右四段言信非吾罪而棄逐乃今逍遙而來東之註脚一返無時狐鳥不如然無罪放逐有可還之理故日夜

不忘也其詞似和其心愈哀矣

楚辭新注

卷四九章

十一

關中叢書

右哀郢

九年不復追敘初放時日及既到之後無限悲痛而結以無罪棄逐皆為夏邱門蕪耳故不曰思郢而曰

哀郢也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四極之浮浮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憊憊願遙赴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平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

秋風動容謂秋風起而草木變色四極浮浮四方飄搖也為怒字作引數計惟思憂愁尤過鎮止矯舉也憂思不釋遭夜方長秋風動容四極飄搖計而思之君多哀怨使我心傷我本欲從所居遙奔君所陳此固結之微

情覽民之難尤遂自止也倒敘法
右一段思君不寐秋風增感又思遙奔陳情不可而止也

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平憮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修姱尸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為余而造怒願承間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冀進兮心怛傷之愴愴茲歷情以陳辭兮孫詳壘而不聞固切人之不媚兮眾果以我為患昆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至今其庸亡何獨樂斯之蹇蹇兮願蓀美之可完方望三五以為像兮指彭咸以為儀夫何極而不

楚辭新注

卷四九章

十二

關中叢書

至令故遠聞而難虧

成言已成之約言淮南子曰薄於虞淵是謂黃昏喻晚節也畔田中路回畔喻君與己始親而後疏橋粉也莊子曰虛憮而盛氣覽示姱好問問眼莊子曰今日宴閒察明但悲慘憺憺安靜意歷猶列也詳詐欺明貌庸用三五謂三皇五帝像肖其形象也儀式極盡至到虧缺也言君與己先親後疏者虛憮之氣自多其能言到虧缺實本無可怒但以惡我之故為我作怒也我欲承君之閒暇以自明而不敢言怨切之人不能軟媚君或末怒悲慘遂靜默而不敢言怨切之人不能軟媚君或末怒而象已疾之蓋惡其傷己也昔吾所陳之言明白如此至今豈庸遂亡耶然吾非獨樂為此蹇蹇而不樂為順從也但以願君之德美猶可復全是以不得已而為此耳也三五之至德望君彭咸之死諫自期視彼像儀而必欲求到其極則遠聞而難虧矣

右二段追思昔陳詞造怒之故望君三五自儀彭咸愴惓無已之心也

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獲

右三段總結上文見思之無益也朱元晦云明白親切不煩解說雖前聖格言不過如此不可但以詞賦讀之也

少歌曰與美人之抽思兮并日夜而無正嬌吾以其美好兮敖朕辭而不聽

少歌樂章音節之名荷子倦詩亦有小歌即此類也抽拔思意并日夜言日暮如一也嬌矜無正無與平其是非敖倨視也

右四段出題

楚辭新注 卷四九章

十三

關中叢書

倡曰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好姱佳麗兮胖獨處此異域既惇獨而不羣兮又無良媒在其側道卓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

倡亦歌之音節所謂發歌句者也鳥自喻南鄧漢北漢水之北遷之於此非所生之地故曰異域北山漢北之山望之流涕悲久居於此也身在漢北心思南鄧既無良媒日遠日忘又不能自白故望北山臨水每思之而流涕太息也

右五段以鳥自喻身處漢北心懷鄧南也

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鄧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不得兮魂識路之營營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

心同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從容

秋夜方長憂不能寐故望孟夏之短夜冀其易曉晦明若歲夜未短也一夕九逝思之切也魂不識路以月星而自然欲去而未得者以魂雖識路而營營獨往無與俱也其如靈魂忠信而質直不知人心之異我故雖得歸亦無與左右而道達之者彼又安能知我之閒暇而不變所守乎

右六段一夕九逝南指月星思之如此而人心不同終無媒而不能歸也

漢北與上庸接壤漢水出嶓冢山在漢中府寧羌縣上庸即今石泉縣按史記止言三閭疏紕不復在位其作離騷有放流而無漢北字今讀此篇始知懷王初遷三閭於漢北也

楚辭新注 卷四九章

十四

關中叢書

亂曰長瀨湍流沅江潭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軫石歲崑蹇吾願兮超回志度行隱進兮低徊夷猶宿北姑兮煩冤督容實沛徂兮愁嘆苦神靈遙思兮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兮道思作頌聊以自救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

瀨水淺處湍急流爾雅釋水逆流而上曰沅沔順流而下曰沅游潭深又與潭同狂顧憂懼而驚視自江入湖下湖入江皆沅流而南行也軫方石其願如方石不可轉也超回前出也低徊欲行又止隱進不覺前行而不可行也北姑地名督容督亂之意見於容貌實沛徂誠欲沛然如水之流也靈靈魂道思者且行且思也救解聊以自遣耳思不可釋也言沅游江潭南行自娛者遠望當歸也超回隱進者欲止而不能止也宿北姑者不能再隱進也又無行媒者返無期也斯言誰告者思無已時也

右七段此篇之作聊以自救世無可語者也

右抽思

思欲陳詞覽民尤而止望三五儀彭咸蓋為國為民非為一己見疏此所以與美人之抽思也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母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眇兮杳杳孔靜幽默默鬱結紆軫兮離愍而長鞠急撫情效志兮冤屈而自抑

滔滔水大貌莽莽茂盛貌懷心永長汨汨羅徂南土沔沔相而向汨水也沈在五月初而曰孟夏者初行時也胸目數搖動之貌杳杳深冥之貌孔甚靜寂幽深無聲又黑也二句正言汨水之氣色陰森儼然鬼景紆屈軫痛離遭愍痛鞠窮撫循效猶憂抑按也言當孟夏草木陰森時南征汨羅傷心永哀再無還日今觀汨水陰楚辭新注卷四九章十五關中叢書

森自痛長窮撫情覈志既有過失則屈志自抑而不懼也孔靜幽默四字贊汨羅切絕妙絕非親觀者不知也余固未嘗至土著為余言如此

右一段記時記地明白沈之冤抑也

刊方以為園兮常德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已內厚質正兮大人所賦盛巧倕不斲兮孰察其揆正玄文處幽兮矇瞍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變白以為黑兮倒上以為下戶鳳凰在箴兮雞鶩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夫惟黨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藏

刊圓削器度法易變初始本根概也書大禹謨惠迪吉註言順道則吉也鄙厭薄章典章畫卦畫志記與誌同

積記其事也墨書墨典章如畫志記如墨甚分明也圖計賦明垂堯時巧工斲斲不斲其巧未用也察知揆度玄墨幽暗也者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墨文更處暗地有目者猶不能明見矇矇離婁黃帝時人更目能見百步之外秋毫之末矇矇小視而言小視而見秋毫之微也替即矇矇落糅雜也方圓之常度未廢變易根抵之道君子厭薄况章志分明我之圖豈能更其巧未用孰察其揆正乎若玄幽之難見視微之精妙又何怪矇矇之不知乎至黑白上下鳳雞聖凡玉石貴賤皆最易知者且不能知余之所藏豈黨人鄙固者所知乎

右二段言己之守道不變忠正在內人不能知玄文微睇在外者亦不能知黑白以下最易知者且不能知則余之深藏宜黨人之不知也黨人二句收上起下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邑犬楚辭新注卷四九章十六關中叢書

羣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兮固庸態也文質疏內兮衆不知余之異彩材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重華不可遇兮孰知余之從容

車大盛多陷沒滯沈濟度也車任載重多陷滯泥濘而不得濟瑾瑜美玉在衣為懷在手為握不知所示無可示者也怪怒也異也俊傑皆才過人者非疑皆毀謗庸庸賤之人態度疏通文質得中疏通於內也異彩殊異之文彩材木中用者朴未斲之質委積多有也重累襲亦重謹慎厚不薄又重也豐富遠達從容舉動自得也言車重則陷滯玉美則無可示羣犬則吠所怪人之俊傑則為所毀世俗如此故疏內之異彩多有之

右三段細發莫余知之故言世俗如此之惡自諒所藏實非黨人所知重言而深痛之也

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何故湯禹久遠兮邈而不可慕懲
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強離慙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

懲創違過忿恨怒抑按憂像法也自古至今聖君賢
臣生不並時不知何故是以湯禹既遠慕亦無益惟有
懲改任日之過忿自抑其心強於為善
不以憂患改節欲其志之為後世法也

右四段湯禹久遠前不見古人也願志有像後不見來

者也痛古傷今皆屬無益惟一死而已言外有我不見
古人而慕古人後人不見我而慕我猶我之慕古人也

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

次止舍限界大故死也言北次汨水日色已暮舒往日
之憂娛往日之哀者今夕不可少待之大故也陰森之
氣直湧紙上
慘不可讀

楚辭新注 卷四九章 十七 關中叢書

右五段汨羅自沈之時景總收上文也

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修路幽蔽道遠忽兮懷質抱
情獨無正兮伯樂既沒驥焉程兮民生稟命各有所錯

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濁莫

吾知人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
將以為類 賴兮

浩浩廣大汨汨羅汨水乃沅湘之分流也無正與并日
夜無正之正意同伯樂善相馬者程謂較量才力錯置
類法也言浩浩沅湘分為汨水道路幽遠今忽至此獨
抱情懷誰正是非世既無如伯樂能相馬之人徒生何
益但民生稟命於天窮通錯置各有運數是以君
子之處患難定心廣志則余復何所畏懼乎哀傷永歎
於死而願勿愛此十尺之軀明告君子吾將以此言為

也法

右六段獨立汨上自述之死靡他之素志以告後人也

右懷沙

言懷抱沙石以自沈也此三閭之絕筆應在九章之

末文義最明不待高明而後知也

思美人兮擘涕而佇眙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怡蹇

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而莫

達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

迅高而難當

擘猶收也許久立眙直視詒遺也陷滯不發以陷滯為
喻申重今日已暮明日復日菀積也言擘涕直視媒絕
楚辭新注 卷四九章 十八 關中叢書

路阻言不可貽煩冤陷滯中情莫達思美人之懷如此

難可當值承媒
絕路阻而言也

右一段直敘思君之切如此

高辛之靈晟兮遭玄鳥而致詒去欲變節以從俗兮媿

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愍兮羌馮心猶未化移寧隱閔

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為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

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為

我操之遷遼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時指蟠冢之西隈

兮與纁黃以為期

玄鳥致詒事見天問馮憤遠歷年離愍遷之漢北也隱
閔壽考優游卒歲車覆馬顛喻見疏遠遷也異路人所

不由己獨由者造父善御周穆王時人操之執轡也
猶進遠次猶逡巡假借須待也幡家山名漢水所出
淺絳色日將入時纒日黃為期猶言至死方休也高辛
有玄鳥意外之奇遇我則無此承上歸鳥難當來言我
雖無此奇遇終不能變易其初心知直道之不可行而
不肯改其度雖至於車傾馬仆猶獨懷其所由之道
而待時指幡冢之西隈以日夕為期終不因車覆馬顛
而改轍也

右二段思君而不能變節從俗雖顛覆而不能改轍也
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
以娛憂擊大薄之芳苴兮攀長洲之宿莽 惜吾不及古
之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解篇薄與雜菜兮備以為交佩
佩繽紛以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吾且偃仰以娛憂兮觀
楚辭新注 卷四九章 十九 關中叢書

南人之變態竊快在其中兮揚厥憑而不竣芳與澤其
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紛郁郁其遠烝兮滿內而外揚情
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

不及謂生不及其同時芳苴宿莽皆芳草也既不及與
古人同時擊芳草誰與玩此篇篇著似小梨赤莖節
好生道旁薄叢交佩左右佩也篇著雜菜皆非芳草
紛綽轉佩美貌解猶知左言彼但知篇著雜菜非以爲
佩之美不知適佩之而遠已萎絕離異矣於是且復優
游忘憂以觀南人變態之惡狀如蘭之委美椒之專佞
是也矣待也竊自樂其所得於中者以舒憤懣不暇更
待芳澤雜糅則其芬芳自從中出初不借美於外物遂
郁郁遠聞皆由誠實可保故所居雖蔽而其名則章也
承上假日須時而言開春娛憂忽思古人之快也然所謂
快者正痛極之反詞忽而痛哭古人忽而痛恨今人忽
而中心自快正是
寫思字奇妙處

右二段言己思君之心終始不變身雖遷謫名聞益章也

余薛荔以為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以為媒兮憚褻
裳而濡足登高吾不說兮入下吾不能固朕形之不服兮
然容與而狐疑疑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
將罷兮願及白日之未暮也獨莞莞而南行兮思彭咸之
故也

非媒不應我之求恥因介紹以為先容而託以有憚也
書計謀服習也登高緣木入下濡足此固我身素所不
習然此不習者是耶非耶狐疑之甚思欲廣遂向者三
五之謀畫耶前度未改必不行也思欲安命而罷耶心
未能化也四句正寫狐疑下三句志決矣白日未暮
時尚可為故決以死諫也願字直貫三句以思結
楚辭新注 卷四九章 二十 關中叢書

右三段既不能求媒又不能不思兩端狐疑終決之以
死諫也

右思美人

美人者懷王也指幡冢之西隈觀南人之變態幡冢
在郢北郢在漢南此亦遷漢北時作也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
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嫉 熙 秘密事之
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

時謂時之政治言往日嘗見信於君而受命以昭明時
之政治也先功謂先君之功德法度治國之典章明則
國興背則國亡嫌疑謂事有同異而可疑者屬付嫉
也貞臣正固之臣自謂也日嫉所謂逸於得人也雖國

所秘之密事皆載於其心是以或有過失猶寬而不治其罪也
右一段述往日懷王知遇之厚

心純龐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
徵其然否卑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
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溷濁兮賊氣志而過之
龐厚泄漏謂不敢漏其密事讒人謂上官大夫靳尚之
徒清激猶審察史記云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屬草業
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原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
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為
也王怒而疏屈平即此事也虛空言或誤疑而誤之也
至於欺則公肆誣罔而無所憚矣忠與讒弗參互而考
其實溷濁清澄之反賊氣與橋吾美好意
同過之猶所謂督過之也遠遷弗思以此

右二段惜往日懷王之信讒不察蔽晦而遠遷己也

楚辭新注 卷四九章 二十一 關中叢書

何貞臣之得臯令被讒謗而見尤慙光景之誠信兮身幽
隱而備之由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沒身而
絕名兮惜靡君之不昭周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為數
幽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獨鄣靡而蔽隱兮使
貞臣而無由

諫衆怨誘人道其惡誠信質性純厚光景光華外著備
先具以待用善有備無患猶言已辦一死也無度弗察
上無檢押以知下記曰無節於內者其察物弗省矣數
幽藪澤之幽暗恬安也言無罪見尤自慙誠信外著至
今日身處幽隱已自有備我忍死沈流沒身絕名不足
深惜但惜此諫人靡君之罪遂不昭著耳此所以忍死
而有言也人君不察芳草宜殖於階庭而反使在藪澤
幽暗之處何以自明惟有安於死亡不肯苟生而已獨
是應蔽之奸人在側
即有貞臣無由使矣

右三段言己今日放流不足惜惜頃襄之弗察不能再
用貞臣難立國也

聞百里之為虜兮伊尹烹於庖廚稠呂望屠於朝歌兮甯
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由吳信
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
追求封介山而為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思久故之親身
今因縞素而哭之由

晉獻公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百里奚為秦繆公
夫人媵百里奚亡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其賢以五
段羊皮贖之釋其囚與語國事大說授以國政號曰五
段大夫伊呂甯戚見騷經天問味嘗之食物咀嚼而審
其美惡也子胥事見涉汪介子名推文君晉文公當為
公子時遭驪姬之譖而出奔介子推從行道乏食子推
楚辭新注 卷四九章 二十二 關中叢書

割股肉以食文公及得國賞從行者不及子推子推入
綿上山中食公寤而求之子推不出文公因燒其山子
推抱樹自燒而死文公遂封綿上山號曰介山禁民
樵採使奉子推祭祀已報其德又變服而哭之優游言
其德之大也親身切於己身
謂割股也縞素白緘也

右四段引古之能用貞臣不能用貞臣者與報貞臣者
以惜君之弗察也言外有他日思我已晚之意

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訕謾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實兮聽讒
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列之何芳草之早
歿兮微霜降而下戒諒聰不明而蔽靡兮使讒諛而日得
愛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妬佳冶之芬芳兮
萋母姣而自好拜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妬入以自代願

陳情以白行兮得罪過之不意情情冤見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錯置債

得得志微霜降而芳草歿倒句前世謂在日懷王時若杜若冷妖冶女態萎母黃帝妻貌甚醜姣妖媚西施越之美女句踐得之以獻吳王白明自明其行之無罪不意出於意外情冤情實與冤枉猶言曲直也列星錯置言其光輝而明白也

右五段惜往日之忠佞不分最易察而不能察為時已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乘驚馬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濟乘汜汜以下流兮無舟楫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兮辟與此其無異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祭不畢辭以赴淵兮惜靡君之不

楚辭新注 卷四九章 二十三 關中叢書

識志 轡馬韁銜馬勒載乘也汜汜編竹木以度水者既無馱而乘驚馬又無轡銜與御者而自乘載必墜於陸既無舟航而乘汜汜又無維楫與舟人而自為備禦必沈於水背法度而以私意自為治者與此無以異也不死則恐其淪喪而辱為臣僕故曰禍殃有再識記也說若不盡其辭而憫然以死則上官靳尚之徒應君之罪誰當記之也

右六段背法度則國亡身虜不死何待猶冀君之感悟於萬一也應轉首節明法度以題中惜字結通篇

右惜往日

此將沈汨羅時所作也合懷襄兩朝敘遷放無辜諛諛得志貞臣枉死歷引古事言易察而不能察結歸

廢法度應到首段知國之必亡故忍死以記諛諛之害也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

后皇后土嘉美服荒服言后皇有美樹橘來生此荒服也漢書江陵千樹橘楚地正產橘受后皇之命不遷記所謂橘踰淮而北為枳也受命獨生南國故其根深固不遷者以其壹志釋不遷之故也橘葉青華白紛然盛而可喜

右一段頌橘之性情也

曾枝剌棘圓果搏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任道兮紛緼宜修姱而不醜告兮

曾重疊剌利圓果橘之實搏與團同青未熟時黃已熟時先後雜糅文章爛然精色外色精明內白內懷潔白外精內白似有道也紛緼盛貌修理姱美盛而宜修故有美而無惡也

右二段頌橘之形狀也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閉心自慎終不過失試

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願歲并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年歲雖少可師長去兮行比伯夷置以為像

兮

爾指橘而言幼志言自幼而已具不遷之志不待結實之後而始然豈不可喜好乎謂人好餐其美實也人好橘之實人有求於橘橘何求於人唐詩云花木有本心何勞美人折即此意蘇按本草註舒暢橫縱橫言獨立

楚辭新注 卷四九章 二十四 關中叢書

無求舉世之人食其實而舒暢也圓者易流此圓果雖
縱橫枝上而終不隨流也橋心閉皮中故無過失橋熟
則黃乘中央之德故可參天地歲寒諸樹并謝惟橋不
凋故願於歲寒并謝之時而長與為友淑善離如離立
言孤特也按字書草木刺人為梗橋有刺而不妄刺人
故云有理年歲雖少雖無松柏之壽而歲寒不凋可為
師長非但可友而已高潔之行可比伯夷宜立以為像而效法之四句總結

右橋頌

通篇皆自喻也句句頌橋句句非誦橋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有
隱而先倡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萬變其情
豈可蓋兮孰虛偽之可長

楚辭新注 卷四九章 二十五 關中叢書

回風旋轉之風亦上篇悲秋風動容之意言秋令已行
微物凋隕風雖無形而實先為之倡也回風能搖蕙不
能搖彭咸之思物有時變故可搖彭咸之思
不變故不可搖良以情不可蓋而非虛偽也

右一段言回風不能搖彭咸之思有可法之實也

鳥獸鳴以號羣兮草苴比而不芳魚葺鱗以自別兮蛟龍
隱其文章故茶薺不同畝兮蘭茝幽而獨芳惟佳人之永
都兮更統世以自矧眇藐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徇

羊介眇志所感兮竊賦詩之所明

苴若草茸整治茶若菜薺甘菜也言秋冬尚寒鳥獸鳴
號以求羣類則草枯不芳魚整治其鱗以自別異則蛟
龍亦隱其文章茶薺甘菜不能同生蘭茝惟處幽僻而
自芳矣回風之能變物隕性如此而中有不變者存焉
佳入自謂都美更歷統世謂先世之垂統傳世自矧謂
己得續其官職相羊浮遊之貌微志與浮雲齊高也佳

人之志不變故感
而賦詩以明之也

右二段賦詩自明之由也

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處曾歎歎之嗟嗟兮獨隱
伏而思慮涕泣交而凄凄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曼
曼兮掩此哀而不去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傷
太息之愍憐兮氣於邑而不可止亂思心以為纒兮編愁
苦以為膺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存髮鬢而不
見兮心踊躍其若湯撫珮衽以案志兮超惘惘而遂行

獨懷芳椒不眠至曙永夜哀思也寤而於邑不止盡日
哀思也亂髮纒已見髮經編結膺胸謂絡胸者也光謂
日光仍因就之意折若木以蔽之欲自晦而隨回風也
髮鬢謂形似蓋指國事而言社裳際目雖不見心不能
楚辭新注 卷四九章 二十六 關中叢書

忘故自抑其志惘
惘隨風而去也

右三段明思無晝夜乃隨風而去也

歲留留其若頽兮時亦冉冉而將至殯衡槁而節離兮芳
已歇而不比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寧溘
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 巢 孤子嗟而枚淚兮放子
出而不還孰能思而不隱兮昭彭咸之所聞 完聊愁本通
讀亦可

時謂衰老之期節離草枯則節處斷落也比合聊賴幼
而無父曰孤放棄逐隱痛昭昭明也言草枯芳歇歲月
易邁老將至矣與其生而愁苦不如死而不思孤子
放子莫不皆然平日所聞彭咸之事昭然可見矣
右四段明所聞彭咸之事不能更待也惘惘而行之下

即當接登巒一段却插此段者不惟嫌其文情太直又

見彭咸之思定之有素不待徧歷諸處而後定也

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入景響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可得愁鬱鬱之無快兮君戚戚而不可解心鞿羈而不開兮氣繚轉而自締改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芒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為邈漫漫之不可量兮縹綿綿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凌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

山小而銳曰巒眇眇遠默默黑也景響無應省想聞見所不能接寂翼之極也縹綿綿自締謂縹緲疾而自相結也儀匹或曰儀猶像也言己之愁思浩然廣大幽深不可為像聲有響而相感意其可以寤於君心物有純楚辭新注卷四九章二十七關中叢書

而不可為則其心已一於彼而不可變矣不可為如言疾不可為之意逸清縹綿綿細紆縹緲疾飛冥冥遠去流猶隨也漫漫綿綿無可託身悄悄冥冥有愁無娛乃隨風波而託彭咸之所居也

右五段明至寂之境不免愁思何如凌波隨風而從彭咸之所居乎

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顛據青冥而據虹兮遂儵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霧霧依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云馮崑崙以激霧兮隱汶山以清江工憚涌湍之磕怪磕兮聽波聲之洶洶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委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汜滿滿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

期偶

峭峻標杪顛頂據舒捫撫湛厚漱蕩口也雲霧分散貌風穴風從地出之孔傾寤傾側而覺悟也嬋媛已見前悲感流連之意馮據如馮軾之馮激霧去其昏亂之氣隱依如隱几之隱清江去其濁穢之流也蛟與蜃同在蜀郡江水所出磕磕水石聲洶洶風水聲容容紛亂之意貌軋傾壓之貌漂翻翻三句亦皆言其反覆不定之意張施弓弦也弛弓解也波浪洶洶芒無經紀上下左右惟伴潮汐之信期而已與已託彭咸之居同也

右六段致身無地惟與潮汐相伴而已

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心調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無適的楚辭新注卷四九章二十八關中叢書

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愁愁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海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結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

炎氣火氣相仍者相因而不已也煙液者火氣鬱而為煙煙所著又凝而為液潮海水以月加于午之時一日而再至者也朝日朝夕觀窺悲聽承上伴信期而言內有無限愁思懷王二十五年入秦與昭王盟於黃棘後為秦策客死於秦今頃襄又迎婦於秦是欲復施黃棘之枉策也調度見懸經著立適主也聽愁憂懼貌子胥事見前篇適便安也莊子曰申徒狄諫紂不聽貌石自沈於河任負也文選江賦注云任石即懷沙也言正觀聽時忽思吾楚不能自強惟借此迅速之光景往來於秦蹈黃棘枉策之前轍歲月如流時不再來以此此之日月而皆虛度也我之所以不去者不為介子之復國則為伯夷之首陽其如往者懷王如此來者頃襄

又如此復何所冀乎惟有從古之忠臣重石自沈以遂彭咸之思而已

右七段明兩世枉策不得不以彭咸爲法也
右悲回風

題是悲回風心是思楚國故以思起以思結中段又用數思字又三用彭咸字其意可知雖有隨風流風息風穴諸句不過借以發論而已其用大波潮汐等句乃正意也

九章非一時作也惜誦作於懷王既疏又進言得罪之後思美人抽思作於懷王置漢北時篇中狂顧南行是以造都爲南行觀南人之變態是以朝臣爲南人有鳥

楚辭新注

卷四九章

二十九

關中叢書

自南來集漢北是己身在漢北也然則懷王見疏止遷漢北未嘗放逐此其證也餘六篇方是頃襄放江南作也初放時道途經歷作涉江既至後覩物興懷作橘頌秋風搖落感時明志作悲回風忠佞不分傷今追昔作惜往日若哀郢則知楚之必亡懷沙則絕命辭也九篇中或地或時或敘事文最顯著次第分明舊本錯亂予不敢輒改古書姑記之就正高明

楚辭新注卷五

汝州 宗姪 啓賢編

蒲城 屈復 梅翁新集註曾孫來泰錄

潼關 受業 楊鸞校

遠遊

遠遊寓言也自沈汨羅即是遠遊遠遊之樂即是自沈之樂篇中時俗迫厄鬱結誰語愁悽增悲高陽既遠免衆患軒轅不可攀嘉炎德寂寞無人皆是自沈之恨觀其全部若身死之後惟恐有知恨無已者何長生之足樂乎茲兩寫水遊又極寫水遊之樂明是

楚辭新注 卷五遠遊

關中叢書

寫自沈之樂如以余言爲不然仙道已成不以咸池承雲二女九韶極寫仙宮之樂何也

悲時俗之迫厄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遭沈濁而汙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

迫窘逼厄限本作厄墨輕舉輕身高舉質資性焉何託憑依乘駕車沈濁昏暗汙濁不潔鬱結思慮煩冤也耿耿猶微微不寐貌營營猶曰熒熒亦耿耿之意勤勞苦也言甚悲時俗迫厄欲遠遊而無因將何所憑駕而上浮乎遭逢濁穢無可告語不忍長愁無思慮營營乃可長生魂營營至曙願遠遊而不能也天地無盡人生勞苦只須臾耳任者不及來者不聞鬱結誰語惟有長生可以脫此迫厄此遠遊是之所以作也言外見世之惠

迪而未盡吉從逆而未盡凶者吾須臾而死抱恨無涯如得長生庶目親來者之究竟何如亦無恨也嗚呼遠矣

右一段所以遠遊之故也

步徙倚而遙思兮招悄悄而永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神儵忽而不返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爲而自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貴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奇傳說之託辰星兮羨韓衆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兮離人羣而遁逸

遙思思遠遊無因永懷懷登仙之道招恨悄悄驚貌荒忽無依據流蕩無定悽痛也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爲楚辭新注 卷五遠遊 關中叢書

兩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山上常至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張良欲從赤松子遊即此清塵猶言清風則法延長也傳說武丁之相辰星東方蒼龍之體心尾箕之星所謂天辰也莊子曰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音義云今尾上有傳說星是也羨念慕也列仙傳齊人韓終爲王採藥王不肯服終自服之遂得仙穆穆美也形浸遠即上文與化去之義言遙思增悲不得遠遊之門不返獨留神去形衰何益之有惟當內省以端所操求天地之正氣此長生之門也虛靜則不思恬愉則不悲無爲則神不儵忽形不枯槁此即赤松之清塵故聞風願承遺則休德而登仙其可貴可美者往世真人身與化去而聲名日延非虛聞也傳說之辰星韓衆之得一可羨可奇者形漸遠而離人羣遂能遁逸迫厄也省端操求正氣究是聖賢學問以此學仙有何難哉仙人有聲名可見忠臣孝子義士烈女即是矣

右二段求正氣而得其門古歷有其人遠遊非虛聞也

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鬚鬢以遙見兮精皎皎以往來去聲超氣埃而淑郵兮終不反其故都免衆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恐天時之代序兮耀靈暈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謫聊仿佯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誰可與玩斯遺芳兮長鄉風而舒情高陽邈以遠兮余將焉所程

鬚鬢猶依稀昏濁之氣淑善郵過與尤同猶言其淑善而絕尤謂衆患時俗迫阨一切事也耀靈日暈閃光貌言行之速淪沈零落也言求正氣者氣能變化則形能高舉忽若鬼神明明往來天地間而依稀見之不可端倪超然淑善而絕尤永久不返故都時俗迫阨不能加害我之所如世莫能知其樂如此但天時迅速恐不能身將老所學無成然高陽以遠致君三五之志無可法程若不學仙更無可者

右三段正氣變化仙成免患雖慮無成而高陽已遠非學仙不可也

重曰春秋終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呼食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胡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羸穢除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曰道可受兮而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元毋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全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漫

軒轅黃帝名王喬周靈王太子晉列仙傳曰好吹笙作鳳鳴遇浮丘公接之仙去六氣者陵陽子明經言春食

楚辭新注 卷五遠遊

三 關中叢書

朝霞日始欲出赤黃氣也秋食淪陰日沒以後赤黃氣也冬飲沆瀣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南方日中氣也並天地玄黃之氣是爲六氣羸穢物不精修煉已久神明日清羸穢日除自己可受教之地也南風曰凱風南巢舊說以爲南方鳳鳥之巢非湯放桀之居巢也宿與齋通審究問曰方鳳鳥之言受心受傳言傳小無內大無現言無所不在也滑亂而汝一專孔甚也言春秋無不可淹故居既不可留軒轅既不可攀援惟有從王喬娛戲而已遠遊之志已決於是順風南遊南巢一息乃見王子審問道要王子曰道可心授不可言傳無內無外其妙如此人能無滑亂其魂彼將日臻自然壹氣之甚神者中夜自存虛以待之一念勿舉無爲之先自然蓋廣成子之告黃帝不過如此實神仙之要訣也王子止此

右四段先修受教之地後得受道之門也

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抗仍羽人於丹邱兮留不楚辭新注 卷五遠遊

四 關中叢書

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目兮九陽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央玉色頰以晚顏兮精醇粹而始壯質銷鑠以洵約兮神要眇以淫放

至貴謂至妙之言其貴無敵也仍因就羽人飛仙丹邱晝夜常明之處不死之鄉仙靈之所在湯谷見天問九陽言耳日入爲飛泉琬琰玉名頰美貌也洵約柔弱貌澤醇厚粹不雜質銷鑠所謂形解變化也約約柔弱貌莊子曰藐姑射山有神人焉洵約若處子要眇深遠貌淫縱也言聞王子至貴之言忽遠遊而行因飛仙留仙靈之宅湯谷九陽朝濯夕晞飛泉琬琰吸液懷英容色潤澤精神專一形解變化遂微妙而無所不之也

右五段聞王子之至道朝夕修鍊形神俱妙將無所不之也

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寂

冀其無人仍載營魄而登霞兮淹浮雲而上征

載猶加營猶榮榮榮魄者陰靈之聚若有光景霞與遐通謂遠也魂常附魄如日光之載月質魄常檢魂如月

質之受日光則神不馳而魄不死遂能登仙遠去有托乘而上征也

上四句記時物也下二句以此時昇仙而去也

命天闈其開關兮排闥闔而望予平召豐隆使先導兮問

大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發軔

於太儀兮夕始臨乎於微闈

排推望予須我之來與騷經倚闥闔而望予者意不同豐隆雲師大微宮垣十星在翼軫北重陽者積陽為天

居太儀天帝之庭也於微闈周禮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楚辭新注卷五遠遊

曰醫無閭遊太儀天帝之居從此而臨北方

屯余車之萬乘兮紛溶與而並馳駕入龍之婉婉兮載雲

旗之透蛇怡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耀服偃蹇以

低昂兮驂連蜷以驕驚騎膠葛以雜亂兮斑漫衍而方行

撰余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句芒

溶水盛服衡下來鞍兩馬驂衡外挽軻兩馬連蜷句蹄驕驚馬行縱恣膠葛雜亂貌一曰猶交加也斑駁文漫

芒注云此木帝之君木官之佐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此從北方

而過東方也

歷太皓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啓路陽杲杲其未光兮凌天

地以徑度風伯為余先驅兮氛埃辟而清涼鳳凰翼其承

旗兮遇蓐收乎西皇

太皓即太皞始結網罟以收以漁制立庖廚天下號之為庖犧氏飛廉已見騷經徑直也西方庚辛其帝少皞

其神蓐收西皇即少昊左傳曰金正曰蓐收此從東方右轉而過西方也

望彗星以為於兮舉斗柄以為麾叛陸離其上下兮遊驚

霧之流波岐時曖曖其曠莽兮召玄武而奔屬後文昌使

掌行兮選署衆神以並轂路曼曼其修遠兮徐弭節而高

厲左雨師使徑待兮右雷公而為衛

彗星形如彗掃帚即連字斗柄北斗之柄所為杓也歷

七宿謂龍蛇也位在北方故曰玄武身有鱗甲故曰玄武

楚辭新注卷五遠遊

六關中叢書

右六段自南州上征而至天宮至東至西乃遊流波而

稍息也

欲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以担橋內欣欣而自美兮聊愉

娛以淫樂涉涉青雲以汎濫游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

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

涕汜容與而遐舉兮聊沖志而自弭指炎帝而直馳兮吾

將往乎南疑

度世謂度越塵世而仙去恣睢放肆担橋軒舉淫樂樂

之深也莊子曰執居無事淫樂而勸是也邊旁謂兩驂

直馳直過而不留任者去南疑而遊方外之流波也南

方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南疑九疑言求仙之意本

楚國思念故舊太息流涕乃抑志遠舉直過炎帝而去

不遊南疑而遊
方外之流波也

覽方外之荒忽兮沛涸濇而自浮肥祝融戒而還衡兮騰

告鸞鳥迎虛妃張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期使湘

靈鼓瑟兮令海若舞憑夷玄螭蟲象並出進兮形螺虬而

委蛇怡雌蜺便娟巨增撓兮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

無終極兮焉乃逝以徘徊舒并節以馳騫兮連絕垠乎寒

門軼迅風於清源兮從顓頊乎增冰賓

沛流貌涸濇水盛貌方道易恆卦君子以立不易方註
方猶道也流波之遊在王子所受之道外即意中之汨

羅也戒諭告還衡回車也周禮有大咸亮樂又樂記云
咸池備矣註黃帝所作樂名堯增修而用之咸皆池苑

言德無不施也呂氏春秋云承雲顓頊樂無終極無已
時也二女娥皇女英御侍也九韶已見發經湘靈湘水

楚辭新注

卷五遠遊

七

關中叢書

日畢志汨羅至今與日月爭光其與往古所傳之白日

飛升者果何如哉

楚辭屢用東西南北文皆不同此篇寫從帝居臨北方

卻不遊而去至東至西而遊流波又過南方而去極寫

水遊之樂末寫北遊四句而已作法之變化如此

楚辭新注卷五終

楚辭新注卷六

汝州 宗姪 啓賢編

蒲城 屈復 梅翁新集註曾孫來泰錄

韓城 受業 薛樹校

九辯 此篇應在末卷仍錄於此存古也

太史公曰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詞而以賦

見稱皆祖屈子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今讀玉所

作九辯閱其師忠而見放然三閭煥若神明矣此亦

清則寒潭千尺峻則天外三峯九辯之後豈復有九

辯哉

楚辭新注 卷六九辯

關中叢書

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慄慄兮若在

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

悲哉一讀秋之爲氣至變衰一讀言秋者一歲之陰氣

草木零落百物凋悴忠臣志士遭讒放逐者感事興懷

尤切悲數也蕭瑟寒涼之意慄慄猶悽愴也若在遠行

羈旅之中而登高望遠臨流歎逝以送將歸之人因離

別之懷動家鄉之念可悲之甚也若在者非真在

也言秋之悽愴如此之可悲也二字直貫下句

一段秋氣可悲如此

沈寥兮天高而氣清澄當作宋慶兮收潦而水清慄慄增歎

兮薄寒之中人愴愴兮去故而就新坎廩兮貧士失

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零

澄字書水靜而清謝靈運詩秋水共澄鮮斷未有連句重韻理

沈寥曠蕩空虛也或曰蕭條無雲貌清無垢穢寂無人

聲寥空虛收潦水清川入夏濁至秋而清慄慄悲無人

秋泣歎貌薄寒秋氣微寒中傷也如中酒之中愴愴

悵皆失意貌去故就新別離也坎廩不平廓落空寂悵

悵也別離失職羈旅獨處而惆悵自憐其悲何如

二段言秋氣悲人如此天高二句秋也中人以下悲也

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漠而無聲雁靡靡而南遊兮鴟鷂

啁啾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臺臺而

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

翩翩飛貌靡靡雁鳴雁陰起則南陽起則北遊寒煖也

鴟鷂似鷂黃白色啁啾聲繁細貌申致猶至且也臺臺

進貌過中謂漸衰暮蹇語詞燕既辭歸蟬亦無聲鳴雁

蟋蟀而生哀者當

哀暮而無成也

楚辭新注 卷六九辯

關中叢書

三段物情之悲秋如此而我之悲秋更深也

右一 首句以悲秋起下分應之一段合寫二段分寫三段

又合寫然通章皆題前虛寫也

悲憂窮戚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釋釋去鄉離家兮

徠遠客超逍遙兮今焉薄

廓空有美一人謂三閭釋

解來遠客放江南薄止也

一段悲其師之見放也

專思君兮不可化訛君不知兮可奈何蓄怨兮積思心煩

愴兮忘食事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車既駕

兮竭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

此君字指楚王而言食事食與事也竭去也思君之專至不可化蓄積而至忘食事願一見申意而君心乖離故車駕復歸者因隔絕而傷悲也

二段美人思君而不得見也

倚結幹兮長太息涕潸潸兮下霑軾忼慨絕兮不得中暫

亂兮迷惑私自憐兮何極心忼忼兮諒直

軾車軾下縱橫木軾所憑以為敬者忼忼心急貌太息涕下慷慨之極終不得見中懷迷亂其忼忼者諒直之心私自憐惜無有窮時也亦是倒句

三段美人悲痛無已也宋玉追述其師思君之心也

右二

楚辭新注 卷六九辯

三 關中叢書

此章首節即出三閭緊接上章言放逐之後不得再

見心存諒直無已時也單寫悲字

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廩秋白露既下百草兮奄離

披此梧楸去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離芳謁之方

壯兮余萎約而悲愁

廩秋秋氣廩然而寒也奄忽也遽也離披分散貌梧桐楸梓皆早凋襲入謁繁茂余宋玉為三閭之自余也凡言余及我者皆放此萎草木枯約窮梧楸喻三閭之放去白日二句喻將死也四時平分而秋獨堪悲者百草萎露梧楸離披物之悲也去白日而秋獨堪悲者百草入長夜離芳謁而即萎約人之悲也

一段遭時堪悲也

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收恢台之孟夏兮

然欲僚而沈滅葉菸邑而無色兮枝煩拏而交橫顏淫溢

而將罷兮柯彷彿而萎黃前櫛櫛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瘵

傷惟其粉糝而將落兮恨其失時而無當平聲擊駢轡而

下節兮聊逍遙以相伴歲忽忽而適盡兮恐余壽之弗將

戒白露喻遠遷嚴霜喻見放申重也恢台廣大貌欲陷際止也言收斂長養之氣使陷止而沈滅也菸邑傷壞

煩拏樹亂淫溢積漸能毀也乏也萎枯死前木枝疎也櫛櫛樹道迫盡將長也承上梧楸而言白露嚴霜秋殺冬藏枝葉顏色萎黃銷鑠惟其紛糝如此是將死矣使死而有盆失時有當矣今死而無盆失時而無當矣喻己之死而無益於國也故逍遙相伴可以不死忽念歲忽適盡恐余生亦有限也

二段木猶如此人何以堪也

楚辭新注 卷六九辯

四 關中叢書

悼余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狂攘澹容與而獨倚兮蟋蟀

鳴此西堂心怵惕而震盪兮何所憂之多方仰明月而太

息兮步列星而極明

狂攘狂遠貌澹容與徐步倚立盪搖動貌方猶端仰望也余生不辰所憂多方一死不足以盡之生不逢時獨倚西堂聽蟋蟀之鳴而憂心多方是以仰月步星永夜不寐也

三段自悼生不逢時憂心不寐秋夜獨倚也

右三

首段以四時起秋次段以木之搖落感己之歲月暗

含秋字三段以秋夜徙倚明點秋字結通章合寫悲

秋也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何曾華之無實兮
從風雨而飛颺以為君獨服此蕙兮羌無以異於衆芳
曾重敷布旖旎盛貌都大房北堂詩所謂背蓋古人植
花草之處也初不料蕙之無實飄颺而竟至於此者本
以君獨服此蕙而竟不然也

一段歎君恩之不終也

閔奇思之不通兮將去君而高翔心憫憐之慘悽兮願一
見而有明重無怨而生離兮中結軫而增傷

奇思謂忠信通感通借忠信不能感君也有明有以自
明重深念生離遷放願一見自明再放逐而無怨也倒
句三閨多此法一曰無怨無罪也言無罪而再放逐也亦通

二段自歎其不能感通君心也

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信信而迎吠兮

五 關中叢書

關梁閉而不通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乾塊
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永歎

書云鬱陶乎予心天子有九門謂關門遠郊門近郊門
城門卑門庫門雉門應門路門也信犬爭吠聲衆人皆
蒙君澤而我獨不霑故仰望而長歎淫溢喻恩言非
不思君而九重深遠猛犬吠而關梁閉不得至也然秋
霖淫溢何時得乾天恩之濫如此而我獨不蒙其澤故仰浮雲而長歎也

三段君臣隔絕也

右四

蕙華飄揚比中暗含秋字中間單寫悲字末段方明
點秋字結

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措却騏驥而不乘兮策
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
非其人兮故踟躕而遠去鳧雁皆喙夫梁藻兮鳳愈飄翔
而高舉

一段有賢而不能用也

園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鍤而難入衆鳥皆有所登棲
兮鳳獨遑遑而無所集願銜枚而無言兮嘗彼君之渥洽
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

楚辭新注 卷六九辯

六 關中叢書

銜枚所以止言者枚狀如箸橫銜之兩頭有繮結於項
後渥厚洽澤也太公事見前篇今日難入昔日渥洽安
知他日不匹合乎但恐已無太
公之壽不能待他日之匹合也

二段恐余壽弗將難冀其復用也

謂騏驥兮安歸一鳳凰兮安棲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
者兮舉肥騏驥伏匿而不見兮鳳凰高飛而不下戶鳥獸
猶知懷德兮何云賢士之不處

安歸安棲即上文遠去高舉之意相者謂相馬者古語
云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即舉肥之意古俗已衰故
騏驥安歸而鳳凰安棲相者舉肥故騏驥伏而鳳
飛夫鳥獸猶知懷德向陽言賢士之不處乎

三段言有德則異物可懷無德則同類莫致賢士豈不
及鳥獸乎

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食餒而妄食君棄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欲寂漠而絕端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獨悲愁其傷人兮馮鬱鬱其何極

服駕車絕端謂絕其端緒伏匿高飛驥不求服鳳不妄食言既放賢士而欲求忠臣安可得乎如是則當伏匿高飛矣而我之所以不絕端者不敢忘初之厚德也故至於悲愁而無極耳

四段終不敢忘初德而遠去也

右五 此章雖單寫悲字而中間太公九十却承三章余壽弗將來亦是暗承秋意也

霜露慘悽而交下兮心尚委其弗濟霰雪零糅其增加兮

楚辭新注 卷六九 荆 七 關中叢書

乃知遭命之將至願傲幸而有待兮泊莽莽與壘草同死

晉語二帝用師以相濟也許濟當讀為擠字書滅也泊止莽莽草盛將至謂將死與壘草同也霜露下而霰雪加喻衰亂之愈甚也尚幸不至滅絕而今乃知遭命之將至猶願幸而有待而恐卒不能免與草莽同盡也

一段言楚之衰亂已極己不能獨生也

願自直而徑往兮路壅絕而不通欲循道而平驅兮又未

知其所從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厭按而學誦平性愚陋以

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竊美申包胥之氣晟兮恐時世之

不固固當

厭按皆抑止之意言欲速則不達欲緩則無門故自抑而止也學誦九章有惜誦誦言也當謂學其言也褊急也狹也從容宛轉委曲之意申包胥楚大夫伍子胥得罪於楚將適吳見申包胥謂曰我必亡郢申包胥曰子

能亡之我能存之子胥奔吳為吳王闔閭臣與兵伐楚破郢昭王出奔於是申包胥乃之秦請救兵鶴立於秦庭呼天七日七夜不絕聲勺飲不入於口秦伯哀之為發兵救楚昭王復國言願不待价紹而遊君之所入故迷惑自抑止而但學其誦言著書明志也然性甚愚淺信未通達從容之道已難能為包胥之事但恐時世不同耳

二段言楚亡而已不能如古人之能存也

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榘而改鑿造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處濁世而顯榮兮非余心之所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寧窮處而守高告

時俗工巧反言見意也文最明

三段不能隨時俗而慕先聖之守高也

楚辭新注 卷六九 荆 八 關中叢書

食不媮而為飽兮衣不苟而為溫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

託志乎素餐孫蹇充偃而無端兮泊莽莽而無垠無衣裘

以御冬兮恐溘死而不得見乎陽春殮食餐三字同

媮即偷也詩人言不素餐兮見伐檀篇素空餐食謂無功德而空食其祿也充偃記作充詘注謂喜失節貌御止陽春喻治世反應悲秋也言衣食固欲其溫飽但不可非義而苟媮以得之耳故寧不素餐無衣裘而饑凍以死而不得再見陽春也

四段言困厄而死不能再見陽春知楚之必亡不能復興也

興也

右六

此章起句明點秋字中二段單寫悲字末段又以冬

春來寫秋字含而不露無法不備

靚秒秋之遙夜兮心繚悞而有哀春秋連連而日高兮然惆悵而自悲四時遞來而卒歲兮陰陽不可與儷偕

一段遙夜自哀四時易逝而已不易逝也

白日晚晚其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滅毀歲忽忽而適盡兮老冉冉而愈弛使心搖悅而日季兮然怛悵而無冀已中慳惻之悽愴兮長太息而增歎喜

晚晚景映入落銷鑠滅毀謂缺也弛放搖動冀望也日月道盡心之所以時搖時悅者竊有冀也今已無冀故悽愴而增歎也

楚辭新注 卷六九辯 九 關中叢書

二段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而心無可冀為可哀也

年洋洋以日往兮老嫫廓而無處事尾豐而覲進兮蹇淹留而躊躇暑

嫫廓空也無可共處之人也豐豐不倦意易繫辭成天下之豐豐觀幸希望也言老無可處之人而覲事之有進故躊躇不已也

三段總結上二段之日月易邁痛楚國更無一人也

右七 一段合寫悲秋二段先寫秋後寫悲三段合寫悲秋

何汜泛濫之浮雲兮森標 靡蔽此明月忠昭昭而願見兮

然露晞而莫達願皓日之顯行兮雲蒙蒙而蔽之竊不自料而願忠兮或黜點而汙媚之

森速疾貌露雲覆日晞陰風料量黜點垢汙沾辱也昭之忠露晞莫達猶浮雲之蔽月盡忠而被君之汙辱猶浮雲之蒙日也

一段上下俱為浮雲蒙蔽而忠臣所以不用也

堯舜之抗行兮瞭冥冥而薄天何險巖義之嫉妬兮被以不慈之偽名眠彼日月之照明兮尚黯黹而有瑕何況一國之事兮亦多端而膠加

瞭明險巖危險黯黹雲黑黯黹日月使有瑕也膠加反也言聖如堯舜尚被惡名何況於我天下且然何況一哉國

楚辭新注 卷六九辯 十 關中叢書

二段承上段而言上下之蒙蔽不足怪也

被披 荷裊刀之晏晏兮然潢洋而不可帶既驕美而伐武兮負左右之耿介憎愠倫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衆踈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農夫輟耕而容與兮恐田野而蕪穢事絲絲而多私兮竊悼後之危敗世雷同而炫曜兮何毀譽之昧昧

荷芙蕖裊裊自矜其美伐武自誇其武負待左右侍臣耿介亦剛勇之意愠怒倫也蹀蹀行貌農夫輟耕而容與言不恤國政而嬉遊也綿綿不絕多私徇己意任女謁聽讒言之類雷同雷聲相似有同無異也 忠直諫之良藥而好詔媚也於是讒諂日進忠臣愈踈不

恤國政警農夫之穡耕田野蕪穢而又縣縣多私吾竊悼後此危敗之無救而世方雷同是以毀譽不核而聰事膠加也

明廢蔽國

今修飾而窺鏡兮後尚可以竄藏願寄言夫流星兮羌儻忽而難當卒靡蔽此浮雲兮下暗漠而無光

修飾窺鏡謂修德行政而聽人言考任事以自鑑也尚可竄藏言尚可以潛伏而不至於滅亡也寄言欲附此言以諫其君而流星去速既不可解矣

四段欲諫而不可得也

右八

一段比賦相間各以四句二段八句中以比間二句

楚辭新注 卷六九辯

十一 關中叢書

三段比起二句賦六句比二句賦四句末段皆賦錯

綜變化之甚亦是單寫悲字

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諒無怨於天下兮心焉取此忱惕乘騏驥之瀏瀏兮馭安用夫強策諒城郭之

不足恃兮雖重介之何益

舉任用稷契禹益高枕安臥而國治休惕畏懼強策喻威刑瀏瀏如水之流重介兩重甲也言所任得人無怨於天下則不假威刑自成美化不然則雖有城郭甲兵不足恃矣

一段言治國在任賢不在甲兵城郭也

遭翼翼而無終兮怵惛惛而愁約要生天地之若過兮功

不成而無効願沈滯而不見兮尙欲布名乎天下虎然潢

洋而不遇兮直恂愁而自苦

道行不進約窮約生天地謂人生天地之間若過言如行所經歷不久留也古詩云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是也恂愁愚也言連遭愁約時百年日暮已不能立功而尙欲布名天下徒愚昧自苦耳

二段立功之志不由也

莽洋洋而無極兮忽翱翔之焉薄國有驥而不知乘兮焉

皇皇而更索甯戚謳於車下兮桓公聞而知之無伯樂之善相兮今誰使乎譽癡之罔流涕以聊慮錄兮惟著意而

得篤之紛怵怵之願忠兮妬被離而郭工之慮本音錄忠郭通韻此

韻也

功名且無論洋洋無極尚不知稅駕何方本國之人尙不能用豈能求之他國乎二句收上二句起下甯戚見楚辭新注 卷六九辯 十二 關中叢書

前篇著意猶言著乎心言存於心而不釋也桓公惟心常在於求賢故聞甯戚之歌而知其非常人也怵怵專

貌一

三段不能求之他國而本國之人已被妬郭

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遊志乎雲中乘精氣之搏搏兮驚諸神之湛冲湛驂白霓之習習兮歷羣靈之豐豐左

朱雀之芟芟兮右蒼龍之躍劬躍屬雷師之闐闐兮通飛

廉之衙魚衙前輕鯨之鏘鏘兮後輜乘之從從載雲旗之委蛇兮屬屯騎之容容計專專之不可化兮願遂推而為

臧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

既為讓姑所郭故願乞身而去也精氣謂日月搏與團同湛湛厚集貌習習飛動貌豐豐言多也芟芟飛揚之

貌躍躍行貌。闐闐鼓聲。銜銜亦行貌。輕輶車之輕而有窗者。招魂注云。軒輶皆輕車名。鏘鏘從從皆鸞聲。委蛇放志。雲中之適也。推按也。按詩大雅。早既太甚。則不可推。疏推是遠離之辭。臧潛匿之意。說文。恙憂也。一曰。虫入腹。食人心。古者草居多。被此毒。故相問。無恙乎。願乞身而去。載日月。驂虹霓。逐諸神。周羣靈。朱雀蒼龍。雷師飛廉。左右奔走。放志雲遊。其適如此。遂遠離潛臧。但我專一於君。心不可化。若以皇天之靈。得及吾君。無恙之時。而復還焉。是吾之深願也。

四段願乞身遠去而終不忘君也。言外欲早死於楚君無恙之先也。

右九

此章首言前聖之可法。次言己志之不申。次願乞身以遠去而終不忘顓天以正其君也。

楚辭新注

卷六九辯

十三

關中叢書

按禮。儒行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字書云。微辨。諷諭也。辯與辨同。九篇中。悲秋二字。或分合長短。比賦兼陳。而藕斷絲聯。深得諷諭之旨。亦可謂善述其志者矣。

楚辭新注卷六

卜居

受業武進 劉綸校

三閭忠而見放彭咸自矢不疑何卜哉然默默而已其誰知乎其誰語乎其鬼神乎此卜居之所以作乎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蔽鄣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

右一段求卜之故

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將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

楚辭新注 卷六卜居

關中叢書

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貞乎將呶訾粟斯啞啞儒兒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騫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

瑞正策著莖正之將以筮也龜龜底殼拂之將以卜也四字見曲禮悃悃款款誠實傾盡之貌朴質勞來者勞也鋤去穢助苗也游徧謂大人猶貴人呶訾以言求媚粟從米說隨其從木者謹飭也非是斯辭也啞啞兒強語笑貌婦人蓋謂鄭袖突梯滑稽貌滑稽轉兒肥澤韋柔軟謂韋束之也楹屋柱亦圓物又以脂灌

韋而絜之是以突梯滑稽而無所止也駒馬之未壯者鳥野鴨亢舉輒車轅前衡黃鵠大鳥一舉千里鶩鴨也人將字入寧字只是邪正二字此結上八條正問卜之詞也

右二段求卜正文

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

蟬翼言輕薄黃鐘謂鐘之律中黃鐘者器極大而聲最閎瓦釜無聲之物雷鳴反擊之作聲如雷鳴也張自修大左傳曰隨張必棄小國七句寫時俗如此吁嗟自歎遭時不偶也若默然不言則世有何人知我乎此句作卜居篇之本懷也

右三段遭時不偶也

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楚辭新注 卷六卜居

關中叢書

釋捨謝辭尺長於寸然為尺而不足則有短者矣寸短於尺然為寸而有餘則有長者矣物有所不足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之類智有所不明堯舜知不偏物孔子不如農圃之類數有所不逮如言日月之行雖有定數然既是動物不無贏縮之類是也神有所不通惠迪者未必吉從逆者未必凶伯夷餓死首陽盜跖壽終隔下是也

右四段質諸鬼神而無疑也

此篇四段一段求卜之故二段應心煩意亂三段應竭知盡忠二句四段質諸鬼神而無疑也知字起知字應知字結章法井然

漁父

受業句容 程泗校

漁父見舉世無可語之人也寧赴湘流聲情俱痛志
決矣我與我周旋久聊語我耳太史公次懷沙於此
篇之後有以夫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
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
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

右一段敘既放之由

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
淪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歎其醜何

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

鋪食飲糟醜皆酒滓也以水舂糟曰醜醜
薄酒也言何不隨時浮沈而自取其放也

右二段設爲問詞以起下文也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
之察察受物之汶離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
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右三段志不受污寧死不回也一篇正意

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
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莞微笑貌鼓枻扣船舷也滄浪之水即漢水之下流見
禹貢纓冠系也不復與三閭言與前舉世字相應結不

楚辭新注 卷六漁父

關中叢書

能與世
推移也

右四段見舉世無可言者也通篇之意言我非不知與
世推移可以苟生但志不受污寧葬江魚腹中耳

通篇四段前兩段兩何故字兩皆字兩獨字兩何不字
作呼應後兩段兩必字兩安能字兩去字作呼應章法
井然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此後遂無完人三閭若豫知後世
之鄙夫迂儒必有過論者嗟乎漢唐後論人嚴於仲尼
吾不知其自視居何等也

楚辭新注卷六終

流沙已見騷經靡碎曠宇無人之土蟻蚍蟻壺乾氣叢
叢生菅茅屬高者至丈餘可以食牛倚依也西方之士
廣大遙遠無所臻極難欲彷彿求所
依止不可得也自遺賊自予賊害也

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
歸來不可以久已些

言北方常寒其冰重累峨峨
如山飛雪千里無地可居也

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

拔木九千些豺狼從目往來些仇些懸人以嫉投之深淵

些致命於帝然後得瞑眠些歸來歸來往恐忘身捐些

虎豹九關言天門九重虎豹守之
下人有欲上者則齧殺之也又有丈夫一身九頭從朝至暮拔大木九千數
投人已訖致其所受之命於天帝然後乃得合目而安

楚辭新注 卷七招魂 三 關中叢書

也

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約其角鬢鬢些敦

胼血拇逐人駭皮駭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

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

幽都地下后土所治地下幽冥故稱幽都土伯后土之
侯伯約屈鬢鬢利角貌其身九屈有角觸害人也敦厚
胼背拇手大指駭駭走貌參三
甘美言此物食人以爲甘美也

魂兮歸來入修門些工祝招君背先行先些秦篝齊縷鄭

綿絡些招具該備永嘯呼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

修門郢城門已見九章工巧男巫曰祝背倍也倍行以
綿絡也秦篝鄭蓋其國工善爲此招具即謂此上
三物禮所謂上服該亦備也嘯呼即所謂舉也

二段言上下四方皆不如故居也

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像設君室靜閉安些高堂邃宇檻層

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網戶朱綴刻方連些冬有突厦

夏室寒些川谷徑復流潺湲些光風轉蕙汜崇蘭些經堂

入奧朱塵筵些

天地二句總收上文賊害姦惡即上所言虎豹等也像
蓋楚俗人死則設其形貌於室而祠之也四句結上起
下邃深檻榭從曰檻橫曰榭軒樓版層累皆重也無木
謂之臺有木謂之榭又曰凡屋無室曰榭臨高山言其
高出於山上而下臨其山也網戶者以木爲門扉而刻
爲方目使如羅網之狀即漢所謂景闥而程泰之以爲
今之亮隔是也朱綴者以朱丹飾其交綴之處使其所
刻之方相連屬也突深隱暗處爾雅東南隅謂之突厦
大屋謂温室也盛夏暑熱則有洞達陰堂其內寒涼流
源爲川注銘爲谷徑過復反也言所居之舍濼導川水

楚辭新注 卷七招魂 四 關中叢書

往過園庭回通反覆其流急疾又潔淨也光風謂雨止

日出而風草木有光也轉搖泥猶汎汎搖動貌崇高也

西南隅謂之奧朱塵朱塗承塵筵竹席鋪陳曰筵藉之

間也以故居之堂宇

高邃華煥招之也

砥室翠翹挂曲瓊些翡翠珠被爛齊光些翫阿拂壁羅幃

張些纂組綺縞結琦璜些

砥礪石穀梁云天子之椅斲之斲之加密石焉注云以
細石磨之翹鳥尾長毛挂懸曲瓊玉鈎翫赤羽雀翠青
纂組綬類纂似組而赤絳文縞縞細縞言幃帳皆用綺
縞又以纂組結束玉璜爲飾也以故
居之砥室珠翠錦綺之樂招之也

室中之觀多珍怪些蘭膏明燭華容備拜些二入侍宿射

遞代些九侯淑女多迅衆些盛鬢翦不同制實滿宮聲些

楚辭新注 卷七招魂 四 關中叢書

容態好比順彌代些弱顏固植審其有意再些娉容修態
緬洞房些峨眉曼睇目騰光些靡顏膩理遺視臨些離樹
修幕侍君之間些

金玉為珍說異為怪二句收上文言室中既有珍怪又有美人也蕭蕭以蘭香煉膏華容謂美人二入二列也大夫有二列之樂故晉悼公賜魏絳女樂二人歌鍾二肆也射厭遞更也意有厭倦則使更相代也九侯淑女設言商九侯之女入之紂而不喜淫者也迅眾奔走疾速者眾也鬻鬻制法也盛飾理鬻其制不同皆來實充後宮也態態比親彌猶竟也自始來至代去柔順如一弱顏固持貌柔弱而立堅定也書語辭欲啓口而若難甫領音而有意味也嬌好貌修長細竟洞深也曼長而輕細之貌睇目睇謹也騰發靡致減滑遺視切視獨脈也方言豔瞳之子謂之睇注云睇也離別修長幕大帳閒閑暇也以故居之美色衆多溫柔承奉招之也
翡翠帳飾高堂些紅壁沙版玄玉之梁些仰觀刻栢畫
楚辭新注 卷七招魂 五 關中叢書

龍蛇駝些坐堂伏檻臨曲池些芙蓉始發雜芰荷些紫莖屏風文緣波些文異豹飾侍陂陀些軒輶既低步騎羅些蘭薄戶樹瓊木籬些魂兮歸來何遠為此

翳翠已見上紅赤白色沙丹沙梅椽也春秋刻桓宮椽此蓋刻為龍蛇而彩畫之屏風水葵即荇菜生水中莖紫色又緣波葵之文采風起水動即緣波而生陂陀長陞侍從之人皆衣虎豹之文異采之飾侍遊陂陀之中軒曲輶藩車轉臥車皆輕車也低俛此指遊陂陀之而未昂方輕而未軒時也徒行為步乘馬為騎羅列官屬從衛者羅列而待發也草木叢生曰薄瓊木嘉木之美名蘭薄當戶而種又以嘉木為籬落何遠為言何以遠去為哉以故居池塘遊賞之樂中堂結構之美招之也

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穠麥挈黃梁些大苦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臠乾膈若芳些和酸若苦陳吳羹些肺臠

炮羔有柘漿些鵠酸臠臠煎鴻鷄些露雞臠臠厲而不爽平聲些炬枚蜜餌有餠餠些瑤漿蠶勺實羽觴些挫糟凍飲耐清涼些華酌既陳有瓊漿些歸反故室敬而無妨些

室家宗族宗尊也言君既歸來則室家之衆皆來宗尊當為設食其方法多端也稻今秬稷二米稷亦名稷稻糲也糲麥稻處種麥而擇取其先熟者糲黃梁香美逾於諸梁此數種之米相雜為飯大苦酸鹽酸酢辛謂椒薑甘謂飴蜜髓筋頭臠苦熱爛也或曰若謂杜若用以煮肉去腥而香若苦之若則訓及也吳羹吳人工作羹臠煮羔羊子炮合毛裹物而燒也柘漿蔗取諸蔗之汁為漿飲也鵠鷄鷄鷄以酢漿烹之為羹臠臠少菜曰臠鷄大臠之屬屬列爽敗楚人名羹敗曰爽和枚環餅吳謂之膏環亦謂之寒具以蜜和米麵煎熟作之餌搗黍為之方言謂之饅饅饅饅以蜜和米麵煎熟作之之飴此則其乾者環漿漿色如玉者蠶見禮經通作罍以疏布蓋尊也勺挹酒器實滿羽觴飲酒之器為生爵楚辭新注 卷七招魂 六 關中叢書

形似有頭尾羽翼也言舉翬用勺酌酒而實爵也挫捉凍冰耐醇酒盛夏則為覆蹙乾釀捉去其糟但取清醇居之冰上然後飲之酒寒涼又長味好飲酌酒斗也言君魂歸反所居故室子孫承事恭敬長無禍害也以故居之宗族子孫敬禮飲食異味招之也

肴羞未通女樂羅些陳鐘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揚荷些美人既醉朱顏酡些焮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服織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鬋豔陸離些二入齊容起鄭舞些

若若交竿撫案下戶些竽瑟狂會損鳴鼓些宮庭震驚發激楚些吳歎蔡謳奏大呂些
肴骨體又茹也致滋味為羞按猶一也荷當作阿涉江采菱揚阿皆楚歌名酌飲而藉色著面妓戲眇眇會重文謂綺繡細也不奇也鄭舞鄭國之舞社衣襟言舞人迴轉衣襟相交如竿也撫案下者以手舞案其節而

徐行也狂猶猛也損急擊如梭擲之勢者也或曰損當是慎之誤激楚歌舞之名即漢祖所謂楚歌楚舞也此言狂會捐鼓震驚激楚即大合衆樂而爲高張急節之奏也吳蔡國名飲謳皆歌也大呂律名以故居美人歌舞之妙鍾鼓之樂招之也

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放傲組纓班其相紛些鄭衛妖玩來雜陳些激楚之結獨秀先身些窺箴象基有六簿些分曹並進適相迫剝些成臯而牟呼五白博些晉制犀比費白日些鏗鐘搖虛楔梓瑟些

謂晉國工作備基箸比集犀角以爲雕飾費耗費白日言博者爭勝耽著不已耗損光陰也鏗撞搖動虛懸鐘格榭樂也以故居之玩好博戲招之也

娛酒不廢沈日夜些蘭膏明燭華鏗錯卜些結撰至思蘭芳假些人所有極同心賦些耐飲盡歡樂先故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

不廢猶言不已沈沈瀟瀟鏗鏗徐鏗曰鏗中置燭故謂之鏗華謂其刻飾華好錯置撰述假大也謂結述其深至之情思爲詞以相樂如蘭芳之甚大也賦者不歌而誦其所撰之詞蓋人各傾倒盡極而同心陳之也先故舊事陳嬰母曰汝家先故未曾貴是也以故居同心至思娛樂無已招之也

三段招魂正文巫陽之詞止此
亂曰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葦蘋齊葉兮白芷生路貫廬

楚辭新注 卷十招魂 關中叢書

江兮左長薄倚沼哇瀛兮遙望博青驪結駟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玄顏烝步及驟處兮誘聘先抑驚若通兮引車右還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全朱明承夜兮時不可淹皇蘭被徑兮斯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林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尋

亂曰以下三閭自敘歲言歲始來進也汨去貌葦蘋白芷並見上貫穿過廬江長薄皆地名左者行出其右倚依沼池哇猶區瀛池中楚人名池澤中曰瀛依已成之沼而復爲瀛也遙望博平春日南征道路遙望所見楚王夜獵也純黑爲驪結連四馬爲駟懸火懸燈玄天顏容也言夜獵懸燈林中其火延及燒於野澤上蒸玄天使天赤色也步及驟處步行而及驟馬所至之處言走之疾誘蓋爲前導而驟馳行以先誘獵衆若儀禮射儀之有誘射也若順正馳騁者使順通獵事引儀禮射儀射獸之左也夢澤名楚有雲夢澤方八百里跨江兩

涯雲在江北今玉沙監利景陵等縣是也夢在江南今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是也潭懼兕似牛一角青色重千斤言王親發矢以射青兕中之而懼走也朱明日承續淹久日夜相承四時不得淹止泉澤被覆徑路漸沒春深則草盛水生而路沒也日夜相承時不可止忽已春暮極木名似白楊葉圓而歧有脂而香厚葉弱枝善搖至霜後葉丹可愛故騷人多稱之曰極千里湖澤博平春時草短望見千里令人愁思江南之地可哀如此不直久留也江上極目惟有傷心日月不淹忽已春暮所見者惟有江水青楓魂歸江南亦止有哀傷而已四段言頃襄忘不共戴天之仇而猶夜獵荒遊此三閭之所以目極而傷春心也
此篇入修門反故居喻楚王召還大用也豹飾之侍步騎之羅喻官屬侍衛以入朝也室家遂宗敬而無妨同姓之卿君臣共樂也女樂鐘鼓喻賞興復楚國之功也

楚辭新注 卷十招魂 關中叢書

此帝曰我欲輔之意也王叔師謂宋玉所作但看起結之神妙與騷經筆墨無異九辯具在泮然冰釋矣

楚辭新注

卷七招魂

九

關中叢書

楚辭新注卷七終

楚辭新注卷八

汝州 宗姪 啓賢編

蒲城 屈復悔翁新集註曾孫來泰錄

曲沃 受業裴允文校

大招

大招三閭痛懷王之文也不曰祭者非體也篇首無
逃二字已明點逃秦事實後段用賢退不肖立三公
九卿尚三王豈人臣事哉有如此之資而客死於秦
良可痛也文甚平淡意甚深微愈平淡愈深微讀者
愈難解而議論愈紛紛矣

楚辭新注 卷八大招 一 關中叢書

青春受謝白日昭只春氣奮發萬物遽起 只冥凌浹行魂
無逃只魂魄歸徠無遠遙只

青東方春位其色青謝去言玄冬謝去而青春受之也
白日昭者冬寒則日無光輝故春氣和暖而後白日昭
明也只語已詞遠猶就也言春氣奮發而萬物忽遽就
起而生出也冥幽暗凌冰凍浹洽也言青帝用事白
日光明萬物乘其春氣之發皆欲滋茂而幽暗冰凍之
地無不周浹而流行魂於此時甚無感動而逃亡也按
懷王亡走趙而被追再入秦
而病死無逃二字來歷甚明

一段春氣發生及時而招祝其無遠去而歸來也

魂乎歸徠無東無西無南無北 異只

北叶西古樂府魚戲蓮葉北亦
此叶法總提四方下分應之

東有大海瀾水洑洑只螭龍並流上下悠悠只霧雨淫淫

白皓膠只魂乎無東湯谷寂寥只

溺沒也洑洑水流貌悠悠螭龍行貌皓膠冰凍貌皓然
正白同錯膠戾也湯谷日之所出其地無人視聽寂然
無所見
聞也

魂乎無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蜒只山林險隘虎豹蜿只
鰐鱗短狐王虺騫只魂乎無南虻傷躬官只

鰐長貌說文曰蛟似龜三足陸機曰一名射影人在岸
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射之或謂含沙射影孫思邈云
亦名射工其蟲無目而利耳能聽聞人聲
便以口中毒射人王虺大蛇也騫舉頭貌

魂乎無西西方流沙潏潏洋只豕首縱目被髮鬣只長爪
鋸牙諛笑狂只魂乎無西多害傷只

潏水大貌洋洋無涯貌縱直豎鬣髮亂鋸牙其牙
如鋸諛強笑言西方有神其狀如此能傷害人也

楚辭新注 卷八大招 二 關中叢書

魂乎無北北有寒山連龍赭只代冰不可涉深不可測只

天白顛顛寒凝急凝只魂乎無往盈北極只

連龍山名赭赤色無草木貌顛顛光貌凝
凝冰凍貌盈北極言此冰凍滿北極也

二段四方皆不可往文自明

魂魄歸徠閒以靜只自恣荆楚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

安只窮身永樂年壽延只魂兮歸徠樂不可言只

招魂言壽不忍其君之死
也歸楚總起下分應之

五穀六仞設菰梁只鼎臠盈望和致芳只內鷄鵠味豺

羹 只魂乎歸徠恣所嘗只

五穀稻稷麥豆麻也仞伸臂一尋八尺言積穀之多設
菰菹梁蔣實一名雕菹臠熟致致鹹酸芳謂椒薑內與

助同肥也鵝即鵝鵝似鳩而小青白色鵝
有白鵝黃鵝豺似狗人所同好故曰嘗也

鮮鳩甘雞和楚酪只醢豚苦狗膾苴蓐博只吳酸蒿蓐不

沾薄只魂兮歸徠恣所擇鐸只

生潔為鮮鳩大龜酪乳漿醢肉醬苦以醢和漿世所謂
醢和者也苴蓐一名襄荷本草云葉似初生甘蔗根似
薑牙蓋切以為香也白蒿春生秋乃香美可食蒿蓐葉
似艾生水中脆美可食沾多汁薄無味也言吳人工調
鹹酸煸蒿蓐為蓐其味不醢不薄適甘
美也以生諸味有不盡好者故曰擇也

炙鴟烝麁粘鴉隄只煎鱸雁雀遠爽存只魂乎歸徠麗以
先身只

炙燔肉鴟麁鴟粘燸鴉鴉鴉小魚雁肉羹遠急爽清快
也老子道德經五味令人人口爽則遠爽者爽快之味也
麗類也此味之美者故曰
先以食味自恣招之也

楚辭新注 卷八大招

三 關中叢書

四耐并孰不盪嗑只清馨凍飲 飲不歡役只吳醴白蘩和

楚歷只魂乎歸徠不遽惕只

耐二重釀酒秦月令云春釀之孟夏始成漢亦以春釀
八月乃成此云四耐則是四重釀矣并俱避不滑啞咽
喉言不醒人之咽喉也馨香之遠聞者凍猶寒也酒力
醇厚不宜熱飲不歡役謂不以飲賤役之人再宿為醴
蘩米麴酒也言使人醴和自恣招之也
楚歷也不遽惕無憂懼也以飲之自恣招之也

三段以飲食招之也

代秦鄭衛鳴竽張只伏戲駕辯楚勞商只謳和揚阿趙簫
倡只魂乎歸徠定空桑只

代秦鄭衛當世之樂伏戲作瑟造駕辯之曲楚因之作
勞商皆古曲名徒歌曰謳揚阿即陽阿趙簫趙國之簫
以趙簫奏揚阿為先倡而謳以和之也空
桑琴瑟名見周禮琴瑟古樂故曰定也

二入接武投詩賦只叩鐘調磬娛人亂只四上兢氣極聲

變只魂乎歸徠聽歌謨只武賦二句叶

接連武迹投合也詩賦雅樂關雎鹿鳴之類叩擊也金
曰鐘石曰磬亂理也四上國代秦鄭衛爭致其氣極聲
音之變
誤具也

四段以音樂之美可以自恣招之也

朱唇皓齒婢以媠胡只比德好閒習以都只豐肉微骨調

以娛只魂乎歸徠安以舒只
媠媠好貌比同也衆女同德美好閒暇習於
禮節容態都雅豐肌和調可舒展其心也

媠目宜笑娥眉曼只容則秀雅穉朱顏只魂乎歸徠靜以
安只

楚辭新注 卷八大招

四 關中叢書

媠媠曼長而輕
細則法穉幼也

媠修滂浩麗以佳只曾頰倚耳曲眉規只滂心綽態姣麗

施只小腰秀頸若鮮卑只魂乎歸徠思怨移只

修長滂浩廣大佳善會重倚畔規圓也言面豐滿頰肉
若重兩耳郭辟曲眉正圓綽綽約若鮮卑猶言美若胡
姬也魏書曰鮮卑東胡別保鮮卑山
因號焉移去也言可以忘去怨思也

易中和心以動作窄只紛白黛黑施芳澤只長袂拂面善

留客只魂乎歸徠以娛昔瑟只

易中和心皆敏慧之意芳
澤芳香之膏澤昔夜也

青色直眉美目媠綿只靨輔奇牙宜笑嗚只豐肉微骨體

便娟只魂乎歸徠恣所便平聲只

青色謂眉也。媚美白貌。輔頰車也。左傳輔車相依。嗚笑貌。便娟好貌。便猶安也。比德好閒易中和。心美人而有德性者。言外與鄭袖之專寵嫉妬以敗國事者不同也。美人多至五節。其意可見。

五段以美人之自恣招之也。

夏屋廣大沙堂秀只南房小壇觀絕雷只曲屋步擱宜擾畜獸只騰駕步遊獵春園只

沙丹沙壇猶堂觀猶樓雷屋宇曲屋周閣步擱長砌也。上林賦作步擱李善云長廊也。擾畜馴養禽獸步遊行也。

瓊穀錯衡英華假只苜蘭桂樹鬱彌路只魂乎歸徠恣志慮只

假大也。所乘之車以玉飾穀以金錯衡。英華照耀大有光明也。鬱叢生貌。彌竟也。

楚辭新注 卷八 大招 五 關中叢書

孔雀盈園畜鸞皇只鷓鴣羣晨雜鷺鷥只鴻鵠代遊曼鵠鵠只魂乎歸徠鳳凰翔只

鷓鴣雞鳴。鷓鴣晨日鳴也。書曰：鷓鴣無晨鷓鴣鷓鴣曼曼。行也。鷓鴣長頸綠身似雁。鷺鷥鳳凰之佐。故可畜鳳神物。有道則見。故曰翔也。

六段以離宮園囿可以自恣招之也。

曼澤怡面血氣盛只永宜厥身保壽命只室家盈庭爵祿盛只魂乎歸徠居室定只

怡懌貌。室家謂宗族盈庭滿朝廷也。

接徑千里出若雲只三圭重侯聽類神只察篤天隱孤寡存只魂乎歸徠正始昆只

接徑通路也。出若雲。人民衆多其出如雲也。三圭謂公侯伯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故曰三圭。重侯子男也。聽類神者聽察精密如神明也。篤厚天早死隱幽蔽也。孤幼而無父者寡老而無夫者寡。天隱者而厚之則孤寡皆得其所矣。昆後也。正其始以及後人也。

田邑千畝人阜昌只美冒衆流德澤章只先威後文善美明只魂乎歸徠賞罰當只

田野邑居也。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畝田上道阜盛昌熾冒覆章明威武也。言先以威武嚴民後以文德撫之。既善美而

名聲若日照四海只德譽配天萬民理只北至幽陵南交趾只西薄羊腸東窮海只魂乎歸徠尙賢士只

德譽配天言楚王修德於內榮譽外發功德配天又能理萬民之冤結也。幽陵幽州交趾南夷其人足大指開

楚辭新注 卷八 大招 六 關中叢書

折兩足並立指則相交羊腸山名山形屈辟狀如羊腸今在太原晉陽之西北言魂急歸來楚方尚准賢士也發政獻行禁苛暴只舉傑壓陞誅譏罷皮只直贏在位

折兩足並立指則相交羊腸山名山形屈辟狀如羊腸今在太原晉陽之西北言魂急歸來楚方尚准賢士也

近禹麾只豪傑執政流澤施只魂乎歸徠國家為只

獻行令百官上其行治如周禮令羣吏致事漢法令郡國上計也。舉傑壓陞遙登俊傑使在高位以壓階陞也。誅責而退之也。譏罷駕也。衆所譏諷疲軟不勝任之人也。直贏謂理直而才有餘者。近大禹之指麾也。國家為言如此則國家可為也。

雄雄赫赫天德明只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極立九卿只昭質既設大侯張只執弓挾矢揖辭讓平只魂乎歸徠尙三王只

雄雄赫赫威勢盛也。天德配天之德明光明也。穆穆和美貌。畢極盡至也。諸侯立次三公其班既絕乃使九卿

立其下也昭質謂射侯行書之地如言白質赤質之類
人侯謂所射之布如言虎侯豹侯之類上手延登曰揖
壓手退避為讓致語以讓為辭古者大射燕射鄉射之
禮將射者皆執弓挾矢以相揖又相辭讓而後升射言
欲其來歸而察曲隱存孤寡治田邑阜人民禁苛暴流
德澤舉賢能退罷劣公侯九卿共行射禮而尚三王之
道也

七段皆帝王之政以此招懷王其心之悲痛為何如也
此篇招懷王之魂歸楚國行仁政朝諸侯有天下德美
備於宮闈鳳凰翔於園囿化楚國之家為三王之世有
可為之資竟客死於秦而不還也

跋

右楚辭新注八卷清蒲城屈復梅翁撰四庫全書總目列
是編於集部楚辭類存目中卷數相同陝西續通志稿藝
文類亦載之今考梅翁此編只注屈原所著離騷經九畝
天問九章遠遊及卜居漁父諸篇而列招魂大招於後謂
皆屈子自撰其宋玉九辨依舊本置遠遊篇後亦均為之
注四庫提要稱復採合楚辭諸家舊註而自以新意疏解
復頗工詩故能求騷人言外之意與拘言詮涉理路者有
殊足為讀斯編之定論至梅翁指招魂大招胥屈子著與
王叔師舊解不同且不取朱子大招為景差作之說讀書

得間別具會心顧大招一篇王注本有屈原作或曰景差
疑不能明之言而招魂則自叔師及昭明太子朱子洪興
祖以次僉謂宋玉為之梅翁獨據史公傳贊讀招魂哀其
志二語定為三閭自作與諸家之說皆歧然招魂起結之
筆實甚神妙文境極似騷經況有史公傳贊可徵正無妨
別存一解也是編尚屬舊刊印入叢書欲知梅翁習楚辭
甚深而其詩學亦淵源有自云民國二十五年九月校

長安宋聯奎

蒲城王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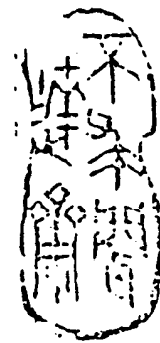
江寧吳廷錫

3

1

1

蕭尺木先生手授圖畫



幽雅

騷雅

湯復上繡梓

棗板繡梓刷印無多今包刻價
壹錢伍分紙選精潔者每部貳
錢柒分伍釐用品墨屑併刷
工食費柒分伍釐共紋銀伍錢
今發兌每部壹兩為不二價也
裝訂外增貳錢 書林湯復識

離騷圖經序



蜀人柳中丞容廣陵為余談毛詩
畫卷蓋所見僅墓門香棘數楨精
妙非近代作者所能倫昇時得此
溥經圖刻本詭奇生動疑即古人
之遺蘊為陶淵明之所流觀者狀

楚大夫之騷繼三百啓六辨悲嗟
歎呶尤於今昔為空若天問等篇
禮怪恍惚實有與伯益經景純傳
相發明者是不可以乘圖亦中江
蕭尺木氏始為之或曰蕭精于畫
故嘗圖姑孰山水寶於弋時此某

再舉也或曰謗東海宋荔裳之請

世民部遠懷其宗玉故章之或曰
尺木博學不樂仕七音六書九章
弗不淹入是其豹之斑也尺木之
言曰予何能初固前人之陳迹亦
視之以為新也歟余惟賈傳柳

州馮弔三閭則以漢唐之世有信
楚懷亦漢唐何時賈柳何遇其亦
未可躋之於也則也尺木竊甚於
雒陽河東能以歌哭哭號尚友乎
騷人惟其言之是以信之余於此
蓋亦不忍悉者矣河濱李楷



離騷圖序

區湖蕭雲從尺木甫著

宋郭思畫論始例規鑿謂其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也夫有圖而後有書書義有六而象形指事猶然圖也六經首易展卷未讀其詞先玩其象矣楚三閭大夫作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而其徒宋景以企淮南長沙朔忌向褒輩皆擬之遂尊為經豈不以騷者經之變也詩無楚而楚有騷文王化行南國漢廣江汜皆楚屬已列十五國之先騷為經而經有圖不啻溯源於河洛矣竊見信州

離騷圖序

二

石本六經圖如律呂衡璣禮器小戎幽風每多譌謬僭意糾訂之矣近睹九歌圖不大稱意怪為改竄而天問亦隨筆就藁大約徵形燦理使後人翻覆玩繹悽愴以想古人處亂託憂之難而瓌琦卓譎足以驚心動魄知陰陽鬼神之不可測俾明治亂之數芳穢之辨有自來爾如窮文絕艷以視楚騷者則不知騷之為經故也然吾尊騷於經則不得不尊騷而為圖矣况離騷本國風而嚴斷於書九歌九章本雅頌而莊敬於禮奇法於易屬辭比事於春秋司馬史稱其志潔行廣與日月爭光而漢宣帝以為合於經

術豈余之臆說邪蓋聖人立象以盡意而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一畫之中櫟括遐渺乃世亦尊六經於文詞而不研其義不研其義則制器尙象上繡下會以目治之者鮮矣馬鄙陽通考載六經譜數百條亦謂騷有香艸漁父諸本乃知覃精于經者必稽詳於圖而已紫陽夫子深惜樂記說理而度數失傳易脫卦象離騷無能手畫者索圖於騷與索圖於經並論又可知矣余不敏紆毫補綴一宗紫陽之注用備後來之勸懲而終歎古人之不見我也乙酉中秋七日題於萬石山之應遠堂

離騷圖序

二

三閭亦亦卜居漁父



離騷圖目錄 後附凡例

離騷經第一 一圖

九歌傳第二 九圖

天問傳第三 五十四圖

九章傳第四

遠遊傳第五 五圖

卜居傳第六

漁父傳第七

九辯傳第八

離騷圖目錄

招魂傳第九

大招傳第十

一編楚辭如惜誓弔屈原招隱士七諫哀時命九懷九歎九思皆從離騷發源宋儒彙楚詞而削經之名矣且騷本行世已多茲集意在圖畫故略之不載亦尊經之義也

一 九辯招魂大招附存者為宋玉景差皆三閭授經之士親炙休風不可遺也而王注疑為屈子所作遂存之

一 屈子有石本名臣像暨張僧繇圖俱豐下髭旁不類枯槁

一 離騷之遊江潭者也又見宋史藝文傳戴雲之冠高纓詹尹圖皆有三閭真儀如沈亞之外傳

一 長鉞拭巾以明潔也今合為一圖矣

一 九歌圖宋元人皆有畫本而杜撰不敷曷足觀也今本傳注以吮豪差可盡變矣

一 遠遊原有五圖經兵燹闕失埃續之

一 香艸圖名載之蜀中畫紀乃黃荃所作皆寡陋不能讀艸木之經不復紀錄然愚亦有志未逮爾 石人識

楚辭

離騷經

區湖蕭雲從尺木甫較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名平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景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天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羣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屈原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表憂心煩亂不知所想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

離騷經

以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陳直徑以諷諫君也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已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諸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而屈原放在山野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沈而死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嬈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人其詞温而雅

其義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閔其志焉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汨余若將弗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中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昔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

離騷經

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芷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齋怒余固知謗譽之為患兮余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曰黃昏以為期羌中道而改路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畹畦畱夷與揭車兮雜杜蘅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埃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眾

芳之蕪穢眾皆競進而貪婪兮憑不狀乎求素羌內恕己以量
人兮各興心以嫉妬忽駝驚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
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
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顛頤亦何傷孽木根以結茝兮
貫薜荔之落葉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纒纒審吾法夫前
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是
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審朝諝
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纒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
九歿其猶未悔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眾女嫉余之

離騷經

三二

蛾眉兮謠詠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倘規矩而改錯背
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怵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
此時也寧溘歿而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鸞鳥之不羣兮自
前世而固然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
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悔相道之不
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
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
服製芰荷以爲衣兮糞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
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

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續紛其繁
飾兮芳菲菲其彌章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爲常雖體
解吾猶未變兮非余心之可懲女嬃之嬋媛兮申其罵余曰
鮫婞直以忘身兮終然歿乎羽之野汝何博謔而好修兮紛獨
有此姱節費菘施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眾不可戶說兮孰
云察余之中情世竝舉而好朋兮夫何榮獨而不余聽依前聖
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啟
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
家巷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國亂流其鮮終兮泥又

離騷經

四一

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殺而不忍日康娛以自忘兮
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
殷宗用之不長湯禹嚴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
能兮修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
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
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貼余身而危死節兮覽余初其
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柅兮固前修以菹醢會獻歎余鬱邑兮哀
朕時之不當搯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跪敷衽以陳辭
兮耿吾旣得此中正騶玉虬以乘鸞兮溘埃風余上征朝發軔

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
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未迫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
求索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
遙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爲余前戒兮
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凰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
離兮率雲霓而來御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吾令帝
閭開關兮倚閭闔而望予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以延佇世
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閭風而
縹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

青賦經

五

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吾令豐隆乘雲兮
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纒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爲理紛總總其
離合兮忽緯繡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保厥
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
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
之佚女吾令鳩爲媒兮鳩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
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
辛之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
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

賢兮好蔽善而稱惡閨中旣遠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
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索蕙茅以筵尊兮命靈氛爲余占之
曰兩美其心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
有女曰勉還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
爾何懷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民好惡其
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之不可佩
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理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
椒其不芳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
懷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續其竝迎皇剡剡其揚

青賦經

六

靈兮告余以吉故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湯禹儼
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用夫行媒說
操棗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
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及年歲之未宴兮時亦猶其未
央恐鶉鴉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何瓊佩之偃蹇兮眾
變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妬而折之時續紛以變
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
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余
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眾

芳椒專佞以慢愒兮機又欲充夫佩褱旣干進而務入兮又何
芳之能祇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
又況揭車與江蘼惟茲佩其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
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
節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靈氛旣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
吾將行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瓊靡以爲糧爲余駕飛龍兮雜瑤
象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遭吾道夫崑崙
兮路修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靄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軔於
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翔翔之翼翼忽吾
離騷經

七

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余
路修遠以多艱兮騰眾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
爲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軼而竝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
旗之委蛇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逸逸奏九歌而舞韶兮聊
暇日以愉樂陟陸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
兮蜷局顧而不行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
都旣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九歌傳

石人蕭雲從尺木甫畫 附注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怫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爲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以見己之冤結託之以風諫故其文義不同章句雜錯而廣異義焉

九歌如息翳諸詩也朱子謂本以懇忱不忘吾君故國之義令讀者不見其奇而規於正也庶無媿於丹青矣

九歌傳

東自天二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芋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東皇太一

太乙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曰東皇玉琳璆鏘瓊芳蘭藉獻享之麗也繁會樂康禮樂之盛也生爲聖君沒爲明神昭格籙誠幽顯不二和平之聽神具醉飽矣昔人謂屈子愛君無已之義非列也蘇氏曰愛君莫先於尊君故園丘方澤以祖配天忠孝之至也

九歌傳

雲中君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
 蹇將憺兮焉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翱遊兮周章靈
 皇皇兮既降森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思
 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憮憮

雲中君

謂雲神也亦見漢書郊祀之志禮云觸石而生屑寸而合
 不崇朝而遍天下神之格思不可度思黶黶之中有望龍
 髯而莫可扳者金螭曰讀之令人有天顏咫尺之思兩河
 之間曰冀州禹貢敷土之始也舊注失之

九歌圖

三



根君
 湘亦入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
 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
 駕飛龍兮北征遭吾道洞庭兮薜荔拍兮蕙綢蓀橈兮蘭旌望
 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為余太息
 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徘徊桂權兮蘭柂斷冰兮積雪采薜
 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
 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鼂
 騁騫兮江臯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
 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豈不可
 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九歌圖

四

湘君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余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登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曾何為兮木上
 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慌惚兮遠望觀流水兮潺
 湲廉何食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臯夕濟兮西
 澨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蓀
 壁兮紫壇播芳椒兮盈堂桂棟兮蘭橈辛夷楣兮葯房罔薜荔
 兮為帷擗蕙櫜兮既張白玉兮為鎮疏石蘭兮為芳芷葺兮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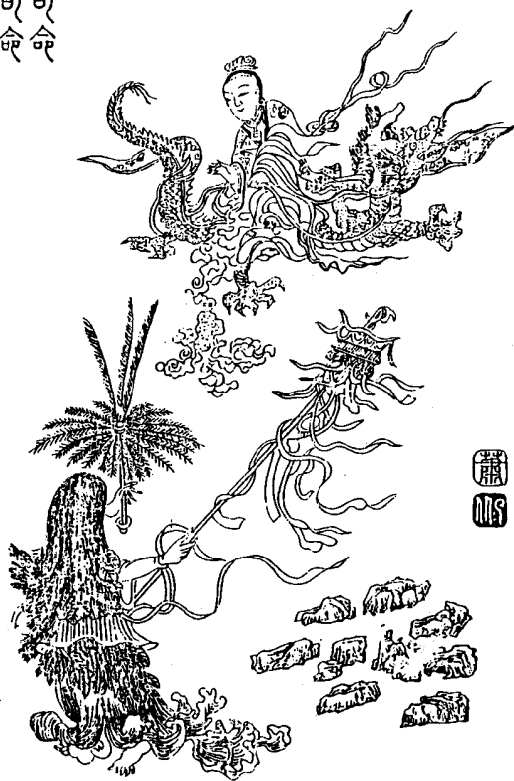
屋縹之兮杜蘅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疑續兮竝迎
 靈之來兮如雲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裸兮醴浦寒汀洲兮杜若
 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湘夫人 舜陟方于蒼梧二女死於湘江今有黃陵廟焉昌黎
 謂娥皇正妃故稱君女英自降稱夫人也據此則兩
 章應合圖之矣昔以為非堯二女也湘江之中有二神焉
 水屬金故以女名也夫駕飛龍而蒞拍蕙綢蓀蘭旌翻
 翩容與不可再得豈非遂古之荒矯而飛仙神嬈列於叢
 霄之上哉虞庭制度雖未極備而衫衣鼓瑟豈必蒙茸飄
 忽以傲天下後世如是也第感甄賦以慮妃高唐歌於神
 女美人君子所以極婉戀愛慕而莫得竟者自古然也嗟
 乎心之悲矣瞻靡定矣昔考亭為道學宗其注此篇極盡
 情致皆本於天性尋倫而出之豈拾香艸於江沅者哉吹
 參差怨長期靡在庭蛟在齋九疑逍遙者誰乎則沉湖之
 鼎號烏之弓具有焉爾經營慘澹不獨在解衣盤礴間矣

九歌圖

五

少司命



蕭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凍雨兮灑塵君
 同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高
 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齋速道帝之兮九阡靈
 衣兮披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眾莫知兮余所為折疏麻
 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寢近兮愈疏乘龍兮
 麟麟高駝兮冲天結桂枝兮延佇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奈何
 願若兮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為

大司命

九歌圖

六

自有美子葆何以兮愁苦蘼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
 人忽獨與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
 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儻而來兮忽而逝
 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
 波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恍兮
 浩歌孔蓋兮翠旌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荃獨宜
 兮為民正

少司命

周禮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疏引星傳云三台曰司
 命上台曰司命又文昌宮第四亦曰司命故有兩司命而

大小辨之也。大司命陽神而尊，故為主祭者之詞。夫人之夫音扶，如左傳之言不能見夫人也。舊圖作美婦人狀，失之矣。九阼即會稽衡山，鬱山，嶽山，岱嶽，醫無閭，霍山，楨山，是也。夫聖人在天之靈，如元氣鴻鈞，有何夭壽其下。視洪州如煙九點，而關疆拓土為蟻角之戰，蛾穴之蔭而已。況無道行之者乎。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此復追念始者相知之樂也。豈舍舊圖新去，枯集苑之市心邪。但陽阿啼髮，浩歌臨風，孔蓋而擁幼者，則又望其誅除凶穢，休寡善良，而宜為民之所取正也。此考亭先生之注義爾。余宗其說，以髣髴豪楮間，迺知悠悠古人實獲我心矣。

九歌圖

東君



七

瞰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旣明。駕龍輅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徊兮顧懷。羌色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絕瑟兮交鼓，蕭鐘兮瑤簫。鳴鹹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媯。翺飛兮翠會，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馳，翔杳冥兮以東行。

東君

禮記謂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又曰王宮祭日也。日辰紀寸應律則千支合而萬物煥陽春矣。故青衣白霓駕龍射狼寅賓而出者，禮所謂大明生於東是也。

九歌圖

河伯



八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水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騶
螭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
寤懷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為兮水中乘白龍兮
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清流漸紛兮將來下子交手兮東行送
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鱗兮媵子

河伯 舊說三閭大夫至此而始歎君恩之薄噫是何言與注
云河伯為黃河之神禹治水至衮州分為九道以殺其
勢其間相去二百餘里徒駭北高津南登之四望漸紛來
下滔滔隣島窮極乎人之一身自崑崙以極尾閭膏液
周環連天濟澤是誰之潤邪而可判厚薄於始終者哉天
地人三才一理而已駕龍乘龜鱗屋貝闕令人望洋而莫
可極豈若決西江以活枯肆也乎或曰河伯馮夷也馮夷
擊鼓贏女吹簫夷即媵私字之轉音也乃作麗姝焉

九歌圖

九

山鬼



國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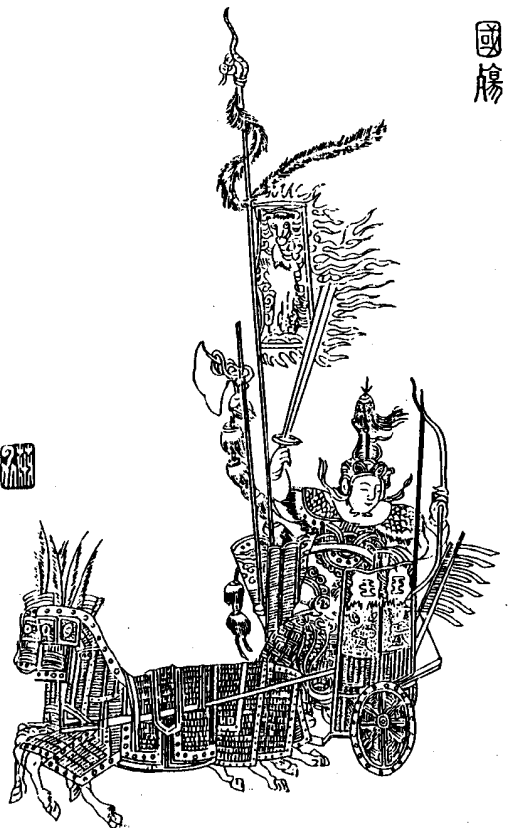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
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
蘅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
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
飄兮神靈雨留靈脩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采三秀兮於

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山
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雷填填兮
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山鬼 畫工狗馬難作鬼魅易言嘗目之莫欺也使含睇宜笑
相遇於椽陰詭漫焉省識邪故寫山鬼如蒙棋者謬矣

九歌圖

十

國勝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
 兮士爭先凌余陣兮躡余行左驂殪兮右刀傷靈兩輪兮繫四
 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墜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塹出不
 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
 不懲誠既勇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
 毅兮為鬼雄

國殤爾正云無主之鬼為殤王注謂死於國事也不然何以
 思慕悲傷丹青盾貌迎其冤鬼於原塹邪人非視死如
 歸則不能錯轂爭先首離而心不懲也魏文帝圖龐德不
 屈狀於壁而于禁慙鬱自絕彼傾人社稷以延吾且暮之
 生又何忍乎此先師之所以憫錡童也故畫其敗績而後
 知武終鬼雄生死無二亦擬其古戰場之甲云爾

九歌圖

十一

禮魂



盛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媿女倡兮容與春蘭兮秋菊長無絕
 兮終古

禮魂

周禮男曰覲女曰巫說文謂巫字从工徐鍇曰巫雖虛幻
 亦必以規寓旁兩人如舞之長袞也古者雩禱用舞如風
 雲之翩躚焉女巫者使陰氣之上接也自秦漢不用而郊
 祀之歌求唐山夫人致辭亦各从其類也歟乃畫女巫
 畫九歌圖自跋
 余老畫師也無能為矣退而學詩孰精文選怪吾家昭明
 黜陟九歌取離騷讀之感古人之悲鬱憤懣不覺潛然泣
 下復見世工山鬼如猓魁而太壹東君兩司命殊無分辨
 二湘同慮嬪河伯類天吳遂落筆改定粉勻丹堊同人競
 麗供役玩好取賤一時懊悔無及矣畫成復贅數語以見
 良工苦心不敢炫鬻奇譎而一本於紫陽先生之義明其
 非戲事也沈亞之謂三閭大夫作山鬼篇成四山忽吹吹

九歌圖

十二

號嘯聲聞十里外艸木皆萎死抑何多邪忠臣賈霜孝婦
 降早一念之誠慘動天地理或難斂僕本恨人既長貧賤
 抱疴不死家區湖之上秋風夜雨萬木凋搖每聳要眇之
 音不知涕泗之橫集豈復有情之所鍾虛謝皋羽擊竹如
 意哭於西臺終吟九歌一闕雪菴和尚汎舟貴陽河讀楚
 辭畢則投一紙於水中號鳴不已兩人心湛狂疾戀慕各
 有所歸使見九歌之圖則必有天際真人之想馳拜舊識
 破涕為笑或末可知爾余浮沉斯世既不為廣文亦不為
 水部戴種種之髮拾古人之殘膏賸馥而澹未染碧炤耀
 自娛樽散而終天年則亦已矣寧欲其見知於後世也哉
 人耳目之所載總非人世間事故得縱其衰憊之才力以極
 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者畫師亦難言矣嗟乎屈子棲玉筍
 山作九歌以樂神又託以風諫彼其時尚有擯之者也有
 讒之者也我將何求乎吾用此與天問諸圖鋼鐵函中沈
 於幽泉使華林諸君子庸補蕭選之闕云爾

天問傳

區湖蕭雲從尺木甫畫 附注

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陸陸嗟號昊昊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倬俛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舒瀉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其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云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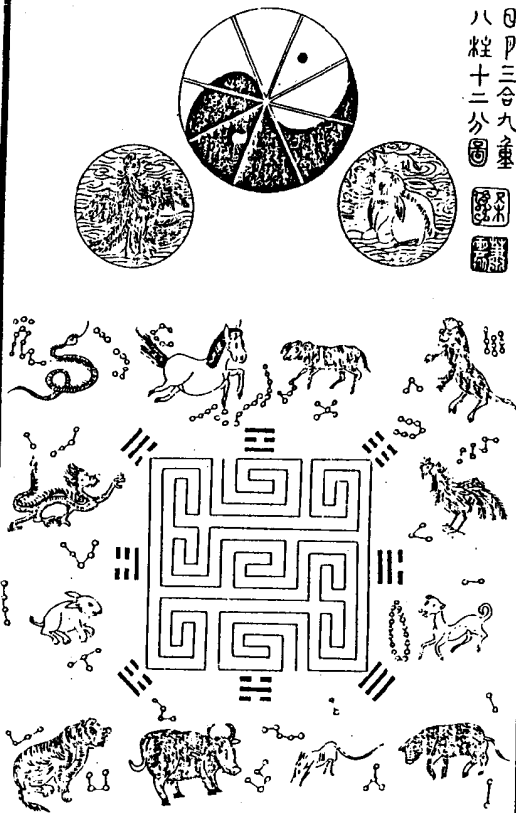
畫天問圖總序

天問傳

居監觀以為天道人事之正象物而動神禹鑄鼎文周勒鐘其來遠矣第娥廼則吉從惡則凶類仰之間憂樂之頃相應如響乃暴者自謂有命在天投龜晉之囊血射之悠悠蒼天亦無可如何於若輩矣然則天至此其不可問耶問之不可而復有對之者乎對之不得而復有畫之者乎抑何思哉夫羸秦恃其富彊鞭笞天下屈子見宗廟祠堂豈不知福善禍淫之若循環然邪意謂天必有不可明告於人者與人之必有不可解於天之故者只此殘粉况丹照曜四壁問者淒淒然可相索也獨怪楚之華路藍縷啓於山林而博物如倚相者尚未數數何獨攷土國之制作文章而為之歟彼纒冕卷衣則五帝之繡會三王之啤收牟追也箭鏞圭黻象珥魚箴則元公之記於攷工也圖其事者先稽其典則明法物之不可廢也至于舞干蠻鬪環轡戎歸則知遠方之宜率服也鼓刀負鼎則慶賢人之遇也醢身披髮則慟忠直之窮也石廩桑育虎乳鳥燠脫焚出泉則紀聖人之生不偶也獨龍之啓其長夜也岐蛇之斃於自噬也縫裳亂倫之賈首也棘林肆情之蒙羞也牛

天問圖

日甲三合九重
八柱十二分圖



飲之標也蟲屍之爭也此其儀型可鑒而報復無殊者爾若夫大荒內外亦何所不有獸作人言鳥傾仙藥長蛇吞象委蚌負熊白龍輕身赤鳥解羽此豈寓言托諷哉微於形格於理宛然目前存也乃如八柱之為幹維九城之不撞折出湯谷者次蒙汜安屬放者恒曜靈三足之鳥缺唇之貌貞明於亘古者孰得而翳之哉合而觀之無幽淑而彰無隱悖而不殲被讓者有蚤名竊據者無蟪蛄而於身必得之於子孫卜吉凶於大易詳衰刺於春秋何如披圖而按雖疆梁汶閭之失未有不悚然知想者矣而燔詩書坑絕儒行此其孽其惡較之無德而鯨吞四海者更極大也天豈容之乎嗟夫秦方自謂一世萬世矣孰知宮中膠毒身為奇貨伯翳非子之祀斬之久矣蘇軾謂六國未亡而秦先亡者是也又何待楚之三戶也歟屈子固明知之而不敢道也不然左圖右史豈欺我哉經曰惟庚寅吾以降嘗讀楚世家吳同代重黎與昭王卒軍中平日皆系此以為荆楚歲時之重余為圖之紀適相遺也乃作設闕於蒐終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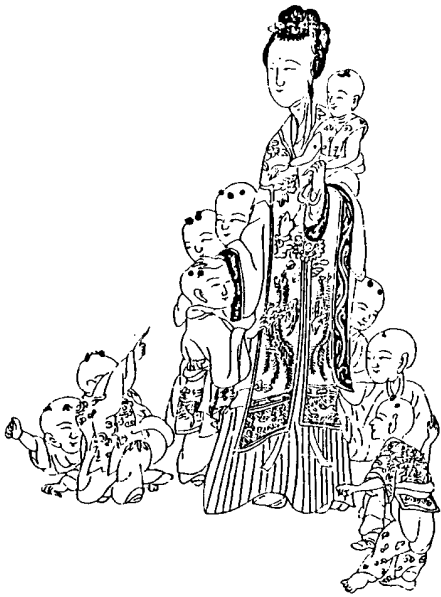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瞢誰能極
 之馮翼維像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時何爲陰陽三合何本何
 化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幹維焉繫天極焉
 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
 數天何所杳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出自湯谷次於蒙
 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
 在腹

十二辰祿本詩之庚午禡祭史二首六身三月龍見蒼頡
 巳蛇寅虎是也柳對烏侯卽三足在日中者也月則顧菟
 矣嘗見皇極圖三合九重八柱具焉爲洛書之疇數也卽
 三百六十一爲象山方罫京房之律原也非敢臆也

天問圖

三

女岐九子



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

柳對以岐靈而子也宋子引釋氏鬼子母證之鬼字卽九
 字紂醜鬼侯淮南曰九侯又曰九者陽之數也陰極而生
 之也

天問圖

四

伯彜



伯強何處惠氣安在

道書有伯強云古之慎忠戰殤者如睢陽所謂死當為厲是也或曰伯強即周禮方相二字轉注故虎豹熊羆黃金四目從之

天問圖

角宿耀靈



五

何闐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

角東方星也曜靈日也按大角為帝座之首故畫蛟對以蒼龍則亢矣於問無取地肺經謂東海日出其光九輪下有神蛟蜿蜒吞吐之狀

天問圖

蛟龍與靈
水竭羽凶



六

不任汨鴻師何以尙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鳴龜曳銜鮫
 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
 復鮫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績初繼業而厥謀不
 同洪泉極深何以寘之地方九州則何以墳之

王逸云汨治也鴻鴻水也師眾也堯放鮫於羽山飛鳥獸
 曳鯀而食之三年不舍其罪鯀狼戾而生禹遂乎九土嗟
 乎爲國而死蒙罪何辱況有益愆之聖邪世又水經代有
 天下食報宜矣故悉畫之以劈符命之說又按汨謂亂也
 書曰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王逸東漢人未見古文尙書
 爾

天問圖

七



應龍畫河精

卷之七

應龍何畫河海何歷鮫何所營禹何所成

注禹治水時有神龍以尾畫導水徑焉余見唐李昇作禹
 貢圖末有龍以曳尾於九山水氣騰沸如是

天問圖

八



蕭回猿授東南順
 曾城九壘可外辟

康同馮怒暨何故以東南傾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東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順墮其衍幾何崑崙懸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闢啟何氣通焉

康同其工名也其工與顛頊爭為帝不得怒而觸不周山天維絕地柱折故東南傾夫匹夫之勇案墜網常倒替天澤大槩如是小兒駭汝之對誠普普也 滄深也柳曰州錯富媪爰定於趾按前漢書禮樂志媪神宴娛愚謂滄瀛之義見兩間千古何所不容則東流不溢孰知其故墮音妥狹長也 崑崙山在西北其顛曰縣圃上通於天不必蓬首虎齒為西王母之對也 淮南子崑崙之山其高萬五千里 天地四方之門嗟乎事理盛衰如氣寒暑迭陳炎炎者滅矣楚懷秦政今安在哉

天問圖

九



燭龍華卷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 羲和日御也若華若木也 北有冰山故夏寒南有炎州故冬燠此亦漫漫長夜之間爾見僧繇作山海經有此圖郵春謂博桑若木東方之神也

天問圖

十



石林獸言



焉有石林何獸能言

石林有木猩猩能言 按西極有不木之山

天問圖

負薪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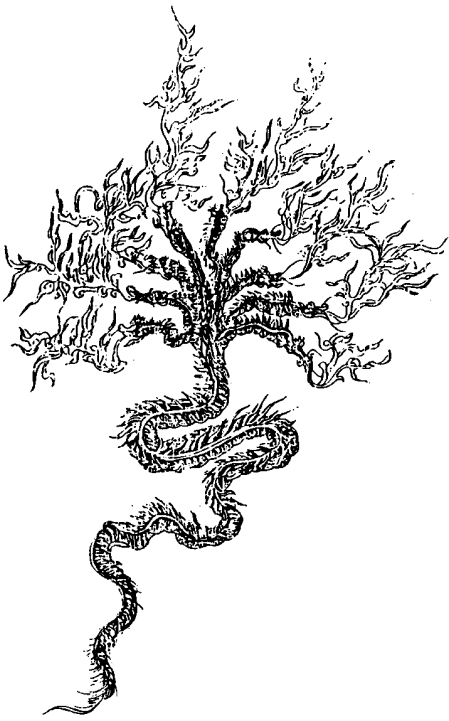


焉有虬龍負熊以遊

王逸云有無角之龍負熊獸以遊 柳對不角不鱗是也 或曰寓周比爲惡之義

天問圖

雄之九首



十三



雄虺九首儵忽焉在

注虺也儵忽電光也 莊子南方之帝曰儵北方之帝曰忽恐非電光也

天問圖



天問圖



十三

何所不死長人何守靡蓰九衢臬華安居

括地象曰有不死之國長人防風氏又長狄思謂上古有無路之人舉步千里身半繞雲下視五嶽如部婁也 蓰水草而生於九衢之路臬麻也

天問圖



天問圖



十四

一 蛇吞象厥大何如

南方有靈蛇吞象三年然後出其骨是也蛇屬巴巴益以舌畫者象形也他本作靈蛇柳作巴蛇



天問圖

五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鯨魚何所甄堆焉處

玄趾三危皆山名黑水出崑崙 柳對胡紛華漫汗而諧謂不死言名生而實死也 王逸云鯨魚鯨也四足出南方 甄堆奇獸也然舊注山海經鯨魚在海中近列姑射山堆當為雀甄雀在北號山如雞虎爪食人觀柳對知前注誤矣



天問圖

六

羿焉彈日烏焉解羽

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堯令羿射中九日日中九鳥皆死
墜其羽翼夫中癸循環謂盡於十日非十日並出也茲
姑從其妄又舊注山海經大澤千里羣鳥之所鳥當作鳥
亦柳對也

天問圖



獻功最中最飽維靡
彤華播陳九辨九歌

七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衞山之女而通之於台桑
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為嗜欲不同味而快鼃飽啓代益作后
卒然離孽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躬籍而無害厥躬何后
益作革而禹播降啓棘賓商九辨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
堅

鼃早也與朝同離遭也孽憂也台桑地名拘隔也射行也
籍窮也謂有扈氏之所行皆窮惡也棘陳也賓列也商宮
商也九辨九歌破所作樂也屠膈剝也王逸云禹膈剝毋
背而生其毋之身分散竟地朱子曰啓棘賓商當作啓夢
賓天如秦穆公趙簡子夢上賓於鈞天九奏萬舞也古篆
夢字似棘天字似商愚謂身本九宮如考工股唇怒以制
弁鬱之器於簞簞也制失久矣聊存於此

天問圖



季可飲柳伯
兼後嗣擔

八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羿射夫何伯而妻彼維嬪馮珧利決封
 豨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泥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
 之射革而交吞揆之

河伯化為白龍羿射眇其一目也 羿又夢與雒水神宓
 妃交馮珧利決封豨是射者言不德唯恃其弓以射神獸
 為畋獵之娛也按王注與柳對皆錯裸無紋而白龍魚服
 則子胥有豫且之喻想原本於是耶

天問圖

十九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而為黃熊巫何活焉咸播秬黍莆藿是
 營何由并投而鉉疾修盈

熊音奴來切三足熊也鉉入羽淵巫醫莫活之矣或曰熊
 力能刊木靈助禹功遂能播黍豈疾惡修長而貫盈哉說
 異取而為圖

天問圖

二十



白蜺嬰菲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滅天式從橫陽離爰
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

蜺雲之似龍者菲雲之似蛇者蜺菲相嬰在此祠堂也
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喬化爲白蜺而嬰菲持藥與文子文
子驚怪引戈擊蜺因墮其藥視之則子喬之屍也崔文子
取子喬之尸覆之以篋篋須臾化爲大鳥飛鳴而去注事
奇特與柳對鑿鑿有據遂畫之

天問圖

三

楚子號夢鹿
數戴踐於



萍號起雨何以興之撰體協脅鹿何膺之鼈戴山并何以安之
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萍翳雨師名號呼則雨興 天撰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
頭 鼈大龜也擊首曰并巨靈之鼈背負蓬萊山而并戲
於海若舟使龜舍水而行於丘陵何能遷徙此山乎皆本
注也或曰釋舟陵行卽募邊舟也是不然

天問圖

三

少藥杯鼻



惟澆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遂犬而顛隕厥首女岐縫裳而館
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

朱楊注云澆多力至嫂之戶佯有所求而遂淫之少康因
獵放犬遂襲澆而斷其首○王注云誤斷其嫂首也今因
之特圖以爲禽獸行者之誡

天問圖

楊謀易旅



三

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

湯謀變夏眾以從已也 少康滅斟尋氏疑錯簡然圖已
多矣附是不贅

天問圖

桀伐蒙山
楊極妹喜



五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
 桀伐蒙山之國而得妹嬉湯乃殛之

天問圖

真我夙善也



三五

舜閔在家父何以鯀堯不姚告二女何親厥萌在初何所意焉
 璜臺十成誰所極焉

注桀作玉臺十里此語寃哉故附於舜閔在家後

天問圖

井洞



三六

登立為帝執道尙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

注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體如此柳對曰工獲詭之謂畫師所致也何獨不然路史謂登立即女媧名故合

圖

天問圖

舜問不序



毛

舜服厥弟終然為害何肆大體而厥身不危敗

注但云其肆大豕之心不能危敗舜之身也至柳對始有畢屠水火之說惟孟子亦云然也

天問圖

坐嶽兩明乎



天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

自秦伯仲雍去吳太史公以吳始世家傳首伯夷責讓也
荆蠻之逃而復有季札之苗裔奇哉

天問圖

綠鸚鵡饗帝
歸觀罰新



无

綠鸚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帝乃降觀下逢伊
摯何條放致罰而黎伏大說

伊尹綠烹鸚羹飭玉鼎以事湯湯以為相又云湯出觀風
俗而逢尹也然畫師取異事以圖而觀者以子輿氏為正

天問圖

令鳥昭音



三

簡狄在臺響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

簡狄侍帝響於臺上有鸞墮卵吞而生契詩言之矣禮云仲春高禘之祀有自來爾

天問圖

三

簡狄在臺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

尊收為少皞氏之少子虎爪手鉞尸刑以司惡言該之德能嗣於父故列於神以主天下之刑今所為曰虎神也陸探微有五方司天圖加以金鐘亦兌西之義也

天問圖

三

該秉季德



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

有扈界國名也澆滅夏國相相之子少康為有仍牧正典
牛羊乃滅澆而復夏則圍樞之不可測況一成一旅邪

天問圖



于憊苗穡

羞

于協時舞何以懷之

舞于格苗書載之矣字學謂舞下從舛象兩人對舞也但
簡翟于勺今不具見故存之於圖

天問圖

于勺舞于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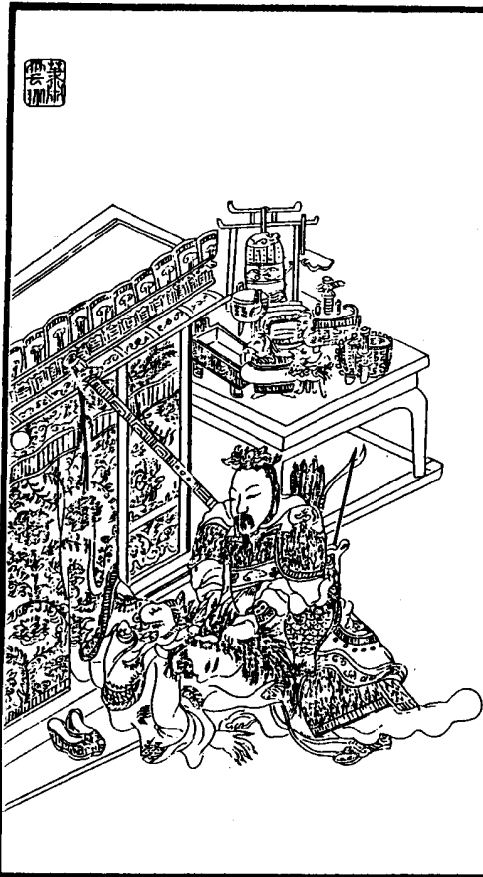
音

平齋曼膚何以肥之

對云辛后駭狂也嗟乎不類之夫齋寶克膏大率如是故
臍可燃而帝可肥矣

天問圖

擊牀



三五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

有啓時有扈氏本牧豎何逢而得侯及啓攻之親殺於牀
夫以賤豎竊神器天人共憤刺床者寓言不安也

天問圖

乘德厚乎
往崗幸祿



三六

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

湯能常秉犁之末德出獵得大牛之瑞而還以禽遍班祿
惠於百姓也專恩溥利理之所有柳之對亦泥矣



恒秉季德

天間圖

毛

昏微遁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

注晉大夫解居父聘於吳過陳之墓見婦人負其子欲肆
情焉婦人引詩刺曰墓門有棘有鴉萃止獨不媿鴉乎蓋
循闇微之迹而有夷翟之行不可以寧其身柳子對以彼
衷之不目而徒以色視則解父是也嗟乎和戲於朝陳事
也墓門之詩媿株林矣。秋之世鴉奔應聚非聖人防維
幾何而禽獸之不若矣是圖可補烈女傳



昏微

天間圖

吳

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後詞而逢長
注象眩惑其父以危兄弟問者虛詞對者實指為象也特
 有鼻之祠至唐不墜又豈親愛所及哉



天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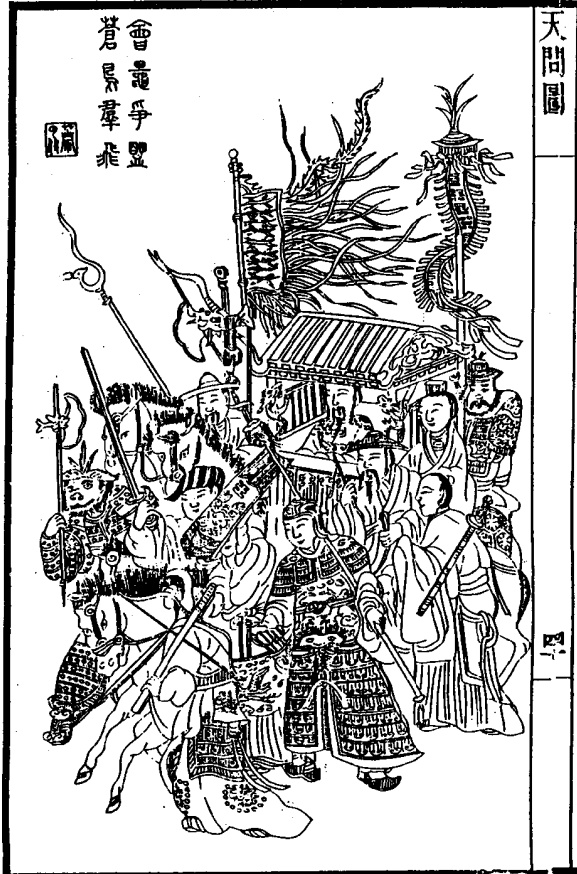
堯

吉辛
 米攢
 小芋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濱之木得彼
 小子夫何惡之賤有莘之婦湯出重泉夫何孽尤不勝心伐帝
 夫誰使挑之

楊注伊尹母妊身夢神女告之曰白龜生蛙亟去毋走其
 邑盡大水母溺死化為空桑有兒啼即尹也柳子曰或者
 為是說以蠹伊尹之聖也然空桑重泉皆地名也或即是
 而名其地邪遂畫之然歷陽之人化為魚鼈如前注所云
 又復可疑



天問圖

會龍爭盟
 蒼鳥羣飛



會鼂爭盟何踐吾期

武王將伐紂遣膠鬲視師還報以甲子日會大雨武王曰吾甲子日不至紂必殺膠鬲吾欲揀賢者之死圖中奮驅以想聖人之仁若安於清塵灑道則灌壇令之陰符也何足問

天問圖



叔旦
撰命
竝驅
戮棄

聖

蒼烏羣飛孰使萃之列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足周之命

以咨嗟投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爭遣伐器何以行之竝驅擊翼何以將之

注武王之將帥如鷹之羣飛此孰聚之者白魚入舟周公曰雖休勿休故曰叔旦不嘉見人心之附驥則奮於蒼鳥微天道之靈耻則躍於白魚

天問圖



昭后
藉白
維

聖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

昭后於越裳氏逢白雉而後有南土之底也獻鳥者佛其首畫其禮也

天問圖

聖



穆王環理



穆王巧梅夫何為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素求妖夫曳銜何號于

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衰奴

柳對穆惜祈招倡伴以遊輪行九野唯怪之謀儒賊厥說爰擊其孤幽禍孽以夸憚衰以漁故畫者略幽而詳穆也然得狼鹿以歸本之國語其云巧梅者或造父之詭御也若瑤池白雲之謠則幻矣曷足問或曰古無騎然左師展將以公乘馬歸劉炫注公單騎而歸禮曰前有車騎者可證

天問圖

器

齊桓身殺



紉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會卒然身殺
 齊桓九合卒至身殺知假之不可久也取屍出出戶五子
 爭立以爲不遠之戒

天問圖

箕子
 早不穩



四五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詔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沈
 之雷開何順而賜封金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
 子佯狂

雷開受賜不足盡止以箕狂梅醢爲圖著古人順受之正

天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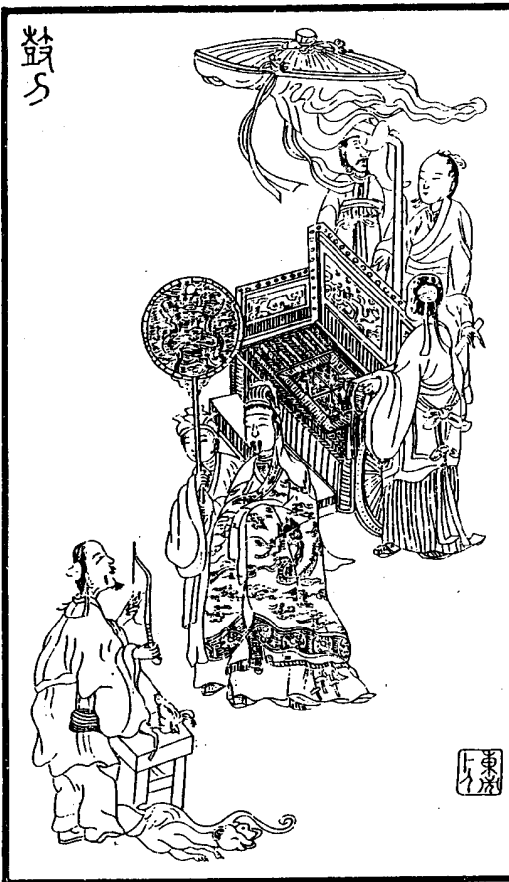
箕子
 早不穩



四六

稷維元子帝何篤之投之于冰上鳥何燠之何馮弓挾矢殊能
 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徽彼岐
 社命有殷之國遷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受賜茲醢
 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
 宜分作四圖然周以后稷積功累代有數十聖而後工天
 下卜年八百則一心之運也故合之

天間圖



師望在肆昌何志鼓刀揚聲后何喜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
 戰何所急

呂望在肆鼓刀文王問之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
 喜載以歸武王纘文之緒故奉木主伐紂則太公之事也
 乃不分圖

天間圖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地夫誰畏懼

注伯長也林君也晉太子申生雉經也又禮紀云伯道也
迫於林中也王克云申生雉經林木震實自古忠孝未有
不感天地也持此又可辯子厚蟻訟螻賊之對

天問圖

翌

集命辭輔



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伐之初湯臣摯後茲承

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

皇天節或有連及下文者或有虛說者今合之湯初臣伊
尹後乃師承足官天下而垂緒今畫作北面相揖微有謙
遜不違之義學焉後臣豈欺我哉

天問圖

季

勤盛壯齒



勳闖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

闖閭少亡在外壯厲武以自威

天問圖



至

彭鏗樹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久長

彭祖進雉羹事堯八百歲猶自悔不壽恨枕高而唾遠注
奇因附之

天問圖

枝特
微命



至

中央共牧后何怒邊蟻微命力何固

牧艸名中州有岐首蛇共爭食以自齧王注喻夷狄之自相殘噬者是也柳對以細腰羣飛夫何足病乃畫邊

天問圖

驚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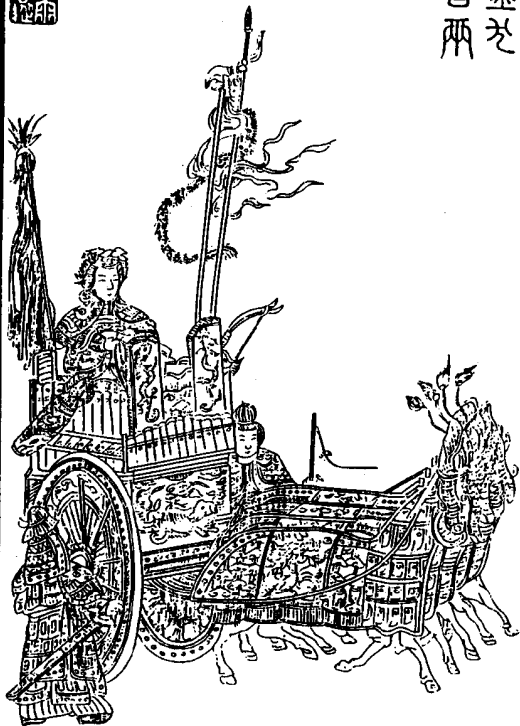
五

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同水萃何喜

昔有女子采薇驚走同水上止而得鹿家遂福喜也

天問圖

噬之
百兩



五

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

秦伯有犬弟鍼請之百兩車也魯昭元年鍼奔晉其車千乘坐多故出奔畫犬車上本載儉歇驕義也

天問圖

環恩風社
爰也也文



畫

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伏匿穴處爰何云荆勳作師夫何長先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子忠名彌彰

薄暮伏匿荆勳等問不能為圖故畧之止以環閭穿社爰生子文者畫之楊柳對曰於菟不可以作遂為圖本非臆也

天問圖跋

余師之學博而能精不能偏觀而盡識者獨繪事也歟哉然而麟角專場虎頭讓席即以繪事名天下矣極古今名象之微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之情濡以蠟絲運以鼠鬚俛觀者疑胸頓開飢目得飽如茲天問之圖五十有四册附以自注編繫於下錯取叔師之義子厚之對晦庵之注萬里之解包舉折衷略無贖蘊可不謂神哉余侍師側

天問圖

卷一

備較錄計逾年而圖始成於是孫蘭借靈婦駟競市而携者欲穿鐵限矣故自問卷以迄四方後生耆宿莫不捐百慮奉一函指顧歡躍未能罷去若觀郭禿之呈於中宵燈下也不知其出於鉛槧而屬腐棗爾畫師行且老非深思好古殫心絕技誰肯任是者令及門之徒贊一辭於雁鸞之尾既不可得世且謂屈子取不根之說憤激彷徨上咎真宰非如騰蘄水陸之教能肖其情則當日古廟長牆金碧森列啓王孫之呵殿者蓋亦取意不取像安能與刻舟索駿之徒同類而共笑之哉世如通其說一言之知或以余為哀梨不知其出於精且博之外者又非款啓之所能識也門人張秀壁百拜敬題

九章傳

區湖蕭雲從尺木甫較

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於江南之椹思君念國憂思罔極故復作九章章者著明也言已所陳忠信之道甚著明也卒不見納委命自沈楚人惜而哀之世論其詞以相傳焉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為正

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與嚮服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竭忠誠以事君子兮反離羣而贅朕忘儇媚以背眾兮待明君其知之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臣莫若君九章傳

今所以證之而不遠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眾人之所仇專惟君而無他兮又眾兆之所讎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忠何罪以遇罰兮亦非余心之所志行不羣以巔越兮又眾兆之所咤紛逢尤以離謫兮謇不可釋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心鬱邑余侘僚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而詒兮願陳志而無路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吾聞申侘僚之煩惑兮中悶瞀之怵怵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苟

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眾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懲於羹者而吹整兮何不變此之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眾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為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為此援也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婞直而不豫兮鮄功用而不就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今而知其信然矰弋機而在上兮尉羅張而在下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欲儻侗以干僚兮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汝何之欲橫奔而失路兮堅志而不忍背膺胙合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構木九章傳

惜誦

余幼好此奇服今年既老而不衰帶長缺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珮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騁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同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濟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臯邸余車兮

方林乘船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
水而凝滯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苟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之
何傷入澱浦余儻侗兮迷不知吾之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
援狄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
兮雲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
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接輿髡首兮桑扈羸行忠不必
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
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亂曰鸞
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

九章傳

三

行兮

涉江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仲春而東
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鼂
吾以行發郢都而去閭兮怛荒忽之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
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
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躡順風波
以從流兮焉洋洋而爲客凌陽侯之汜濫兮忽翺翔之焉薄心

絃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
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
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
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當陵陽之焉至
兮淼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心不
怡之長久兮憂與愁其相接惟郢路之遠遠兮江與夏之不可
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開兮蹇佗僚
而含蹙外承歡之約約兮謹荏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妬
被離而彰之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眾讒人之嫉妬兮

九章傳

四

被以不慈之僞名憎愠愉之修美兮好夫人之忼慨眾踐蹀而
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亂曰曼余日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
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
之

哀郢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承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
方長悲夫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數惟蓀之多怒兮傷
余心之悒悒願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結微情以陳詞
兮矯以遺夫美人昔君與我誠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

同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憍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修姱與余
言而不信兮蓋爲余而造怒願承間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
悲夷猶而冀進兮心怛傷之憺憺茲歷情以陳辭兮孫佯龔而
不閭固切人之不媚兮眾果以我爲患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
不至今其庸亡何毒藥之審審兮願葆美之可望三五以爲
像兮指彭咸以爲儀夫何極而不至兮故遠閭而難虧善不繇
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獲少歌
曰與美人抽怨兮并日夜而無正憍吾以其美好兮敖朕辭而
不聽倡曰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好姱佳麗兮胖獨處此異域

九章傳

五

既憍獨而不羣兮又無良媒在其側道卓遠而日忘兮願自申
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望孟夏之短夜兮何
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
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不得兮魂識路之營營何靈魂
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兮尙不知余之
從容亂曰長瀨湍流沅江潭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軫石歲
鬼蹇吾願兮超同忘度行隱進兮低侗夷猶宿北姑兮煩冤眷
容實沛徂兮愁歎苦神靈遙思兮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兮道思
作頌聊自救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

抽思

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眇兮杳杳孔靜
幽默鬱結紆軫兮離愍而長鞠撫情效志兮俛屈以自抑刑方
以爲圓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畫志墨兮前圖
未改內厚質正兮大人所盛巧倖不斲兮孰察其撥正玄文處
幽兮矇眊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變白而爲黑兮
倒上以爲下鳳皇在笱兮雞鶩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
夫惟黨人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任眾載盛兮陷滯而不濟
懷瑾握瑜兮窮不得所示邑犬羣吠兮吠所恠也誹駿疑傑兮

九章傳

六

固庸態也文質疏內兮眾不知余之異采材樸委積兮莫知余
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遷兮孰知余之從
容古固有不竝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
改忿兮抑心而自強離慙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進路北次兮
日昧昧其將暮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湘兮分
流汨兮修路幽蔽兮道遠忽兮會吟恒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
吾知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
焉程兮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
爰哀永歎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

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爲類兮

懷沙

思美人兮覽涕而竚眙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蹇蹇之煩
寬兮滔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沉菀而莫達願寄言於
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高辛
之靈盛兮遭玄鳥而致詒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獨
歷年而離愍兮羌憑心猶未化寧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
爲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旣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
路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爲我操之遷遼次而勿驅兮聊假日

九章傳

七

以須時指嶠冢之西隈兮與曠黃以爲期開春發歲兮白日出
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擘大薄之芳茝兮
搴長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解篇薄與
雜菜兮備以爲交佩佩續紛以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吾且憊
侗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竊快中心兮揚厥憑而不埃芳與
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困紛郁郁其遠承兮滿內而外揚情
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令薜荔而爲理兮憚舉趾而緣
木因芙蓉而爲媒兮憚寒裳而濡足登高吾不說兮入下吾不
能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

命則處幽吾將罷兮願及白日之未暮也獨莞莞而南行兮思
彭咸之故也

思美人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
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嫉祕密事之載心兮雖過
失猶弗治心純龐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君舍怒而待臣兮
不清澈其然否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
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溷濁兮盛氣志而過之何貞臣
之無罪兮被離謗而見尤慙光景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臨

九章傳

八

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沈身而絕名兮惜壅君之不
昭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爲藪幽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
而不聊獨彰壅而蔽隱兮使貞臣而無由聞百里之爲虜兮伊
尹烹於庖厨呂望屠於朝歌兮寤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
繆兮世孰云而知之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
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爲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
思久故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訕謾而不
疑弗省察而按實兮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
而別之何芳草之早殀兮微霜降而下戒諒不聰明而蔽壅兮

使讒諛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妬佳治之
芬芳兮慕母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妬入以自代願
陳情以白行兮得死過之不意情冤見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錯
置乘騏驥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乘汜汜以下流兮無舟楫
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兮辟與此其無異寧溘死而流亡兮恐
禍殃之有再不畢辭而赴淵兮惜壅君之不識

惜往日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
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曾枝剌棘圓果搏兮青黃雜糅文章爛

九章傳

九一

兮精色內白類可任兮紛緼宜修姱而不醜兮嗟爾幼志有以
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
橫而不流兮閉心自慎終不過夫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願歲
并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
比伯夷置以爲像兮

橘頌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有隱而
先倡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萬變其情豈可蓋兮
孰虛僞之可長鳥獸鳴以號羣兮草苴比而不芳魚鼈鱗以自

別兮蛟龍隱其文章故荼苦不同晦兮蘭茝幽而獨芳惟佳人
之永都兮更統世而自貶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佯介
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
處增歎歎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
以至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寤從容以周流兮聊
逍遙以自恃傷太息之歎歎兮氣於邑而不可止紕思心以爲
縷兮編愁苦以爲膺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存髣髴
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撫珮衽以案志兮超惘惘而遂行歲忽

忽其若頽兮昔亦冉冉而將至蕢蘅稿而節離兮芳以歇而不
九章傳

九一

十一

比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寧逝死而流亡兮不
忍此心之常愁孤子吟而技淚兮放子出而不還孰能思而不
隱兮昭彭咸之所聞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入景嚮
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可得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解
心鞿羈而不開兮氣繚轉而自締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芒之
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爲藐蔓蔓之不可量兮
縹綿綿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凌大波
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上高巖之峭岍兮處雌蜺之標顛據
青冥而攄虹兮遂儵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秀

霧依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馮崑崙以瞰霧露兮隱岷
山以清江憚涌湍之礚礚兮聽波聲之洶洶紛容容之無經兮
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委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
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汜滂滂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觀炎氣
之相仍兮窺焮液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借
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
迹心調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無適曰吾往昔之所冀兮悼來
者之逖逖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
悲申徒之抗迹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結結而不

九章傳

十一

解兮思蹇產而不釋

悲回風

遠遊傳

區湖蕭雲從尺木甫較

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於世上為讒
佞所譖毀下為俗人所困極章皇山澤無所告訴乃深惟元
一修執恬漠思欲濟世則意中憤然文采秀發遂敘妙思託
配仙人與俱遊戲周歷天地無所不到然猶懷念楚國思慕
舊故忠信之篤仁義之厚也是以君子珍重其志而瑋其辭
焉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非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
遠遊傳

上浮遭沈濁而汗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炯炯而不寐兮魂營
營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
者吾不聞步徙倚而遙思兮怊惝怳而永懷意荒忽而流蕩兮
心愁悽而增悲神儵忽而不返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端
操兮求正氣之所由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為而自得聞赤松
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貴真人之休德兮羨往世之登仙與
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奇傳說之託辰星兮羨韓眾之
得一形穆穆以浸遠兮離人羣而遁逸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
神犇而鬼怪時髮髯以遙見兮精皎皎以往來絕氛埃而淑尤

兮終不反其故都免眾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恐天時之
代序兮耀靈晷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薰聊仿
佯而逍遙兮承歷年而無成誰可與玩斯遺芳兮晨鄉向而舒
情高陽邈以遠兮余將焉所程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
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餐六氣而飲沆
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羸穢除順
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
德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滉滑而魂兮
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庶類

遠遊傳

以成兮此德之門間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
丘兮留不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吸飛
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玉色頰以晚顏兮精醇粹而始壯
質銷鑠以灼灼兮神要眇以淫放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
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寂寞乎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淖
雲而上征命天閭其開關兮排閭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
問太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發軔於
太儀兮夕始臨乎微於閭屯余車之萬乘兮紛容與而竝馳駕
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透蛇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

耀服偃蹇以低昂兮，驂連蜷以驕驚。騎膠葛以雜亂兮，斑漫行而方行。撰余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鈎芒。歷太皓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啟路。陽杲杲其未光兮，凌天地以徑度。風伯爲余先驅兮，辟氛埃而清涼。鳳凰翼其承旂兮，遇蓐收乎西皇。擘彗星以爲旂兮，舉斗柄以爲麾。叛陸離其上下兮，遊驚霧之流波。肯暍瞠其矐莽兮，召玄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眾神以竝。轂路曼曼其悠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侍兮，右雷公以爲衛。欲遠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以担擣。內欣欣而自美兮，聊媮娛以自樂。涉青雲以汎濫游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

遠遊傳

三

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汜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指炎神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荒忽兮，沛罔象而自浮。祝融戒而蹕御兮，騰告鸞鳥。迎宓妃張樂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合海若舞馮夷，玄螭蟲象竝出進兮。形繆虬而透迤，雌蜺便娟以增撓兮。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行無終極兮。焉乃逝以徘徊，舒并節以馳騫兮。遠絕垠乎寒門，軼迅風於清源兮。從顛項乎增冰，歷玄冥以邪徑兮。乘間維以反顧，召黔羸而見之兮。爲余先乎平路，經營四荒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崢

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儻忽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超無爲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爲鄰。

遠遊傳

四

卜居傳

區湖蕭雲從尺木甫較

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忠貞之性而見嫉妒念讒佞之臣承君順非而蒙富貴已執忠直而身放棄心迷意惑不知所為乃往至太卜之家稽問神明決之著龜卜已居世何所宜行冀聞異策以定嫌疑故曰卜居也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蔽鄣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歎歎朴以忠

卜居傳

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呢嚅慄斯噤呻儒兒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真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

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卜居傳

漁父傳

區湖蕭雲從尺木甫較

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湖之間憂愁歎吟儀容變易而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江濱欣然自樂時遇屈原川澤之域怪而問之遂相應荅楚人思念屈原因敘其辭以相傳焉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

漁父傳

二

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泥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舖其糟而歎其醜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又安能以皎皎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九辯傳

區湖蕭雲從尺木甫較

九辯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辯者變也謂陳道德以變說君也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故天有九星以正機衡地有九州以成萬邦人有九竅以通精明屈原懷忠貞之性而被讒邪傷君闇蔽國將危亡乃援天地之數列人形之要而作

九歌九章之頌以諷諫懷王明已所言與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至於漢興劉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詞故號

九辯傳

為楚詞亦承其九以立義焉

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懷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沈寥兮天高而氣清素廖兮收潦而水清懽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愴憤恨兮去故而就新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宋漠而無聲雁雖離而南遊兮鷓鴣啁啾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臺臺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

右一

悲憂窮感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釋去鄉離家兮徠遠客超逍遙兮今焉薄專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蓄怨兮積思心煩懣兮忘食事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車既駕兮竭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倚結軫兮長太息涕潺湲兮下霑軾忼慨絕兮不得中替亂兮迷惑私自憐兮何極心忤忤兮諒直

右二

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凜秋白露既下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去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離芳藹之方壯兮余萎

九辯傳

約而悲愁秋既先戒之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收恢急之孟夏兮然歛僚而沈藏葉菸邑而無色兮枝煩挈而交橫顏淫溢而將罷兮柯彷彿而萎黃荊櫛櫛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瘵傷惟其紛糅立將落兮恨其失時而無當擊駢轡而下節兮聊逍遙以相伴歲忽忽而遭盡兮恐余壽之弗將悼余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狂攘澹容與而獨倚兮蟋蟀鳴此西堂心怵惕而震盪兮何所憂之多方仰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

右三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何曾華之無實兮從風

雨而飛颺以爲君獨服此惠兮羗無以異於眾芳閔奇思之不
通兮將去君而高翔心閔憐之慘悽兮願一見而有明重無怨
而生離兮中結軫而增傷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
猛犬狴狴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
何時而得乾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永歎

右四

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却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
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
踟躕而遠去鳥鴈皆喙夫梁藻兮鳳愈飄翔而高舉圍整而方

九辯傳

三二

衲兮吾固知其鉏鋤而難入眾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惶惶而
無所集願銜枚而無言兮嘗被君之渥洽太公九十乃顯榮兮
誠未遇其匹合謂騏驥兮安歸謂鳳凰兮安棲變古易俗兮世
衰今之相者兮舉肥騏驥伏匿而不見兮鳳凰高飛而不下鳥
獸猶知懷德兮何云賢士之不處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
貪餒而妄食君棄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欲寂寞而絕端
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獨悲愁其傷人兮馮鬱鬱其安極

右五

霜露慘悽而交下兮心尙幸其弗濟霰雪霧糅其增加兮乃知

遭命之將至願微幸而有待兮泊莽莽兮與塹草同死願自往
而徑遊兮路壅絕而不通欲循道而平驅兮又未知其所從然
中路而迷惑兮自壓按而學誦性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乎從
容竊美申包胥之氣盛兮恐時世之不固何時俗之工巧兮滅
規槩而改整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處濁世而顯
榮兮非余心之所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寧窮處而守高食不
媮而爲飽兮衣不苟而爲溫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託志乎素
餐蹇充屈而無端兮泊莽莽而無垠無衣裘以禦冬兮恐溘成
而不得見乎陽春

九辯傳

四

右六

靚杪秋之遙夜兮心懨悵而有哀春秋連連而日高兮然惆悵
而自悲四時遞來而卒歲兮陰陽不可與儷偕白日晚晚其將
入兮明月銷鑠而滅毀歲忽忽而道盡兮老冉冉而俞弛心搖
悅而日季兮然怛悵而無冀中憎惻之悽愴兮長太息而增欷
年洋洋以日往兮老嚬廓而無處事疊疊而覲進兮蹇淹留而
躊躇

右七

何汜濫之浮雲兮森壅蔽此明月忠昭昭而願見兮然霧障而

莫達願皓日之顯行兮雲濛濛而蔽之竊不自聊而願忠兮或
默點而汗之堯舜之抗行兮瞭冥冥而薄天何險巇之嫉妒兮
被以不慈之僞名彼日月之照明兮尙黯黹而有瑕何況一國
之事兮亦多端而膠加被荷稠之晏晏兮然潢洋而不可帶既
驕美而伐武兮負左右之耿介憎愠愉之脩美兮好夫人之慷
慨眾踈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農夫輟耕而容與兮恐田
野之蕪穢事綿綿而多私兮竊悼後之危敗世雷同而炫耀兮
何毀譽之昧昧兮脩飾而窺鏡兮後尙可以竄藏願寄言夫流
星兮羌條忽而難當卒壅蔽此浮雲兮下暗漠而無光

九辯傳

右八

五

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諒無怨於天下兮心焉取
此怵惕棄騏驥之濶濶兮馭安用夫強策諒城郭之不足恃兮
雖重介之何益遭翼翼而無終兮怵惛惛而愁約生天地之若
過兮功不成而無效願沈滯而無見兮尙欲布名乎天下然潢
洋而不遇兮直恂恂而自苦莽洋洋而無極兮忽翺翔之焉薄
國有驥而不知棄兮焉皇皇而更索寤戒謳於車下兮桓公聞
而知之無伯樂之善相兮今誰使乎訾之罔流涕以聊慮兮惟
著意而得之紛純純之願忠兮如被離而郭之願賜不肖之軀

而別離兮放遊志乎雲中藥精氣之搏搏兮驚諸神之湛湛
白霓之習習兮歷羣靈之豐豐左朱雀之芟芟兮右蒼龍之躍
躍屬雷師之闐闐兮通飛廉之衙衙前輕輅之鏘鏘兮後輜
之從從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計專專之不可化兮
願遂推而爲臧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

九辯傳

六

招魂傳

區湖蕭雲從尺木甫較

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招者召也以手曰招以言曰召魂者身之精也宋玉憐哀屈原忠而斥棄愁懣山澤魂魄放佚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諫懷王冀其覺悟而還之也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沫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帝告巫陽曰有人在在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陽對曰掌籙上帝其命難從若

招魂傳

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焉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恒幹何為乎四方些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唯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覓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而祀以其骨為醢些蝮蛇綦綦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淫些覓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淵糜散而不可止些奪而得脫其外曠宇些赤蟻若象玄蠶若壺些五穀不生叢菅是食些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彷徨無

所倚廣大無所極些歸來歸來恐自遺賊些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從目往來佻佻些懸人以嫉投之深淵些致命於帝然後得眠些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約其角鬚鬚些敦胥血拇逐人駭駭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魂兮歸來入修門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齊縷鄭綿絡些招具該備承嘯呼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像設君室靜閒安些

招魂傳

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網戶朱綴刻方連些冬有突夏夏室寒些川谷徑復流潺湲些光風轉蕙汜崇蘭些經堂入奧朱塵筵些砥室翠翹挂曲瓊些翡翠珠被爛齊光些蒨阿拂壁羅幃張些纂組綺縞結琦瑋些室中之觀多珍怪些蘭膏明燭華容備些二八侍宿射遞代些九侯淑女多迅眾些盛鬋不同制實滿宮些容態好比順彌代些弱顏固植審其有意些媵容脩態絀洞房些蛾眉曼睩目騰光些靡顏膩理遺視瞻些離榭脩幕侍君之間些翡翠帷翠幃飾高堂紅壁沙版玄玉之梁些仰觀刻桷畫龍蛇些坐堂伏檻臨曲池些芙蓉始發雜

芰荷些紫莖屏風文緣波些文異豹飾侍陂陀些軒轅既低步
騎羅些蘭薄戶樹瓊木籬些魂兮歸來何遠爲些室家遂宗食
多方些稻粢稱麥聖黃梁些大苦鹹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臙臙
若芳些和酸若苦陳吳羹些臙醞炮羔有柘漿些鵠酸臙鳧煎
鴻鷓些露雞臙蠟厲而不爽些拒菽蜜餌有餽餽些瑤漿纒勺
寶羽觴些挫糟凍飲耐清涼些華酌既陳有瓊漿些歸來反故
室敬而無妨些肴羞未通女樂羅些噉鍾按鼓造新歌些涉江
采菱發揚荷些美人既醉朱顏酡些嫉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
服纖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鬢豔陸離些二八齊容起鄭舞些衽

招魂傳

三

若交竿撫案下些竽瑟狂會擗鳴鼓些宮庭震驚發激楚些吳
歛蔡謳奏大呂些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放噉組纓班其相紛
些鄭衛妖玩來雜陳些激楚之結獨秀先些菀蔽象棊有六節
些分曹並進適相迫些成臯而牟呼五白些晉制犀比費白日
些鏗鐘搖簾揆梓瑟些娛酒不廢沈日夜些蘭膏明燭華鐙錯
些結撰至思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耐飲盡歡樂先故
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亂曰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菘蘋齊葉
兮白芷生路貫盧江兮左長薄倚沼哇瀛兮遙望博青驪結駟
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玄顏烝步及驟處兮誘騁先抑鶩若通

兮引車右還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朱明承
夜兮時不可淹臯蘭被徑兮斯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
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

招魂傳

四

大招傳

區湖蕭雲從尺木甫較

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屈原放流九年憂思煩亂精神越散與形離別恐命將終所行不遂故憤然大招其魂盛稱楚國之樂崇懷襄之德以比三王能任用賢公卿明察能薦舉人宜輔佐之以興至治因以風諫達已之志也

青春受謝白日昭只春氣奮發萬物遽只冥凌澹行魂無逃只魂魄歸徠無遠遙只魂乎歸徠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東有大

大招傳

海潮水激激只螭龍竝流上下悠悠只霧雨淫淫白皓膠只魂乎無東湯谷宋只魂乎無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蜒只山林險隘虎豹蜿只鱗鱗短狐王虺騫只魂乎無南蟻傷躬只魂乎無西西方流沙滂洋洋只豕首縱目被髮鬢只長爪踞牙諛笑狂只魂乎無西多害傷只魂乎無北北有寒山連龍施只代水不可涉深不可測只天白顛顛寒凝凝只魂乎無往盈北極只魂魄歸徠間以靜只自恣荆楚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窮身安樂年壽延只魂乎歸徠樂不可言只五穀六仞設菰梁只鼎臠盈望和致芳只內鷓鴣味豺羹只魂乎歸徠恣所嘗只

鮮螭甘雞和楚酪只醢豚苦狗膾苴蓐只吳酸蒿蕪不沾薄只

魂兮歸徠恣所擇只炙鵠烝鳧黏鶉噉只煎鱗雁雀遽爽存只魂乎歸徠麗以先只四酎并孰不醒噓只清馨澆斂不歡役只吳醴白蘘和楚漉只魂乎歸徠不遠惕只代秦鄭衛鳴竽張只伏戲駕辯楚勞商只謳和揚阿趙蕭倡只魂乎歸徠定空桑只二八接舞投詩賦只叩鐘調磬娛人亂只四上競氣極聲變只魂乎歸徠聽歌謔只朱脣皓齒婢以媵只比德好間習以都只豐肉微骨調以娛只魂乎歸徠安以舒只媵目宜笑蛾眉曼只容則秀雅穉朱顏只魂乎歸徠靜以安只媵脩滂浩麗以佳只

大招傳

會頰倚耳曲睂規只滂心綽態姣麗施只小腰秀頸若鮮卑只魂乎歸徠思怨移只易中利心以動作只粉白黛黑施芳澤只長袂拂面善留客只魂乎歸徠以娛昔只青色直睂美目嫵只曆輔奇牙宜笑嗎只豐肉微骨體便娟只魂乎歸徠恣所便只夏屋廣大沙堂秀只南房小壇觀絕雷只曲屋步擱宜擾畜只騰駕步遊獵春圃只瓊轂錯衡英華假只蒨蘭桂樹鬱彌路只魂乎歸徠恣志慮只孔雀盈園畜鸞皇只鷓鴣羣晨雜鶉鷄只鴻鵠代遊曼鷓鷄只魂乎歸徠鳳皇翔只曼澤怡面血氣盛只永宜厥身保壽命只室家盈廷爵祿盛只魂乎歸徠居室定只

接徑千里出若雲只三圭重侯聽類神只察篤天隱孤寡存只
魂兮歸徠正始昆只田邑千畛人阜昌只美冒眾流德澤章只
先威後文善美明只魂乎歸徠賞罰當只名聲若日照四海只
德譽配天萬民理只北至幽陵南交趾只西薄羊腸東窮海只
魂乎歸徠尙賢士只發政獻行禁苛暴只舉傑歷陞誅讖罷只
直贏在位近禹鷹只豪傑執政流澤施只魂乎徠歸國家爲只
雄雄赫赫天德明只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極立九卿只
昭質旣設大侯張只執弓挾矢揖辭讓只魂乎徠歸尙三王只

大招傳

三

四庫館補繪

蕭氏離騷圖

三卷

庚午夏日涉園依
天津函本重印又
據江南圖書館藏
宗本林之辭校字

欽定補繪離騷圖目錄

上諭

御製詩

四庫總目提要

蕭尺木序

卷上

離騷 三十二圖

九歌 九圖

卷中

天問 五十四圖

卷下

九章 九圖

欽定補繪離騷圖

目錄

遠遊 五圖

卜居 與漁父合一圖

漁父

招魂 十三圖

大招 七圖

九辯 九圖

附 香草 十六圖



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奉

上諭四庫全書館進呈書內有蕭雲從畫離騷圖一冊蓋鍾季公麟九歌圖意而分章摘句續為全圖博考前經義存規鑑頗合古人左圖右書之意但今書中所存各圖已缺畧不全又如蓀荃蘭蕙以喻君子寄意遙深雲從本未為圖自應一併繪入以彰稱物芳著於古今圖書集成內採取補入南書房翰林等逐一考訂將應補者酌定彙本令門應兆倣照李公麟九歌圖筆意補行繪畫以臻完善書仍舊貫新補者各註明錄旨簡端即以當序欽此

御題補繪離騷圖八韻



畫史老田野披憐長卷情 四庫全書館進呈蕭雲從所著離騷藏雲從山水長卷末自識云河陽李晦古作大障為高宗所賞愛余草野中人無緣獻納雅衰老極力勉為此卷藏之以俟知

欽定補繪離騷圖

上諭 御製詩

一

我云云詞頗誠 不緣四庫輯那識此人名六法道由寓三閭蹟 懇因為題句 以呈因之為手繪足見用心精歲久惜佚闕西清命補成共圖 得百五 雲從鍾季公麟九歌為離騷圖頗合古人左圖右書之 十四圖其餘或原本未畫或舊有今闕因命南書房翰林等逐 一考訂令門應兆補繪九十一圖合之原書六十四圖共一百 五十五圖若史表幽貞姓屈性無屈名平鳴不平遷云可以汲 披閱凜王明

欽定補繪離騷圖三卷

國朝蕭雲從原圖乾隆四十七年奉 敕補繪雲從字八木
當塗貢生考天問序稱屈原放逐彷徨山澤見楚有先王之
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儵倏及古聖賢怪
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是楚辭之興本由圖畫而作後
世讀其書者見所徵引自天文地理蟲魚草木與凡可喜可
愕之物無不畢備咸足以擴耳目而窮幽渺往往就其興趣
所至繪之爲圖如宋之李公麟等皆以此擅長時所畫不過
一篇一章未能駭極情狀雲從始因其章句廣爲此圖當時
咸推其工妙爲之鐫刻流傳然原本所有祇以三閭大夫鄭
詹尹漁父合繪一圖冠於卷端及九歌爲九圖天問爲五十
四圖而目錄凡例所稱離騷經遠遊諸圖並已闕佚香草一

欽定補繪離騷圖

提要

爲經故也然吾尊騷於經則不得不尊騷而爲圖矣况離騷本國
風而嚴斷於書九歌九章本雅頌而莊敬於禮奇法於易屬辭比
事於春秋司馬史稱其志潔行廣與日月爭光而漢宣帝以爲合
於經術豈余之臆說耶蓋聖人立象以盡意而書不盡言言不盡
意一畫之中囊括遐渺乃世亦尊六經於文詞而不研其義不研
其義則制器尙象上繡下會以目治之者鮮矣馬鄱陽通考載六
經譜數百條亦謂騷有香草漁父諸本乃知覃精於經者必稽詳
於圖而後已紫陽夫子深惜樂記說理而度數失傳易脫卦象離
騷無能手畫者索圖於騷與索圖於經並論又可知矣余不敏抒
毫補綴一宗紫陽之注用備後來之勸懲而終嘆古人之不見我
也乙酉仲秋七日題於萬石山之應遠堂

欽定補繪離騷圖

離騷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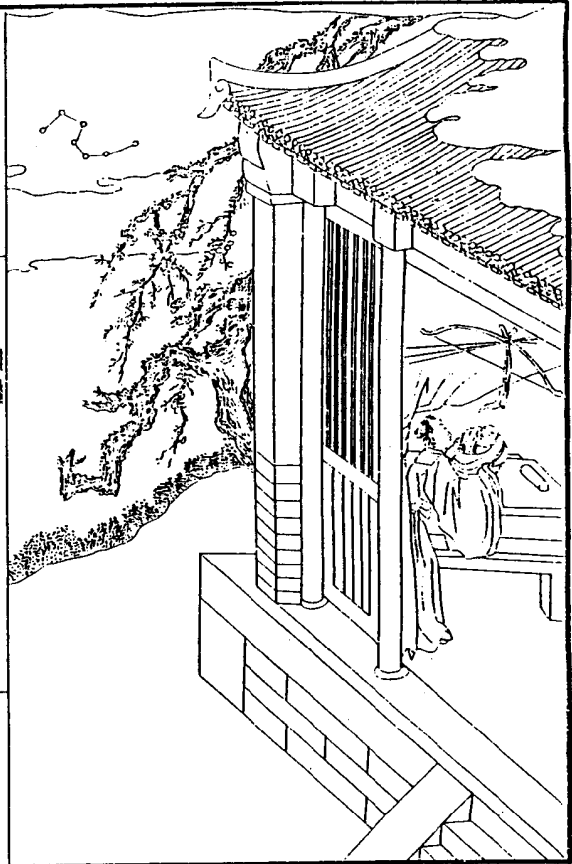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名平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羣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屈原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陳直徑以諷諫君也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已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譖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而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上 離騷

一

屈原放在山野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沈而死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爲小人其詞溫而雅其義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上 離騷

二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
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
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



乘騏驎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



五

昔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
茝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猖披兮夫唯捷徑
以窘步惟夫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
皇輿之敗績勿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
兮反信讒而齎怒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
以為正兮夫唯靈脩之故也日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
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
化

六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上 離騷

七



公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
 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埃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
 衆芳之蕪穢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馱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
 人兮各興心而嫉妬忽馳騫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
 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上 離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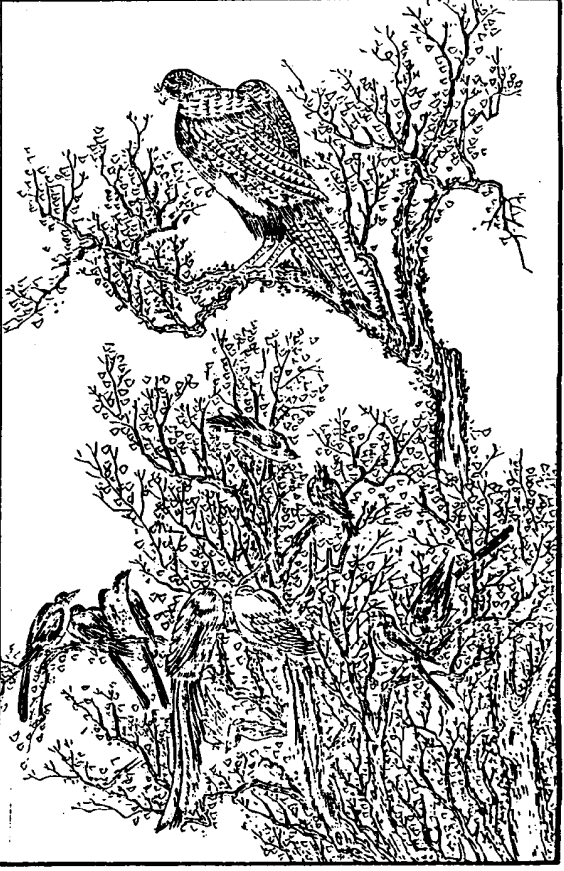
八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
 長願頷亦何傷擘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葉矯菌桂以纫蕙
 兮索胡繩之纒纒審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
 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
 好脩姱以鞿羈兮蹇朝諝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纒兮又申之以攬
 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眾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詠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偃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忱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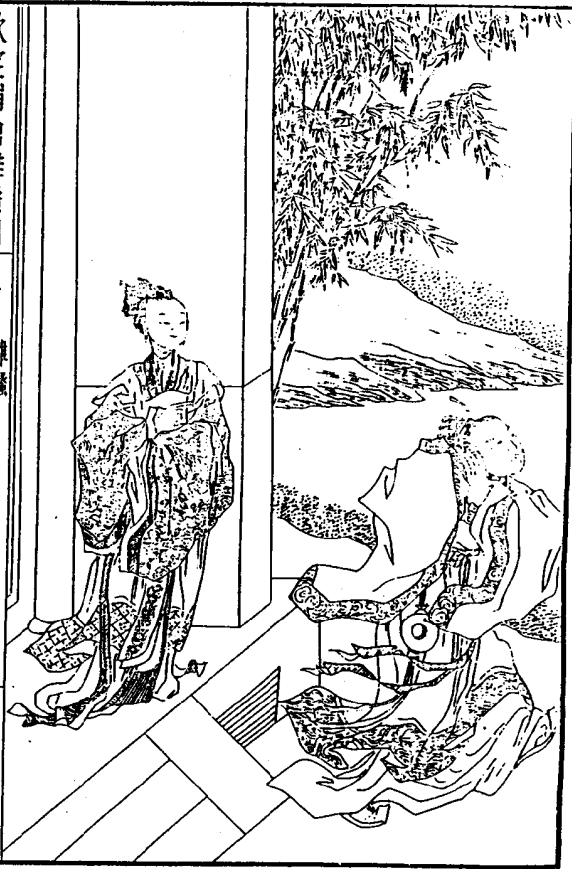
安 鷲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悔
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
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
吾初服



製芰荷以為衣兮糞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
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
猶未虧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
非其彌章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
兮豈余心之可懲



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歿乎羽之
野汝何博謩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婞節蕢菴蔬以盈室兮判獨離
而不服眾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
莞獨而不予聽



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
詞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上 離騷

五

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上 離騷

十六

弄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泥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長湯禹臧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和親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跼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柄兮固前脩以菹醢會戲歎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如蕙以掩涕兮露余襟之浪浪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上 離騷

三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
馳玉虬以乘鸞兮溘埃風余
上征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
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
路曼曼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上 離騷

天

飲余馬於咸池兮搴余轡乎扶桑
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上 離騷

七

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
鸞皇爲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
未具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
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
來御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上 離騷

三

吾令帝閭開關兮倚闔闔而望予
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
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上 離騷

三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閭風而縹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上 離騷

三

諒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上 離騷

五

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寒脩以爲理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繡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遠棄而改求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上 離騷

六

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吾令鳩爲媒兮鳩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及少康之末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旣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



索芟茅以筵蓐兮命靈氛為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
 慕之息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
 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
 孰云察余之善惡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
 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理美之能當
 蘇糞壤目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
 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皇剌剌其揚靈兮告余以吉
 故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上 離騷

三

日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架椽之所同湯禹嚴而求合兮摯咎繇而
能調苟中情其好脩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
用而不疑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上 離騷

五

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問以該輔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上 離騷

三九

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鴉鳩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何瓊佩之恒蹇兮衆凌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妬而折之時續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並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華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任以慢愒兮椒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惟茲佩其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上 離騷

三十

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為羞兮精瓊蘆以為糧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上 離騷

三

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
 疏遭吾道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旒藹兮鳴玉鸞之
 啾啾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翔翔
 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使梁津兮詔西
 皇使涉予路脩遠以多艱兮騰眾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
 西海以爲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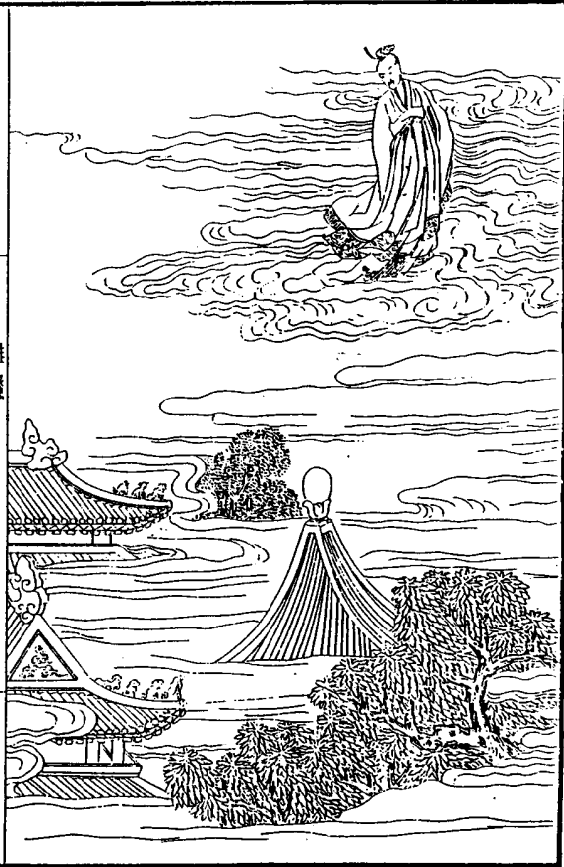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上 離騷

三

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軛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重旗之委
 蛇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逸逸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愉
 樂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上 離騷

畫

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
行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爲美
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九歌傳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怫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爲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見己之克結託之以風諫故其文意不同章句雜錯而廣異義焉

欽定補繪離騷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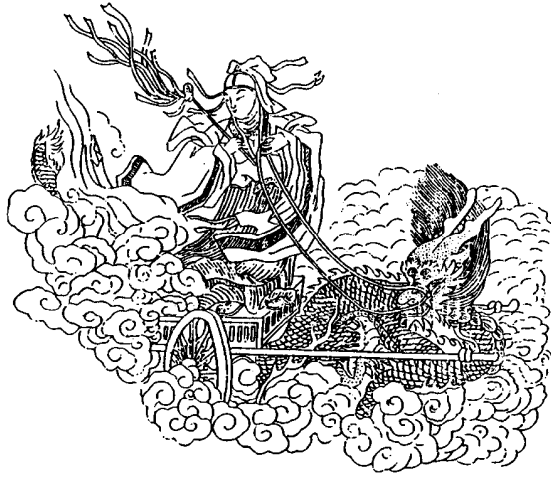
卷上 九歌

畫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劔兮王珥璆鏘鳴兮琳琅瑤席
 兮玉璫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莫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
 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竿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
 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東皇太一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上 九歌

壹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兮未央
 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翱遊兮周章靈皇皇
 兮既降衆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
 太息極勞心兮憺憺

雲中君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上 九歌

貳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兮
 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交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駕飛
 龍兮比征遺吾道兮洞庭薛荔柏兮蕙綢蓀櫂兮蘭旌望滂陽兮
 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嬃媛兮為余太息橫流涕兮
 潺湲隱思君兮徘徊桂棹兮蘭柁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
 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
 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鼉騶驚兮江臯夕弭
 節兮比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兮江中余佩兮醴浦
 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昔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湘君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白
 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萃兮蘋中晷何為兮木上沅有芷兮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上 九歌

七

醴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塵何食兮
 庭中蛟何為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臯夕濟兮西澨聞佳人兮召
 子將騰駕兮借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蓀壁兮紫壇菊芳椒
 兮成堂桂棟兮蘭椽辛夷楣兮葯房罔薜荔兮為帷辨蕙揚兮旣
 張白王兮為鎮疏石蘭兮為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
 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嶷續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捐余袂兮
 江中遺余褋兮醴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
 得聊逍遙兮容與

湘夫人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合飄風兮先驅使凍雨兮灑塵君迴
 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高飛兮
 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齋速導帝之兮九坑靈衣兮被
 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眾莫知兮余所為折疏麻兮璫華將
 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旣極不覆近兮愈疏乘龍兮鱗鱗高馳兮
 沖天結桂枝兮延佇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
 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為

大司命

秋蘭兮麝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子夫人自有
 兮美子蓀何以兮愁苦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
 獨與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
 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上 九歌

六



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與女沐兮
 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悅兮浩歌孔蓋兮翠
 旒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劔兮擁幼艾蓀獨宜兮爲民正
 少司命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上九歌

三

噉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駕
 龍輶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徊兮顧懷光聲
 色兮嬾人觀者憺兮忘歸樞瑟兮交鼓簫鍾兮瑤虞鳴篳兮吹竽
 思靈保兮賢娉翺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
 蔽日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
 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馳翔杳冥冥兮以東行

東君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上九歌

四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騁鱗登
 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魚
 鱗屋兮龍堂紫貝關兮朱宮靈何為兮水中乘白龜兮逐文魚與
 女遊兮河之渚流漸紛兮將來下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
 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隣兮媵子

河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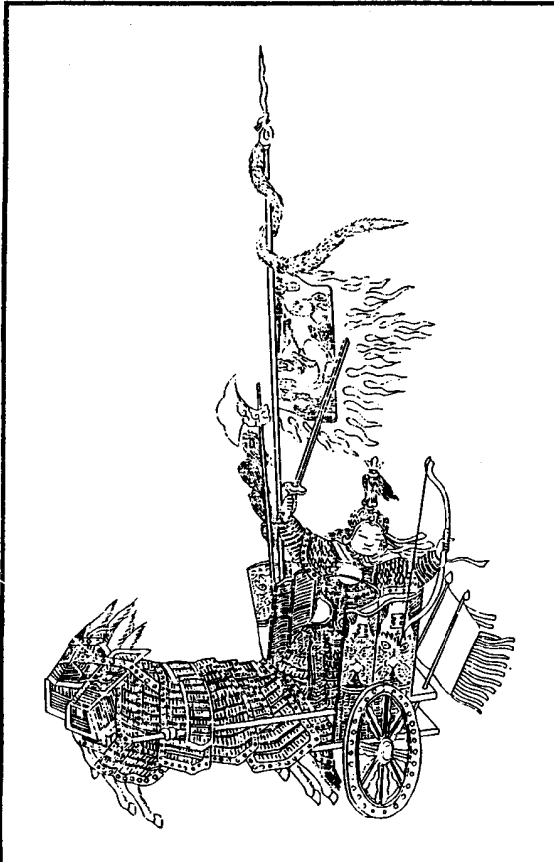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上九歌

聖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羅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子兮
 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
 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表獨立
 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
 留靈脩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子采三秀兮於山閒石磊磊兮
 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山中人兮芳杜若飲
 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靈墳墳兮雨冥冥援啾啾兮又
 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山鬼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上九歌

聖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
 士爭先凌余陣兮躡余行左騶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繫四馬援
 玉袍兮擊鳴鼓天時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乘原墜出不入兮往
 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誠既
 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
 雄

國殤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上 九歌

三



成禮兮會敬傳芭兮代舞媵女倡兮容與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
 終古

禮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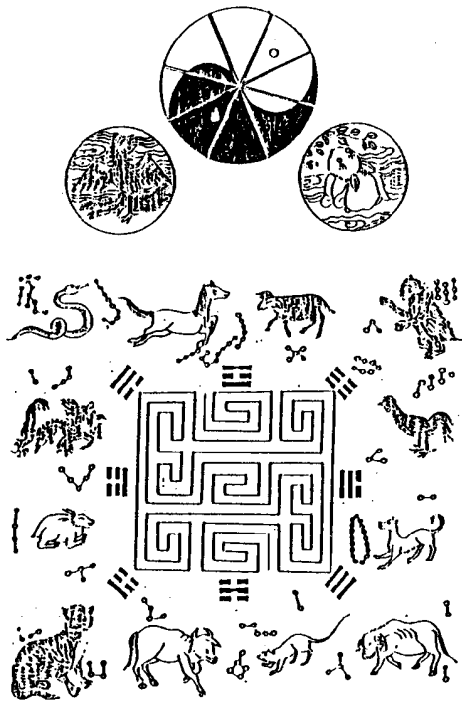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上 九歌

四

欽定補繪離騷圖卷上 終

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
 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陸陸嗟號昊旻仰天歎息
 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僞危
 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
 何而問之以深憤懣舒瀉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論述故其
 文義不次序云爾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眞昭普閭誰能極之
 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時何爲陰陽三合何本何化圓
 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幹維馮繫天極馮加八柱
 何當東南何虧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天何所
 杳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
 所行幾里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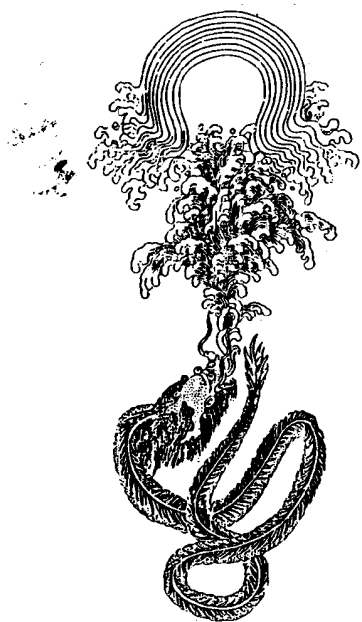


伯強何處惠氣安在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四



何闇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五



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食日何憂何不課而行之鴟龜曳銜鮫何聽焉順彼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復鮫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洪泉極深何以窺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六



河海應龍何盡何歷鮫何所營禹何所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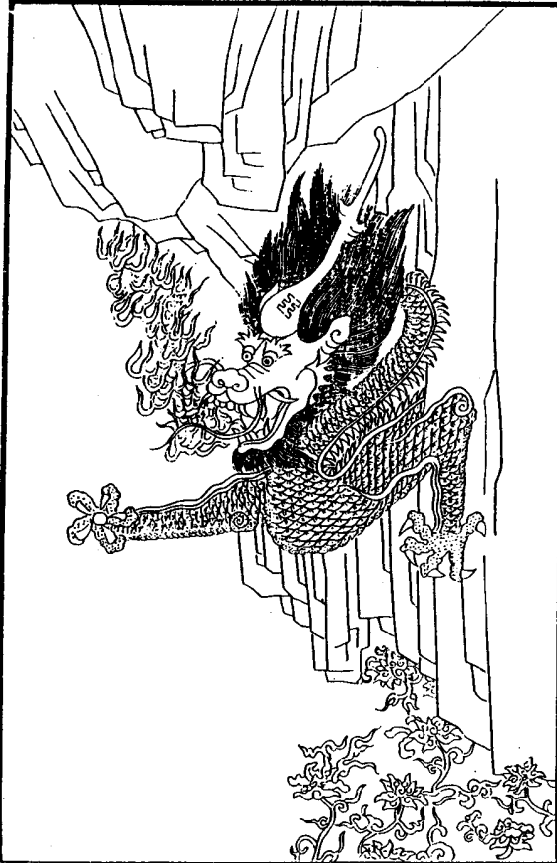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七

康回馮怒暨何故以東南傾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東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順隳其衍幾何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啟何氣通焉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八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九

焉有石林何獸能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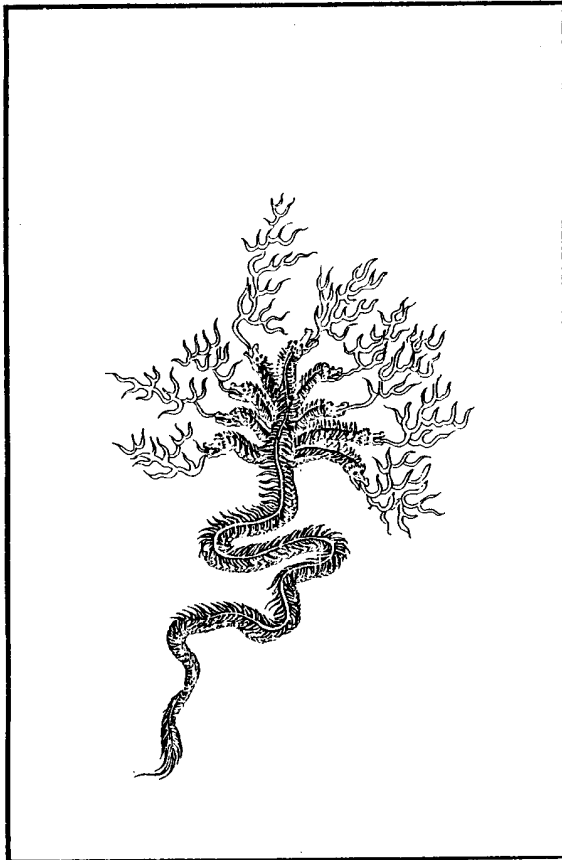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十

焉有虬龍負熊以遊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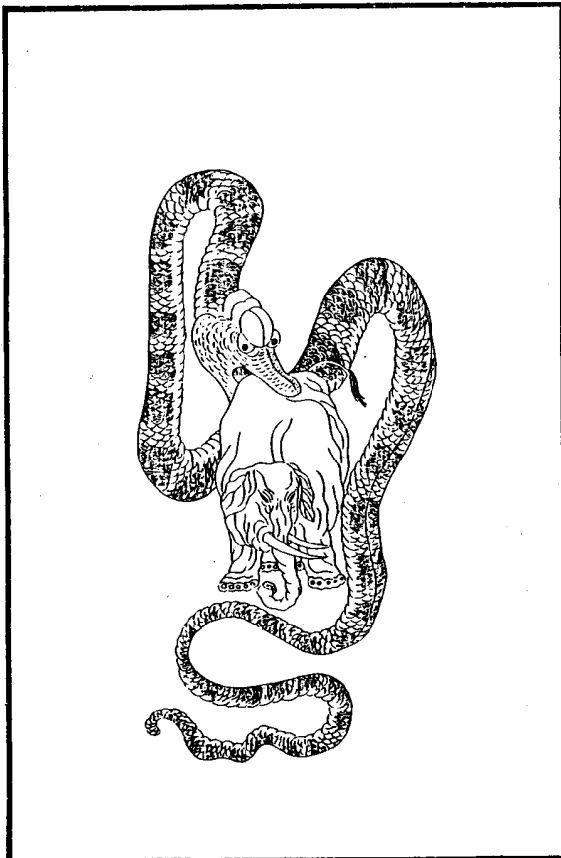
雄虺九首儵忽焉在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十三

何所不死長人何守靡辨九衢泉華安居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十三

一蛇吞象厥大何如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十四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鯨魚何所魁堆焉處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五

羿焉彈日烏焉解羽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六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衞山女而通之于台桑閔妃
 匹合厥身是繼胡維嗜不同味而快鼃飽啟代益作后卒然離蠶
 何啟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厥籟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
 播降啟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口 天問

七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歟夫河伯而妻彼雒嬪馮珖利決封禱是
 歟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泥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歟革
 而交吞揆之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十八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為黃熊巫何活焉咸播秬黍莆藿是營何
由并投而鮫疾脩盈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一九

白蜺嬰弗胡為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滅天式從橫陽離爰死
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二十

濟號起雨何以興之撰體協音鹿何膺之鼇戴山抃何以安之釋
 舟陵行何以遷之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三



惟澆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歧縫裳而館同
 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三



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掛尋何道取之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三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四

舜閔在家父何以鰥堯不姚告二女何親厥萌在初何所億焉璜
臺十成誰所極焉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三



登立為帝執道尚之女媧有體執制匠之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三



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大體而厥身不危敗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毛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夫

緣鵠飾王后帝是饜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帝乃降觀下逢伊摯
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三



簡狄在臺譽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三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三



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三



千協時舞何以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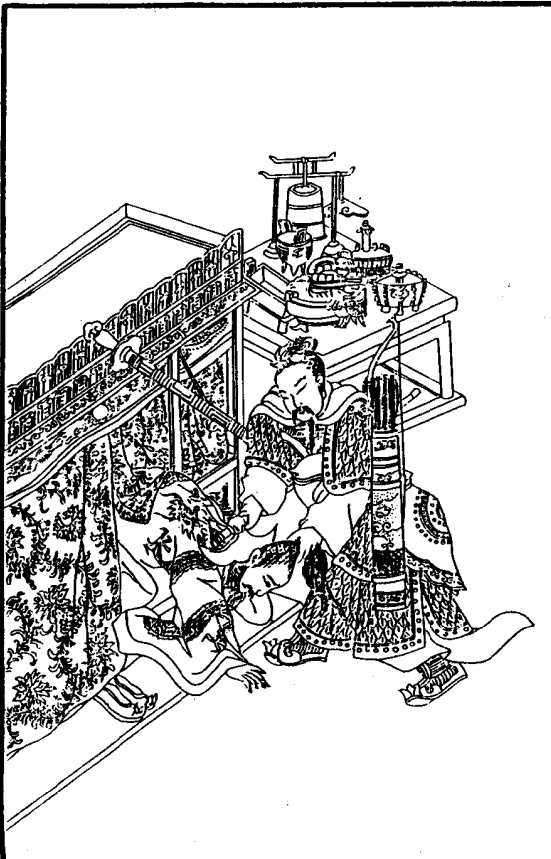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中 天問

畫

平脅曼膚何以肥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中 天問

畫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五



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五



昏微遵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七

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八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濱之木得彼小
 子夫何惡之賤有莘之婦湯出重泉夫何辜尤不勝心伐帝夫誰
 使挑之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三



會龜爭盟何踐吾期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早



蒼鳥羣飛孰使幸之到擊紂躬叔且不嘉何親揆發足周之命以
 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爭遣伐器何以行
 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三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一



穆王巧梅夫何爲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妖夫曳銜何號于市
周幽誰誅焉得夫衰妣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四三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會卒然身殺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四四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譏詔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沈之
 雷開阿順而賜封之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詳
 狂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聖



稷維元子帝何竺之投之于冰上烏何煥之何馮弓挾矢殊能將
 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伯昌号襄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
 有殷國遷藏就歧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受賜茲醢西伯上告
 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聖



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
何所急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七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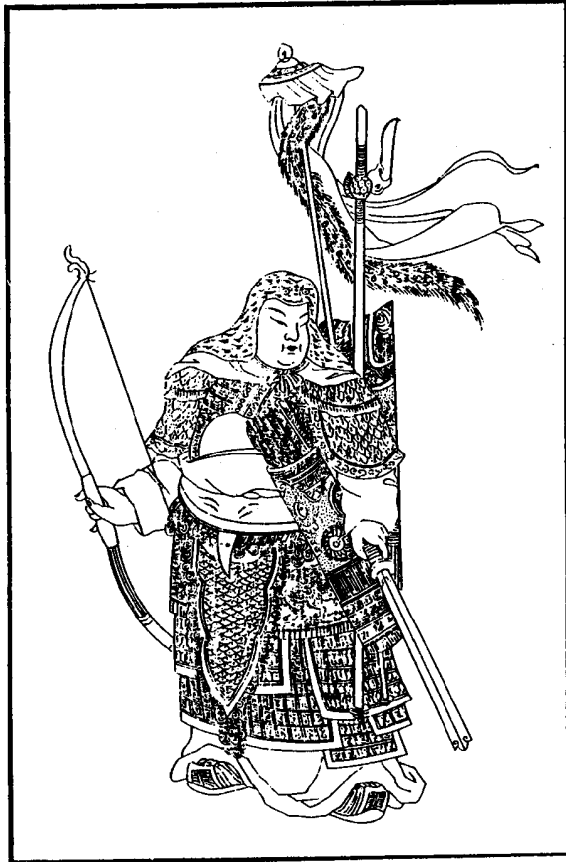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八

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初湯臣摯後茲承輔
何卒官湯尊食宗緒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五

勲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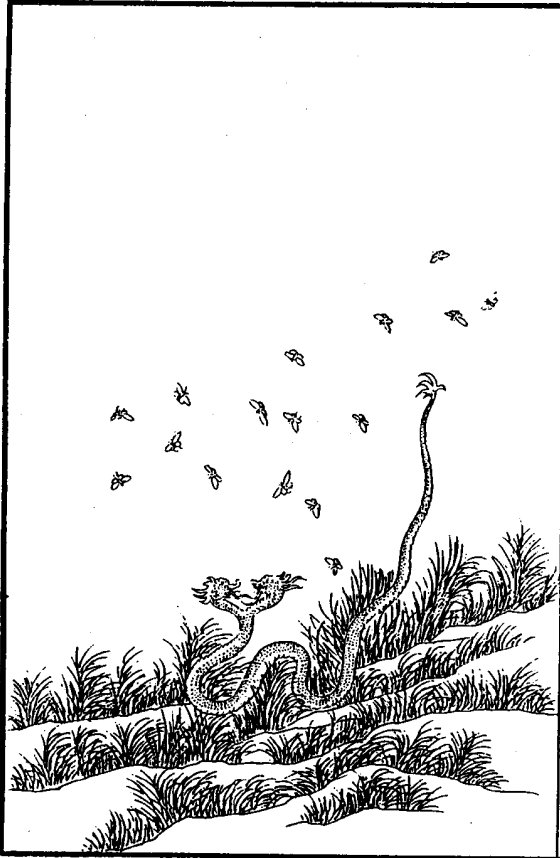
五

彭鑑樹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大何久長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三



中央共牧后何怒蚤蛾微命力何固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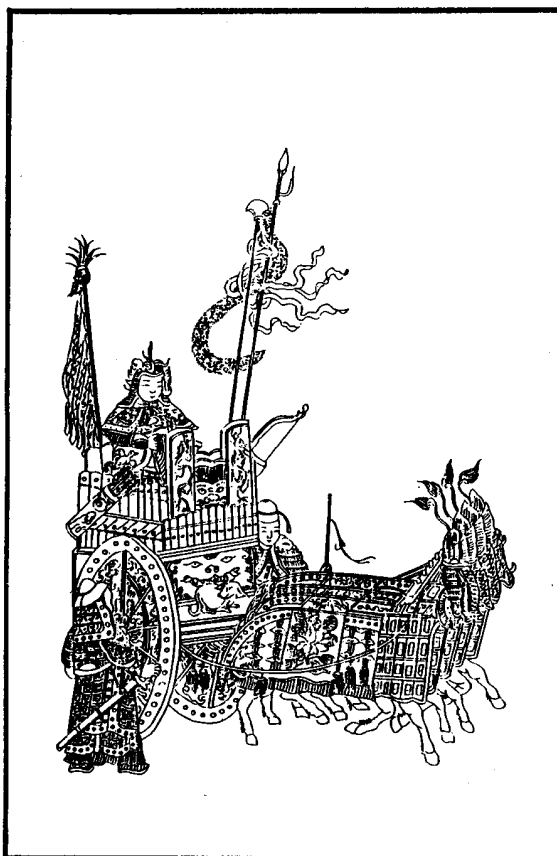


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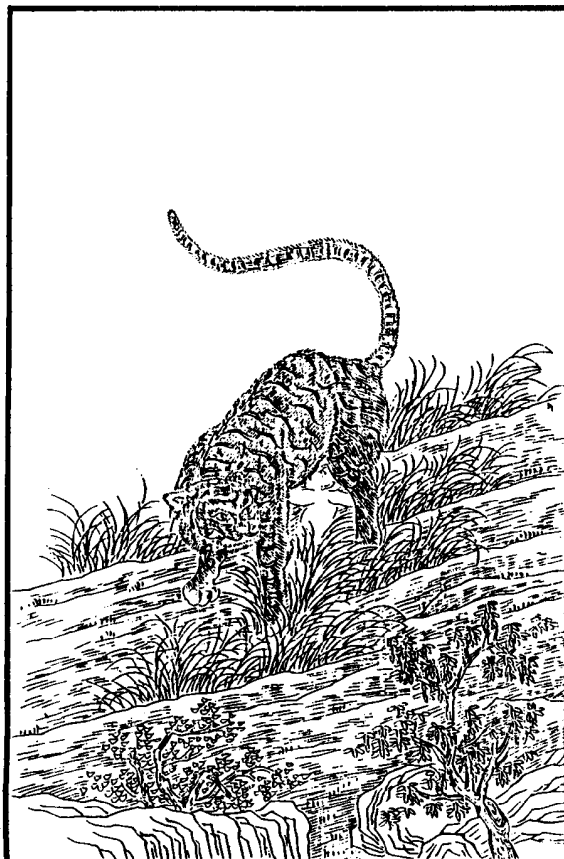


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五



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伏匿穴處爰何云荆勳作師
夫何長悟遇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何環穿自閭社
丘陵爰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子忠名彌彰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五

欽定補繪離騷圖卷中終

九章傳

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於江南之壘思君念國憂心罔極故復作九章章者著也明也言已所陳忠信之道甚著明也卒不見納委命自沈楚人惜而哀之世論其詞以相傳焉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杆情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為正令五帝以枿中兮戒六神與嚮服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朕忘儂媚以背眾兮待明君其知之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良其不變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不遠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眾人之所仇專惟君而無他兮又眾兆之所讎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也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忠何罪以遇罰兮亦非余心之所志行不羣以顛越兮又眾兆之所哈紛逢尤以離謗兮眷不可釋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心鬱邑余佗僚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論兮願陳志而無路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吾聞中佗僚之煩惑兮中閤督之忱忱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吾使厲

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眾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愍於羹者而吹整兮何不變此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眾駭避以離心兮又何以為此佗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為此援也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婞直而不豫兮鮫功用而不就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而知其信然增弋機而在上兮尉羅張而在下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欲體側以千僚兮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汝何之欲橫奔而失路兮堅志而不忍背膺脾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擣木蘭以矯憲兮繫申椒以為糧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為糧芳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矯茲媚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

惜誦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九章

三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袂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珮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騫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同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濟乎江湘乘船渚而反顧兮欽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臯邸余車兮方林乘船渚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疑滯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苟余心其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入激浦余憺徊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霧霏而承宇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接輿髡首兮桑扈贏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

固將重昏而終身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陰陽易位時不當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

涉江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九章

四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
 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龜吾
 以行發鄂都而去閭兮荒忽其焉極枹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
 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
 門而不見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躑順風波以從流兮焉
 洋洋而為客凌陽侯之汜濫兮忽翔翔之焉薄心絳結而不解兮
 思蹇產而不釋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
 兮今迢遙而來東羌靈寘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
 思兮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
 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當陵陽之焉至兮南渡之焉如會不知夏
 之為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愁其相接惟
 鄂路之遠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九章

五

慘鬱鬱而不通兮蹇侘僚而舍感外承歡之約約兮誰在弱而難
 持忠湛湛而願進兮如被離而朝之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
 天眾譏人之嫉妬兮被以不慈之偽名憎愠倫之脩美兮好夫人
 之忼慨眾踐蹠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亂曰曼余日以流觀兮
 冀壹反之何時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兮
 何日夜而忘之

哀郢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九章

六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承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
 長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數惟葆之多怒兮傷余心之
 憂擾願播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鎖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
 夫美人昔君與我誠言兮曰黃昏以為期光中道而回畔兮反既
 有此他志情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脩姁與余言而不信兮蓋
 為余而造怒願承開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冀進兮
 心但傷之擔擔茲歷情以陳辭兮蓀詳豐而不聞固切人之不媚
 兮眾果以我為患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至今其庸亡何毒藥之
 審審兮願葆美之可完望三五以為像兮指彭咸以為儀夫何極
 而不至兮故遠聞而難虧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
 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獲少歌曰與美人抽怨兮并日夜而無正
 橋吾以其美好兮教朕辭而不聽倡曰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好

媿佳麗兮辟獨處此異域既憚獨而不羣兮又無良媒在其側道
 卓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
 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竟一夕而九
 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未得兮竟識路
 之營營何蓋寬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兮
 尚不知余之從容亂曰長瀨湍流沂江潭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
 兮軫石歲鬼寒吾願兮超回志度行隱進兮低徊夷猶宿北姑兮
 煩冤替容實沛徂兮愁歎苦神靈遙思兮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兮
 道思作頌聊以自救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

抽思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九章



七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陶兮杳杳孔靜幽
 默鬱結紆軫兮離慙而長鞠撫情効志兮克屈而自抑刊方以爲
 圓兮常德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內
 厚質正兮大人所盛巧倖不竊兮孰察其撥正玄文處幽兮矇瞶
 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變白以爲黑兮倒上以爲下
 鳳皇在笱兮鷄鶩翔舞同棗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惟黨人鄙固
 兮羌不知余之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
 知所示邑犬之羣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兮固庸態也文質疏
 內兮眾不知余之異采材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
 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遯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並兮豈知
 其何故湯禹久遠兮邈而不可慕懲連改忿兮抑心而自強離慙
 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舒憂娛哀兮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九章

八

懷沙

限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脩路幽蔽道遠忽兮懷質
 抱情獨無匹兮伯樂既沒驥焉程兮萬民之生各有所錯兮定心
 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
 謂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兮



欽定補繪雜圖

卷下九章

九

思美人兮擘涕而竚眙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寒寒之煩克
 兮陷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而莫達願寄言於浮雲
 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宿高而難當高辛之靈盛
 兮遭玄鳥而致詒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
 愍兮羌涕心猶未化寧隱閉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為知前轍之
 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勒騏驎而更
 駕兮造父為我操之遷逸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昔指囅冢之
 西隈兮與纒黃以為期開春發歲兮白日山之悠悠吾將蕩志而
 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孽大薄之芳芷兮舉長洲之宿莽惜吾不
 及古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解蕭薄與雜菜兮備以為交佩佩纒
 紛以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吾且儻侗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
 竊快在中心兮揚厥憑而不埃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

紛郁郁其遠承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闕章
 令薛荔以為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而為媒兮憚寒裳而滿
 足登高吾不說兮入下吾不能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
 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罷兮願及白日之未暮
 獨莞莞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

思美人



欽定補繪雜圖

卷下九章

十

借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詩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嫉秘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心純處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君舍怒而待臣兮不清蔽其然否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譏諛之溷濁兮盛氣志而過之何貞臣之無辜兮被離謗而見尤慙光景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沒身而絕名兮惜聖君之不昭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為藪幽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獨郭壅而蔽隱兮使貞臣為無由聞百里之為虜兮伊尹烹於庖廚呂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吳信讓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瘞而追求封介山而為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九章

十一

之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詭譎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實兮聽譏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執中且而別之何芳草之早歿兮微霜降而下戒諒聰不明而蔽壅兮使譏諛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妬佳冶之芬芳兮婁母妓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妬人以自代願陳情以自行兮得罪過之不意情寬見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錯置乘驥驥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乘泥淖以下流兮無舟楫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兮辟與此其無異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不畢辭而赴淵兮惜聖君之不識

惜往日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九章

十二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會枝刻棘圓果搏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可任兮紛緇宜脩娉而不醜兮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閉心自慎不終失過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願歲并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為像兮

橘頌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九章

十三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寃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有隱而先
倡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萬變其情豈可蓋兮孰虛
偽之可長鳥獸鳴以號羣兮草直比而不芳魚鱗鱗以自別兮蛟
龍隱其文章故茶薺不同畝兮蘭茝幽而獨芳惟佳人之永都兮
更統世而自眇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惑
兮竊賦詩之所明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若椒以自處曾獻歎之嗟
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
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痛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傷太息
之悠憐兮氣於邑而不可止紕思心以為縲兮編愁苦以為磨折
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存髮髯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
撫珮衽以案志兮超惘惘而遂行歲省其若顏兮昔亦冉冉而
將至蘋蘩槁而節離兮芳以歇而不比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

言之不可聊寧逝死而流亡兮不忍為此之常愁孤子嗟而拭淚
兮放子出而不還孰能思而不隱兮照彭咸之所聞登石巒以遠
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入景響之無應兮閨省想而不可得愁鬱鬱
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心羈羈而不形兮氣繚轉而自縊穆
眇眇之無垠兮莽莽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
為貌蔓蔓之不可量兮縹綿綿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其
其之不可娛凌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上高巖之峭岸兮
處雌蜺之標顛據青真而摠虹兮遂儵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源
兮漱凝霜之雰雰依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馮崑崙以瞰
霧兮隱岐山以清江憚涌湍之礚礚兮聽波聲之洶洶紛容容之
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委移之焉止漂翻翻
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汜濞濞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觀炎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九章

十四

氣之相仍兮窺煙波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借
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
心調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無適日吾怨往昔之所異兮悼來者
之愁愁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
徒之抗迹驟諫君而不聽兮重任石之何益心絳結而不解兮思
塞產而不釋

悲回風

遠遊傳

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於世上為讒佞所譖毀下為俗人所困極章皇山澤無所告訴乃深惟元一脩執恬漠思欲濟世則意中憤然文采鋪發遂叙妙思託配仙人與俱遊戲周歷天地無所不到然猶懷念楚國思慕舊故忠信之篤仁義之厚也是以君子珍重其志而瑋其辭焉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遠遊

十五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遭沈濁而汙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耿耿而不寐兮魂蕩蕩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步徙倚而遙思兮招愴怛而乖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神愴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為而自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貴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奇博說之託辰星兮羨韓眾之得一形穆穆以長遠兮離人羣而遁逸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髣髴以遙見兮精皎皎以往來絕氛埃而淑尤兮終不反其故都免眾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恐天時之代序兮耀靈畢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零聊仿佯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誰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遠遊

十六

可與玩斯遺芳兮晨向風而舒情高陽逸以遠兮余將焉所程重日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淪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靈穢除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滑而竟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晡余身兮九陽吸飛泉之微波兮懷琬琰之華英玉色頰以脫顏兮精醇粹而始壯質銷鑠以灼約兮神要眇以淫放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寂漠其無人載營鬼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命天關其開關兮排閭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大

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發軔於太儀兮
 夕始臨乎於微閭屯余車之萬乘兮紛浴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
 婉兮載雲旗之透蛇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耀服偃蹇以
 低昂兮驂連蜺以驕鶩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遠遊

七



騎膠葛以雜亂兮班漫衍而方行撰余轡而正策兮吾將遇乎句
 芒歷太皓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啟路陽杲杲其未光兮凌天地以
 徑度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遠遊

六



風伯爲余先驅兮氛埃辟而清涼鳳皇翼其承旂兮遇蓐收乎西
 皇擘彗星以爲旂兮舉斗柄以爲麾叛陸離其上下兮遊驚霧之
 流波昔曖曖其曠莽兮召玄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眾
 神以並轂路曼曼其脩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待兮右
 雷公以爲衛欲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以担橋內欣欣而自美兮
 聊媮媮以自樂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遠遊

九



涉青雲以汎濫游兮忽臨眺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
 不行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汜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
 而自弭指炎神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荒忽兮沛罔
 象而自浮祝融戒而還衡兮騰告鸞鳥迎宓妃張咸池奏承雲兮
 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鵬夷玄螭蟲象並出進
 兮形變虬而透蛇雌蜺便娟以增撓兮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
 衍無終極兮焉乃逝以徘徊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遠遊

二十



舒并節以馳騫兮連絕垠乎寒門軼迅風於清源兮從顛項乎增
冰歷玄冥以邪徑兮乘門維以反顧召黔羸而見之兮爲余先乎
平路經營四荒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崢嶸而無
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儻忽而無見兮聽愴怛而無聞超無爲以
至清兮與泰初而爲鄰

卜居傳

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體忠貞之性而見嫉妬念讒佞之
臣承君順非而蒙富貴已執忠直而身放棄心迷意惑不知所
爲乃往至太卜之家稽問神明決之著龜卜已居世何所宜行
異聞異策以定嫌疑故曰卜居也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蔽鄣於讒心煩慮亂不知
所從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
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欸欸朴以忠乎將送往
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
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綸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
將啜菽粟斯啜啜儒兒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
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
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驎亢軛乎將隨騫馬
之迹乎寧與黃鶴比翼乎將與鷄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
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鍾毀棄瓦釜雷鳴譏人
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
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
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事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漁父

詩

漁父傳

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間憂愁嘆吟儀容
變易而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江濱欣然自樂時遇屈原川澤之
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楚人思念屈原因敘其辭以相傳焉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
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眾
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
移世人皆濁何不溷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舖其糟而歆
其醲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
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
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
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
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招魂

詩

招魂傳

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招者召也以手曰招以言曰召魂者身
之精也宋玉憐哀屈原忠而斥棄愁懣山澤魂鬼放佚厥命將
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
國之美以諷諫懷王冀其覺悟而還之也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沫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冤鬼離散汝筮予之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焉乃下招曰冤兮歸來去君之恒幹何為四方些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招魂

三五

冤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惟冤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彼皆習之冤往必釋些歸來兮不可以託些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招魂

三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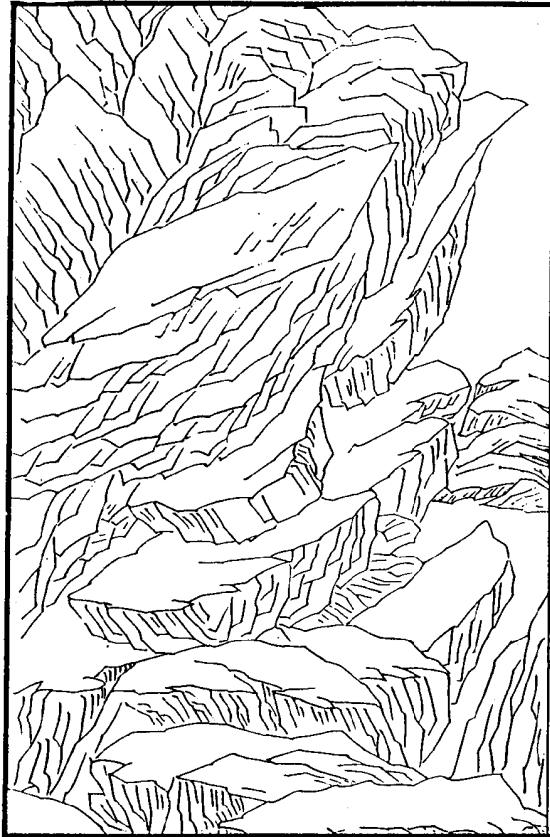
蒐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
 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為醢
 些蝮蛇秦蕞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
 往來儻忽吞人以益其心些
 歸來兮不可以久淫些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招魂

三

蒐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
 旋入雷淵靡散而不可止些
 牽而得脫其外曠字些赤蠹若象
 玄蠶若蠶些五穀不生藜苳是食
 些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
 彷徨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
 歸來兮恐自遺賊些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招魂

天

覓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兮不可
以久些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招魂

二

覓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
千些豺狼從目往來怵怵些懸人以媮投之深淵些致命於帝然
後得瞑些歸來往恐危身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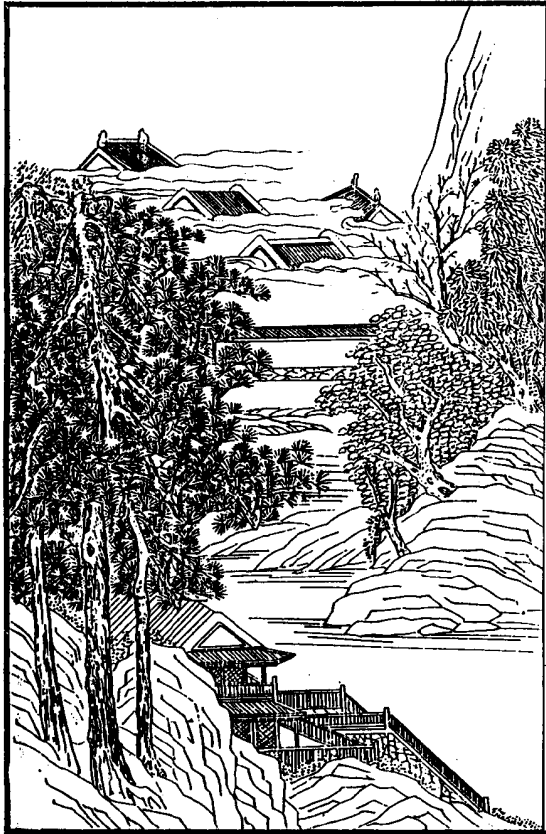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招魂

三

覓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
 土伯九約其角鬻鬻些
 孰朕血拇逐人駭駭些
 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
 此皆甘人歸來恐自遺災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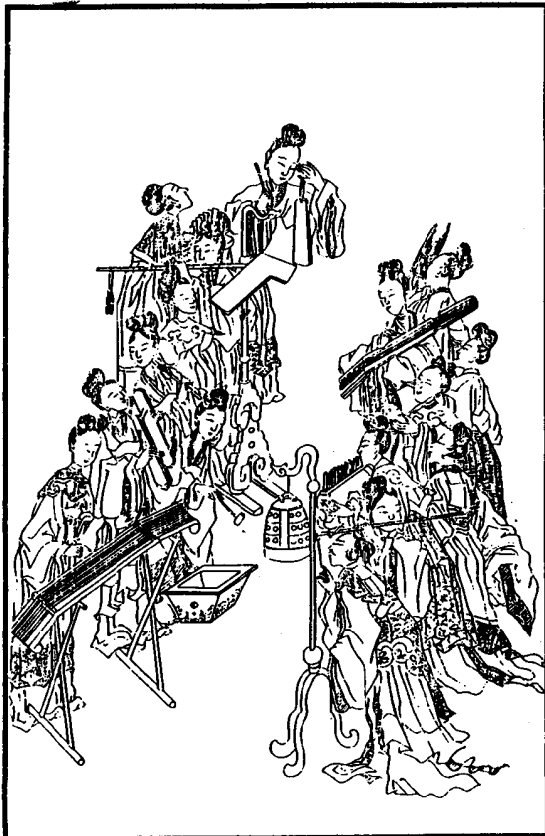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招魂

三

覓兮歸來入脩門些
 工祝招君背行先些
 秦箏齊縷鄭綿絡些
 招具該備末嘯呼些
 覓兮歸來反故居些
 天地四方多賊姦些
 像設君室靜聞安些
 高堂邃宇檻層軒些
 層臺累榭臨高山些
 網戶朱綴刻方連些
 冬有突履夏室寒些
 川谷徑復流潺湲些
 光風轉蕙祀崇蘭些
 經堂入奧朱塵筵些
 砥室翠翹挂曲瓊些
 翡翠珠被爛齊光些
 弱阿拂壁羅幃張些
 纂組綺縞結琦璜些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招魂

三

室中之觀多玲怪些蘭膏明燭華容備些二八侍宿射遞代些九
 侯淑文多迅取些盛鬢不同制實滿宮些容態好比順彌代些弱
 顏固植審其有意些嬌容情態絕洞房些蛾眉曼睩目騰光些靡
 顏賦理遺視瞻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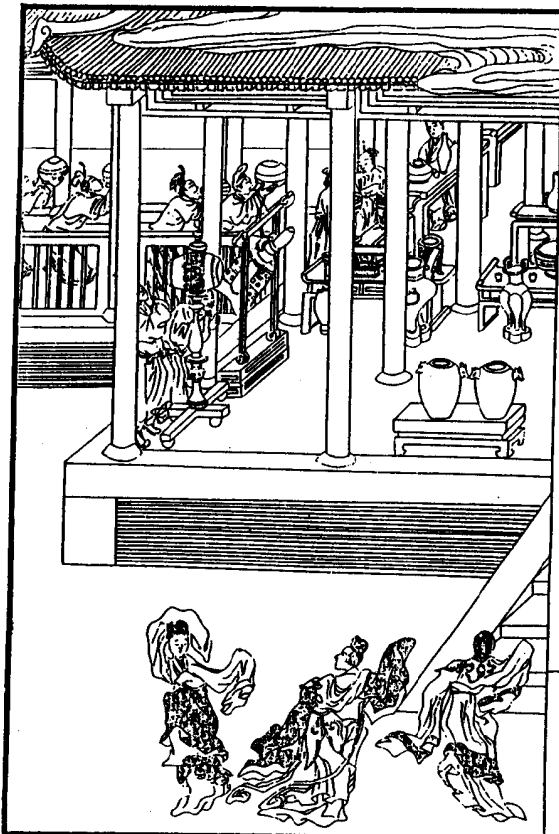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招魂

三

離棚脩幕侍君之間些蕤帷翠帳飾高堂些紅壁沙版玄玉梁些
 仰觀刻柄畫龍蛇些坐堂伏檻臨曲池些芙蓉始發雜艾荷些紫
 莖屏風文綵波些文異豹飾侍陔些軒轅既低步騎羅些蘭薄
 戶樹瓊木籬些覓兮歸來何遠為些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招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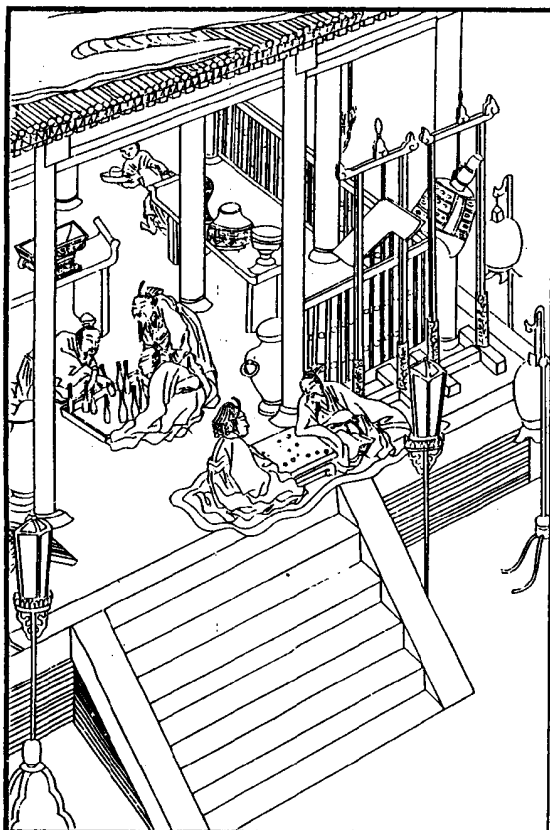
三

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黍稠麥掣黃梁些大苦鹹酸辛甘行些肥
 牛之臙臙若芳些和酸若苦陳吳羹些臙臙炮羔有柘漿些鵝酸
 鵝臙煎鴻鵠些露雞臙臙臙而不爽些柘救蜜餌有餵餵些瑤漿
 蜜勺實羽觴些挫糟凍飲耐清涼些華酌既陳有瓊漿些歸來反
 故室敬而無妨些肴羞未通女樂羅些噉鍾按鼓造新歌些涉江
 采菱發揚荷些美人既醉朱顏酡些姦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服
 纖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鬢陸離些二八齊容起鄭舞些祀若交
 竿撫案下些竽瑟狂會擗鳴鼓些宮庭震驚發激楚些吳歛蔡謳
 奏大呂些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放噉組纓班其相紛些鄭衛妖
 玩來雜陳些激楚之結獨秀先些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招魂

畫



崑蔽象棊有六檮些分曹並進道相迫些成臬而牟呼五白些晉
 制屏比費白日些鏗鍾搖蕩揆梓瑟些娛酒不廢沈日夜些蘭膏
 明燭華錯些結撰至思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耐飲盡
 歡樂先故些竟兮歸來反故居些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招魂

畫



亂曰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
 長薄倚沼哇瀛兮遙望博青
 猨結駟兮齊千乘懸火延起
 兮玄顏烝步及驟處兮誘騁
 先抑騫若迺兮引車右還與
 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
 兮憚青兕朱明承夜兮時不
 可以淹臯蘭被徑兮斯路漸
 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
 里兮傷春心竟兮歸兮哀江
 南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招魂

七

大招傳

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屈原放流九年
 憂患煩亂精神越散與形離別恐命將終所行不遂故憤然大
 招其魂盛稱楚國之樂崇懷襄之德以比三王能任用賢公卿
 明察能薦舉人宜輔佐之以興至治因以風諫達已之志也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大招

八



青春受讞白日昭只春氣奮發萬物違只真波泱行魂無逃只魂
魄歸徠無遠邇只魂乎歸徠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東有大海溺
水激液只螭龍並流上下悠悠只霧雨淫淫白皓膠只魂乎無東
湯谷宗只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大招

无

魂乎無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蟻只山林險隘虎豹蜿只鱗鱗短
狐王虺騫只蒐乎無南蟻傷躬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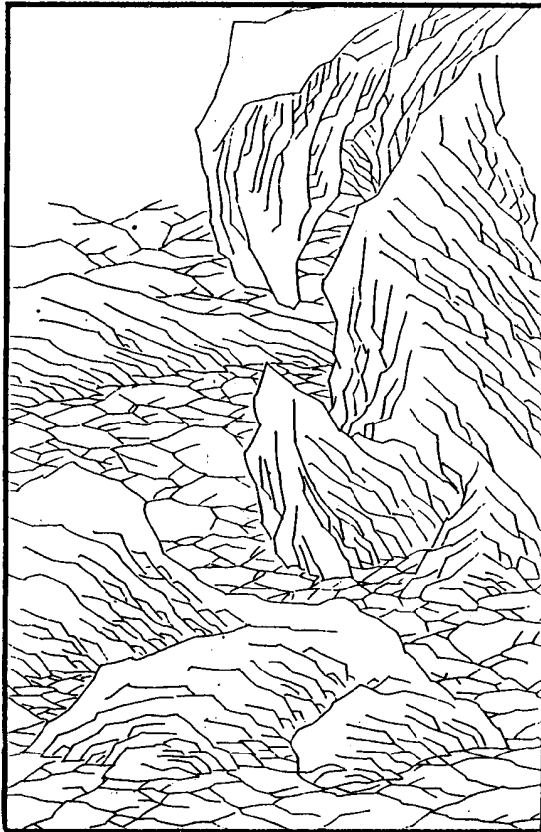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大招

早

魂乎無西西方流沙澼洋洋只豕首橫目被髮鬢只長爪踞牙談
笑狂只覓乎無西多害傷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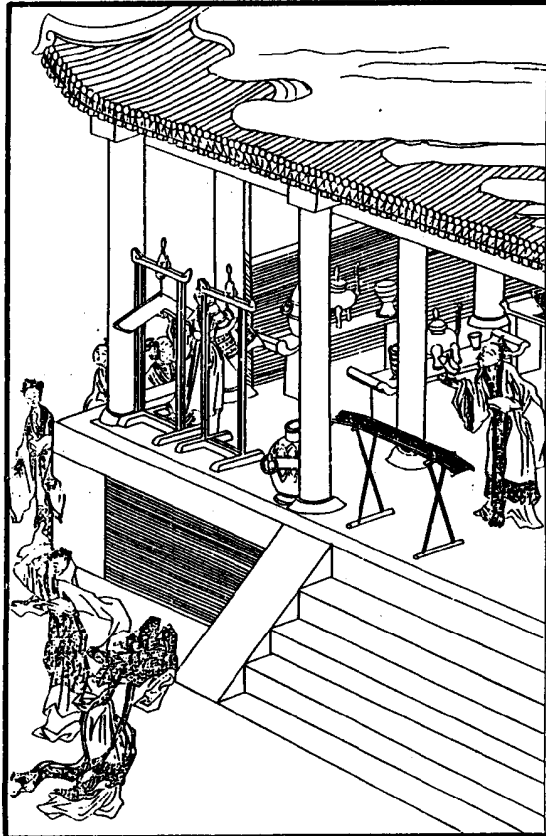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大招

望

覓乎無北北有寒山遠龍輶只代水不可涉深不可測只天白顛
顛寒凝凝只魂乎無往盈北極只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大招

望

魂魄歸徠間以靜只自恣荆楚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窮
 身永樂年壽延只魂乎歸徠樂不可言只五穀六仞設菰梁只鼎
 膾盈望和致芳只內鷓鴣鴝味豺羹只魂乎歸徠恣所嘗只鮮糖
 甘鷄和楚酪只醢豚苦狗膾直尊只吳酸蒿蕞不沾薄只魂兮歸
 徠恣所擇只炙鴟烝鳧姑鴛鵲只煎醢雁雀遠奕存只魂乎歸徠
 麗以先只四酎并執不醜噓只清馨凍飲不歎役只吳醴白蘂和
 楚澀只魂乎歸徠不遽惕只代秦鄭衛鳴竽張只伏戲駕辯楚勞
 商只謳和揚阿趙蕭倡只魂乎歸徠定空桑只二八接舞投詩賦
 只叩鍾調磬娛人亂只四上競氣極聲變只魂乎歸徠聽歌謠只
 朱脣皓齒嬋以媠只比德好間習以都只豐肉微骨調以娛只魂
 乎歸徠安以舒只媠目宜笑娥眉曼只容則秀雅穉朱顏只魂乎
 歸徠靜以安只媠脩滂浩麗以佳只會頰倚耳曲眉規只滂心綽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大招 聖

夏屋廣大沙堂秀只南房小壇觀絕蓄只曲屋步瑯宜擾畜只騰
 駕步遊獵春圃只瓊轂錯衡英華假只蒞蘭桂樹鬱彌路只魂乎
 歸徠恣志慮只孔雀盈園畜鸞皇只鷓鴣群晨雜鴝鴂只鴻鵠代
 遊曼鷓鴣只魂乎歸徠鳳皇翔只曼澤怡面血氣盛只永宜厥身
 保壽命只室家盈廷爵祿盛只魂乎歸徠居室定只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大招

四三

接徑千里出若雲只三圭重侯聽類神只察萬天隱孤寡存只魂
 兮歸徠正始昆只田邑千畛人阜昌只美冒眾流德澤章只先威
 後文善美明只魂乎歸徠賞罰當只名聲若日照四海只德譽配
 天萬民理只北至幽陵南交趾只西薄羊腸東窮海只魂乎歸徠
 尚賢士只發政獻行禁苛暴只舉傑歷陛誅譏罷只直贏在位近
 禹麾只豪傑執政流澤施只魂乎徠歸國家為只雄雄赫赫天德
 明只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極立九卿只昭質既設大侯張
 只執弓挾矢揖辭讓只魂乎徠歸尚三王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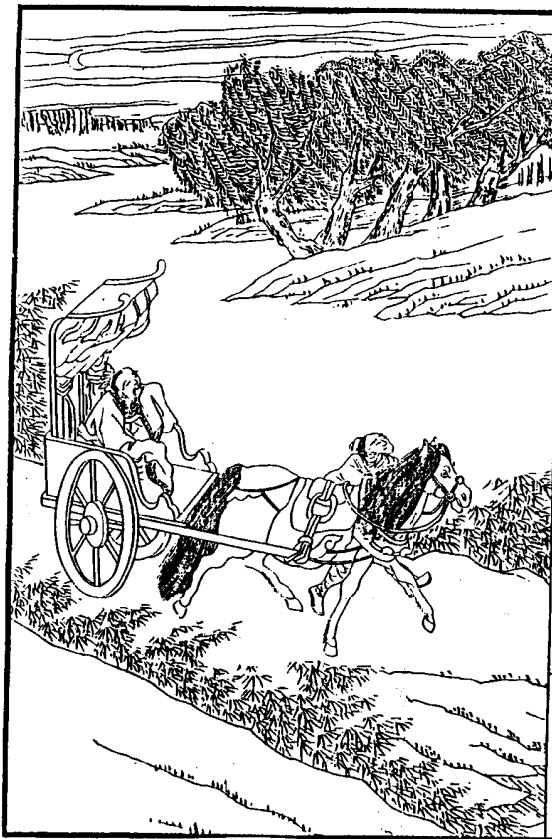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九辯

四六

九辯傳
 九辯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辯者變也謂離道德以變說君
 也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故天有九星以正機衡地有九州
 以成萬邦人有九竅以通精明屈原懷忠貞之性而被讒邪傷
 君闇蔽國將危亡乃援天地之數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
 之頌以諷諫懷王明已所言與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宋玉者
 屈原弟子也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至於漢
 興劉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詞故號為楚詞亦采其九
 以立義焉

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慄慄兮若在遠行登
 山臨水兮送將歸沈寥兮天高而氣清宋廖兮收潦而水清惜懷
 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愴兮恨兮去故而就新坎廋兮貧士失職
 而志不平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其辭
 歸兮蟬宋漠而無聲鴈靡靡而南遊兮鷓鴣啁啾而悲鳴獨申旦
 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疊疊而過中兮寒淹留而無成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九辨

吳

悲憂窮賦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釋去鄉離家兮徠遠客超
 逍遙兮今焉薄專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蓄怨兮積思
 心煩懣兮忘食事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車既駕兮
 竭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倚結軫兮長太息涕潺湲兮下露軾忱
 慨絕兮不得中替亂兮迷惑私自憐兮何極心忤忤兮諒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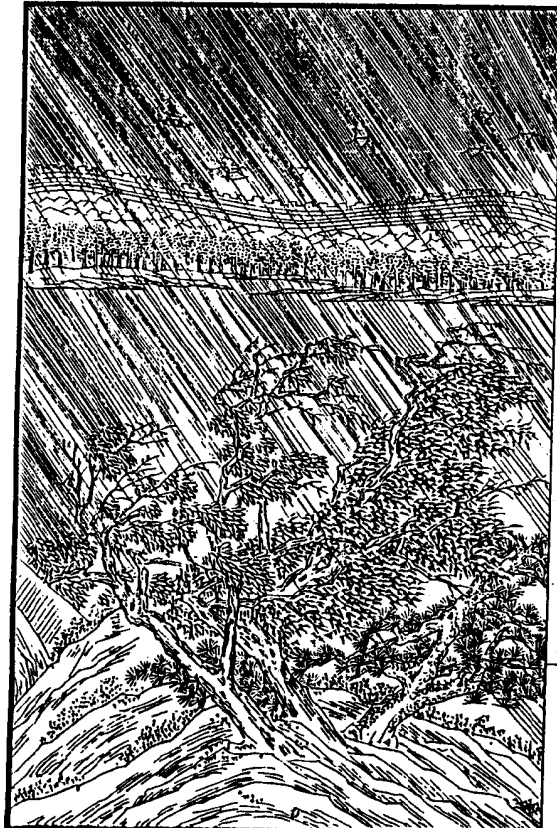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九辨

吳

皇天十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廩秋白露既下百草兮奄離披此梧
 楸去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離芳謁之方壯兮余萎約而
 悲愁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收恢台之孟夏兮然
 欲僚而沈藏葉菸邑而無色兮枝煩挈而交橫顏淫溢而將罷兮
 柯彷彿而萎黃前櫛慘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疾傷惟其紛株而將
 落兮恨其失時而無當擊駢轡而下節兮聊逍遙以相伴歲忽忽
 而邁盡兮恐余壽之弗將悼余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倏攘澹容
 與而獨倚兮蟋蟀鳴此西堂心怵惕而震盪兮何所憂之多方叩
 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九辯 晁



竊悲夫蕙華之會敷兮紛旖旎乎都房何曾華之無實兮從風雨
 而飛颺以爲君獨服此蕙兮羌無以異於衆芳閔奇思之不通兮
 將去君而高翔心悶憐之慘悽兮願一見而有明重無怨而生離
 兮中結軫而增傷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
 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乾
 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末歎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九辯 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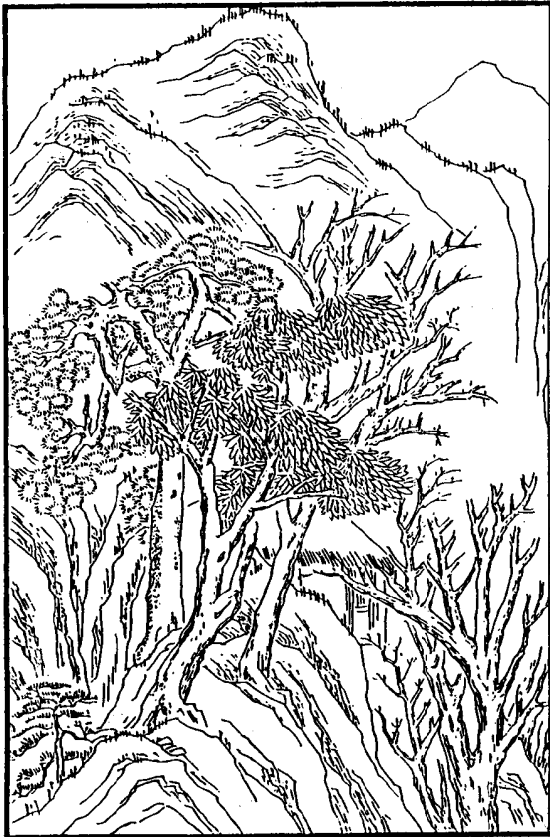


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却騏驎而不乘兮策騫駘而取
 路當世豈無騏驎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駟跳
 而遠去鳧鴈皆唼夫梁藻兮鳳愈飄翔而高舉圓盤而方枘兮吾
 固知其鉅錘而難入眾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遑遑而無所集願
 銜枚而無言兮嘗被君之渥洽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
 合謂騏驎兮安歸謂鳳皇兮安棲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
 舉肥騏驎伏匿而不見兮鳳皇高飛而不下鳥獸猶知懷德兮何
 云賢士之不處騏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餒而妄食君弃遠
 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欲寂寞而絕端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
 獨悲愁其傷人兮馮鬱鬱其何極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九辯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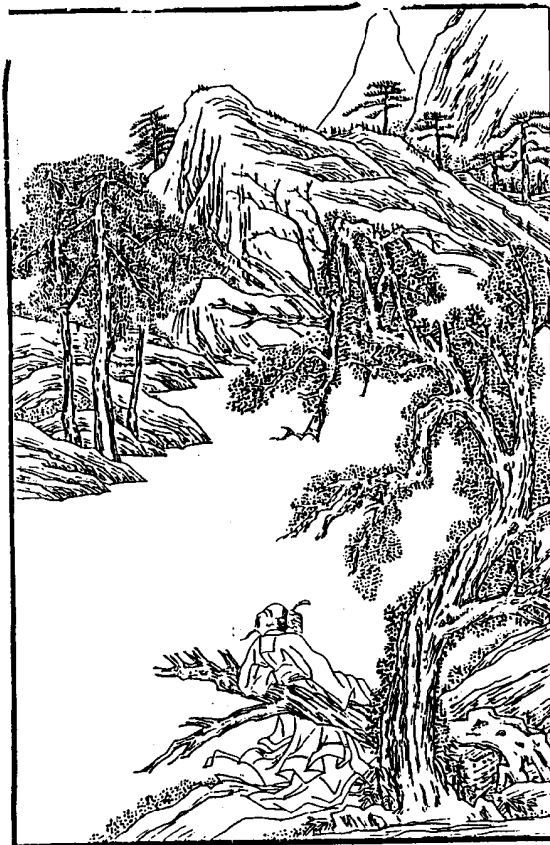


霜露慘悽而交下兮心向季其弗濟霰雪秀揉其增加兮乃知遭
 命之將至願微幸而有待兮泊莽莽與橙草同死願自往而徑遊
 兮路壅絕而不通欲循道而平驅兮又未知其所從然中路而迷
 惑兮自壓枝而學誦性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竊美申包
 胥之氣盛兮恐時世之不固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架而改鑿獨
 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處濁世而顯榮兮非余心之所
 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寧窮處而守高食不媮而為飽兮衣不苟
 而為溫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託志乎素餐塞充偈而無端兮泊
 莽莽而無垠無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不得見乎陽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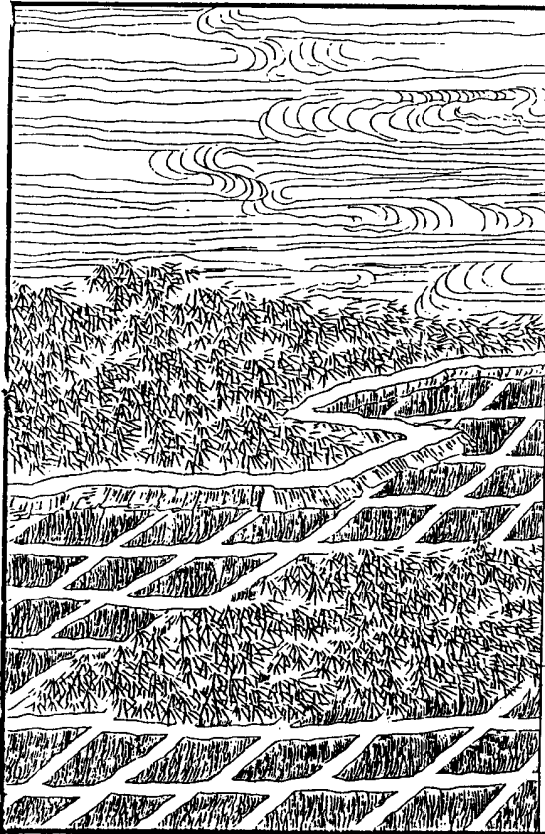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九辯

三



親杪秋之遙夜兮心繚悞而有哀春秋連連而日高兮然惆悵而
 自悲四時遞來而卒歲兮陰陽不可與儷借白日晚晚其將入兮
 明月銷鑠而滅毀歲忽忽而道盡兮老冉冉而愈弛心搖悅而日
 牽兮然悵悵而無冀中惻惻之悽愴兮長太息而增歎年洋洋以
 日往兮老嫫廓而無處事亶亶而覲進兮蹇淹留而躊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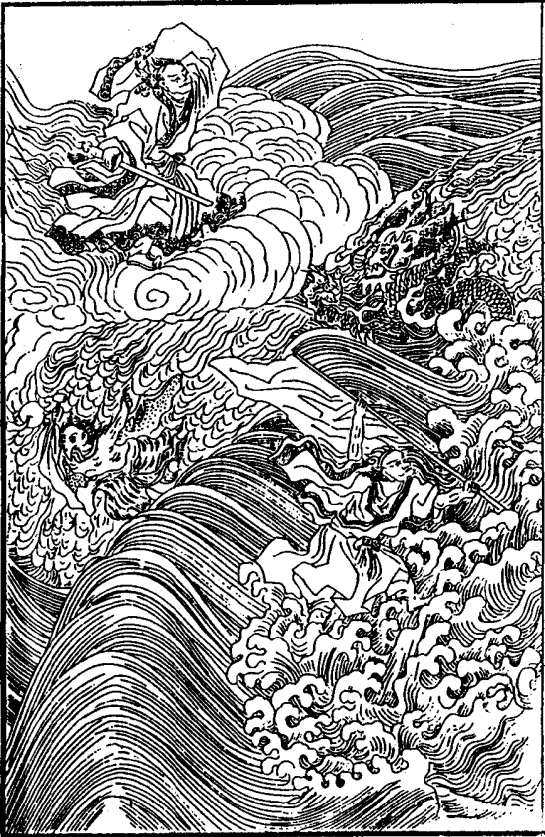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九辯

五

何氾氾之浮雲兮竊壅蔽此明月忠昭昭而願見兮然霽噎而莫
 達願皓日之顯行兮雲蒙蒙而蔽之竊不自聊而願忠兮或黠黠
 而汙之竟舜之抗行兮瞭冥冥而薄天何險巇之嫉妬兮被以不
 慈之偽名彼日月之照明兮尙黯黯而有瑕何況一國之事兮亦
 多端而膠加被荷稠之晏晏兮然潢洋而不可帶既驕美而伐武
 兮負左右之耿介憎愠愉之脩美兮好夫人之慷慨眾踈蹀而日
 進兮美超遠而逾邁農夫輟耕而容與兮恐田野之蕪穢事縣縣
 而多私兮竊悼後之危敗世雷同而炫曜兮何毀譽之昧昧今脩
 飾而窺鏡兮後尙可以竄藏願寄言夫流星兮羌儻忽而難當卒
 壅蔽此浮雲兮下暗漠而無光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九辯

五

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諒無怨於天下兮心焉取此
 怵惕乘騏驥之瀏瀏兮馭安用夫強策諒城郭之不足恃兮雖重
 介之何益遭翼翼而無終兮怵懣懣而愁約生天地之若過兮功
 不成而無効願沈滯而不見兮尙欲布名乎天下然潢洋而不遇
 兮直恂愁而自苦莽洋洋而無極兮忽翔翔之焉薄國有驥而不
 知乘兮焉皇皇而更索甯戚謳於車下兮桓公聞而知之無伯樂
 之善相兮今誰使乎譽之罔流涕以聊慮兮惟著意而得之紛純
 純之願忠兮如被離而郭之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遊志乎
 雲中乘精氣之搏搏兮騫諸神之湛湛騶白霓之習習兮歷羣靈
 之豐豐左朱榮之芰芰兮右蒼龍之躡躡屬雷師之闐闐兮通飛
 廉之衙衙前輕鯨之鏘鏘兮後輜乘之從從載雲旗之委蛇兮扈
 屯騎之容容計專專之不可化兮願遂推而爲威賴皇天之厚德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九辨 五

兮還及君之無恙



右江離 大葉芎藭也清芬似芹性能禦濕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香草

五



右芷 白芷也或謂之茝禮記所稱茝蘭是也其葉婆娑佩之可以辟惡



右秋蘭 澤蘭也生水中及下濕地方莖紫節七月始花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香草

五



右蕙 零陵香也春秋傳謂之薰莊子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亦取此義



右蘭 都梁香也詩曰秉蘭夏小正曰畜蘭陸璣草木疏云蘭為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香草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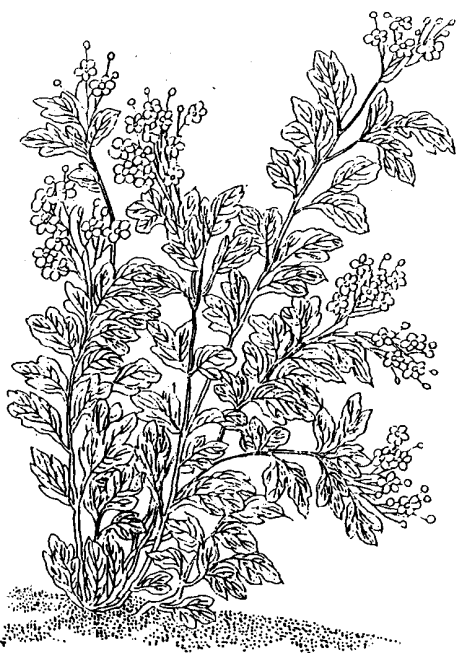
王者香草其莖葉皆似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朱子楚辭辨證謂草木所言蘭似澤蘭今處處有之蕙則自為零陵香尤不難識大抵古所謂香草必其花葉皆香而燥濕不變故可刈為佩若今所謂蘭蕙其花雖香而葉乃無氣其香雖美而質易萎非刈而佩者也又王象晉正諤謂今世重建蘭北方尤為難致間得一本不啻拱壁及詳閱遜齋閑覽楚辭辨證草木疏諸書乃知今所崇尚皆非靈均九畹故物至有謂春花為蘭秋花為蕙者其視紉秋蘭為佩之語不刺謬乎云云蓋世祇知重花而不知辨葉往往即以建蘭指為離騷之蘭自宋代以來畫家謬誤相沿習而不察朱子乃閩人豈不識其土產而反為之辨析如此亦可以釋人之惑矣



右留夷 詩所謂芍藥也山海經云洞庭之上多芍藥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香草

五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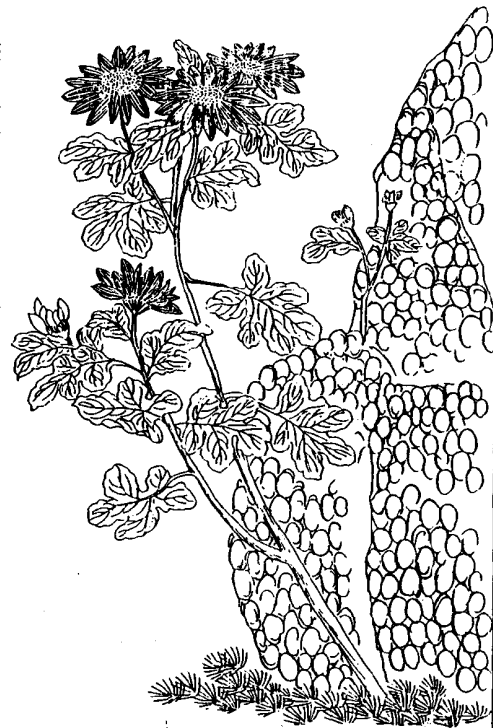
右揭車 芝輿也生山谷中熏衣辟蛀厥用為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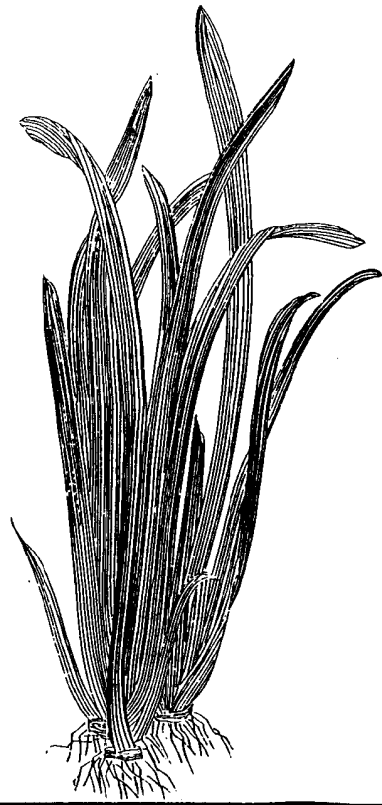
右杜衡 爾雅謂之土鹵廣雅謂之楚衡根類馬蹄又呼為馬蹄香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香草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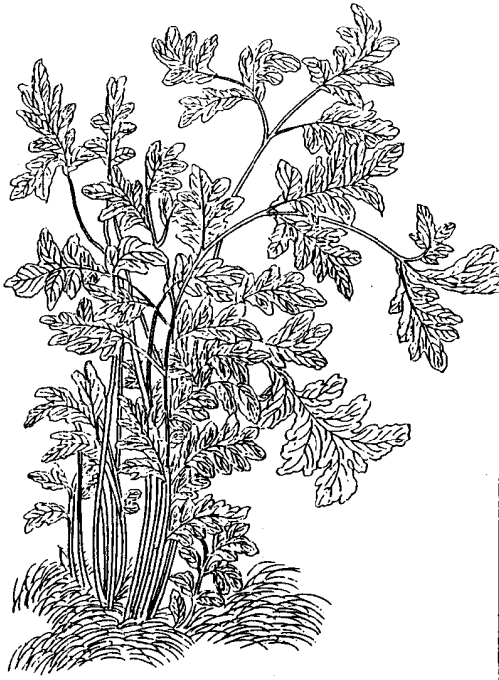
右菊 眞菊與苦蕒異其葉柔其花小神農書以菊為養生上藥



右荃 昌蒲之無劍脊者廣雅謂之昌陽或謂之薺韭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香草

三



右蘘蕪 芎藭苗也生於五沃之土其葉小於江離



右杜若 葉似薑而有文理亦名良薑即今之高良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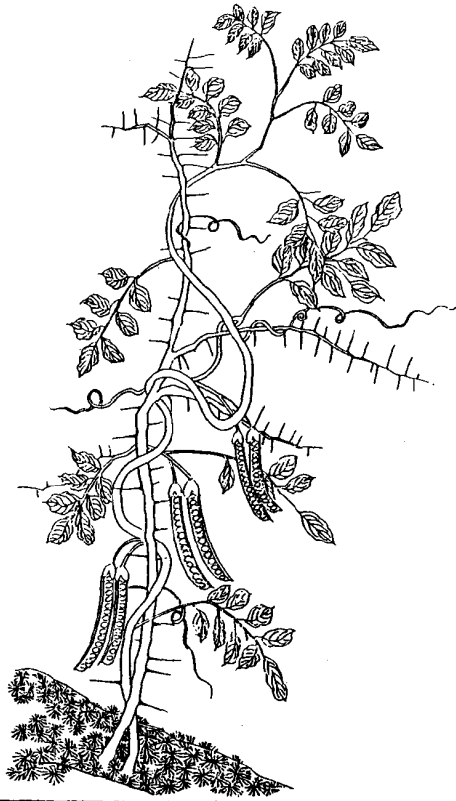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香草

三



右蘋 似莎而大有青白二種白者取其香亦昭其潔也

右薇 爾雅云薇垂水說文云薇似藿荳葉氣味與豌豆同



右三秀 一歲三華古稱瑞草



六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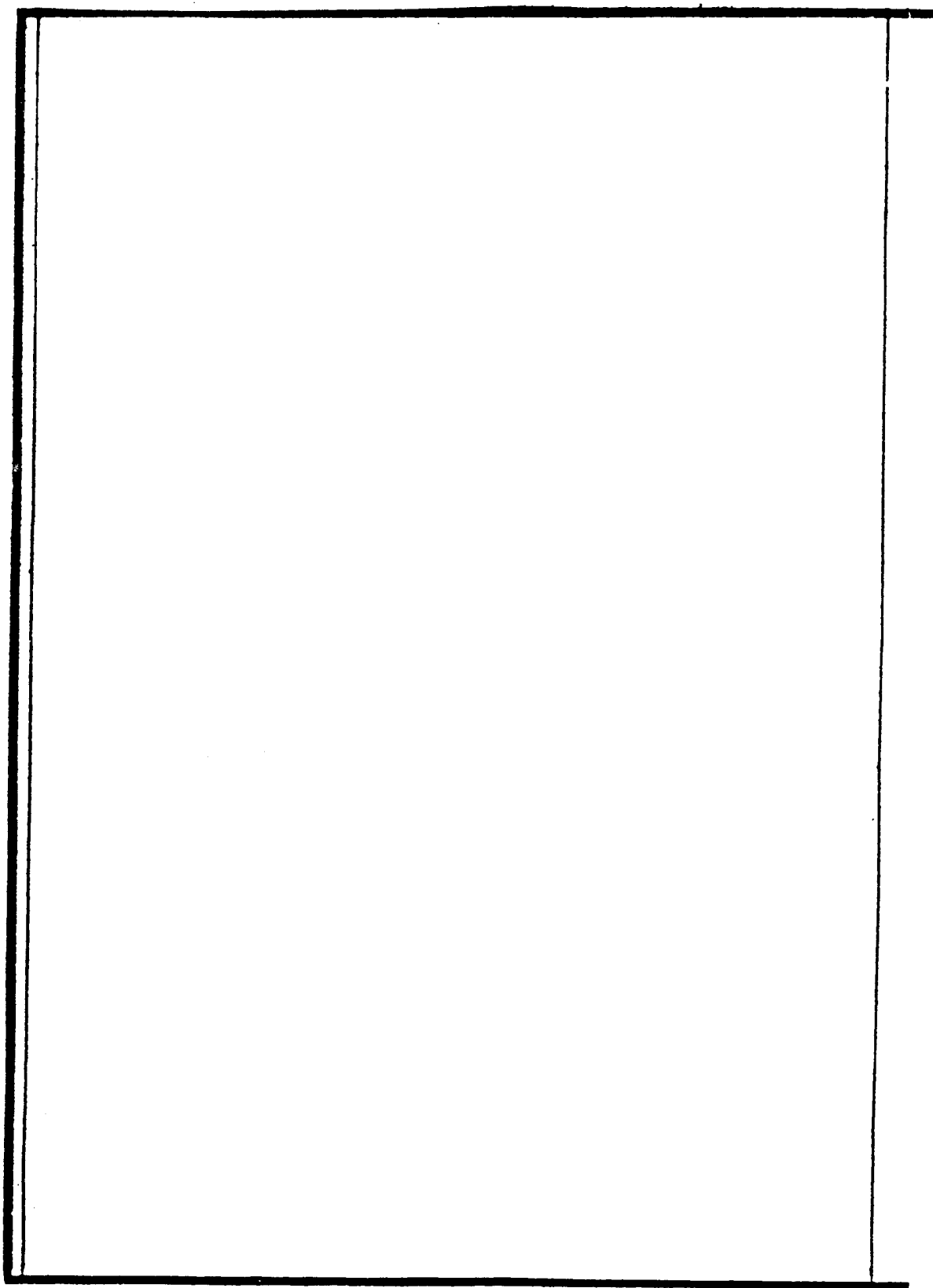
右薺 味甘師曠所謂葳欲豐甘草先生是也



卷下 香草

六四

屈原賦注初稿三卷



漢藝文志屈原賦二十五篇自離騷經迄漁父屈子所著之書是也漢初傳其書不名楚辭故志但列之賦首又稱其作賦以風有側隱古詩之義至若宋玉已下則不免為辭人之賦非詩人之賦矣余讀屈子書慕其為人私以謂其心至純其學至純其言亦至純二十五篇之書蓋經之亞若習以作賦則如馮崑崙漱霧隱岐山清江也說楚辭者于名物字義未能攷識精數又不得其所以著書之指今特取屈子書注之書成名曰屈賦從漢志也戴氏學

離騷經

九歌

目錄

一

- 東皇太一
- 雲中君
- 湘君
- 湘夫人
- 大司命
- 少司命
- 東君
- 河伯
- 山鬼
- 國殤

禮魂

天問

九章

惜誦

涉江

哀郢

抽思

懷沙

思美人

惜往日

目錄

二

- 橘頌
- 悲回風
- 遠遊
- 卜居
- 漁父

離騷經

屈賦一

離騷即牢愁也蓋古語揚雄有畔牢愁離牢一聲之轉
今人猶言牢騷謂之輕者會萃諸篇之指以綜其生平
如音之凡首纖之有經也凡經之名皆起于周末自漢
已下始有聖經賢傳之說或執是以疑古人亦讀書未
論其世云爾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
庚寅吾以降古讀若洪

言與楚同出於帝顓頊高陽曲禮父曰皇考爾雅朕我
也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正月為陬廣雅貞當也此蓋攝

春賦

提之年當孟春寅月舊說貞正也故
于文不可通

皇覽按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轉讀如名余曰正則
氏方音

言始生有端善之度爰以立名初度即列女傳所
謂生子形容端正靈善
也善也靈也神也均謂
也非是均謂均平正則平之義靈均原之義後人名

字說蓋昉于此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占讀
若耐扈江離與辟芷
兮初秋蘭以為佩十八

言質性純粹又加以學也脩治也脩能謂好脩而賢能
扈襲藏也初讀如內則初歲之初江離大葉字籜也兮

菴侶葉本左傳謂之山鞠藭其苗謂之江離小葉者謂

之麋蕪侶蛇床爾雅又召勳蕪本草又名蕪蕪淮南子
論訓夫龍人者多蕪之與蕪本也蛇床
之與蕪無也此皆相侶者說林訓蛇床侶蕪蕪而不知
香博物志云蕪苗曰江離謂曰蕪蕪今人不知江離藥
名蕪蕪吳吳錄云海水中生江離正青
侶蕪蕪蓋本草之海藥誤以為江離辟芷芳芷皆白

芷也或謂之菝或謂之芳香其葉謂之藪見九
屈賦之

蘭蕙即今南方蘭華也蘭或謂之幽蘭或謂之女蘭春

蘭一莖一華秋蘭一莖數華俗呼
極呼石蘭生石上差小蕙

侶秋蘭惟春華芬亞于蘭舊說以為都梁香零陵香而
說今之蘭蕙不可切佩則為
內託言多矣
豈特爾蕙乎

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騫伉之木蘭兮

夕擘洲之宿莽古讀
若曉

方言汨疾行也南楚之外曰汨騫取也楚謂之騫說文
取也南震按小阜訖大阜曰阨舊說阨山
名非是木蘭廣雅謂

之桂蘭皮侶桂而香或作
紅蘭疑桂之誤或謂之林蘭擊斂取也釋名
擊斂

也擊斂置宿莽猶檀弓言宿草莽草也南楚曰莽方言云

王注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宿莽爾雅卷抑草核心不

死郭注云宿莽也皆非是宿莽謂陳杞之草猶詩言白

收講葉洵

美且異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八
推草木之零落兮恐

美人之遊暮十一

此章猶言前者追之美人謂先我而好脩者也舊說美
人喻君

非是也。泉上。政陽內。翰書。以道之成。而及見。當世之賢人。居子立。說。益。即。此。章。之。意。

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十一。乘。駟。驥。以。馳。騁兮。

來。吾。道。夫。先。路。十一

此章猶言後者道之不撫壯棄穢謂不及時好脩者也

說文駝犬驅也騁直馳也。馱。指。指。說。一。款。便。動。君。之。以。食。君。之。任。賢。亦。非。足。

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古。謂。申。椒。與。蘭。桂。兮。

豈惟初夫蕙。古。積。言。三。后。之。任。衆。賢。以。成。治。己。之。好。脩。固。三。后。所。取。也。三

后。即。下。前。王。謂。楚。之。先。君。賢。而。昭。顯。者。故。不。目。其。名。今

未聞。王。注。指。出。湯。文。證。味。子。又。疑。為。三。聖。或。少。標。顯。頭。高。云。三。后。者。猶。周。家。言。三。后。在。天。即。指。太。王。申。椒。或。謂。季。天。王。在。楚。言。楚。其。三。后。在。天。即。指。太。王。申。椒。或。謂。之。露。申。見。九。小。椒。之。申。重。蓄。衍。者。詩。所。云。椒。聊。也。蘭。桂。或。謂。之。筒。桂。或。謂。之。小。桂。簡。讀。如。禹。貢。簡。露。之。簡。以其。作。簡。誤。或。

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十一。何紱紱之倡披兮。

夫維境徑以著步。十一

因言三后遂舉堯舜紱紱證之蓋屈子欲以堯舜之道

事君黨人乃以紱紱之道事君是以相反王注倡披衣

不帶之貌左傳杜注援邪出

君之說也。守。出。入。道。高。及。道。言。此。不。敢。言。也。

此段即承末句起

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古讀。蓋。余。身。之。憚。殃兮。

恐皇輿之敗績。二十

皇。君。也。敗。績。如。檀。弓。馬。驚。敗。績。謂。車。覆。也。已。上。五。章。皆。論。人。己。之。事。皆。指。君。說。如。此。意。

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九。蓋。不。揆。余。之。中。情。兮。

反信讒而齎怒。十

奔走先後皆急追之意欲繼前王之業于今日也。蓋。靈。脩。相。謂。之。通。稱。篇。內。借。以。喻。君。而。不。明。言。也。屈。子。道。其。君。不。清。其。然。否。和。會。一。語。前。歸。其。罪。于。黨。人。之。進。讒。而。夫。猶。弗。治。則。屈。子。于。君。且。有。感。爾。雅。武。迹。也。齎。讀。如。詩。思。之。辭。忽。覺。覺。說。宜。而。迎。意。

天之方濟之濟。毛傳云怒也

第一段。凡。十。先。言。其。生。次。言。其。學。而。終。之。以。被。讒。自。叙。生。平。大。略。如。此。

余固知蹇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古讀。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維靈路之故。十一也

承上而明其事君之心以起下易象。王臣蹇蹇匪躬之

故九陽數之終。故曰九天。以言其極高遠。天。問。則。九。言。王。注。補。注。皆。云。中。央。八。方。非。是。此。下。復。人。加。曰。遠。皆。以。為。期。分。道。而。改。路。二。句。王。遠。本。及。支。運。皆。無。此。二。句。九。章。抽。思。篇。云。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為。期。羞。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難。堅。輕。祇。以。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道。而。有。他。括。之。行。文。繁。簡。各。異。加。中。二。句。于。首。句。之。上。語。勢。重。複。劇。亂。求。之。文。例。顯。例。皆。不。

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古讀。蓋。余。身。之。憚。殃兮。

恐皇輿之敗績。二十

皇。君。也。敗。績。如。檀。弓。馬。驚。敗。績。謂。車。覆。也。已。上。五。章。皆。論。人。己。之。事。皆。指。君。說。如。此。意。

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九。蓋。不。揆。余。之。中。情。兮。

反信讒而齎怒。十

奔走先後皆急追之意欲繼前王之業于今日也。蓋。靈。脩。相。謂。之。通。稱。篇。內。借。以。喻。君。而。不。明。言。也。屈。子。道。其。君。不。清。其。然。否。和。會。一。語。前。歸。其。罪。于。黨。人。之。進。讒。而。夫。猶。弗。治。則。屈。子。于。君。且。有。感。爾。雅。武。迹。也。齎。讀。如。詩。思。之。辭。忽。覺。覺。說。宜。而。迎。意。

天之方濟之濟。毛傳云怒也

第一段。凡。十。先。言。其。生。次。言。其。學。而。終。之。以。被。讒。自。叙。生。平。大。略。如。此。

余固知蹇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古讀。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維靈路之故。十一也

承上而明其事君之心以起下易象。王臣蹇蹇匪躬之

故九陽數之終。故曰九天。以言其極高遠。天。問。則。九。言。王。注。補。注。皆。云。中。央。八。方。非。是。此。下。復。人。加。曰。遠。皆。以。為。期。分。道。而。改。路。二。句。王。遠。本。及。支。運。皆。無。此。二。句。九。章。抽。思。篇。云。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為。期。羞。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難。堅。輕。祇。以。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道。而。有。他。括。之。行。文。繁。簡。各。異。加。中。二。句。于。首。句。之。上。語。勢。重。複。劇。亂。求。之。文。例。顯。例。皆。不。

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古讀。蓋。余。身。之。憚。殃兮。

恐皇輿之敗績。二十

皇。君。也。敗。績。如。檀。弓。馬。驚。敗。績。謂。車。覆。也。已。上。五。章。皆。論。人。己。之。事。皆。指。君。說。如。此。意。

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九。蓋。不。揆。余。之。中。情。兮。

反信讒而齎怒。十

奔走先後皆急追之意欲繼前王之業于今日也。蓋。靈。脩。相。謂。之。通。稱。篇。內。借。以。喻。君。而。不。明。言。也。屈。子。道。其。君。不。清。其。然。否。和。會。一。語。前。歸。其。罪。于。黨。人。之。進。讒。而。夫。猶。弗。治。則。屈。子。于。君。且。有。感。爾。雅。武。迹。也。齎。讀。如。詩。思。之。辭。忽。覺。覺。說。宜。而。迎。意。

天之方濟之濟。毛傳云怒也

第一段。凡。十。先。言。其。生。次。言。其。學。而。終。之。以。被。讒。自。叙。生。平。大。略。如。此。

余固知蹇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古讀。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維靈路之故。十一也

承上而明其事君之心以起下易象。王臣蹇蹇匪躬之

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海遁而有也古讀若實若陀余既不難夫離別

兮傷靈暈之數化古讀若實之平聲

道言君之曾任已而借其變操不常也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畹古母彼切畦留夷與穠車

兮雜杜衡與芳芷六

冀枝葉之皎茂兮願埃時乎吾將刈二十難美絕其亦何

傷兮哀眾芳之蕪穢二十

二章以眾芳喻人言己之欲以人事君也舊說亦以自

非田之長為畹王注十二畹曰畹說文兩畹之閒廣一

步濟百步為畹司馬法六尺為步百為畹是也秦孝

區種為畦區種法周區為町町間為畦留夷詩謂之勻

蕪廣雅謂之樂夷或謂之餘容郭璞注山海經以勻樂

平別俗呼木葉郭蓋因留夷誤之風張揖注上林賦以

留夷為平夷顏思古已辨其非近世問百拜又疑江離

為勻樂古今注勻樂一名可離回之而傳會余謂

留夷樂一琴之轉而可離之名未必出于古也稽叟

兩雅謂之芝蘭廣志黃杜衡居細辛兩雅謂之土菌廣

雅謂之楚衡爾雅單言杜衡單言衡俗姜絕黃落

也無穢如後所云蘭芷變而不芳也

眾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若聲讀羌內怨己以

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妬十一

結此之序

王注憑滿也楚人名滿曰憑廣雅羌乃也震按小人之

承歡均約而謂事君盡禮為諂小人之阿比區非而目

眾君子之同心為朋黨皆所謂內怨己以量人也此章

承上而言其所以被說之故

忽駝驚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二十再再其將至兮

恐階名之不立六二十

說文驚駝也呂向注冉冉漸漸也震按有好昏之實

乃所以立其名也是以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朝飲木蘭之晷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古讀余情其信

姱以練要兮長願頤亦何傷十

言飲餐皆以芳潔菊爾雅謂之治穢或謂之日積或謂

之節華姱美好也練要精練要約也頤頤飯不飽面黃

起行也說文云

擊木相以結莖兮貫薜荔之落葉四薜蘿桂以紉蕙兮索

胡繩之纒纒四

言動用皆以芳潔薜荔蔓生緣木石牆垣大者謂之木

蓮小者謂之絡石瑤琴也一胡繩蔓生布地或謂之

結纒見相爾雅謂之傅亦謂之橫目俗呼鼓琴菓補注

相葉可為繩索集注乃以解胡繩之謂江離生

于江中皆懸說也胡繩結纒之名持以其蔓生前

塞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古讀雖不周于今之人

兮願依彭咸之遺則二十

曰羌曰蹇皆辭助蓋楚方言別作周合也王注彭咸殷

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未聞所出劉向九歎

水遊顧思古云殷之介士不得其志投江而死余謂屈子所法王說為近

第二段凡九先言其事君次言其見嫉而終之以

依彭咸遺則自明其志如此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轉讀如音余雖好脩姱以

鞿韉兮蹇朝諝而夕替十二

泛言民生多艱所以自慨也諝告也替廢也俗作言朝

入告君而夕見廢王注韉在口曰鞿革絡頭曰鞿

既替余以蕙纆兮又申之以騶韞七亦余心之所善兮雖

九死其猶未悔十四

言己之進于君者雖屢擯而屢以是不改其度也王注

以蕙纆兮注集注以楚放屈原將達而賜蕙纆手韞喻所

陳告之事王注纆佩帶也

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二十衆女嫉余之蛾眉

兮諷詠謂余以善淫二十

言君所以信讒之故浩蕩廣博不專也泛言不察民心

以喻君之不己察而毀謗得行也上章自明其心此章

忌君之不察借誦所謂君可思而不可恃也王注謂不

楚之不足

惡文選注謂不察衆人悲言皆非是諷也楚以南謂之諷方言云

固時俗之工巧兮偈規矩而改錯十一背繩墨以追曲兮

競周容以為度十一

怵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七也寧溘死以流亡

兮余不忍為此態古讀也

鷙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二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

異道而相安二十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四十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

聖之所厚四十

已上言固知世俗工巧余必不忍為蓋如鷙鳥不羣方

圓異道故寧受一時之尤詬而為前聖所取也盜忽也

攘受也王注言除夫恥辱諫按之人集王注偈背也

侘傺失志貌

第三段凡七反覆自慨明信讒之故而己必不隨

流俗以申前意也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二十迴朕車以復路兮

及行迷之未遠二十

前皆言為世所尤則固行迷之當悔者此下猶言為世

而不得吾之好脩哉何必遵迷途而不返也王注補注

欲去悔而還迷為說于前三段中則無想于本節語意則亂失其指矣

步余馬于蘭皋兮馳椒止且焉止息四賦不入以離尤
兮。還將復脩吾初服司

此承上章迴車復路而言也。鑿前之進而遺尤。今固可
脩初服以還隱矣。王注澤曲曰皋。此二章即謂明歸田

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十。不吾知其亦已兮苟
余情其信芳十

言服還隱之服。但以自芳不必求人。知漢楚謂之芰爾
推謂之嚴。據王注同本。草莽則是一物。荷爾雅謂之

芙蓉。其秀謂之芙蓉。其華謂之芙蓉。
九

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古語若羅芳與澤其雜糅兮
維昭質其猶未虧古語去

此即涉江所云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也。如
是亦可昭其純粹之體。未嘗虧損。維辭也。通作唯。惟王

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十一。佩繽紛其繁飾兮
芳菲菲其彌章十

反顧謂自視也。往觀四荒猶言無往不自得也。以佩之
芬芳隱而彌著。故自視而將往。即後遠逝之意。王注謂

之。意。其注謂猶未能忘此世皆失其指。

前是子路名與
不覺其然則
皆謂其好以
為名也

此段遠遊也

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為常十。雖體解吾猶未變
兮。豈余心之可懲轉讀如

進而事君還而隱。皆以好脩為常。雖獲罪而死。不懲
創于心。明其志之決也。

第四段凡六設為還隱之計。言事君雖不得而好
脩。必不可變。亦以申前意。

女嬃之嬋媛兮申其詈余九。曰鮀婞直以亾身兮終然
夫乎羽之野古讀

說文。實侍中說。楚人謂婞為類。章句其書。以震按。以鮀
婞直為喻。亦猶忠臣去國。不繫其名。厚之至也。行婞直

而不據。余雖功用
而不就。亦以自比。羽山。在禹貢青州之域。齊乘。九目山
東北二十里有龍山。又北。即羽山。今在登州府蓬萊縣

女何博塞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婞節轉讀如。資策施以盈
室兮。判獨離而不服句

博塞謂博古而有塞塞之行。資策爾雅謂之疾。黎萊爾雅
謂之玉。或謂之蓋草。見本。或謂之蒺藜。染黃草也。又

耳。見本草。又名蒼耳。雖下謂之胡菜。江東
眾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十四。世並舉而好朋兮

眾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十四。世並舉而好朋兮

夫何憐獨而不余聽十五

察余之余，余屈原也。余聽之，余女類自余也。已上女類

之言，凡三章，舊說以此章為屈

依前聖以節中兮，謂憑心而歷，茲之濟沅湘以南，征兮就

重華而陳辭七

此下陳辭，以自明其所得之中正，歷茲猶言至此也。沅

水出牂柯，故且蘭今湖南廣靖州，湘水出零陵，始安陽朔

山今在廣西桂林府，同注洞庭，而北會于江

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三不顧難以圖後兮，五

子用夫乎家巷古讀若哄

屈賦

張說注：啟，開也。震按：九辯，九歌，即虞書之九敘，九歌也。

康娛，安樂也。舊說以夏康句，為太康子文，禹嘗以九

敘九歌，陳于舜，則舜禹開治道之盛，在此當夏之子孫

繼此未遠，即康娛自縱亂之治亂之故，如是昭然也。注

猶以九辯九歌為禹樂，但故字夏康字，因文偶誤，補注據山海經則謬妄之說。

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墮十一一固亂流其鮮終兮

況又貪夫厥家古讀如姑

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十六，日康娛以自忘兮，厥

首用夫顛隕十六

二章言夏之衰而為亂自滅，亡者事見左傳襄四年及哀元年，封狐

猶言封豕封豨，封大也。莊子作豨

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遂殃，陽十后年之道，醜兮，殷宗用

之不長陽十

言夏殷之亡，淮南子：醜，鬼候之

湯禹儼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古讀舉賢才而授能兮

循繩墨而不顧八

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九，維聖哲之茂行兮，苟得

用此下土姚十

二章言三代之興，能脩身以得人也。

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二十夫孰非義而可用兮

屈賦

孰非善而可服四

貼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十四，不量鑿而正衲

兮，固前脩以道，醜十五

二章言人情計變所極，已周詳審視，知其未有踰乎義

與善而可行者，故雖危死不悔，猶之不量其鑿而徒正

衲以衲之固前脩，所以至道醜者也。說文：陪，壁危也。書

注：陪，近邊。欲墮之患。

增歎歎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十一，擊如蕙以掩涕兮

雷余襟之浪浪十一

言已不當盛世，惟太息流涕，無如何也。如柔也。見玉篇王法也

衣前曰襟劬曰社下章王注社

第五段凡十借女類之言而因之陳辭言熟觀古

今治亂得其中正之道如是此所以與世不合已

亦不改也申前未盡之義

跪敷衽以陳辭兮朕既得此中正四十駟玉軻以乘鸞

兮溢埃風余上征十四

言已上陳辭已所得之中正既耿然明矣不能自已而

古先哲王之神明在天欲上征以求見之也說文辨龍

王注有角曰龍無角曰蛟鸞鳳皇別名也此等皆不必漢求

朝發軔于蒼梧兮夕余至乎懸圃十欲少留此靈璣兮日

屈賦

忽忽其將暮十一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海茲而勿迫古續路曼曼其脩遠兮

吾將上下而求索十九

勳礙輪木也蒼梧南越之地漢為郡今廣州三府分有其

地瑣漢書之琅當也縣圖亦作瑣又為平圖在崑崙

等項止也弭節謂止其行節日御謂之義和蓬萊亦作

字取暗昧意以為日所出入上下猶曰登降也

飲余馬于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十一折若木以拂日兮

聊須臾以相羊十

天宮書西宮咸池曰天五潢扶桑在東若木在西見淮

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三鸞皇為余前戒兮雷

師苦余以未具十

鸞鳳之次皇雖鳳月御謂之望舒風伯謂之飛廉見呂

也本淮南子注及張衡思立賦集注從之至思美人篇

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古續鸞皇其相離兮率

雲霓而來御九

鳳鳥前雅謂之鸞說文鸞回風也震按鸞風雲霓以喻

阻隔之者

紛總總其離兮斑陸離其上下古續吾令帝閭闢兮

倚閭闢而望余九

言不得前也說文閭常以昏閉門隸也闢以木橫持門

戶也楚人名門曰閭闢

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八世溷濁而不分兮好

蔽美而嫉妒十一

延佇遲延止望也

第六段凡八託言欲往見古先哲王之在天者以

自廣中道而為飄風雲霓所隔進而不遂因以歎

溷濁之世大抵如是為上官大夫筆嫉己而言也

後云即王又不獲可為此段欲見哲王之辭

王注以求賢說集注以求君說皆失其指

朝吾將濟于白水兮登閭風而縹馬古讀忽反顧以流涕
兮哀高丘之無女語八

言回顧楚國哀其無女以起下求淑女之意臣之于君

猶女之于夫也故篇內多託為女子之言如東女嫉余

以善淫此更求淑女者思其同類也高丘猶高山也王

楚有高山之山又云舊說高丘楚地名也此皆近之王

又引或云高丘閩風山上也呂向云文神女集注兩從

其說謂閩風淮南子作涼風在崑崙之虛白水即

河源爾雅河出崑崙崑崙虛也此等不必淡求

盜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十八及榮華之未落兮

相下女之可詒七

王注春宮東方青帝舍也集注下女侍女也以下女為

侍女九歌

賦十五

之呵但集注云神之侍女則非也此指下文所求淑女

人之在下震按瓊本玉色之精美故凡言精美如玉者

皆以瓊稱之篇內瓊枝瓊茅瓊佩瓊瑤此義榮華未落以喻

顏色自託為女子之言也詒其侍女令通己之志于淑

女也

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處妃之所在此解佩纒以結言兮吾

令蹇脩以為理止六

處妃之所在謂產處妃之地今或更產淑女也舊說皆

求處妃而王注謂喻隱士集注謂喻賢君蹇脩媒之美

皆非是補注引洛神賦解處妃不足據蹇脩媒之美

稱蹇脩而脩治則不阿曲可知王注理為主媒者也

折

又

折

紛總總其離兮兮忍釋縷其難遷二夕歸次于窟石兮朝
濯髮于滄盤六桓十

言求之不得也釋縷結礙也窟石弱水所出說文謂之

岷山十六國春秋謂之蘭門山隋志謂之祀山祀即岷

近志謂之祁連山漢張掖郡丹西南山也括地志在刑

十里今陝西行都司東吐谷渾界此非后羿所遷之窟

反補注誤集注亦誤從之滄盤王注引禹大傳曰滄盤

之水出崑崙之山此亦不必淡求者但以夕歸次

于窟石二句指處妃說則誤此窟石即言其極來

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十八雖信美而無禮兮

來違棄而改求十八

又言今之所求者或未能如處妃之崇禮敬也蓋中道

賦十六

徘徊之辭舊說皆言處妃

覽相觀于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

見有城之佚女八

謂欲于產簡狄之處求之有城當在禹貢冀州史記燕

敗于有城之虛漢河東蒲坂即其地今山西平陽府蒲

曰有城在不周之北此佚女猶言靜女也呂氏春秋及

吾令鳩為媒兮鳩告余以不好若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

恐其佻巧古讀若易

言亦求之不得也以鳩鳩喻所遇皆讒佞小人鳩紫黑

以二句當其亦正意收

已食頃以羽畫酒殺人故曰飲毒惟曰運日惟曰陰諧
雄鳩請會桑葚之鳩侶山鵲而短尾多聲小雅謂之鳴
鳩左傳謂之鶉鳩爾雅謂之鶉鳩或謂之鶉鳩見莊
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三十鳳皇既受詔兮恐
高辛之先我三詩

鳩鳩不足徵信自適則又非禮故更詔鳳皇庶幾可得
之然恐高辛之事已往嘉遇不可再蓋賢人不世出高
辛先我而得簡狄今未必更有如簡狄者也此章亦中
道徘徊之辭王注以所求即簡狄非也集注云鳳皇又
警所得也如此說備發賢妃矣

賦

十七

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道遙四及少康之未家兮
留有虞之二姚四

謂欲于產二姚之處求之方少康未家之時若留此有
虞之二姚以待之者故思之而欲往有虞在禹貢豫州

漢梁國有虞邑即其地今河南歸德府虞城縣虞思妻
幸若少康留止有虞而得二姚以成顯功是不欲遠去
之意也集注云言既失爾狀欲遠遊方又無所向故願
及少康未娶于有虞之
時留此二姚也皆非是

理弱而媒拙兮恐道言之不固十一世溷濁而嫉賢兮好
蔽美而稱惡去聲十

為理者弱而不能主為媒者拙而無善辭亦恐如前不

雙項前兩句
總起下三大段

備發賢高為
欲遠遊作相按

可求也文選注又恐道理弱于
少康集注從之非是

第七段凡十託言欲求淑女以自廣故歷往賢妃
所產之地冀或一遇于今日而無良媒以通己志
因言世之溷濁無所往而可者思古賢妃哀楚無
女亦以譏當時如鄭袖也

閨中既遠遠兮哲王又不寤十一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
能忍而與此終古一

此章承上起下之辭言欲求淑女則閨中深遠欲見古
哲王則哲王不知安能與溷濁之世久居於是思遠
逝以發其情也爾雅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闈

賦

十八

周禮注云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王注以不寤為不
是非能覺悟善惡之情

索瓊茅以筵尊兮命靈氛為余占之曰兩美其心合兮孰
信脩而慕之以兩之字

上既言欲遠逝之意此更設為命占之辭卜其行也兩
字舊說皆為靈以猶與也一聲小斷竹謂之筵莊子琴
象言贊履非是以與也筵與
筵撞鐘靈氛謂善望靈氛以為卜師之稱也兩美必合
亦託為女子之言信脩信能好脩與己同德者也瓊茅

前揚雄謂瓊茅三脊不必從
補注以為爾雅善草非是王注結草折竹卜曰蓍
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八曰勉遠逝而無疑兮

孰求美而釋女汝八語

上章言兩美必合理之常也苟同德相慕孰為信脩而

慕己之美者乎此章更言九州之廣何地無賢欲以上其往而有所遇否也下言曰者靈氛之吉以吉占也

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九世幽昧以眩矐兮孰云察余之善惡去聲

靈氛勸以無懷故宇屈子乃自念處此濁世無有知己者此下無言世之棄賢而黨人之好惡尤異王注謂答靈氛集注謂雖往而亦將無所合皆非是

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志七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隊

艾爾雅謂之冰臺又名醫草王注云白蒿也非是

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理美之能當十一蘇糞壤以充

言草木且不知更欲望其辨美玉豈能當此任乎王注玉書言理大六王法憚謂之騰騰香囊也補法蘇猶索

第八段章凡六命靈氛為卜其行而因念世之棄賢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七巫咸將降兮懷

椒糈而要之七

巫咸殷之傳天數者王法精精未補法孟康曰椒糈以椒香未微也補注引山海經說巫咸非是

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續其竝迂古讀若御或謂作皇刻

九疑山在漢零陵蒼梧之間今桂林府即漢零陵地文

揚其靈以通于百神凡精神所通曰靈靈氣之吉占本

曰勉陞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東湯禹儼而求合兮

擊咎繇而能調三蕭此非韻江先生曰此以因詩決拾既

兮武丁用而不疑七

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八寧戚之謳歌兮齊桓聞

己上巫咸致百神之言凡三章以證當遠逝之故伯夷

湯禹下逮齊桓託言之指亦猶伯夷歎神農虞夏之沒

也其曰遠逝曰陞降上下皆安所適歸之辭也傳巖在

虞號之間今平陸縣東三十五里俗呼聖人窟說操築
是真戚宿齊東門外擊牛肉而商歌其辭曰南山矸白

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胥從昏飯牛薄
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夜出聞而異之三齊記載

後人所能作者其事詳淮南道應訓戰國
時言伊呂事者又多不雅馴不足徵引

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陽十恐鶉鳴之先鳴兮使
夫百草為之不芳陽十

此章自念及時當去下七章皆反覆以明其不可不去

文選注及補注皆以飽墮降二句為巫咸言湯禹已下
皆為屈子語集注以此章已上皆為巫咸之言余謂巫

咸言和申明吉占之欲催降上下即前所云遠遊也求
合與求美辭意皆同中情好情何用行媒即兩美必合

原賦十一
信精而慕之義彼辭此斷辭也自湯禹至齊桓以

鴉即夏小正之五月鴉則鳴幽之七月鳴鴉也
地晚寒

從其氣焉左傳謂之伯趙爾雅謂之伯勞夏小正傳謂

之伯鶉禮注謂之博勞鴉鴉一鴉鴉鴉反駢作鴉
鴉張衡思在賦作鴉鴉字形相

禪爾伯勞以夏至鳴應陰氣之動衆芳將萎謝也王逸
曰鴉鴉一名買鴉常以春分鳴非是買鴉乃子規徐廣

注史記云林鴉一名鴉鴉顧師古注漢書云鴉鴉一名
買鴉一名子規一名杜鴉皆以二物相混據史記百車

又與鴉鴉之名酒皆考古不審徒以名相買

何瓊佩之偃塞兮衆愛然而蔽十三
之惟此黨人之不諒

兮恐嫉妬而折十七
之

時續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十八
蘭正變而不芳兮

四顧好此此
言中明全獨得
所以為常可也

空蕙化而為茅古讀
若半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十四
也豈其有他故兮

莫好脩之害十四
也

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陽十
委厥美以從俗兮苟

椒專佞以慢愒兮椒又欲克夫佩韞既于進而務入兮

又何芳之能祗五
又况揭車與江離羅

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贊平
覽椒蘭其若茲兮

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七
芳菲菲而難虧兮芬

至今猶未沫十四
泰

瓊佩難虧以自喻衆芳變化以喻人
蓋屈子之自信所

謂余獨好脩以為常也為內
反覆自明在此空或謂之

白昌蒲之無矧脊者亦作蕪俗
蕭爾雅謂之菽禮注

謂之薺蒿椒內則謂之藪廣雅謂之櫟俗呼
亦謂之菜

更亦謂之越椒委厥美以從俗言自棄其美委厥美而

歷茲則人棄其美所謂衆愛然蔽之也王注補注及文
選注皆以子蘭

子椒為說朱
子已辨其非

第九段三章巫咸告以吉故而復審之于己言不

獨世棄賢賢者亦往往因之自棄惟己則不可變

前兩段皆通此也

也

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八語及余師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戶

靈氣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古讀折瓊枝以

為羞兮精瓊麋以為糧十

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古讀何離心之可同兮吾

將遠逝以自疏九

上三章言從靈氣所云遠逝之意下六章乃言其行之

所至也託之求女皆承前求淑女未遂為辭不忍言絕

君以去也廢糝也糜同舊說以玉為象象

屈賦

廿三

齒

遠吾道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九揚雲霓之晻藹兮

鳴玉鸞之啾啾七

朝發軔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二十鳳皇翼其承旂兮

高翱翔之翼翼二十

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八麾蛟龍使梁津兮詔

西皇使涉余九

路脩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持六路不周以左轉兮

指西海以為期七

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軼而竝馳古讀駕八龍之蜿蜿兮

載雲旗之委移古音

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遑遑四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

日以愉樂十九

戰國時言僊者皆託之崑崙故多怪異不經之說篇內

特借以為寓言不必深求也赤水出崑崙東北限不用

傳山海經淮南子等書凡此等但存天津天潢也九皇

北流沙在漢燉煌西嘉峪關外西皇據月令帝少皞

也軼也兩楚謂之軼關之東西謂之軼即軼端踏齊

古人輅輅多並稱輅在輅輅在輅輅在輅輅非是

陟陸皇之赫戲兮忽臨眺夫舊喻十僕夫悲余馬懷兮

屈賦

廿四

局顧而不行航

皇皇天也

第十段凡十託于遠逝而終之以瞻顧楚國焉

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十一既莫

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九

繫以亂章以明辭指所歸補注國語云其輯之亂輯成

也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也

九歌

屈賦二至十二

九歌遷于江南所作也凡十有一篇謂之九歌者不以其數也昭誠敬作東皇太一懷幽思作雲中君皆以喻事君精忠也致怨慕作湘君湘夫人以己之棄于人世猶巫之致神而神不顧也正于天作大司命少司命皆言神之正直而憐憫欲親之也懷王入秦不反而頃襄繼世作東君未言狼狽秦之占星也報秦非頃襄所能以待能者從河伯水遊作河伯與魍魎為羣作山鬼閔戰爭之不已作國殤恐常祀之或絕作禮魂

屈賦

吉日兮辰良陽穆將愉兮上皇唐十一撫長劔兮玉珥璆鏘

鳴兮琳琅唐十一

言卜日齋肅劔佩以禮神也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穆猶穆穆敬也珥飾劔鏘也璆鏘玉聲集注引史記玉聲璆然補注引禮玉鏘鳴是也琳即高貢球琳美玉琅即琅玕或謂之珠樹或謂之碧樹又名其赤者謂之珊瑚或謂之火樹

瑶席兮玉璫盍將把兮瓊芳唐十一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唐十一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芋瑟兮浩倡唐十一肴蒸禮之折俎也骨折謂之肴俎賈曰蒸亦作藉如易藉用白茅之藉漿禮注謂之載漿酢漿也鼓杖謂之枹

此歌傳揚音賦以此明其歌者

琴管樂瑟絃樂

靈偃蹇兮咬服芳菲菲兮滿堂唐十一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唐十一

上章陳所以享神者此章則言神降于巫而享其芬香音樂欣然以豫也方言凡好而輕者謂之姦

東皇太一凡三章

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呂向注祀在楚東故曰東皇震按

古未有祀太一者以太一為神名特起于周末至漢武帝時因方士之言楚人謬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即甘泉唐宋祀之尤重唐謂之太一清紫極宮宋謂之太一宮太宗建東

屈賦

太一于東南郊仁宗建西太一于西南郊神宗建西太一于集福宮蓋自戰國之時即奉以為祈福之神其祀甚隆故屈子就當時祀

典賦之非祠神所歌也舊說謂九歌之作因巫所所自祭皆非也巫所常歌不應有通篇言往遊不及祭之一語者屈子自祭不應有通篇言往遊不及祭之一語者嘗論曰非其鬼而祭之謂也則以為屈子所自祭尤當大誤

浴蘭湯兮沐芳唐十一華采衣兮若英古讀靈連蜷兮既留爛

昭昭兮未央唐十一

言巫之潔以致神故神留之光爛未已舊說以芳為芳若為杜若音不必從

塞將憺乎壽宮與日月兮齊光唐十一龍駕兮帝服聊翱遊

兮周章十陽上二章一韻

張鈺注壽宮祠神所也補注漢武帝置壽宮神君神既

安樂德又光明乃與日月齊也震按帝服謂所服皆帝

者之飾周章周流章布也此章言欲神安于壽宮而神

乃翽遊將去

靈皇皇兮既降洪茲遠舉兮雲中一覽冀州兮有餘橫四

海兮焉窮東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憐憐冬二

言神之既降人固得觀其美矣忽茲然遠舉極中國四

海皆在其覽觀橫被之中令人思之彌勞也冀州古帝

都因以為王畿之通號魏梁傳鄭同姓之又以為中土

庶賦

之通號淮南陸形訓正中冀州曰中冀州以中土言

雲中君凡三章前一章一韻謂雲神也周禮大宗

伯以禘燎祀觀師雨師而不及雲師意戰國時有

增入祀典者故屈子得舉其事賦之漢以丙戌日

祀風師于戊地以己丑日祀雨師于丑地唐始加

雷師與雨師同壇始于天寶五年宋兆風師于西郊祠以

立春後丑日兆雨師于北郊祠以立夏後申日以

雷師從雨師之位至明更加雲師同祭于山川壇

後代祀典祭雷師始于唐祭雲師始于明也

君不行兮美猶尤十八塞誰留兮中洲尤十八美要眇兮空脩

韻法

尤十八沛吾乘兮桂舟尤十八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交流

尤十八望夫君兮未來古讀吹參差兮誰思七之上六句一

古以巫致神周禮有男巫女巫祭陽神以一男巫為尸

祭陰神以一女巫為尸其餘皆令歌舞湘君湘夫人皆

陰神當用女巫二歌不陳享神之物及主祭者之辭以

神不來但使巫求之也集注謂以男主事此章託為巫

與神期約而候之不至故曰湘君猶豫不行為誰留于

中洲乎我情飾美好乘舟往迎則願無波濤之險且行

且望以君之未來吹參差思之當復誰思也參差舜所

作洞蕭風俗通云其形參差象鳳之翼注以美要眇

庶賦

駕飛龍兮北征十四遭吾道兮洞庭十五薛荔拍兮蕙綯

荃橈兮蘭旌十四望沅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十五

飛龍舟名也猶冠名切雲自沅湘以望沅陽故曰北征

洞庭在其中道所遭回也洞庭為貢所謂九江春秋傳

所謂江南之廣戰國策所謂五渚湘資沅澧韓非子

所謂五湖又名三湖又名重湖又名巴丘湖湖南之南

水即岷江之南派會澧水注洞庭禹時南派盛大為江

之經流故禹貢曰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戰國

時則南流如帶謂之沅水而謂北派為大江此緣沅陽

橫大江是也。凡水之北曰陽。今荆州府公安拍所以縣

權方言謂之穎。穎頭索也。綢韜也。小楫謂之撓。或謂之

楫。見涉。其大者謂之楫。謂之名。又旌周禮析羽為旌是也

大水有小口別通曰浦。見風。揚靈謂揚己之靈。欲以通

于神也。此章承上往迎神而言。

揚靈兮未極。四職。女。蟬。媛兮為余太息。二十。職。橫。流。洋兮潺

湲。隱思君兮擘側。四職。二十。

女謂下女。此章言揚己之神。未至神所。恍若神之侍。女

為己太息。于是涕滂。淚下。悲痛鬱傷也。夫人篇。閨。佳人

今台余。一。地。燈。之。辭。王。注。以為。女。類。集。注。以。為。有。觀。之。人。皆。非。是。

屈賦

桂。擢兮蘭。杜。辟。十七。斲。冰兮積。雪。辟。十七。采。薜。荔兮水。中。寒。美

蓉兮木末。十三。心不同兮媒。勞。思不甚兮輕。絕。辟。十七

手持水權曰。權。斲。冰。積。雪。王。注。謂。舉。其。權。楫。斲。冰。凍

紛然如積雪也。

石瀨兮淺。凌。八。十。飛。龍兮翮。翮。二。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

兮。告。余。以。不。閉。八。十。

瀨。水流。沙。上。也。水。淺。則。龍。不。居。情。薄。則。望。不。至。

鼉。鸞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語。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

下。戶。此。章。與。下。章。一。關。

小洲曰渚。北渚。洞庭之北。南史之三湘浦也。上。三。章。皆。

此歌與湘君章法同。而惟各別。引。水。深。不。樂。所。以。不。來。也。所。以。不。來。也。所。以。不。來。也。

怨望之辭。此章承前橫大江言之。故曰。鼉鸞江皋也。終朝往來。至夕而止。于北渚。但見鳥與水而已。皆因神不來而賦其象。

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十。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

兮。下。女。八。語。時。不。可。兮。再。得。聊。道。遙。兮。容。與。八。語。

判環謂之玦。澧水出武陵充邑歷山。至下雋入沅。充。縣

故城。在今武昌府通城縣西。杜若。今之高良薑。其實謂

之紅豆。楚。本。草。杜。若。一。名。杜。衡。非。是。補。注。云。杜。若。廣。雅。所。謂。楚。衡。者。也。亦。非。是。

湘君。凡。七。史。記。始。皇。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

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蓋統言之。則但曰

屈子

六

湘君。禮有小君之稱。是也。分別言之。則娥皇為正

妃。稱。君。女。英。為。次。妃。降。稱。夫。人。楚。人。因。其。葬。此。而

奉為湘水神。本民間不經之說。二妃之神。必不因

愚民之俗議。而享其褻越之祭也。二歌。皆言神不

來。其。以。此。意。為。之。乎。或。又。以。為。舜。二。女。宵。明。燭。光

帝子降兮北渚。語目渺渺兮愁余。九。嫺。嫺兮。秋。風。洞。庭。波

兮。木。葉。下。戶。

眇眇遠視貌。此亦託為巫與神期約。而候之不至。故曰

帝子其降。此北渚乎。望之愈遠。使我心愁。但見秋風水

波。與木葉落。不知神或來否也。

細空起波公下
二章皆空而
其

登白頰兮騁望四十一與佳期兮夕張十一去登四鳥何萃乎頰

頰相如賦薛頰或謂之茱菜中折如十字俗呼四醫捺吾也言步白

頰之上以縱望之本與神期以前夕張設待其來降也

又因所見而言鳥與醫之處非其空蓋疑此地不足以

待神也
沉有芷兮澧有蘭二十思公子兮未敢言二十荒忽兮遠

望觀流水兮潺湲二十言思望之甚但見流水潺湲不見神之來也補注遠望

公子猶帝子春秋傳有女公子之稱補法公子謂子

麋何會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十三朝駝余馬兮江皋夕

濟兮西溼十三聞佳人兮召余將騰駕兮偕逝十三築室

兮水中葺之兮荷蓋古讀又言物失其居以喻事多反側于是駝江皋濟西溼以

求之恍若聞神之召己欲與使者同往更就水中集眾

牙以成室庶幾神或留止也舊說屈原願託神明居處非是麋信鹿而

大青黑邑肉疏齋邊也埤增水邊土人所止者曰溼葺

茨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十一桂棟兮蘭橈辛夷楹兮

石蘭兮為芳陽十正葺兮荷屋縹兮兮杜衡古讀若航

紫紫貝紫質黑又出日崇土為壇謂築室之基也古者

為堂南北五架正中曰棟次棟曰楹棟或謂之阿儀禮

也楹或謂之梁見爾雅北楹以北為房與室棟周謂之棟

秦謂之椽齊魯之間謂之桷辛夷或謂之辛矧或謂之

辛雅見甘泉賦疑雅即矧之譌本草又名侯桃房木木葉惟帳也上覆曰累羽統

曰惟樓栢也亦謂之檐正葺雜正與荷葺以蓋屋也

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二十九疑續兮竝迎靈之

來兮如雲二十此章言欲築室如是而舜又使九疑之神來迎之去也

堂下至門謂之庭簷所覆謂之廡漢已後始以堂

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襟兮澧浦十寧汀洲兮杜若將以遺

兮遠者古讀若諸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八

袂袖也南楚謂禪衣曰襟汀平也遠者即下女以其從

之遠去而言也不可驟得以前有召余之云姑俟諸異

日也

湘夫人凡七

廣開兮天門二十紛吾乘兮玄雲二十令飄風兮先驅使

凍雨兮灑塵十七

言神乘玄雲而行也集注以吾為主祭者自攝爾雅暴

雨謂之凍

君迴翔兮以下尸除空桑兮從女語紛總總兮九州何壽

夫兮在余魚九

言神來而已往從因又言司命主生人壽夭其權偏及

九州也空桑山在古有華之地伊尹所生漢陳留故華

國也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元和志

高飛兮安翔兮乘清氣兮御陰陽十吾與君兮齊速道帝

之兮九阰古讀

言已從神以佐天帝也九阰九門也說文阰闕也閨門

屈賦九

營國勇三門四面凡九門淮南傲真訓道出之九門以

一原通九門散六衢高誘注九門天之門

治寰宇即尚書關四門之意

靈衣兮披披古讀玉佩兮陸離羅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

余所為古讀

此又言陰陽循環司命所為衆人莫知也己上得與司

命相從是其先之合

折疏麻兮瑤華古讀將以遺兮離居九老冉冉兮既極不

浸近兮愈疏魚九

離居謂前相從而今離隔也王法疏麻神麻補注瑤華

乘龍兮騎鸞十七高駝兮冲天古音結桂枝兮延佇羌

愈思兮愁人十七

愁人兮奈何七願若兮今無虧去何固人命兮有當孰離

合兮可為義

言今雖與神離隔尚未至有虧道相絕也願若今之無

虧則離而未必不可合爾皆欲親之辭因又言即此

離合之不偶固命有當然非人所得為以結前得相從

而後離居之意

大司命九七 三台上台曰司命主壽夭即九歌

之大司命也文昌宮四曰司命主災祥即九歌之

少司命也周禮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雖在

屈賦十

祀典然二歌皆非祭辭也魯論曰道之將行也與

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蓋道行則命之屬于己

道不行則命之不屬于己懷王初甚任屈原而其

後疏之故二歌以與司命離合為辭悲其離而思

合者冀道之行也天之司命亦猶下之居位大臣

所以有與君齋速及空為民正之語

秋蘭兮麝馥十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

余九夫兮自有美子至何以兮愁苦十

秋蘭兮青青十五綠葉兮紫莖十三滿堂兮美人忽獨與

余兮目成十四

此歌以問答是

集注又變

二章皆詩之興體。從今之離憂而追其始之當相合先
設為人語心之辭。謂凡人自有所美之子。司命之意。或
在被不在此。汝何以思之愁苦乎。因谷其問。謂衆美人
之所會。而司命獨與己相視。結好也。蓋重知己之感。如
此。

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
離樂莫樂兮新相知。五

已上三章皆離憂之辭

荷衣兮蕙帶。古讀儵而來兮忽而逝。祭十三夕宿兮帝郊。君

誰須兮雲之際。祭十三

感賦

冀其或須已也。此下。一本有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兮

河柏文

與女沐兮咸池。古讀晞女髮兮陽之阿。歌望美人兮未來

臨風恍兮浩歌。七

言欲與神共沐于咸池。晞髮于陽阿。望之。不來。恍然長

歌以寄其思。即謂作此歌也。詩作為此詩作此好爾雅

大陵曰阿。陽阿猶書之。暘谷以日出處名之也。

孔蓋兮翠旒。十四登九天兮撫彗星。十五竦長劍兮擁幼

艾。蓋獨空兮為民正。四

孔蓋以孔雀尾飾車蓋也。孔雀或謂之孔雀。珍旌垂鈴

此出作歌而以
不章為之文章
法變

也。赤曰翡翠。青曰翠。左傳謂之鸞。彗星一名掃星。妖星也。
按之使不為害。幼艾少艾也。猶之曰美人。欲擁護之也。
如此。乃神之所以為民正者。此章蓋言己之愁苦思神
而為離合之感。非有私意干之。特望其為民正爾。

少司命章凡六

嗷將出兮東方。陽照吾檻兮扶桑。十一撫吾馬兮文驅。夜

皎皎兮既明。古讀

駕龍輶兮乘雷。十五載雲旗兮委蛇。五支長太息兮將上

心。低徊兮顧懷。古讀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八

二章言日之初出其神自下而上。于是作樂舞以迎之。

感賦

而音聲容色之盛。令人忘歸。下章備陳樂舞之事。蓋迎

日典禮也

緹瑟兮交鼓。十蕭鐘兮瑤虞。八鳴篳兮吹竽。十思靈保兮

賢姱。古讀若祐翱飛兮翠翮。展詩兮會舞。虞應律兮合節。古讀

靈之來兮蔽日。五贊上六句一韻

緹絃急也。蕭鐘補注謂與蕭聲相應之鐘是也。虞鐘鼓

之附也。植者為虞。衡者為筍。篳管樂大者謂之沂。靈保

謂巫也。翠翮靈保之舞。輕若翠舉也。

青雲衣兮白霓裳。十舉長矢兮射天狼。十一操余弧兮反

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十揆余鬱兮高馳翔。揚香冥冥兮

四句是為章
此賦

以東行航

青白以東西方色為飾天狼一星孤九星皆在西宮北

斗七星在中宮天官書秦之彊也占于狼孤此章有報

秦之心故舉秦分野之星言之以是知九歌之作在懷

王入秦不反之後歌此以見頃襄之當復讎而不可安

于聲色之娛也援北斗以酌桂漿則施德布澤之喻

東君章四 日也祭義曰祭日于壇又曰祭日于

東祭法曰王宮祭日也此歌蓋舉迎日之典賦之

集注以撫余馬乘雷車皆指迎日者言

王注以聲色娛人亦指日言皆非是

與女遊兮九河七 衝風起兮橫波八 乘水車兮荷蓋駕兩

屈賦 十三

龍兮驂矯古音丑 文切

九河河之委在禹貢兗域與青分界今直隸河間府交

山東濟南府德 州皆九河故地矯若龍而黃北地謂之土樓說文云

登崑崙兮四望一 漾心飛揚兮浩蕩一 漾日將暮兮悵忘

歸八 惟極浦兮寤懷 同上二句一韻 下二句一韻

崑崙河之源浦則別通之口言徧遊之也

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東一靈何為兮水中一

此章言復至河之中矣

乘白龍兮逐文魚九 與女遊兮河之渚語流澌紛兮將來

下戶

此章言至洲側觀流水將與河伯別也鼉信鼉而大楫

長澌冰解散也

子交手兮東行航與送美人兮南浦十 波滔滔兮來迎古

若魚鄰鄰兮膝余 九點此章 問司韻法

言河伯執手送已將絲南浦以歸也子謂河伯美人自

謂也河伯與已親以美人目已故云兩司命河伯皆

神無祭之一語集注以大司命為主祭者之辭

少司命與河伯皆為女玉之辭于文多不可通

河伯章凡五 河神也春秋傳楚昭王有疾卜曰河

為崇王弗祭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

之望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孔子稱其知

天道然則屈子不祭河明矣楚昭去此時未遠楚

人亦不越境祭河明矣舊說以九歌為祭辭非也

屈子之歌河伯即思彭咸水遊之意故曰靈何為

兮水中亦以自朔也又曰波來迎魚膝余自傷也

若有人兮山之阿七 被薜荔兮帶女蘿七 既含睇兮又宜

笑二十 子慕余兮善窈窕 二十九 條上二句 一韻下二句一韻

擬山鬼之狀而因代其語女蘿今之松蘿非也

乘赤豹兮從文狸七 車夷車兮結桂旗七 被石蘭兮帶杜

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七 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

獨後來 聲

言山鬼之出而因代其語上章山鬼謂人慕己此章則

山鬼親人豹伯虎黃質黑文秦越謂之程見列子東坡謂之夫刺孫

狸黃黑斑文陳楚江淮之間謂之狶北燕朝鮮之間謂

之狶關東西謂之狸或謂之不來望竹叢也

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兮而在下戶杳冥冥兮羌晝晦

東風飄兮神靈雨九留靈脩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余

魚九

已下四章皆託為山鬼之語曰靈脩曰公子曰君之以

目與之親者此言人至山鬼之所而留之華余猶方俗

相謂曰榮我

采三秀兮于山間二十石磊磊兮葛蔓蔓二十願怨公子兮

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二十

山中人兮芳杜若十八飲石泉兮陰松柏古讀君思我兮

然疑作十九

雷填填兮雨冥冥十五援欸欸兮夜鳴十二風颼颼兮

木蕭蕭古讀思公子兮徒離憂十八

三章皆離憂之辭始望其來則曰意者君思我而不得

閒乎繼望之不來則疑信交作而莫必其思與否矣終

望之甚則曰我思君而徒為離別憂擾也承前所留之

人言其離而相思如此芝之歲三葉故謂之三秀爾雅

謂之苗援長臂性緩然印鼻長尾禮謂之雉

山鬼 通篇皆為山鬼與己相親之辭曰天子曰靈

鬼謂屈原也亦可以借山鬼自喻皆為己蓋自乎

其與山鬼為伍又自傷其同于山鬼也歌辭反側

讀之皆其寄意所在此歌與涉江篇相表裏以此

知九歌之作在項襄復遷之江南時也

操吳戈兮被犀甲古讀車錯轂兮短兵接二十旌蔽日兮

敵若雲二十矢交墜兮士爭先一先上二句一韻

此章敘其戰戈句兵或謂之句于戰或謂之雞鳴或謂

之擁頸以有胡俗擁頸又犀倍沈牛豕首厚足足有三

號考工記犀甲壽百年

陵余陳兮躡余行航左驂殪兮右刃傷十靈兩輪兮繫四

馬姓援玉柶兮擊鳴鼓十天時懟兮威靈怒十一嚴殺盡

兮棄原野整上二句一韻

此章敘其陳凶

出不入兮往不返二十平原忽兮路超遠二十帶長劔兮

挾秦弓古讀首雖離兮心不懲十六誠既勇兮又以武終

剛強兮不可陵十六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

此章首二句閱其憤已下皆壯其志

國殤軌三 殤之義二未成人而死者謂之殤所

以別長幼也在外而死者謂之殤所以別于內也

皆可哀傷是以名之國殤言其死國事則所以別

于二者之殤也歌此以中之道篇直賦其事

成禮兮會鼓十傳芑兮代舞九廣嫫女倡兮容與八語春蘭兮

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芑華也凡華之初秀曰芑已發則曰華

禮魂章一 泛言人鬼之有常祀者亦直賦其事

歌辭反則讀之可以知其寄意矣

天問

屈賦十三

問難也天地之大，有非人之智所能測者，設難以疑之。

而曲學異書，往往驚為闕，大不經之語，設難以詰之。其

稱述人事，備陳三代興亡之迹，皆歸于天命。然天不可

知，故莫幸人事之改，而天或為之轉移。此天問之所以

作也。當時如鄒衍之流，著書多怪異，山海經淮南鴻烈

且怪異之譎，庶子已詰其非，則固有不存者矣。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若鑑之上下未形，何由考？若履之

冥昭，普閭誰能極？二十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二十之

以詰，凡言往古不可窮識者，皆誕也。淮南天文訓：天際

屈賦：神訓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

明明闇闇，惟時何為？或陰陽三合，何本何化？質平

爾雅：時是也。穀梁傳：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

合然後生，此章難以疑之。

圓則九重，孰營度？十九之惟茲，何功孰初作？十九之

故設難疑之。

幹維焉繫，天極焉加？何切八柱，何當東南，何虧何切？

幹主旋運者，維匡繫也。天極步算家所謂不動處也。達

張衡：蓋王帝諸星皆以九極紐星為據，謂之不動處。

循相恒測，不動處離紐星一度，有餘至元郭守敬測離

以推天何系數
至為宗文系統
系歸系歸上
下為章法皆從
一曰字主出

為三度奇，以紐星此皆以理數推測名之，至其所以然之

故則難言之，故以為疑。地在天之中央，水附于地而行

皆氣之鼓盪，曾子及周髀算經已具地圖之理，不知者

但以為地平，故多謬誕之說。屈子亦詰其不然也。

九天之際，安放安屬？三隅隈多有誰知其數？

有所放屬，則有大可言，無所放屬，則無大可言。放至也。

安放安屬，亦焉繫焉加之意，疑之也。既不知其放屬，又

焉有隅隈之數乎？詰之也。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二十日月安屬，列星安陳？十七

江先生曰：沓，重疊之意。承前九重而申問之。震按十二

謂十二辰左傳，士文伯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是也。今步

算家言：日月五星各有所行之天，而其行又各有大小

高下之輪，以載之者，經星之天尤遠。此特以垂象之一

成不變者推測知之，至其所以然之故，則難言，故設難

疑之。

出自湯谷，次于蒙汜。六自明及晦，所行幾里？六

湯谷即虞書之暘谷，蒙汜亦曰蒙谷，即虞書之昧谷。爾

雅之大蒙，此就中土實日餞日之地言之。日所行里數

不考信于六藝，故以為疑。淮南天文訓：王充論衡所言

言其里數不道，則宋時測法疎爾。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一厥利維何而顯兔在腹一

夜光月也德常德也死即所謂死魄也育主也即所謂

生明主魄也月之行下于日其體渾圓常以半圓受日

光日月正相對為望人目在地視之其光全側對則視

之若闕至于同行為晦人目在地視之無光光常在向

日之半也謂之死謂之生者持據人目所見云然此言

由死而育蓋為循環何取于是以為月之常德乎設難

疑之也月中有黑影今步算家謂之月駁乃其瑜突處

不受日光爾聖憲之言非是集利空也厥利維何猶言

何所空也此以詰世俗之說

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伯強何處惠氣安在

皆詰之也伯強古人以名厲氣之鬼也惠順也順逆之

氣本無定所質言之則非也

何闔而晦何闔而明古蹟角宿未旦曜靈安藏十一

日之運行循環不已人所居附于地有見日不見日之

時是以成晝夜周辭莫經有東方日中西方夜角東方

宿日出東方地上曰旦曜靈日也安藏明其晝夜不息

也此章以詰陽闔為晝陰闔為夜之說蓋言絲日之行

不繇陰陽闔闔也

不任汨鴻師何以尚四十一之貧曰何憂何不課而行航之

昭十四年

疑帝堯之使鯀也說文汨治水也

鷓鴣曳銜鯀何聽六十四馬順欲成功帝何刑十五焉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古音詩伯禹腹鯀夫何以變

化皆平

疑帝舜之殛鯀也鷓鴣曳銜蓋古有是語書闕未聞順

欲成功言順其意計所欲志在成功也三年不施言疑

而不置諸殺也公羊說古人疑獄三年而始定三年不

施永不施矣左傳杜注施行罪也腹猶抱也變化不測

也屈子之意蓋以四罪中鯀若可原又因其生聖子而

惜之也

纂脩前緒遂成考功一東何績初繼業而厥謀不同一

禹貢既脩太原傳稱禹能脩鯀之功故設難疑之

洪淵極深何以實一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二十之

應龍何畫二十河海何歷二十錫何所營十四禹何所成

清十四康回憑怒地何故以東南傾十四清工二句一

九州安錯十一川谷何濤十一東流不溢孰知其故十一

禹平水土其神智非常人所測而好事者又往往為謬

誕之說故設難以疑禹之神因詰凡言怪異者之非也

九則九州也康回即共工氏也東流不溢非東南虧東

南傾之說所能通矣王法有冀曰應龍補注引山海圖

水泉流通共工觸不周山見列子淮南
子皆梓事者詳誕之說屈子所語者也

東南西北其脩孰多七南北順脩其衍幾何七

圓長曰楯衍餘也今步算家因月會地之影測地圓周

九萬里亦分為三百六十度以配天度二百五十里而

移一度南北緯度以北極高下定東西經度以月會時

刻定地在東一度則見會早其差此以天測地之法其

理前人未知也故多謬誕之說屈子已不信矣呂覽淮南聖憲

之書皆非是

崑崙縣圖其尻安在沈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六

四方之門其誰從二焉西北關啟何氣通東一焉

屈賦

五

以詰言崑崙所有者之誕也

日安不到三十燭龍何照二十羲和之未揚十若華何光

十一層上二句一韻

詰之也燭龍又名燭陰若華若木之葉並見山海經及淮南子皆誕說

何所冬煖何所夏寒二十焉有石林何獸能言二十

此非身歷目覩故付之不知也冬煖夏寒周髀所謂北

極左右夏有不釋之冰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草蓋日

下之地與幽背之地寒煖頓殊今時有石筍成岡者即

石林之謂曲禮猩猩能言不離走獸

焉有龍蚪二十負熊以遊十八雄虺九首四十儼忽焉在

沈與何所不死五長人何守十四有此

靡萍九衢十棠華安居九一蛇吞象厥大何如九

傳有防風氏長狄之屬所謂長人也說文已會象蛇其

餘皆不足考信蓋常物而異言之爾九衢補注以為枝

之岐出招魂雄虺九首往來儼忽

黑水玄趾六三危安在沈延年不死五壽何所止六

禹貢有二黑水梁之黑水帝繫謂之若水或謂之瀘水

今之金沙江也界梁州之南導川之黑水則界雍州之

西者三危或謂之卑羽山在雍州左傳之瓜州地漢為

燉煌也玄趾或曰黑水所出禹貢導黑水至于三危則

屈賦

六

三危黑水所經也今無其水以當之此黑水與三危並

稱指雍之黑水明矣自戰國時黑水三危已失之西裔

不能知其所在亦可見地之無常雖禹貢之山川或至

湮没于無聞又況言其遠乎

鯀魚何所語八魃堆焉處八羿焉彈日九焉解羽九

亦怪誕不足信也彈射也鯀魚王注以為鯀鯀有四足出南文補注引山海經鯀魚

魃堆補注引山海經魃堆焉淮南所謂日中有踐鳥亦

猶月中顧兔之說柳子厚據穆天子傳及山海經飛鳥

皆怪誕之說不必深求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十焉得彼塗山女而通之于台

桑唐十一

閔妃匹合厥身是繼十二胡維嗜不同味而快鼂飽轉讀如閉

音楚方

商頌禹敷下土方虞書娶于塗山左傳嘉耦曰妃鼂記所謂朝會也

啟代益作后辛然離孽十七何啟惟憂而能拘是達十二

皆歸射鞠而無害厥躬東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洪

啟棘賓商九辯九歌轉讀如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六

禹以天下授益啟能代之有扈不服啟伐之禹益同有

平水土之功其有天下不有天下各異啟乃能繼禹治

道用其禮樂三章設難以明此意卒然離孽謂有扈氏

屈賦

七

為亂卒起不意而遭之能拘是達補注謂能變通而不

拘執是也射數古字通數厭也甘誓有扈

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是其所為皆天

厭之而自歸窮絕故不足為啟之害也作革補注謂楚

山澤奏解會是也播降補注謂水土平然後嘉穀可殖

是也棘艱棘也詩傳氏大棘言啟雖過艱棘終能用禹

禮樂賓商補注引史記契封于商謂待商以賓客之禮

是也此言啟賓契後用禹樂以起下契禹始生之異而

疑之勤子勤勞生子也屠母謂所剖而產也死分竟地

言死而後得分裂以生子至地也疑聖人之生不宜有

此于寶云前志所傳脩己背圻而生禹爾狄胃剖而生

契近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兒從左膝下

水腹上出而和平自若數月剖合母子無恙據于寶此

言契禹雖所剖而生未必災害其母屈子時無是事故

以為疑王注射行也棘列也補注凡能取中皆曰射棘

急也又皆以勤子為禹勤發集注以棘賓商為

之謬說但不取其上三續之謂爾又以竟地為化石引

淮南子虛誕之說安知山經淮南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十七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十七

馮珽利決封豕是射古讀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十

樂

八

淫娶純狐眩妻是謀古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七

有夏方衰降生夷羿以變亂之然天實惡亂不享其祀

故羿雖恃射卒為汎所謀殺三章之意如此爾雅弓以

屨者謂之珽若順也禮法決猶闔也以象骨為之者大

擘指以鈎弦闔體也射革力能貫革也

阻窮西征巖何越十焉化為黃熊巫何活十三焉

咸播秬黍補注何由并投而鯀疾脣益十四

鯀投東裔而曰西征者阻窮而死其神猶返中國祀于

夏類言其神何以能越巖險西至中國乎化為黃熊子

產亦言之屈子則以是為鯀之疾言非巫祝所能復生

蓋借絲之死也黑黍謂之拒蒲完類謂蒲也夏小

正傳翟未秀為美爾雅謂之藪亦謂之騷騷其邑也翟

之小者謂之兼吳人謂之藪藪藪一物說者多謂此

言翟藪之地皆可管作以播拒黍并投謂絲與共工等

竝投諸四裔也禹平水土之功可以蓋父愆矣然不能

救絲之投使長有此疾益滿不除屈子反覆借之如是

白蜺嬰蒂胡為此堂十一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藏十一

天式從橫陽離是死五大鳥何鳴夫焉與厥體十一

人者陰陽合而成體陽離則盡為陰所以畏厥體而死

此陰陽交錯之常道故曰天式從橫陽離是死也餘皆

原賦 以詰言仙術變化者之託

辨說起雨何以興十六之揆體脅鹿何以膺十六之

驚戴山拊何以安二十之釋舟陸行何以遽二之

皆詰之也王注辨辨雨師名號呼也相如賦召屏翳

隨竟所用驚大龜也拊拊手也

惟澆在戶何求于嫂古何少康遂犬而顛隕厥首四十

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六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古

湯謀易旅何以厚四十之覆舟斟尋何道取四十之

澆之淫亂徒恃其力終為夏后少康所滅三章與前論

辨事同意竹書說少康使汝艾謀澆初泥娶純孤氏有

子早死其婦曰女岐寡居澆疆圍住至其戶陽有所求

女岐為之縫裳共舍而宿汝艾夜使人繫斷其首乃女

岐也澆既多力又善害艾乃收獵放犬逐獸因獲澆顛

隕乃斬澆以歸于少康此晉武詔宋曾隨款所湯集注

謂疑當作康此益聲相譌康謀易旅言其與之易僅一

旅之師左傳所謂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

其謀是也厚謂天之所厚斟尋在禹貢青州漢北海平

壽故斟尋氏地也斟灌在北海壽光今山竹書帝相二

十七年澆伐斟尋大戰于澆覆其舟滅之魯論稊澆盪

舟亦謂此安國以為陸地行舟非也柳子厚云覆舟喻

之國顧炎武云古人以左右衝殺為盪陳唐書天石未

交陷堅突衆敵因而敗者曰跳盪晉書工徒兒歌十

單騎出盪據此則盪舟與覆舟斟尋皆以見澆之強力

故言少康何道而能取之屈子所問亦猶魯論尚德繼

力之指

桀伐蒙山何所得二十焉妹喜何肆湯何殛二十焉

夏之亡以妹喜乃于伐蒙山得之興亡之伏甚微也

辨閔在家父何以鯀古若履堯不姚告二女何親十七

當舜在家憂閔而父使之鯀若得妻之難至其妻帝之

二女若得妻之易且非常也此所以發問之意附書

數人乃有不純者之說屈子借以為言

厥萌在初何所億二十焉十曠臺十成誰所極二十焉四

凡見微知著不待億度祭紂皆有瑤臺瓊室以至滅亡

祭三采葉頡宮十四采伐蒙山得林異置之傾宮瑤臺居之射五采葉南軍之臺九采作瓊室立玉門此章

登立為帝執道尚一之十女媧有體孰刑一之十

女媧代慮義立列子謂有非人之狀而有聖人之德

是也上章泛言亡國者之由于淫侈此章泛言帝王之

興必有聖德書傳所聞異狀每遇其實政連及女媧以

言之者尤怪異也

屈賦

十一

奔服厥弟終然為害古音頤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敗讀

備若

言象肆其犬豕之心以害舜舜服事之不誅也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六孰期去斯得兩男子六

衡山其北則楚其東則吳王注吳至古公之時得賢君

犬伯陰讓王季辭之南嶽之下採藥遂止而不還期會

也誰與期會而得兩男子謂犬伯仲雍也

綠鵠飾玉后帝是饗三十何承謀夏祭終以滅四喪二十

帝乃降觀下逢伊摯六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十七

鵠鴻類遼人謂之天鵝可為羹內則鵠玉謂玉鼎綠鵠

飾玉謂因進鵠羹脩玉鼎之事史記何衡欲干湯而無

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或

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

王及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國政據史記存兩說而此云

綠鵠飾玉佞如前說又云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佞如後

說蓋不考信于六藝故屈賦史記皆兩存之承謀謂承

用其所謀條條鳴條漢河東安邑北有古鳴條陌在北三

坂鳴條戰地在安邑之西安邑今屬山西平陽府祭奔于鳴條湯

遂效之南巢服畿服也二章言夏之亡與商之興

屈賦

古音頤

古音牛

十一

簡伏在臺古讀若題帝何空古音切玄鳥致詔七女何嘉

古音居何切顧炎武曰今本嘉作喜是後人不通古音而

玄鳥亦謂之燕燕爾雅謂之或謂之鷦鷯聲也見莊

有異兆也商頌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此蓋言商之光曾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十一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十

干協時舞九何以懷古讀之平脅曼膚十何以肥八微之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三擊牀先出其命何從三

啟弊兵革于有扈禹舞干羽以懷有苗扈之子孫卒為

牧豎其先何以列為諸侯發問之端或以此餘皆未聞

其所指不可強通也有扈漢扶風郿邑即其地今陝西

新縣北二里
有漢故城

恒秉季德焉得夫樸牛古讀何往營于祿不但還來登

昏微道迹有狄不寧十五何紫烏萃棘負子肆情十四

二章事未聞

眩弟竝淫危害厥兄古讀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十

眩惑之弟謂象後嗣逢長王注謂于孫長為諸侯也

成湯東巡有莘災極二十何已彼小臣而吉妃是得二十

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六夫何惡之滕有莘之婦古音扶

世紀湯感夢有人把鼎俎對己而笑寤而求伊摯于有

莘之野有莘之君留而不進湯乃求婚于有莘之君遂

屈賦

嫁女于湯以摯為媵臣此與史記又異皆無足考證呂

有莘氏女媵伊摯于空桑後居伊水命曰伊

湯出重淵夫何臯尤古讀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七

湖澗也重淵謂重澗之地然召湯囚之夏臺是也或作

與前洪湖或作洪泉皆唐人避淵諱而改之王注湯不

勝衆人之心而以伐桀誰使桀先挑之

會朝爭盟何踐吾期七蒼烏羣飛孰使萃之七

盟河北地名其地有津謂之盟津左傳王與鄭田盟其

一也後屬晉為河陽盟津在南漢屬河內今河南懷慶

諸侯畢會之執各以師爭至盟津何以能使之踐吾期

錄字之法

于盟註不蒼烏羣也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此則適言之

列擊紂躬叔旦不嘉何何親撥發定周之命以咨嗟古

佳若

言周公不善武王新紂之事又親為之撥定其命咨嗟

盡謀也

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古音詩反成乃止其罪伊何七

施與也言與之位以何德止之以何罪反成謂已成之

業忽反覆也

爭遣伐器何以行航之竝驅擊翼何以將十

屈賦

補注爭遣伐器謂羣后以師畢會也六韜云翼其兩旁

疾擊其後擊翼蓋兵法也

昭后成遊南土爰辰十一厥利維何逢彼白雉註

白雉爾雅謂之翰雉亦謂之鶉雉逢彼白雉事未聞竹

書昭王十三年祭公平伯從王伐楚天大曠雉免皆震

喪六師于漢蓬白雉或其時也

穆王巧梅夫何周流十八環里天下夫何索求十八

方言梅貪也巧梅傳所謂欲肆其心也江先生曰環理

猶還里謂周流而還計度天下道里竹書紀年穆王西

征還里天下億有九萬里是也穆天子傳亦云乃里西

有五

妖夫曳銜何號于市六周幽誰誅焉得夫復如六

與禁伐蒙山章意同說文銜行且賣也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古音美齊桓九合卒然身裁七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二十何惡輔弼護詔是服目

比于何逆而抑沈一侵十之雷開何順而肆封切方音之

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十梅伯受醢箕子佯狂十

四章皆言天命人事之不可以常理論

搜維元子帝何三二沃之投之冰上烏何瓊一之

爾雅三厚也后稷生而仁賢是天獨厚之也

屈賦十五

何馮弓挾天珠能將十之既驚帝切激何達長十之

馮執弓天將以珠能疑謂周家得賜弓天作伯也西伯

戡黎祖伊奔去所謂驚帝切激也猶遷之數年始加兵

于殷故曰何達長之

伯昌號衰秉鞭作牧古音莫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十二

號衰集注謂號今于殷世衰微之際也徹彼岐社通岐

社于天下以為太社也補注云此言文王秉鞭作牧以

事紂而武王伐殷以有天下也

遷藏就岐何能依八殷有感婦何所識八

依謂使民從之如歸市也

受賜茲醢西伯上告古音居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九

救四十

王注紂醢梅伯以賜諸侯文王祭告語于上天也

師望在肆昌何識二十職四鼓刀揚聲后何喜六

言文王得呂望之異然其軍則戰國時好軍者為之也

武發殺殷何所挹二十載六尸集戰何所急二十

尸主也謂文王之木主

伯林維經維其何故十何感天抑地夫誰畏懼十

維經維也王注伯長也林君也本爾謂晉太子申生感

天抑地補注引左傳帝訶我罰有罪十六

皇天集命惟何戒古音記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古音魚

補注詩云天墜在下有命既集此言何所戒慎而致天

命之集也受禮天下言受王者之禮于天下也

初湯臣執事後茲承輔九何卒官湯尊會宗緒八

集注官如官卿之適之官

勳閭夢生少離散十傷何壯武厲能流厥嚴二十六嚴此

曰此似因殷武詩下民有嚴而誤今當之詩本以

監嚴濫三字為韻而不敷忌違為開句未韻也

古人謂孫為生言自此已下生生不絕也吳闔廬壽夢

之孫即吳光也

彭鏗對維帝何響三十受壽永多夫何長十

彭鏗帝繫陸終氏六子其三曰錢是為彭祖是也

中央共牧后何怒十謀十議十命力何固十一

言居地之中共牧斯民列后何以相怒而爭乎謀議之

屬職命甚微乃亦有君長各相競鬪其力何堅乎以明

爭亂不已之無謂也

驚女米薇鹿何祐古音夷北至回水萃何喜六

薇伯霍蜀人謂之巢菜俗呼野豌豆此章革未聞

兄有噬犬弟何欲場易之以百兩卒無祿一

屈賦十七

舊說秦伯有鬻犬弟鍼求之不與鍼請易以百兩又不

聽鍼卒出奔晉

薄暮雷電歸何憂十八厥十八嚴十八不十八奉十八帝十八何十八求十八

薄暮而遇雷電則欲歸不得歸何憂反言之也蓋明其

有甚于此者臣秦君之威嚴故曰嚴君厥嚴不奉言在

位者日與之荒淫無度也帝謂天帝求取之也

伏匿穴處何云二十荆二十勳二十作二十師二十夫何長二十悟二十過二十改二十更二十我二十又

何言二十謂二十相二十近二十而二十備二十吳二十光二十爭二十國二十久二十余二十是二十勝二十何二十環二十穿二十自二十閭二十社二十丘

陵二十岌二十出二十子二十文二十

夫何長言孰為長策因當時兵屢敗而言吳光嘗破楚

入邛左傳鬪伯比淫于邛子之女生子文此借以言敵

國可懼執政無人

吾苦堵敖以不長十何試上自與忠名顯彰十

堵敖立五年欲殺其弟熊惲惲奔隨與隨襲弑堵敖代

立是為成王不長言無君道長久也試上自與猶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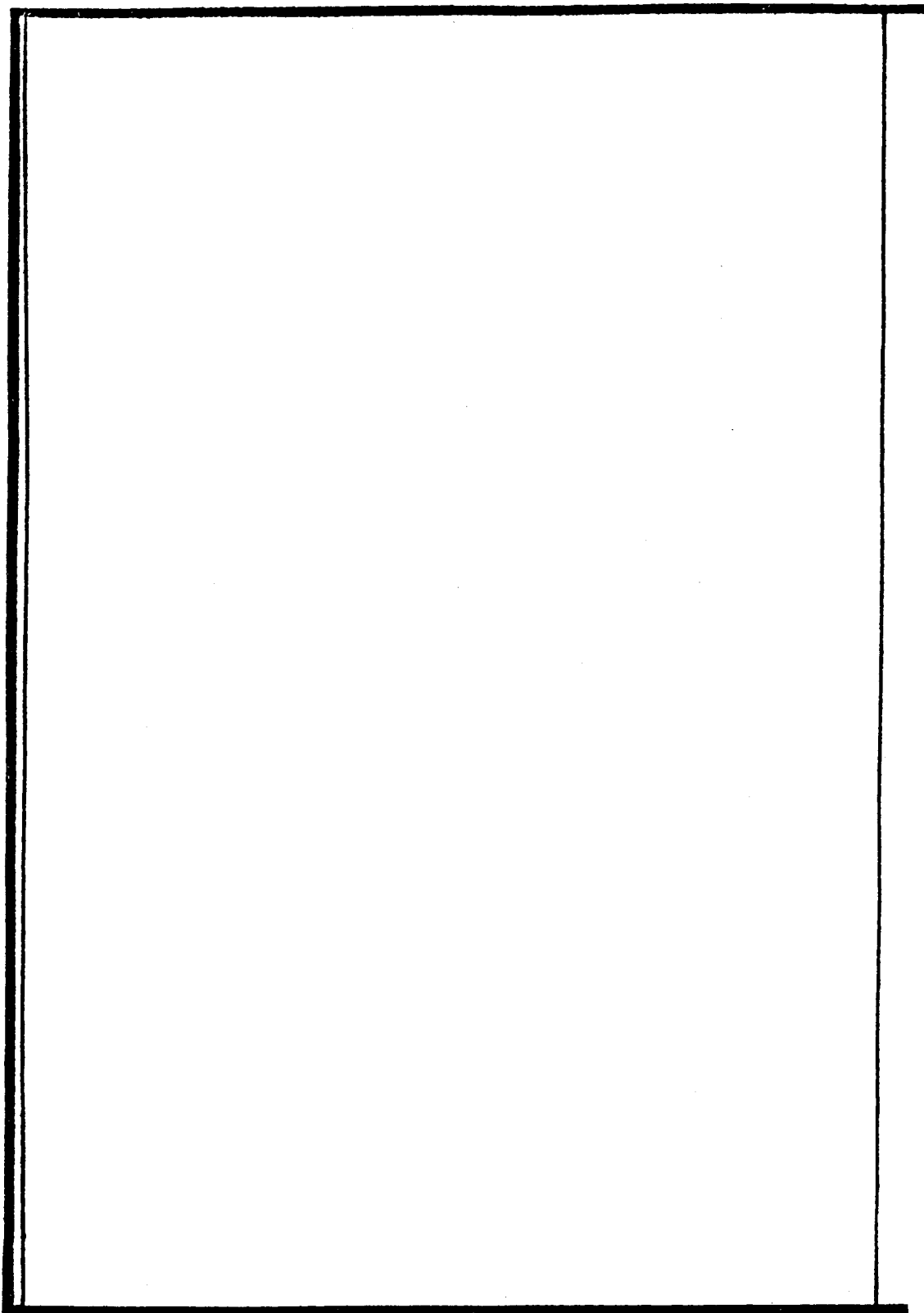
君驗吾之智徒彰其忠名也已上三章皆隱喻之語

名賦

十八

右寫本戴東原先生屈原賦注一冊得之湖田草堂疑原
出西溪汪氏不疏圖借至天問止餘闕段玉裁撰先生年
譜云乾隆十七年壬申先生三十歲注屈原賦成先生嘗
語玉裁云其年家中乏食與麪錦相約取麪爲糞殮閉戶
成屈原賦注蓋先生之處困而亨如此此書但有汪梧鳳
刻本先生是年館梧鳳家見程讓堂五友記與梧鳳跋語
合此爲初稿前無盧抱經序恐美人之遲莫下亦不引紀
曉嵐說正文與刻本異者數十事刻本多勝蓋先生後據
各本校正者也其中亦有出先生改定者如天問焉有蚘
龍此本作龍蚘與下協韻環理天下此本從江慎修先生
說作環里刻本則皆仍舊文可見先生著書體例之謹嚴
矣注文亦互有詳略異同如離騷經刻本作離騷訓離爲
隔此本從王逸章句有經字謂離牢一聲之轉猶今人言
牢騷又謂經之名起于周末如音之凡首織之有經不取
洪興祖後世尊之爲經之說他如說蘭蕙說啟說蕭鐘二
本皆異且此本較正舊注皆直斥其非刻本則詞較簡渾
但申己見而已先生之治學矜慎不護前如此音義三卷
段氏謂先生所自爲託名汪君此本音義通釋尙未析出
知段說不謬汪跋殆亦先生自作檢松溪文集無之也因
附印此本于刻本後俾覽者得參證焉丙子冬許承堯記

屈原賦注十二卷



吾友戴君東原自其少時通聲音文字之學以是而求之遺經遂能按古人之心於千載之上既著詩補傳考工記圖句股割圖記七經小記諸書又以餘力為屈原賦二十五篇作注微言與指具見疏搜其本顯者不復贅焉指博而辭約義剗而理確其釋三后純粹謂指楚之先君夏康娛以自縱謂康娛連文篇中凡三見不應以為夏太康宓妃之所在及有娥有虞皆因其人思其地冀往遇今之淑女用輸寫其哀無賢士與己為侶之意九歌東皇等篇皆就當時祀典賦之非祠神所歌九章無次第不盡作於頃襄王時懷沙一篇則以史記之

屈原賦序

文相參定薛荔拍兮蕙綢王逸釋拍為搏壁近代多不知此為何物乃引釋名搏壁以席搏著壁增成其義其典確舉類此夫屈子之志昭乎日月而後世讀其辭疑若放恣怪譎不盡軌於正良由炫其文辭而昧其指趣以說之者之過遂謂其辭之未盡善戴君則曰屈子辭無有不醇者此其識不亦遠過於班孟堅顏介劉季和諸人之所云乎余得觀是書欲借鈔既聞將有為之梓者乃歸其書而為序以詒之且慙慙其成云姚江盧文

昭

漢藝文志屈原賦二十五篇自離騷迄漁父屈原所著書是也漢初傳其書不名楚辭故志列之賦首又稱其作賦以風有惻隱古詩之義至如宋玉已下則不免為辭人之賦非詩人之賦矣予讀屈子書久乃得其梗槩私以謂其心至純其學至純其立言指要歸於至純二十五篇之書蓋經之亞說楚辭者既碎義逃難未能考識精核且彌失其所以著書之指今取屈子書注之觸事廣類俾與遺經雅記合致同趣然後瞻涉之士諷誦乎章句可明其學觀其心不受後人皮傳用相眩疑書既藁就名曰屈原賦從漢志也休寧戴震

屈原賦目錄

離騷

九歌 凡十有一篇

東皇太一

雲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東君

河伯

山鬼

國殤

禮魂

天問

九章

惜誦

涉江

哀郢

抽思

懷沙

屈原賦

目錄

思美人

惜往日

橘頌

悲回風

遠遊

卜居

漁父

離騷

屈原賦戴氏注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史記列傳屈原著者名平楚之同姓也元和姓纂云楚武王于瑕食采於屈因氏焉

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曲禮父曰皇考爾

雅朕我也太歲在寅曰攝提格亦通稱攝提正月為陬馬季

長注洛誥云貞當也蓋攝提之年當孟春寅月

皇覽揆予初度兮肇錫予以嘉名名予曰正則兮字予

曰靈均

皇皇考也爾雅肇謀也言皇考以其始生有端善之

屈原賦離騷

度爰以立名鄭康成箋毛詩云靈善也正則者平之

謂靈均者原之謂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扈江離與辟芷兮

紉秋蘭以為佩

內美生而質性容度之粹美重猶加也脩能好脩而

賢能扈者掩襲不散之稱紉猶貫也此以芳草比嘉

言懿行

汨予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此之木蘭兮

夕擘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

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莫

承上而言及時好脩汨方言云疾行也南楚之外曰

汨搴說文云拔取也南楚語小阜岬大阜曰阨擘說

文云撮持也宿莽猶禮記之稱宿草謂陳根始復萌

芽者方言云莽草也南楚曰莽爾雅淹久也惟思也

草木零落美人遲莫皆過時之慨即論語所云四十

五十而無聞斯亦不足畏是也紀編脩曉嵐曰美人

以謂盛壯之年耳

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騏驥以馳騁兮來

吾導夫先路也昔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雜申

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茝

屈原賦離騷

又言以身先國士也撫壯棄穢承及時好脩言之所

以不改此度者且導後來之賢士以先路也國之所

恃賴非一賢可以成治前王可鑒三后謂楚之先君

賢而昭顯者故徑省其辭以國人共知之也今未聞

在楚言楚其熊繹若敖蚡冒三君乎猶下武言三后在天共知為太王季文王

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披兮夫

惟捷徑以窘步惟黨人之媮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予

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

道之盛舉堯舜失道舉桀紂以明黨人亂政危國也

君之疏已由黨人故先及之昌披王注云衣不帶之

貌皇君也車覆曰敗績禮記檀弓篇馬驚敗績春秋傳敗績厭覆是懼是其證

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予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齊怒

武迹也荃靈脩相謂之美稱篇內借以言君也齊讀如天之方儕之儕

第一段自敘生平大略而終於君之信讒後四段乃反復推明之

予固知蹇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惟靈脩之故也初既與予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

屈原賦

雜駢

三

予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

承上見怒於君而自明事君之心因追言君之曾任己獨惜其變操不常無任賢圖治之畧九天天問篇所謂圖則九重是也說文遁遷也

予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埃時乎吾將刈雖

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

此以衆芳比賢才畹說文云三十畝也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畦猶隴也萎絕黃落也蕪穢如後所

云蘭芷變而不芳之屬是也非誠好脩有不隨世遇

轉移乎是屈原之所哀矣

衆皆競進而貪婪兮馮不厭乎求索羌內怨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

馮王注云滿也楚人名滿曰馮羌呂延濟云乃也黨人推己之心度人而目竭忠進賢者以為與己相傾

此讒之所由起與

忽馳騫以追逐兮非予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

予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頗領亦何傷擊木根以結蔴兮貫薛荔之落藥矯箇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纏纒蹇

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于今之人兮願

依彭咸之遺則

冉冉呂向云漸漸也脩名猶賢名信猶洵也練要精練要約也頗領說文云飯不飽面黃起行也擊引也

矯舉也語之轉周合也彭咸未聞蓋前脩之足為師法者書闕不可考矣

第二段申言被讒之故而因自明其志如此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予雖好脩姱以鞿羈兮蹇朝諝而夕替既替予以蕙纒兮又申之以擘芷亦

予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四

樂言民生多艱所以自慨也鞿韉繫制馬者諍告也
韓詩云諫也普廢也言朝告君而夕見廢纒王注云
佩帶也蕙纒孽莖喻所陳告之事言己之進於君者
雖屢擯而必以善道不改所操也
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予之蛾眉兮
謠詠謂予以善淫

浩蕩漫散無檢柙也原以正道事亂世之君固易致
疏遠矣泛云不察民心以謂君之不己察而毀譖得
行也詠想也楚已南謂之詠方言云

固時俗之工巧兮偃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迫曲兮競
屈原賦雜駢

五

周容以爲度恇鬱邑予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
溘死而流亡兮予不忍爲此態也鷙鳥之不羣兮自前
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
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偃說文云鄉也侘傺王注云失志貌溘忽也攘讀爲
讓言不忍爲時俗工巧誠如鷙鳥不羣方圜異道寧
受一時之尤詬而爲前聖所取也

第三段言君信讒之故而己終不隨流俗以申
前意也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

行迷之未遠

前皆言爲世所尤則固行迷之當悔者此下猶言焉
往而不得吾之好脩哉何必遽迷途而不反也

步予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
退將脩吾初服

承上回車復路言也鑒前之進而遭尤今固可脩初
服以隱退矣王注澤曲曰皋

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
予情其信芳高予冠之岌岌兮長予佩之陸離芳與澤
其雜糅兮惟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而遊目兮將往觀

屈原賦雜駢

六

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闕章

言服退隱之服但以自芳不必求人知高冠長佩卽
涉江篇所云予幼好此奇服年旣老而不衰也以寓
從吾所好之意惟辭也昭質謂明潔之質反顧自視
也往觀四荒猶言無往不自得也

民生各有所樂兮予獨好脩以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
兮豈予心之可懲

進而事君退而隱遯要不變其好脩故曰好脩以爲
常

第四段設爲退隱之思言事君雖不得而好脩

不變亦以申前意

女嬃之蟬媛兮申申其罵予曰絲婞直以亡身兮終然
天乎羽之野女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蕢蕢
施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眾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予
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榮獨而不予聽

女嬃賈侍中說楚人謂婞為嬃是也博謇博古而有
謇謇之行蕢蕢施喻眾之所尚原獨判然捨棄之察
予之予予屈原也予聽之予女嬃自予也

依前聖以節中兮喟馮心而歷茲濟沉湘以南征兮就
重華而陳辭

屈原賦

七

此下陳辭以自明其所學之正歷茲猶言至此也重
華舜號也

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
子用失乎家巷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
流其鮮終兮泥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
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
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長

啟夏后啟也九辯未聞九歌周官大司樂所謂九德
之歌春秋傳引夏書勸之以九歌是也言啟作九辯
九歌示法後王而夏之失德也康娛自縱以致喪亂

康娛二字連文
篇內凡三見

封大也羿淫于原獸泥殺羿而取其室是

生澆不忍謂不能自止其欲也

事見春秋傳襄
四年及哀元年

湯禹嚴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而授能兮循繩
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惟聖哲以
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覽民德置輔言德可以君天下天為之篤生賢哲佐
之爾雅茂勉也方晞原云三代之興也如此其亂亡
也如彼無他祇敬康娛之分也就重華陳辭故遂言
其已後之治亂昭然者

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
非善而可服

屈原賦

八

非善而可服非善而可服予身而危死兮覽予初其猶未悔不量
鑿而正柄兮固前脩以菹醢

估說文云壁危也言人情計變所極已周詳審視知
其未有踰乎義與善而可行者故雖危死不悔猶之
不量鑿而徒正柄以納之固前脩所以至菹醢者也
明守正以死君子之常又何怪乎史記曰持方柄欲
內圓鑿其能入乎不量鑿而正柄之謂也此伯夷孔
子孟軻之道矣

曾歔欷予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孽茹蕙以掩涕兮霑
予襟之浪浪

當猶遇也茹柔也爾雅衣皆謂之襟

第五段借女頹之言而因之陳辭言熟觀古今

治亂得其中正之道如是此所以與世不合之

端已必不可變者也申前未盡之義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蚪以乘駟兮

溢埃風予上征

衽謂衣裳旁幅交裂者耿猶昭也

朝發軔于蒼梧兮夕予至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

忽忽其將莫吾令羲和弭節兮望淹茲而勿迫路曼曼

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予馬于咸池兮總予轡

屈原賦

雜錄

九

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須臾以相羊前望舒使先

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為予先戒兮雷師告予以未

具

軼礙輪木也車行則去之瑣琅當也戶邊青鏤為瑣

文謂之青瑣漢舊儀黃門令日莫入對青瑣丹墀拜

名曰夕郎是也弭止也弭節謂止其行節脩長也上

下猶云登降天官書西宮咸池曰天五潢

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率雲

蜺而來御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閭

開關兮倚閭闔而望予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

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爾雅回風為飄飄風雲蜺言其沮隔也說文閭常以

昏閉門隸也關以木橫持門戶也楚人名門曰閭闔

第六段託言往見古先哲王之在天者以自廣

卒沮隔於飄風雲蜺欲進不遂因以歎溷濁之

世大致如斯

朝吾將濟于白水兮登閭風而縲馬忽反顧以流涕兮

哀高丘之無女

淑女以比賢士自視孤特哀無賢士與己為侶此原

求女之意也

屈原賦

雜錄

十

盜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

下女之可詒

春宮王注云東方青帝舍也瓊玉色美也因為凡

潔美之通稱爾雅草謂之榮木謂之華下女侍女也

所折瓊枝當及其榮華未落以詒下女使通己之志

於淑女也

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纒以結言兮吾

令蹇脩以為理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繡其難遷夕歸

次于窮石兮朝濯髮乎洧槃保厥美以驕敖兮日康娛

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

所在謂其地也念古昔思來者故求其地而往以冀
遇今之淑女蹇脩媒之美稱蹇蹇而脩治不阿曲也
理猶治也主治事者之稱緯繡結礙也次舍止也求
之不得而夕歸因言所遇者大致驕敖淫遊不崇禮
敬是以棄之而來更求諸他處也

覽觀于四極兮周流乎天予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
有娥之佚女吾令鳩爲媒兮鳩告予以不好雄鳩之鳴
逝兮予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
鳳皇旣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

佚女若詩游女也言望瑤臺舊迹見有佚豫之女鳩

屈原賦

雜錄

二

鳩比讒佞小人也詒謂所致之物以聘者鳩鳩不足
徵信自適則又非禮故更使鳳皇受詒而去然前我
者旣有高辛得簡狄之事矣恐是地無遺賢嘉遇之
不有再也

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
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
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

方少康未家之時若留此有虞之二姚以待之故思
往事而冀今之所遇亦然因言爲理者弱而不堪治
事爲媒者拙而無善辭恐終不可求也

虞思妻少康事見
春秋傳哀元年

第七段託言欲求淑女以自廣故歷往賢妃所
產之地冀或一遇於今日而無良媒以通己志
因言世之溷濁無所往而可者

閨中旣以遠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予焉
能忍與此終古

承上而言欲求淑女則閨中深遠欲見哲王則哲王
不遇安能與溷濁之世久居乎爾雅宮中之門謂之
闈其小者謂之閨寤猶寤也鄭康成注考工記曰齊
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

索瓊茅以筵筭兮命靈氛爲予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

屈原賦

雜錄

三

孰信脩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曰勉
遠逝而無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
懷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予之善惡民好惡
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
其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理美之能當蘇糞
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

以猶與也語之轉小斷竹謂之筵筭王注云楚人名
結草折竹以下曰筵是也靈氛卜師之稱謂善望氣
氛信脩洵能好脩者也上旣思遠逝以聊發其情此
更設爲命占之辭言兩美必合理之常也苟同德相

慕孰爲信脩而慕己之美者乎惟是謂宓妃之所在
及有娥有虞也承前求女徒拘於是數地而更言九
州之廣何地無賢卜其往有所遇否也靈氛以吉占
決之勸以遠逝勿疑原乃自念處此濁世無有能知
己者瑤玉笏之首不杼者也凡六寸通下玉笏共長
三尺鄭康成注禮引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炤是
也不能當瑤美言對之而茫然莫辨蘇索也語之轉
王注幃謂之騰騰香囊也

第八段命靈氛爲卜其行而因念世之棄賢如
此

屈原賦

雜錄

三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
椒精而要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續其竝迓皇剡剡
其揚靈兮告予以吉故

巫咸殷之傳天數者儼謂之精迓迎也靈氛之吉占
本問之於神者此更因巫咸以致百神而神則告以
言之故也

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榘護之所同湯禹嚴而求合兮
挈咎絲而能調苟中情其好脩兮何必用夫行媒說操
築于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
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

巫咸致百神之言證明所以宜遠逝而已此之謂吉
故王注護度也合匹也該備也

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鶉鳩之先鳴兮使
夫百草爲之不芳

此屈原自念及時當去下乃反覆以明不可不去年
歲謂人壽央中也時將中則衆芳欲謝鶉鳩以五月
鳴適其候

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蕙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
恐嫉妬而折之

瓊佩偃蹇比己之好脩以爲常言恐重見嫉害也

屈原賦

雜錄

四

時纒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
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
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予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
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慝
兮檄又欲充夫佩幃旣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
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
況揭車與江離

衆芳變化比人之隨世遇轉移何能淹留視此乎委
厥美以從俗自棄其美也能祇者敬而不失之謂

惟茲佩其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

至今猶未沫

委厥美而歷茲言人棄其美所謂衆蔑然蔽之也沫猶微也香將已而微曰沫

第九段既又聞吉占之故而復審之於己言不獨世棄賢彛所稱賢者亦往往因之自棄惟己則不隨流俗遷改計有去此而已

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予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靈氣既告予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瓊廡以爲糗爲予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

屈原賦

五

仍託之求女承前求淑女未遂爲辭其命占亦曰豈惟是其有女蓋不忍言絕君以去也聊浮游求之意主乎遠逝自疏耳廡糗也瑤玉之次象象齒

遭吾道夫昆侖兮路脩遠以周流揚雲蜺之騰藹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軔于天津兮夕予至于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翔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塵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路脩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戰國時言仙者託之昆侖故多不經之說篇內寓言及之不必深求也韓詩云鸞在衡和在軾天津天潢

也周官司常曰交龍爲旂爾雅有鈴曰旂西皇據月令帝少皞也

屯子車其千乘兮齊玉軼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移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

軼轂端錯也方言關之東西曰轡南楚曰軼趙魏之閒曰鍊鑄齊玉軼言並轂而馳周官司常曰熊虎爲旗爾雅邈邈閭也蓋神馳而無所終極踰增煩愠顏師古云此言遭遇幽厄中心愁悶假延日月苟爲娛樂耳

屈原賦

六

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予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皇毛詩云天也

第十段託言遠逝所至憂思不解志在瞻顧楚國終焉

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韋昭注國語云凡作篇章篇義既成撮其大要爲亂辭

九歌

屈原賦戴氏注

九歌遷於江南所作也昭誠敬作東皇太一懷幽思作雲中君蓋以況事君精忠也致怨慕作湘君湘夫人以己之棄於人世猶巫之致神而神不顧也正於天作大司命少司命皆言神之正直而惓惓欲親之也懷王入秦不反而頃襄繼世作東君末言狼狐秦之占星也其辭有報秦之心焉從河伯水遊作河伯與魑魅為羣作山鬼閔戰爭之不已作國殤恐常祀之或絕作禮魂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

屈原賦 九歌

一

琳琅

言卜日齋肅劔佩以禮神也日十日辰十二子穆猶穆穆爾雅穆穆敬也愉樂也禮事上皇敬以將其和樂玉珥王注云謂劔鐔也璆鏘玉聲琳即禹貢球琳美玉也琅即琅玕或謂之珠樹或謂之碧樹其赤者為珊瑚或謂之火樹

瑤席兮玉鎮盃將把兮瓊芳蕙肴烝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

盃爾雅云合也將猶持也把秉也語之轉肴烝禮之折俎也骨折謂之肴俎實曰烝漿禮注謂之載漿酢

漿也枹鼓杖鄭仲師注周官笙師云筦三十六簧

靈偃蹇兮妓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上章陳所以享神者此章則言神降於巫而享其芬香音樂也方言凡好而輕者謂之妓

東皇太一三章 古未有祀太一者以太一為神名殆起於周末漢武帝因方士之言立其祠

長安東南郊唐宋祀之尤重蓋自戰國時奉為祈福神其祀最隆故屈原就當時祀典賦之非祠神所歌也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

屈原賦 九歌

二

一常居也呂向曰祠在楚東故云東皇未聞其

審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

言巫之潔以致神故神留之光爛方盛

蹇將澹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翱遊兮

周章

壽宮辭瓊漢書集注云奉神之宮帝服謂所服皆帝者之飾此章言欲神安於壽宮而神乃翱遊將去

靈皇皇兮既降焱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

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懔懔

爾雅皇皇美也承上而言神之既降于是忽焱然遠舉極中國四海在其覽觀橫被之內令人思之彌勞也鄭康成注禮記云橫充也

雲中君三章 雲師也周官大宗伯以禋燎祀

者故屈原得舉其事賦之漢郊祀志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之屬是漢初猶承舊俗其後不入秩祀唐天寶五年始祀雷師至明乃復增雲師之祀

屈原賦 九歌

三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脩沛吾乘兮桂舟兮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

周官凡以神仕者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巫亦通稱也男巫事陽神女巫事陰神湘君湘夫人竝陰神用女巫明矣二歌不陳享神之物及主祭者之辭以神不來但使巫致之也其非祠神所歌於斯可決此章託為巫與神期約而俟之不至故曰湘君猶豫不行為誰留於中洲乎我脩飾美好乘舟往迎則願無波濤之險且行且望以君之未來吹參差思之當復誰思

也應仲遠風俗通義記蕭云其形參差像鳳之翼

駕飛龍兮北征遵吾道兮洞庭薛荔拍兮蕙綯荃橈兮蘭旌望涪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

此章承上往迎神而言飛龍舟名自沅湘以望涪陽故曰北征洞庭在其中道所遭回也拍王注云搏壁也劉成國釋名云搏壁以席搏著壁也此謂舟之閭閭搏壁矣綯韜也方言楫謂之橈或謂之櫂周官司常曰析羽為旌爾雅注旌首曰旌何休注公羊春秋云水北曰陽風土記大水有小口別通曰浦揚靈巫白謂揚己之靈欲以通於神也

屈原賦 九歌

四

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為予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徘徊

言揚己之靈未至神所恍若神之侍女為己太息也

桂權兮蘭榘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

斲謂之榘或謂之舳斲冰積雪王注云舉其權榘斲斲冰凍紛然如積雪是也

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予以不聞

瀨說文云水流沙上也水淺則龍不居情薄則望不至

朝騁騫兮江臯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

前三章皆離憂之辭此章承上橫大江言之故曰騁騫江臯也終朝往來至夕而止於北渚但見鳥與水而已臯春秋傳所謂隰臯杜元凱注云水崖下溼是也北渚洞庭之北韓詩云一溢一否曰渚

捐子玦兮江中遺予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屈原賦 九歌

五

玦如環而闕不連

湘君七章 史記始皇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

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蓋統言之但

曰湘君分別言之正妃稱君次妃降稱夫人楚

人因二妃之葬在黃陵奉以為湘水神本民間

不經之說二妃固不隨愚民俗議而享其褻越

之祭矣屈原為歌辭託意於神既不來巫猶竭

誠盡忠思之用翰寫其事君之幽思如是也

帝子降兮北渚日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

木葉下

眇眇遠視貌此亦託為巫與神期約而俟之不至故曰帝子降此北渚矣意之之辭也繼曰望之踰遠使我心愁但見秋風水波及木葉落不與神遇也

登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習何為兮木上

佳說文云善也佳期猶吉期言步白蘋之上以縱望之本與神為吉期故前夕張設待其來降習僚習也又因所見而言鳥與習之處非其宜蓋疑此地不足以待神矣

沉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

屈原賦 九歌

六

水兮潺湲

公子猶帝子此章言思望之甚但見流水潺湲不見

神之來也

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朝馳子馬兮江臯夕濟

兮西溼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

之兮荷葢

裔邊也見物之失其居疑事多反側溼說文云埤增

水邊土人所止者葺茨也言馳江臯濟西溼以求之

恍若聞神之使者召己欲與偕往更依邇神之所在

集衆芳以成室庶幾神留止也

荃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椽辛夷楹兮芍
房閭薛荔兮爲帷擗蕙榻兮既張白玉兮爲鎮疏石蘭
兮爲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

紫紫貝壇高誘云楚人謂中庭爲壇是也棟儀禮謂
之阿或謂之極複屋棟謂之椽椽周謂之榱秦謂之
椽齊魯之間謂之桷椽或謂之梁古者堂堂室南北五
架正中曰棟次棟曰楹北楹已北爲室與房檣屋檣
聯也或謂之檐或謂之屋栢禮注謂之承壁材

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疑續兮竝迎靈之來
兮如雲

屈原賦 九歌

七

堂下至門謂之庭檐所覆謂之廡言築室既成而舜
又使九疑之神來迎之以去也

捐子袂兮江中遺子襟兮澧浦舉汀洲兮杜若將以遺
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袞謂之袂方言禪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裸關之東
西謂之禪衣汀說文云平也遠者卽下女以其從之
遠去言耳

湘夫人七章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凍雨兮
灑塵

言神乘玄雲而行也爾雅暴雨謂之凍

君回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
兮在子

言神來而已往從因又言司命主生人壽夭其權徧
統九州

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
兮九阰

言已從神以佐天帝也禮記玉藻篇曰見所尊者齊
邀鄭康成注云謙慤貌也邀猶威感也九阰義未聞

靈衣兮披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子所

屈原賦 九歌

八

此又言陰陽循環司命所爲衆人莫知也已上得與
司命相從是其先之合

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復近
兮踰疏

離居謂前相從而今離隔也

乘龍兮鱗鱗高馳兮冲天結桂枝兮延佇羌踰思兮愁
人

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
可爲

言今雖與神離隔向未至有虧道相絕也願若今之無虧則離而未必不可合耳皆欲親之之辭因又言即此離合之不偶固命有當然非人所得爲以結前得相從而後離居之意

大司命七章 三台上台曰司命主壽夭九歌之大司命也文昌宮四曰司命主災祥九歌之少司命也周官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雖在祀典然二歌皆非祭辭也論語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懷王初甚任屈原後乃以讒疏黜之故二歌竝託於與司命離合爲辭天

屈原賦 九歌

九

之司命亦猶下之居位大臣所以有與君齊速及宜爲民正之語

秋蘭兮麝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夫人兮自有美子荃何以兮愁苦

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

二章皆詩之興體從今之離憂而追其始之嘗相得先設爲人詰己之辭言此人自有所美之子意屬彼不屬此矣爾何以思之愁苦乎因畬是問言嘗於美人集會之中獨親己也成者結好之謂

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

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

與汝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悅兮浩歌

言欲與神共沐於咸池晞髮於陽阿望之未來恍然長歌以寄其思爾雅大陵曰阿毛詩云曲陵曰阿陽阿猶書之陽谷以日出之方名之也

孔蓋兮翠旒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荃獨

屈原賦 九歌

十

宜兮爲民正

孔蓋以孔雀尾飾車蓋也旒旌垂鈴也彗星或謂之掃星妖星也按撫之使不爲災害幼艾少艾也以此善人欲爲扞禦而擁護之此章言己之愁苦思神而爲離合之感者非有私意干之特望其爲民正耳

少司命六章

瞰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予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旣明

駕龍輶兮乘雷載雲旗兮委移長太息兮將上心低回兮顧懷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澹兮忘歸

二章言日之初出其神自下而上于是作樂舞以迎之而音聲容色之盛令人忘歸輟與下任正者也大車謂之輅

經瑟兮交鼓蕭鍾兮瑤虞鳴鸞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翺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經絃急也蕭擊也樂器所縣橫曰柎植曰虞鸞以竹為之八空靈保謂巫也翠曾言靈保之舞輕若翠舉也

青雲衣兮白蜺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子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撰子轡兮高馳翔杳冥兮以東行

屈原賦 九歌

七

青白以東西方色為飾天狼一星弧九星皆在西宮北斗七星在中宮天官書秦之彊也占於狼弧此章有報秦之心故舉秦分野之星言之用是知九歌之作在懷王入秦不反之後歌此以見項襄之當復讎而不可安於聲色之娛也援北斗以酌桂漿則施德布澤之喻撰者理而總之也

東君四章 日也禮記祭義篇曰祭日於壇又曰祭日於東祭法篇曰王宮祭日也此歌備陳樂舞之事蓋舉迎日典禮賦之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

兮驂螭

登昆侖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莫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

九河河之委昆侖河之源浦則別通之口言徧遊之也

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為兮水中

此言至河伯所居

乘白龍兮逐文魚與汝遊兮河之清流斯紛兮將來下

漸冰解散也言至洲側觀流水將與河伯別也

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鄰鄰

屈原賦 九歌

七

兮媵子

言河伯執手送已將由南浦以歸也河在楚之北媵之言送也從也

河伯五章 河神也春秋傳楚昭王有疾卜曰

河為祟王弗祭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

漳楚之望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孔子

許為知天道楚人不祭河昭王之事是其證屈

原之歌河伯歌辭但言相與遊而已蓋投汨羅

之意已決故曰靈何為兮水中亦以自謂也又

曰波來迎魚媵子自傷也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
子慕子兮善窈窕

擬山鬼之狀而因代其語睇說文云目小視也窈窕
容也

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
折芳馨兮遺所思子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
後來

言山鬼之出而因代其語上章山鬼謂人慕已此章
則山鬼親人篁竹藂也

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

屈原賦 九歌

三

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脩兮澹忘歸歲既晏兮孰華子
此言人至山鬼之所而留之已下三章則所留之人
既去而為離憂之辭也

采三秀兮於山閒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
君思我兮不得閒

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陰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
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狄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
思公子兮徒離憂

三章之次始望其來曰意者君思我而不得閒乎繼
望之不來則莫必其思我而疑信交作也終望之甚

曰徒我思君如此離憂耳

山鬼六章 通篇皆為山鬼與已相親之辭亦
可以假山鬼自喻蓋自弔其與山鬼為伍又自
悲其同乎山鬼也歌辭反側讀之皆其寄意所
在此歌與涉江篇相表裏以此知九歌之作在
頃襄復遷之江南時也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
矢交墜兮士爭先

此章言其戰戈句子戟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
考工記犀甲壽百年

屈原賦 九歌

古

陵子陳兮躡子行左驂瘖兮右刃傷靈兩輪兮繫四馬
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野
此章言其陳亡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
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陵
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

此章閱其情壯其志方言超遠也東齊曰超

國殤三章 殤之義二男女未冠笄而死者謂
之殤在外而死者謂之殤殤之言傷也國殤死
國事則所以別於二者之殤也歌此以弔之通

篇直賦其事

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
姱女倡兮容與春蘭兮秋菊
長無絕兮終古

華之初秀曰芭

禮魂一章 樂言人鬼之有常祀者亦直賦其
事歌辭反側讀之可以知其寄意矣

屈原賦 九歌

五

天問

屈原賦戴氏注

問難也天地之大有非恆情所可測者設難疑之而曲學異端往往鶩為闕大不經之語及夫奸詭異而善野言以鑿空為道古設難詰之皆遇事稱文不以類次聊舒憤懣也篇內解其近正闕所不必知雖舊書雅記其事槩不取也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象何以識之

馮滿也翼之言盛也謂氣化充滿盛作

明明闇闇惟時何為陰陽三合何本何化

屈原賦

天問

爾雅時是也春秋傳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

圍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

圍則天也步算家測日月星高下不同自下而上數之月一辰星二太白三日四熒惑五歲星六鎮星七

恆星八然則大氣左旋而九與

幹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

幹以制旋轉也持於側者曰維天極論語所謂北辰

周髀所謂正北極步算家所謂不動處亦曰赤道極

是為左旋之樞

賈逵張衡蔡邕王蕃陸續皆以極星為不動處梁祖暉測紐星離不動處一度奇及元郭守敬測離三度奇矣

日月五步各有一極曰黃道極周髀所謂北極璿璣環繞正北極者也月與五步之極又環繞璿璣者也是皆為右旋之樞日之發斂以赤道為中月五步之出入以黃道為中此天所以有寒暑進退成生物之功也地在天之中央素問謂大氣舉之是也水坳於地而行循地之脈理以為源委高下中庸所云振河海而不洩水坳地之謂也

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

放至也隅謂之隈爾雅厓內為隅外為鞠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屈原賦

天問

二

沓猶疊也十二次之名出於二十八宿壽星角亢也大火氏房心也析木之津尾箕也星紀斗牽牛也玄枵婺女虛危也娵訾之口營室東壁也降婁奎婁也大梁胃昂也實沈畢觜觶參也鶉首東井與鬼也鶉火柳七星張也鶉尾翼軫也玄枵一曰天龍一曰頊項之虛娵訾之口一曰豕韋斗或以建星觜觶以罰東井與鬼以狼弧此假恆星識日月之躔遠恆星右旋二萬五千餘年而後一周其東移甚微以是為星當黃道之差數謂之歲差日發斂一終而成歲差數生於恆星不生於黃道是故歲功終古不忒而堯典

夏小正月令之中星隨時為書以示民正十二次之名屬恆星正中氣節氣屬黃道斯不繆乎兩者之名實矣春秋傳玄枵虛中也又婺女為玄枵維首十二次當據此遞之唐虞冬至日在虛玄枵次也今冬至日在箕析木之津次也

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

湯谷虞夏書曰暘谷汜水厓也爾雅窮續汜言窮續之厓名汜蒙汜爾雅四極西至日所入為大蒙謂此也晝夜永短南北以漸而差日隨大氣左旋之迹二分最大二至最小亦以漸而差日之在天又非平行

屈原賦天問

三

其高下隨時不同以是言之凡計所行里數者誕也

夜光何德死則又有厥利惟何而願兔在腹

夜光月也德常德也如剛德不變其剛柔德不變其柔之謂疑月何德而死乃復育如是終古乎死即所謂死霸也育生也所謂生霸也月之行下於日其渾圓之體常以半圓鄉日而有光人自地視之惟於望得見其鄉日之半故光盛滿晦朔則光全在上而下聞餘皆側見而闕謂之死謂之生者據人目所見云然利宜也厥利惟何猶言何所宜也

女歧無合夫焉取九子伯強何處惠氣安在

合匹也王注伯強大厲疫鬼也爾雅惠順也

何闕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滅

天之運行循環不已人所居於地有見日不見日之時於是有晝夜日循黃道右旋斜絡乎赤道而南北者寒暑之故也其隨大氣左旋津赤道而為出沒者晝夜之故也周官大司徒土圭之灋地中景正東方已過午後而為景夕西方尚在午前而為景朝周髀立晝夜異處加四時相及之算謂地中與東西相距四分圓周之一則地中午東方西西方卯自卯至午自午至酉皆四時也晝夜東西之大較如是角宿

屈原賦天問

四

東陸蒼龍角也假以言東方之位耳日出地上曰旦

曜靈日也

不任汨鴻師何以尙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力之所堪曰任汨說文云治水也韋昭注國語云通也鴻洪水爾雅師衆也僉皆也王注尙舉也鴟龜曳銜絲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遇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鯀夫何以變化鄭康成箋毛詩云腹懷抱也腹鯀言鯀所懷抱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爾雅纂繼也緒事也父為考

洪淵極深何以寘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

說文寘塞也方言墳地大也

應龍何畫河海何歷

絲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

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錯置也說文洿窳下也

東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順橢其衍幾何

太傅禮曰凡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步算家測北極

高下及月食之闇虛得地體周九萬里南行二百餘

里而北極低一度北行二百餘里而北極高一度南

五

至赤道下南北極與地適平晝夜漏齊無永短北至

極下赤道與地適平半年為晝半年為夜凡氣朔之

時刻漸東則氣朔早漸西則氣朔遲月遇闔虎而虧

食東見食早西見食遲此地與天相應之大較也地

之廣輪隨其方所皆可假天度以測之矣圍長曰橢

衍猶延也羨也

昆侖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

尻猶尾也脊椎之末節曰尻骨亦曰尾骶

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闕啟何氣通焉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何所冬煖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獸能言

日發斂於赤道外內四十餘度之間虞夏書以璿璣

玉衡為天遺製猶見於周牌非漢之赤道者中衡也日

自北發南冬至當外衡自南斂北夏至當內衡春秋

分當中衡中土在內衡之下已北其外衡之下已南

寒暑與中土互易中衡之下兩暑而無寒暑漸退如

春秋分乃復南北極下凝陰常寒矣周髀謂北極左

右夏有不釋之冰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草舉其槩

云耳地為大氣所舉日之正照氣直下行故暑非正

照之方氣不易到則寒寒暑之候因地而殊固其宜

居原賦天問

也曲禮曰狺狺能言不離走獸

焉有蚪龍負熊以遊雄虺九首儻忽焉在何所不死長

人何守

長人如傳所稱防風氏長狄之屬

靡萍九衢臬華安居一蛇吞象厥大何如

歧道為衢此謂枝莖歧出也說文曰巴食象蛇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

陵魚何所斃堆焉處羿焉彈日烏焉解羽

說文彈射也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兪山之女而通于台

桑

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惟嗜欲同味而快朝飽
啟代益作后卒然離蠶何啟惟憂而能拘是達

離遭也蠶害也爾雅惟謀也

皆歸射鞫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

爾雅射厭也鞫窮也洪興祖云焚山澤奏鮮食所謂

作革也稷降播種而曰禹播降者水土平然後嘉穀

可殖故也

啟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

帝降夷羿革蠶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

屈原賦天問

七

夷羿夷其氏也革蠶猶言為變害也爾雅嬪婦也

馮珧利決封豨是射何獻烝肉之膏而后帝不若

爾雅弓以蜃者謂之珧烝祭也若順也鄭康成注儀

禮云決猶閭也著右巨指所以鈎弜而闔之

泥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

純狐王注泥娶於純狐氏女是也射革謂力能貫革

揆之洪興祖云揆度其必可取也

阻窮西征嚴何越焉化為黃熊巫何活焉

鯀投東裔而曰西征者阻窮而死其神猶反中國祀

於夏郊言何以能越巖險西至中國乎化為黃熊子

產亦言之原乃以為非巫祝所能復活蓋惜鯀之死
也

咸播秬黍蒲萑是管何由并投而鯀疾脩盈

蒲萑之地皆可管作以播秬黍此就水土平後民享

其利言之鯀與其工等並投諸四裔職為此也原因

禹平水土之功能蓋父愆而反復惜之如是

白蜺嬰茀胡為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

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

萍號起雨何以興之揆體協脅鹿何膺之

王砮注素問云脅謂兩乳之下及脇外也洪興祖云

屈原賦天問

八

協合也膺當也

鼈戴山拚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王注擊手曰拚

惟澆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

女歧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

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

春秋傳泥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論語暮盪舟

蓋謂覆舟斟尋事也顧炎武云古人以左右衛殺為盪陳宋書顏師伯傳單騎出邊唐書矢石未交陷堅突泉敵因

而敗者曰盪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未嬉何肆湯何殛焉

舜閔在家父何以鰥堯不姚告二女何親厥萌在初何所億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

鄭康成注觀禮云成猶重也

登立為帝執道尚之女媧有體執制匠之

舜服厥弟終然為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敗

爾雅服事也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

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築終以滅喪

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

黎服徧畿服之黎庶也洪興祖云史記桀敗於有娥

天問

九

之墟犇於鳴條此言條放者自鳴條放之也

簡狄在臺誓何宜玄鳥致詒女何嘉

嘉謂嘉祥而有子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斃于有扈牧夫牛羊

臧善也斃者勞師旅斃兵革之謂

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

干舞者所持盾也協謂合之以舞時是也曼漢書所

謂柔曼顏師古注云澤也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何所從

恆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

昏微遵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

眩弟竝淫危虞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

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膠有莘之婦

湯出重泉夫何臯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

會朝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

言諸侯畢會之朝爭趨而至何以皆踐吾師期乎盟

者河北地名也史記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是其事

春秋傳曰盟詛不及三王則為地名明矣洪慶善云

按詩鷹揚指尙父此云羣飛者士以類從也

屈原賦天問

十

到擊紂躬叔且不嘉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

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及亡其罪伊何

反成者已成之業忽反復也

爭遣伐器何以行之竝驅擊翼何以將之

昭王成遊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

穆王巧梅夫何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

方言吳越飾貌為蚺或謂之巧郭璞注云語楚聲轉

耳梅方言云貪也

妖夫曳衒何號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

說文衒行且賣也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會卒然身弑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

習用曰服

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

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詳狂

方猶道也

稷惟元子帝何竺之投之于冰上烏何燠之

爾雅竺厚也竺之猶言甚之也

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

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之國

屈原賦天問

士

號衰集注云謂號令於殷世衰微之際是也徹彼岐

社通岐之社於天下以為太社也

遷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

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

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

市列曰肆

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

尸主也謂文王之木主

伯林雉經惟其何故何感天抑地夫誰畏懼

韋昭注國語云雉經頭槍而懸死也

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戒謂警勅以膺天命也洪興祖云受禮天下言受王

者之禮於天下也

初湯臣摯後茲丞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

勳闕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厥

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久長

彭鏗太傅禮帝繫篇云陸終氏六子其三曰篋是為

彭祖是也

中央共牧后何怒蠹蛾微命力何固

驚女采薇鹿何佑北至回水萃何喜

屈原賦天問

士

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

噬齧也百兩車百乘也

薄莫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

伏匿穴處爰何云荆勳作師夫何長悟過改更我又何

言吳光爭國久于是勝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

作起也夫何長言孰為長策也吳光嘗破楚入郢國

幾亡屈原之時楚屢困於秦此於終篇言吳光子文

蓋歎敵國可懼執政無人

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子忠名彌章

堵敖熊羆也杜元凱注左氏春秋云不成君無號諡

者楚皆謂之教

屈原賦

天問

三

九章

屈原賦戴氏注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以鄉服俾山川以備御兮會咎繇以聽直

誦者言前事之稱惜誦悼惜而誦言之也凡誓辭率曰所者反質之以白情實五帝明堂四郊所祀六神覲禮所謂方明周官司盟所謂北面詔明神者是也設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虞夏書之六宗其此與鄉對也服如五刑有服之服御侍也聽直平斷而治其當也

屈原賦 九章

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舛忘儂婚以背衆兮待君其知之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不遠

已上言神明既不可欺又自恃君之前忠爲易見也吾證先君而後身兮羌衆人之所仇也專惟君而無他兮又衆兆之所讎也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係也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也

豫謂猶豫集注云疾猶力也
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

我代君自我也集注云言思君意常謂羣臣莫有忠於我者故忘己之賤貧以效其忠然亦但知盡心以事君而已固不懷貳以求寵也

忠何舉以遇罰兮亦非予之所志也行不羣以顛越兮又衆兆之所哈也紛逢尤以離謗兮謇不可釋也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也

王注哈笑也楚人相謂喞笑曰哈洪興祖云情沈抑而不達人君不知其用心也又蔽而莫之白羣臣莫有明己所存也

屈原賦 九章

二

心鬱邑予侘傺兮又莫察予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詰兮願陳志而無路退靜默而莫予知兮進號呼又莫吾聞申侘傺之煩惑兮中悶膺之怵怵

中情集注云以韻協之當作善惡由離騷一句差互故此亦因之耳

昔子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

杭度也無王之鬼曰厲極猶窮也旁謂翼輔也

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懲于羹而吹壑兮何不變此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

羹熱壅令爾雅肉謂之羹鄭康成注周官醢人云凡醢醬所和細切爲壅

衆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爲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爲此援也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婞直而不豫兮絲功用而不就

行所至曰極王注好愛也

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今而知其然矰弋機而在上兮罟羅張而在下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

結繳於矢謂之矰弋繳射也罟小罔也爾雅鳥罟謂

屈原賦九章

三

之羅

欲遭回以千條兮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女何之欲橫奔而失路兮堅志而不忍背膺脾其交痛兮心苑結而紆軫

條方言云逗也罔謂猶言得無謂也膺匈也苑猶繩也鬱也語之轉方言軫辰也

擣木蘭以擣蕙兮槩申椒以爲糧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爲糗芳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矯茲媚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

橋橋揉也伐米使之精粲曰粲糗糲也矯舉也會猶

重也

惜誦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欽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溷濁而莫予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昆侖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齊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且子濟于江湘

幼好此奇服以比好脩不懈是以前既不容於世而不顧至此重遭讒謗濟江而南往斥逐之所蓋頂裏復遷之江南時也湘水自洞庭入江故洞庭之下得

屈原賦九章

四

兼江湘之目矣王伯厚云屈原楚人而涉江曰哀南夷之莫吾知是以楚俗爲夷也陰邪之類讒害君子變於夷矣

乘鄂渚而反顧兮欽秋冬之緒風步于馬兮山臯耶子車兮方林

言於鄂渚登岸循江岸行以至洞庭也乘之言登也欽發聲王注緒餘也耶舍也

乘船船上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疑滯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苟予心其端直兮雖辟遠之何傷

自洞庭而舟行邇沅也舡船小船有窗櫺者小楫謂之榜汰浪淘沙土也疑止也疑疑語之轉入激浦于邇回兮迷不知吾所如茂林杳以冥冥兮後狷之所居山峻高而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

舟行由沅入激至遷所也太傅禮陰之專氣為霰說文謂之稷雪宇屋近檐也

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接與髡首兮桑扈虜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

屈原賦 九章

五

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予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

髡首鬻去髮也王注董正也豫猶豫也

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竝御芳不得薄兮陰陽易位時不當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

薄藜薄也薄近之薄取諸聲忽乎將行傷不見容而忽被放也

涉江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仲

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朝吾以行發郢而去閭兮荒忽其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心蟬媛而傷懷兮眇不知所眺順風波以從流兮焉洋洋而為客陵陽侯之汜濫兮忽翱翔而焉薄心絀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

問說文云里門也西浮者既過夏首而東復溯洄以望楚都蹇蹇也陽侯戰國策所謂陽侯之波是也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

屈原賦 九章

六

道遙而來東

前云過夏首西浮故此轉而下浮洞庭當夏首之下江之南浮江過夏首已下南上洞庭東乃順江而下也

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

背夏浦西思者未至夏浦回首鄉西猶前之過夏首而西浮裴回故都不忍徑去也水厓高地曰墳介閒也語之轉

當陵陽之焉至兮，森南度之焉如。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

上云陵陽侯之汜濫，此言當陵陽省文也。夏大屋也，丘墟也。

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憂之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懔懔鬱鬱，而不開兮，蹇侘傺而含感。

方晞原云：卜居之既三年，當爲懷王時。此篇上言森南度之焉，如則至今九年，蓋頃襄遷之江南，及是九年也。說文懔，愁不安也。

屈原賦 九章

七

外承歡之汨約兮，謀荏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妒披離而鄭之堯舜之抗行兮，杳杳而薄天。衆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

前言己之被讒不復，此言小人之巧於媚誠，令人難持。以是嫉賢蔽忠，使不得進。其肆讒謗，雖抗行如堯舜，猶加之以不慈也。

憎愠愉之脩美兮，好夫人之怵慨。衆踐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踰邁。

洪興祖云：君子之愠愉，若可鄙者；小人之怵慨，若可喜者。惟明者能察之。

亂曰：曼予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曼延長也。

哀郢

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曾傷。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悲夫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數惟荼之多怒兮，傷予心之擾擾。願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結微情以陳辭兮，矯以遺夫美人。

擾擾，煩惑也。覽民尤，以自鎮言。觀於人之過則己不可效尤而橫奔失路矣。矯舉也。

屈原賦 九章

八

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憍吾以其美好兮，覽予以其修姱。與予言而不信兮，蓋爲予而造怒。

日加戌曰黃昏，此以女子之嫁者爲比。有成言有昏期，至中路而見棄，豈其有罪也。覽猶示也。

願承閒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冀進兮，心怛傷之憺憺。歷茲情以陳辭兮，荃詳鞿而不聞固切人之不婚兮，衆果以我爲患。

察明也。謂入自明，悼說文云懼也。陳楚謂懼曰悼。怛，方言云痛也。切，切直。

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至今其庸亡何獨樂斯之馨馨
兮願萃美之可完望三五以爲象兮指彭咸以爲儀夫
何極而不至兮故遠聞而難虧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
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穫

三五謂五帝三王便文倒舉耳所擬至曰極集注云
實當作殖

少歌曰與美人抽思兮并日夜而無正憍吾以其美好
兮教朕辭而不聽

少猶小也荀卿書賦篇侘詩之後亦綴以小歌正者
平其言之是非

屈原賦 九章

九

倡曰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好姱佳麗兮脾獨處此異
域既惇獨而不羣兮又無良媒在其側道遠遠而日忘
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望
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
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
而不得兮魂識路之營營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
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予之從容
日忘言君日忘之營營毛詩云往來貌信猶洵也直
者直前而不變之謂通謂導致已之辭

亂曰長瀨湍流沂江潭兮狂顧南行以娛心兮軫石歲

鬼蹇吾願兮超回志度行隱進兮低回夷猶宿北姑兮
煩冤督容寔沛徂兮愁歎苦神靈遙思兮路遠處幽又
無行媒兮道思作頌聊自救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
淺曰瀨湍曰潭軫戾也戾石者戾裂之石超出也回
回曲度謂所擬行也隱據也隱進言據之以進督說
文云低目謹視也寔是也沛徂沛然而往也

抽思 方晞原曰屈子始放莫詳其地以是篇
考之蓋在漢北故以鳥自南來集爲比又曰望
南山而流涕其欲反郢也曰南指月與列星曰
狂顧南行篇次列涉江哀郢之後者九章不作

屈原賦 九章

十

於一時雜得諸篇合之有九耳

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陶兮窈
窕孔靜幽默默結紆軫兮離慙而長鞠撫情効志兮俛
誦以自抑

陶陶長養之氣充盈也陶揚雄所謂目冥眴而無見
也窈窕言山谷之澹

矧方以爲圓兮常德未普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畫
職墨兮前圖未改

迪猶導也達也語之轉初之本迪猶工有規畫繩墨
矣

內直質重兮大人所賦巧倕不斲兮孰察其揆正玄文處幽兮矇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

揆正謂揆度之正可為法守也鄭仲師注周官云有目朕而無見謂之矇無目朕謂之瞽

變白而為黑兮倒上以為下鳳皇在笄兮雞鶩翔舞同糝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惟黨人之鄙固兮羌不知吾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駿疑桀兮固庸態也文質疏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材樸委積兮莫知予之所有方言籠南楚江河之間謂之笄或謂之笄窮不之所

屈原賦 九章

十一

示言窮於無可示者文質疏內言文不過乎質望之侶疏又且內藏也材樸委積言待用之材委積富有說文樸木素也

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重華不可悟兮孰知予之從容古固有不竝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愍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

不竝洪興祖以為聖賢不竝時而生是也邈遠貌懲止也違猶拂也鄭康成箋毛詩云襄回也

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莫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

方晞原云據涉江篇由沅入澁乃至遷所則沈羅淵當北行故有進路北次之語王注大故死亡也

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脩路幽弗道遠忽兮曾唵啞悲永歎喟兮世既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獨無匹兮伯樂既沒驥將焉程兮民生稟命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子何畏懼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為類兮

汨汨疾貌脩長也第韋昭注國語云草穢塞路為第是也曾累也唵呻也方言凡哀泣而不止曰啞匹集注云當作正類法也

屈原賦 九章

十一

懷沙 史記列傳曰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

思美人兮擘涕而竚眙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塞塞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而莫達

眙說文云直視也申旦猶達旦申者引而至之謂願寄言于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乃迅高而難當高辛之靈賦兮遭玄鳥而致詒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愍兮羌馮心猶未化寧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為

迅飛之疾也當值也

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為我操之遷遼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時指嶠豕之西隄兮與纁黃以為期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

勒說文云馬頭絡銜也遷遼次言但遷移而遼巡次且不前也纁黃日入色鄭康成注儀禮云凡染絳一入謂之纁再入謂之赭三人謂之纁朱則四入與摩大薄之芳茵兮奉長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人兮吾

屈原賦 九章

三

誰與玩此芳草解篇薄與雜菜兮備以為交佩佩纁紛其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吾且邈回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竊快在中心兮揚厥馮而不踈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紛郁郁其遠烝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係兮羌重蔽而聞章

言篇薄雜菜世人解折而佩之是以佩之美者遂黃落為世所棄所謂惜不及與古人玩此芳草也不埃集注云樂其所得於中者以舒憤懣而無待於外是也烝升也

令薜荔以為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而為媒兮憚

寒裳而濡足登高吾不說兮入下吾不能固朕形之不暇兮然容與而狐疑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罷兮願及白日之未莫也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

不服不卑屈以求人方晞原曰上云觀南人之變態此云煢煢而南行宜為在漢北所言

思美人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彊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媮秘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

屈原賦 九章

四

集注云先功謂先君之功烈也日媮所謂逸於得人

也 心純麗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洧激其然否

麗厚也

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溷濁兮盛氣志而過之

過之謂過謫之也方晞原云上言懷王時此言頃襄時遠遷臣謂遷之江南也

何貞臣之無辜兮被讒謫而見尤慙光景之誠信兮身

幽隱而備之臨江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沒身而絕名兮惜離君之不昭

光景謂白日之可觀也誠信猶言誠然小人害忠亂國事理明顯慙於知之而被其禍幽隱謂放廢備之備受尤謫也沒身絕名言身死而不建功名以留于後世也

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為藪幽焉舒情而抽信兮怙死亡而不聊獨鄣離而蔽隱兮使貞臣為無由

無度而弗察王注云上無檢押以知下也集注云記曰無節於內者其察物弗省矣此之謂也獨鄣離而

屈原賦 九章

五

蔽隱言君以一人受讒諛之蔽晦也無由無所行之路也

聞百里之為虜兮伊尹亨于庖廚呂望屠于朝歌兮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為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

黑經白緯曰縞生帛謂之素孔冲達云經傳之言素者皆謂白縞

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詭謾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實兮

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別之

說文沅州謂欺曰詭

何芳草之早夭兮微霜降而下戒諒聰不明而蔽離兮使讒諛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

不明而惑於聽是之謂聰不明易象傳於噬嗑於夫皆曰聰不明也聰如尙寐無聰之聰傳云聰聞也若

杜若

妒娃冶之芬芳兮慕母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如入以自代

方言娃美也吳楚衡淮之間曰娃秦晉之間曰娥故

屈原賦 九章

六

吳有館娃之宮秦有漆娥之臺戴仲達云金與冰之融冶光采煜爚故容貌之豔者曰冶容

願陳情以白行兮得罪過之不意情冤見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錯置

列宿謂二十八舍

乘騏驥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乘汜汭以下流兮無舟楫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兮辟與此其無異

騏驥馳騁汭汭下流言其駭險難制恃有轡銜舟楫喻為治之必以法度轡靶也銜說文云馬勒口中行

馬者也汭詩謂之方或謂之筏或謂之箴方晞原云

此蓋有見於項襄之行事而云然故下言恐禍殃之有再

寧溢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不畢辭而赴淵兮惜離君之不識

顧炎武云懷王以不聽屈原而召秦禍今項襄王復

聽上官大夫之譖而遷之江南一身不足惜其如社

稷何史記所云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即原

所謂禍殃之有再也

惜往日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

屈原賦 九章

七

后皇王注云后后土皇皇天也服者習於地也考工

記橘踰淮而北為枳故曰不遷

淡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曾枝剡棘

園實搏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任道兮紛

緼空脩姱而不醜兮

曾重也刻利也王注紛緼盛貌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淡固難徙

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閉心自慎終不過

失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

洪興祖云凡與世遷徙者皆有求也鄭康成注樂記

云更息曰蘇王伯厚曰龔氏注中說引古語云上士閉心中士閉口下士閉門

願歲并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為象兮

集注云歲并謝而長與友則是終身友之矣離如離

立言孤特也年歲雖少亦言其本性自少而然非積

習勉強也

橘頌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苑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

有隱而先倡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萬變

屈原賦 九章

六

其情豈可蓋兮孰虛偽之可長

物不以微而隕性或殊以蕙搖落言也聲不息於隱

則聞其先倡知其終極以回風之使人傷懷言也志

介而不忘謂久而不忘其介然之志

鳥獸鳴以號羣兮草苴比而不芳魚葺鱗以自別兮蛟

龍隱其文章故茶齊不同畝兮蘭茝幽而獨芳惟佳人之

之永都兮更統世以自況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

相羊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

草枯曰苴葺言其鱗次也隱者懷藏不自露也此言

物各以類不相雜廁比己之不能與世合而思彭咸

同心同志自相感矣都美也貺猶愛也閒於疑惑則又賦詩可明蓋決然定於志如此

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處曾歎歎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而極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傷太息之慙憐兮氣於邑而不可止糾思心以爲纒兮編愁苦以爲膺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存騷騷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撫佩衽以案志兮超惘惘而遂行

掩撫也膺釋名所謂心衣其是與毛詩云仍就也

屈原賦

九章

九

歲忽忽其若頽兮時亦冉冉而將至頽衡槁而節離兮芳已歇而不比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寧盜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孤子喞而杖淚兮放子出而不還孰能思而不隱兮昭彭咸之所聞

隱痛也

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入景響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可得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心職羈而不開兮氣繚轉而自締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芒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爲

儀猶象也純猶專也

藐曼曼之不可量兮縹綿綿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陵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顛據青冥而攄虹兮遂儻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雰雰依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蟬媛

藐方言云廣也縹長組之貌說文紆縈也翩疾飛也馮昆侖以瞰霧兮隱岐山以清江憚涌湍之礚礚兮聽波聲之洶洶

隱據也說文湍疾瀨也

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

屈原賦

九章

辛

委移之焉止飄幡幡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汜湔湔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

無經紀者臨大野而不見區分之謂軋戴仲達云載重碾軋有聲也翼謂隨從之在兩旁者伴之言寬也

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湖水之相擊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心調度而不去兮刻著志之無適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悠悠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絳結而不解兮

思蹇達而不釋

仍猶荐也施黃棘之枉策王注云施黃棘之刺以為馬策是也放迹猶言逸迹愁愁驚懼貌

悲回風

屈原賦 九章

三

遠遊

屈原賦戴氏注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

此約致其辭下乃申言之

遭沈濁之汙穢兮獨菀結其誰語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子弗及兮來者子弗聞步徙倚而遙思兮悒悒怵而乖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淒而曾悲

所謂悲時俗迫阨也惟思也

神儵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端操兮求

屈原賦

遠遊

一

正氣之所由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爲而自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貴至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僊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奇傳說之託辰星兮羨韓終之得一形穆穆以凌遠兮離人羣而遁逸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騁騷以遙見兮精皎皎而往來絕氛埃而淑郵兮終不反乎故都免衆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

所謂願輕舉遠遊也惟思也尾宿之上有星名傳說爾雅大辰房心尾也大辰謂之大辰夏小正八月辰則伏九月辰繫于日蓋房心尾皆得辰星之稱也

猶累也重也曾舉謂舉之高淑之言清也善也往來

所舍曰郵

恐天時之代序兮耀靈曠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零聊仿佯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誰可與玩斯遺芳兮晨鄉風而舒情高陽邈已遠兮予將焉所程

所謂質菲薄無因也騰方言云賦也程品式也

重日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輶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係神明之清激兮精氣入而麤穢除順凱風以

屈原賦

遠遊

二

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漏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于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

爾雅南風謂之凱風息寧息也宿之謂止之使宿漏亂也如波流之涌沸曰澁而女也爾女而戎若語之轉無之言勿也

間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朝濯髮于湯谷兮夕晞于身乎九陽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玉色絕以脫顏兮精醇粹而

始壯質銷鍊以灼約兮神要眇以淫放

仍就也周官有琬圭琰圭氣上充於色曰脆脆柔澤也庭謂之頽說文云睂目之間也蓋兼闕與下極矣淫遊也語之轉

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
宋漠其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命天閭
其開關兮排閭闔而望子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太微之
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發軔于太
儀兮夕始臨乎於微閭屯子車之萬乘兮紛容與而竝
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移建雄虹之采旄兮

屈原賦 遠遊

三

五色雜而炫耀服偃蹇以低昂兮驟連蠶以驕敖

太微為衡值翼軫北內五星曰五帝坐於微閭即職
方爾雅之醫無閭語之轉耳旄說文云幢也衡下兩

馬曰服

騎膠葛以雜亂兮班曼衍而方行揆子轡而正策兮吾
將過乎句芒歷太暉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啟路陽杲杲
其未光兮陵天地以徑度

相牽不進曰班鄭康成注月令云句芒少暉氏之子

曰重為木官太暉宓戲氏陽謂日也

風伯為子先驅兮氛埃辟而清涼鳳皇翼其乘旂兮遇

蓐收乎西皇擊彗星以為格兮舉斗柄以為麾判陸離

其上下兮遊驚霧之流波時曖曖其曠莽兮召玄武而
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眾神以竝轂路曼曼其脩
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侍兮右雷公以為衛
欲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以揭擣內欣欣而自美兮聊
媮娛以淫樂

鄭康成注月令云蓐收少暉氏之子曰該為金官玄
武北陸七宿也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厲
度也

屈原賦 遠遊

四

馬顧而不行思舊故而想象兮長太息而掩涕汜容與
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指炎帝而直馳兮吾將往乎
南疑覽方外之荒忽兮沛澗瀆而自浮祝融戒而蹕禦
兮騰告鸞鳥迎宓妃張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
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列虯象而竝進兮形螺
蚪而委移唯蛻便娟以曾撓兮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
博行無終極兮焉乃逝以裴回

鄭康成注月令云炎帝大庭氏也祝融顓頊氏之子
曰犁為火官鄭仲師注周官隸僕云蹕謂止行者清
道若今時儼蹕咸池大咸也承雲雲門也周官保氏

教國子六樂有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王注
象罔象也

舒并節以馳騫兮連絕垠乎寒門軼迅風于清原兮從
顓頊乎曾冰歷玄冥以邪徑兮乘閒維以反顧召黔羸
而見之兮爲予先乎平路

鄭康成注月令云顓頊高陽氏也玄冥少皞氏之子
曰脩曰熙爲水官

經營四荒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崢嶸
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儵忽而無見兮聽愴怳而
無聞超無爲以至清兮與太初而爲鄰

屈原賦 遠遊

五

自重曰已下賦遠遊之事所謂託乘而上浮也

卜居

屈原賦戴氏注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被鄣于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往見太卜鄭詹尹曰子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欵欵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鋏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啜訾粟斯啜啞儒兒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媮以全吾軀乎寧與

屈原賦

卜居

一

騏驥抗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

曲禮龜爲卜策爲筮絜者旋繞之稱凡度直曰度圍度曰絜莊周書所謂絜之百圍實證所謂度長絜大是也楹柱也堂上有東西楹抗舉也軛衡下兩軸也衡亦通謂之軛

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鍾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于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

三十斤曰鈞

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

足知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事

屈原賦

卜居

二

漁父

屈原賦戴氏注

屈原既放遊于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于斯

王逸離騷篇序說云屈原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王伯厚云漢興徙楚昭屈景於長陵以彊幹弱枝則三姓至漢初猶盛也

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耳漁父曰聖人不疑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滯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歎其

屈原賦

漁父

一

醜何故淡思高舉而自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于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

通釋上目錄

屈原故宅 文淵廟

羽山

沅水

湘水

蒼梧

白水

窮石

有娥

有虞

九疑山

傅巖

昆侖山

流沙

冀州

洞庭

涔水

澧浦

九河

屈原賦 通釋上

河源

黑水

玄趾

三危山

龔山氏之虛

斟尋

南嶽

鳴條

有扈

有莘

盟

岐

鄂渚

枉渚

辰陽

激渚

江夏

郢

夏首

夏浦

屈潭 汨羅

蟠冢山

介山

岐山

淮水

於微閭

滄浪之水

屈原賦 通釋上

二

通釋上

屈原賦戴氏注

屈原故宅在今湖北宜昌府興山縣北漢南郡秭歸之北境也水經注江水篇云縣東北數十里有屈原舊田宅雖畦堰糜漫猶係屈田之稱也縣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為屋基名其地曰樂平里宅之東北六十里有女媧廟秭歸故城即今宜昌府歸州治羽山在今登州府蓬萊縣東南三十里古萊夷地也沅水出牂柯故且蘭今湖南靖州西南水自貴州黎平府流入州境湘水出零陵陽海山山在今廣西桂林府興安縣南九十里二水同注洞庭而北會於江

屈原賦

通釋上

一

蒼梧南越之地漢為郡今廣西梧州平樂鄆州三府分有其地

白水謂河源爾雅河山昆侖虛色白是也

窮石弱水所出說文謂之帆山十六國春秋謂之蘭門山漢張掖刪丹西南山也故漢縣即今甘肅甘州府山丹縣治

有娥在禹貢冀州史記桀敗於有娥之虛漢河東蒲反即其地今之山西蒲州府永濟縣

有虞在禹貢豫州漢梁國虞即其地今河南歸德府虞城縣也縣東南義原鄉有故綸邑城春秋傳所稱虞思

妻少康以二姚而邑諸綸者也

九疑山在零陵營道南今湖南永州府寧遠縣南六十里鄴道元水經注湘水篇云大舜窆其陽商均葬其陰山南有舜廟前有石碑文字缺落不可復識

傳巖史記謂之傳險在河東太陽北今山西解州平陸縣東北二十里又東北春秋傳之顛軫也水經注河水篇云澗水出虞山東南逕傳巖歷傳說隱室前俗名之為聖人窟傳巖東北十餘里即顛軫坂也有東西絕澗左右幽空窮淡地壑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為軫橋也傳說備隱止息於此高宗求夢得之是矣

屈原賦

通釋上

二

昆侖唐吐蕃傳謂之紫山蕃語謂之悶摩黎山今蒙古謂之枯爾坤譯言昆侖也有三山最西而大為河源所出者曰巴顏喀喇其色紫黑產金銀蒙古謂黑喀喇謂富貴巴顏故名巴顏喀喇山東北去西寧邊外千四百五十五里

流沙在敦煌西今嘉峪關外沙州衛地冀州古帝都因為王畿之通稱春秋傳曰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是也又以為中土之通稱九歌覽冀州兮有餘是也

洞庭春秋傳所謂江南之夢韓非書所謂五湖戰國策

所謂五渚以湘資沅微澧五水之所會故稱五矣或謂之巴丘湖或謂之重湖在長沙下雋西北今湖南岳州府巴陵縣西南也

涿水胡朏明以爲卽岐江之南派會澧水注洞庭禹時南派盛大爲江之經流故禹貢導江又東至于澧戰國時則南流如帶謂之涿水而目北派爲大江此由涿陽橫大江是也北派於禹貢爲荊州之沱

澧浦水經注云澧水流注於洞庭湖俗謂之曰澧江口是其地在今湖南岳州府華容縣南漢長沙下雋之西北境蓋至此澧水出武陵充西歷山山在今湖南澧州

屈原賦

通釋上

三

安福縣西水經注又云澧水東南注於沅水曰澧口蓋其枝瀆耳離騷曰沅有芷兮澧有蘭

九河在禹貢沈州與青州分界據爾雅徒駭太史馬頰覆補胡蘇簡繁鉤盤鬲津是爲九河漢書溝洫志云許商以爲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已北至徒駭閒相去二百餘里漢成平故城在今交河縣東東光故城在今縣東並屬直隸河間府鬲故城在今德州北屬山東濟南府閻百詩云某嘗往來燕齊西道河閒東履清滄熟訪九河故道蓋昔北流衡漳注之河既東徙漳自入海安知北流之漳

非古徒駭河與踰漳而南清滄二州之閒有古河隄岸數重地皆沮洳沙鹵太史等河當在其地滄州之南有大連澗西踰東光東至海澗南至西無棣縣百餘里閒有曰大河曰沙河皆瀕古隄縣北地名八會口縣城南枕無棣溝東無棣縣北有陷河濶數里西通德棣東至海濱州北有士傷河西踰德棣東至海士傷河最南比他河差狹是爲鬲津無疑也今平原迤北清滄之閒雖爲樹藪城邑相望而地形河勢高隱曲折往往可尋但禹初爲九厥後或三或五遷變多寡不同必欲按名而索故致後儒紛紛之論

屈原賦

通釋上

四

河源二泉同出巴顏喀喇山之東麓行數里而合東北流三百餘里至星宿海蒙古謂星鄂敦謂水灘他拉故名星宿海曰鄂敦他拉東北去西寧邊外千一百一十四里河又東北流屈而東南貫查靈鄂靈二澤澤之相距五十餘里鄂靈已上蒙古呼阿爾坦河已下至歸德堡呼喀屯河河東流南北屈折過積石南回遠行七八百里復遶其東北唐魏王泰所言大積石山在吐谷渾界者也當西寧邊外西南五百三十餘里山有九峰巒互三百餘里禹循行嘗及此是以禹貢曰導河積石昆侖積石昔儒多惑焉

禹貢有二黑水梁之黑水帝繫謂之若水或謂之瀘水今之金沙江也界梁州之南導川之黑水則界雍州之西者此黑水三危竝稱目雍之黑水明矣玄趾未聞或云黑水所出禹貢導黑水至于三危則三危黑水所經也今有山而無其水以當之山在嘉峪關外沙州衛東南漢敦煌故城卽今衛治春秋傳之瓜州地

龕山氏之虛漢九江當塗也有山曰龕山在今江南鳳陽府懷遠縣東南八里淮之東岸

斟尋漢志北海斟京相璠云故斟尋國禹後是也後省入平壽應仲遠所稱平壽之垺城矣今山東萊州府濰

屈原賦

通釋上

五

縣東廢斟縣是

衡山爲南嶽其北則楚其東則吳漢志長沙湘南禹貢衡山在東南今湖南衡州府衡山縣西也

鳴條漢河東安邑有古鳴條陌今日鳴條岡者是在山西解州夏縣西

有扈漢右扶風郿也漢故城在今縣北二里屬陝西西安府

古莘國在陳留今縣東北莘城是也屬河南開封府盟之爲孟語之轉也其地有津謂之盟津春秋傳王與

鄭田盟其一也後屬晉爲河陽盟津在南漢屬河內今

河南懷慶府孟縣津在縣南十八里

岐山在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漢志右扶風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

鄂渚在今湖北武昌府江夏縣西江中黃鶴磯上三百步漢之江夏沙羨界楚東鄂不遠矣劉子政說苑所稱昔鄂君乘青翰之舟下鄂渚浮洞庭卽此也

沅水注洞庭在今湖南常德府沅江縣漢長沙益陽也枉渚在今常德府武陵縣南水經注云沅水東逕臨沅

縣南又東歷小灣謂之枉渚是也自枉渚西遊沅得辰陽水經注云沅水東逕辰陽縣南東合辰水水出縣三

屈原賦

通釋上

六

山谷東南流逕其縣北舊治在辰水之陽故卽名焉楚辭所謂夕宿辰陽者也右會沅水名之爲辰溪口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楠溪無溪酉溪辰溪其一焉夾溪悉是蠻左右所居故謂此蠻五溪蠻也辰溪口在今湖南辰州府辰溪縣西南激浦亦在縣南漢志義陵郡梁山序水所出西入沅山在今辰州府激浦縣東南百五十里臨沅辰陽義陵漢皆屬武陵

夏水首受江入沔合沔以會於江其所經之地皆在楚紀郢已東漢高帝置江夏郡今湖北之漢陽武昌黃州及安陸德安東南境是

郢說文云故楚都在南郡江陵北十里杜元凱注左氏春秋云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是江陵今屬湖北荆州府故江陵城即府治縣附郭也水經注江水篇云楚船官地也春秋之渚宮矣渚宮在今城內西隅城北十里便得紀山故以紀南名城又有紀郢之稱也江水逕江陵故城南又東逕郢城南又東得豫章口此郢城漢志云楚別邑故郢水經注云子囊遺言所築城也

夏首在今江陵縣東南水經注夏水篇云江津豫章口東有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汜也屈原所謂過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也龍門即郢城之東門也今江陵縣東南有豫章口又東即中夏口

屈原賦

通釋上

七

夏水沔水合流逕魯山東南注於江爲夏浦春秋傳謂之夏沔或曰夏口或曰沔口或曰魯口今湖北漢陽府漢陽縣東漢口是魯山亦謂之翼際山禹貢之大別山也在縣東北百許步夏水入沔在江夏雲杜東是謂堵口水經注夏水篇云自堵口下沔水通兼夏目而會於江謂之夏沔今湖北安陸府沔陽州西北有雲杜故城水經注湘水篇云汨水西逕羅縣北本羅子國也又西逕玉筍山又西爲屈潭即羅淵也屈原懷沙自沈於此故淵潭以屈爲名淵北有屈原廟廟前有碑汨水又西

逕汨羅戍南西流注於湘春秋之羅汨矣世謂汨羅口顏師古注漢書地理志長沙羅引盛弘之荊州記云汨汨西北去縣三十里名爲屈潭屈原自沈處羅故城在今湖南長沙府湘陰縣東北縣北七十里汨羅山孤峙水中其上有屈原墓

嶓冢山漢水所出在今陝西漢中府寧羌州北九十里漢之廣漢葭萌也閻百詩云從金牛驛北望見嶓冢山峩然雲表水微細自西東流即所謂嶓冢導漾者合五丁峽水東流爲沔其流始大

介山在今山西汾州府介休縣南四十里漢太原界休

屈原賦

通釋上

八

也介子推逃賞於縣上之山晉文公求之不獲乃環縣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子推田斯山是以名介山矣岐山江水所導源也在今四川龍安府松潘衛西北連嶺而西漢志蜀郡湔氐道禹貢嶓山在西徼外是水經注云益州記曰大江泉源即今所聞始發羊膊嶺下緣崖散漫小大百數殆未濫觴矣閻百詩云漢湔氐道在唐爲松州廣德初陷吐蕃宋亦爲吐蕃地今爲松潘衛在成都府西北七百六十里岷山又在衛西北二百二十里曰大分水嶺江源出焉

淮水出桐柏山至淮浦入海山在今河南南陽府桐柏

縣西南三十里漢南陽平氏也故城在縣西北四十里
淮浦故城在今淮安府安東縣西漢屬臨淮

於微閭山在今盛京錦州府廣寧縣西十里周官職方
氏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是也漢之遼東無慮
語轉字殊地名類然矣

漢水過武當東北其故城在今湖北襄陽府均州北漢
屬南陽水經注云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
洲予按尚書禹貢言導濠水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
水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漢沔水自下
有滄浪通稱耳纏絡鄆郢地連紀郢咸楚都矣漁父歌

屈原賦

通釋上

九

之不違水地鄆在今襄陽府宜城縣南漢屬南郡

山川地名

通釋下目錄

江離 蘼蕪

芷 茝 葑

秋蘭

木蘭

申椒

菌桂

蕙

蘭

留夷

揭車

杜衡

菊

薜荔

胡繩

芰

荷 芙蓉

蕓

藜

屈原賦 通釋下

一

菴

鸞

皇

鳳鳥

鳩

雄鳩

艾

鴉鳩

荃

蕭

椒

杜若

白蘋

蘋

麋

紫貝

麻

孔雀

翠

螭

女蘿

三秀

狄

犀

鴟

拒黍

蒲

藿

鴝

玄鳥

蒼鳥

白雉

薇

楸

鴛

篇

荼

薺

駒

鳧

屈原賦 通釋下

二

蟬

通釋下

屈原賦戴氏注

江離大葉芎藭也芎藭侶藁本春秋傳謂之山鞠窮其苗謂之江離小葉者謂之蘼蕪侶蛇牀

芷白芷也或謂之茝或謂之芳香其葉謂之葍九章云辛夷楛兮葍房是也

秋蘭今之澤蘭也廣雅謂之虎蘭或謂之虎蒲儀禮既夕篇曰實綏澤焉鄭康成注云綏廉薑澤澤蘭也皆取其香且御濕廉薑今之山藟說文云後蘊屬可以香口

謂此木蘭高數仞皮侶桂而香廣雅謂之桂蘭或謂之林蘭

椒多實而菜故謂之申椒詩所稱椒聊之實蕃衍盈匊也或以涉江篇露申辛夷連文露申即申椒狀若繁露故名未聞其審

箇桂或謂之筒桂或謂之小桂箇如禹貢箇箬之箇

蕙春秋傳謂之薰薰蕙語之轉今所謂零陵香也

蘭詩謂之蘭或謂之大澤蘭今之都梁香夏小正五月蓄蘭為沐浴也

留夷詩謂之勻藥廣雅謂之學夷留學語之轉世俗音譌殊字異稱大致然矣

揭車爾雅謂之芑輿廣志云黃葉白華

杜衡侶細辛俗所呼馬蹏香者也蓋以其狀類名之爾雅謂之土鹵廣雅謂之楚衡

菊爾雅謂之治蔕或謂之日精或謂之節華夏小正九月鞠榮而樹麥

薜荔蔓生緣木石牆垣大者謂之木蓮小者謂之絡石胡繩蔓生布地或謂之結縷爾雅謂之傳亦謂之橫目

芰菱也楚謂之芰爾雅謂之蕒攟荷爾雅謂之芙蓉其秀謂之菡萏其華謂之芙蓉

養疾藜之合聲也

葍爾雅謂之王芻或謂之蓋草或謂之莫莎染黃草也

施今之蒼耳周南謂之卷耳爾雅謂之苓耳或謂之泉耳

鸞鳳之次皇雌鳳爾雅謂鳳曰鷩凡鳳屬五色備舉後漢太史令蔡衡對光武曰多赤色者鳳多青色者鸞

鳩紫黑色會蜺以羽畫酒殺人故曰醜毒雉名運日雌名陰諧

雄鳩謂會桑甚之鳩侶仙鶴而短尾多聲小雅謂之鳴鳩魯頌陳風謂之鴉司馬彪云鴉小鳩可炙者是也春秋傳謂之鴝鳩爾雅謂之鴝鳩或謂之鸞鳩

艾爾雅謂之冰臺或謂之醫草

鴉鵂春秋傳謂之伯趙爾雅謂之伯勞夏小正謂之百
鷄禮注謂之博勞字隨語轉類如是矣夏小正五月鷄
則鳴幽詩七月鳴鷄鄭康成箋云幽地晚寒鳥物之候
從其氣焉

芡或謂之白昌昌蒲之無劔脊者昌蒲或謂之節廣雅
謂之昌陽或謂之堯韭其根切之四寸為菹曰昌歆禮
之昌本也

蕭爾雅謂之萩禮注謂之薺蒿

檄茱萸也內則謂之藪廣雅謂之檄亦謂之越椒

杜若今之高良薑其實謂之紅豆蔻

屈原賦通釋下

三

蘋侶莎而大白者謂之白蘋青者謂之青蘋

蘋或謂之芣芣其葉四衢故又呼四葉菜五月有白華

麋青色多牝澤獸也麋子謂之麋

紫貝紫質黑文出日南

辛夷今之木筆或謂之辛雅或謂之房木

麻謂之泉古雅之通語也禮以牡麻為泉麻蕢麻為苴

麻洪興祖云瑤華麻華也其色白故比於瑤

孔雀或謂之孔雉

翠春秋傳所謂鷓也赤曰翡青曰翠

螭若龍而黃說文云

女蘿今之松蘿色青延松上

芝一歲三華故謂之三秀爾雅謂之茵

狄卯鼻長尾禮謂之雉

犀侶沈牛豕首庠足足有三號

鴟今之鴞也詩謂之鳶為鴞語之轉

黑黍謂之秬以為酒所謂秬鬯言其分香調暢故名酒

曰鬯矣及祭築鬱金草以和酒謂之鬱鬯

蒲莞類也始生水色白者取以為菹禮之淡蒲也

藿今之荻夏小正曰藿木秀為莢葦未秀為蘆荻爾雅

謂之藪亦謂之雖雖其色也藿之小者謂之兼吳人謂

屈原賦通釋下

四

之廉蘆詩謂之葭

鴝鴻類或謂之天鴝

燕燕謂之玄鳥齊魯之間謂之乞或謂之鷓鴣夏小正

二月來降燕乃睇九月陟玄鳥蟄

蒼鳥鷹也春秋傳謂之爽鳩

白雉翰雉也亦謂之鷓雉

薇侶藿蜀人謂之巢菜

赤梓謂之楸

鶩今之鴨內則謂之舒鳧鶩鴨語之轉

蕭蕭竹也爾雅謂之蕭蕭詩所稱蕭竹如簣言蕭與蕭

竹敷地侶牀簀矣

荼苦菜也或謂之游冬

齊冬生而夏死月令所謂靡草齊其屬也

馬二歲曰駒

鳧爾雅謂之鵞方言云野鳧其小而好沒水中者南楚

之外謂之鸞鵞大者謂之鵞蹠

蟬詩謂之蜩小而有文者謂之螿夏小正謂之札爾雅

謂之蜻蜻五采具謂之良蜩小而善鳴者夏小正謂之

唐蜩亦謂之偃大雅所言如蜩如蟴者也寒蜩謂之蛻

鄭康成注考工記云笏鳴蜩蛻屬

屈原賦

通作下

五

草木鳥獸蟲魚

音義上

序 以風 方仲 彌 皮傳 漢書張衡傳後人皮傳注云傳音附謂不決得

其情核皮膚淺 離騷 離騷隔也騷者動擬有聲之謂蓋遺說放逐幽憂而有言故以離騷名篇王

初度 容度之度列女傳所 嘉名 讀如民按名於廣韻見十四清均見十八詩一

江離 亦作 辟 批亦切王云爾 紉 而陳切又女陳切方言擊謂之 好 呼報切

屈原賦 音義上 忽 一作 莫 俗作 舛 復 扶又切 撫 壯 俗本作不撫壯按王逸云言願君撫及

路也 與上也字一為呼一 在 古音且 筩 桂 以其他筩竹故 齒 古音

覆 芳切 厭 於甲切 忽 洪云疾貌 奔 走 竝如字或讀奔 先 後 亦竝如字

寒 暑 貞貌也 舍 古音舒呂切俗 正 王云 靈 脩 靈善也脩即 故 也 俗本無也字

上重頓以起下讀若誤截此已上為一段下加曰黃昏以為期矣羌中道而改路凡

十三字王逸本及文選所無九章抽思篇云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為期羌中

道而回時兮反既有此他志 遁 一作 他 音通何切 數 化 古音呼 採 七切 滋

音義下

再 再 王云 脩 名 洪云脩 潔之名 飲 於禁 餐 一作 英 古音 信 姘 洪云信姘言定好也

以 擊 一 無 操 七 浩 蕩 王云浩蕩浩蕩 民 唐諱所改 謠 謠言也 詠 竹角 遠

屈原賦 音義上 祭 丑例切方言祭也南楚謂之祭注 俗本無 盜 於業切王云 熊 古音也

相 息 亮 切 延 長 也 佇 直 呂 切 回 復 芳 六 切 戴 佩 云 焉 洪 云 語 助 離 遺

退 將 一 有 芝 奇 記 岌 岌 魚 及 切 王 陸 離 古 音 羅 王 云 陸 離 猶 參 差 衆 綵 女 綵

女 頰 王 云 屈 也 蟬 一 作 蟬 媛 一 作 媛 申 申 詳 復 罵 俗 本 作 婁 胡 頂 切

天 作 羽 一 有 野 古 音 女 音 節 讀 如 則 資 疾 聚 施 服 古 音 榮 渠 營 切 行

下 更 胡 田 一 作 敗 固 國 非 鮮 息 淺 切 泥 在 角 家 姑 澆 五 弟 切 強 圍 王 云

實 切 田 獵 也 固 國 非 鮮 息 淺 切 泥 在 角 家 姑 澆 五 弟 切 強 圍 王 云

實 切 田 獵 也 固 國 非 鮮 息 淺 切 泥 在 角 家 姑 澆 五 弟 切 強 圍 王 云

實 切 田 獵 也 固 國 非 鮮 息 淺 切 泥 在 角 家 姑 澆 五 弟 切 強 圍 王 云

其一明者 謂紫微垣內北極五

芳 洪氏引本草白華 若 王云杜若也按芳與若皆不必指物芳靈王云巫

名巫為靈子按神降於巫故以靈稱巫 連蜷 洪引南都賦蜷蜷連卷長曲貌

光貌 央 王云已也按央中也凡物 濶 徒濶切或作濶靜安 周章 王云周章

衆 衆通切王云 雲中 王云雲神 橫 古曠 四海 爾雅九夷八狄七

夷猶 王云猶 要眇 王云 沛 行貌 來 古音 參差 王云 覲 胡狄

綱 土刀 繞 而遙切王 涖 陽 說文涖陽在郢中 靈 王云 搏 音

閭 閭是也 閭 閭是也 閭 閭是也 閭 閭是也 閭 閭是也 閭 閭是也

瀨 瀨 瀨 瀨 瀨 瀨 瀨 瀨 瀨 瀨 瀨 瀨 瀨 瀨 瀨 瀨 瀨 瀨 瀨 瀨

遙 廣雅云 黃陵 在今湖南長沙府湘陰縣北四十里一名湘山

眇 眇 眇 眇 眇 眇 眇 眇 眇 眇 眇 眇 眇 眇 眇 眇 眇 眇 眇 眇

萃 萃 萃 萃 萃 萃 萃 萃 萃 萃 萃 萃 萃 萃 萃 萃 萃 萃 萃 萃

擗 擗 擗 擗 擗 擗 擗 擗 擗 擗 擗 擗 擗 擗 擗 擗 擗 擗 擗 擗

空桑 空桑 空桑 空桑 空桑 空桑 空桑 空桑 空桑 空桑 空桑 空桑 空桑 空桑 空桑

長 長 長 長 長 長 長 長 長 長 長 長 長 長 長 長 長 長 長 長

貌 貌 貌 貌 貌 貌 貌 貌 貌 貌 貌 貌 貌 貌 貌 貌 貌 貌 貌 貌

夫人 夫人 夫人 夫人 夫人 夫人 夫人 夫人 夫人 夫人 夫人 夫人 夫人 夫人 夫人

之際 之際 之際 之際 之際 之際 之際 之際 之際 之際 之際 之際 之際 之際 之際

汝游 汝游 汝游 汝游 汝游 汝游 汝游 汝游 汝游 汝游 汝游 汝游 汝游 汝游 汝游

古音徒 睇 王云 忱 許往切王 斡 一作 竦 一作 竦 一作 竦

敵 也 凡切王云 櫪 王云 櫪 王云 櫪 王云 櫪 王云 櫪 王云 櫪 王云 櫪 王云 櫪 王云

陳尼 回 一作 何 洪云 懷 古音 緹 爾雅切王云 交 鼓 王云 對 洪景盧云

洪慶善 注 東 若 篇 篇 篇 篇 篇 篇 篇 篇 篇 篇 篇 篇 篇 篇 篇 篇 篇 篇 篇 篇

與 謝 通 王 展 洪云 展 詩 節 古音 空 孔 馳 翔 一無 以 東 一無

女 音 汝 衝 王云 隆 也 洪 氏 橫 波 一作 水 蜻 古音 莫 俗 作 悵 洪云 失 惟 語

流 漸 王云 解 子 王云 謂 美人 王云 屈 原 迎 從 從 從 從 從 從 從 從 從 從

阿 王云 隔 睇 王云 微 窈 窕 從 從 從 從 從 從 從 從 從 從 從 從 從 從 從 從

狄 一作 颯 蘇 合 蕭 音 操 七 甲 協 古 錯 王云 句 鈎 陳 陣 躡 躡 躡 躡 躡 躡 躡 躡 躡 躡

屈原賦 音義上 弓 首 雖 一作 子 魂 魄 一作 子 魂 魄 一作 子 魂 魄 一作 子 魂 魄

芭 王云 巫 所 持 代 王云 禮 也 冠 古音 冠 古音 冠 古音 冠 古音 冠 古音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音義中

天問

難乃曰雅常也方言曰舊書雅記故俗謂常記故俗

古音考

九切馮翼淮南天文訓天際未形馮翼翼翼洞惟象

初惟像

無形數切幹音管王云轉也俗維淮南天文訓東其為報德之維

日報德

之維西為報德之維注云報復也自陰復陽故加古音居

八柱

東南何虧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云五步五星名屬也音注隅

九隅

按此等皆荒誕之說不足置辨隈鳥同隅於六九六切今簡雅

合也

宿躔方音云日運為發斂夏至後自北發南十二次之

名

今冬至日在其初而歐邏巴以冬至為日湯次舍韻音讀今簡雅俗

顧免

洪氏引靈憲日月者除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免陰之類其數偶博物志云

屈原賦

音義中

處昔人

所謂兜蟾請以其形侏耳或霸昔伯切說文二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

今通用

魏漢書律歷志云死霸朔也生霸望也鄉高同女歧王云神女無夫

楊雄

云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通同

景

後人別汨于筆切按汨者水行通利也故為疾鴻洪云荀子曰禹

即洪

水也鳥龜曳銜洪云此言鯨達帝命而不順欲洪云書曰方命圮族國語

順帝

之不施古音詩歌切公羊說古人疑獄三年而始淵一作實洪云與

則地

凡有九邱墳分也應龍王云有翼何畫一作河海應康回土

共工

名也淮南子云共工與顓頊爭為帝不得以手順橋洪氏引淮南子曰

怒而觸

不周之山天維絕地柱折故東南傾也厥切順橋洪氏引淮南子曰

子午

為經卯酉為緯言經緯長也閻虛顧炎武云張衡靈憲曰當日之過則食

俗本地

字有誤作他者遂疑別屍苦烹切或為增城淮南墜形訓中有增城

有所謂

閻虛而致紛紛之說屍又轉為為居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

一十四

步二尺六寸注云中崑崙中也增重也四方之門淮南墜形訓言崑

有五城

十二樓見地像此蓋疑是未聞也

四十門北門開以納不周之燭龍淮南墜形訓燭龍在焉門北蔽於委羽

風又云西北方曰不周之山燭龍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

燄夏寒洪氏引素問曰至高之地冬氣常在至下之地春氣常在注云

曲禮今本作禽獸陸德明王云蛇別名洪云國語曰為蛇弗懼為蛇將若何

亦有死者不死極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一蛇或作靈大骨陵

其類不一不死極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一蛇或作靈大骨陵

魚洪氏引山海經西海中近列姑射山有陵魚人面人手魚魃堆洪云山海

有鳥狀如雞而白首鼠足名曰魃雀食彈日王云淮南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

人字書音音雀雀也則魃堆即魃雀也

死墜其羽翼下土方焉得之女季通于一作通閔云

憂也言所以憂無妃嗜欲同味欲一作不王云何特與眾人同飽讀如閉

匹者欲為身立繼嗣也嗜欲同味嗜欲苟欲飽快一朝之情乎飽蓋方音

卒七沒離蟹故繼世以有天下有屈不服大戰于甘故曰卒然離蟹也

拘是達洪云禹嘗獲益于天矣故賢能敬承繼禹之道愛思天下因民心

屈原賦音義中

音鞠一作鞠言有屈所行皆歸棘毛詩云急也賓商水經注云契始封

亦鞠於厥躬無能害故之躬棘按謂遺艱棘華之陽皇南臨關驪以爲上洛商縣也

華之陽皇南臨關驪以爲上洛商縣也按晉商縣屬上洛郡漢上洛亦爲縣

傳七盤十二經所謂商坂之塞饒雷之固者歌讀如基屠母前志相傳脩已

背折而生禹備飲胃剖而生契歷代久遠莫足相證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生

男從右胎下水腹上出而和平自若母子無恙禹母事出帝王世紀禹以勤勞脩

而產則有之死分竟地未必然也一說勤子勤勞生子也謂啟母化石之事石破

北方而啟生河伯王云傳曰河伯化爲白龍遊焉云封豨洪云射河

齊 一無齊字作製體何處何以簡之王
云天換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頭 冰 音厲或為 胎 去劫切 鼈 王云大龜也
巨象之龜背負運來之 戴 釋舟 王云音龜所以能負山若舟船者以其在
山而排舞戲海之中 戴 釋舟 水中也使龜背水而陵行則何以能過從
乎 妓 少 顯易厥首 竹書說文初誕嬰純狐氏有子早死其婦曰女
縫裳共舍而宿汝夜使人襲斬其首乃女妓也澆既多力又善害艾乃攻徽放
大遂獸因勝鹿頭乃斬澆以歸於少康此晉武公東晉微欸所說今其書中曰
約按者乃沈約附注也 殆 古音徒 湯 集注云疑本 易旅 言少康僅一旅
或樂引為約之說非也 覆 古音步 斟 尋 汲郡古文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
以厚之乎事見左傳哀元年 蒙山 王云築伐蒙山之國而得未煇肆其得意故湯放
遵何道而能取之 末 媞 一作 媞 古音巾 洪云
末媞女焉章昭注云有施媞姓之國末媞其女也呂氏春秋伊尹奔夏三年反報
於亳曰桀迷感於末媞好彼婉婉或波郡古文帝相十四年師帥伐岷山一作山
曰岷曰或動其名於茲華之玉否是宛華是談 末 媞 古音巾 洪云
曰岷曰或動其名於茲華之玉否是宛華是談 末 媞 古音巾 洪云
此父何以不為娶乎 億 王云言賢者預見施行萌芽之端而知其 黃 洪云左
存仁善惡所終非虛億也洪云億度也 黃 洪云左

屈原賦 音義中
屈氏之墳瑣美玉也淮南云 重 池龍 登立為帝 洪云謂匹夫而有
築紉為殿室瑣瑣象廟玉琳 重 池龍 登立為帝 洪云謂匹夫而有
古華切洪氏引列子曰女媞氏蛇身人面 肆 犬豕 一作體非王云言象無道
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犬豕之德 肆 犬豕 一作體非王云言象無道
能危敗身也 敗 古音滿 吳獲迄古 王云言吳國得賢君至古公賈文
南獸之下採藥於 兩男子 王云謂太 緣 鵠飾玉 王云言伊尹始仕因緣
是遂止而不還 兩男子 王云謂太 緣 鵠飾玉 王云言伊尹始仕因緣
遂以為相也 築 一作 喪 蘇浪 說 薛 古音山 空 古音魚 嘉 古音居
炎武云今本嘉作嘉後人 該 未德為父所善以有天下也 牧 夫牛羊 洪
不知古音而妄改之也 該 未德為父所善以有天下也 牧 夫牛羊 洪
敢用兵以滅有越氏 懷 之 韓非子以當弊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韓曰不
有恩遂為教豈也 懷 之 韓非子以當弊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韓曰不
無有苗乃服淮南子曰禹執干 平 葯 一本平上有受字 曼 音 膚 王云言料
戚舞於兩階之閒而三苗服 平 葯 一本平上有受字 曼 音 膚 王云言料
侯軒時天下乖離當懷 牧 豎 洪云此言成威有越之國其後子孫遂為民庶牧
憂靡度而反形體曼 牧 豎 洪云此言成威有越之國其後子孫遂為民庶牧
冠者巨 擊 牀 王云欲攻有越之時親 其何所從 命何從 朴 牛 古音疑王
度切 擊 牀 於其牀上擊而殺之 其何所從 命何從 朴 牛 古音疑王

言湯常能秉特契之末德備而弘之天嘉其志出田 班 祿 洪云記曰請班諸
魯得大牛之福也洪云說文朴特牛父也平豆切 班 祿 洪云記曰請班諸
也言湯田豐禽獸往營所以施祿惠於 遵 迹 王云迹道也言人有循蹈微之道
百姓者不但還求而已必有所分也 遵 迹 王云迹道也言人有循蹈微之道
身也謂晉大 繁 鳥萃棘 王云解居父聘與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
夫解居父 繁 鳥萃棘 王云解居父聘與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
有棘難無人棘上猶有鴉獨不媿也 眩 弟 王云家為舜弟眩惑其父母並為
弟猶或婦也言 兄 古音虛 而後嗣逢長 一作後嗣而逢長王云舜封象於
舜有或婦之弟 兄 古音虛 而後嗣逢長 一作後嗣而逢長王云舜封象於
爰 極 也 乞 彼 小 臣 王云湯東巡從有莘氏乞伊 水 濱 之 木 列子曰
乎空桑注云伊尹母居伊水之上既孕夢有神告之曰白水出而東走無顧明日
視白水出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視十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有莘氏女子採
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故命之曰伊尹而獻其君命庖人養之長而賢為股湯相
王云有莘惡伊尹從木中出因以送女按空桑伊尹所生之地名也在今河南開
封府杞縣說者緣以 婦 古音扶 重 泉 王云地名也築拘湯 尤 古音云
傳會事見呂氏春秋 婦 古音扶 重 泉 王云地名也築拘湯 尤 古音云
之 先 挑 之 洪 湯 不 勝 衆 人 之 心 而 以 伐 桀 誰 使 桀 到 一 作 定 字 形 之 謬 嗟 古音
王云言湯不勝衆人之心而以伐桀誰使桀到 一 作 定 字 形 之 謬 嗟 古音

切 及 一 作 伐 器 王云攻伐之器也洪云爭道 擊 翼 洪云六幅曰翼其兩旁
也 底 音 旨 雉 汲郡古文昭王十九年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天 母 改 環
也 底 音 旨 雉 汲郡古文昭王十九年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天 母 改 環
理 謂 計 度 天 下 里 數 也 汲 郡 古 文 說 云 西 征 還 履 天 下 億 有 九 均 務 始 衰 奴
萬里穆天子傳乃里西土之數各行兼數三萬有九 均 務 始 衰 奴
事 賈 余 六 古 音 莫 會 卒 七 復 抑 沈 洪 云 猶 九 章 云 情 雷 開 王 云 侯
願於紉乃賜之 封 甫 歌 切 詳 音 竺 一 音 馮 弓 扶 矢 馮 執 引 矢 將 以 殊 能 疑
金玉而封之 封 甫 歌 切 詳 音 竺 一 音 馮 弓 扶 矢 馮 執 引 矢 將 以 殊 能 疑
也 西 伯 戲 祭 祖 伊 奔 告 所 謂 幣 幣 敬 切 也 牧 古 音 莫 之 國 無 遷 藏 就 岐
猶 違 之 數 年 始 加 兵 於 殷 故 曰 何 逢 長 之 牧 古 音 莫 之 國 無 遷 藏 就 岐
洪 云 蓋 指 受 賜 茲 醴 王 云 紂 醴 梅 伯 以 賜 諸 侯 告 古 音 居 在 肆 王 云 呂
太 王 也 受 賜 茲 醴 王 云 紂 醴 梅 伯 以 賜 諸 侯 告 古 音 居 在 肆 王 云 呂
在 列 肆 文 王 親 往 問 之 呂 望 對 曰 下 伯 林 王 云 伯 長 也 林 君 也 謂 晉 太 子 申
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藏與俱歸 伯 林 王 云 伯 長 也 林 君 也 謂 晉 太 子 申
感 天 抑 地 洪 氏 引 左 傳 帝 許 戒 古 音 訖 代 丞 輔 王 云 言 湯 初 集
耳後知其賢乃官湯 集注云音如官 尊 食 洪 云 廟 勳 闔 夢 生 王 云 勳 功
以 備 輔 翼 丞 徒 之 適 之 官 尊 食 洪 云 廟 勳 闔 夢 生 王 云 勳 功

屈原賦 音義中
屈氏之墳瑣美玉也淮南云 重 池龍 登立為帝 洪云謂匹夫而有
築紉為殿室瑣瑣象廟玉琳 重 池龍 登立為帝 洪云謂匹夫而有
古華切洪氏引列子曰女媞氏蛇身人面 肆 犬豕 一作體非王云言象無道
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犬豕之德 肆 犬豕 一作體非王云言象無道
能危敗身也 敗 古音滿 吳獲迄古 王云言吳國得賢君至古公賈文
南獸之下採藥於 兩男子 王云謂太 緣 鵠飾玉 王云言伊尹始仕因緣
是遂止而不還 兩男子 王云謂太 緣 鵠飾玉 王云言伊尹始仕因緣
遂以為相也 築 一作 喪 蘇浪 說 薛 古音山 空 古音魚 嘉 古音居
炎武云今本嘉作嘉後人 該 未德為父所善以有天下也 牧 夫牛羊 洪
不知古音而妄改之也 該 未德為父所善以有天下也 牧 夫牛羊 洪
敢用兵以滅有越氏 懷 之 韓非子以當弊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韓曰不
有恩遂為教豈也 懷 之 韓非子以當弊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韓曰不
無有苗乃服淮南子曰禹執干 平 葯 一本平上有受字 曼 音 膚 王云言料
戚舞於兩階之閒而三苗服 平 葯 一本平上有受字 曼 音 膚 王云言料
侯軒時天下乖離當懷 牧 豎 洪云此言成威有越之國其後子孫遂為民庶牧
憂靡度而反形體曼 牧 豎 洪云此言成威有越之國其後子孫遂為民庶牧
冠者巨 擊 牀 王云欲攻有越之時親 其何所從 命何從 朴 牛 古音疑王
度切 擊 牀 於其牀上擊而殺之 其何所從 命何從 朴 牛 古音疑王

言湯常能秉特契之末德備而弘之天嘉其志出田 班 祿 洪云記曰請班諸
魯得大牛之福也洪云說文朴特牛父也平豆切 班 祿 洪云記曰請班諸
也言湯田豐禽獸往營所以施祿惠於 遵 迹 王云迹道也言人有循蹈微之道
百姓者不但還求而已必有所分也 遵 迹 王云迹道也言人有循蹈微之道
身也謂晉大 繁 鳥萃棘 王云解居父聘與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
夫解居父 繁 鳥萃棘 王云解居父聘與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
有棘難無人棘上猶有鴉獨不媿也 眩 弟 王云家為舜弟眩惑其父母並為
弟猶或婦也言 兄 古音虛 而後嗣逢長 一作後嗣而逢長王云舜封象於
舜有或婦之弟 兄 古音虛 而後嗣逢長 一作後嗣而逢長王云舜封象於
爰 極 也 乞 彼 小 臣 王云湯東巡從有莘氏乞伊 水 濱 之 木 列子曰
乎空桑注云伊尹母居伊水之上既孕夢有神告之曰白水出而東走無顧明日
視白水出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視十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有莘氏女子採
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故命之曰伊尹而獻其君命庖人養之長而賢為股湯相
王云有莘惡伊尹從木中出因以送女按空桑伊尹所生之地名也在今河南開
封府杞縣說者緣以 婦 古音扶 重 泉 王云地名也築拘湯 尤 古音云
傳會事見呂氏春秋 婦 古音扶 重 泉 王云地名也築拘湯 尤 古音云
之 先 挑 之 洪 湯 不 勝 衆 人 之 心 而 以 伐 桀 誰 使 桀 到 一 作 定 字 形 之 謬 嗟 古音
王云言湯不勝衆人之心而以伐桀誰使桀到 一 作 定 字 形 之 謬 嗟 古音

切 及 一 作 伐 器 王云攻伐之器也洪云爭道 擊 翼 洪云六幅曰翼其兩旁
也 底 音 旨 雉 汲郡古文昭王十九年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天 母 改 環
也 底 音 旨 雉 汲郡古文昭王十九年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天 母 改 環
理 謂 計 度 天 下 里 數 也 汲 郡 古 文 說 云 西 征 還 履 天 下 億 有 九 均 務 始 衰 奴
萬里穆天子傳乃里西土之數各行兼數三萬有九 均 務 始 衰 奴
事 賈 余 六 古 音 莫 會 卒 七 復 抑 沈 洪 云 猶 九 章 云 情 雷 開 王 云 侯
願於紉乃賜之 封 甫 歌 切 詳 音 竺 一 音 馮 弓 扶 矢 馮 執 引 矢 將 以 殊 能 疑
金玉而封之 封 甫 歌 切 詳 音 竺 一 音 馮 弓 扶 矢 馮 執 引 矢 將 以 殊 能 疑
也 西 伯 戲 祭 祖 伊 奔 告 所 謂 幣 幣 敬 切 也 牧 古 音 莫 之 國 無 遷 藏 就 岐
猶 違 之 數 年 始 加 兵 於 殷 故 曰 何 逢 長 之 牧 古 音 莫 之 國 無 遷 藏 就 岐
洪 云 蓋 指 受 賜 茲 醴 王 云 紂 醴 梅 伯 以 賜 諸 侯 告 古 音 居 在 肆 王 云 呂
太 王 也 受 賜 茲 醴 王 云 紂 醴 梅 伯 以 賜 諸 侯 告 古 音 居 在 肆 王 云 呂
在 列 肆 文 王 親 往 問 之 呂 望 對 曰 下 伯 林 王 云 伯 長 也 林 君 也 謂 晉 太 子 申
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藏與俱歸 伯 林 王 云 伯 長 也 林 君 也 謂 晉 太 子 申
感 天 抑 地 洪 氏 引 左 傳 帝 許 戒 古 音 訖 代 丞 輔 王 云 言 湯 初 集
耳後知其賢乃官湯 集注云音如官 尊 食 洪 云 廟 勳 闔 夢 生 王 云 勳 功
以 備 輔 翼 丞 徒 之 適 之 官 尊 食 洪 云 廟 勳 闔 夢 生 王 云 勳 功

言湯常能秉特契之末德備而弘之天嘉其志出田 班 祿 洪云記曰請班諸
魯得大牛之福也洪云說文朴特牛父也平豆切 班 祿 洪云記曰請班諸
也言湯田豐禽獸往營所以施祿惠於 遵 迹 王云迹道也言人有循蹈微之道
百姓者不但還求而已必有所分也 遵 迹 王云迹道也言人有循蹈微之道
身也謂晉大 繁 鳥萃棘 王云解居父聘與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
夫解居父 繁 鳥萃棘 王云解居父聘與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
有棘難無人棘上猶有鴉獨不媿也 眩 弟 王云家為舜弟眩惑其父母並為
弟猶或婦也言 兄 古音虛 而後嗣逢長 一作後嗣而逢長王云舜封象於
舜有或婦之弟 兄 古音虛 而後嗣逢長 一作後嗣而逢長王云舜封象於
爰 極 也 乞 彼 小 臣 王云湯東巡從有莘氏乞伊 水 濱 之 木 列子曰
乎空桑注云伊尹母居伊水之上既孕夢有神告之曰白水出而東走無顧明日
視白水出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視十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有莘氏女子採
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故命之曰伊尹而獻其君命庖人養之長而賢為股湯相
王云有莘惡伊尹從木中出因以送女按空桑伊尹所生之地名也在今河南開
封府杞縣說者緣以 婦 古音扶 重 泉 王云地名也築拘湯 尤 古音云
傳會事見呂氏春秋 婦 古音扶 重 泉 王云地名也築拘湯 尤 古音云
之 先 挑 之 洪 湯 不 勝 衆 人 之 心 而 以 伐 桀 誰 使 桀 到 一 作 定 字 形 之 謬 嗟 古音
王云言湯不勝衆人之心而以伐桀誰使桀到 一 作 定 字 形 之 謬 嗟 古音

切 及 一 作 伐 器 王云攻伐之器也洪云爭道 擊 翼 洪云六幅曰翼其兩旁
也 底 音 旨 雉 汲郡古文昭王十九年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天 母 改 環
也 底 音 旨 雉 汲郡古文昭王十九年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天 母 改 環
理 謂 計 度 天 下 里 數 也 汲 郡 古 文 說 云 西 征 還 履 天 下 億 有 九 均 務 始 衰 奴
萬里穆天子傳乃里西土之數各行兼數三萬有九 均 務 始 衰 奴
事 賈 余 六 古 音 莫 會 卒 七 復 抑 沈 洪 云 猶 九 章 云 情 雷 開 王 云 侯
願於紉乃賜之 封 甫 歌 切 詳 音 竺 一 音 馮 弓 扶 矢 馮 執 引 矢 將 以 殊 能 疑
金玉而封之 封 甫 歌 切 詳 音 竺 一 音 馮 弓 扶 矢 馮 執 引 矢 將 以 殊 能 疑
也 西 伯 戲 祭 祖 伊 奔 告 所 謂 幣 幣 敬 切 也 牧 古 音 莫 之 國 無 遷 藏 就 岐
猶 違 之 數 年 始 加 兵 於 殷 故 曰 何 逢 長 之 牧 古 音 莫 之 國 無 遷 藏 就 岐
洪 云 蓋 指 受 賜 茲 醴 王 云 紂 醴 梅 伯 以 賜 諸 侯 告 古 音 居 在 肆 王 云 呂
太 王 也 受 賜 茲 醴 王 云 紂 醴 梅 伯 以 賜 諸 侯 告 古 音 居 在 肆 王 云 呂
在 列 肆 文 王 親 往 問 之 呂 望 對 曰 下 伯 林 王 云 伯 長 也 林 君 也 謂 晉 太 子 申
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藏與俱歸 伯 林 王 云 伯 長 也 林 君 也 謂 晉 太 子 申
感 天 抑 地 洪 氏 引 左 傳 帝 許 戒 古 音 訖 代 丞 輔 王 云 言 湯 初 集
耳後知其賢乃官湯 集注云音如官 尊 食 洪 云 廟 勳 闔 夢 生 王 云 勳 功
以 備 輔 翼 丞 徒 之 適 之 官 尊 食 洪 云 廟 勳 闔 夢 生 王 云 勳 功

閻盧也夢閻盧祖父壽也少離散亡放在外按古人言子孫曰子嚴古韻標
 姓詩公姓印公孫也生富讀為姓如真鼎文世作佳祖作且之類準云此
 但因殷武詩下民有嚴而誤詩本以嚴嚴堅可衡王云彭祖進維美
 溢三字為韻而不致意遠然開句非韻也堅可衡 斟於堯堯饗食之 筵
 音牧王云草名也有實言中央之州有岐首之蛇爭共食牧草之實自相啖
 窮按王說不可通今考之蓋言居地之中共牧斯民列后何以相怒而爭乎
 蛾通 何固堅也言蠶蟻之屬賦命甚微乃亦 驚女王云有女子采薇驚而
北走至於回水之上止
 薄得 兄有噬犬王云秦伯有豨犬弟鍼欲 兩音齧 乘繩切 莫俗作 歸
請之因逐鍼而奪其爵祿 亮音齧 齧繩切 乘繩切 莫俗作 歸
 何憂言薄莫而遇雷電歸者亦 厥嚴不奉臣奉君之威嚴厥嚴不奉謂不
得事君也天帝何所責而棄之
 子求貴也 何長一作何 更音庚 吳光即闔 何環穿自閭社丘陵一作何環間
穿社以及丘
 陵是淫是湯 子一作章 章音彰 難古艱 字

屈原賦音義中

五

音義下

九章 愍 通憤也 所非忠 一本云所 以鄉 音向以 會 命 以聽

君 一作待 仇也 俗本刪去 讎 仇讎連舉則仇 係 古音補 舉 一作 所志也

君 明君 去 哈 喜 釋 古音施 白 古音滿 百 俗作 齏 此志也 俗本刪去

申生 一作晉 好 古音計 不豫 不猶 吾今 一作吾 其然 一作其 設張辟

類亦切王云法也言君法繁多說人復更張 胖 也 其 苑 於阮切 橋 古

切 一作矯 互 糗 去久 重 池用 曾 身 讀如商 備 音

長欽 切 雲 冠 明月 珠 璐 說文云 濟 于 一 重 池用 欵 烏 翽 風 喜

方林 王云 古音特 辟 一 高 而 一 垠 洪云音銀 樂 音 中 讀如張

屈原賦 音義下 桑扈 莊子作 伍子 胥 重 池用 林薄 備各切王云草 臊 音 得

窮 猶如強 子桑戶 伍子 胥 重 池用 林薄 備各切王云草 臊 音 得

仲春 一作方 東遷 屈原東遷疑即當頃襄元年秦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

故有皇天不 軫 疾也王 郢 淫 淫 王云 王云 眇 王云 眇 王云 眇 王云 眇

純命之語 王云無所 容 音苦 而焉薄 音博而 桂 音卦與 蹇 產 王云 語

之焉 洋洋 歸貌也 各切 而焉薄 音博而 桂 音卦與 蹇 產 王云 語

江 喜 音 樂 洛 音 森 音 兩 東 門 王云 郢 城 兩 東 門 按 夏 屋 為 墟 兩 東 門 無 寧 益

取 折 十 五 城 十 九 年 楚 割 上 庸 漢 北 地 于 秦 二 十 年 秦 攻 西 陵 二 十 一 年 與 憂

秦 遂 拔 郢 都 先 王 墓 遂 陵 楚 東 北 係 於 陳 城 屈 原 京 師 所 處 及 者 適 矣 與 憂

去 不 信 一 無 操 俗 本 作 開 一 作 洵 音 約 王 云 洵 諶 音 荏 荏 如 甚 湛 湛

賦 注 云 履 履 之 貌 披 一 作 行 下 更 通 洵 音 約 王 云 洵 諶 音 荏 荏 如 甚 湛 湛

踐 蘇 協 切 一 作 踐 徒 協 切 邁 古 音 莫 曼 音 丘 古 音 欺

鬱鬱 一作心 悲夫 一無 回極 或云風 數 所短切 惟 思惟 古音如又切 道

切 憤 洪云 憤 也 莊子 為 于 憤 切 憤 憤 徒 豈 切 勤 也 蘇 林 俗 為 作 非 詳

豈 豈 至 一 不 豈 獨 樂 音 洛 一 作 斯 之 一 無 斯 完 一 借 為 韻 儀 古 音 牛

少 思 思 危 危 音 版 音 非 南 山 一 作 北 山 心 同 上 六 句 一 作 曾 不 知 路 之

逝 而 未 得 方 人 之 心 不 與 吾 心 同 潭 音 以 娛 一 作 聊 歲 音 子 句 切

北 姑 一 作 聊 一 作 陶 陶 汨 子 筆 切 俗 本 竊 竊 一 作 甚 默 史 記 苑 一 作 鬱 史 離 遭

感 而 史 記 紀 方 切 倦 音 勉 下 首 誦 一 作 吾 官 切 易 初 一 無 迪 史 記 職

圖 史 記 蓋 方 音 直 一 作 重 一 作 賊 一 作 睡 是 為 切 揆 一 作 處 幽 一 作 瞞 一 作

白 而 一 作 斂 乃 故 切 夫 惟 史 記 無 之 鄙 一 作 交 一 固 史 記 吾 一 作

屈原賦 音義下 窮 不 知 史 記 作 窮 犬 有 怪 音 也 俗 本 刪 去 誹 駿 一 作 桀 一 作 疏 疎

吾 子 一 作 異 采 古 音 且 樸 一 作 積 有 古 音 羽 重 池 龍 一 作 輻 五 古 切 故 也

一 作 邈 一 有 慕 也 史 記 無 違 彊 一 作 彊 愍 史 記 象 一 作 舒 史 記 古 字 通 汨

于 筆 切 俗 本 弗 一 作 弗 曾 音 吟 通 一 香 遠 切 史 記 謂 兮 嗚 史 記 謂 兮

與 汨 羅 字 通 懷 情 抱 質 一 作 懷 情 沒 史 記 將 一 無 民 生 稟 命 一 作 萬

史 記 作 人 懼 兮 十 字 考 文 義 當 在 前 史 記 見 於 前 至 此 又 衍 十 八 字 莫 作 不

生 有 命 懷 兮 十 字 考 文 義 當 在 前 史 記 見 於 前 至 此 又 衍 十 八 字 莫 作 不

無 濁 字 愛 古 音 於 明 史 記 作 懷 沙 史 記 載 是 為 與 楚 辭 各 汨 莫 秋

人 字 更 切 郭 璞 注 方 冤 一 作 旦 以 一 作 志 沈 苑 一 無 迅 一 作 賊 一 作 盛 覆

造 父 史 記 秦 之 先 造 文 以 操 七 倫 次 七 私 隄 一 作 隄 一 作 隄 一 作 隄

巡 且 切 綵 一 作 綵 一 作 綵 一 作 綵 一 作 綵 一 作 綵 一 作 綵 一 作 綵 一 作 綵

草 古 音 篇 古 音 其 綵 一 作 其 綵 一 作 其 綵 一 作 其 綵 一 作 其 綵 一 作 其 綵

說音 度也 俗本刪去 罷音

時 一作詩益 屬音 焮音 治專 厖音 否音 諱音 江音 遂音

雖 一作通 昭音 尉音 優游 洪音 詭音 娃音 婁音 淮音

務 訓雙頰 咄咄 形李骨佳 不待脂粉 芳澤而性可觀者 西施陽文也 嗔勝哆 嗔勝

條 威施 雖粉白黛黑 弗能為美者 彼母此佳也 注云 西施陽文也 嗔勝哆 嗔勝

唯古之 秦有 方言 俗本脫此二字 宋本有 煜音 燼音 燼音 燼音

古音子 汎音 沛音 辟音 再音 識音

榮 一作 曾音 博音 青音 黃音 精音 色音 內音 白音

之文 精音 內音 白音 紛音 切 紛音 切 紛音 切 紛音 切

淑 善音 梗音 少音 夫音 長音 行音 更音 強音 其音

苑 一作 苑音 益音 號音 切 苴音 切 苴音 切 苴音 切

屈原賦 音 下

開音 芳音 曾音 伏音 淒音 淒音 而音 極音 於音 邑音

糾音 糾音 糾音 糾音 糾音 糾音 糾音 糾音

芒音 芒音 芒音 芒音 芒音 芒音 芒音 芒音

右音 右音 右音 右音 右音 右音 右音 右音

刻音 刻音 刻音 刻音 刻音 刻音 刻音 刻音

遠音 遊音 苑音 營音 營音 子音 弗音 聞音 怙音 愴音 悽音

操音 操音 操音 操音 操音 操音 操音 操音

至音 至音 至音 至音 至音 至音 至音 至音

韓音 韓音 韓音 韓音 韓音 韓音 韓音 韓音

曾音 曾音 曾音 曾音 曾音 曾音 曾音 曾音

而音 而音 而音 而音 而音 而音 而音 而音

反音 反音 反音 反音 反音 反音 反音 反音

重音 重音 重音 重音 重音 重音 重音 重音

餐 一作 六音 氣音 沒音 沒音 沒音 沒音 沒音 沒音

下音 下音 下音 下音 下音 下音 下音 下音

霞音 霞音 霞音 霞音 霞音 霞音 霞音 霞音

南音 南音 南音 南音 南音 南音 南音 南音

先音 先音 先音 先音 先音 先音 先音 先音

女音 女音 女音 女音 女音 女音 女音 女音

九音 九音 九音 九音 九音 九音 九音 九音

容音 容音 容音 容音 容音 容音 容音 容音

委音 委音 委音 委音 委音 委音 委音 委音

揭音 揭音 揭音 揭音 揭音 揭音 揭音 揭音

夷音 夷音 夷音 夷音 夷音 夷音 夷音 夷音

列音 列音 列音 列音 列音 列音 列音 列音

峭音 峭音 峭音 峭音 峭音 峭音 峭音 峭音

居音 居音 居音 居音 居音 居音 居音 居音

知音 知音 知音 知音 知音 知音 知音 知音

而音 而音 而音 而音 而音 而音 而音 而音

慮音 慮音 慮音 慮音 慮音 慮音 慮音 慮音

往音 往音 往音 往音 往音 往音 往音 往音

君音 君音 君音 君音 君音 君音 君音 君音

勞音 勞音 勞音 勞音 勞音 勞音 勞音 勞音

樸音 樸音 樸音 樸音 樸音 樸音 樸音 樸音

窮音 窮音 窮音 窮音 窮音 窮音 窮音 窮音

鉏音 鉏音 鉏音 鉏音 鉏音 鉏音 鉏音 鉏音

通音 通音 通音 通音 通音 通音 通音 通音

釋音 釋音 釋音 釋音 釋音 釋音 釋音 釋音

台州叢書乙集之一

赤城集

臨海宋氏開彫



重刻赤城集序

赤城集一十八卷宋臨海林表民之所輯也續質窗之志別纂藝文仿子長之編僅軼詩卷洵徵文之寶筏誌地之珠船矣夫以吾台位應星躔秀鍾靈越人村輩出虹跨海以玉垂勝境開霞當城而標建舉凡名賢之所記序碩彥之所留題彙為一編登諸四部不可謂非盛事也惟是自尉而郡由漢及唐如智者道場之碑杜雄刺史之誌至今片石未隨磨滅於礎礎當日求珠竟失奇零於璣羽抑亦先哲之遺憾乎又况元明遞降科第代興山川之光氣雲蒸著作之名家林立摩崖刻碣赤城集

序

一臨海宋氏重梓

寶劍自炯於豐城煤尾蛛頭沉鐘豈淪於德水倘能集五侯之鯖抉秘鉤幽成百衲之琴晨書暝寫固知方石續編之外百氏不乏等身當亦玉溪居士之靈九原所為點首者也後有作者但思桑梓之恭子日望之亟付棗梨之手時嘉慶二十有三年歲在戊寅十有二月臨海宋世榮書於陝右扶風官舍

赤城集序

天台山至晉孫興公始傳晉以前不知幾千年矣何傳之晚也自晉以來歷宋齊梁陳隋唐天台人物見簡冊落落纔十數人本朝始漸盛南渡迄今始益盛而距晉亦且千年矣又何盛之晚哉得非發露之驟者盤鬱淺韜晦之久者培養深氣脈俟時數而轉旋文獻由風化而薰灼儻會至而機動自有不容掩遏者耶由今視之履行者勲業者風節者文學者或旁睨其藩或深入其奧往往而不乏矣而又官守者寓游者於此多瑰傑焉紀興建者寫光景者於此多膏馥焉今而後不更洋洋赤城集

前序

一臨海宋氏重梓

乎哉夫有所待而發者時也風化之所召也有所萃而存者書也亦風化之所關也初康吉林君詠道類天台集子逢吉續之而詩之屬天台者無遺矣質樸陳公壽老修赤城志逢吉又續之而事之屬天台者無遺矣獨記序書傳銘誄贊頌之文天台集不暇載赤城志載不盡者逢吉復分門替梓并詩為一號赤城集凡若干卷而前後太守丁侯璫沈侯堅為鈔之梓於是前所謂履行者勲業者風節者文學者官守者寓游者紀興建而寫光景者一啓卷咸彰彰焉蓋自有宇宙至晉不知幾千年自晉迄今亦且千年而天台人物之盛纔得萃於

此書君子推本之以爲是本朝風化之所召台之大夫
士讀是書而知其故必將慨然奮厲期無負君師以自
昭於不朽孰謂於風化無關乎逢吉字表民淳祐八年
八月既望朝散大夫新除直敷文閣江南西路轉運判
官兼權隆興府吳子良序

赤城集

前序

二臨海宋氏
重梓

赤城集目錄

卷之一

台州新城記

台州重修城記

重修子城記

築城議

上丞相論台州城築事

台州雜記

臨海風俗記

卷之二

赤城集

目錄

一臨海宋氏
重梓

台州興修記

台州重修社稷壇記

台州郡治聽壁記

上宰執論台州財賦

台州重建便聽記

台州通判聽題名記

重建台州通判聽記

台州添差通判聽壁記

台州推官重建聽事述

台州新造刻漏記

推官聽題名記

卷之三

重建錄事聽石記序

台州司理參軍題名記

台州司戶聽壁記

台州重建衙樓記

臨海縣聽記

臨海縣聽壁記

臨海縣重建縣治記

臨海縣重建宣詔亭記

赤城集

目錄

三臨海宋氏
重梓

臨海縣重建縣治記

臨海縣尉聽壁記

尉思隱軒記

黃巖縣聽壁記

黃巖縣重建聽事記

卷之四

黃巖知縣續題名記

黃巖縣尉題名記

重建黃巖縣尉聽記

天台縣題名記

仙居縣令聽壁記

仙居縣題名記

仙居縣重修尉聽記

仙居縣主簿聽記

寧海縣尹題名記

寧海縣丞聽壁記

寧海縣主簿聽壁記

寧海縣新建衙樓記

卷之五

丹邱州學記

赤城集

目錄

三臨海宋氏
重梓

州學記

台州重修學記

台州重修學碑

台州重修至聖文宣王廟記

台州鄉飲酒記

台州州學藏監書記

州學更造釋奠祭器頌

卷之六

州學建武齋記

州學教授題名記

台州新給贍學田記

台州增學田記

增學田記

州學增高塗田記

州學登科題名記

登科續題名記

增造貢院記

臨海進士登科題名

卷之七

天台縣學記

赤城集

目錄

天台縣文宣王廟記

寧海縣文宣王廟記

仙居縣學重修記

台州補軍額記

台州奏行萬戶記

新建鹽倉記

台州支鹽聽壁記

杜瀆鹽場重修聽記

臨海縣獄記

卷之八

重修黃巖縣獄記

台州州學三老先生祠堂記

州學六賢祠堂記

思賢堂三讚

四先生祠堂記

陳忠肅公祠堂記

台州羈管謝表

黃巖縣學三賢祠記

上蔡祠堂記

卷之九

赤城集

目錄

郭孝子祠堂記

臨海縣城隍廟記

重修仙居城隍廟記

三台祠記

朱郭孝子碑

石藤石稜二夫人廟記

義靈廟碑

韋溪先生祠堂記

卷之十

浙東提舉兼台州葉寺丞生祠記

四 黃巖縣未氏
重梓

五 臨海宋氏
重梓

蒼山廟記

台州臨海縣靈康廟碑

後梁宣帝祠記

唐臨淮王李武穆廟碑

董將軍廟記

壽台樓記

卷之十一

臨海縣泰安館記

神秀樓記

鎮安廟新建景福閣記

赤城集

目錄

台州城隍封告

清平閣記

分繡閣記

玉霄亭柱記

重建萬壑風烟亭記

清風亭記

飛躍亭記

岸嶺亭記

梁源蟠松亭記

卷之十二

霞起堂記

節愛堂記

思愛庵記

重建青靑堂記

與清堂記

州學沂詠堂記

靜治堂記

雙清堂記

安洲驛記

陳氏本價莊記

赤城集

目錄

台州謝子暢義田續記

卷之十三

延慶院免科折記

州治浚河記

修東湖記

黃巖浚河記

新建中津橋神

重建中津橋記

重修中津橋記

新建利涉橋記

六臨海朱氏
重梓

七臨海朱氏
重梓

天台臨川橋記

卷之十四

桐山石橋記

重修桐山橋記

南塘記

縣學新泉記

放生池碑

薛公井記

八景樓記

應心泉記

赤城集

目錄

康濟泉記

節孝巷記

朱氏旌表門閭

東巖堂記

卷之十五

雪巢記

香遠堂記

東巖書房記

康吉堂記

盡美亭記

八臨海宋氏
重梓

種德庵記

雲海觀記

藥園小書記

松山林壑記

劉阮洞記

委羽洞記

卷之十六

有宋八行先生徐公事略

杜孝子傳

徐季節先生墓誌銘

赤城集

目錄

方山隱士杜君壙誌

草廬先生墓誌銘

大田先生墓銘

竹邨居士林君墓碑

四朝布衣竹邨林君墓表

卷之十七

委羽居士集序

方巖王公文集序

雪巢小集序

雪巢集後序

九臨海宋氏
重梓

石屏詩集前序

石屏集後序

題陳壽老論孟紀蒙

題陳壽老文集後

桑澤卿莫庵詩集序

曾使君新詞序

賃窗續集序

赤城志序

卷之十八

赤城續志序

赤城集

目錄

赤城三志序

養濟院創置修復本末序

送滕子勤赴衢州司錄序

滕侯守台頌弁序

送葉孟我官寧國序

大成殿奉安先聖文

勸諭文

黃巖勸學文

仙居勸學文

台州壽台樓記

十一
臨海宋氏
重梓

跋淵明詞贈卓契順

赤城集

目錄

十一
臨海宋氏
重梓

赤城集目錄終

赤城集總目

陳忠肅公

禮南縣人嘗續管台州二首

陳古靈

襄侯官人嘗為仙居令四首

章校書

望之武寧人二首

蘇文忠

軾眉山一人一首

蘇長史

舜欽一首

羅提刑

適寧海人一首

朱文公

熹新安人一首

呂東萊

祖謙金華人一首

葉水心

適龍泉人七首

赤城集

總目

趙丞相

汝愚上僊人嘗知台州一首

楊誠齋

萬里廬陵人一首

陳龍川

亮永康人一首

吳康肅

芾仙居人一首

石南康

整臨海人二首

陳侍郎

公輔臨海人二首

樓叅政

綸四明人嘗為台州通判四首

王大田

象祖臨海人四首

張秘書

布臨海人二首

王侍郎

居安黃巖人二首

一臨海朱氏
重梓

陳質齋

耆鄉臨海人十首

吳荆溪

子良臨海人十五首

杜清獻

範黃巖人二首

陳叅政

駮臨海人一首

周學士

必大江西人一首

方刪修

行可寧海人二首

尤尚書

袤毘陵人嘗知台州四首

唐朝請

仲友東陽人嘗知台州三首

洪丹陽

興祖一首

劉祭酒

煇一首

赤城集

總目

謝觀察

采伯一首

洪通判

适鄞陽人二首

石中丞

公孺新昌人二首

姜教授

容二首

俞教授

建四首

黃龍圖

裳一首

包提刑

恢嘗知台州二首

蘇從事

夢齡一首

陳通判

觀二首

元郡守

絳錢塘人一首

二臨海朱氏
重梓

張校書 奕一首

曾教授 會魯郡人一首

黃宣德 遠一首

方教授 暎一首

樓大理 觀臨海人二首

趙推官 師同一首

陳古鄧 墳一首

李朝散 宗勉一首

馬都官 仲甫一首

趙大梁 汝同二首

朱坡集

總目

謝永嘉 等一首

黃縣尉 關一首

彭縣令 仲剛一首

方進士 沂一首

京御史 鐘一首

林長溪 似一首

蔡永嘉 範一首

謝上蔡 直一首

韓穎川 元吉一首

許錫山 景隆一首

三臨海宋氏
重梓

趙縣丞 善宿一首

樓承奉 府一首

劉括蒼 倚友一首

錢主簿 惟演一首

李都尉 昉一首

季教授 翔一首

范知州 說一首

謝朝請 升俊一首

賈教授 南金一首

王教授 謙之二首

朱坡集

總目

應教授 椿年一首

孫管勾 實一首

魯教授 嘗一首

李大理 慶孫一首

陳提舉 淳祖一首

周西麓 端朝一首

陳教授 振孫一首

王大理 子輿一首

林縣令 師蘇一首

鄭朝奉 公繼一首

四臨海宋氏
重梓

宋進士 誠一首

王沂國 藝一首

林竹邨 師黜東魯人一首

董御史 亨復一首

陳知縣 振之一首

王雙溪 謙一首

沈東陽 振一首

王主簿 操一首

李縣令 知微二首

李司錄 昌齡一首

赤城集 總目

葉提舉 崇一首

趙古汴 師夏二首

陳朝奉 貴謙一首

王汝陰 銜一首

趙東里 蕃一首

王汝陰 廉清一首

高中奉 文虎一首

齊郡守 頌一首

顏縣令 度一首

張縣令 端一首

五臨海朱氏
重梓

會朝散 丰一首

張縣令 景修一首

王松臺 綽一首

趙郡守 必愿一首

王縣令 然二首

赤城集 總目

六臨海朱氏
重梓

赤城集總目終

自昔天下有大蓄大患民儆且死而仁人任職能禦捍
 之者未嘗不見於文辭也慶歷五年夏六月臨海郡大
 水壞郭郭殺人數千官寺民室倉帑財積一朝掃地化
 為塗泥後數日郡吏乃始得其遺眈於山谷間第皆相
 嚮號哭而莫知其所措主計田侯瑜聞之震驚亟乘傳
 而至顛眾感而視之問其食則糠覈而臭腐焉問其衣
 則藍縷而顛倒焉問其居則草茨而漸沍焉橫屍塞于
 衢窮盜充斥于郊乃喟然曰茲不可以久生矣絲是移文
 示城集

卷之一

二臨海宋氏 重梓

其鄰貿遷用度以衣食之相奠厥居躬自安憚然後民
 始知其可造之漸且先以章言狀朝廷得章而憂蓋以
 水不潤下之沴因以必復之責屬於外臺故所請亡不
 獲于時司憲王侯菱亦接跡而會焉始相與言曰茲殆
 小康矣今可圖其大者於是始議城之俾監軍王世雍
 錢塘從事會公望慮其事度高厚攷徒庸籍糗糧訂材
 用將以授于有司然思夫臨之以為成命者非擇賢則
 莫可遂請以太常博士監新定郡彭思永權守之秘書
 丞定海宰馬元康為之貳已乃量功命日屬役賦丈分
 僚職而帥焉繇西北隅以黃巖令范仲温專掌之從事

趙充參綜之西南隅以臨海令李旬專掌之從事蘇夢
 齡參綜之東南隅以寧海令吳庶幾專掌之從事褚理

參綜之東北以臨海尉劉初專掌之決曹魏中參綜之
 其址凡環數里而四隅三面壤界相屬惟北面以破山
 而闕焉城制雖存然實巨防也中以仙居令徐昶專掌
 之獄掾宗惟一參綜之又命司邏喬筠邢昭素宋世隆
 迭番譏呵以警非常會世雍換丹陽而新監軍胡頑代
 終厥緒彭侯感厲撫綏諸大夫各祇所職役徒忘勞三
 旬而成羣議又曰城則信美矣然萬分之一復罹水災
 而激突差久則懼其或有頽者不若周之以陶甃則庶
 赤城集

卷之一

二臨海宋氏 重梓

幾常無害歟外臺然而行之曰雖重疲吾民其利至博
 也已惟黃巖令曰陶甃雖固猶未如石之確也乃請兼
 用石役將興田侯親按勉之士志增倍主計李侯仲偃
 司憲李侯雖領部惟新而實協心同功良無間然新將
 元侯通守黃侯繼以循吏之選懷保捐瘠而慮忠計遠
 一方究度背春涉冬厥墉甫畢論者咸曰休哉仁人之
 經營也始終之畫無一不適於宜費貲不踰千萬而國
 之大事立焉使斯民知免於阨而日就蕃育其施何如
 夢齡不佞雖知此微烈當書太史而欲有以永台民之
 傳故妄志其大略云

台州重修城記

呂祖謙

臨海郡南東西三方岸江湖秋水時至北限大山蹙不得騁怒鬻隄足生聚廩廩恃城以爲命距海餘百里通亡剽俠之所遭惡歲輒睚眦洲淑睥睨郭郭微警者不敢池柝故閉修之政在是郡爲首務蓋所以遠蕃害銷姦萌非徒區畫封表備侯邦之制也慶祿之水幾不爲郡元章簡公絳來守城復立宣和中盜發仙居闔虛果入突薄欲登時則有戶掾滕君膺帥厲吏士固以方略寇不爲患父老紀焉乾道九年里旅不戒於火延及郡城培墮堯弛徑踰無禁蓄氣未格民論不寧間一歲太赤城集

卷之一

三臨海宋氏重梓

史趙侯汝愚自信徙鎮暇日循行墻落屬丞掾而告之曰置守所以衛民顧屏蔽廢撤若是其何以待不虞土功於古雖有常律傳春秋者復出啓塞從時之例豈非城闔之啓閉實有邦之大紀隨時築治有不得而已者邪况壯城之卒月粟歲帛凡以爲此益其廩而寬其程宜無不可於是軍事判官蘇延壽受役要司葦輦金穀之稽兵馬都監胡勝督裁巡功察其勉與不勉者命羣有司各保其所奠地守傳衆力埤增卑薄塗塞空卻環城諸門作新者四曰鎮寧曰興善曰豐泰曰括蒼修舊者五曰崇和曰靖越曰朝天曰順正曰延慶起淳熙二

季六月癸酉詔閏九月戊辰索日積工凡一萬五千三百七十有六大抵取具於壯城之籍閒民願卽工者厚贖之不欲勿彊會其數眎役兵財十之二銀斷錢堅鑿聖之工俾備直如其數醪醴之饋勞來之問相及於道其材瓦石甃之用積二十一萬七千九百錢以貫計米以石計者合四千六百有奇維侯憂民急病之意旣達於下而精知周慮又足以綜理之故公無羨費民無爾力工無餘技役事首尾歷再時版甬竝作觀堞堀興而近郊之阡陌未嘗釋隴畝也始侯之至詔奉計最朝十月報政之期甫半歲而贏或謂是邦特侯假道休沐之赤城集

卷之一

四臨海宋氏重梓

地繕營之鉅者必姑存以須後乃獨於入國阡陌未習之時驟舉力政百年之蹟成于指顧邦人德其賜而樂其成請書勞於石抑不知因事而功見已事而迹泯一培壘之緒業於侯何有哉至於不以久暫易意眇然長慮於耳目之外以無負於寄委識此者蓋亦鮮矣遂書以諗台之君子

重修子城記

王象祖

子城東自鼓樓踰州學過東山閣包職官聽歷玉霄亭入於州之後山西自鼓樓介於內外班之間內外班錢氏有國時子弟爲守親而長於內外班曲而爲洞門又曲而依於兵所居也

大城今越帥徽猷郎中葉公之再造台邦日以修城之
餘功修之也初子城堙於闐闐蝕於民居寢侵寢削而
又乘以巨浸剥落無幾乃出遺址展閭巷定丈數立表
識器利用備築之登登篲之稜稜或帶之抱或翼之展
或繩之直物采炳耀威儀章嚴侯度改觀矣既成將筆
之於石或謂物大者體必重力微者事亦輕舉其重則
輕可略環台城而新之既鏡諸珉矣因大城而及其微
不書未缺典也故大城東西南三面爲丈二千四百有
奇州後北山城爲丈九百有奇而子城之丈不過三百
有六十積長較短曾不能十之一也大城增高加厚堦

赤城集

卷之一

五臨海宋氏
重梓

高蹠深邊江蹠水包山越谷其用物也洪矣其取功也
多矣子城量材數力曾不能五十之一也大城水濼每
降江湖互凝春撞無時傾圯有自不遠其防曷善其後
於是爲長堤一千四百丈以捍城足涉江之西有盤石
湖汝上下灑濤攻擣長堤復慮其難恃乃撒椿於江深
踰二丈累石於椿結成三疊復以捍隄以牛練士以水
試滲萬杵同力百材共良門關如鐵雉堞可礪發掘所
至監絡定之水力功物可施增至和之人謀精神心思
盡於此城而子城因平地施版築費公之規畫曾不能
日之一也若何而筆嗟夫談曷其易郡國之立城郭謹

重重則具重孰爲彼此魯城中城春秋屢書鄭郭之入
說者謂郭者郭也內必有城矣然則城有分於內外無
分於輕重明也且作者必紀以有俟也紀而獲傳以有
考也有千年之州治必有千年之保障並存並久一成
不隳豈非厚幸而城復於隍泰必有否山附於地剝乃
先復變與時會不能無也然否終歸於泰剝必繼以復
者以前作後述有傳有考書契所以有功於天下也自
慶厯至紹定浩浩蕩蕩幾二百年而載見豈數乎事之
方殷千里一壑惜不可究有一儒生茫搜遺迹得蘇君
茂齡修城記於倅聽面壁之剝碑模以片紙如獲千金

赤城集

卷之一

六臨海宋氏
重梓

數而不足證則子城與郡咸休存片石於樓側之隙地
公之功固多矣數而或有證則隙地所存片石可考功
不又多乎故子城之記書之詳辭之復於公之功巨細
不遺以俟後人雖獲罪於或者之論不辭也公名棠字
次魏乾道丞相之孫詳見於生祠記

築城議

陳觀

自古城邑或圯於水但聞遷居以避患不聞補築以俟
患契湯仲盤展轉於商毫耿相之間一時大家世臣盡
舉以遷不憚夫勞苦者誠不欲盡劉其民聚無辜於受
死之地也赤城置城巾山之麓背負大固山天台仙居

二水併流直衝城下每遇秋雨時至海潮怒漲官吏閉城捍水如禦巨寇慶厯間嘗一大圮殺人萬餘不仁哉此城再築也舉萬民葬之魚腹未憚又取魚腹之遺子以傳孫坐待今日之禍嗟夫慶厯以前事遠不能詳也今去慶厯耳聞目見猶可接也况南渡以後生齒日繁奈何又欲今日遺子若孫俾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爲人臣者以天災爲不常至不爲國家遠謀恐不可謂之忠臣爲長吏者徇目前之苟安不爲闡之朝廷施實德於民恐不可謂之良吏爲父祖者以慶厯距今百八十餘季爲已遠不遺子孫以生生自庸者恐不可謂之赤城集

卷之一

七臨海宋氏重梓

慈祖父觀二年竊祿其地歸卧衡茅猶未浹歲遽聞此變實爲痛心未免犯衆忌拂衆情言城不可補築招禍惟有位及闔城之父老實圖利之

上丞相論台州城築事

陳耆卿

某等生長台城切見去秋水溢之變亙古未有其間委折當已備徹鈞聽大造矜憐推視溺由己之念獨利迺禁稜粟散財務使厚德深仁決于存沒誠不幸中之大幸矣然自遭巨變以來死于溺者既不可生而生者復憂死勢甚岌岌臺郡愛民體國必有以其實上聞者今不敢贅惟是城築一事係闔城生靈之命利害最重敢

不避煩瀆言之某證得本州雖居萬山之間而實源大海之角每遇海潮大汛與山水迎合則城外之水已常及街或值淫霖山水暴漲則城中闔閭之水便溢半壁蓋不獨去秋極潦可畏而常年固患苦之也所以蔽其南北者幸有兩山而所以捍其東西者幸有城爾往慶厯之水死者良衆然視今日纔十之一朝廷極力拯卹尤以城爲重事至命憲漕倉三使者同司督察而一郡之寮屬與五邑之令佐分隅受任者凡十有七人計度經營井井有緒蘇夢齡之記可覆也次年秋水之至太守元章簡公又增之至至和之元年守孫礪又增築之嘉祐之六年守徐億又增築之淳熙之五年守趙忠定公又增築之夫前數公之城皆得所聞忠定公之城或得之所見皆言補築也包砌甚厚且堅邦民不勝按堵至張奔所爲至和城記亦有驅人趨作如赴敵陣之語可見其程工之嚴而慮患之密矣夫自慶厯至淳熙百三十年其間非無水災特以城不徒修修必可久故水不爲病民亦無自而告病也自淳熙以後又幾年矣求如前政數君子畢智盡力固已寥寥莫見然猶每歲檢舉修補或遇雨水則料撥兵卒儲積土木巡守諸門以爲不虞之備故其間小水可以無患大水縱八屋不

卷之一

八臨海宋氏重梓

至沒屋或能遷徙人而不至殺人也獨自近歲漫不加
意甚至常用之間板預備之泥土亦皆缺焉蓋非惟不
能如淳熙以前之宏規而淳熙以後之故事亦不復舉
矣以故去年之水自西門奔迸而入其勢如河崩川決
而其聲甚於浙江之潮澎湃滔天猝然而至人未及轉
盼搖足而身與數口爲魚矣當要衝者盡室墊溺餘亦
罕有生全者至若室廬之飄蕩筐篋之漂流又皆不暇
計也今士大夫之家稍富厚之家徙寓墳庵庄舍者所
在相望次而捨已地段寄人籬落或僦或假畧不敢以
爲安而雖稍自愛之細民亦栖托城外以希旦暮之活

示城集

卷之一

九臨海宋氏
重梓

全望有司監近禍之慘亟修城壁或可般挈來歸而自
冬及春雨雪連綿度皆難於興役人心惶惑未知所依
然以某等觀之固亦有要領矣蓋此周迴不十里而北
南踞山自朝天門直北轉東至錢府皆因山爲城自錢
府直巾子山之東北角雖合修築而東面乃下流極易
爲力又自巾子山之東北角迴環接興善門亦因山爲
城非所當慮獨自興善門越南門至朝天門乃當天台
仙居兩邑山水瀾漫而下徑搗城足之衝水勢激湍最
爲可畏去秋之患蓋正坐此若欲杜絕後患須合就此
一面極力重築所築基址其高厚當加於舊城而築之

之力當如海塘之狀所用石板必須厚一尺長六尺闊
三四尺先於其下直排平鋪一二層用山土杵築又側
砌一層又土杵築務在以石壓石愈久愈固中間則用
搏子木杵築取令十分堅實而後以大磚包砌之如此
則水勢縱高可以障塞而無摧圯墊沒之慮此所謂要
領處也今聞郡中築塞兩門已爲

止用徑尺小石甃砌反不若三四
者只去秋已潰之城而未潰之城
八十年之間歷幾淫潦更幾巨浸簸撼衝突之後不惟
欹者不支而堅者亦敝矣是故近年以來每遇汎濫外

示皆由城罅以入東西南北所在有之今但見西城之
當修而不知餘城之不可恃萬一水漲切恐塞於此而
復決於彼新城縱固猶不足以支而况未必固乎是以
邦人雖甚幸城之修而復預疑城之壞以爲前痛未定
後憂轉深皆不能安定厥居而惟轉徙以逃朝夕也某
投身化治竊班著之粟雖幸親脫厄會而室廬生生之
計至有蕩析絲粟不存者今族如故舊類多流亡來者
誦言其狀且謂某等以鄉人而珩朝士不能一言實重
有媿焉用敢述所見聞冒昧陳控蓋如某等鄙見城之
依於南北兩山者已不啻三之一居下流當修而可

示城集

卷之一
十臨海宋氏
重梓

者又居三之一惟西門一面正當水衝合用石板平側
壓砌者亦僅三之一耳倘區處有方則成就亦易如崇
鈞慈終始矜念特劄下本州照所陳如海岸例築疊併
將未潰城壁檢計鼎新用工或恐所費增多更乞優降
錢粟以爲之助則是大丞相再造此邦邦人永無昏墊
之苦陰功盛德與日月相爲光明倘謂不然則新城旣
未必堅而舊城復不可久後患忽集前功盡廢閭城生
靈之命豈不甚可哀哉某等怵於一邦利害之深犯分
塵瀆惟與千萬戶稚童屏息以俟仰祈鈞鑒

台州雜記

元絳

赤城集

卷之一

重梓
臨海宋氏

州治據大固山介天台蒼之間北直大海海潮汝湖
江薄城而羣山阨束水不得肆慶厯五年夏山泐海溢
踰城殺人萬餘漂室廬幾半州旣殘毀明年予來守茲
土拊視凋瘵感然出涕迺循周官聚養萬民之法恤孤
終收介特招休安輯之問軍政昔之關戍過更疲佚不
一迺取尺籍伍符而均齊之問吏蠹昔之疆宗囊橐爲
豸積歲勞豪忽厭飫豢腴貧者擠轉溝瀆沒齒不享斗
升之澤迺爲定規釐一隱括料姦擿譎牢不容罅參是
數物信以諭之法以束之故民罷者興兵勤者休吏窮
者給繕戎械治困鹿完官廬秩祠宇表廛開齊簿領乎

獄窮一二悉力問水害之繇昔之緣城之民剝去客土

日以薄圯是有水敗迺因新城出帑金以購材募工藝

石累甃環周表裏外內九門飾之樓觀繩木於門牝牡

和內外水方悍以禦其怒作十竇窗裁以密石內水方

流以疏其惡又鑿渠貫城廡爲三支達壅濘清餘波距

川斷十二石杠蜿蜒跨渠舟車場來行者不病旬歲而

二旣於是秋水復攻城不沒者三板乃循闔閭垂木闔

或持編管或捧簣土輔堅壘隙扞有餘壯已而水亡

以縱遂復故道昔之刺史解舍在山谷間滔襄之餘雖

不甚壞而湖波洄洑鞠爲淖滂大凡署所以朝夕處君

命之地不可以不葺乃培偃瀦支敞阨卽舊而新之解

之四隅有樓及亭列峙而五至是摧圯悉欲完之則重

頰里旅然士大夫必有退公息偃之地乃取城闔賸材

於二山之交作雙巖堂廡緣山椒作參雲亭天空地迴

寫象在下射有長圃飲有曲水賓友行衍哨壺雅詠日

均文酒之樂粵今年春州人縱游鼓舞於庭除之下有

賓擊節而歌曰昔民墊昏今民庶蕃昔民齋谷今民熙

熙惟君憂樂兮與民共之天惠其寧兮無以君歸予聞

而甚愧因酬之曰子斷斷然一介臣素性狷直重以蹇

連之分孤鳴自哀而朝廷不加誅斥名爲二千石幸爲

赤城集

重梓
臨海宋氏

僚諸君皆文學政事之選交修補察以埤不逮繇是不
爲司敗之責者爾大抵刺史能休戚千里若政之操屢
則有輿誦蓋春秋之法興作始事必書予是以雜爲之
記以俟後之知者

臨海風俗記

陳公輔

臨海魚稻之鄉在東南一隅昔最號無事余少時見米
斗百金魚肉每斤不過三十金薪柴雜物極易得無寄
居過往郡官公事之餘日日把盞百姓富樂不聞窮愁
歎恨之聲比年以來國家多事官吏冗雜軍兵經由州
縣需索供應不暇寄居官至有宰相者餘不可以數計

赤城集

卷之一

臨海宋氏
重梓

過往日日有之故城中百物騰踊價皆十倍於前余雖
有敝廬度不可居於是遁跡村落然鄉下寂寞百物無
有不免布衣蔬飯杜門待盡而已雖然嘗以西北觀之
所在賊火焚蕩千里無居民吾鄉僥倖未至殘滅而更
富盛如往時庸有是理邪嗚呼天下之生一治一亂
宗之盛承平幾二百年一旦衰微若此然今日之亂亦
豈終於盡變哉古詩云得見升平有幾人吾老矣恐一
旦先朝露不能復存子姪諸孫苟內無飢寒之慮外無
劫奪之憂他日猶幸及見之故書以記

又一本作風俗序云夫輕死易發尚鬼好祀漢志

叙吳越之俗急於進取善於圖利本朝諸志以叙兩
浙之俗然吳越之地邊控江淮閩浙六十餘郡兩浙
之地近亦十五郡彼川谷異制民生異俗固有封壤
密接而習俗迥異者得謂吳越兩浙同是俗乎蓋彼
特合四方而論其槩耳余采之記述訪之耆老以爲
天台介於東南之陬方承平時最號無事斗米不百
金魚肉斤不過三十金薪炭蔬茹之類絕易得里無
貴游郡官公事暇日日把盞百姓富樂但食魚稻習
樵獵而不識官府之嚴渡江以來國家多故官吏冗
沓軍旅往還取需郡縣供億不給寓士有官至宰輔

赤城集

卷之一

臨海宋氏
重梓

言而城市百物貴騰視前時十倍民始逐末忘本機
變巧出被甲荷戈出沒於醴茗之地吏胥持文書索
逋負日叫號於細民之門自是訟牘繁多而民俗浸
異矣雖衣冠輩出風雅日盛未之有改也然是豈徒
天台一郡爲然他郡往往或然則率薄歸厚以庶幾
曩時之舊是則爲政者之任而是邦賢士大夫之責
也姑卽舊聞以攷見是邦民俗本末如此

赤城集卷之一終

臨海宋曾昉校

赤城集卷之一

台州興修記

張奕

天台郡在越絕東南隅叢山沓嶂中瀕海百里而近海
水為害歲常有之尚書庫部員外郎孫公治郡之明年
卽至和元年也夏秋之交大雨壑嘔而川洩洶涌湍悍
爭赴于海迅風乘潮壅闕不得下溢岸凌城不及踰者
數尺公遣僚屬夜守闔閭士諸門以備非常翌日水遵
故道墻壘圯剝蕩邊江民廬官宇十二三城中生聚僅
免墊溺者繁公力焉居一日公與倅語曰台雖小郡去
朝廷僻而且遠然所修者天子職業所治者天子人民
亦哉集

卷之二

一臨海宋氏
重梓

為其守臣不能固護安養之而坐視其弊是誠何心哉
遂按閱官府之沮漏庠毀者用羨貨市材新廩屋二區
凡三十楹以儲軍食又易甲仗庫重聽事之西廡為樓
五楹以藏兵械然後調五縣上中之產得丁夫二萬六
千五百九十一工採近山之石雜以甌甓完州城六百
七十八丈以禦災患既訖工城中之民皆鼓舞曰治我
服器葺我室廬而今而後知生生之業可久其居也夫
是公下車之初猷郡舍卑偏議營爽塏為便署之所因
循久之重於改作至是數役皆勇於從事親自臨督騁
人趨作如赴陣敵之嚴日力省而功倍君子曰廉哉乎

不私於已雖一工一木重勞於人公於人雖勞其誰恤
耶嗚呼公知保民之方矣後公之治繼以教之之術台
不止富且庶將禮義由之出焉命識歲月因警來者云

台州重修社稷壇記

樓 鑰

台州之北大山綿亘其一支自東而西蜿蜒逶迤至江
而止勢若回顧是為龍顧之山子城據其下官宇在焉
城西南隅去儀門百許步為社稷之壇厥位面陽爽塏
平曠昔人相攸而為此必不苟也有司不戒日就荒圯
頽坦成蹊蕘牧無禁居民或侵漁其中淳熙己亥正月
宗正丞沈侯被選來牧仲春行事愀然顧其僚曰是可
赤城集

卷之二

二臨海宋氏
重梓

以奉吾神乎乃命撤而新之臨海令彭仲剛建縣治於
煨燼之餘侯知其才舉以任焉首案圖籍斥地之舊繚
以周廡數十百丈始治地得什碑土中洗而讀之蓋政
和中所頒社稷壇式也制度明甚橫列三墻門各四出
中立社稷二壇風師居東雷師兩師居西亦各為壇壇
之高二尺有半又為燎壇於風師之東南墻外稍高於
諸壇於是悉做名數因其舊而增築之故有屋四楹為
視饌待事之所既葺新之又增其一為齊潔之地其涂
北出表以二柱中建臺門嚴關鍵以守之作於六月朔
旦六旬有七日告成糜金錢五十萬有奇民不知役工

不告勤過者肅然始知有地土之敬侯命鎗書之問古
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侯之下車訪民隱飭吏事原稟
乎循良之風而思不倦以終之以是邦被山帶江水旱
仍歲又間鬱攸之灾謂職諸幽者非人力所及故於神
無所不致其敬社稷之重其可後乎秋社展禮氣象一
新環珮琮琤豆籩靜嘉神貺昭格如在左右繼自今氣
淑民和雨暘時若其必有相之者然則侯之政真知所
先後而致力於神者乃所以成民也侯名揆字虞卿秀
之嘉興人也

台州郡治聽壁記

會 會

赤城集

卷之二

三臨海宋氏
重梓

台州者實取天台山以立名卽甌閩之舊壤而勾踐之
遺風原夫秦併天下廢其君長乃置郡縣隋開皇九年
平陳廢郡則諸縣併歸臨海鎮於大固山配一千守護
其城臨海縣移於鎮前隸於括州江南元帥沈法興將
兵保鎮城立爲海州唐武德二年東南面行臺僕射杜
伏威改海州爲台州隸於括州改總管府爲都督府太
宗皇帝貞觀六年改台溫二州並轉隸於括州都督府
故台州置在大固山里人屈光公住宅以其地勝故立
福氏次子惠坦爲太守改家爲州及今皇宋混一區宇
太平興國三載凡一百二十六政總三百六十一年歷

記存焉今自武德後至於混一區宇之始凡刺史名姓

謹列於後越明年吳越王朝京師納土田夏六月丹

署官司咸一變易毀城守示無所備灾器甲示不復

削繁苛省徭役自是中朝風教被於遐邇焉炎漢季世

三國鼎分臨海郡爲吳羈縻之地憑山負海民情多

勞於兵防難以德化六朝以來率以獲罪者投於荒裔

故逃刑者亦相率偷安焉唐室平一區宇遂通正朔

二千石稍申吏理暨梁朝革命有武肅王奮身草萊

制江東分符懋官既失其道頭會箕歛不聊有生數世

百年制度去矣我太宗皇帝□□嗣明文德柔遠東南

赤城集

卷之二

四臨海宋氏
重梓

海隅率族肆覲納符請吏貢地籍於大司徒於是申命
文臣下治郡國尺刃不舉而萬里安定曷夷編戶雍容
揄揚以樂大化垂今二十餘年豈非王者久於其道然
後寢在民心歟今以皇朝歷任氏族繼於舊記之末俾
嗣治者書以廣之

上宰執論台州財賦

趙汝愚

某疎賤之蹤已試無効誤蒙陶鑄俾承乏於天台勢不
獲辭扶老攜幼已於此月二十日交割郡事郡中府藏
殫竭通負上供及諸司錢物與夫官吏俸給之屬幾二
十萬緡凡利源所入不過三事酒稅與折苗耳去冬所

靈稔朝廷寬大之澤不許州縣折納苗米海舶自開
齊來者皆爲浙提舉以私鹽捕送括蒼禁勸其情猶未
寬也餘者悉鑿舟溺貨而去望風不入天台之境者凡
數月矣然則財賦所賴惟有榷酤耳今環城內外私造
酒麴者二千餘家三務監官六員終日所收本息纔數
十千不充官吏之費習俗澆競綱紀蕩然不存稍更張
之則怨謗交興姑息不問則曠敗難免日凜凜然若履
薄冰之上而進退惟谷也某蒙國厚恩不敢自愛亦欲
竭其夙夜之力以圖報稱然念非朝廷力賜主張有如
么微祇自速咎耳或不得已如有奏請之類敢望鈞慈
示城集 卷之二 五臨海宋氏 重梓

台州重寢便聽記

姜容

台州便聽淳熙十五年守章侯冲重建未四十年靈朽
已岌岌矣寶慶改元守王侯挺歎曰聽非遊觀地也所
以出政聽訟而親吏民也郡雖例有設聽非大聘賀六
燕饗不處而便聽常處焉靈朽不治毋乃非便乎幸歲
連稔勤收儉藏撥公帑錢授支鹽徐昉規畫取材計重
名夫厚庸革去靈朽鼎成量飛廣崇之度比舊加倍既
而敞賓次整吏直及門廡旁創小聽內因瑞蓮立堂又
廣凝思之室爲屋總餘四十楹糜錢總五百萬米百餘
斛始五月丙寅迄六月己未役甚鉅而農不知工不困
也容聞治郡者體不貴苟卑心不貴苟約事不貴苟安
示城集 卷之二 六臨海宋氏 重梓

我而目眩堂皇心怖吏卒股栗階砌其能吐肝肺輸疾
苦哉故體雖穹崇侯俯以謙損心雖恢廣侯斂以誠篤
事雖植立侯蓄以寬和則於此出政而政平於此聽訟
而訟理於此親吏民而吏民安侯常處何愧焉然侯且

去而羽儀天朝矣念必葺之義以遺後之人而益為
身計哉若乃聽事退休堂宇幽曠神慮既冲寂臨莅愈
精明侯故併新之容故併書之

台州通判聽題名記

黃遠

臨海之為郡去朝廷雖遠而江山蕭灑訟獄簡希來莅
官者往往號為樂國昔之守倅於此去而升陟侍從致
位公相為時名卿者間有人焉而獨倅郡者族姓官稱
無所刻載因循迄今百有餘歲矣承議郎吳深倅郡之
明年乃歎其遺闕而言之曰古人雖一日游居尚有叙
述况膺天子之命三年從政其可以無紀乎將尋諸舊

赤城集

卷之二

七臨海宋氏
重梓

曠稽諸宿吏庶幾得之者可過半也而會慶歷乙酉歲
秋雨暴集江流汎溢衝城堞漂棟宇時官藏文書皆靡
爛流散無有存者故不可悉知惟夏鄭公在大中祥符
間以著作佐郎來倅是郡今郡人猶能道之而又有光
祿丞朱君正辭為鄭公之代有贊善大夫劉君有方與
郡守章郇公同時所可知者茲數人耳惜夫姑自慶歷
而後悉得其名氏與夫在官之歲月而刻於石豈特俾
軍者續書之而已哉前日之人或以德望稱或以政事
顯或晦而不彰或泯而無傳皆可指而見也

重修台州通判聽記

李宗勉

公寓必稱其官非惟所居官設行君之政令羣民之觀
瞻蓋於此繫焉天台東湖各郡州治雖未為宏麗規模
亦較整獨別駕聽事庫且隘會他官不知堂與傾欹爰
樂欲壓考諸圖牒莫知建立之始祇云淳熙二年通判
管君銳重建倒指歲籥未周一甲子豈當時因陋就簡
易至弛墜重以絳定已丑蕩析之變然耶以是處守
端謂非稱雖然廢興沿革各有其時時至則易若以掌
孰制其時在所居官爾鄭公襟度高亮議論灑落言人
所謂胸中自有一邱一壑者余知其決不苟安於此居
無何果欲撤而新之余聞之亦喜既則恢衍規制增築

赤城集

卷之二

八臨海宋氏
重梓

基礎取材於市鳩工於庸給用於旋官不知役人不告
勞經始壬辰暮春斷手中夏聽事穹隆堂寓顯敞廊廡
纏屬戶牖燻窗總為楹三十有四舊有芝秀承其左登
瀛景沂歲寒處其右堂後山巒鬱律林木清蔥自蓮風
閣登萬壑風烟最為奇勝旁列雲水梅榭雲海嵐關無
非嘯咏游息之所公或重創或增修丹雘交輝前後掩
映迎風納月恍若蓬壺觀者愕眙吃為千里壯觀是役
也費務叢廣郡雖相之眇若毫末非公善計節用疇克
辦此落成之日屬子為記辭以蕪陋弗獲余嘗謂知者
剗物巧者述之是興事締功始足以言知矣而孟子論

日行其所無事或者疑焉抑不思孟子謂無事豈
因循好苟且云哉敦者新之摧者植之損者益之循
理之自然不容一毫人偽若禹之治水是也士大夫
公寓如傳舍味一日必葺之義榱棟撓折墻壁毀壞
弗問是固失之乃若自恃過高喜新厭舊役志於物
樂靡常土木並興耀奇逞巧作無益害有益則亦未
嘗得也今公因其既圯去故取新弗亟弗徐咸當其可
舉行其所無事歟斯可謂知矣叔之者勞享之者逸後
人蒙其利未必知其顛末是則當書公名審字謙仲姑
蘇人以朝散郎通判軍州事郡政有關賴其裨助居多

赤城集

卷之二

九臨海宋氏
重梓

紹定五年壬辰八月既望記

台州添差通判聽壁記

洪适

台州之爲郡環山枕海壤僻民愿牒訴簡少輪調有常
平時從容見謂無事故分曹授政絕贅冗者中興以來
影纓之士日進一官相承率三四輩員外署者無郡邑
不有紹興二年是邦始增治中凡五易而適至被命遲
期者後復三人則茲員之設將踐武不廢迺稟稗名氏
官秩去來龕石壁間而係之曰昔昌黎韓公嘗謂邑丞
職令位偏而嫌文書視成一不敢省有公負復歸尤焉
主簿尉之不若丞於郡者亦然厥有不蹈其中萎廢

不事事玩民戚休貧殘放手漫不孰何曰此太守職也
吾何干夫是之謂負官否則錚錚表襮召權市威上下
相高矛盾崖異吏不確其承民情不得直夫是之謂越
位負其官不可越其位又不可然則奈何能使官不負
位不越清其心以求其平視者合唯謹外是而議夫何
知之有

台州推官重建聽事述

趙師回

嘉定二年夏四月予來爲推官明年秋八月重建聽事
齋閣思昔達尊嘗入此幕如正獻何公天性超融不汲
汲於富貴利達其登巾山詩有所謂高共白雲閒志尚

赤城集

卷之二

十臨海宋氏
重梓

可想乃扁閣曰高開舍人孔公危言正論勁氣廩廩在
官之日庭植雙檜後八十餘年太守曾文清公宴客於
下命其堂曰遺直賦詩十二章有百年依正直之句仍
榜齋曰依正齋之西關小軒手種梧竹名以持節於是
公退休沐始得與僚友燕譚觴詠委蛇頽仰其間企慕
二公之風操足有餘樂又明撤門廡而新之弗陋弗華
足蔽風雨匠石之貳從官給者不什諸邑大夫與賢
士友相與致助猶懼不支適際修水黃公以戎監丞出
是邦知教化之先務下車之初首責學宮凡闕文墜
舉而秩之一日顧謂予曰知子有興作此事至難今

官者視公字如傳舍歟能爾意於斯耶崇獎周給迄
帝成於叙大略以紀歲月若夫時而葺之則在後之

台州新造刻漏記 此碑今亡其半 馬仲甫

道之大其啟開代謝之運藏功於神用杳不可見聖
法以求其端於是載諸歷象而有按據之制則漏
之片興於其初矣若夫分至相承寒暑相推裁昏明
晚節晝夜以動息時有緩疾景有短長乘氣之差
以增損故數不能逃晷不能逾風雨雖晦抑無失其
事約非漏刻以視其應孰從而審哉且百刻十二辰之

赤城集 卷之二 主臨海宋氏重梓

百代不易之用也第數之盈縮繫於二十四氣以鈎
之晝夜之多少固可見矣周官挈壺氏以水火守之
可也夜蓋其職焉禮天子宮禁暨官府皆建漏刻有
別則隨次舍設之示不可間事也雖測籌之數與所
之儀度今古迭變形範各別然測景揆辰大槩一也
部漏刻自置守以來有之矣歷年既久積習差錯
無實法流無定準規模疎簡一不如制叫時發鼓
役之吏詳天色以驗且暮耳此其誤尤甚又况陰
加復辨其失不亦遠乎故暑候之違口制度之紊節
邇然也又命浮圖可榮改作之榮心智機巧頗能施

其術揆測增減之法參之於歷皆有次序若用器瓶壺
之屬惟事事率以新意創始咸適其宜既訖工依其術
試之果得晝夜之正遲速來往指刻可驗觀者得以知
之與漏日之漏甚殊庶幾乎不繆故識其歲月以垂諸
後云皇祐壬辰三月朔日記

推官聽題名記 包恢

郡有推官官若非尊者而佐賓幕助郡政其為人之賢
否與其行事之是非則一郡之理亂千里之休戚繫焉
任亦重矣台之為郡東臨大海下莅五縣境土廣袤戶
口眾多詞訟紛雜而職繁劇要不易為所賴以佐助者

赤城集 卷之二 主臨海宋氏重梓

惟在幕府有人耳然前乎此謂推官者知幾世幾人矣
而求其孰賢孰否孰善孰惡有繫於官民之理亂者
者曾無可考見非闕典乎後世既無古者侯國之史則
先儒論今有題前政之名氏以為記者尚為近古也非
徒可以苟知其名氏而已其人之賢而事之善歟書之
可以為法也其人之否而事之惡歟書之可以為戒也
二者之間有庸庸碌碌上無補於郡下無益於民而混
滅於無聞者觀其名氏亦可以內自省也豈曰虛文云
乎哉今滕鏗不忍其前之名氏既沒而不彰後之名復
廢而不傳乃考之赤城前後志僅得自唐張條而下至

於今趙君汝漕凡三十八人而止乃爲之第其歲月之先後而記之而後之繼爲是官者可以續書之數百年之闕典至是而始備其意美矣然其賢否善惡所以爲之理亂休戚而可爲法戒者已多不可得而知獨其間有自是而名試論新法後至中書舍人者有自是而爲國子監教授後至太宰少傅者其人其事可以觀矣自有能辨之者然則畧於前而詳於後自今而往求盡其所可法而不犯其所可戒又當自滕君始君之先世父叔皆從朱文公學君姿器質實且習聞二父師友淵源則必優於吏事而見於幕府之所贊畫者其爲人既賢

赤城集

卷之二

重梓
臨海朱氏

而其行事必善也知所以題其名宜知所以究其實其於在己之賢行當加修及人之善事當加進使表表焉在人耳目悠悠然入人心思而後之觀者必曰滕君惟見其可師而不聞其有可戒斯不負題名之意矣是以表率乎後來者實在滕君而後之繼滕君者又能相與緝熙而不替使人人皆賢人事事皆善事皆可師而可戒是又有望於將來台城之所賴者顧不深且遠

赤城集卷之三

重建錄事聽石記序

趙汝回

寶慶二年春余來為錄事聽屋老做不蔽風雨獄亦棟
 撓趾腐椽斷壁闕矣亟請於州得錢十萬日整月葺既
 就完好於是即青青堂植竹數十以觀衛武公進德之
 序採崔文公詩更挹翠軒曰與清以想崔君之遺風古
 梅出荆榛西山立几案遙睇飛雲靜聽啼鳥俯仰之間
 物我俱適當是時有空囹圄釋桎梏之意焉廳左右三
 并前豈無名賢嘗至閱視題名已石剥字漫不可讀因
 思唐張旭以草聖名家獨於尚書郎壁記用楷法峻嶮
 赤城集 一臨海宋氏 卷之三 重梓
 直截妙入神品年歲愈遠人愈貴惜而尚書郎姓氏無
 傳可嘆也夫記紀德紀事事廢德虧雖以張旭書之人
 弗觀之矣况石剥字漫乎可傳矣不得其傳後人之責
 也乃重刻之而叙以完葺之由庶幾將來式敬爾獄

台州司理參軍題名記

吳子良

獄生地刑仁術也冤枉干陰陽者雪而和鬪狼戕氣血
 者弭而平生詐欺悖正性者抑而順穢汚玷元身者懲
 而白是謂生地是謂仁術生地而淪於死仁術而為不
 仁何以故坐六失故六失貪也刻也忿也鬪也懦也
 也貪則不公刻則不矜忿則不平懦則不決懲則不周

六居一焉本心且死矣地何由生本心寔不仁矣術何

由仁括蒼何君處東為台理掾始至余一挹之語首敬
 之甫踰月與守趙侯爭獄事即棄去趙侯退聽挽留亦
 敬之未踰年今守包侯資政殿學士杜公下至士民吏
 交敬之何以故監六失故完本心故余論理吏前乎君
 有如君否咸噤無以荅者郡志畧弗書問聽壁題名則
 以已丑水不存也君蹙然曰我何能惟前名氏不可沒
 緡績志得國初三人訪老吏得自嘉定間吳焯而下十
 一人書之石君而後將續書焉請余記余惟本心人人
 有也六失非人人有也饒其說以勸後乎君必有如君
 者矣

赤城集

卷之三

二臨海宋氏 重梓

台州司戶聽壁記

謝雱

台州司戶參軍唐至德間著作郎鄭虔嘗以謫官居之
 今州城東偏猶以戶曹名巷杜工部詩所謂老蒙台州
 掾是也國朝宣和初滕君膺自睢陽來時睦寇起幫源
 羣盜響應仙居呂師囊遂據羣羌率眾攻城滕君倡義
 守禦卒擒酋領一城全活父老紀焉今廨舍為屋三十
 楹而扁榜者曰戶曹聽皆滕君遺跡也聽故無題名宜
 和以前莫可尋釋雱將去官次其可考者自滕君以下
 得十有九人陷石識壁間而闕其所不知畧其所未詳

以俟來云

台州重建衙樓記

張布

州有樓一州之觀聽在焉所以嚴等威也有門闕然後
壯朝廷有兩觀然後重侯國故古者亦以興作課吏績
橋梁郵亭之不修則不為能城郭街道之治使端正則
以為賢是皆可以觀政之廢興吏治之能不况觀聽所
繫之大者乎於其大者不立則政可知已台為州之衙
有樓久矣國之朝有朝夕故州縣之衙有早晚初不鼓
角去郡治為遠故建樓設鼓以報衙是則觀聽所繫之
大者歲久朽蠹亟危將傾今郡侯監丞黃公治台之明
赤城集

卷之三

三臨海宋氏
重梓

年政成民餘年穀用登始以其餘力革而新之先是州
之圖經未修三台并掩匿其一逮公之至始命郡士纂
輯其事以成圖經發掩匿之并作亭其上以應台星庠
序之門隘陋則崇廣之坊街之名不立則表揭之戟門
旁雜為賈區譙樓率多墮敝則開拓而修復之頌春有
亭以厚農政講武有堂以治軍旅養老慈幼有院以惠
困窮逮茲樓之作則棟宇壯堅丹雘輝煥朝晡有時吏
奔走不失其度耳目所矚為一邦之巨麗然後台之文
物一新而江山始改觀矣初議鳩工人多以其役大費
而難就已而官覈其實吏忠於公瓦木不取諸民和

價倍給其直工徒購以市價出入有稽用度有節無浮
費而收實效事簡而工倍役廣而費省人始服公之規
模先定其功不愆於素公名營字子畊蓋江西山谷之
派晦菴朱子之門人朱子之學以濂溪二程子為宗公
修學校則為祠堂繪四先生之像行釋菜禮以奉安之
命博士鄉先進與其門弟次第講貫經理又刊朱子中
庸大學之說以開後學其淵源有自來故其為政尊主
庇民廣教化厚風俗建置規恢知所先後是役也軍事
推官趙君師回實董之趙君有材既自新其治所竭力
以佐公家且以邦人之意請紀其實布辭不獲於是乎

赤城集

卷之三

四臨海宋氏
重梓

書

臨海縣聽記

章望之

官府之聽蓋宣王命而蒞政事之所也皇祐二年正月
臨海縣新作正聽何新乎逾舊也向之時庫甚矣歲久
朽且不支今宰崔仲牧迺革之仲牧惠和而敏故其舉
事也中而遺於人也遠不亦嘉哉

臨海縣聽壁記

彭仲剛

縣故有聽壁記自太平興國錢氏歸土以來縣令名氏
悉載遭乾道癸巳災與縣廨俱蕪不存余既建廨舍念
前人名氏不可以無見博求前所摹本絕無得者遂歷

訪故老遠稽案籍旁考紀牒自宣和而後得三十人終
石以記虛其後以俟方來宣和之前僅得十餘人年久
來往不接姑列其前而闕其間之不接與凡日月官稱
之不詳者以俟後之君子他日有得以續之所聞多闕
宜未足誌然失之於今則後益不可知是猶賢乎已爾

臨海縣重建縣治記

吳子良

百年來臨海數賢令曰顏公度彭公仲剛顏嘗乾道初
元公私優裕之時而彭承乾道末年郭郭焚燬之後彭
能摩挲赤子樹縣治百榷於榛莽中役鉅事煩而仁不
傷故彭公爲尤難嗟乎孰知又有難於彭公者蓋紹定
赤城集

卷之三

五臨海宋氏
重梓

二年九月丙辰之水陷城吞原隰嚙官民廬居殺禾稼
環百餘里漫爲濤川而縣治西直栝蒼門最先被水崩
奔漂悍特甚凡彭公所樹尺柱寸椽不留官吏簿書無
所於棲獄訟無所於決民方死徙交道繼之殍疫連年
天子爲捐帑振廩復租已責遣部使者葉公棠議荒政
議城築縣計雖束手然役之百須則以比郭先諸邑奔
命歲再更縣猶絲紛而舊觀莫克復於是葉公凱辟前
尉溫陵吳君楷令臨海君旣爲尉諳其人情土俗不逞
智立威一切治以簡靜擾不及民民之居莫矣君曰民
之居莫然後令之居可奠乎而以累民吾不忍也民亦

奮曰令常憂民之居矣不憂令之居乎而以累令吾尤
不忍也令搏他費以創之民伺其闕而助之公聽中時
挹之高門吏直旁環引以修廡聽之後虛敞爲琴堂廡
之東闕爽爲犴狴藏勅有庫遲賓有位燕休有閒軒寢
處有密室完備至於庖湑整潔及於階除繚重垣以護
其藩培秀巖以鎮其陰自五年冬至今不弛不迫雖創
之者民本無預而助之者令則難遏也由是以觀紹定
二年九月之水殆十倍於乾道末年九月之火火既五
年而彭始至城內之民痛定矣水纔二年而君已至闔
城邑之民痛未瘳也非又難於彭公乎而樹立乃爾雖
赤城集

卷之三

六臨海宋氏
重梓

以君繼彭公可也古之爲令者能以道教民其次能以
政養民又其次能無以政擾民耳近世教與養不十一
擾之者總總也夫毋望於教與養姑望其毋擾之耳是
民之賴於令者止此耳止此而又不能則是令之居豺
虎之窟也誰肯愛豺虎而樹之窟哉能毋以政擾民民
得婆娑怡愉自足於長郊廣谷之間幾於去豺虎而傍
父母於古爲次於今爲上矣使父母卧風雨人子其安
哉則民之助之亦奚怪哉夫毋以政擾民民猶父母之
猶助之而況於以道教民且以政養民者哉此可見臨
海俗之愿而無譟譁許猶閒有存者豈其皆專在民哉

豈其不可轉移也哉嗟夫能無以政擾民雖繼彭公可也
也能復以道教民且以政養民雖繼古之爲令者可也

臨海縣重建宣詔亭記

方沂

皇帝遂居閭闔而率宇內若耄倪若飛植盎然春意夫
固詔令爲風雷也今詔令猶古誓誥按書邦家暨尹御
欽揚懼後自井田廢於時置守若令令雖小甚佐風雷
以陶萬彙等也以故窮崖下邑環治無百戶亦必有宣
詔之地矧隸甸服戶且繁何敢弗虔臨海縣南百步故
有亭詔中下令合父老稽首無異棲觚稜而瞻飛鳳也
庚子火民廬蔓延亭遂毀四明劉君棟縮縣事惕然念
赤城集

卷之三

七臨海宋氏
重梓

非承流所宜鳩工遴材一新故趾始癸卯正月越二月
告成費以節用之貲役以受傭之夫宅事以邑之幹勤
之士穹梁博礎丹堊彪炳於其旁復翼以布象舍數楹
夫乾以震巽鼓萬物皇以詔令鼓舞萬民詔令肆頒自朝
廷歷監司監司歷州州歷縣朝廷去民最遠監司次之
州縣則近民之官也而縣最近故民有休戚利病縣知
之最悉而縣長吏或廉或貪或寬或猛關民之命脈又
最切宜詔有亭豈直具文而已固在奉而行之也傳曰
君制命爲義臣承命爲信孔子於震取不喪匕鬯於巽
取志行順剛皆臣承命之機括今詔令無蕭不下曰寫

罪曰減租曰賑困乏民延頸以俟如蟄而雷如熱而風
且暮不可緩臣奉而行之可緩乎而況於民最近者乎
劉君之令臨海也廉於已而寬於民又悉知其休戚利
病鄉無遲卒圍無錮囚翔學趨子弟受業蓋字而教之
道備盡民之責可無愧斯亭之建具文乎哉

臨海縣重建縣治記

尤袤

乾道癸巳秋九月臨海居民不戒於火燼爛扇延以及
縣治燔蕪俱盡當官者因陋就簡僅能建三椽於煨燼
之中以聽獄訟吏民亡所托足案牘亡所棲列一遇風
雨則沾漬暴露叫呼謹嗽訟牒計簿散匿吏胥之家最
赤城集

卷之三

八臨海宋氏
重梓

易甲乙莫可質考縣日以不理後三年子來爲州有意
興之而無與任其責者淳熙丁酉秋永嘉彭君仲剛來
主縣事子聞彭名舊矣心固望其有爲彭乃言曰夫環
百里之地而爲之長聚萬室之衆而聽其令民社所寄
視古子男治必有所一邑之條教於是乎出而司存弗
備亡以施政廢之當舉舍此孰先然役大用駭非受命
於郡則令不得擅敢以爲請子乃昇錢三十萬使營度
之是冬子罷官歸踰年則彭以書來告成矣外爲重門
以嚴啓閉上建層樓以斂勅書治事有所燕居有室翼
以修廊挾以外廡吏直賓次環列有序與者爲藏爽者

爲獄爲亭於大門之外以班詔令爲閣於東廡之上以藏案牘爲堂爲齋爲軒以備宴休游息之地下至於庖漏之所微至於什器之末雜至於丹雘髹髹之事纖悉畢具規撫堅壯工用精密總爲屋八十有一楹中鑿五池滌水爲備復以其餘力建丞簿之舍而新社稷之壇鄉之荆榛瓦礫之場今乃爲高明宏麗之觀民始識有官府之嚴而稱其所以爲邑大夫之居者問其經費之所出則曰未嘗巧取而苛斂也凡材之隱於吏而亡籍木之訟於官而願獻者悉取而拘之鈎校畸贏積粟銖寸故費廣而不闕問其工役之次第則曰未嘗厲民而強使

赤城集

卷之三

九臨海宋氏
重梓

也籍竟內之爲工者若干官出僦庸率如其私之直居處飲食先爲規畫使極安便率旬有五日而迭休之其用夫止及於附邑之三鄉家止一人人役三日番無過十夫而亦與之庸省督工程無苟簡怠惰之患謹視給散無稽留腹削之弊民之與官爲市爲役者若私家然故役大而不擾蓋經始於丁酉之冬而落成於己亥之秋問其所以久則曰不敢倉卒而趣辦也作於農隙而弗奪其時休其力而弗盡其用慰諭其勤而策其不勉民咸勸趨故工成而不勞夫聚財有方用民有節舉事有漸顧何往而不濟哉予嘗謂今之仕莫難於爲邑弱

者不足以有爲而健者或以病民幸而得強弱之中則積負困之姦民撓之欲興事造業有其志而不克成者多矣又幸而不爲積負之所困姦民之所撓而在上者或不察不得自展其才者亦多矣當君之始至賦亂政扈隱戶移脫弗可究詰乃定質劑乃正疆理通租匠役披露首服吏姦民瘼檢柅濟理田野歡呼訟日以簡故能不困於積負不撓於姦民不抑於當路而興舊起廢不擾而集非庶幾於古之所謂循吏者乎夫哀聚羸羨於單乏之餘可以觀儉謹用民力於偪仄之中可以觀仁積累工役於遲久之後可以觀智是皆足以爲吏法

赤城集

卷之三

十臨海宋氏
重梓

而不可使之無傳予既嘉彭君之有成而因其請故遂著其實使後之人得以考而法之非以譽彭君也

臨海縣尉聽壁記

京 鏜

縣正之職其任綦輕漢有四部隋之分判重之也臨海附城民事浩繁鸞膏姦媢爲尉者業其人則政乖在管紆黃綬皆宗工鉅儒各稱其職自此或爲監司郡守侍從輔臣不可槩數得人爲盛矣今縉雲葉君禹以名家之秀學業之瞻旣修飭政事鼎新解寓且念前人各氏不可以亡傳博考圖籍歷訪父老僅得三十人彙之於石其間年次之不接日月之不詳姑闕之庶他日可續

焉後之君子好古博雅必不隱也

尉思隱軒記

林仰

金華王季海作臨海尉葺舊屋闢一楹地為燕息所用
梅子真故事名隱軒屬予為記予告之曰君遭時清明
少年取科第初官即事賢主人有設榻之重駸駸乎得
行其道蓋與子真居然不同然則胡為乎隱哉試妄評
之君子之出處而已隱之為言去也仕而有隱志則去
就輕去就輕則不為世間勢利之所移是以道可行事
可立澤可以及斯民古之大太山覆於前而色不變用
此道耳不然則接輿荷蕢之流潔身亂倫之行儒者不
赤城集

卷之三

臨海朱氏
重梓

取也仲尼轍環天下孟軻歷聘齊梁一不合視萬鍾祿
若將免焉去而不顧故為百世師仕而志乎隱舍是宜
無所取法焉季海讀書明理道耿耿不可犯干而恂恂
似不能言其鄉里之賢有以氣節聞者季海慕其為人
宜其不凡如此是軒之作小出芒角固已超絕况仕益
久閱世益深其又可量也哉予於季海同年生也草木
味同且有聯事之好其知季海他人不及也故樂為記
而不辭

黃巖縣聽壁記

方行可

宣和癸卯歲之十月黃巖縣新作聽事告成大夫王公

碩諭其容方行可曰管之為政於此者其賢有聞去而
顯於朝者有人焉其流風善政在民至今者有人焉是
不可以無紀也縣聽故有壁記辛丑之盜漫為烟埃吾
將因斯宇之載新復求國朝以來作邑者名氏次以歲
月鏡石而實諸壁使後世有攷且可繼焉子其為我叙
之行可不敢辭謹叙之曰縣令長皆古官漢制萬戶為
令減萬戶為長今之知縣事古所謂令也黃巖古東甌
蓋為邑者尚矣宋有天下承平日久生齒滋殖著版之
民僅十許萬故出宰者率繇尚書左銓熙寧元豐而來
以其兼督鹽筦間自有司辟置或出於朝廷一時之選

赤城集

卷之三

臨海朱氏
重梓

以故得循良為多前記無復遺跡今大夫訪之故家得
於邑士陳褒別記者由宣和而上訖於天禧之元凡四
十有一政攝事者九有其姓而亡其名者二其不可攷
見者闕之且大其石以竦於後夫近民之官莫重於縣
而聽事政之所自成也一號令之出少有不謹輒病百
里或遺患於數世之後為政者不可不知也今大夫之
賦政可謂知此矣而又將推以謹來者故人列其在事
之歲月俾其政可攷而存後之人坐於是以前斯民苟
閱而思之必將曰某善足慕某不善足戒後之視今亦
猶今之視昔吾敢不謹乎是則壁記之作豈特著舊而

已實百里之賜數世之澤也嗣大夫者其念此哉

黃巖縣重建聽事記 此碑 磨滅

王居安

會稽胡君衍道令黃巖纔數月政平訟理吏畏之民安之士大夫信之下至海隅山顛黃童白叟莫不知有知縣之賢也邑故有聽事建於宣和之五年令王君然百年矣後雖有修建堂宇者由堂而外尚仍其舊稟焉有棟折榱傾之虞前令太末陳君汝改建門廡而聽亦未皇暇君至以嘉定七年六月經始於明年之正月越二月已未乃立木剋大聽五間合從屋凡百二十楹糜縵錢三千米斛三百悉辦之官絲粟不擾於民役替有時赤城集 卷之三 臨海宋氏 重梓

司也未嘗市香於泉今聞其宰吾邑也雖杯茗油燭之需必計直入金於官蓋其律已嚴故官事易集其奉已約故公用易饒茲其所以雖難而易也歟余懼夫來者徒樂其成而不究其所以成故據其實而告之繼自今聽訟繁獄於斯出政斂財於斯者宜有攷焉君名衍衍道其字也

赤城集

卷之三

臨海宋氏 重梓

赤城集卷之三終

臨海朱興洲校字

赤城集卷之四

黃巖知縣續題名記

蔡範

設官分職凡以為民陳力就列凡以行志然而去民最近與民最親知民之休戚最詳繫民之利害最切則莫重於縣之有令仕而欲行其志蓋必由是官始况黃巖之壤襟山帶海膏腴百萬畝其地日益墾闢蕘宇十萬家其民日益蕃庶故凡賦輸之富倍蓰旁邑訴牒之賧覓絕浙地於是為令不亦尤重已乎範有生最晚冒焉試邑更嘗未多觸事墻面顧累月以來食息無輟區區此心未嘗忘民訪利害察休戚因其可近易親之勢思

赤城集

卷之四

二臨海宋氏
重梓

為之計然誠雖存而力弗逮念雖專而事易移廢因朱墨而志有難行者矣悚然以思寧不自媿聽事舊有石記前令名氏厥後弗繼近事無紀乃咨問父老訂正歲月次其後先用續前石暇日摩挲尋閱緬懷景慕因人考政擇善而從苟克利民循守惟謹期以充範之志焉

黃巖縣尉題名記

孫應時

凡官之府舍宜有壁記記在官者名氏歲月示民不忘其故且繼者有考也黃巖置縣蓋五百年昔之尉於斯者宜多名人顧未嘗有所謂記者何哉豈其因陋就簡否則卑之以為官不足記甚亡謂也余之來詢諸邑大

夫士與鄉長老而所稱道省錄率不過數十年之近又

採之所在屋壁碑識之間蓋可知者僅如此嗚呼其可減矣其愈久而愈不可知矣屬將去官迺書而次之石以俟後之人有所聞者附益焉若尚書右丞忠簡許公之事則其遺文可見噫州縣之官莫如尉最卑然而亦最近民有志之士如欲深知民生之艱與為吏之不易以推及乎世之遷變觀古今風俗政事本末求切於實用而精思其所不及則雖奔走勞悴於塵埃筐楚之地疑非所當厭也聞古之士不卑小官而必行其義觀斯記也其先乎余者有可慕其後於余者不敢不敬告也

赤城集

卷之四

二臨海宋氏
重梓

重建黃巖縣尉聽記

此碑
磨滅

謝直

四明楊璘子美作尉黃巖撤舊治而更創之凡門廡聽事堂寢房舍庖湏其楹六十以為官者之宅居宅之西有地夷曠累臺以望曰見山之臺翼亭以憩曰傳香之亭即臺間中疏池沼四隅雜藝花竹古梅怪松特為奇觀乃更結草扁以歲寒以為燕適之所梁河重橋前直縣南所謂委羽洞天之山繚牆夾道卒廬射圃以為閱習之場鉦鐸鼓鐸弓旌鉤格斧錡搭箭杓具庫筦鑰以為警邏之備凡糜錢五百萬餼廩二百經始於辛未之孟秋落成於壬申之仲夏既乃因其長太末陳公

魯麥請記直按開寶之元營繕大內告畢遂詔天下郡
邑修立衙宇其制之大畧節察知巡罷者著瓌修之籍
迭相付授幕職州縣受代則對書考課之歷致損者殿
一選增葺而不煩民者加如之厥後有司改廢而他官
不顯書吏績考功止批七事此制因爲弗聞宦游者視
所居曾不若叔孫昭子之於傳舍一榻之寄凝壑滿席
甚或撤瓦破柱苟給竈養迨其有所興作胥動釋駭發
怨一方無簡書之畏矣余承令君之命問子美以資費
所出而曰縣家所助益五十斛它吾自輸之擇材賦工
必堅必良塗墍丹雘必緻必精吾計其久不計吾其費
赤城集

卷之四

三臨海宋氏
重梓

念其費不念吾其勞君其問諸野吾惟子美之輕財舉
事誠非人人力之所及而子美之成功遺後者將非人
人來則居之哉於之移氣體於之莅官事於之奉父母
於之樂妻孥於之燕僚友爾休爾游爾宵爾晝無所不
可詩云子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保固修飭使更閱終古
而輪奐常新豈子美是爲抑開寶之所以推躬逮下者
幸萬世臣子尚有詔也記之謂何

天台縣題名記

韓元吉

寓天下之治曰郡與縣其簿書期會獄訟米鹽之職縣
實百於郡蓋郡則有掾有曹各司其局而守特視其成

焉縣之官丞主簿尉與令爲四號爲通其事然令無按
察丞主簿尉掌治各有它例不能分總縣務其極悉萃
於令且起鬪訟者立庭下枚數其牒耗焉已不勝其煩
獄之辭畢聽而後蔽暇則督民賦課出納謹帳籍官廩
士學戍兵役隸月會而須給縣或當孔道執券而候驛
者日羅絡廡序持文檄相恐動赭阜之衣滿前間有卒
辦必取其於常賦之外上官便文自安不問所從來民
或謂語則以咎令又爲令者秩不過七八品勢力卑甚
里居之豪寓公之老相與狙詿誤騰謗讒脅令以營其
私不則搖撼詭譎必使之去而後已令之缺榜於銓曹
赤城集

卷之四

四臨海宋氏
重梓

者率數十閱歲踰時皆憚不敢睨然國家之制由選調
而更京朝必歷令而正其資號曰親民比歲益嚴其格
往往不得命爲他官由是士亦勉強自勵其才以試於
縣紹興二十五年吾兄子雲始爲令於天台以爲天台
極兩浙之東南其地富山水玉京金庭俱天下勝觀可
以乘吏役之休逃禪訪道從隱君子游資祿以養親且
應夫令之名而已則倥傯亦不暇給旣而歎曰縣固有
劇易事無不可爲者因爲之竭日夜之力疏剔刮磨不
事表暴一意而持之未幾吏民亦坦坦向化始得從事
於文墨之間而縣之前令名氏漫不可攷乃訪諸塔廟

之題識推以案牘之歲月得其可見者自鄭至道而下
幾二十二人將礮石刻於聽事之左元吉方學邑於
安從吾兄以問政因書其事以為題名之始云

仙居縣令聽壁記

方行可

台州之屬縣五仙居尤為古邑秦漢之交地空於荆楚
閩越之間西晉置郡稱臨海而縣名始豐後析其南
別為縣曰樂安實東晉之永和二年也仙居即樂安
其宋齊因之隋既吞陳乃併為臨海唐一天下武德
已改郡為台州縣仍隸焉至上元乙亥凡五十五年
再廢再置且易曰永安而遷治孟溪即今縣舍也五

赤城集

卷之四

五臨海宋氏
重梓

不軌吳越僭擅專二浙之地縣與州俱溺焉皇朝削平
海宇蘇救疲瘵州治屬浙東觀察縣仍治孟溪者尚名
永安逮景德丁未四月詔改曰仙居以其洞天名山
蔽周衛而多神仙之宅因以名焉民既康復日以繁
今則鄉六而戶逾萬歲之常役與夫苗役之息貫石
兩無慮七萬其催呼期會輸入賦與先後不齊繼之
平央枉直應奉符檄矧復宣上之澤達下之情一縣
縣之令令之職重於古今也蓋以此夫邑之治否繫
之休戚在乎令之才不才然其所以為治一於奉朝廷
法而所施之術則不同大槩通才明識持以至公則

行令乎政成之速不然則嗷嗷之口豈易防遏耶新昌
石君來令於此未幾而頗多豫暇於是稽版籍之簽書
推而正之至於端拱令凡二十有九員端拱而上無從
而考景德四年以來為仙居者又得其始至與夫代去
之歲月各從而書之刊於壁石嗚呼諸公之名久塞而
遽通昔晦而今顯由吾石君以發揚之也

仙居縣題名記

許景龍

令壁有記所以紀遠近別同異而治政之能否遺愛之
淺深可不須而自見也仙居舊有題名絲端拱以來凡
九十五人中更兵盜自何真中以下不得其到罷歲月者
赤城集
卷之四
六臨海宋氏
重梓
十有三猶闕疑以待知者遺墨所存將浸就漫洩大懼
不足永其傳余將代去迺亟伐石更刻使行列相從粲
然可觀嗚呼三百年間善政有足稱紀殆不一二而邑
人祠與祠祝之者密學陳公而已然則令茲邑者陳公
其遠泮歟余故表而出之且以自警

仙居縣重修承聽記

趙善宿

安洲長貳之居古傳伉壯遭煨燼餘惟長所創幾古
以生官略於籌遠僦工輪材取具一時規模湫隘纒半
故基耳中更繕修亦復因陋就簡隨治隨圯震凌不支
嗟夫事土木殫工役固非為政者宜先然蒞官之所職

謂弗填視傾弗持斯豈人情也耶政三歲一更僕去一歲官微事簡思無以遺後龜日鳩工制不踰度役不濟時合內外而一新之茲非爲身計姑以即將來云

仙居縣重修尉聽記

俞建

丹邱列邑凡五仙居雅號簡靖然句稽巡徼共二尉以邑獨旁午居官者認認奔命疇暇過土木而問錢君立縣壁水擢太常第英粹恢裕不卑其官敏以濟恪政修事舉庀職之又明年顧聽事撓敝欲壓創始宣和今垂百禩紹興丙子小嘗繕葺寢復四紀繼者憚費忽頤謾弗警省子立從容諭邑大夫林君岳曰塌來充位再赤城集

卷之四

七臨海宋氏重梓

稔閱替月卽踐更宦遊素諱營創矧氣力差卑敢犯不韙徒念錄錄塵埃茂圭黍稗縣官此屋不修且壞誠不忍棄後人寸鏹粒粟縱乏敢或一毫蠹民寧輟已不勒易腐苴罅儻支永久吾心庶幾焉邑大夫嘉其言而繼與之謂惕口浮食逆施尸厥官舉世總總子立問津膏冥慨然自詭爲來者地端未多見迺率先捐錢五萬佐費子立復捐俸繼焉木取之官山他費率視市直隨給工徒就募計日疇子棟幹之蠹敗瓦石之闕裂悉易剝之東有老屋三楹隳仄架甚併復增葺闕壯加昔合費實半鼎創輪奐飛峙丹堊照映經始於中夏之旬

七日不匝月斧斤卽工役成而民不知過者交口歎羨寧知子立又有餘地茲特經畫之瑣瑣者歟夫擾不及民仁勞已佚人義役不淹時智爲人所難勇捐俸充費廉疊是五者可書不可書子立名撫家橋李余里人也

仙居縣主簿聽記

俞建

簿職句稽上而臺寺監下而縣崇庫雖異責成之意畧等縣隘或不具官尉共二尉逐逐警邏無寧暑自捋帶瞻又分其力於簿簿責未必塞併與尉事漫弗理近制簿不檄委督覈不同他曹仙居縱號清簡無簿得乎前郡守李公廉奏置簿於戊辰官具而厥猶闕越四年趙未城集

卷之四

八臨海宋氏重梓

君彥僧來就舍隘陋不堪著足得舊營廢址屋之簿有自君始寸篔弗思徵民替年班輪僦工翬飛翼翼士民翬覓率譽其才余告之曰子居官而不治其舍恥也治舍而或尸厥官亦恥也子奉職以勤恪聞昕暮坐曹簿曠事是能治其官如法舍矣事固有大於簿者孜孜未嘗言今所立不既多乎落成請記就以勉之

寧海縣題名記

樓府

政和六年余白連山儀曹用還堂關改差四明儀曹掾是歲孟秋假道茲邑遇青田劉侯倚友之爲丞也宣和二年白明州昌國縣令改秩堂除越州餘杭縣東歸待

次是歲季秋假道茲邑遇劍川沈侯賢佐之為宰也
羨鄉曲親故皆得以賓禮叙舊每遇僧坊一宿而返
其市井蕭條人物稀鮮官舍卑陋山嶺崎嶇無一事之
可人意誓斷不復過此洎兇賊殄滅汎海之官至越而
舊物已為有力者奪徘徊未知所向朝廷不忍無罪報
罷忽降御筆易地於茲顧雖有平昔誓斷之言而君命
不敢違巡遂以宣和三年季冬廿六日赴上始即與席
竊歎三至皆有為焉治事旬浹四壁蕭然獨有題名一
記以木為之龕於聽角余又歎前賢製此將以為名也
殊不思邑之窮僻既不足以得名木之易朽又不足以

赤城集

卷之四

九臨海宋氏
重梓

久其名政宜付蕪蘇不若已之之為愈速攻其姓氏同
桑梓者二人楊光祖有雅故者三人呂康卿孫大常
面者三人史遜殷或以政事稱或以文章顯其聲稱籍
甚固不俟龜跗玉箸已自流傳於無窮矣然念古人好
名尚有沉碑江水俟于歲之後谷變為陵庶幾可見余
又安敢以邑之窮僻木之易朽以廢前賢為名之心哉
於是礱石移刊以成其美

寧海縣尹題名記

吳子良

寧海令題名記不知始何時宣和間樓府為記稱始錄
以木更用石焉然頗以莽聚僻寂小其縣寶慶三年

會稽玉君至僻寂者漸稠密矣君顧謂縣當問民俗不
他誇并聚民俗厚雖僻寂未宜小民俗薄雖稠密未足
誇也寧海之民力耕釣安賦輸見謂勤朴於今尚爾意
其在宣和間未接京邑華靡事其俗之厚無疑矣而可
以僻寂亦之哉然今既漸稠密亦漸熾於爭蓋地迫山
海產糧食啻有足憫者未可遽咎其俗之薄也且人情
本向平縱趨險可復御以險乎人情本尚易縱趨難可
復御以難乎自是潔已究民隱每黎明達分夜甲是乙
否語同家既所與奪於理義威術弗仗也聽之東有
堂老幾株葦老如新榜乎易以見其志既又謂題名雖

赤城集

卷之四

十臨海宋氏
重梓

更用石刻亦磨漫不可讀別市石重刻之增本朝而上
至秦焉則劉毅曰陳仲通仕梁唐風蹟不大者曰陳長
實名莫詳矣而知其仕吳越吳越議增賦上書死爭以
免由是觀之果援其民以避險難千載詎終泯耶今石
亦主各氏班班荷過其下二三數就為追繼陳者孰為
遺愧陳者有聳慕而遐思有怒皆而切齒由得以身
或否雖隸得以公賞誅可畏而不可誣也式勸式戒具
易子其俗君之望於後者有竟乎君名準字端已遂
先生之決子於是世其家矣

寧海縣丞聽壁記

劉倚友

崇寧甲申大觀戊子是邑兩置丞職皆踰年詔罷政科
 壬辰丞職復置余以初第承乏茲任前此雖越兩政皆
 以中廢而公廨不克治余至則僦舍編民隘陋苦之既
 而得地於縣之西隅以歲在癸巳九月經營越明年正
 月告成址而柱者凡二百二十有二他木稱是又闢縣
 之垣以跨橋曰通德因聽之餘以構堂曰松吟亦足以
 資出入燕息之便也一日落成士民縱觀有驚眙夸睨
 若見賞者有俯眉顰語若見勞者又有欲笑而頤不解
 欲言而聲不揚若見誚者夫見賞者余知其樂此基構
 赤城集 卷之四 二臨海宋氏 重梓

之成也見勞者余知其卹此造爲之勤也求其見誚者
 不可得竊思之固有在矣得毋謂仕宦所寓比傳舍爲
 稍久今基構造爲之功非不知其備且至也然斧墨未
 乾爨突未黔代者告至徒役爲後人資耳况繼而居
 者未必察察而未必德也雖然彼見誚者固有理而所
 以誚者乃余志也士之有爲於世者期以身任天下之
 重要皆使人人獲安利而後已况朝夕從事無非盡其
 所以爲人者於一室勞佚又何較焉若夫察與不察德
 與不德尤非所問也雖然繼是居苟能壞者思完弊者
 思新毋頽我窗牖毋毀我器用毋以一時苟簡而忘後

人長久之利使向之見誚者於余心爲無媿亦仁人之
 賜也因其落成故序此以俟賢者

寧海縣主簿聽壁記

李知微

設官分職各有攸司自一命而上至於天子之大吏繇
 簿書期會達而至於坐而論道俾各務其官而修其方
 用志不紛若將終身則事無有不舉而民無有不理雖
 至於大治可也仲尼覆生之器祭必先於簿正迨俗化
 陵夷乃有高士不爲主簿之說余嘗疾之寧海亦萬家
 之邑官簿散脫爲甚盜而去之者家日以益裕而名存
 實亡者致無以自給今欲一釐正之使黠吏不得竄跡
 赤城集 卷之四 三臨海宋氏 重梓

於其間而良民受其賜不在句稽之職乎主簿括蒼陳
 公儒家者流沉靜端敏莅事茲久官修道行迺以壁記
 之闕一朝作新命知微記著歲月故因進其說如此異
 時必有指是刻而相告曰自某充是官而籍之散亡愈
 甚也自某善其職而散者因以復合也則斯記之設豈
 無所取云爾哉矧歷年於茲故多聞人則揭而著之以
 示不忘茲亦後來者之責也陳公名雅蓋學校舊人今
 所得而記者僅二十有三人云

寧海縣新建衙樓記

錢惟演

古者郎官出宰雖班有土之權縣令得人自契震雷之

象所謂子男之國實爲父母之邦其政不得不修其門
不得不壯是故義經設位式著乾坤之名老氏垂文亦
陳道義之說蓋以限閭域於內外順閭關於往來其或
肇創重樓齊列大道斯又爲一時之輪奐使百世之誦
謠者也寧邑漢會稽之回浦鄞縣地也後漢改回浦
爲章安晉孝武太元三年分鄞章安戶置之唐武德中
改海州爲台州寧海屬焉自開皇迄唐大厯其間興廢
靡定遷改不常圖牒具存斯不復載眷惟靈壤實曰與
陸地接天台路連吞姥時生英秀代出神仙派桃源
隴壟舊游之勝境尋瀑布與公作賦之鄰邦自武肅

赤城集

卷之四

臨海宋氏
重梓

有國縣署之前本無崇制門闕之設止乃平居浸歷歲
華率皆頽毀梁柱悉蠹陶甃不完風雨雪霜樂榼莫庇
皇上耕籍之季秋八月我武寧章公來莅是邑性惇寬
裕動合典常專文學之科預英雄之選以詳雅鎮俗以
惠愛字民雖位屈於千銓而利均於千室下車數月布
政多聞賤廣廈以爰周歎開闕而未備有邑人陳繼安
暨鄉邨耆艾等列狀獻誠願謀新作旣輿情之允洽豈
人欲之可違公察以由衷聿從其志故冬十有二月因
農之隙庀徒以時大則輪梁棟之材小則致榱桷之用
官無釀斂民皆義從押錄薛宗等風事公庭恪居吏局

共謀樸斲盡瘁勤勞高卑悅隨上下胥樂一心衆力百
倍厥功景祐改元門與樓成軒檐半空烟霄咫尺樂拱
交結丹漆相鮮晴曦下照於觚稜翠嶺四圍於爽塏雙
扉洞啟宜馴馬之並驅層構鼎新若蜃雲之擊出華不
極侈儉皆中規仰之彌高觀者如堵翌日公乃謂鹽權
侍禁王君贊府評事曰君曰我之政必葺幸已成矣豈
非由能幹之宏假通明之奧思以茲公口共成此門不
然則何以致累任之闕一旦而備宜乎張絲竹羅樽俎
會同僚登是樓而凭之遠可以觀耒耜之勤近可以採
風俗之語比夫庚元規之登望王仲宣之銷憂彼皆賞
玩物象娛悅情興不足同年而道耳於戲斯邑也叙置
近數百年斯門也朽腐知數十載是邑之民得不思經
度乎所以然者蓋以待明公而作之庶播其芳風者哉
余受代葵邱經游花縣俾茲撰述靡容固讓敢以直書
是歲五月二十有七日記

赤城集

卷之四

臨海宋氏
重梓

赤城集卷之四終

臨海宋倫疇校

赤城集卷之五

丹邱州學記

李防

學之時義大矣哉人不學不知道道者非他道也安國家治人民之道也人能研味古訓鑽仰聖經將以演潤性識革去蒙吝究先儒教化之術時乎胸中願君子在義之說裁諸筆下引而伸之利而用之發為德元蓄為政本求其治也又何艱哉倘舍其學從其政有若擿墮索塗冥行而已矣豈辨民哉噫三代之所以明人倫厚風俗者設庠序之效也兩漢之所以昌王業永帝國者興儒學之驗也且人文肇生易其首焉則曰學以聚之

赤城集

卷之五

一臨海朱氏重梓

則昧其忠臨民則昧其教由是而言學者生民立身事主之大本為世之急務也可不在心乎景祐二禋秋八月防自澶移宋宋有府學久矣生徒實繁規模大備風教日盛詩禮日聞以是出名流取等甲者多矣歷公卿居富貴者亦多矣得非興學明道之顯效歟防俚人也遭遇明主坐寘周行每以為學之初涉道甚淺入官之後立政無聞不能探聖人文章之奧稽賢者政事之本徒竊厚祿以為尸素之臣故常有志勸人之為學贖己之不學欲人之多聞贖己之寡聞寶元元祀冬十有二月自宋移天台之亞尹宗明晉卿真端方純懿好古愛

赤城集

卷之五

二臨海朱氏重梓

靈之地何獨未建耶晉卿曰久有是心而力不足也今日之事同志相符躍焉而喜濟焉而謀政之暇日遂卜方所郡署東南隅凡百步有隙屋十餘間揆而度之默而識之又相會曰茲地也密邇郡署若建學館則有位之人易爲領袖可計隙屋益而就之矧材甚省功無多苟見義不爲是無勇也莫不亟召占吉日風斤驟運虹梁乍申制作有經簡質爲尚止增十間舍遠成一畝宮自仲春十有一日起工至仲夏十有一日畢力高門穹崇峻宇瀟灑靡踰百日衆心樂成詩曰不日成之吾今得之矣學旣成會八使葉公清臣戾止是郡首登是學

赤城集

卷之五

三臨海宋氏
重梓

延與諸生從容論道謂防與晉卿曰旣興庠序將變風雅不顯不做何以勸人因而又建小樓以貯羣籍生徒怡怡郡人躍躍復有好事者願出書糧共三百石其助也翕焉其興也勃焉噫學校斯設縫掖有光而今而後越變至魯豈難也哉仍命宿儒將爲主者詩書禮樂不得不興矣忠信孝弟不得不增矣愚者可以智賤者可以貴貧者可以富善者可以顯蓋學有所歸俗有所化自然時習而日益矣吾故曰學之時義大矣哉有君子與吾同志者諒無訥焉

州學記

此碑已亡陳司業者卿於李守兼所編中抄出

章望之

宋一中國而文教修學者大盛未免乎無師頃歲詔許郡縣建學館養英才雖興廢在人然後生知鄉風教而大講儒雅斯道開明矣及慶厯癸未甲申用事之臣改革百度太學師生是非時政上懲橫議學事中弛越明年戊子又命四方無改官學之人欲詳舉送時執事者失朝廷旨謂將廢學而迎合之學其廢矣尚不爲立師生矧復能興棟宇期以教人歟自非知道識王化之本者孰敢尸其事台州之學在子城中之東實前守李君防再徙之歲久卑敝僅存皇祐二年通判江執中攝州政謀盡革之會衛尉少卿呂侯來守郡嘉協斯議遂毀

赤城集

卷之五

四臨海宋氏
重梓

舊圖新倍隆前制逾月而役休有殿以春秋釋奠有堂以揖讓講論閣以儲書齋以居處門廡庖廚旣周旣飭且爲屋五十楹巖然而高冲然而粹復有百物之用備以養官民子弟於其中異日台人道立而行明身寵而家昌且有魁偉特傑之才自致聖賢之地是惟興學之賜哉斯役也大理寺丞知臨海縣崔黃臣司理參軍王景實董之蒞事有方故費鮮而功逸宮室壯好焉已而不鄙非才見託紀述百年學如不葺來者其媿斯文

台州重修學記

季翔

學之設尚矣堯舜三代皆有學春秋之時去古未遠一

百四十二年一百九十三國能修泮宮者獨一僖公彼
鄭子產號爲名卿不毀鄉校僅如餼羊之存亦不克相
其君以教化爲本務趙簡子以儀爲禮晉士會不識殺
烝使當時學校素修禮儀素明目熟乎俎豆足習乎規
矩豈有臨事情禮之失乎由是言之子衿之刺何國蔑
有我宋聖聖相承垂二百年庠序徧天下絃歌接閭里
主上中興幸首善書六經製先聖七十二弟子贊風勵
學者俾獲睹天地之純全何其幸也雖然興學者天子
爲天子興學者太守也太守賢則學校興人材盛否則
學校廢人材衰政教汗隆風俗厚薄實係焉不知者乃

赤城集

卷之五

五臨海宋氏
重梓

區區簿書獄訟財賦之末所謂使民回心向道類非俗
吏之所能爲也太守臺簿黃公本以經術爲諸儒倡故
其爲政知所先後台舊有學歲久浸圯公命工度材革
故而鼎新之又增廩米出公帑加養其徒月謁殿成禮
升堂講說學官職事以序進圍冠我如大裾襜如閭閻
秩秩有洙泗風諸生德公又樂公教於是相與繪公像
記其事曰漢循吏惟文翁以興學顯唐循吏惟常衮以
興學顯至今閩蜀號爲多士而二人之名與之俱傳今
黃公篤誠於學士方向化異時人材作成矯矯虎臣在
泮獻職嘗有所謂允武之士也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

當有所謂允文之士也以此導其鄉治其國平天下化
獷惡而爲良善揉不軌而爲順從食我桑黷懷我好音
又必自茲以始台之多士盛於閩蜀黃公之名蓋有出
翁袞右者詩曰既飲旨酒永錫難老蓋言僖公能飲君
子長者以酒君子長者亦錫以難老之福欲其壽永作
人也咏歌嗟嘆之不足手舞足蹈而有餘至於象其形
容非止朝夕望其儼然之威卽其溫然之色而不忘欽
慕之心亦欲黃公長於作人如魯之僖公爾薄采其芹
薄采其藻則學者事也公字仲微名章邵武人也

台州重修學碑

唐仲友

赤城集

卷之五

六臨海宋氏
重梓

本朝以恢儒爲家法自慶厯迄紹興命教益廣太上皇
帝首善輦轂欵謁臨幸親勒石經以風厲學者聖主服
慈訓復舉縟典橋門觀聽益盛肇建華閣嚴奉奎畫增
飾鬻舍輪奐一新風教所被無間幽遠矧在甸服敢不
欽承仲友世以諸生受國恩淳熙庚子奉命假守歲丁
大祲風駕至郡旣謁先聖行視學宮將就傾圯惕然念
非宣化所宜顧民艱食事有序旣登麥命臨海令葺大
成殿易腐苴罅堅緻可久至秋中熟乃議修學闢庭高
門崇垣修廡論堂書閣因舊而葺鳩工度材慮吏並緣
乃集鄉之縉紳推其賢能者三人庀役事擇僚屬四人

取之吏卒謹飭者行文書給呼召如作私室官不知役
於作於壬寅孟春舉於首夏庭宇夷直規制宏壯悉過
於曾材良匠能可支百載夫以天子命郡置學選明師
致士以德行道藝以培植風化震蕩習俗使人知有禮
義以胥訓胥保於平康輯睦之地乃王道之本生民之
命不可一朝緩養薄則不足移體居陋則不足移氣青
衿挑闖而不孫業則風俗之苟簡熟爛至於扞格而難
入無足怪也茲郡邇辟雍之流而以水火風旱之相承
補敗不給顧視歎咨以迄於今又因循而不修守之罪
大今捐數千緡而賢士大夫樂與共成豈獨守之責塞
永戒集

卷之五

七臨海宋氏
重梓

實亦成前人之志副多士之願然鄉之賢士大夫勞其
心力而守蒙成此非天子之德厚而朝廷之化深與喜
其成而推其本言之不足而至於咏歌詩其可無作詩
日有學之宮既久斯圯匪鄉之英孰葺而起伊鄉之英
匪爲我勞辟雍之化其流滔滔有庶斯修有門斯閱多
士復來居移氣壯台山巍巍江流逶迤有學之宮與江
山齊旣安爾居旣鼓爾篋青青子衿曷孫爾業我風斯
移我俗斯美詔爾多士毋負於天子

台州重修至聖文宣王廟記

范說

天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後帝皇而出知帝皇之聖

爾唐虞舜之化知所以盡美夏禹湯乙之嗣知所以純
應提君臣父子之教成冠婚射御之統垂諸億載而不
易其繫宣聖之謂明矣聖矣實惟生于姬周之季幽厲
之世也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以爲神異以繡紱繫麟角
河去又曰水精之子繼商周而素王出蒼龍繞室五星
降庭茲又奇怪惚恍弗可以具論歷聘列國不遇時君
蓋所以然者患道之不行不患時之不遇閭閻於洙泗
之衣祈祈於龜蒙之輿讚明十翼之旨開系太極之度
三才之義博而益顯八卦之列變而益神述二聖三皇
之言尤宮五行之適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明悔過自
新

卷之五

八臨海宋氏
重梓

嘗之爲賢發明十五國君臣善惡之本據之爲諷誦叙
二百四十年治亂之蹟十二公承襲之宜大則申褒貶
次則陳赴告三千之狀辨卑高之體三百之條定名數
之列裁六樂分四象雲門咸池所以興大倫大章大韶
所以增廣懿大夏大濩所以象功成大武所以陳武功
斯六籍者所謂之人文也洎兩漢而下建侯樹伯比比
信尚嗣王封聖者緜緜徽號台州東甌之分野澗水之
石界幸有六朝之遺範祭焉衣冠萃業者有矣而茲廟
也嘗益郡署之背枕山之趾蓋宇衡聖鞠爲荆榛一日
會公屬而議之祠不亦隘矣乎因圖完葺而遷寔之乃

下東之維四向平易

爰命授全模閱其椽

時之以爽塏有以廣

之四壁丹漆植壤飭

旁羅窰公而下象昭

左邱明公羊高穀梁

劉向鄭眾杜子春馬

彌之預范甯高柴宓

唯商瞿司馬耕子張

公仲哀魯公官程縣

赤城集 卷之五

孔無叔仲會仁祖鄭

賈滌步叔卦選顏之

由振晉戚公孫龍任

美流察制秦非申黨

從公文夏自公良孺

春秋置奠而常饗之

禱其道益廣其貌益

哉其地勿改故其制

戚落之惟熙若揭日

台州鄉飲酒記

謝升俊

國家自中興以來追復舊章一新典禮用底太平之治

以紹我宋累聖之休是以崇宗廟以寧祖考躬郊祀以

饗神祇關賢士之關以長育人材凡所關遺莫不振舉

惟是鄉飲之禮久而未講今又詔頒郡國悉令推行將

使數千百年之曠典亦幸遇於旦暮間甚盛舉也郡太

守秘閣張公偁適當奉行恪虔靡忽不踰旬月大講於

鄉校仰副詔旨舉行之意屬升俊實書其事欲鑱諸石

為永永無窮之傳升俊竊謂先王制禮之意悉緣人情

人情所欲因以行之其所惡因以去之君義臣行父慈

赤城集 卷之五

子孝兄弟欽所謂六順也是人情之所欲其可不行

乎豈易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請

六逆也是人情之所惡其可不去乎鄉飲酒禮實後世

禮之所自正孰謂今日可廢而不行耶大哉鄉飲之

禮也古者賓興賢能則行之明養老正齒位則行之

禮也古者賓興賢能則行之明養老正齒位則行之

禮也古者賓興賢能則行之明養老正齒位則行之

不過一時尋即寢廢詎時先王之深意哉是禮之設初

不規務為遙兒贖合歡於飲食謂夫主介

之有衆縣獻之有卽升降之有文有序之

類有別凡禮之意悉寓焉故行諸一鄉之市則父詔其子以教其弟日熟於所見耳熟於所聞不謂識禮之制又達禮之義居於家者弟長而養老仕於國者尊君而親上自然教化行習俗美人人知逆順之理皆有士君子之行而乖爭凌犯不生焉孔子曰吾觀於鄉知王道之易易又曰鄉飲之禮所以明長幼長幼之序失則爭鬪之獄繁矣殆謂此也古之爲節實東漸樂士生齒繁息事物猥多所以去道效順在所悉中於禮觀之者通者皆知爲士之貴而嘉歎仰見今日化行之初風教之美天下靡然丕變嗚呼豈不難哉

赤城集

卷之五

台州州學藏監書記

季翔

臨海宋氏重梓

文籍生於慮義六經成於孔子子出論語史始編年厥後書口益繁六經之外有傳註傳註之外又有書諸子亦各有傳註史家又有雜說學者恥一物不知昔人有願入秘書一讀平生未見之書卡爲士未入秘書必游學校求書多者假之以觀而貧者苦於無資其力能以置者固不如秘書之富也非賢師帥爲之置書其間學者非自致青雲之上求入秘書終未得讀聖書之益如古人矣此夫士者公愚也上卽位之十年藏文閣等制趙公以同姓之賢來守丹邱下車敦序之教士

知嚮矣明年春陟魏科者十人江出之歸一軍宿而直台廳長才秀民間出其間每三歲兩宮有以各上者不過四五人至此遂倍徙於他時豈非教養成之有道耶一日公謂翔曰來學之士宛然涑淵之風獨書籍未備不足以供其觀覽未免假書於市者於是出帑藏之贏五百緡置監書三千五百卷命藏之於佛登吾藏書之所如入羣王之府球琳琅玕無所不有仁智各隨其所見大小各隨其所得異時推其得於司堯舜君民是藏書之效也已嗚呼賢矣哉仁人君子之相愛也兩漢四百年傳循吏纔十有八人文翁蜀學道冠

赤城集

卷之五

臨海宋氏重梓

西京循吏之目衛颯與桂陽學遂首東京父之名彼之與學未暇藏書也固雖猶歆艷如此睹勸舉之興藏書之盛又當大書不一書爲時循吏之冠冕翔書其人而公命記之姑叙藏書之歲月俾後書難者口是趙公之德也書之藏不朽公之名亦亦之爲不朽書之澤無窮公之教亦與之爲無窮昔名聽訟南去左右於成王人懷之勿剪其甘棠公之與四明勸相於朝是書之遺德多士奚止甘棠之覆比耶公有才美文章而無驕吝之私天資至誠與人不治郡縣然有聲爲前人之未爲能前人之難藏書於學

尤爲可書也若夫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得道忘書雖言不容贅者要之得魚兔者必自筌蹄始學道者必自癡書始

州學更造釋奠祭器頌

賈南金

郡刺史以恢儒爲政政之本也儒官釋奠政之大也天台在浙名邦釋奠有器非惟不備且不度行刺史者驟未遑及人乎數耶歲乙巳天子重遴侯度毗陵丁侯寯繇棘正來莅次春丁卯行事因慨然曰無乃太簡乎此櫬不榘彼榘不榘禮自聖人出乃不足載報奚其禮按朱文公成式寅夕斤察詔工授指蓋侯宰新昌曾以公

赤城集

卷之五

臨海宋氏重梓

定於太常者授今刺郡宜汲汲期春始告成於是丁亥先夕戒設由殿庭溢兩廡位各有器陶不窳斲不鏤麗牲於碑奏割如制黃流洋洋椒飴上升刺史袞冕赤舄登降鏘鏘猶天之靈肅若在廟一郡既觀且喟曰夫子之禮如此夫吾徒豈可不恪事畢諸生亟請於南金曰侯以仁義爲堂皇以禮樂爲宮牆民格其化而士尤沐厥澤可無以魯之頌僖公者爲侯頌乎是可以觀政矣嗟夫子入太廟每事問而祭器之簿正尤急曾子亦謂之有司存蓋道不能虛行也而寓於器謹其器存其道也子口我祭則受福政非禮不行禮非儒不舉侯寯以

29625

儒道天下可無頌以祝其嘏其辭曰我瞻芹宮禘祀之器昔不度兮今何偉我瞻庭廡猗祀之位昔不專兮今何備誰其繩之文公與之卓哉我侯今其新之禮既屬矣神具歆矣繫千萬季作自今矣邦人有祝祭則受福詎邦之福實侯之穀侯曰不然天子是先我將以禮樂佐天子惟四代之似

赤城集

卷之五

臨海宋氏重梓

赤城集卷之五終

臨海宋興洲校

赤城集卷之六

州學建武齋記

方味

上嗣位之六年夏五月近臣有抗章於朝其略曰國家
 留意人才文武並用故有太學有武學今州郡莫不有
 學起居飲食月書季考惟文士耳習武舉者一無所豫
 甚失國家並用文武之意乞諸路提學詔所屬郡庠增
 闢一二齋兼養武舉之士上可其奏惟臨海郡學建置
 日久淳熙壬寅郡守大著唐公更加繕造儀門外兩廡
 東則宗學西則縣學後又由縣學之左叛經武一齋尋
 廢今郡侯遵奉明詔屬有司相厥攸居於是即經武之
 示城集

卷之六

一臨海宋氏
重梓

舊廬拓旁吏舍而廣之設爲二齋左曰備文右曰輔德
 又於教官廨舍後隙地闢射圃締亭其上榜曰立德蓋
 亦循其故址而雷築蕪茨焉會秋仲月諸生應補者五
 十餘人采其文理之優者聽入月書季攷一如造士之
 法講肄射藝旬日亦有常程州郡選戎官之精貫武技
 者爲之訓導給民沒官之閒田以資其廩餼於戲休哉
 甚厚意也諸生合辭請謂不可無志疎不獲辭竊嘗誦
 詩魯頌泮水有獻馘獻功等事然後知古之學校不專
 爲教化絃誦地而武畧兵戎之罔不寓是爰自漢武帝
 求文武如不及唐長安中始置武舉與進士明經並行

然董仲舒與太學之請唐六館之目至不一而爲習兵
 書者設蓋茂如也惟我高宗南渡中興時則兩學並建
 繇是文武長材彬彬輩出若乃郡國自慶厯興學距今
 一百五十八年儒風日以寢盛而武勇智略之士散居
 田野三載大比僅或自拔以著見獨平時肄業講習之
 所闕然不聞可謂闕典今日崇尚右序風被四方旣以
 教養作成之事附麗於禮義之官益使太公孫吳之術
 是班於孔孟之道士心改觀爭自激昂奮發功名相勉
 忠義然則儲養於無事與夫握土於倉卒豈可同日論
 哉吾聞是邦山明水秀魁壘之英忠鯁之賢公輔之彥
 未城集

卷之六

二臨海宋氏
重梓

師帥之才聞人顯士繇鄉校出代不乏人紹興甲戌庚
 辰僊居鮑氏兄弟首相繼以武舉擢乾道初又有自右
 科易進士第而後爲名卿賢方伯者自是聯肩接踵腰
 金紵紫項背相望然終未若文雅闊博之士光明俊偉
 之盛今郡侯仁賢推廣德意加惠多士爾游於斯泳於
 斯旣乃心精乃藝毋荒於嬉毋自鄙夷於詩書禮樂自
 命於勳業遠大自期詩曰髦士攸宜又曰躋躋王之造
 抑俾熙朝文武得人如周家之盛庶無負聖天子樂育
 之意

州學教授題名記

王謙之

聖王建置學校長育人材所以續天地生生之大德也
藝祖受命承五代干戈之餘綱紀初基日不暇給而臨
幸監學再舉齋典尊師重道有光古昔閱時未久申命
近臣聚生徒講學以風四方規模遠矣列聖遵守家法
有隆無替接於慶厯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而
教養之制加焉夫培植涵養於平居未用之時將憑藉
扶持以爲子孫數百世之用則所謂教者豈特月書季
考而已哉今學官在郡縣中雖無羣有司簿書期會斷
獄聽訟之冗然所任之重視羣有司何如也議者願以
爲□□□□之若安知祖宗建官立學之本意哉天台

赤城集

卷之六

三編海宋氏
重梓

爲浙下州而人物之盛出爲名卿才大夫者項背相望
此非一朝夕之故也蓋自建學以迄於今作人之功至
矣爲學官者不知幾何人願使其姓名不傳於後豈非
大闕予因博稽記籍之傳參以故老耳目之所信其所
可見者才得二十有八人先此皆與歲月俱遠而無考
失今不識歲月且益遠凡今之可見者又將泯矣予甚
懼焉悉取而載諸石雖到罷月日間有未詳然書其姓
名於上使後之人或因姓名而考得失庶居是官者有
以自警而不敢忽則題名之設尚有補於世教云

台州新給贍學日記

俞建

嘉泰改元春正月括蒼吳侯繇戎監簿分母邱銅虎始
至款謁學宮進諸生而諭之曰台嶽神秀之區蟠粹鍾
緼挺生宗工碩輔以隆道峻德調元巖廟實闔帝賚崧
高之祥爲是邦圭衮盛事洎名卿鉅儒魁壘正大彬彬
輩出迺至擢第太常策勳壁水聲價尤擅一時人物彙
征林立號東州冠竭來親挹簪弁閭閻秩秩詎非幸與
顧淬業於學凡幾庠廩所儲奚若士歷階具對比歲絃
詠日蕃賞聚采齋豐年莖莖弗瞻小遇早潦搏手莫支
藿鹽蕭涼章布瑟縮非一日積侯慨然動色曰若是寧
不於多士歎繼粟育才責不余在而疇諉會帑吏以敗

赤城集

卷之六

四編海宋氏
重梓

聞聽其歸田於官厥壤豐腴境臨海之保樂豪宗環睨
競覬顧疆畝適與故學田綜錯晦計者百有四緡計者
九百四十有六斛計者二百三十有七侯喜謂建曰是
不足爲吾泮助耶吏白帑失贏會直僅償委焉懼關公
計侯斥言郡國教養宜急捐以予士不猶愈乾沒汝曹
手吾帑縱之樽縮矣病矧飭厨傳稱過客匪性所樂抑
不暇已約彼裕此余志斯愜尚安斯趣割券畀學別駕
復從史之劍佩聞風踴躍起敬權言牧伯主盟庠校累
累毋乏大抵稍繕土木卽推殊尤甚或而勉應銳出衷
悃實鮮施予儉束廩給靡聞孰饒植人才惻怛加惠若

侯勇且亟者歲獲常入粟有羨儲繼今一飲一食皆侯賜也屬猷將奚窮始謀肖像揭虔侯卻弗許乃合辭屬建識顛末以詔後不得辭嗚呼謀食求飽士之恥也學飭養士上之禮也禮明則化行化行則俗成汎觀州邑棘利紆義右政左教籌筭榜笞日接耳目視詩書俎豆若將免已惟吳侯學以傳家材以經世飭吏事以儒雅主治道以清靜孜孜風化嘉與培植是舉也君子謂立政知先矣夫出研桑之私智而能急眾所緩一宜書恥徇己以自豐推而俾寒素蒙其利二宜書休績創睹前罔倫擬三宜書雖然侯之飢爾士誠渥矣勵志賈勇毋赤城集

卷之六

五臨海宋氏重梓

台州增學田記

應椿年

淳熙四年歲在丁酉冬十有二月濮城李公被命來守
既事纔三日謁於我先聖祠下禮畢陞堂延見諸生顧
瞻兩序冠帶聯屬謂椿年曰是邦上應台躔儲精孕秀
名士代不乏人學校彬彬也固宜他日問學中人才且
及經費椿年於是言在籍之士不啻數百人而食於學

者未嘗滿百一歲之入不足以充費與教者以敦學之
餘儲錄計之少不經意則用之闕也滋甚故有願處學
而不得者公聞之矍然曰是豈養育成就之道哉當思
有以附益之他日又語椿年曰學用之不足未有以爲
計近謂諸好義者得黃岳黃氏田五十畝寧海士人陳
公輔田二十畝臨海將仕郎朱鳳田十五畝爲穀二百
石有奇縣覈其實而歸之學吾方以義勸人其知慕名
教而來從者殆未已也子其謂何退語諸生雜然相賀
遂請記之椿年愚不肖尸教事愧不能作爲文詞後公
之賜竊惟今海內郡縣莫不有學其間或患不足者特
赤城集

卷之六

六臨海宋氏重梓

上之人無術以濟之耳昔唐劉賓客刺夔州嘗有言曰
今之膠庠不聞絃歌而室廬圯廢生徒衰少非學官不
振病無貲以給也其說固當矣然其議謂春秋上丁有
事孔子廟其禮不應古乃計本州四縣一歲釋奠物之
直緡錢十六萬舉天下郡縣歲凡費四千萬請罷牲牢
衣幣籍其資半歸國庠爲築室器用簞食之需留其半
益州家學校之用計則未爲得也今我公明號令一政
教糾察奸欺督勵風俗曾未期年上下懽服故能以義
感民而民以義從不勞指麾千里之內士皆受賜較其
成效異乎損上下之儀以爲食者矣異日此邦之士樂

就菁莪之育而多爲聞人實基於此公名質字文叔也
陵賢相文定公四世孫家傳儒學公之政汲汲於學校
如此源流蓋有自來矣是用特書以詔於後嗣有附益
尙當屢書之云

增學田記

陳耆卿

古之善爲政者以養士爲先善養士者以尊禮校官爲
急校官無簿書期會可以賈知而沐尊禮也然所職乃
教化則有出於簿書期會之上者焉教化所以養士之
心徒曰養其心而不養其口體亦偏也要自口體以上
充而進之爾然則士無田而校官無宅毋乃不可乎按

赤城集

卷之六

七臨海宋氏
重梓

州經田自三舍法罷留不能及頃南渡後凡幾增廩而
其入止一千八百石有奇以故月俸日餐豐且病歎宜
赤立士最盛而養最薄類亡具甚太守邢侯近至則曰
吾非不能急此而又有急於此者吾聞已丑之水校官
舍寸甍不守而僦民屋以棲諸生知之乎謹曰然乃先
以楮四百五十緡爲學聽費而後以沒入田八十八畝
爲贍學費又光孝寺私塗田千畝訟宿競未已復丐以
其半爲學需意懇懇矣夫重於教化而輕於簿書期會
知本也先於師之居而後於士之食知序也然以義理
而論則爲師者豈以居爲奐美爲士者豈以食爲屬狀

哉爲政者自宜然爾宜然而不然者多矣侯迺能然則
幾矣吾學固多良士又遇賢師帥戴君槃岷隱端明之
猶子也問學既有源且能不言而躬匪怒以教所謂合
尊禮者於是乎在特所謂尊禮之道不止於新其居爾
求余記久未涉筆洎侯去益急曰吾不以其在否爲厲
情也賢也記合釐爲二遜謝曰願以田爲目而宅附見
焉不以已先衆也又賢也端平二年七月日記

州學增高塗田記

董亨復

儒官之養養有用也佛氏之養養無用也有用之養常
薄無用之養常豐然佛非儒其能安坐而食乎佛既無
示城集

卷之六

八臨海宋氏
重梓

用於世儒又有功於佛因彼之豐助吾之薄理亦宜爾
先是台之亡僧有新園高潮塗田前太守今尚書趙公
必願以其半與學實窗記之矣報恩寺爭之不勝思以
計取陽爲租佃歲輸不能釐杪陰實據之既郡委官履
之而周知其數爲田五百二十二畝有奇地已墾者一
百二十畝而縮未墾者二百四十畝而贏瀦水之所一
百三十七畝有半斯亦廣袤矣而塗之增者日未已也
然與養濟均分學不能專而有故僧搶臂於其間今太
守趙公因博士楊君點之請盡挈而歸之學別較廩餘
以惠貧民然後學總其權而利入豐矣或曰有用無用

之養不同矣養士與民亦不同歟曰不同民之養惠也
有政焉士天民之秀傑政所從出也趙侯懇懇愛民而
於士尤加意其有望於士者遠矣諸生游於斯當思天
地萬物與吾同體窮則善其身達則善天下斯有用之
實也不然屑尺寸之養其與佛徒相去幾何趙君名與
傑南豐人淳祐二年四月日記

州學登科題名記

孫實

士有所見則有所守有所守則有所建立待文王而後
興者凡民也不待文王而興者豪傑也方今庠序之教
周徧海寓作成賓貢豈皆待文王之凡民蓋豪傑之士
亦城集

卷之六

九臨海宋氏
重梓

游於斯泳於斯幸得時爾神宗學政舒王經術今上以
聖學緝熙之真相以賢業彌亮之上有所揆下有所守
無非道德之治性命之情其所感化何待鏤諭教授黃
君作諸生題名記亦建立之一端也乃若賢能之書故
自有次第學者當服膺之

登科續題名記

魯書

郡直台驪地實隘東海蕩江瀉氣無厚蓄俗多勤瘁競
趨不舒行古不名題人國家聲教普洽薄海於外士俗
炳炳始與他郡爭衡羅公適以材德表見於熙豐多士
時陳公公輔以忠鯁得名宣和間左公譽之女雅朱公

裴之醇亮比相望也紹興大駕南巡呢跡風化中州名
公卿萃於郡市改肆里易服聲華文物相摩盪而俗益
美故舊記始自咸平每舉不過一二人比來榜不下四
五自今家訓人勵關山川之隘而廣之俗美於今猶今
視管鴻儒碩德輝映泰階有人焉豈竊乙卯第郡人同
年者三人宰瑞安得陳良翰其一也以前碑無餘石請
續之因題其首

增造貢院記

樓觀

儒道與天地並所以扶持綱常於不壞不滅者也天下
不可一日無儒者之論王公卿大夫不可一日無封植
赤城集

卷之六

十一臨海宋氏
重梓

儒者之心不然則生人之類泯泯芬芬殆未知其所終
已成周賢能之書鄉老獻之王拜受之登之天府貳之
內史出長入治自是而謀王體斷國論致盈成開太平
皆儒者已試之效世降日薄競以薄書期會為急務凡
可以鈞爵祿趨勢利逞嗜欲者增廣開拓雖勞民殫財
召怨啟謗弗顧郵也至於事關吾儒漠不暇問或者迫
於故常苟簡滅裂以具文應有能超於積習以封植儒
者為心勤勤懇懇隨寓而見要當大書特書以詔來者
庶有補於世教豈徒日識建造工役之繁瑣哉赤城為
郡上應三台下列五邑靈嶽嶙峋靈江迴復天下言東

浙山川之宏麗奇偉者先焉人稟地靈寔盛寔昌三年
大比雲蒸霧集校藝於棘闈者以萬計試所隘弗能容
羣趨以入尤病乎巷之陋也嘉定壬午齊侯碩以儒家
者流奉天子命來治台歲當勸駕朱幡臨視貢院東闕
福安荆莽鑿山拓址易舊而新其屋千楹而闢酒務仍
墻劃地爲衢轉狹而廣其涂四軌意嚮所感咸思協贊
鄉之國子免解進士南昌司津趙師瓊州學錄林恪經
諭楊鑑貢補楊玠復議楚術覆渠以平坎窞以防泥淖
齊侯聞而勸獎捐金給粟助其役郡邑之僚案桑梓之
達士友之同志從風樂施季夏鳩工仲秋告成扁其坊
赤城集

卷之六

臨海宋氏
重梓

臨海進士登科題名記

包恢

臨海山高水深地載神氣所鍾宜爲人物淵海如海之
大魚蒲集在龍門下得上則變化爲龍者又宜以千百
計矣夫何厥初寥寥乎其不多見也豈風氣未開而猶
有待歟至本朝天聖以後歷幾年更幾科然後以漸加
多中興以來以迄於今則盛矣然中間雖各以所長爭
鳴於一時類有可稱者若其表表特出光前照後或以

學問文章顯或以操行氣節顯落落相望亦曾不逾十
餘人果其才之難得歟今邑大夫劉君棟邑政修舉將
及於教一日於士友相與言而嘆曰盍亦反其本矣人
才之興由學術學術之興由學校顧此邑獨無學非大
闕典乎乃首爲之竭力經營鼎新肇建學宮儼然昉乎
此也學宮成又取邑士題慈恩之名始自天聖甲子至
淳祐辛丑凡五十有五科得一百四十餘人列而刻之
石豈徒曰以是名誇示邑士覬日以起其歆羨而使之
爭勝負於文鋒筆陣之間而已哉興學校以興學術人
才於是乎在抑名非虛生必以實得何謂學明人倫也

赤城集

卷之六

臨海宋氏
重梓

惟聖盡倫如舜之察斯可矣知此學則爲學術而可與
聖賢參察此倫則爲人之才而可與天地合繇是而取
科名庶幾不悖於其實孔門嘗有四科之名言人所學
之實也自德行而至文學其本末可考孟子嘗有四科
之名言人所用之實也自事君而至大人其優劣可見
後世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名實之判久矣有能進
孔門之所謂學辨孟子之所謂用繇是而取科第庶幾
無忝於其名取士之科名未可遽改爲士之事實不可
終戾先達名臣皆由此其選也名不難取而實不易盡
盈科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夫名實本非異科也

惟今者新學之士能體邑大夫之深意無徇其末而忘其本則將見有特起東海臨大可觀而觀於海者咸歎其難爲水矣取科名真拾芥特其餘事耳是不難

赤城集

卷之六

臨海宋氏
重梓

赤城集卷之六終

臨海宋曾昉校

赤城集卷之七

天台縣學記

洪興祖

天台為山環富壯麗昔人於此冥搜遠寄追王喬應真於疑似恍惚之間而不知赤城所據靈溪所濯其下必有儁偉不羣之士可與風舞雩而休杏壇者顧所以引而致之之道未至爾與其仿佛於所聞孰若合沓乎所見與其遺世而不返孰若逢時而一鳴吾友贊皇李君之為是邑也聖神在位登崇俊良加惠遠邇富而教之成均首善郡邑承命於是奮然度材鳩工起廢一新之而其民不知經始於丙寅之冬落成於丁卯之夏中祀

赤城集

卷之七

臨海宋氏重梓

先聖旁集諸生成人小子肩摩袂屬絃歌講誦洋洋盈耳所謂俊偉不羣之士既出而為之師且與其長論所謂達才而善俗者是歲貢於禮部者五人齒於鄉飲者數百人文質彬彬有鄒魯之風焉嗚呼使天下之為邑者皆如李君吾知泮水之有人使泮水之為師儒者亦復如是吾知成均之多士抑嘗聞之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孔子蓋轍環天下而七十子之徒不皆生於魯而老於魯也古有分土無分民比閭族黨非一方之民則庠序學校非一鄉之士周家德行道藝之舉蓋取天下之善士豈求於一鄉一國而已也耶成均古制也郡

邑之學必占籍乃得肄業非古也鄉使是邑無所謂俊偉不羣者則如之何學者不可一日無師模不模範不範揚子雲非之故愚既為李君書其事又舉是說以告來者李君名亦字原仲觀其所立可知其人矣

天台縣文宣王廟記

陳襄

孔子聖人之大備者也使得百里之國以為政於天下雖堯舜不可及為天子者不以有已聽命以治其天下為諸侯者不以有已聽命以治其國則必朞月而為東周矣惜乎天民之不遇命也自唐以來天下郡縣始立孔子廟追尊王爵春秋釋奠天子以下皆執弟子禮世

赤城集

卷之七

臨海宋氏重梓

以為尊用孔子之道如是豈其然乎生而有盛德於民死以祭禮報之如曰尊用其道則未也天下之文弊久矣自周迄於今宜黜浮偽尚忠實百物或有失職者宜正名王澤或有壅滯者宜任大臣遠邪佞官政或有冗濫者宜官賢者以黜不賢者教或有未至者宜興學校隆師儒禮或有未修者宜教民冠婚喪葬樂或有未作者宜攷五聲十二律放鄭衛豪傑或有未出者宜拔賢才舉逸民鰥寡孤獨或有未養者宜弛力舍禁授田以制取財以節民之蠹或有未去者宜黜佛老夷狄之患或有未備者宜足兵孔子之道用之則必先於此數者

夫能立廟以守其祭祀尚未爲得禮者而况於用乎天台縣有孔子廟不修縣令石牧之始至歲十月相縣之東南隅大作新廟爲屋總六十有二楹先樹正殿塑孔子南鄉左右十哲曾子自爲門弟子六十有一人與諸儒傳經者二十有一人皆圖諸壁間各以其所追爵等降如周之服冕圭璧惟孟軻荀况揚雄韓愈氏服儒服焉中立講堂圖古之輿服禮樂之器於其兩壁間又設學舍師生講習咸有位序祭器在西房庖厨在東房周回門廊環以墻宇又考古器作籩豆簠簋樽彝俎爵之屬十二月廟成明年春秋釋奠入而行禮生徒興事品

赤城集

卷之七

三臨海宋氏重梓

物如制像圖尊嚴籩俎新嘉神明燕喜人物觀化先茲邑民不識儒學又故廟湫隘與民雜居侮慢不尊至是耳目開覺始有學者嗟乎石君可謂有志矣區區一小邑而能爲孔子立廟制度以禮春秋以時祭之俾民不忘是已無愧於心如其欲用孔子則天也非力之所及也天其不欲以斯道覺斯民也則亦已矣如欲以斯道覺斯民也石君之志其必有遇矣乎

寧海縣文宣王廟記

李慶孫

或曰上古有賢不肖而爲帝王者則仲尼反爲旅人何哉天止生仲尼以聖德不授仲尼以寶位聖故有作德

乃有位所以辨別其賢不肖上以品藻於夏古下以繩準於後世俾自天子及諸侯皆折衷於六籍故舉世之人嘆其無帝王之位待仲尼之深也自仲尼沒至今四十六代而天下自京師至於郡縣以廟而祀之不絕則與夫父祖雖授於天命子孫不守於宗祧者異也台州之屬邑曰寧海作新廟於縣署之震位遇能政而興舊址也且縣之經始有圖牒在此乃不書引領四顧馳心萬類海際境上山入天半地如雍壤人似魯俗蓋王化所及而儒風如素然向之宰是邑者或因循玩愒或才識無取忽似堯之貌蔑棲神之字投繪素於地棄梁棟

赤城集

卷之七

四臨海宋氏重梓

於野雖黽勉以釋奠奈淒涼於肯構於是皇帝東封之三年廷授武功蘇公爲此民之父母旣進謁於先聖則惕然以傷其褻莽越明年乃與少府展公進吏民於庭諭以新廟之志吏民喜曰向之不葺是邑之不幸今之云葺是教之將興若其經費則民悅而子來也唯命爰拓其基而廣其制正其位而辨其等殿如嶽峙廊如翼舒門如洞闢然後以山龍而下九章被於先聖之衮立先師十哲之像配享於左右圖諸達者於屋壁加進賢冠之服彩章著明儀形具備尼邱之祥庶幾之聖升堂之列如循循於善誘若拳拳於服膺類孜孜於好學當

此時也則蘇展二公修禮文以落之集邑中吏民長幼以觀之皆匍匐奔走俯伏扑躍果不以鄙邑爲夷故幸二公揭起斯廟使我民復見於先聖之容學校載典庠序益嚴詩書以存絃誦以繼嗣而朝廷頒以祭器故上下之禮由茲而爲新廟之殊觀也且仲尼之生厄陳則絕糧今乃血食游鄭則喪家今乃廟貌去魯則旅人今乃王爵加以今天子登降封禪之後幸其居而增其諡是爲亂代之痛心遇治世之尊教否之於生前泰之於死後也噫廟之旣成則先聖之神其不福於斯民乎斯民之性不臻於聖域乎必也異日多君子之稱不獨在

赤城集

卷之七

五臨海宋氏
重梓

於管衛而將變於是邑也豈不美哉有問蘇公之爲人則曰咸平三季以文章擢進士第以孝養辭賓從職而甘屈跡於縣道以迎侍母氏凡所歷任皆以廉明稱故今之來澄清弊源崇樹治本躬易峻嶺通爲坦途綠毛附龜出來殊旣則秩滿考績或外莅繁劇內列華貫動靜語嘿率以仲尼之道爲意殆未可究其遐邇也抑展公乃衆仲所封因官以賜姓而命爲展氏族分爲隴西世襲有常家尚儒術祥符初以禮經中第初命作尉兼職簿書性直道充官清譽至故和而爲政民以受賜今以後亦未測其□□也僕以旅游叙蘇公之鄉故見展

公之廟誠相與守天子之法制修文宣之廟宇真吾徒也辱命作記乃披實以傳信云爾

仙居縣學重修記

周必大

孔堂高弟猶分四科性與天道未嘗輕言世之學者乃欲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兼而有之其不可得而聞者每求於議論之間往往名是實非言出而躬不逮此今管通患也古靈先生陳公諱襄字述古福州候官人時方以雕篆爲學獨與陳烈周希孟鄭穆倡道海濱鄉人化之號四先生皇祐中令台州之仙居篤意學校首爲文勸人讀書次諭以禮義之俗又擇明經之士朝夕講說

赤城集

卷之七

六臨海宋氏
重梓

詢問大義間習程試高不躡等卑不流俗示之以方期造於道而進取亦在其中士民懷之奉祀今百五十餘季嘉泰辛酉夏通直郎四明林岳來治茲邑欲慕前哲凡庠序堂廡門觀舉新之厥初祠宇庫下遷至中門之右極其嚴潔刻公遺文二十五卷得謝雨詩於斷碑增置集中學有射圃淪棄榛莽亦加雜葺別市民居剝觀德亭總爲錢千二百緡皆出節用籍賦田十八畝輟務場餘財月萬錢以贖給生員請尉簿嘉禾錢撫專主教導於是學職林宓呂咸陳穎王述不遠二千里以記爲請夫教人必以聖人爲師古靈學夫子者也林君希古

靈者也學者誠能各因其材孜孜弗忘尊所聞而行所知豈特無負賢令亦將無負先聖可不勉歟按國史古靈傳惟載其宰河陽典數郡所至必務學校而令僂居則略之是尤不可不書也

台州補軍額記

陳耆卿

國曰軍國州曰軍州非先軍而後國與州也望暴亂夷厲階徵軍則國與州潰不治雖先軍可也相州之小大而爲兵之衆寡舊蓋有額焉多則贅少則缺缺額之弗補匪惟一朝而亦不止一州矣諉曰省廩食者縮於財也至以餌市人販子取籍具勿門藝云何桴鼓鳴望風赤城集

卷之七

七臨海宋氏重梓

迎自遁若是者不誤其事故嘉定十四季毘陵齊侯守台州優其粟與衣而精較其材與力故甚嚴於春秋二閱尤嚴於月按士歡且勵樂而歌之然未足以盡侯德也其最可紀者士不幸死則以其子弟之有材力者補焉無子弟則嫻黨而後許凡民而補焉蓋爲彼計則一兵死得一兵之養爲吾計則一兵死得一兵之用以故無不補之額亦無不練之卒樂而歌之者又日以眾矣於是相與請於路分林君警而林君復請於余願礪石以報焉余惟自昔頌美邦侯止紀民政未有紀兵政者雖然民馴易感也兵伉難齊也以伉而難齊之兵過於

馴而易感之民至於樂而歌之請於林君如此請於余如此其兵政可知也因其兵政而民政又可知也民政不勝紀紀兵政自今始可也補額雄節四十有八人威果三十有五人崇節一百一十七人壯城三十有二人外寨八十有七人今而後又不知其幾人矣詔之曰礪石以報詎若礪汝心以報哉

台州奏行萬戶記

謝采伯

臣聞諸父老台郡通閩廣嵐瘴爲厲非酒無以禦其毒故其民食酒習慣爲常嗜利冒禁曾不少戢紹熙間守臣徐子寅獨其禁寶慶間守臣葉棠有志舉行會除常赤城集

卷之七

八臨海宋氏重梓

平使者繼奉詔攝州巨浸之餘民不堪命亦蠲其禁然皆僅僅兩載而不能以久者未嘗聞於上也端平三季守臣陳振孫因士民之有請稽本息之盈縮條公私之兩利以聞於上鑠諸樂石俾民歌詠聖德以詔來者其慮遠矣臣以爲權酷非常賦也漢武帝用兵乏餉而剋也武帝席文景富庶之餘業用兵纔三十餘載而海內已虛耗遂作備權酷繼世亦悔其失固嘗罷行而言利之臣接踵於後世豈能悉意捐去是用兵之旣歷一千三百八十餘載而未已也臣嘗兩佐州四典州私釀亦固有之然令下之日秋毫無犯獨臣里中更守臣十餘

人繩以一切其弊自若走卒坐鋪譏邏旁午而匿姦賊
慝反滋弊藪若官吏夫匠之屬日賂月餽皆有定數歲
終則倍之有挾者寄造率十餘家強有力者抑又甚焉
不幸而獲則不過升斗窮窶人也鬻卒例擒以逃譴其
始獲也必釀日以供囚也其編置也復釀日以奉護送
也故酒麴秫米之四鄰與在城內外之飲客筮楚日報
而私釀日盛官額頓虧本息折閱承流宣化者亦付之
於無可奈何而後止其弊極矣小大之臣但知增取之
爲工苛慘以求勝而莫以蠲禁爲上言者聖德如天視
民如子豈忍與爭錐刀之利而戕民以徒流之酷哉特

赤城集

卷之七

九臨海宋氏
重梓

民瘼不卽以上聞爾今賢守臣洞見官額初無毫釐抄
忽之虧而在民獲安靜和平之福迺爲奏請而賢相國
爲之敷陳聖主亟俞之頒降省劄以示遵守與國無極
除漢武以來一千三百八十餘年之患邦民幸甚得保
生業奉賓祀無刑辟之虞熙熙然若生於唐虞三代之
世聖德巍巍軼唐虞三代之盛矣顧不偉歟

新建鹽倉記

陳淳祖

浙東瀕海郡四隸提舉司置年益處所二十五在右者
三獨黃巖于浦鹽屬焉曩鈔法行時巨商驟至常先挾
券置驛運鹽之艘纜達水步紛售而去不暇積也數年

來鈔屢更商算日貧多徙業遁去鹽山積無可貯議者
謂法不便夫法之變將以通之也豈料其窮至是哉今
爲鹽課之說三有拘權之術有私鬻之禁有召誘之策
其二者可令行禁止其一者非人樂趨不可強售也故
法之行常患吏不通其意一於法則怨一以情則弛急
則謗沮怨則奸勝反使下之人操其術以撓吾政者皆
是也台雖號瀕海接眇聯麓猿居蟻附之民大抵皆山
窟穴耳一監所積一歲販夫至無幾何雪廩水窖日融
雨液吏常懷羽化之憂非開源疏流輕利以便法恐未
易朝夕運掉也淳熙五年夏倉使章公端子至律已如

赤城集

卷之七

十臨海宋氏
重梓

嚴師不肯跬步放規矩治官如當家不敢寢息廢局鑰
政出廉平人樂其利浙東鈔法始流行於他路獨台與
溫猶以發泄路狹未大至往往人勸趨之通判俞君益
之以便宜來告且言都鹽倉久廢今所謂倉古浮屠半
屋耳散積他處架漏日甚宜亟改圖舊有常平倉已易
建遺址尚存卽其地爲便公命亟行之遂以丙午夏經
始明年春成爲屋百楹內敞外周堂森廡衛公無重費
私不繁擾君又慮運鹽之弊籍官船而繕緝之刺兵爲
篙師以專一其用自是舟運倉儲皆有條貫其爲公家
計悉矣公嘗薦於朝謂君綜核精密通材有守信哉他

日余嘗佐公議鹽事公曰國用全靠鹽耳會計者較其盈不肯損直以售謂自銖兩而上總其凡而計之則爲國用之失也滋甚不知鹽之爲物不與他貨等坐一日失一日耳損益有道一朝而盡發之山海之藏固無算也其未之思乎吾儒生不解是以理觀之宜信會公移節治永嘉不及謀而去矣事之不可行何獨此哉俞君請記因識公語附之末云

台州支鹽聽壁記

陳耆卿

州縣官例有聽壁記獨支鹽聽關豈其病在官卑耶鹽課至近代愈饒設職亦衆倉官主出納監場官主辦集

赤城集

卷之七

十二臨海宋氏
重梓

辦集難爲力而出納易爲功官雖卑不足病也台州之倉官有二所隸鹽三後以二隸四明其存者一耳故倉官亦省一鹽之額以袋計者昔爲五千有奇而今爲三千有奇夫官既易額減又益易遇客鈔至鱗排節附隨先後給之責可塞賞可得爽敏之士噪無所用其力則往往求以自見於其職之外上而臺與郡亦曰是有以自見吾不敢束於其職之內焉蓋今耿君悅是也然則官雖卑不卑者人爾非惟不足病又足喜也耿君曰吾不以爲喜而以爲憂憂其無以視後人而又憂其無以繼前人也錄其姓氏自楊慊以上分員者二十四人王

杖以下單員者六人求余記兩年及是始筆授

杜濱鹽場重修聽記

宋晉之

杜濱最爾地僻在海墻國朝熙寧初始議鹽筴建監設官以董之其課入居是邦三之一紹興間會稽姚君寬新舊治迄今四十年矣歲月寢久日就隳圯當官者因陋就簡率不經意淳熙十有一年冬十有二月庚申城君實來視事之始愀然曰如是官乎遂欲更其舊而新是圖貽書晉之曰煮海重利也權監重事也風雨之不庇而覆壓之是虞觀瞻之不聳而服役之是懈奚以善其後君爲我請之上官吾將佐以已僂晉之遂以其事

赤城集

卷之七

十二臨海宋氏
重梓

上之州別駕州別駕又上之鹽司之長得錢十有五萬臧君慨然致力爰諮爰謀爰究爰度期於必成而後已聽以治事室以燕居厥以貯藏亭以量稱廊廡門臺以翼以峙爲屋凡三十有七間役工三千人有奇糜金凡百十有五萬肇始於丙午之春落成於是季之秋工利其入曾不告勞民樂其均亦不稱病一旦輪奐觀者稱美豈哉爲是役也噫士風凋弊誰能遠謀其有異懦退縮不克振舉視如傳舍支撐朽腐以苟歲月而已亦有奮然興作頗快人意往往挾公而私先規厚入利未膚寸而害已蝟毛矣有如臧君廉勤自將誠實外應表表

於流俗之上視民事如家事愛官物如已物捐清俸以就役集眾力以爲助革累政所不能革之蠹成今日所不易成之績臧君其賢者歟里有貢士周鎬請曰杜瀆之鼎新也固臧君之美也君爲邑長且職乎此者也亦君之力也攷之吾鄉決渠微勞也有記戒壇異教也有記孰謂臧君之事而可以無傳晉之於是乎書臧君名棟字元任番陽人也謹記

臨海縣獄記

王謙之

錢君溫伯之令臨海也度時施宜得先後緩急之序越明年政成訟理顧縣獄歲久庫陋傾側風雨燥溼之不

赤城集

卷之七
三臨海宋氏
重梓

時而疾癘間作惻然興念捐金五十餘萬鳩工度材撤而新之役不踰時屋室畢具夫環百里而爲縣事之可舉者衆矣溫伯獨以犴獄爲急豈事無大於此者乎蓋溫伯提刑君之長子也提刑君在吾鄉號丈人行耳目所接多中原故老之傳其居官尤謹重獄事每行縣錄囚徒往往以寬平名溫伯之政及此非偶然也又明年溫伯過余道其事且求文爲之記余謝不能其請至六七不倦余因復於溫伯曰民生之不齊舊矣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彼惟不得其平也然後決平於官官師察夫不直不正與夫強而不令者寘之於獄使之

苦身體勞筋骨一治而終身創彼知長惡之非利則相率而歸於善矣是囹圄之設固遷善遠罪之端也子今廣其屋室至者頌繫與平居不大異然則所謂惡者何以懲善者何以勸乎溫伯曰否人之不能皆善固也然其初生未始不善也自其蔽於血氣之暫乖爭陵犯間或未免及陷於罪未久而不悔者官司徒以一日之故逆計其終身之不復遂以抵冒殊扞者加之彼雖欲改行爲善而道無繇至習俗惡薄人民嚚頑非盡下之人過也今寘之囹圄中優游不迫待其自媿所以養其悔志而復其本心此字民之職先君之志直溫之所不

赤城集

卷之七

三臨海宋氏
重梓

敢忘者也余曰惡者人之所共疾子必待其自媿子於惡者如此其於善者可知矣善哉子之志而未大也溫伯曰願聞其說以開固陋余曰昔者夫子聽訟必使無訟蓋防其源也今必待其已入於惡然後感之使悔豈若教化之素洽俾之無入於惡無至於悔之爲全善也審能此則臨海之民皆洽君之德而無有司之犯狴犴之設將焉用之雖壞以爲馬廐車庫奴婢室可也尚何俟撤而新之乎溫伯曰未能也願學焉請筆其語因爲之書

赤城集卷之七終

臨海宋經畬校

赤城集卷之八

重建黃巖縣獄記

周端朝

自朝廷至州獄官皆專置唯縣否或曰縣卑事省無庸置也然則賤於丞若主簿不可乎或曰令官簿高閱事熟柄任專丞若主簿不與是也夫縣雖卑獄實重事謂無庸置非也獄之生殺子奪其根乃在於縣自州至朝廷咸取成焉謂令官高柄專而事熟是也然令官終不為高而任終不為專則有疑畏牽肘輸訴拂情非仁且明鮮不脂韋以聽吏幸事晰情得所排必富且強不得於縣則嗾臺若州之吏反責於縣縣不能勝也兩造至赤城集

卷之八

臨海宋氏重梓

焉吏視財有無為白黑柔其富且強者而無後憂反是則財聚於上而責逮於下唯然故民習賂而輕犯法獄犴充斥縣多不理令之設豈端使然哉蓋令所不得為者一其所得為者二地迤勢歷辨數莫仰屋而竊嘆有矣所得為者令無先入之見無喜事之心平受初情省絕旁蔓縱有不獲吾無作焉又所得為者民不幸抵此矣察其凍飢時其燥溼狴廬勿瘕枯萃中程猶未至以菅藎虺蜴視其民而况麗於獄非皆狼戾犯法者也追胥之愆誑誤之累間多有之顧所以安全之者尤不可後黃巖壯邑事不惟甚省而縣獄且百年風隕雨敗

久弗及整緒定已丑令趙君汝駟始撤而新之為式敬堂閣事聽屋高而廡深壁闕而板堅起五月至九月畢役請記昔后山氏記彭城獄請敬其社稷不以重法地分視之龍圖鄭公政法以戒獄具核獄醫為首敬其民者本也戒其具者末也白鹿隨車蒼鸞集舍縣尹事也豈直固圉云乎哉然而本末具舉政教並行有能服不鄙夷其民之訓則改撤振新亦其事之一焉因記歲月并縣之治理志之以告凡受王嘉師者

台州州學三老先生祠堂記

葉適

赤城集

卷之八

臨海宋氏重梓

欲復之於學弗可受矣况可祠乎台州之學得祠者三人羅提刑適陳侍郎公輔陳詹事良翰提刑用不究故事不顯余聞鄒浩言熙豐外貴人視民甚蒿萊芟燎恨不力也是時能慷慨建白保赤子以對天命惟江都令羅適弋陽令董敦逸二人而鄒公獨謂羅公見而得之然則推於所不見其不畔道審矣方靖康憂恐懲艾已泮豈不尚合侍郎發明四肢心腹之論無過此矣竟生措遠去然後徬徨宗周卒成分裂之禍及隆興英睿憤激大勢宜若遽振詹事力守絕和不棄地之策最專一也使堅忍待之虜久當蕩析豈遺種至今哉雖紹興復

用而已與大臣異議終不置雖乾道再入而既爲近習擅事迄自退二公任諫諍位從官立朝本末天下誦之豈惟不畔道而固行道道雖難行而亦不苟榮其身而止也士在天地間無他職業一循於道一由於學而已道有伸有屈死生之也學無仕無己始終之也集義而行道之序也致命而止學之成也後世地或千里無學其君子以意行道晚進濶遠不知所從慶歷後名一功著一善往往復之於學矣今其秀人美士羣萃而校處朝夕瞻顧拂拭像服如三老之存春秋盥荐饗禮芳苾如三老之享而又仰其大節俯其細行無不皆可師也

赤城集

卷之八

三盡海米氏重梓

爲聚道之助不既多乎或疑侍郎不右程公學術若少異然按程公親爲孔文仲排劫而與孔公並黨籍史記晏嬰非孔子而弟子稱善與人交兩賢哉

州學六賢祠堂記

吳子良

淳祐五年秋予被命將漕神京實忝兩道提學事不自揆席陋頗欲恢教法振儒風俾州縣學於訓厲程別外各議祠鄉先賢之未祠者以示標表於是明年之三月台郡學始祠六賢曰金部郎鹿公何以知南康軍石公豁曰戶部侍郎商公飛卿曰郭正肅公磊卿曰國子司業陳公耆卿曰丞相杜公範建祠之曰太守丁君璠教

授王君宗率諸生奠謁成禮而王君以諸生之書來請記余告之曰士所蘊抱者志所講磨者學所涵養者氣所植立者節若夫功業之鉅細隸之於其所處不較也爵位之通塞繫之於其所遭不數也使其稟純實之志明正大之學負剛直之氣著忠鯁之節豈不恢恢乎大丈夫哉雖然志與學根源也氣與節枝派也惟志與學所向而氣與節隨之未有志與學純實正大而氣與節不剛直忠鯁者夫士君子莫重於進退語嘿之義天地間莫大於是非邪正之分嗜進而不知退當語而嘿是掩非而邪干正此之謂樹人慾滅天理罔君上誤國家

赤城集

卷之八

四端海米氏重梓

自古亂亡繼此而出者總總也今夫朝廷尊安名位寔通顯矣而投簪於未暮之年脫履於必爭之地孰有如鹿公者乎姦儉柄國羣小塞要津矣而或彈擊不避或封駁甚勇論諫益力孰有如商郭杜三公者乎大儒之與游匪但義理之空談名世之與稽不止文辭之傑出雖非必於退而亦非苟於進雖不得船彈擊封駁論諫之地而實凜乎有彈擊封駁論諫之風又孰有如石公陳公者乎是故鹿公之遷居野也貪頑者可使恥躁競者可使息商郭杜三公之鳴於朝也懦夫聞之而增氣權倖望之而褫魄石公之沉於州縣也寧忤郡將不肯

以旱租困飢氓寧棄官去不肯以非義媚貴客寧身與
獄卒對不肯使赤子死無辜陳公之滯於三館也鄉人
屬以祠記諸權相則謝不爲所親啗以兩制而索其文
則拒不予陛對失人心一疏則觸忌諱不顧端平用兵
之議則衆辨之不隨也嗚呼是六賢者其於進退語嘿
之義豈枉已而求容者哉其於是非邪正之分豈阿意
而爲欺者哉是其氣與節之剛直忠鯁豈非出於其志
與學之純實正大者哉然則士萃而居上師而旁友志
當何志豈非當志六賢之志哉學當何學豈非當學六
賢之學哉夫志與學以六賢爲宗而不止於六賢之所
到六賢之所望於士也志與學不以六賢爲貴而或出
於六賢之所賤非六賢之所望於士也而况於絲粟之
得喪瞬息之休戚會足以汚吾齒繫吾足芥吾胷哉拜
六賢之祠者可以凝焉思悚焉慕悠焉悟矣

思賢堂三贊

尤表

畢文簡公

故大丞相畢文簡公於太平興國三年以選知台州淳
熙丁酉表假守是邦嘗立公之祠於郡學獨訪遺像未
獲後三年表來江東而公之六代孫希文爲安仁宰迺
知公自台移饒饒人嘗繪像於廟遂摹得之以寄今沈

永城集

卷之八

五臨海宋氏
重梓

史君揭示祠宇俾邦人歲歲得烝嘗云
瀕海出口聲教初暨勞來拊循寄乎共理瞻求維良得
此君子賢哉若人玉音嘉喟二百餘年遺風髮鬢勵相
我家流澤未已再拜德容尚息貪鄙煌煌文簡照映青
史

元章簡公

大參政章簡元公於慶厯六年來守是邦有功在民後
一百三十四年得其畫像於裔孫康曾繪置學宮以慰
邦人歲時之思云

玉堂之僊卒老東府睚如文章海內咸睹方其未逢出
永城集

卷之八

六臨海宋氏
重梓

守茲土拯民昏墊寘之按堵完城浚隍植我棟宇百六
十春尚芘風雨躋彼參雲人渺今古天空地迥遙接公
語

章郇公

昭陵命相率用厚德顯允郇公其儀不忒持循法度恪
守繩墨視彼更張無異跳躑執久不行自觸墻壁使用
公言治無今昔臨海舊邦杳渺音澤厥今甘棠二五詩
蹟

四先生祠堂記

劉燾

嘉定五年春正月天台郡學始建四先生祠郡侯豫章

黃管使來言曰故侍講文公朱先生道爲世師台之人受業於其門者衆淳熙間浙東大饑詔起先生爲常平使者部內賴以全活而於台人櫛垢肥瘠爲德獨厚蓋嘗比屋設位而祝之蓋祠於學官然先生之道濂溪周先生伊洛二程先生之道也故祠四先生焉庶幾邦人有所向慕而興起願子有以發其端煥惟黃侯因邦人懷先生之德而欲慰其思復推原先生學道愛人之所自出以風厲之其於化民成俗之意篤矣然四先生之道孔子孟子之道也今學者孰不曰師孔孟得其言孰得其所以言不入於清虛則溺於淺陋本源不正末流

赤城集

卷之八

七臨海宋氏重梓

益遠是以義利不明習俗以壞儒者遂可厭薄天下不復見治古盛時然則長民者盍亦反其本矣今侯之牧其民芟夷暴彊封植善良政既行矣侯曰未及乎德禮也乃建是祠率諸生而舍采焉執事以序雍雍如也禮成而退有進而言曰先生之容則既瞻而仰之矣先生之道可學而至乎侯曰善哉問吾嘗聞之惟皇上帝降衷於民本然之性無不善也學者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則施之家而順達於國而理措之天下無所處而不得其當若趨其名以爲高入乎耳而出乎口則非四先生之所望於後學也余既嘉侯之爲邦知所本

而其所以教人者又親切而著明可尚也已於是乎書

陳忠肅公祠堂記

陳振孫

故贈諫議大夫忠肅陳公立朝著節爲宋名臣去之百有餘歲其精忠確論絕識危行士無賢不肖皆口誦心慕磊磊落落若前日事孟子有言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公之謂矣始公事祐陵爲諫官首論蔡京交結外戚謫監當未幾以都司攝夕拜又坐上時相書言私史邊費謫外祠遂入黨籍遷嶺表甫自便則又以子訟蔡氏不軌謫通州以進尊堯集謫天台晚稍壺復則又以飛語連徙南康山陽以歿其平生出

赤城集

卷之八

八臨海宋氏重梓

處本末如此知仁勇天下之達德也士生斯世維其知不足以知勇不足以行仁不足以守則至於敗名喪節失身負國而不恤夫既知之矣而行之或不決守之或不固者亡他焉其知之非真知故也是故三達德以知爲首而大學中庸之教必於明德明善拳拳焉公之攻蔡氏不遺餘力至以射馬擒王爲喻凡人孰不樂富貴而悲貧賤公視美官若將浼已而甘心於廢放竄斥凡人之蒙難始而安中而悔終而變者有矣公坐謫至六七不變卒窮以死可謂行之決而守之固矣其論絕滅史學比之王衍謂必有南北分裂之禍方是時天下承

平不見牙葉未三十年而其言信雖灼兆食墨撰著命
錄不足喻其先見之審也公之所以大過人者豈非大
學中庸所謂明德明善之君子而兼天下之達德者歟
公之在台凡五年始至無以居借僦皆莫之與末迺寓
寶城之僧舍故老相傳能指其處絡定癸巳趙侯爲州
訪公遺跡而得之深惟昔賢遷謫之地往往有祠以見
其高山景行之意如韓文公之於朝蘇文忠公之於黃
邦人至今奉嘗不懈台人之於公不可以莫之知也迺
卽其處而祠焉明年正月祠成擇郡士林表民掌之取
田之在官者十有二畝俾寺僧以爲晨香夕燈之費而

赤城集

卷之八

九臨海宋氏
重梓

屬振孫爲之記後學不佞何足以識先儒之大節竊嘗
論次其事如右遂書以遺台人使刻之侯名必願丞相
忠定公嗣孫妙年擢世科立身有家法爲政識大體歷
數郡皆有循聲能名他舉錯率類是不盡紀今以直秘
閣知婺州

台州羈管謝表

陳 瓘

臣瓘言政和元年六月初五日准通州牒准編修政典
局牒奉聖旨取索臣所撰尊堯集請速爲檢取封角交
付差去人續又准通州牒尊堯集係奉聖旨取索不可
遲緩臣卽於六月十九日申通州迄依聖旨發遞前去

仍申編修政典局云上件尊堯集先合奏御今匣內黃
帕文字等並題作臣瓘謹封伏望本局特爲進入於御
前開拆今於十月初七日准通州牒准尚書刑部符都
省劄子奉聖旨陳瓘自撰尊堯集語言無緒盡係誣誣
不行毀棄送與張商英意要行用特勒停送台州羈管
令本州當職官常切覺察不得放出州城月具存在申
尚書省臣卽時望闕謝恩發離本家水陸兼行不敢住
滯今於十一月初十日已時到台州城內者畎畝之志
一書可通芻蕘之言萬里不隔集羣詞而上達遭一覽
以爲榮竄路雖遙陳情已畢中誠伏念臣材如糞土身
未城集

卷之八

十臨海宋氏
重梓

若梗蓬非敢以著書爲能所陳者戴君之義知詆誣之
不可志在尊堯豈用行之敢私心唯助舜語言無緒議
論至迂獨歸美於先猷遂大違於國是不行毀棄有誤
咨詢虛消十載之光陰靡恤一門之溝壑果煩揆路特
建刑章若非特庇於九重安能延齡於再造由淮入浙
自通至台怒濤雖阻於重江毒瘴幸殊於五嶺尚留頂
踵獨賴君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大并容日明洞照
以至慈而善貸推觀過之深仁憫此顛隕欲其存在以
身藏怨螻蟻之命至微徇國捐生犬馬之心未替憂馳
丹闕日想清光重干擻髮之誅徒鬱戴盆之望餘生易

拾大德難酬

黃巖縣學三賢祠記

陳耆卿

三賢上蔡龍泉兩先生八行徐先生也初周程氏倡明絕學欲續孔孟氏其徒有四上蔡與焉學具在書後百年學幾絕朱張呂氏再倡又欲續周程氏也龍泉稍後出與之上下議論洎其歿獨自為宗兩先生天下師之非一鄉所得私也師之始一鄉者黃巖推八行八行從安定胡公學為司馬文正陳忠肅諸公所知遜德邱園著行里閭嘗兩以應詔卧不起故黃巖之稱前輩者祖焉然未有表而祠之者紹定改元十月趙令汝駟始祠

赤城集

卷之八
重梓
臨海宋氏

於學且曰吾不止崇一鄉之師也崇天下之師矣因上蔡之歿其子嘗廬於此諸孫育於此龍泉之生身嘗游於此其友朋又多出於此遂合以祠焉或曰世殊也地隔也宗派異而名位邈也夫勢地古今不齊位與名有幸不幸皆不足辨也獨宗派不可不辨而極有易辨者焉亙古窮今所以贊天地者人也所以為人者道也手道而發揮之之謂文身道而踐修之之謂行故文者道之華采而因其文足以知其道也行者文之根幹而因其行足以知其文也上蔡之學蓋宗孔孟氏龍泉之學亦宗孔孟氏八行之學出安定亦宗孔孟氏能宗之則

能續之矣故其道續之也其文與行亦續之也大續而小有未續而亦續也遠續而近有不續而亦續也或漁焉同入或迴焉獨出人也或爆焉外震或斂焉內足時也要其歸而已矣江河淮濟皆歸海夫責其不歸海可也必欲使江為河淮為濟則不可也然則兩先生之與八行蓋同歸矣兩先生之學具在書八行之學具在心心與書一也故兩先生信天下之師矣而八行則不止一鄉之師也合而師之自一鄉始也合而祠之自一鄉推之上蔡謝氏名良佐龍泉葉氏名適八行名中行子庭筠亦以孝著號二高士來孫曰升世其學董其祠之

赤城集

卷之八
重梓
臨海宋氏

役且奉令之命求予文者也

上蔡祠堂記

葉適

謝良佐字顯道受業二程與游醉定夫楊時中立皆為高第號上蔡先生學者宗其傳謂顏冉復見也不幸遭黨人禁錮未解而卒諸子避虜逆逸一歿楚一歿閩獨克念者落台州紹興六季給事中朱震子發奏官之尋亦死克念有子偕三子無衣食替人承符引養老母嘉定五年太守黃留子耕修郡志訪求故家得之請見抗賓主禮給冠帶錢米買田宅祠顯道於學在二程後郡人驚異曰自黃太守來他日邦賦之沒於郡姦者一收

歛公使之消於妄費者悉減節遂能以其餘興小學作
櫺星門增太學生食服有珩韞器有鬮籩又設燔火立
養濟葦蕘骸政通化達生歿潤賴此吾等所知也惟上
蔡事不可解甚或嗤笑曰奚不切若是哉夫意有遠近
知有難易詩曰烝我髦士近也又曰續古之人遠也興
小學近而易知也祠上蔡遠而難解乎道非人不行不
行而天地之理不章古今大患也先王比聯閭附而教
其不敢薄也然其致道而成材者幾絕都曠國不一
遇焉故尊之貴之珍之重之哀其死也尸祝以神之祿
位以延之更世千百猶未也蓋公之也若使人奮其私

赤城集

卷之八

三臨海宋氏
重梓

智家操乎異說各不相統而以己之氣血所勝者爲善
則道德壞而義理滅矣解子畊之舉者宜曰獨上蔡事
尤長非不切也昔正考父饘粥於鼎循墻而走其後孔
子生而孟僖子命其子學禮焉謝氏之困於庸奴久矣
子畊旣洗沐之列於士大夫安知無達人出復佐二程
之道斯可以占天意矣然則余之不切不愈甚乎

赤城集卷之九

郭孝子祠堂記

吳子良

自唐末入五代兵刃沸海寓臣乘君夷暴夏益名字蓋起士一身而事數姓恬弗恤也斯時也天地幾易位人之類幾覆滅矣我太祖皇帝奮英畧削僭叛至我太宗皇帝而天下平於是宋興三十載詔諸道采孝行者以聞而黃巖郭孝子與被旌獎焉嗚呼可謂知本矣無四端無以爲人無五常無以爲國四端以仁統而孝仁之本也五常以君臣立而父子君臣之本也今夫理杳微一動一靜而成氣氣蒙密一感一應而成形有視有聽

赤城集

卷之九

一臨海宋氏重梓

有作有止有好有惡有戴有履是孰使之然哉視聽而能有則作止而能有常戴履而能有儀是孰使之然哉凡皆父母所以遺我也況於達天人之奧體道德之全豈子之能能之者父母也故子之身父母之身也愛其身遺其父母是不愛其身者也不愛其身者繆善惡之分矇逆順之辨紊高下之倫於仁何有於君臣何有故五代之亂坐此我宋所以續民命旌獎此而已嗚呼可謂知本矣夫此吾心也吾性也心謂之本心性謂之常性豈以旌獎而存以不旌獎而止也然而必旌獎者君上無待旌獎者人子郭氏自被旌獎以來二百五十餘

年矣今孝子之祠僅存而門圯臺毀長吏過不問七世

孫孝廉孝溥孝榮孝恭自出力崇飭門臺而葺祠宇子同年友李君從其里人也爲請記夫長吏過不問而孫與里人任其責此豈有所待者哉葺祠宇承其祖被旌獎之至行密門臺表先朝旌獎其祖之盛典孝也亦忠也人謂孝廉兄弟知有祖李君知有母用充其本心常性而并知有君矣雖然先朝旌獎之長吏對揚欽奉之可也過不問不可也余故記此爲無待旌獎者勸又以爲必旌獎者勸焉孝子名琮事具國史修撰杜公記之詳矣茲不著

赤城集

卷之九

二臨海宋氏重梓

臨海縣城隍廟記

王子輿

夫五等之祭祀有三代之簡書或相越以爲淫苟不舉而授削潔誠微福用庇元元卽邑城隍率其常也子輿雍熙初載隸斯邑仲春二月祭斯廟因詰有司曰邑居郡城廟從何得唯稱靈應勉而行之俄命祝以致詞遂投杯而占兆數四不叶左右聳然余曉之曰兆或吉焉神斯濫矣始疑廟非廟肯謂神乃神噫冥昧之理今古難之我先師夫子秘而不言矧後人哉由是春秋祀事躬親焉朔望告奠吏攝焉越明年自春徂夏爍石流金離離早苗焦灼殆盡雖羣望奔走曾無膚寸之陰靈霖

之潤凡在口位若無所容遂率同寮禱而盟曰廟既隳人之恥也歲苟罪神之羞也幸雨如繩注則廟必鼎新未數日而有徵不崇朝而告足萬井之歡聲雷動四郊之美稼雲興遽命良工廣其舊址揮斤運斧日就月將基構克成輪奐具美因致錄幽贊之驗序必葺之源未頃新令尹清河張公濬至止公在泗上司刑彈紕歷兩任殆十周星紀朝野具聞廉幹正直故遷是邑與余授代舉良能也予明日遂行因託張公願樹其祠聊用直書實諸屋壁庶幾乎後爲繼者請禱無惑焉

重修僊居城隍廟記

俞建

赤城集

卷之九

三臨海宋氏重梓

唐詔州縣霖雨以酒醢崇城門報用特牲實與社稷等祀然社稷以壇而城獨崇後人因屋之有自矣僊居巖壑秀絕異時文獻甲一方扶輿旁薄厥有陰相而城隍廟貌獨陋舊據縣城紹興辛未徙東城門外久焉摧落榛莽孤宇僅立歲時耆老合饗露立庭下風雨不芘爲神羞令去來祈報徹卽邏謾弗驚省嘉泰改元縣尹林君眠事欵謁心惕弗寧顧念力未遑暇旣而拊摩呵噓爬梳剔抉縮浮濫搜漏隙以家眎官箴有紀越明年邑大治豐穰薦臻公私裕瞻迺捐帑聘財庀糧鳩工陶礱斷瓊類進秩舉經始句龍棄之墀墮次學官次先賢

堂次神宇賓館旁及官舍井井創葺悉登厥初周視城隍宮隅獨迫屢居隘不容礎舉百緡鬻地益之袤四

尺廣加三之一抑重煩擾毫髮不以屬吏邑老陳康受命董役工徒百需率砥市直醴給民不與知屏以密閤翼以修廡層垣繚匝清泚映帶鬻屏對列溪流左旋輪奐蜚飛丹雘繁發爲屋楹十有三修容有室歲事有所宏麗靖深觀者合詞起敬歎肇役於中冬旣望再閱月訖工尹齋宿具犧牲率邑父老落其下神人胥懌旣昨屬建議顛末逮觀今士大夫趨趨銅墨旁緣他岐口弗獲一墮煩囑上下交謫日暮揅過不給尚遑他郵藉令

赤城集

卷之九

四臨海宋氏重梓

盤錯孔裕徒或飭厨傳亭榭以悅耳目市喙誇詡以鈞聲譽疇能爲民水旱癘疫地以從事幽隱冥漠間今尹以廉恪簡靖近民以精明肅給集事俗無駭政邑無遺功而又致力於神以貽民休顧不遑哉今而後更得以展敬揭虔徼福於神而無愧神亦將宣靈布餼加惠於民而無辭尹遺愛斯邑綿數百禩而無窮一舉而三善具是可無書尹名岳字宗山四明人

三台祠記

陳貴謙

台州有山曰天台崇盤礴蓋東吳巨鎮自晉以來推爲台嶽凡山之高大而靈者稱嶽五嶽特其著者它如

吳嶽嶽見於經傳尚多古山名嶽固宜州既以嶽命
氏道家者流搜括靈秘以台嶽上應台星故嶽以星得
名通九州分野言之台固自爲牛斗分然余觀張衡靈
憲論以爲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
屬又史志所載五星自配海嶽今以東吳隆崇盤礴之
鎮上應太微淵耀光明之星理亦宜然若乃三台在天
和陰陽理萬物此則不待圖牒而知者世惟見兩漢諸
臣驗以推明休咎其在周官大宗伯禋燎祀司中司命
鄭氏釋以司中爲三台聖王祭祀其尊尚矣敷天之下
皆得瞻英躔以徼景貺固非一郡獨得而享然齊國祀

赤城集 卷之九

五臨海宋氏
重梓

岱晉國望梁此周制所謂諸侯祭境內山川漢郡國立
橋星祠今樂郊吉壤作鎮既固上稽乾象名比義協於
以揭虔妥靈爲民祈福倭此邦照臨之賜不爲僭越矣
而前此偶失不圖或嘗議而不果至嘉定九年歲在丙
子知州事康侯仲穎參酌舊典遂卽天慶觀度址而祠
焉發郡帑及屬邑公錢鄉士大夫相帥出力來助故役
成而民不知采門洞開柴殿竦峙霓旌絳節繪在兩廡
泰符正中華躔躡而來下侯既祇帥官吏涓吉薦獻者
稚穉呼奔走瞻敬者填溢郭郭在昔丹邱置郡於海濱
廣斥六龍時巡服在畿甸鴻疇倫魁項背相望台星實

相之也今侯又能作新祠宇輝耀六符之光與匪峯樹
景相爲發輝神理感通靈心顧享是歲雨暘式序稂稊
具豐休應之不可誣如此自今以往發祥隲祉使異才
輩出大有歲書拱輔京邑屹爲盛藩泰符之貺寧有旣
邪咸願刻詞樂石以著攸始貴謙以前史官之屬奉沖
佑香火乃拜手而作詩曰坤元上承台嶽峻極乾文下
臨台符昭飾宣精作鎮實維感通比類旣從營茲新宮
□□嶙峋正殿洪敞六星照幄相比兩兩仰瞻星次戴
魁承樞嶽在巽隅翊皇之都明明天子百神受職泰階
時平風五兩十台甸熙熙蠲除凶菑農有豐年士多成

赤城集 卷之九

六臨海宋氏
重梓

材孰委茲社台符所錫孰肇茲祀康侯是力凡是台人
世世肅祇既祇於神亦侯之思

宋郭孝子碑

杜範

表孝行廬自唐始此古明王誼辟因人心以厲風俗焉
者也宋興三十載削平僭亂四方無虞若稽舊典修崇
教化命有司曰應諸道州縣有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其
令轉運使採訪以聞至道二年台州黃巖仁風鄉士庶
陳贊等四十餘人詣縣言本鄉有孝子郭宗年七十四
事母張氏備極恭順勤奉甘旨寅夕不懈遠妻子寢處
母室不飲酒茹葷者三十年誦梵典禮佛塔積膜拜之

數以七十餘萬計甘於勤勞用祝母壽張氏今已一百四歲視聽不衰飲食尚強里黨異之縣以聞於郡郡聞於轉運使使馳詣其家召其母與之坐飲以醇酎嗟賞良久遂奏於朝太宗皇帝覽而嘉之亟詔旌表其間復其科役嗚呼以一匹夫閨門之行而上動天子褒嘉下勞部使者臨問築臺植木丹堊烜燿使窮閭陋居突兀改觀邑人仰首瞻敬稱嘆喏喏何其盛也距今二百五十年時久制墮地蹙宮庖門不能丈僅留片石過者愴然幸其祠尚存其像猶舊七世裔孫孝廉偕其季孝溥孝榮孝恭輸財命工整而新之以顯先德以侈舊章鄉

赤城集

卷之九

七臨海宋氏重梓

之士友屬子爲之記或者曰古人孝行著於詩書皆可覆視未聞疲筋力從事釋氏之說以延其親之齡者郭君之孝亦異乎古聖賢所謂孝矣子應之曰人性之孝得之於天古今異時儒釋異教而此性之真未嘗異也世之痼於質而氣暴牽於情而愛移性以物離天以人喪不顧其養而遺之憂者徃徃而是如郭君者非得於父師之教訓朋友之切磋而孝愛篤至凡可以壽其親者固將無所不爲此念一存天地鬼神昭鑒森列感通之道豈不在茲夫孝心爲上禮次之使古聖賢復生亦將與其心而畧其禮豈以詩書所不載而非之哉今其

祠翼然其像儼然人之登斯堂也見斯容也想詠一時婉愉承顏之意亦可以消暴厲之萌而長愛敬之端其有關於風教豈不大哉遂爲之記

石藤石棧二夫人廟記

林師蘇

石藤石棧二夫人者婺東陽杜氏之二女也杜氏家鬻湯餅一日夫婦繼卒二女方笄厨人挑之於時隋大業末綱常隳廢淫奔無媿二女獨潔廉自守憤厨人相與殺之亡命入山遁於永嘉郡臨海縣孟谿之谷采蕨薇茹芝菌無幾阮流暴漲姊溺妹援遂相爲死唐武德間以臨海置台州統五縣臨海唐與黃巖樂安寧海是也

赤城集

卷之九

八臨海宋氏重梓

孟谿屬樂安上元二年改樂安曰永安而遷治孟谿天寶初鍾離君令永安聞縣治曰孟谿則曰嘻其異矣疇昔之夜予寓長安邸夢二神女鳳冠綉帔環珮珊珊揖予曰若舉必第後且泣吾邑永安孟谿是吾居也囑予識之今果不謬獨未知二神女者爲何乃詢耆老始聞杜氏二女之說鍾離君高其節遣鄉人蹤跡之至三阮口則見二枯骸如雪望藤石之上欲卽而視之道隘阻斧藤藤流血斲石石亦流血及舉其骸關節鉤連金堅玉潤鏗然有聲咸歎所未睹因拾以還中道遇樵父曰斯石藤石棧二夫人鑱子骨也夫人生爲烈女死爲正

神守此山谷若曹宜敬之語畢忽不見歸具道所以然
鍾離君尤嗟異以其骨塑二神女祠三坑口稱石藤石
稜二夫人之廟由樵父言也按圖經孟谿山周迴二百
里坑五皆有龍潭曰馬篠二夫人溺於是曰桂曰孟盤
曰老公曰山王其流會於祠下派爲三十六堰溉田五萬
餘畝其典雲致雨北漸天台西決婺女所利蓋溥皇宋
景德四年詔改永安曰仙居令郭君易直以是年禱雨
入山道險商略徙廟既度材卜址未吉山麓之民有馬
直者夢夫人謂曰得而居置吾廟當相酬直翌日入坑
治堰見二魚跳躍不已捕魚而得金釵因念所夢懼不
赤城集

卷之九

九臨海宋氏
重梓

敢匿以陳諸邑令未之信一夕驟雨坑流全溢悉漂廟
材至直之廬而止令以直言有證遂決遷廟卽今廟址
是已宣蘇間呂寇弄兵民相保聚於斯谷寇至雲霧輒
噴望草木或爲兵巔崖烟若旗幟然寇懼終不敢入賴
生全者以萬數至於水旱疾疫有禱無不應邑宰自密
學陳公襄都講劉公光樞密郭公三益司業鄭公南皆
有詩紀其實遭寇火石殘刻剥不可省惟密學皇祐間
馬篠謝雨篇有靈泉汲坎窞僊仗下嶙峋之句其碑尚
存斯廟歲月綿遠時代遷革碑志斷裂可覽者十無二
三在昔之爲祀典與否難復推考而今朝典祀不錄豈

非闕遺比緣春夏不雨徧走羣祠禱焉莫荅暨一謁祠
下晴空忽雲而甘霖踵至深可敬異因訪故老勘斷碑
得先後靈應事跡爲詳將聞諸朝請號丐封以荅神貺
而及瓜有日遂不果故書以俟將來

義靈廟碑

朱熹

慶元元年春正月勅以台州士民所請故直秘閣滕侯
之祠爲義靈廟州人老稚聞是命下驚喜譁呼奔走迎
拜導至祠下酌奠以告大書扁榜金朱燁煌揭於門楣
庸侈上賜而其耆艾學士大夫葉君聖耦等四十餘人
亦會祠庭相與言曰往歲益起幫原連陷六州戎毒所
赤城集

卷之九

十臨海宋氏
重梓

加民無雉類而吾台人獨得全其室家仰父俯子傳世
不絕以至於今者滕侯力也沒而勿祀固無以慰吾民
之心祀而勿命又無以彰吾侯之德今則廟事既修而
亦幸蒙上恩列祀典矣顧無金石以著本初其何以昭
報事於長久且當日棄城冒賞之人其子孫猶有存者
蓋嘗肆爲妄說強附其祖以遂侵誣之計吾州之人亦
斥其僞以控於朝而報紕之矣然或久而不傳則未敢
必其無後患也乃以書來請撰其事熹以衰朽欲謝不
能而復自念往使浙東留台最久固已熟聞茲事而有
感於中矣矧以諸君之請之力其何可辭則應曰諾而

病未能也乃今太守周府君暉又因鄞縣主簿趙生師
鄰踵門以請則爲考按台人前進士陳君思恭所爲日
記及故禮部侍郎陳公公輔諸人之銘序贊頌皆言聞
亂之初閩郡震忠太守趙資道郡丞李景淵咸愕眙不
知所爲謀欲遁去他吏相顧亦無敢出一語者侯方司
戶曹事乃獨慨然請任其責有異議者輒面叱之即日
移書訣其父母昆弟而閉其妻子於官舍悉召州人諭
以利害人人感泣踴躍聽命乃急下令發夫守險增障
濬隍除器募兵積糧致用分屯列柵爲死守計日夜循
撫甘苦同之城中之人始有固志而守丞以下則皆已

赤城集

卷之九

土臨海宋氏
重梓

遁去久矣旣而山民呂師囊起兵應賊號十餘萬導以
攻城前後數四侯皆應機設械立摧破之手弓臨城殪
厥渠帥賊遂退走卒全其郭凡所存活以十萬計參五
其說一無異詞則是侯之爲烈彰彰明矣獨稽史籍則
見當時實以守城破賊爲丞之功進領郡符就加職秩
迺與所聞不類而於妄說反有助焉於是更卽諸書以
求其故然後乃見當時守丞雖遁而侯於所下文書猶
必存其位號寇退解圍亟迎以歸俾上功狀而已不預
焉丞蓋熙豐故家諸子又皆貴仕故得獨冒顯賞塵策
書而侯反下從捕盜七人之比僅改京秩初階後官旁

郡以去是則闕尹擅兵賊臣柄國之所爲而後來侵誣
妄論所由起也一時之謬流惑萬世向非台之文獻有
足徵者民吏稱思久而不忘則亦何所質正而決其是
非哉嗚呼是又可歎也已滕侯名膺字子勤後保南都
守陳蔡以抗狂虜乘勝發銳之鋒勳績尤盛勸進大元
帥於濟州所陳又皆當時天下大計切中機會其於建
炎紹興之史法當立傳而熹於是書蓋嘗受詔參筆削
矣是以因書此碑而并覈其真僞如此不惟少塞台人
之意亦使後之執筆者有以考焉廟數遷徙今在城西
北隅永慶寺東實侯所再築而力戰破賊處台人迎侯

赤城集

卷之九

土臨海宋氏
重梓

繼室趙夫人及諸孫仲宜等使居其旁通判州事呂君
祖儉謀爲買田以資奉守未就而去談者惜之然以台
人之德侯如此吾知其繼而成之者無難也

韋溪先生祠堂記

鄭公鯉

寶祐乙卯春同舍郎方一新葺迺祖韋溪先生祠堂以
書來告曰生民尊祖禮無貴賤反本始也然親有盡而
報有終在禮小宗之制由禰而上至高祖四世而親盡
矣四世親盡易世則祧祧主旣藏不與祫事報有終也
孝子慈孫反始一念或有不能安抑嘗深感歷代儒先
宗主道術修明孔氏之業而不失其傳者各隨各跡所

在建置祠宇春秋舍菜以詔將來永爲我祖顯顯垂裕
若使追養繼孝過祧則止反有媿承學之士綿綿相續
舍菜先師我心惻怛謂報有終其可乎一新不肖忝承
祖福寅念先祖以經學鳴世在紹興間蔚爲諸儒領袖
學者尊之號曰章溪先生欲俾來裔瞻望厥祖彌遠彌
光迺卽章溪遺址修葺祠宇反始之義永永無極惟君
久在辟雍習聞諸先生緒論舊矣願爲記之公鯉竊念
先生之學其時郎中張公布待制黃公宜受業於門親
見而知之者故其言哀悼思永真得其的黃公云黨禁
三家後潛心自六經三家則蜀學洛學朔學也三家操
赤城集 卷之九 三編每宋氏重梓

守與世寡諧坎壈一官老死不行其志以是爲恨然心
傳道統學爲儒宗羣子弟接跡盛顯則先生濟時行道
之用又豈終泯哉姓名言行登載縣志昭然可攷茲故
不詳至若四世神主合於章溪祠宇以爲子孫訓者則
自有永式云

赤城集

卷之九

西臨海宋氏重梓

尚雖殊守正則一自紹聖奸臣執政發其私憤盡謫三
家入元祐黨禁專尚王氏學用以取士謂之新學士趨
私尚以鈞爵位謂之時官士習旣變士氣亦靡至建炎
紹興中興之初而餘風未殄惟先生志益固守益堅潛
心六經卓然屹立於衆醉獨醒之中遂爲東南學者表
正之師黃公發潛至矣洞見淵源張公云佛老韓攘斥
文章孔性天此皆親炙函丈精得心傳嚴於衛道以開
後學者也先生遺像家藏日遺二公遺語傳誦日新且
古者鄉校釋菜先師猶永不忘而况子孫繼承遺緒其
可忘之乎爰葺祠宇以奉世祀宜也或謂先生堅擬正

赤城集卷之九終

臨海宋曾昉校

赤城集卷之十

浙東提舉葉侯生祠記

王象祖

紹定二年台郡夏旱秋潦九月乙丑朔復雨丙寅加驟
 丁卯天台仙居水自西來海自南溢俱會於城下防者
 不戒襲朝天門大翻括蒼門城以入雜決崇蘇門側城
 而出平地高丈有七尺死人民踰二萬凡物之蔽江塞
 港入於海者三日癸酉前邦君今本路倉使葉公聞變
 馳來朝廷以公得台民心因命當天災以續民命至則
 陵谷反易城市為沙礫之墟亡者疊腐存者改形為之
 大戚迺賂貪夫以收遺骸募卒伍以出途巷嚴冥錄以
 赤城集 卷之十 一臨海宋氏 重梓
 靖冤妖籍戶口頒錢米助畚築弛徵權閣租賦以請命
 求利害以盡人言問疾苦以通下情日以所見奏所未
 聞且乞大賜予以造一邦會趙守得祠併以郡屬公事
 顯言益切先民而慮後民而發亟請不倦得旨征權予
 一年凡官錢皆如之秋租減其七明年夏賦捐其半頒
 錢米以賑郵城築者合緡斛幾百萬初倉廩蕩於波濤
 遺木腐於泥潦人心惶怖公移粟於近告糴於遠勸商
 賈通有無憂在不繼及聖澤溥博憂在奉行內選郡僚
 外求寓公寓公各自擇其鄉之堪其事者并書吏省文
 書災傷以輕重為差州郭重於諸縣臨海重於天台仙

居天台仙居重於寧海黃巖重者數倍輕者必稱必均
 各競於善而惠無不實日有粥月有給疾疫有藥死亡
 有棺瘞瘠獨孩幼者有養始於季秋畢於季夏台郡無
 前聞也水先壞門遂加堅為深結深為洞門三其限以
 受版石穴其防以為限多門多罅水多衝括蒼故塞括
 蒼門括蒼無罅水必奔豐泰併塞豐泰門患江之齧外
 為長堤以護城足患水之衝內為高臺以助城力城崇
 舊二尺厚舊三尺埋深以固址開疊以廣基器利材良
 土密工練展民居除惡壤暮穴其築以受水詰朝水不
 耗方止築三分其城新築者一補築者一餘環而高厚
 赤城集 卷之十 二臨海宋氏 重梓
 甃筵之如一也轟然偉觀可並邊城又通利河渠疏整
 溝間堅闢裏城修郡庠復賓館新浮梁廣養濟作雄樓
 於臺上以壓江勢存民立邦盡能事矣而志慮已周猶
 懼未徧民情大感尚憂不滿哀矜惻怛常若不足此情
 此念天實臨之邦人豈無人心哉歲既告登功又告成
 起妙勝院之廢而闢其堂肖公德容飲食必祝焉妙勝
 朝天門之通衢也於水之入表功之成也嗟夫天豈無
 憂賴其生賢天將示變必先用賢先水一年民德公甚
 聞水之日公急民憂天意人謀豈豔合哉變之方殷除
 骸盡五日之令催科立一月之期苛暴不忍其昏墊而

殘羸慰安者恃公一身耳事之未定疫亡林藉蠶麥大荒訛言足以興攘傲而彊梁爰息者感公一心耳茫茫垂盡駸駸醒匪身奚子匪子奚孫身不可忘子孫尚可忘乎又有大者水患自慶歷至今幾二百年而再見天無數則已天果有數則公之爲則於後者豈止今哉慶歷之築至和始定宣和方寇之變其徒顛沛

城

者至和之築也聖人不畏多難公之爲備於後者豈止水哉齊威存亡風有木瓜魯僖復宇頌存闕官豐功盛心感歎不足不足心聲之成音也公名棠字次魏僊游人乾道丞相正簡公之孫歌曰天生賢哲兮球災扶危

赤城集

卷之十

三臨海宋氏重梓

渺渺千里兮誰其惠來存亡續絕兮父母提攜何以報之兮卜此招提巾山崇崇公名兮穹窿西江溶溶公壽兮無窮昔元章簡公兮慶歷當此公聿似之歸輔天子公皇祖正簡公兮乾道秉政公其繩之再顯紹定自今歲時兮公顏必紅一笑語人兮台民報功報功永存台民子子孫孫子孫有知視此豐碑

蒼山廟記

宋誠

蒼山在州西纔十五里水陸之途通焉連屬之勢互於西南隱隱崇崇臻此而止自郡城暨於山嘉樹修竹映夾道側聯聯不絕如在翠帳間行游是山若造非常之

境羣峰疊秀烟樹羅碧清猿好鳥叫嘯其間實神僊之所居信東嶽之佐命山之南又有澄潭周環百餘步空

澗沉碧逗而不窮旁倚峻巖穴通溟漲峭壁削以直聳清泉貫而下垂潭承其泉而龍是宅每天將晦必雲物騰乎其上下或清旭晚照輝映相鮮嵐障千里水光一帶烟靄蒙霧如列畫屏峻彼西郊作鎮茲土會昌四季冬梁國喬公自尚書郎來守是邦每景物澄霽升高而望茲山覺峰巒之有異公曰是山也得不可於吾土乎明年夏將旱公懼歲之不登憂民之歎食雖土龍徙市啓於百神曾未果應公曰余爲之長郡之旱民之災是亦

赤城集

卷之十

四臨海宋氏重梓

警余之或未勤乃召易者而筮之得山澤損之卦筮者曰艮上兌下爲損損而後益乃豐歲之象艮爲山兌爲澤爲四方雲澤之氣果應爲西得不爲蒼山之兆乎公遂躬禱是山請以民之災寘於身誠告明明山不闕靈車未及旋索澤如懸稿苗互青若雲布川是歲果登乃自茲山厥後陰陽其或垂度俾吏致告靡不響答公又曰禮云能禦大災則祀之水旱者民之災也是山果能與布雲澤救民之災得不廟而祀歟遂命工人爰構廟室於山之陽六年春三月廟告成乃戶乃堂飛軒翼張粉績糊頰東西其廊像設無譁威容肅莊儼若舊制俟

公而昌秋七月公大備牲牢羅絲竹於廟庭之下躬自薦拜以答神社因命鄉貢進士廣平宋誠記其事以誌於廟乃重爲贊曰懿彼蒼山吐納陰氣與隆雲澤救民之瘁實自我公誠明期至以虔以禱引過諸已立鑿周明布膏於地歲既豐盈惟公之致爰立廟堂示民以依春秋薦拜水旱云祈有舉無廢在禮而知靡煩靡賻無逾我儀

臨海縣靈康廟碑

石公孺

建炎三年冬金人陷錢塘會稽守外附游騎侵鄞於是浙東之門不啟明年春鄞潰臨海介於兩郡之間封畛未城莫

卷之十

五臨海宋氏重梓

相際居人震恐逃散山谷時管內安撫使鼂公統州事甫浹旬乃召父老之習事者與夫土豪之驍勇者升堂宴犒宣示祖宗累世惠安之意諮訪險易及其備豫詞情慷慨聞者感涕賈勇百倍人自戰守鎧仗犀利武藝精敏絕壁巨壑如在天上公曰人事至矣不禋於神弗福也嘗聞東晉苻秦之敗遠視八公山草木皆成人形聞風聲鶴唳皆如晉師之至神所助也天台神仙所宅是烏得無靈響哉郡人相與言曰宣和辛丑之盜陳師城下潔其牲酒造靈順之祠祈焉卜僭不吉乃焚其廟詰朝尊食盡銳攻北城仰顧守陴者皆冠劍偉人光

景駭異俄有飛矢中其酋領羣盜解去一郡以安會不踰時新廟告成詔加顯祐之號神之功也公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公乃齋戒備禮而禱之夜夢神人具袞冕通刺請謁且言闔境無虞之意公異之以邦人之必信也宣示於衆故逃者復還散者復集千里晏然恃以無恐及大駕巡幸永嘉公復虔禱焉而波臣受職神舟順濟自冬迄春無頓轍遺鐵之患金人退師矣天子嘉之比大駕北還賜公對良久天語溫厚慰撫周悉進公直顯謨閣而王亦加廣惠之號報靈貺也既而夏苦旱暵秋復霖潦公至誠惻怛每爲之請禱禱之未嘗不

赤城集

卷之十

六臨海宋氏重梓

旋踵而應由是穡事告成人知樂業矣一日郡人謂公孺曰虜騎憑陵深入明越衣冠士庶戕殺殆盡而吾人安於衽席颶風怒號駭浪磅礴魚龍出沒百怪呈露而吾天子揚颿往來如出軌道夏秋水旱米若珠琲一穀不登將墮溝壑而吾邦倉庾告盈是三者公之惠也神之賜也有一於此猶當大書之况兼盡其美而際無一辭何以侈大天子之褒寵乎於是公孺稽首爲之序次日惟王趙氏諱炳字公阿東陽人後漢與閩人徐登遇於烏傷谿上各試其術以療疾登死東入章安或挾鼎升屋而甕或張蓋絕流而渡遠近服其神遭章安令之

害見於方術傳郡人俎豆之立嗣白鶴山下元豐中始
建靈康廟額俄封仁濟侯顯仁公靈順王宣和中加號
顯佑今天子復加廣惠凡三號焉歷代血食今千載矣
先是郡大饑有詣閩廣告其賈客曰吾趙氏台之富人
也台貴糴倘運而往將相載□□□吾宅也不閔旬
海船糜至訪趙氏乃王也元章簡公刺州事未之信夏
旱甚禱於祠而鑰之約曰三日不雨則毀廟五日不雨
□□□登舟風雨遽集高下告足公謝焉洪光寺曳
殿材阻隘不得進其徒禱之谿谷暴溢一夕自至紹聖
中增修祠宇工人度材未施斤斧□□□有若引鋸

赤城集

卷之十

七臨海宋氏
重梓

者郡守檻其木於屋壁其靈響槩如此公孺嘗謂苦之
詳以事神者備犧牲嚴器幣求於杳冥之間荒唐恍惚
疑不可得□□□之感假則若鑑之取水燧之取火
俄頃而有合耿恭拜井而溢裴行儉致水泉之異信不
誣也世之名山大川聖賢遺烈尚多有之或□□□
升其堂戶重足股慄稍近褻易必致禍責而王之視此
民也有若赤子仁而不怒人之事神有若父母愛而益
恭故動□□□食疾痛每祈焉吉凶悔吝不待布著
灼龜而後信也用人能使人遷善遠罪以輔朝廷風化之
美顧不遑哉然王能使後世□□□生而不能揀一

日之忠能全五邑之生聚而不能保其像設豈不以人
之所利爲先已有所謂化而不亡者耶鼂公名公爲字
子莫濟北鼎族元祐文伯龍閣公之嗣以文章翰墨名
世而能精於致治成民而事神靈昭昭明合若符契是
宜書之□傳無窮也白鶴山勢奇偉真一郡之勝水浮
陸轉將事絡繹簫鼓之聲不絕永康故有廟奉嘗不減
臨海而行宮所及徧於遠邇矣故作詩系之俾歌以薦
獻云山嶄絕兮蒼蒼江水深兮湯湯儼闕宇兮山陽古
帝命兮靈康感清夢於良宵距驕虜兮犬羊衛神舟兮
滄溟斥蛟龍兮蟄藏雨暘適兮黍稌盈生繁祉兮安且

赤城集

卷之十

八臨海宋氏
重梓

寧捧玉書兮下西清加顯號兮昭王靈椒有馨兮橘柚
垂羌迎神兮江之湄神之往兮鶴與飛神之來兮鶴旋
歸管嘒嘒兮鼓夔夔自今以始兮歲其豐報神貺兮歌
鼂公惠此土兮無終窮

後梁宣帝祠記

王藝

余宦游寧川寧川地廣山連括蒼水通閩中得無名山
大川神靈聖跡者乎詢諸父老則龍湫有九獨王溪刊
石備陳本末次及梁王嘗祀凡至亢旱天不我雨邑令
率其民吏躬祭祠下誠心祈禱未嘗不應時雨降神之
靈神之聖可謂至矣稽諸祀典桐柏之山龍潭三所略

而不詳俚傳無據求之史籍梁昭明太子有子五人曰
歡曰譽曰咎曰警曰鑿帝乃昭明第三子也昭明薨梁
武帝欲立歡爲太子以國難未平不可以傳少主乃封
昭明諸子悉以爲王圖慰其心咎遂進位岳陽王爲會
稽太守咎以兄弟不得嗣居常不平又以梁武朝多秕
政有敗亡之漸乃蓄積寶貨招致賓客歸附者數千人
大同中除雍州刺史梁元帝調兵於湘州刺史河東王
譽張績構譽與咎於元帝譽惡張績之讒而拒命元帝
遣世子方等王僧辨杜幼安討譽譽軍敗尅湘州斬譽
咎聞而大怒舉兵伐江寧藩於西魏魏因以封之是爲

赤城集

卷之十

九臨海宋氏
重梓

梁王督會魏軍於襄陽拔廣平斬杜獻岸等并其母妻
子女盡誅諸杜宗族幼弱皆下蠶室發其墳墓燒其骸
骨灰而揚之并以爲漆椀蓋復尅譽之讎及建業平村
崩兄弟發安寧陵焚之以報漆椀之酷元帝不之罪及
魏軍攻元帝元帝臨陣督戰元帝見執如王之營甚見
詰辱王遣傳準進土曩害元帝魏乃立咎國號後梁建
元大定北齊遣上黨王高渙送蕭明來主梁嗣陳霸先
殺王僧辨黜蕭明而奉恭帝咎以不用尹德毅之言而
失襄陽之地恥其不振常懷憂憤著愍時賦以見其志
八年病背疽而歿謚曰宣帝世傳帝避侯景之難隱於

此地元帝已平侯景元帝復後見執於帝知帝非爲侯
景所逐余疑其爲政會稽有德及物人爲祠之迄今惠
澤其施博哉去世既遠未可輕論唐武德中旁興大刹
目曰資福我宋大中祥符始賜崇福之號景祐中邑令
袁熙載字良輔謂帝性不茹葷不飲酒殺牲以祭不類
余聞昭明身衣浣衣食不重肉未嘗聞帝不茹葷苟血
食而代以素饌或去餼羊之類歟謂不飲酒則亦可以
去奠茅好禮者未然因民而有早乾之憂當順人情以
致時雨徒事變更善守者或謂予豈好辯因共同仕洎
諸邑老強余再四故濫閱簡策拾諸蹤口叙其事寧人
得帝之跡仰帝之心固當益重餘俟好古博雅君子得
究其詳

赤城集

卷之十

十臨海宋氏
重梓

唐臨淮王李武穆廟碑

舒全

天寶末安祿山反范陽陷兩京明皇流離於蜀宇內幾
非唐有矣非有而卒復有蓋王與郭汾陽之功也王之
功紀金券藏太廟圖凌烟閣載諸史冊霞電炯照而金
翠鋪寫也迨於今叢童笠笠皆知有王云嗚呼然孰知
寧海閭風寂寞之野有王之祠存焉按之史冊求之圖
志實應初表晁反台州盡有浙東地王遣其將張伯議
李皋討平之此土之民被王德立祠祀王迨於今火盜

雨暘螟螽疾癘有禳有祝焉嗚呼王之食於此土非忝也民之報王盍忠信矣乎且王常拔常山拔趙拔懷而與夫景城河間信都清河平原博平皆附焉捍饒陽捍太原捍河陽以至於中光徐泗宋許交鄆襄陽皆平焉然則王之功滿於河淮京洛之間平浙其細也戮晁則易也何獨此土之民被其德哉感之於平浙也懷之以戮晁也毋以小王乎嗚呼德之淺深不以其功之小大也功之小大不以其患之淺深也使晁蔓不已寧能勿為祿山耶則此土之民被其德固無異於淮河京洛之間也然廟始創歲月無文字可釋其幾廢幾興邪規製

赤城集

卷之十

臨海朱氏重梓

也孰糾而孰率之王之德於此土也深又能神而明之故合而成焉者出於忠信也嗚呼王之功紀金券藏太廟圖凌烟閣今其物為飛花為聚沫烟空月寒故跡何在曾不如豚蹄斗酒之肅慤也其被於河淮京洛之間者今其地為狴狴狐兔之窟蓬蒿皆長大成林藪未必有數椽焉簡潔可依也然則廟之存於此土豈不幸歟嗚呼王之功崇業偉夫豈係於廟之有無哉然廟之有無民之忠信厚薄觀焉鄉人所以盡其情也然則廟之新於今豈不躋歟王之名氏不待書也當時與郭令公齊名者誰歟

赤城集

卷之十

臨海朱氏重梓

董將軍廟記

林師點

郡之東湖南百步有廟巋然抵城據圖經云唐浙東觀察使董將軍祠也世傳吳越錢氏有國時立名在祀典歲久屢圯葺於邦人至淳熙六年父老始請州即其舊址東嚮易而新之廟故有石記尾獨載朝奉大夫知軍州李春卿立其置廟之因與所置之人若年月皆逸而不傳師點嘗考於圖記訪於耆舊則神有靈德且懼其將就曖沒遂以合載於文使得以著於不朽焉按皇宋熙寧中始開東湖欲毀其廟時衙校左良王者實監其役良玉無子其妻一夕夢神告曰能存吾廟當以判

官爲汝子妻寤以語良玉廟遂不毀未幾果得子狀肖
廟之判官是子幼年頭有瘡疾久之不愈家人往廟禱
焉見屋漏滴損判官之首亟修之而兒瘡立愈大觀二
年登進士第官至湖州別駕名譽字與言卽其人也暨
淳熙間郡饑甚有閩商支大輩販米海外俄見一人身
衣白衫方巾卓履美貌長髯語言異常引船相嚮揖曰
吾台州董主人也家東湖上門植雙檜台米得市特來
相招因命於船內取酒一小壺分斟與支商以下徧飲
飲盡醉米入台港將次州約曰吾先往議價汝抵岸當
來言訖船忽不見商至尋訪東湖竟無所謂董主人者

赤城集

卷之十

重梓 臨海朱氏

有一老父語此但有董將軍爾引與偕往見廟前二檜
入觀其像乃嚮之招船人也羣商相視驚異且祭羅拜
感泣而去聲傳別境客來競湊舳舻相銜邦人乃粒繫
神之也夫有惠濟人者宜饗有靈應物者宜書神自
吳越置祠而隸祀逮今是必嘗有功於民者而此二事
尤爲靈異邦人德神之賜且恨未有以記之者師黠旣
爲之記又系之以詞使歌以祀神其祠曰神生而異沒
有靈廟食此邦何英明人受其賜於冥冥是崇是信靡
不承於祭春敷與秋榮山果野藪含新青牲酒肅戒羞
潔馨酌獻雖微意益精湖光瀾瀾風冷冷惟神此宅嚴

幽營永濟我民年穀登報饗不置千百齡

壽台樓記

王象祖

倉使寶謨葉公再造台邦之明年作危樓於舊拓蒼之
上仰考天文扁以壽台欲此城與台星長久爲民之意
無窮也又明年紹定己卯五月丁亥與寶彥落之郡人
王象祖與焉賦曰偉天台之宅國今聚神秀於山川瓊
千岑而拱揖兮會三江之蜿蜒卽長虹之霞采兮罩蒼
龍之雲烟通滄溟之潮汐兮亦有時而奔潰颶風作而
南溢兮潢潦湊而西匯駭聞見於恍惚兮忙運掉於不
戒襲其虛而頽其弊兮禱崇墉如灘瀨帝哀民而求其

赤城集

卷之十

重梓 臨海朱氏

欲兮欲莫如舊之求今赤子而昔父母兮奪襁褓於橫
流孰宜先而尚敏兮孰可後而遲留兼保養於內外兮
合二急而交修侈舊雉於加倍兮作新意於危樓嗟洪
濤之懷襄兮更二百載而再造棄人事於不謀兮委天
數於有考使知及而仁守兮何千齡之不可保瞻昊天
之靡遠兮彼昭晰者何星非上台之主壽兮亦豈不福
乎此城插穹蒼而上引兮光下屬而熒熒鎮流峙於高
卑兮安反側於常經曩人物之顛錯兮今萬壑之順序
曷陵谷之變遷兮有旣平之水土道待人而後行兮天
亦何求其故處功成而不自足兮參泰階之軌度噫變

化之難謀兮嘉剝復之有常娛賓彥於觴豆兮易勞佚
於弛張放吾目於萬有兮收吾耳於官商駢城隍之士
女兮同其樂於未央驚吾土之有此兮綴履舄之末光
詠黃樓之騷雅兮爭日星之燁煌齊彭城於丹邱兮美
哲人之相望匪登高之能賦兮鋪盛德於難陳彼此一
時兮尚懷遠於蘇與秦

赤城集

卷之十

圭臨海宋氏
重梓

赤城集卷之十終

臨海宋經畝校

赤城集卷之十一

臨海縣泰安館記

石公孺

丹邱山嶺崇峻川流深永旁際滄海自會稽抵郡凡十置驛水陸相望東接鄞川南則直永嘉並閩越西南則道處婺連江南走湖湘行李往來疊跡屯軌繹繹不絕然郡抵天台幾百里有驛曰小石聯延壯偉其來舊矣道里既均從容就館各展其物無寇盜燥溼之患宣和辛丑蜂蟻嘯聚驛為煨燼客使經遊往往兼程以進時雨暴集無從托宿率皆寄跡民舍徒御驚擾里社不寧而又頃者昭慈聖獻神御之溫祖宗神主復歸於廟赤城集

卷之十一

一臨海宋氏重梓

皆剏土木旋卽傾壞貢賦輸輓由此塗出行者無所居者先病如是十七寒暑矣紹興六年夏徽猷孫公來守此邦以博大之德行豈弟之化訪民所欲以廢驛請頗欲繕治而愛惜民力且未暇及又一年政成訟簡民氣和樂千里之內謳謠載路至無一物失其所者公曰斯可矣冬十月會監盜抵法沒入居室相與建議議以克合乃撤而經營之邑令及尉協力從事遠邇懽呼觀瞻動色咨嗟歎美萬口同辭人不知役日未至且畢矣門堂廊廡下逮庖圖車馬之所無不畢備赤白晶瑩頓還舊觀焉且以泰安揭其榜士大夫悅之請有述焉公孺

曰嘗觀易之序卦有曰履而泰然後安夫行道之勞苦

方祈寒暑雨之逼乃獲廬舍候館之適安而無遽泰而能通其利顧不博哉昔晉文公俾巧人以時填館宮室故能主盟諸侯單襄公假道於陳司理不投國無寄寓然後知陳之將亡唐大歷中邦畿之內必命御史以爲之使其重如此何者成周之制建官爲重賓至如歸此大小所以懷愛也今也復故於十七年之後因材之可取從人之所欲無妨農費財之事其亦合周官之制矣故紀其實

神秀樓記

陳耆卿

赤城集

卷之十一

二臨海宋氏重梓

天下事有斲而忘有久而不置有大而故聞有細而新蓋繁其人爾淳熙二載丞相趙忠定公自太史守天台城堞素完中更替攸半不治樓亦隨之公至緩繕修急撫養未幾里安其政而城之役始興城九門各有樓鼎新者四而神秀獨南峙更雄麗焉乃集僚佐落成且詩其事余記齒未覩見人人誦公詩以爲公去幸詩存詩存樓亦存也然詩存無盡而樓存有壞矣蓋近一甲子公之孫必愿以綸郎行侯事其政實似公遂新公樓而廣公詩落成公律人曰侯之詩又似公矣而樓更雄麗於公侯去幸詩存詩可無盡而樓又可無壞也噫盛哉

按神秀語本與公獨指言山爾然有山之神秀有人物之神秀山之神秀一州之潤也人物之神秀四海之潤也公去台二十稔實秉大政定大策勲在宗社德在堪輿雖竟逐烟瘴以冥而終隨日月而耀蓋四海共之矣夫一州固四海之細一樓又一州之細細而久可忘矣而民誦之不置焉又久宜故閣矣而侯治之復新焉非繫其人歟則登今樓想昔景侯固百年不老公亦千古如在德侯愈甚則思公愈深誦公詩未休而誦侯詩又繼之矣是使此樓常新也誦之者愈不置也不論其細與久也信繫其人也否則崇臺傑閣穹亭危榭屋角柱

赤城集

卷之十一

三臨海宋氏
重梓

河漢簷牙挂星斗非無雄麗過此樓者而存則嗟怨去則詆譏見其子孫則憤激若是者豈猶不可而況可久邪其能使誦之不置而與之常新耶予爲此文非獨以書有功抑以風世之情而無立志者

鎮安廟新建景福閣記

姜容

自鄭子產祈於四塘而城郭之祀尚矣鎮安廟者台州城祠也按郡志神屈氏禦災捍患功烈顯著皇朝屢加褒寵前守齊侯頌徇邦人之請哀神靈異轉而上聞綸命繼放王爵加賁既新正殿增禱室創寢宮廟像顯設矣然地據大固山之東北面勢高峭棟楠騰突氣象呈

露乏渾涵蘊蓄之意於是議建傑閣以翼蔽之經始於癸未仲春之六日郡出緡粟倡於先眾輸財力和於後日南至基斯築架斯架而齊侯庾節上會稽矣今守王侯挺始至謂茲役也久未就緒愆風剝雨摧將毀前功而重後費亟捐錢發廩架斯覆覆斯堅以甲申仲夏二日落成之爲屋上下八楹左右十有八楹瓌麗宏敞稱其爲神明之居扁曰景福夫聰明正直神之德也福善禍惡神之職也能秉是德專是職則人懷喜福惡禍之心始不敢肆其無忌憚之惡將力爲善而不懈今閣以福名豈獨徵福於神哉蓋自神宅於此凡雨暘之禱猶

赤城集

卷之十一

四臨海宋氏
重梓

鼓應袍寇攘之害如暝消雪時贈歲禳公祈私請無不倚以爲命福是邦者至矣命名之義庸非紀實於前而祈惠於後乎然古之王天下者出命令主人神明則職之人幽則職之神各盡其職無相黷也然後幽明以順而神人以和今神既有德於台而二侯接武鎮臨政平訟理民安樂之所謂各盡其職交福此邦者也顧乃獨歸其福於神而因欲永其福於民眡子產無愧矣自今而後邦人可不思所以體侯之意畲神之貺力於善而不懈也哉是歲中秋日記

台州城隍封告

勅台州鎮安廟顯祐通應靈惠侯神生有奇質沒爲貴神至今台嶺之人想見玉溪之蹟與母偕隱既著一時之令名於民有功宜膺千載之命祀茲躋登於顯號以慰答於輿言服我明恩振於靈施可特封顯祐通應靈惠昭昭侯奉勅如右牒到奉行乾道四年三月二十日下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芾參知政事俊卿中書舍人邁

清平閣記

黃閣

容有甞釋塵俗游乎郡治徜徉四顧有閣翬飛上冠新亭下臨清池可以觀政可以燕賓可以賞心而娛情問赤城集

卷之十一

五臨海宋氏重梓

其閣則曰郡侯黃公之所築也既成而名揭以清平取梁太守蕭洽宏禰爲政之旨問其名則曰參政賀公之所命也既命而書彩題粲粲龍鳳飛躍映帶雲楣問其書則曰戶侍錢公之所筆也游覽既周喟然嘆曰郡侯之政見賞於賢士大夫如是歸而訪諸庠序則士者歌於學采之田里則農者歌於野熙熙油油萬口一舌麥秀之歧然桑茂之沃然多稼斯積京然坻然則又躍然而喜曰郡侯之政不惟賢士大夫詠之邦人皆誦之泮宮既飭取其餘材於臺於池民弗煩也材弗殫也美具而名益傳也台自吳爲郡地饒海陸古者火畊水耨其

民不過食魚稻業樵獵無他事也江左以來爲政者或簡約或清廉或撫綏而安葺宏禰之在當時又其傑然致之圖志風采可想見已宋興二百餘年車駕幸錢塘而台爲之輔生齒日滋官府日冗江山風物古今千百循良輩出磊磊相望然斯民習治之久逐末而忘本者衆被甲荷戈出沒乎離茗之場紛如也胥吏持文書索租賦嗚號於細民之門者容或有之牒訴號爲繁矣黃公下車期年於茲約已以清與民以簡比政之蠹民者一切務去凌者抑弱者扶法有所當宥則釋之而不疑刑有不得已則終持之以恕山澤之禁不弛不以矯俗而人自遷於善軍國之須不敢後不以強民而人樂輸於上雖更多故環境內外會無雞鳴犬吠之驚吾又知郡侯之政不唯邦人誦之上而朝列且將以不擾聞邊陲向清國步向平登斯閣也挹清風之徐來瞰平波之不興左顧君子右盼靜鎮朋休儷美豈直登玉霄上參雲爲極目之榮觀而已哉大書特書不一書以爲我朝牧伯得人之慶子墨客卿之職也公名章字仲微伯仲第一流人居朝者聳風烈治郡者藹聲名一門之懿以併列之云

赤城集

卷之十一

六臨海宋氏重梓

分繡閣記

洪适

浙河以東層岡峭岑盤深繚復陸出會稽道天姥百有餘里財得夷曠之地十有五頃以爲天台郡郡踐山作郭而餘麓及屹立之峯廢不可廬者亦十一二故官寺民區鮮鉅麗之所十數年中監州始有以員外置者僑於城之巽隅距黃堂七百步而羸其職業之商讞僚類之謁請吏抱文書袂屬鬻闔隘谿間舉不以爲便乃徙幕曹之舍爲今所居與正員相東西焉然規恢下窄榮輿埃墨無復高明塏爽之觀獨東偏有地斗大藁榛委變蚓虺所潛前沿後仍指爲棄壤則媻刺葦治培基建闢以夏四月課材閱月而斤斧論功其高四尋衡袤廿

赤城集

卷之十一

七臨海宋氏重梓

有七尺南北不及者九之一羣山縈環垂光獻狀可以分繡名推去冗牘登臨領略則巖姿之四峙烟霏雲采之隱見咸與意會舉杯屬客則琴歌奕思恢乎其有樂地閣之下對植美竹以清閱日其堂後穿小池可容萍藻則又爲舞猗之亭或曰人生天地間以百年爲須臾况宦游弗常席甫暖而趣代今子來旬歲矣又如是而去何以茲閣爲語之曰人能無以一生爲寄則澡濯自強期與前英聯衡能無以一官爲不久則黽勉盡瘁必有以美其政予年少質下若乘雁雙鳧雖去來無係於邦人然吾身朝夕於斯抑欲自適耳紹興十六年五月

七日記後二十四年堦永嘉薛紹以左從事郎爲郡推官得是閣而新之請易舊扁故又重刻此碑

玉霄亭柱記

尤袤

台州南西北三面偏山獨東望諸峰差遠雲烟空濛外際溟海蓬萊方丈想見其處舊有小亭在子城之上紹興丁卯南豐會史君欲父改創更名玉霄距今三十年摧敗傾欹岌業欲壓其下昔有茂林修竹今皆剪伐錯爲民居溷圖羅列污穢喧囂游者歎息今乃披荆蠲疏戴芟載除四爲繚墻以限外塗下建石柱上跨飛閣出亭之外又有六尺凡楹棟榱桷之朽撓疊旣級筵之闕

赤城集

卷之十一

八臨海宋氏重梓

折丹黃粉漆之隆剝皆易而新之方連周陸可倚可眺晨揖灑氣夕延素月山川城郭盡在几席之下凭欄四望疊嶂環繞手揮絲桐目送飛鴻飄飄乎如乘雲御風身在物表州之宴游於是爲勝乃刻亭柱以紀歲月云

重建萬壑風烟亭記

陳觀

漢置永寧跨温台二州今郡城雁蕩在其南天台在其北奇怪神秀萃律勝絕而郡適當二名山之間相距各百里不可以隄封自限也官舍負大固山余舊聞有亭曰萬壑風烟得登臨之勝暨來丞郡公退尋訪卽斯亭已供前人薪爨故基埋沒榛草矣乃芟薙鋤剔夷高增

卑累石甃磚敞爲一堂基闢於新各承其舊於是俯仰顧瞻連岡疊嶂羅列如翠屏一水自天台來與海潮相爲吐吞縈紆如縞帶復有怡幘二峯植立江濱如正人君子冠佩特立而無所附麗真足舒眺望滌塵襟銷滯思對越臨汝省此心有愧乎否也余嘗歎斯地雖僻在海隅而高人逸士或隱於僧或疑於僊尋花問雁採藥鍊真時出名字自晉宋以來不可一二數如司馬子微豐干輩皆莫知其所終意猶在雲山烟岫間飲龍湫之高瀑煖石橋之珍果尚須無恙顧余塵土濯余纓於滄浪之清未能也虛堂復舊慨想可矣何足見不死之至

赤城集

卷之十一

九臨海宋氏重梓

人乎

清風亭記

吳子良

熙寧間舒龍圖竄尉臨海民有使酒犯法摔至傲不伏卽斬之賦詩投劾去淳熙葉尉畱因取詩語作一鋒亭於廡之南紹定庚寅亭久趣壞陳尉求魯乃葺而新之取李太白語更名清風或問更名之義吳子曰君子之仕也使時人畏不若使後人慕後人慕於有跡又不若慕於無跡也今夫貪殘狡險罷軟昏繆若是者置弗數其勇敢刻厲御物整整人則稱之口能日勤日嚴日公然要不過使時人畏爾仕務行道道果行也不求德於

民而民思焉睹其所興建而思遇其所嘗臨莅之地而思思之淺者也甘棠之歌峴首之淚百千歲後木摧石堙則亦已矣然猶聞其事而心醒語其人而浩嘆蓋其清風霽然有道者之像尚可想也欲挹之而難攀欲狀之而難名欲置之而難忘夫然故雖無跡而猶慕之安有睹其跡而反輕議之哉近世之吏知職而不知道以爲尉職警捕止於警捕而已才者可使時人畏不才者時人不畏也夫學道而爲吏使時人畏而已哉充是說也則勇於誅殺以爲威自許將相以爲能槩之以道其果合乎況其立朝排正黨邪當時羞之何待來世然則

赤城集

卷之十一

十臨海宋氏重梓

斯亭之名直妄而已亭不卽廢直幸而已登斯亭者睹其跡而訪其事非惟莫之慕直議直誦而已更名清風良有以哉嗟夫竄之事遠矣雖未合於道當其投劾而去亦或有壯其決者特以肆於孟浪不自摧省愈趨愈繆愧流無窮至於今日一亭之名人猶靳而不與陳君於是而三思焉其亦可以慨然矣君爲歲饑人日草食闔訟旁午剽掠伺隙奮口君疚心恒慮勑姦於萌迄無驚訛臻此寧謐於其職可謂堪之而名亭之意乃爾是故非局於其職者果不局於職而進於道後之人聞其清風而爲之興起獨無憾於斯亭乎又豈專係於斯亭

乎

飛躍亭記

吳子良

縣治之北可里許小坡蜿蜒號環翠山旁瀕驛河舊因
 河爲放生池狹且淤紹興二年春令黃君準始面山鑿
 池又築亭負山而臨池名之曰飛躍有過而笑曰飛自
 飛也天何力焉躍自躍也淵何力焉天與淵無所用力
 而人力烏乎施人力無所施而奚以亭爲君曰不然飛
 自飛也躍自躍也天與淵固無所用力也而纓繳墜峻
 銜鉤出深天與淵亦無所用力也充是類也以往物之
 相靡擾擾無窮也則如之何是故天與淵無所用力而
 赤城集 卷之十一 士臨海宋氏 重梓

寄力於人人豈他有所謂力哉豈有加於天與淵哉因
 其飛而遂其飛因其躍而遂其躍充是類也以往物之
 相又相靡釋然休澹然忘悠然逝而已矣故曰好生之
 德有好之者又曰贊天地之化育有贊之者肆我皇宋
 循唐舊規所在縣州池用無廢生同一性性同一機溫
 平谷風而鼓棲俟焉飛浩乎平波而潛泳俟焉躍是非
 有以使之亦非無以使之孰爲其天孰爲其淵是爲聖
 人能輔萬物之自然吾蒞茲邑上奉帝命其敢弗虔以
 宣厚恩以祝壽嘏名亭適稱而又奚疑焉余聞而是之
 未幾君求記因著其問答語置亭中

岸幘亭記

沈震

建炎改元秋震自姑蘇跨海漲畧曹娥道出鄞江走玉
 溪登令君之亭讀其榜曰岸幘竊三復之不領以問令
 君令君嬰然曰夫主簿王謬之爲此也他日以職事行
 屬部震實與從私竊訪之父老皆曰吾令君始來之一
 年披鼓抵几指版磨丹凡事之醜髀器之苦窳禾之蝨
 蠶羊之敗羣豪里之子弟歲時不識俎豆旣一一如架
 獲乃慨然傷茲亭之將圯因其舊稍加撐拄以就塗墍
 有簿公者曳杖踵門而詫曰昔卜延之不受令長之裁
 嘗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正此耳今吾觀令君行
 赤城集 卷之十一 士臨海宋氏 重梓

古之道攻乎以瑟售文以武幸不見罵於官長擯斥於
 督郵而瘦馬一芻奴僕一食鼻間栩栩然用心獨奈何
 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請因其亭以岸幘勝之蓋不
 侈也震聞之而歎曰夫物之廢興固自有定雖造物者
 不能加意今茲亭之就圯而復新會令君岸幘其上又
 有賢佐吏爲之贊助是可書也今令君法當滿秩將奪
 邑人之意以去後之登斯亭者嘗試矯首而望西有華
 頂之流春可以灌南有王溪之潭旱可以澤青珠白嶠
 下瞰乎東溟赤柱雁蒼西矗乎桐柏攬形勢之吐吞想
 前人之遺策庶幾尋嘉木之傳以無忘角弓之詩也令

君爲魏賁蓋平江人云

梁源蟠松亭記

王藻

於古有挺特負材離羣獨立偃然而傲世者余得而聞矣今乃寤寐之莫能彷彿則於梁源之松知敬愛焉梁源於寧海爲會山由邑右趨三寘而近其輿或得邊劍器者相傳蕭梁宣帝昔所避地山由以名也其峭然秀發爲錦繡峯下爲精廬剏唐武德歲旁挾徑連抱者萬松此其一也於徑以達輿皆爲勝覽而是松其尤焉去松數步爲驛道鞭轂趨競日相揆摩有聞山之高而弗克窮者惟近則於松無不卽焉旣必充然以爲極瓌詭

赤城集

卷之十一

臨海宋氏重梓

之觀問其得莫適與余會令君桐廬方公始度其旁爲亭提提桷椽右右以翼顧鄉先學皆宦游靡居也屬余記之辭弗獲得以各問焉則命松以蟠亭則松名也余韞然曰此余夙焉求得乎松而未能者又奚爲言夫曲直木性也惟松則不以產植滋養之異莫不絕萃蔭參青冥是顧以蟠取之然曲者折而不判其直伏者踞而不奪其操低回尋仞兀肆未降雲披水滙倏互畝陌扶輿矯折纖末具態皆將遠舉橫鶩乎無際畔也視夫錚焉競立闔焉相高者不已未乎聞之古曰龍未之升爲蟠取形若義斯得兼矣苟徒曰蜿蜒其資而不戾乎近

觀容與其材而適遠乎世用有勵志操者將夷而艾之

踣而拜之於亭何有哉惟斯口邑三薄鴻濩西北紫翠

萬馬相奔則山之原剏歷天台來者蓋至此則叩顧屹

若遏不進伏爲夷壤岡巒蒙茸繚如掩抱回溪沚沚萬

折乃東略其勢宅而深氣雄而廓斯公是鍾而豈徒哉

惟天之和惟地之英山川炳靈物盈其間各有得焉惟

萃其美者則必抗焉自異而天地山川之相爲無窮者

其發越則未始旣也使是松得獨當奇則余懼焉孰從

是而得大觀者風雲月露不足尚也他時雷電晦冥有

抱膝諷吟踞坐而捫蝨相與問松斯亭者毋詰其所從

赤城集

卷之十一

臨海宋氏重梓

來姑以斯名余語訪焉將有異聞不可不以告也公名懋烈字仲勳由學省擢高第綜理淵通賢令君也事無小必勇以集大者將第舉是亭非以夸也力其事者山之僧法雨云

赤城集卷之十一終

臨海宋興州校

赤城集卷之十二

霞起堂記

尤表

雙巖堂踞兩崖之間獨得地勝其下面廣不尋丈擁蔽心目不快人意予因闢之廣之外糞壤所滯乃墾乃夷得舊址焉撤廢亭於射圃移植其上勝曰凝思取孫興公賦所謂凝思幽巖者也亭之前有敗屋數椽東面西上椽棟欹折隅與庫仄乃改創為堂三楹南向與靜鎮堂相值因名曰霞起巖巖而望靜鎮直若引繩其外繞以回廊上連參雲以為風雨游觀之備爰植美竹以經緯之於是堂成而勝益奇前所未睹披豁呈露天

赤城集 卷之十二

二臨海宋氏 重梓

若開而明地若廣而敞景物若增益而富晨烟夕霏萬化千變近峯遠嶺間見層出皆可不出簷無而盡得之噫是亦足以廣心志蕩塵垢而非苟以為娛也惟此邦靈仙所宅昔號勝處自經大旱遂成陋邦而山川之秀不異今昔或謂予當單乏之際顧為此不急之務然取材於舊課工於卒不市一木不役一民而使隘者敞窒者通敞者新則亦何害於政哉第廢材不足以支久尚能十稔若其革而鼎之以俟後之君子始役於淳熙三年正月己未成於二月壬午

簡愛堂記

尤表

過靜鎮堂之左少南為方池並池而南墻壁障礙敗屋傾欹公厨以積醪醴問諸故老曰此昔之燕豫堂也池舊有橋橫縱齊度其東為草堂今皆燬撤後人因基築臺以望月其下枕池為小閣名曰清平臺庫且隘不快登覽人跡罕至亦漸頽圯予既徙臺於參雲亭之後勝曰匿峰以望北山平夷舊基更作堂曰樂山以望西山之秀而池光山色且蔽於閣而不得見也迺徙閣於池之南因燕豫堂之基別為堂曰簡愛取簡用愛人之意旁為挾廊而上與樂山堂通池之北石崖盤踞土壤所壅疏剔理脈發露呈顯如枕股膊如覆困廩如覆鼉之

赤城集

卷之十二

二臨海宋氏 重梓

背負土而出西望連岡疊嶂閒厠隱顯如擁鬢髻如展旌旆如風櫺陣馬排闥而入其南則怡幘二峯角立朋秀若偉丈夫冠劍而坐雙塔亭亭影插天半於是仰山俯池遠樹近石環列先後若相拱揖烟消日出層樓飛閣浮虛跨空如展圖畫而望蓬萊之雲氣也夫昔人經始莫不相山川之宜度面勢之便其所建立如紀綱法度井井然悉有條理一定而不可易後人見其敞而不能復也遂出己意變更之易其東則西廢撤其左而右病遂使昔之勝槩日就堙沒今予非能有所增創也大抵無改前規無廢後觀便覺天宇開明巖壑增秀林木

水鳥皆有喜色而後知昔人之規模可因而不可變也爰刻諸石以識顛末尚告來者嗣葺焉始欲跨池爲橋仍其舊池上有老梅惜不忍伐遂不復作

思愛庵記

陳耆卿

思愛庵在北山滕侯廟左十步台之人感懷侯德故立廟旣廟復庵其旁者侯德無窮而感且懷之者轉不已也侯以郡下末曹抗海內鉅寇事具守台錄及文公記中世已傳故弗著間嘗論自古有寇未至而恐皆是也其上寇至不恐急則遁又其上寇至不恐急不遁繼以死豈不難哉侯則不繼以死繼以生侯生而一城之老赤城集

卷之一二

三臨海宋氏重梓

稱皆得生百餘年間涵孕孳育婆娑嬉游以織以耕以仕以學不知者自謂太平幸民坦腹臥而知者流涕也知則思思之而不得見則願見其家人如侯在迺命侯孫仲宜迎趙夫人於陽武夫人庵居侯廟食官斥廢田半頃俾仲宜主祠事仲宜死子必主之田歲凶庵且日圯泣曰下闕

重建青青堂記

趙君幾道旣新錄事聽之西軒更名與清顧其前青青堂舊環以竹竹廢堂寢毀清趣安在於是併新堂重植竹語余曰堂以竹名而吾典獄事翠色籠烟露詎能滌簿書之垢氛雅韻含宮商詎能掩叫號之慘戚雖獨清於竹亦難清於獄爲民司命欲厭煩劇專幽閒得哉雖然神勞斯昏力疲斯惰少舒吾神少休吾力昏可醒惰可強斯堂斯竹獨無助乎而况夫衛武公之詩白樂天之記吾左右揭而朝夕觀焉非特吾助又吾師也嗟乎世稱王子猷嗜竹以之障羣囂寄幽賞止耳亦嘗聞君赤城集

卷之十二

四臨海宋氏重梓

之言乎夫澄心所以應事乃欲無事以爲高而置心於事之表觀物所以會理乃徒翫物以爲適而尊理於物之上是皆當時風味子猷未能免也今君洗堂之陋以竹代葩卉吏退淨几焚香環古書金石刻悠然孤詠語懸明水閒弄絲桐送飛鴻於雲外其孰能下闕

非至清孰能與於此

今吾與子譚於斯息於斯琴且詠於斯笑語涵秋風月在襟梅竹交陰西山入櫺而愉然而寂然人歟我歟內歟外歟依於事物果欲求吾與也倘毋汨爾初克鏡厥靈始將皜皜融融八方洞明吾且不知孰爲清又烏知孰吾與乎主人曰旨哉取琴而歌作與清操

赤城集

卷之十二

五臨海宋氏
重梓

州學沂詠堂記

包 恢

台爲郡負龍顧山起伏透迤形猶龍也東有湖橫縮平廣與白龍潭相表裏其龍之所游乎湖中皆蓮萬幅如錦紅綠成章光影煥爛香氣不斷隨風四達方三伏中忘其有暑赤城景物之尤處也於游於觀延以亭榭濟以舟梁燕以綠醕引以流觴當其盛時衆美畢張蓋湖本隸於郡而景物則與郡人共之其來久矣今郡侯寺丞趙公來已踰年獨勤勞郡政無違曰此太守燕蓬之所而嘗暫有車馬馳驅之過從一日因謁客便而過之四顧而嘆曰以景物與郡人共之此不可改湖隸於郡

獨不可改所隸乎兌爲澤湖者麗澤兌也朋友講習之

象且有蓮可采與采芹藻者同方蓋以隸之泮官乎慨

念泮宮重建於淳熙壬寅今再見淳祐之壬寅矣久必

壞壞必修而泮日有限泮以水旱庖廩且不繼修之費

奚所資昔魯之修者僖公能也今吾非僖公宜不能亦

寧不爲之動心乎顧如潮運者自根而華自華而實華

可愛根實可食歲售之豈無微利可補郡用郡用雖方

窘不給而泮官壞不修尤爲師者之責故湖入郡寧入

泮以爲修官費湖利有常入則泮官可常修而學業可

常久所謂麗澤講習之說殆將無時而窮湖之利有關

赤城集

卷之十二

六臨海宋氏
重梓

泮之義大矣今使郡博士主之而擇士之賢者相與經紀之此侯之盛心也泮士德之思欲希唐人郎官湖之遺意以傳不朽乃因湖心舊堂先修而新之易名曰沂詠非獨寓所以歌詠郡侯之德而抑觀以遠追會點之風學正學錄直學率多士詣予請記其說以予忝郡丞又與侯寓居同里素知侯心者不容以不文辭乃爲發侯之心以復之曰觀水有術於湖何觀水不測蛟龍生淵淵浩浩其淵其天湖之深廣如之誠之至者當之苟學有淵源不舍不已而不息之誠至矣曰湖云乎哉其下而藕生污泥中疑脆弱易汚染者乃反中虛外淨而

色純白其操同冰雪若峻潔士處汚世不易者上而花
發烈日中疑嬌淫易凌奪者乃反氣清容正而色純固
其艷敵炎火若剛烈士遇威武不屈者其特立獨行曰
藕花云乎哉物皆備我非反身而求決不可將修泮宮
其宮何若宮墻數仞誰真見宗廟百官之美且富者因
修泮而師益明修道之教弟子益勵修身之學以求入
門而升堂升堂而入室或者可至夫子之宮若徒曰凡
湖必有龍而善變化蓮亦有紛華榮耀之態吾惟欲由
泮宮以變化榮耀其身則亦卑矣况堂以沂詠名則志
不在是而沂詠之實又非訓詁議論之學所能與知者

赤城集

卷之十二

七 臨海宋氏
重梓

曾點知之不則雖如三子各欲以所長自見猶非夫子
之所與觀蓮湖上乘風堂中要必有妙契於此如先儒
吟弄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者泮士從事於學久郡博
士楊君點又其傳自成公呂氏甚習今其師友開必講
之熟而行之著此侯所望於學者之心也侯爲台光前
照後而加惠泮宮尤厚如房廊收稅有蠲放侯自補之
契錢分撥屬版曹侯申行之塗田已給僧或妄據侯盡
舉頃畝以歸之凡養士之需與今捐湖修泮之事皆例
爲永久之利是真可屢書不一書者予也姑爲述其本
末大槩庶幾後來者有考知相繼維持俾勿壞云侯名

與杰寓居盱江之南豐

靜治堂記

樓 鑰

丁君大榮宰天台以書來言闢縣治之左爲靜治堂請
書其扁且求記焉君視予爲父行爲書其扁且勉之曰
侯君政有靜治之實當爲記之踰年政成而邑人誦之
者衆蓋邑當往來孔道夫力之須最爲擾民農人失業
幾不聊生君首欲罷去人以爲難能而持之益堅力請
於郡卒罷之民已安堵大率御吏以嚴撫民以寬催科
不事追擾使人樂輸禁戢強狡以絕鬪爭尤敏於聽訟
前此投牒至以千計今則十損七八矣變劇邑爲道院

赤城集

卷之十二

八 臨海宋氏
重梓

以其餘力爲邑人深長之思作助濟倉儲粟三千五百
斛以待饑歲以平糶價又作續食倉歲收百斛率三歲
則以助士子之與計借赴廷對及游上庠者於是上下
說和坐以無事真可以靜治矣予嘗倅赤城知天台之
難治日不暇給而君能如是乃爲之記使邑人刻之且
益勉其善始以終焉君實今司農少卿公之次子少卿
以才選表兼領行都彈壓之寄君盛年試吏治行卓然
能世其家遠業未可量也

雙清堂記

王 銍

錢塘錢厚之字德載罷邑暨陽築室天台山大隱峯下

芟刈蓬蒿列植松檜室宇華緻宜冬而協夏凡前日造化所秘一朝自我而得遇興超然景與意會取杜少陵詩心跡雙清之句以名其堂畫圖攜以相示求文記其成僕嘗遊走四方考驗風聲氣俗以閱天下之理凡各山大川非綿亙數百里不能遽盡者磅礴委蛇以舒發天地之勝氣也自度浙江觀會稽羣山與天台相連屬如翼張角立其隱秀涵媚峰巒森列高與天隣謂之四萬八千丈特其略耳地據數州下際滄海與蓬萊瀛洲方壺圓嶠俱謂之海上仙山而天台特其在人間者匪特雄冠東南而已自會稽而南所見猶未也接剡縣干赤城集

卷之十二

九海宋氏重梓

巖萬壑經沃洲過金庭然後歷天姥之岑以窺赤城垂頂嶠碎雄張千呈萬露愈遠而愈無盡其烟雲吐吞光景變滅俯搖滄溟勢接混茫日澄月金波萬里海天雲霽瑤臺銀闕其晦明風雨晨夕萬狀與夫晴嵐暎翠浮動出沒隱見於汗漫空無之際者盡非世境嘗見也宜乎異人神藥世多遇者僊聖應真飛騰示現變化往來近在耳目與天宮化城無異也今德載卜築占天台勝處或遠或近以環吾居者桐柏遺祠則王子晉賓天列僊曹之所也華頂天闕則上帝以賜司馬子微也招羊之巖與五道場則智者之所立教也赤城霞標則係

興公所賦也神錢飛井葛元所羽化也寒巖國清至人嘗寓跡也石橋方廣大士所隱也世傳劉晨阮肇飛昇度世僊去不歸洞口猶在政與是堂相峙凡聖賢應世與天壤環奇詭異之跡可喜可愕者不下几席一指顧盡得之非天下偉觀乎蓋是心既靜則外景靡非至樂况山川之足娛心乎昔人謂山水有清輝及其清音者信乎其能移人意也雖然古之君子未嘗必仕尤未嘗必隱也達則在朝潛則在野我何容心乎因其所寓而已彼採藥名山全家深隱遊五嶽終身不返者猶有所偏也非聖賢常道也自兵燹以來四方漫遊山棲水宿赤城集

卷之十二

二海宋氏重梓

不常厥居者亦眾矣德載舍眾人必爭擇義而動得天下佳山水地以供吾之樂不以跡混其心不以外忘其內有軼於心跡雙清之語矣是皆可以書云德載鄧國忠懿王之孫世載令德為搢紳欽豔其問學鴻博行義矜修而政事強明所臨有聲百廢俱起猶發硎之刀衝斗之劍正芒寒色鋒鏘不可少犯有所施設必為後法將見羽儀天朝進而顯用矣乃以山林鐘鼎隱顯一致非取彼貴之理極德載高致僕言不欺故記之德載以為知言故刻之

安洲驛記

樓 鑰

淳熙五年予自勅局出倅丹邱明年以檄之柯山始經由仙居往來皆宿於括蒼洞天在縣境也是時稱過使客之具甚備雖以別駕之故然棟宇整肅內外如一距今纔二十許年里人林君岳爲縣一日安洲驛成求記問之卽括蒼驛也且言中間驛嘗墮廢旣不暇葺併以故基斥賣於民物之廢興誠有之顧邑雖小何至於是其直又不過十萬錢始至卽聞之快然以爲不滿特未遲爾視事以來檢柅姦敝疏剔利源量入爲出寔以就緒未始加賦而償預借之逋四千五百餘緡於是首飭社墼修邑庠建樞密直學士古靈陳先生祠堂復以舊

赤城集

卷之十二

士臨海宋氏重梓

直取驛基而爲營繕之計邑士林宓公心而有幹才一以委之吏不得與以嘉泰二年二月己亥先爲臺門以及聽宇兩廡正堂以次俱辦凡爲屋三十楹足爲大賓客惕節之地經理其下必欲器用庖湏井井一新使來者如歸焉不敢以一毫煩民也余曰是可書也已君實紹興吏部侍郎之曾孫而君之父方以才業爲時用董饒湖廣以振職遷司農少卿進用未艾也君嘗再薦於漕臺更選試邑能聲已如此謂非家傳可乎縣有蒼嶺甚峻由此以過縉雲客之去者先得安意樂處於此以勝險來者脫險阻而息肩焉受賜者寧有窮平安洲亦

境之近山有高僧灌頂尊者古跡括蒼旣爲鄰郡之名故更以安洲名之云

陳氏本價莊記

杜範

余自少聞同邑里陳君尚誼樂施忘己爲人築河隄甃江許周年食餓方春掩骼皆爲人所難者而本價莊之立爲尤偉蓋吾邑土廣人稠厥田作斥鹵歲入鮮少積粟者且數洩之他境豐年猶靳自給比少不登輒以艱食告君名田甲於縣惻然曰古人言千斛在市市價自平吾今度吾餘已足若但規商賈之利而坐視人殍死可乎乃會其家所入除供公上給賓祭外贏斛幾萬計

赤城集

卷之十二

士臨海宋氏重梓

當粒米狼戾則謹窖藏絕商販一遇艱糶則傾困以升斗糶率減市直之半環邑數千家日仰給焉於是凡廩之閉者發價之昂者抑人不病饑矣歌於道祠於社總總也君垂沒分畀二子龜齡壽齡田各十頃爲衣食費餘悉以備本價之需索筆書千餘言以古道訓教子姓至此一事則丁寧再三俾世守之噫若君於吾邑可謂有任恤之恩矣龜齡亦善承先志方將築園倉厚儲蓄圖所以廣厥考之成規邑人蒙賴未已也旣乃請於予曰先君有治命龜齡不肖朝夕奉以周旋罔敢墜失願恐後之人不知是莊成立之艱而求以自便其私則龜齡

異日將無以見先君於地下先生知吾先君者願識其事於石吾且刊先君遺訓於石之陰庸詎諸子若孫毋敢怠豈惟龜齡一家之幸邑人之願也嗟夫吾每見世之爲富者銖較鏹取厚自封殖視他人之飢若秦越之相視漠然不以休諸心非不爲後人計也已而癡子駿孫從耳目之欲侈用無節向之所積蕩如燎毛莫敢憐之者何哉富者怨之府而欲專之其禍宜至是今君家厚施而不求報又曲思爲垂遠之謀爲善者有後吾見君之子孫蕃衍盛大而是莊可以久存矣又奚假余言爲重雖然子而欲徵余言豈徒爲爾子孫勸哉近而鄉

赤城集

卷之十二

重梓 臨海宋氏

鄰遠而郡邑必有聞風而倣倣者則君之流澤無窮而余之言庶有助焉耳故不敢以陋於文爲解君名容字益之龜齡字與智勤學尚賢或者其昌陳氏乎初君歲出緡錢千收粟於秋而以本價發糶於春遂以名其莊今模畫雖非疇昔而名尚仍其舊焉

台州謝子暢義田續記

趙蕃

上蔡謝敷經子暢乾道癸巳爲信州永豐尉參議公就養焉予時寓居縣之祖印寺以予之祖母乃崇福晁公之女子暢之伯祖母乃景迂晁公之女講通家之好進拜參議公於堂退從子暢遊相好也淳熙甲午方有鄰

郵也郵也猶未生參議公與子暢先後卽世後四十八年郵壻於衢之章戴陳氏過子於章泉又四年郵赴臨江教授亦來過子講舊好也子暢爲趙忠定公所知忠定在政路時以其貧姑畀祠帖未及進用忠定既南遷以沒子暢亦泊然無復仕宦意猶以素貧口衆不忍離異始則取諸平江之田以給之以子暢娶葛房資在焉粗可足食又慮非可經久乃得斥鹵於棄地之餘築堤捍潮建斗門洩雨潦以爲田疇又買官山於田之東以葬族之無歸者其費幾五千緡皆罄竭所齋又醫平江之田以充之而田屢遭風潮衝突勞憂甚矣未幾病沒

赤城集

卷之十二

重梓 臨海宋氏

郵也郵也雖在稚齒懷懷乎先志之廢稍長更事悉力經營乃復其舊書來謂吾父勤苦終身以爲茲舉雖自爲記猶未盡以子與子暢同生於紹興癸亥而尚存且親好又甚篤屬子記之吁凡今之衣食於此田者不可以爲當得而易之當念其昔者經始之難與今日扶持之尤難苟以爲當得而易之則昔日經始之難與今日扶持之尤難之美意悉滅矣使世無鬼神則已儻有之其能終相我而享之乎此爲諄諄以爲當得而易之者之戒且俾今日扶持之尤難者不敢怠其力

赤城集卷之十二終

臨海宋倫疇校

赤城集卷之十三

延慶院免科折記

陳耆卿

戲龍山在靈江西十里有澄潭其旁鉅木槎牙擎雲擁日上人謂龍挂其末蜿蜒若戲狀故號戲龍然其潔且嚴不可褻近慢者斧斤及木溪輒改流其靈怪若此而能赴誠如響吐慈若幼往往往奠葷未墜傾盆以集大略見宋進士夏文莊碑然則其靈性宜若此哉雖然龍固靈物也必有人之靈而後可語龍之靈靈雖有殊而靈於為民則一爾延慶院址山下職潭事供郡邑凡禱之百須其厘與勞得非欲佐人之靈以致龍之靈者哉

赤城集

卷之十三

一臨海宋氏重梓

然則非為民而然哉先是香積法安以龍故得免科折此院獨否太守邢俊近日不可使我有二三於釋氏迺函免焉然則侯為誰亦為民爾夫能龍以捐薄少之賦織損也依龍以治眾多之命鉅益也故他寺觀不得免惟三利得免焉豈私之蓋公之爾嗟夫世謂繙流不耕而食徒蠹民甚不知其徒逐上下佐人之靈以致龍之靈也使早魃逝而雨師降也豐年而多黍多稌也是雖不耕而食能使吾民耕而食也果蠹民乎哉子規蓋主僧宿練精勇喜院之沐優假而欲以著不忘也刊州移於石而請予為之辭

州治浚河記

姜容

嘉定甲申台有浚河之役是役也自慶歷一見乾道再見今方三見也台城山阻江蹙鱗集數萬家迫隘湫鬱於其間為河以導溝澮使人脫沮洳宅亢爽風氣宣洩疾癘不生蓋非一日矣按舊志河舊通舟注之江唐許渾陪鄭使君汎舟詩可覆也後淤塞舟不能通值潮溢輒逆城於是慶歷丙戌守元章簡公絳始鑿復其舊而足役一見焉久之注江之衝堙為平陸則自發源北山越郡治平橋至括蒼門滙而之東遂分道為斗門以出河非其舊舟不復通矣而閼塞又甚於是乾道己丑守

赤城集

卷之十三

二臨海宋氏重梓

向侯洵悉力浚治之而是役再見焉河之舊雖難復而閼塞者沛如矣未幾癸己火河蔽於瓦礫以迄於今非惟閼塞而貧侵富蝕上廬旁塹河幾廢矣雨俄頃濁潦沒道其或破扉齧屋春夏溼蒸疾癘以滋於是今守王侯樞慮之而是役三見焉如季秋迄仲冬命戶曹惠孔時總其要論民治溝溜使各達於河僦夫具畚畚使輦河之淤土續斷潢引別派深廣各倍於初因民所利不擾而辦河以丈計總千五百六十有八而內歸民之侵蝕者什三夫以工計總萬三千九百有一而內參以壯城者什二錢以貫計米以碩計總千五百七十有奇而

外饋勞之費什一河之舊雖已難復而平瀾行流環映庭戶易沮洳爲亢爽無雨潦疾痛之憂晏然如已丑時矣嗟乎郭內之河民之同便者也通舟注江尤便者也尤便者既以難復而併與同便者幾廢由慶歷而下百八十年而是役始三見時耶人耶余求其故昔之通舟注江城表而民稀也慶歷復舊城與民未改也至乾道城既縮入而居民多故復之難今愈多故愈難愈難故其尤便者幾廢俗無長慮視河滋不急遂使同便者又幾廢侯能深念獨決遠慕元公之志近追向侯之蹟幾廢者得不廢焉然則天下事亦係諸其人而已耳百八

赤城集

卷之十三

三臨海宋氏重梓

十年而能浚河者纔三人今而後其獨無人乎夫河不必幾廢而後治人豈必百年而後逢也河自是可無廢則邦人感侯德與河爲無窮

修東湖記

王廉清

天台爲郡負山帶江地形嶮巖草木翳蒼人烟繁夥萬室鱗比隨山高下無平川大陸以達水怒每陰雨霖霖則水泉漾薄澗輪壑委奔流疾走自高而下如建旆於高屋之上閭里之民咸懷決溢之懼厥初經營智者相攸鑿湖於城東當衆山縈匯之要以受百水卽城徑庭爲瀆以疏之湖高而江低並湖爲斗門泄水以注之江

旱則瀟音以待灌溉之須民用莫居無復水患歲月既久畔援施易土石傾圯啓塞無時蓋自皇祐熙寧以迄於今屢作屢廢至是極矣每大風雨至闔閭寔有蕩沃之虞水無所歸不循其流理則然也乾道五年冬秘閣河內向公以淮南連帥移守是邦始是見民吏具宣天子德意問民所疾苦舊聞此湖堙廢弗除卽躬至其所環胝利病攷卜協日興工庀役公以浙東路兵馬都監開封俞紳才幹有餘敏於集事卽檄以董之臨海令會稽陳居安方以民功薦聞興利除舊實惟其職公乃覈舊跡披故道昔之沮礫鬱積者今疏鑿之昔之侵漁蔽

赤城集

卷之十三

四臨海宋氏重梓

虧者今疆理之浚城中之水溝剏城闕之斗門覆以亭屋以引左右之水以達懷義橋之南北又卽湖東故城之址舊斗門築三閘以通西江總爲斗門者六爲亭者一凡湖其南方東西十六丈五尺其北方東西六十五丈五尺南北通袤三百二十丈計其廣輪二百十三畝有奇其深七尺興工於六年二月之丙戌而訖於三月之壬戌凡用工八千九百有奇長隄崇崇清波綿綿夏屋渠渠坊址暨暨不勞於民不擾於市宏壯深廣煥然一新烏虜偉哉厥功告成郡僚邦人咸願刻石紀績屬僕以文乃爲之記曰惟昔水利備於周官溝洫澮川遂

入掌之蓄水止水均水舍水馮水詳於稻人在漢召信臣杜詩號爲循吏之冠其功始於鑿六石門晉杜元凱需者之宗請三千石修理堰谷以積其水原其用心豈專爲耕耨浸灌之計哉惟公夙以風力知略爲世吏師凡所臨郡國興滯補弊壞奸隸之機埽險健之訟施惠於斯民以廣我國家之盛德是役也披藁刈荒窮源探本發明前人久廢之績推尋百里堙汨之弊啓作竣事必躬必親無一弗盡以爲邦人永永無窮之利用心亦可謂閔矣公令行且歸闕左右帝旁推此心以利天下顧豈久留於郡哉凡此父兄戴公之賜自今謹儲泄之

赤城集

卷之十三

五臨海宋氏重梓

節相曠潦之宜疏導以時淳泔無壅甘棠峴首之思俾永勿壞尚千百年公之惠澤其有既乎

黃巖凌河記

王居安

古人治田必先治水水有常利故田有常豐禹曰浚畎澮距川孔子曰禹盡力乎溝洫凡此皆治水以治田也周人治野之法夫間有遂以達溝由溝而洫由洫而澮以達於萬夫之川自廣尺深尺而爲畎倍爲遂又倍之而爲溝爲洫至於澮則廣二尋深二仞是畎澮之間治澮澮澮澮也甸方八里以出田稅旁加一里以治洫澮澮澮澮也而至於四縣爲都方八十里以出田稅旁加十里以治

澮是百里之間治水有常人也若是則水烏得而不利田烏得而不豐今居田者唯恐其不廣不暇爲溝洫之地取民者惟恐其不多不復弛溝洫之稅是宜與古異也黃巖爲邑爲田可百萬畝而水鄉之田實居其半其地負山瀕海山多則溪流易漲海近則水澤易洩言水利者有浚河置閘二事而已而二事又復不密昔之爲閘者慮未及河也紹興以前初未有閘大率爲埭以堰水頗爲高田之利而下田病之水潦大至下鄉之民十百爲羣挾挺持刃以破埭遂有鬪爭殺傷之事鄉人於是始議建閘酌高下以謹啓閉解仇怨以全鄉井此意

赤城集

卷之十三

六臨海宋氏重梓

美矣然諸閘既立閉時常少閉時常多潮水一石其泥數斗朝夕淤塞寢成平陸方時巨浸閘雖啓而流實壅於是下田之被害反咎夫閘會不若埭之可以破決洩水之易且速也東嘉蔡君範來宰吾邑深究水利之源初年遂決閘外之港使水有所洩明年遂開田間之河使水有所蓄不特河爲有功而閘亦有利矣是役也君實啓之常平使者齊公碩爲請於朝役不逾時厥功告成君適被命通守四明屬予以記予方守東嘉尋又有帥閩之役未暇也君移書速予記曰苟無記後之人且因循弗圖民復病矣予謂今之爲令者以三年爲任其

始至也一邑之事未必盡知其知之也簿書詞訟委積紛逯又力所不給大抵趣辦目前數日以待去者既爾來者亦然民瘼之不暇郵率由此也倘來者念於塞之易而常加疏導之功知開浚之難而常加葺治之念則君之利吾邑者雖千祀猶一日也君尚書文懿公季子賢而有文克世其家邑治故有河經閭闔以環公廨歲久湮爲民居君盡復之而民不怨皆可書也予因序河間之本末俾後之爲邑者庶有考於斯文

新建中津橋碑

唐仲友

郡介括蒼天台問水源二山東南流合於城西十五里

赤城集

卷之十三

臨海宋氏重梓

東注於海城臨三津其中最要道出黃巖引甌閩往來晝夜不絕招舟待濟寒暑尤病颶風無時歸師牟利弊船重載命寄毫髮仲友以淳熙庚子來守辛丑三月常平使者循行迓於城南戊夜登舟篙工失度比曉乃汜濟因問父老江可橋未作何故對以潮汐升降經營爲難食於津與瀕江之市又沮之皆中輟仲友自念承乏牧養繼歉歲入境人草食賴朝廷勤郵牟麥告登病少瘳矣橋大利可毋作適分官吏庀工徒度高下量廣深立程度以寸擬丈創木樣置水池中節水以筭効潮進退觀者開諭然後賦役始於四月丙辰成於九月乙亥築

兩堤於皇華亭之東甃以巨石貫以堅木載護以菑楫中爲級道兩旁爲却月形三其層以綱水勢南堤上流爲夾木岸以受水衝堤間百十有五尋爲橋二十有五節旁翼以欄載以五十舟舟置一碇橋不及岸十五尋爲六楫維以柱二十固以楫筏隨潮與橋听低昂續以版四鍛鐵爲四鎖以固橋紐竹爲纜凡四十有二其四以維舟其八以挾橋其四以爲水備其二十有六以繫筏繫鎖以石固四繫纜以石獅子十有一石浮圖二纜當道者植木爲架遷飛仙亭於南听遷州之廢亭於北听以爲龍王神之祠爲僧舍及守橋巡邏之室二十有

赤城集

卷之十三

臨海宋氏重梓

一問南僧舍爲僧伽之室凡橋欄舟楫五邑共之黃巖預竹纜之須餘皆屬臨海金木土石之工二萬二千七百用州錢九百八十萬米四百八十斛酒二百六十石橋旣成因其地名之曰中津第賞官吏有差燕犒以落之命臨海尉支鹽官主橋事兩指使同視啓閉擇報恩寺僧行各二人奉香火置吏屬行文書番將校主巡警邏者二人守橋十有四人皆厚其廩給又以度數名物爲圖書禁防法守爲要策田畝財用爲版籍東湖歲輸公帑數百緡改入焉以備葺費命臨海黃巖令董葺事所以爲橋計者粗備矣夫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

方議作橋則疑中則謗既成則疑釋謗弭而悅繼之是皆常情耳然慮始之難未若保之之難金石至堅久猶剝而泐况他乎故記其大槩使後人知所勤尚或繼之且爲銘曰台江之津懂懂往來橋之未作吾民其咨豈無智謀亦阻浮議橋之既成其難在繼矜吾民兮憫吾勤兮永詔厥後視斯文兮

重建中津橋記

高文虎

上卽位之明年六月武夷周君睡自大理正行臨海郡守事旣一年其始至之兩月秋大風拔木江海爲立輒齧嶭防及鹵民田而有雨浸淫害於秋稼郡之田事旣

赤城集

卷之十三

九臨海宋氏
重梓

弗登城東南徧有舟梁以登濟者悉與濤浪入於海時天子抑畏勤郵詔天下郡縣以災異水旱奏者發粟捐緡錢委長吏阜安之而臨海居其一君旣奉詔議振貸而川涂弗續行者益病有言天台山谷間木之仆於風者可作舟梁而僧又樂輸乃命臨海丞戴若水戶曹趙汝達程其事而受規畫焉鑄金繩筏舟五十橋爲節二十有五祠廬微屋振其頽者守僧校兵汰其久弛者皆斥昔有加易欄爲板舟計柁植費木爲筏維纜以柱則又創謀制良可衛悠遠役興於十月百三十有五而梁成爲錢百二十萬米百三十斛酒七十石施於工者

八千六百有奇方是時郡國從事採民者思不克支君當蝕弊之日蕪蹙之餘公私蓄積可痛饑疇拱手祈命羣情替替獨能以仁厚明達清訟省罰調娛全安民迄和裕宜著上德歸報於天子又能不剝於下民聞知植大惠利寓以康郵用利我台人厥庸惟尤大然古者治輿梁大抵以利勝害郡爲縣五而天台僊居限以巖嶺少漁鹽舟泝兩谿而下者率向質遷比歲始謀橋實規截舟以事征剝意靡在民今所謂啓橋斃者是也夫設橋以惠民乃售錢然後啓檢匿煽虐歲月未艾是豈善政哉誠能悉捐其舊以盡惠台人則橋可損益而惠

赤城集

卷之十三

十一臨海宋氏
重梓

無窮也已前十三年余及觀橋之成旣不能伸其言後於此乃及述橋之再猶覲其言之聽也乃勺民辭而詩之曰皇矣帝仁子視下民其康溺飢於以對天凡百郡縣孰保蓄之顧彼海邦繫君來儀之適是濤颶君不遑慮圖厥奠濟孰穡靡實孰艱難蹙孰疇靡食未知旨蓄孰以川梗梁仆於潮舟流水襟委命寸筳廩之阜之戮力富之楫之翼之輿而及之若時履圻式靖且安母父於君怙恃君惠余亦順理毋事令刑君飭津橋湜湜流水後有闔郭前有山址君與民游其旂鞞鞞君戾津橋賓掾靜樂陸有檐屬川有櫓權好歌以誦其旂翻翻君

在津梁君誼民害君暨掾賓敷利與愛撰工不揚民用
詠載江有蓄廬有賈有漁公在中流弛禁征除宜而邦
人歸美帝家

重修中津橋記

葉適

人情欲永逸而物廢興不常成之未幾壞已至矣而况
聯竹比板以闢江湖日涉之厄尺量寸度而當往來無
窮之勞則安得支而久哉故台州始作浮梁十餘年而
修者再未二十年遂大壞矣嘉定六年太守俞建以為
不可復修也議別造新橋按前郡記以橋為重事使五
縣共之其再修也取財於寧海取木於天台侯不以責

赤城集

卷之十三

上臨海宋氏
重校

縣堅木厚枋備工如家高大重密費踰昔數倍既成遺
余書曰吏治欲其無跡吏術欲其無煩天下之格言也
雖然可以無跡於己不可以無跡於民可以無煩於人
不可以無煩於身吾為是州不敢一日忘肆顧瞻郊垣
百堵勵翼錢與券提衡必均而後通今世之至難也吾
州既稱平焉獲與耦殊時穀糴復轉糶他郡所未有也
吾州又稱寬焉若是者民惟恐其無跡也州道絕東南
民須橋如地之載孩提之背負壞甚則墊且溺吾且又
去此民之所煩敢不自煩乎故吾竊有記焉使知有跡
之為無跡自煩之能無煩也嗟夫侯之力勤矣不可無

述然而以予所聞於古無跡者常治無煩者常術爾不
以為異而記也今星已三周而記是橋者四百年之外
千歲之內記凡幾筆橋凡幾成中津之亭碑無所容而
讀不暇徧矣多而不專無乃為名之病乎侯曰不然浮
屠之法有度人而籌以記者室縱廣肘三十其籌滿焉
苟有以利名奚厭其多且後必有考於此時之久近可
以驗工之良苦會之出入可以較用之少多作之緩急
可以知吏之賢否此有志於民者之所求也豈若峴首
之為隘也獨計一身之名而已哉予無以奪其請因併
錄其辭

赤城集

卷之十三

上臨海宋氏
重校

新建利涉橋記

葉適

嘉定四年二月黃巖縣浮橋成林龜叔和為其知縣楊
君言曰橋長千尺藉舟四十欄箇絳索隄其兩旁柶圓
狻猊訖三十旬斤鐵九千木石二萬五千夫上萬餘
縣東南車馬擔負而客之塗皆達於橋西北樵採攜挈
而民之市皆趨於橋諸公跨天台陟雁蕩行過黃巖皆
喜曰增一橋矣蓋奔渡爭舟傾覆蹠踏之患既免而井
屋之富屢肆烟火與橋相望不絕甚可壯也古無而今
有難矣橋於江之險尤難也台州有橋自唐守始君一
縣作之抗其力如州倍難也願子記以為君酬余病未

暇也叔和又言曰橋以未成爲難衆人所知爾以既成爲難君所自知也今歲別一困以待異日之闕尚懼不足雖然縣籍壤七十季矣君聚田百萬畝算而步析之更二載始得經界之舊君之力雖難而承其後者易矣易則思思無窮而橋可恃以常存也願著之余臥水心久往來皆村野人語不到門外不知君材迺若是鄭大夫非異人耶舉鄭國解落整比大效小驗具於春秋至捐一車則天下以爲笑彼溱洧之易視今之難奚百倍翅耶豈古人於此則或有故歟世常言極今人所難不足以進古人所易而充古人所易不能爲今人所難何

赤城集

卷之十三

重梓

臨海宋氏

哉叔和之論不余質也可無爲書余少從叔和兄弟游每爲余言縣直北山爽氣浮動花柳之麗雪月之勝無不在江北余間至程頭必裹裊顧瞻阻江而返屢矣今旣橋而叔和與邑人日曳杖娛戲於北山潮生汝落隨江降升悠然如泳漢浴沂以歌詠令君之遺德而余已老不復有四方之事徒慨想而不能從也因附見之亦以志余之不忘斯游爾楊君名圭字國瑞建安人其來黃巖監司固以材辟矣

天台臨川橋記

陳駉

臨川王公琰紹興三十二年春綰一銅章以荆國文公

濟天下之緒餘濟天台越隆興元年冬十月甲戌新作橋於邑西之谿從民欲也谿距邑庭可一里源自五峯雙澗北迤而至衆山複逕旁流輾委會霖潦則激焉如轟湧焉如犇防隄室廬蕩如也平時馬涉則濡纓負涉則濡橐聯約以度歲作歲埤編列苦其役行旅咨怨前後尉李琰李異俱有建橋之役作百丈隄以捍衝溢功竟弗濟後爲令者睥睨難之迫公之來嘆曰大害也不在我乎大抵銳於土功者利在亟成以要虛名豈肯爲遠計今我則不乃會費五百萬錢出俸四十萬爲邑先源源而應數則充矣爰卽故址相之然後奠之奠之然後

赤城集

卷之十三

重梓

臨海宋氏

營之斲者鑿者陶者埴者榘者築者從焉非驅作焉非督公曰有穡事者與乎有焉毋納其力穹石以爲楹植之屹如也巨木以爲梁橫之妥如也甃以培石欲其埤也魁以塗甃欲其確也尺有五十何其修之粵粵然尺一十有九何其博之衍衍然尺二十有五何其高之岌岌然復亭其上迺易迺飭迺敞迺奕可以息行邁可以樂暇閒可以遠眺望卓哉美乎疑混物初剖有此壯觀非人力能爲也二年閏月丙辰告成公迺率僚友會稽陸君漑金華陳君恕永嘉丁君康時池君虞鄉觀焉公曰吾與諸君孰名於斯僉曰大夫之力也名則在大夫

士之豪民之耆老於時咸在翕然告曰願卽以臨川名
表公功也請旣獲遂歌以落之曰壯兮滄溟跨蛟龍麗
兮霄漢垂螭竦疑若有神施磨礪鞏鞏然不動巔華崧環
瞻山幄凝翠空俯睨谿紋織微風夜半橫浮沆漑中朝
來掩映扶桑紅車馬颯沓西復東宏規碩利絜誰功競
將大年壽我公願與此橋俱無窮

赤城集

卷之十三

臨海宋氏
重梓

赤城集卷之十三終

臨海宋興濱校

赤城集卷之十四

桐山石橋記

羅適

距縣東北隅半舍之近有聚落焉曰桐山而一谿經其中谿亦因山而名按圖識誌諸父老而皆莫究其所稱謂之由每以霖雨暴瀾諸壑畢會則是谿激齧堤址洶洶不可禦昔為梁以木濟諸行者會無期月之固由是往來之人嘗病其涉邑姓有應氏名宗貴者實良民也其先京洛人錢氏霸國始居於此亦有詠制而為校書郎者宗貴視昔橋之不能固而入病其涉也遂二日集其族人與一鄉之強有力者議之曰橋之為患也如是示城集

卷之十四

二臨海宋氏

吾屬餘金穀矣將焉為哉苟能置石而易之其利不亦博乎諸君勗之於是各捐鏹以給其用名一釋子普寧以督其役不踰月而橋成凡植柱二十有五鏡板二十為錢總五十萬一邑之老幼四方之商旅有過而觀者莫不喜嘆之噫東臯野人世服農力穡而已非有文史之教也非有法令之驅也其守鏹齎粟以愚其子孫也宜矣而能捐有餘之貲與無窮之利以起千萬人之喜嘆者不其遠哉使之推太是心能擇子弟率親戚教之以儒術已而成粹美之器中廉能之選俾德澤仁術有所沾潤其為利也豈止若此而已哉彼之喜嘆者又豈

止千萬人哉邑之士民羅適嘉其存心也為之序其本末而書其同議者之名氏則附於碑陰焉

重修桐山橋記

唐仲友

淳熙辛丑歲余守天台既作浮梁有自四明來者曰水無大小苟有阻只尺千里寧海塗有二澗橋廢病涉能復之乎余以救荒辭越明年邑民張潭以狀請曰邑有桐山道上二橋將復之當得官為之主余喜問曰客告我久病未能汝慨然當之此富人之美事能不作輟乎對曰某非富室獨好周急食餓施棺顧惠尚狹今投老若二橋復願畢矣余察其貌端而柔言寡以慤似表裏示城集

卷之十四

二臨海宋氏

相副意能成事者為出公錢十五萬榜募助役未幾余解去越三載持邑符與吾里僧良又書來曰自經始連歲歉竭力成桐山一橋曩許為某記敢以請且言橋故以木不支朞月嘉祐中邑人應宗貴與其族更以石鄉貢進士羅公適記之繼亦圯壞某相水勢不可與爭架木為飛橋如兵書所謂天潢者三節兩重長七尋有六尺覆以板甃其上翼以石欄岸高尋有七尺疊石各廣九尋總公用費千緡郡邑錢合十八萬民錢三十二萬餘皆某力始於十年孟冬成於明年季春某志其一幸一成余歎曰吾去郡意橋難就汝以家當郡邑豪民

之力以績於成可謂仁且勇矣古人有言以功濟人者報以壽茲橋獨非濟人者乎徒出力猶當曰功況費財汝憊憊以老爲憂天獨無報乎汝年未也吾聞戰勇氣一作再衰唯仁者之氣異於是利及於人中喜之氣自倍桐山之利博矣吾猶以初約望汝則吾言於傳遠猶信對曰謹受教因書以授之橋側有大松奇蹇如龍行者游息亦道塗之勝當與橋相爲久者

南塘記

胡融

有宋南渡之明年吾大父自峽谿翦荆棘蓬藿始居此斗指兩辰越今二十有四閏矣蓋吾邑之山發源自烏赤城集

卷之十四

三臨海宋氏重梓

石隆隆隱隱東行三四里始折旋而南故凡邑之公廨與民之屋廬皆在爽塏環邑內外爲陂池爲沼泚者蓋寡也胡子之居適當卧龍之脇其地形稍正其土之支派稍分其坳塹處稍有泉升高而望其坡陁之形或如瓜蔓如博局如斂之折股度其勢可遏可截可瀦可瀆顧吾力未能也丁未之秋始羣役人舉壤而築之不踰月而堤成一夕大雷雨里巷之水爭相灌注詰朝門牆之外高下皆水揚瀾起波滙爲藪澤氣象如在明越蒼霄間也一年而荷生二年而魚肥三年而柳成四年而漚鳥馴五年而堤上之竹秀旣而游者來漁者入滌者

至汲者集胡子與客常沿堤而行折荷弄流渺然起江海之想夫一水之縱廣不能十數丈視三江五湖財一席爾而胡子侈然自大詎不陋哉蓋天下之理巨細廣狹皆生乎人之心達乎此者闔崑近在蓬室一闔雖小而八方存焉事固未易以形論也苟不以形論則洞庭彭蠡不翅乎疊孔而蚶翼蚊睫亦可以觀嵩華矣今吾之水兩渙渚涯之間雖可以辨牛馬鳥知其不如扶桑之東渤海之尾彼又烏知其一滴一勺不可以浴日月而涵魚龍也胡子方將築亭其上投噴解屣以洗去其平生功名之念具釣車舴艋答簪罟以窮烟波之赤城集

卷之十四

四臨海宋氏重梓

樂願從吾游者當艤舟以待之

縣學新泉記

李知微

土之有泉如人之有血脈自非礪礪斥鹵不毛之地則凡都居邑宅雖百人之聚亦未有不依泉而立者甚至權其輕重以驗其氣之粹駁俗之薄厚好事者或又從而品其味之高下以別之廬山之簾泉惠山之梁源至甌棧走萬里相餉其爲世所重蓋如此寧川海邦也噉臨泐解鹹氣所鍾宜不知以泉爲貴迺歲甲寅有泉溢於縣學講堂之左不假疏濬自然清甘凡學之用汲盥灑濯以烹以飪取給而有餘識者以爲是學校之祥焉

世方隆僑重道闢館以延英俊則論秀當自茲始其謂之祥也固宜然解散於數十載之餘收拾一二年之項累功未深美意易虧則陰相默祐俾之持久而不廢者匪茲泉孰聚之迺歌曰挹泉之清兮澡我煩襟雋永芳旨兮憩息書林自今而往兮無有遐心再歌曰人莫監於流水而監於止水積善於躬兮其觀在此自今兮欽於世世歌闕而去

放生池碑

張端

恭惟主上臨御以來履國步艱險痛二宮蒙塵憫生靈塗炭念祖宗以仁孝治天下迺廓度量戢干戈同盟鄰

赤城集

卷之十四

五臨海宋氏
重梓

壤冀以迎奉二宮而息生靈之禍十有六年秋翠華南旋極爲長樂是後屢遣虜使懇迓淵聖皇帝鑾輿其親親仁民愛物之心可謂備至明年大臣百辟思有以發揚盛德而伸報上之誠以祝萬年無疆之壽以爲子孫千億之祥援唐肅宗遣使天下置放生池故事以聞詔可其奏爰命措置蓋將示天下以好生之意俾人知爲善物遂其性也臣仰嘆聖恩沾被動植古無倫比恭與官吏士庶尋訪舊跡皆云昔雖未有今上皇帝與人爲善與物爲春濱海之民感被聖化洽於其心剏而爲之孰曰不可垂髻戴白衆口一辭於是度邑治內外之地

乃得妙相寺之舊池闢而新之疊石而甃之環以欄楯周圍十丈有奇命寺僧守之遇天申聖節舉而行之使舍生之物圍圍洋洋頒首莘尾不羅罾笱網罟之患其利博哉臣庶以此而奉吾天子吾天子以臣庶所奉而承頽長樂其樂烏可已耶况魚之爲物非若獸之善走鳥之高飛網罟所至罾笱所及雖嫠婦亦可得之先王爲是川澤有禁漁舍鰥鮒美萬物盛多則以魚麗爲王者之政言萬物得性則以魚藻思王者之德今天下州縣率遵聖恩波所鍾罔匪文王之靈沼豈止肅宗八十二所而已行葦忠厚指日可致萬壽無疆本支百世

赤城集

卷之十四

六臨海宋氏
重梓

永保宗社以太平茲天下臣子之公願而感召之理固亦宜然臣謹拜手稽首而獻文曰天地大德惟生之云德配天地與萬物爲春何以先之親親仁民皇帝卽祚國步多艱生靈塗地二宮蒙塵痛軫宸慮以柔圖勳乃戢干戈敦好厥隣奉迎太母長樂極忻繼遣懇迓淵聖是謹同樂宇宙開樂寧親大臣百辟誠欵獲伸放生之池唐肅是因伏於閤門拜章以聞詔可其奏臣民率遵恩波所鍾徧及無垠耐盡物性至誠則然於叔咸若詩書備陳今吾天子克光於前俾爾舍生游泳淵淪池也如此江湖不言四海歌誦天子之仁必得其壽億萬斯

年本支百世繩繩振振大開明堂四夷咸賓

薛公井記

齊碩

薛公井者故寧海知縣毗陵薛公抗之所鑿也隆興甲申公來長斯邑利興害除眾以便安初市去水遠汲者頗難於挈攜公浚大井於縣治之東北廣度坊泉源寒冽惠利博甚厥後濞治弗以時殆泥不可食嘉定癸未郡守齊碩訪得其處而溝渠湮塞甃甃崩圯非復舊規乃捐緡錢命縣丞張修董其事既加浚治復作亭覆之庶無負前人開創之意且句名翰墨手大書其扁揭之亭上并銘而列之石於以永邑人甘棠無窮之思云其

赤城集

卷之十四

七臨海宋氏重梓

源也深其澤也永流祉不窮如酌此井

八景樓記

高似孫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盼兮愁余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此瀟湘風景屈宋情思筆力不可控書不可殫杜工部詩天寒漁父網罟凍洞庭蕭湘雪千里茲彷彿爾可控耶柳柳州詩烟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亦梗槩爾可殫耶控耶柳杜以江山自任目歷身涉大略若此若之何并包也囊括也山水之壯壯於湘中莫如海風物之神神於湘中亦莫如海六鼇出沒三山有無沫乾浴坤一碧萬頃天琛水恠鮫室珠宮何有何無

秘恠恍惚尤非湘中所可及然騷人所少至壯士所少

游故事軼而不著跡鬱而不彰然如陰鏗詩海上春雪雜天際晚帆孤羅隱詩洞連滄海澗山擁赤城寒韋述詩樹入江雲盡城街海月遙祖詠詩海色晴看雨江聲夜聽潮耿漳詩海田秋熟早湖水夜漁深包何詩海雲朝滿市江鳥夜喧城喻坦之詩海曙霞浮日江迥水合天李頻詩陰霞出海散落月向潮流顧非熊詩壘起背城鴈帆分向海人李益詩片雲歸海暮流水背城閑詩家者流雋賞固不一可景名尤不一也英英哉陳君堯章甘栖其濱斷其麓凡海情狀以智受之又希昔人所

赤城集

卷之十四

八臨海宋氏重梓

以心平愛矣者為其游息之物高明之具雖未得拍斯闌建斯酒固已翛然望蓬萊之雲氣懷乘桴之壯游為之辭曰鯨可鞭兮走鱗州右洪崖兮左浮邱拂北斗兮違玉樓閩風寒兮雪秋天不溼兮海西流脚躡月兮舞鼇頭兩鼇前兮挾吾舟龍起舞兮魚飛浮酒注海兮不可籌簫玉裂兮馮夷愁叫夫君兮一夷猶夫君醉兮吾歸休

應心泉記

賀允中

居士賀子忱編茅為屋與其孥寓居於天台山萬年禪院之西地勢爽塏土脈深厚植花種竹日以成趣惟是

水之去人稍遠而饋餽滌濯之用不足上有小澗走以竹渠則寒月常冰下有廢井汲以桔槔則人力深勤一日居士齋心炷香仰首穹靈而祝之曰聚族百指結草而居上下蔬食甘苦一律所需於世者甚薄而瓢飲之樂未適其願昔耿恭拜井而泉溢王霸濟渡而冰合雖今昔異時開劇殊事而約已爲衆有求斯應誠苟至爲理則均也神其吐之乎既祝之十日旱陽曠亢氣蒸如焚舍之東北相去十步不加穿治天冽之泉既潔且豐其甘如醴其寒如冰其澤如玉其清如鑑由是一家之用不煩人力而遂給足衡茅之勝寢以膏潤矣山中父赤城集

卷之十四

九隆海宋氏重梓

老明日舉相謂曰此地無泉何慮數千百年君居未久而浹旬之間忽於平地湧激靈源若出造化如是之敏是何祥也豈天嗇其實將有待而出耶抑時至事契而適相際遇也將以化尼父之雨以資之後學耶將以興傳說之霖而被蒼生耶不然則泉源混混不舍晝夜胡爲一日而驟至也居士曰汝無佞予子將告汝夫通天下者一氣備萬物者一誠我之禱也以衆泉之應也以心天地鬼神昭昭然常在上上若將閱予而告之曰爾家何貧爾志何清棄官何快樂閒何真人棄爾取人跡爾親處荒山以自適邈四顧而無鄰地若有泉而不界

天下其孰與爲仁以吾心如陶潛故得泉涓涓而始流以吾心如李愿故得濯濟泉以自潔吾方將拜天之遺落泉之成借此之居以爲斜川盤谷求諸文人作賦序以俊其貺而流其聲不亦可乎父老曰唯唯居士乃命工甃

康濟泉記

顏度

臨海令顏度乾道三年五月二十四日祈請白鶴山靈康祠見寢殿右階下水津津溢地面穴之得泉自殿址出與左靈濟泉適相直無分寸差因名曰康濟以廟名且取大兼濟也築亭泉上如其左八月二十六日亭成

赤城集

卷之十四

十臨海宋氏重梓

書是爲記

節孝巷記

石 斲

淳熙二年臨海郡尤侯表奉慶赦書上故鄉貢進士未伯履妻陳氏賢行天子嘉尚有詔特封安人旌表門閭仍宣付史館明年春三月詔下侯卽其家樹闕復其子孫世世毋有所與如律令又名其巷節孝大書而揭之郡人創見奔走觀瞻歡呼嘆羨歸告其家室及其姊妹女子相勉以安人爲法安人子希尹希收移書斲曰吾母旌表吾將求諸給事吳公爲之記節孝名巷子其記之斲安人甥也二表兄命斲斲何敢以固陋辭竊嘗

謂天之生人莫不予之以仁義禮知之性使之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窮人欲而滅天理民斯爲下矣夫先王之時道化行人倫明故人不失其性雖江漢游女無思犯禮汝墳婦人能勉君子以正去古既遠上之人專以刑政爲治民免而無恥所謂士者固已馳騫乎利欲之途一遇難厄往往忘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之分彘倫攸斲有不忍言况婦人女子乎國家聖聖相承爲治不專以刑政比之近代習俗最美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名聞於時不可槩舉求如安人節孝之全則亦絕無而僅有貢赤城集

卷之十四

重梓 三瀋海宋氏

士之沒也安人方豐少或以再行爲言安人號慟引刀自刺左右救護得不死事父母舅姑孝姑百餘歲安人順承無所不用其至教二子問學皆有聲稱爲女爲母之道於是乎盡天瑞孚應園桃異實庭萱合穎卒之郡侯有請帝命下敕行成閨門名垂史冊節孝之巷輝映山川盛矣哉惟天子仁孝本於天縱以太上皇帝壽登七十互古未有躬行慶禮恩被臣庶訪求節行尤爲丁寧思欲風厲天下俾天下之人不失其性不亂其倫以漸復三代之淳厚故能旌安人之賢惟安人高節至孝爲人之所不能知而不惑仁守而不憂勇決而不懼

故能膺非常之寵惟郡侯尊主庇民至誠惻怛故又能推廣天子德意而取節孝以名其巷昔劉卿妻桓氏刑耳自誓沛相王吉奏高行顯其門閭號行義桓羨殆與安人異世而同符視鄭公之鄉高陽之里誠不足多鄉使安人生而男也術斯以往於治國平天下將無所不可婦人女子成就止是不惜哉安人年九十有四齒髮不衰自今福壽益隆子孫益昌豈唯一郡一時之所矜式四方萬里之遠百世之下聞安人之風亦必有興起者矣安人奉直大夫守中之女太子詹事良翰之女兄朝散大夫景山之外婦朱氏望出義陽五代之季縉赤城集

卷之十四

重梓 三瀋海宋氏

自永嘉徙臨海世以孝義相傳至安人始益彰著遂達於上云

朱氏旌表門閭碑

吳芾

淳熙二年今皇帝以太上皇帝壽登七秩互古無有思鴻厥慶施於臣庶迺十有二月赦文孝行節義著於鄉閭者長吏以聞當議旌錄先是元年正月台州守臣詹儀之奏州之仕者暨士民凡百一十有七人合詞言臨海縣貢士朱伯履妻陳氏有節行伯履早世年盛子幼媒氏請復有行陳氏撫膺慟絕旣甦歎曰吾寧速死忍聞此言引刀欲自翦侍婢亟持之迺免事父母舅姑至

孝姑宜人林氏年高齒豁陳氏手調旨甘動能順適其
意姑垂絕執其手曰願婦子孫壽數如我訓二子希尹
希牧有法以文行孝友稱陳氏年九十有三齒髮不衰
姆則壺彝州里所矜式天產祥嘏厥有桃實萱穎之異
請以其事列諸朝特加褒表以爲節孝勸州遣吏按驗
如狀謹以聞十月守臣趙汝愚繼剡上皆未報會慶禮
行者年高節悉加崇獎邦人援以爲請守臣尤表申前
奏上嘉其節明年三月壬戌有旨特封安人旌表門閭
仍宣付史館詔書至闔郡謹迎耄稚竦觀植門建臺詠
協令式臺成有白雀翔於上見者異之一日希尹希牧

赤城集

卷之十四

重梓 圭臨海宋氏

踵門曰母氏之節亦既列於贊書詔於太史矣願公勤
諸石益爲不朽傳芾辭不獲命則進二君而言曰子昔
與君之諸父游習聞君家事君之祖母林宜人治家以
禮法教子以義方聚族干指內外無間言宜人年百有
一歲時郡守宗公穎欲請表其門會穎去弗果善積益
豐委址厥後安人實太子詹事陳公良翰之姊風節義
槩濡染素熟承姑慈訓厥德惟肖庸能身享上壽保有
全節方聖上以孝理天下湛恩下逮首承天寵爲世世
萬子孫光耀且俾鄉之爲婦爲母者以安人爲法今君
又克順承侈大之是皆可書也已予既紀其略而又繫

之以詩詩曰婦德之修至隱而昭行成於家而列於朝
國有勸懲賞罰而止孰觀而化表厥宅里淑哉若人識
明志堅之死靡它不貳所天節則高矣報亦云侈旣昇
以年庸介爾祉業崇臺左右其門匪臺之崇維德之
尊詔而子孫勿替勿懈永言保之母俾臺壤告而里閭
而婦而毋惟節惟孝惟臺之視聖孝不匱善推所爲我
詩於石垂世作規

東巖堂記

會 丰

天台雁蕩二山見謂二湖第一勝處山距郡遠近郡士
大夫往游焉酷愛之觴酬詠酢之不足假繪素以幻其
赤城集

卷之十四

重梓 圭臨海宋氏

姿行輒自隨又不足假石以幻其態坐輒自對又不足
相所居前後左右山天所子形崢嶸耶崔嵬耶陂陁耶
壇曼耶百爾屈奇與二者彷彿以則因天之資參地所
宜宜花蕤花宜竹蕤竹宜木蕤木以爲家園因人所蕤
參地之利利亭築亭利臺築臺利榭築榭甚者軒堂樓
閣其以爲園觀公退私卻曼賓客不者道家人溼則從
目燥則從足花竹木之間醒則從坐醉則從卧亭臺軒
之上嬉忘勸勸忘歸士大夫之所及類然也今臨川史
君修史郎中陳公又有出乎其類者存曰山勝不失兩
全園勝寧容一偏於是劃所闢城東數十晦而東西之

東所揭曰小瑤曰生秋曰瓜風曰露曰齊芳凡五匪
亭臺伊軒榭西所揭曰開春曰見笑曰問開曰花巖曰
竹巢曰數紅日記好曰涉趣曰四友凡九其外則二堂
突兀五九石故東曰東巖五之會也西曰勝賞九之會
也物不兩大東巖又西勝之會歟公自慶元丁巳經始
於茲未考工且治且享自爲韻語樂章發揮之諸賓客
賡音就詠創思別吟又從而推廣之園無遺景景無遺
勝卷軸轉至余歲在甲戌矣嶽音嶽思殆盡式細且繹
堂爲園不可汎觀園爲山不可常見設也夫山鮮有不
屈奇者惟士大夫胸中自有屈奇然後山之屈奇聽命
赤城集 卷之十四 臨海宋氏
重梓
焉園所揭十六大歸取花竹木故事命之東堂則惟巖
勝屈奇之最而巖體中虛又與道似故耶道以虛御羣
有巖以虛御羣勝魏國張公之紫巖衛國留公之梅巖
侍郎李公之巖巖雖莫非以其與道似取也抑亦三公
道與巖似此以此之屈奇命彼之屈奇聽交相合符然
歟雖然三公者二職經綸一職論思畢然後退與巖休
公出爲使入爲郎時則二未一職已經巖始亡迺太蚤
計是不然巖之體公之心同一虛也心與虛俱道眇天
下公所見未必不毛眇法從粟眇宰輔論思經綸國務
所急者猶我須歟虛以應之不我須歟虛以聽之虛在

我須在彼所虛大小何如我所計也大須則大應小須
則小應豈我所計哉充公之虛應國之須大以小眇小
以大眇無不可茲於臨川也小以大眇來哉出守與虛
舟俱戾止坐鎮與虛位俱歸歟入息與虛室俱而生自
矣大以小眇將不外茲意者巖特其虛所寄之一猥於
堂之未記也周諸賓客推廣意記之公廣壽字成卿云
明年病月望日記

赤城集

卷之十四

臨海宋氏
重梓

赤城集卷之十四終

臨海宋興州校

赤城集卷之十五

雪巢記

尤袤

吳興林君景思寓居天台城西之蕭寺破屋數椽不庇風雨榜其燕坐之室曰雪巢日哦詩於其間客有問君所以名巢之意君曰天下四時之佳景宜莫如雪而幻化變滅之速亦無甚於雪者方其凝寒立水夜氣最屬紛紛皓皓萬里一色瑤臺銀闕亦現於俄頃間然朝陽晴暉則向之所覩蕩然滅沒而不留矣自吾來居天台時王公貴人比里而相望朱門甲第擊鐘而鼎食童顏稚齒羣聚而嬉戲今未二十年其昔之貴者則已死向赤城集

卷之十五

臨海宋氏重梓

之富者或已貧而往之少者悉已耄回視二十年直俄頃爾其幻化變滅之速不猶愈於雪乎知其非堅實也於其俄頃起滅之中乃復顛冥於利害交戰於寵辱汨汨至於老死而不自知非惑歟今吾以是名吾巢且將視其虛以存吾心視其自以見吾性視其清以勵吾節視其幻以觀吾生則知少壯之不足恃富貴之不足慕貧與賤者不足以爲戚非特以此自警而且以警夫世之人使凡游吾之巢者躁者可使靜險者可使平而汚者可使之潔不亦休乎余聞而嘆曰浩哉斯巢雖方丈之地其視廣廈萬間而不與易也夫樂莫樂於富貴憂

莫憂於貧賤然有馬千駟不如西山之餓夫紆朱懷金不如陋巷之瓢飲孰知乎匹夫之樂有賢於王公大人之憂畏也哉世之附炎之徒方思炙手權門焦頭爛額而不悔求而不得則躁得而患失則戚戚與躁相乘則心火內焚日夜焦灼聞君之風亦可少媿矣君少嘗從高僧問祖師西來意又於方士得養生術其清玉潔其真竹裂其窮不堪忍而其樂侃侃然余來天台始識君一見如平生歡時方因郡事卒卒無須臾間每從君語輒爽然自失顧視鞭扑滿前牒訴盈几便欲捨去今得歸休林泉之下每一思君發於夢想則雪巢之境恍然赤城集

卷之十五

臨海宋氏重梓

在吾目圍中矣因述君之說使書於其壁以爲之記

香遠堂記

趙師夏

昔我大父宗卿隨蹕而仕南方再轉而丞茲邑蓋紹興之丙辰也今幾百年昔之故老遺民無有在者而階序垣墉亦非其舊獨所植醴醪在聽事便坐之左猶無恙也其子若孫培植愛護轉相告語曰是皆趙公宗卿之手澤其勿廢諸而官於是者不知更幾人矣亦皆知民之意恃以不伐嗚呼可謂盛矣今縣丞趙公因人之情追跡其所由始益加扶植表而出之名其燕息之堂曰香遠蓋取老坡醴醪詩無風香自遠之句而命師夏記

之師夏竊惟人之仕於州縣豈不願有以在民者哉而得民者益寡也得乎民矣而能久者又寡也長篇短詠浮詞綺語播爲謠誦徧於津亭未幾而蕩若風烟漫無遺跡而以怨詈繼之矣磨石礮碑稱誦誇詡以紀德政玉軸錦標散入侯門未幾而薦柱支牆斷棄弗顧而以非笑繼之矣圖形肖像托身佛老晨香莫燈飲食必祝號曰生祠未幾而塵罩鼠傷色沉蠹蝕人皆忘其姓名矣是何也顧此弱枝柔條非有吏卒之呵護法令之禁禦稍失顧盼斧柯及之而本根拔矣乃能至於百年之久乎此又何也然後知實德在人非智力之可取人心

赤城集

卷之十五

三臨海宋氏重梓

有百年之壽矣後之有繼公之志行公之事則花之壽又不知其有幾而我先公之流芳因有托無窮也記其敢辭公名彥珽字廷玉師夏宗藩諸父行也

東輿書房記

周端朝

地靈境勝爲燕閒之館圖史橫列昔人所謂天下至樂終日几案者也然則學道者亦樂此乎孟子有言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因書而得其人因人而得其世所樂在是世豈遂遠哉曩乾道淳熙年間異才輩起其大者蓋已接紹宗元振擢光燄或統紀自命前無古人雖不得於時猶能激議論之波瀾暢文章之

赤城集

卷之十五

四臨海宋氏重梓

氣脈也松山二丁君好學喜事家有海山奇詭之觀諸公間多過焉極譚浩歌愕神鬼而變風霆若其抽架而資諷詠題紙而寄吟哦歷歷尚可想見累十年英淪哲謝往時議論風節凋靡如絲雖其文章亦纖嗇而弗騁後生思見前輩如遂古之世也子植而嗜書唯諸父遺汝是念作東輿書房而誦讀其中夫書在則前輩風烈尚未亡固春齊暉而秋合照也而子植得以朝夕涵咏於斯可樂也已抑余聞之世蓋有蟬蛻塵垢醒飮簡編者矣雖然其書具焉物情世故網挈目從淺深有則廣密有度凡事之條理不可越也其所歸宿無不驗也世

蓋有棲身事役委跡周流者矣雖然其書具焉隨事偶
變賓敬主肅混混而壑芸芸而根其油然以光者不可
沒也其悠然以長者不可遏也蓋施止悟合時事萬殊
如環無窮而書無不具也在人常自體之而已今子植
嘗仕於時親逢施止悟合之異以書爲我而退求其心
其追省前賢出處語默之際宜多有慨然於中者歟况
其施而不止合而不悟其事又有大於今者歟松山之
圓池館增修臨望增闢幽泉故井吐芳而效潔壽藤繁
藹合淑而噓清詩人墨客撥蕊而裁冰金石相宣東南
有園稱丁氏而東與有書房則自子植所以承其先焉

赤城集

卷之十五

五臨海宋氏
重梓

子植無嗜好之流而有深湛之思園雖華其心何往非
寄也書房寄也其書非寄也

康吉堂記

吳子良

侍郎王公榜林君詠道之堂曰康吉林君死餘十載士
大夫猶喜道之聯篇續詠堂之光輝如新而林君殆不
死也吳子曰世之營屋室以求安身者衆矣計其宏傑
詭麗百倍此堂者又衆矣蕩然而邱墟翦然而荆棘者
相望也不爲邱墟荆棘則頽檐敗棟風掀雨摧行路爲
之太息也夫興壞世之必有而非喜異焉豈固以屋室
也哉人之智力有盡而義理無窮義理之萌裒如一綫

亡而存絕而續也智力所到烟雲排空存而亡續而絕
也林君死於布衣無寸爵以自援智力微矣余友其子
逢吉而問過其堂則環顧皆書也書者義理之會也聖
賢淵微古今謨憲進而範俗退而視身取之書沛如也
林君之所以遺逢吉亦逢吉之所以遺其後也余不識
林君而攷諸鄉論信儒者已今逢吉又博而詢古約而
通今冲實內充章采外炫此義理之傳書之澤也夫心
恬於義理之謂康不必其身之老壽家裕於義理之謂
吉不必其後之顯榮世以智力而林君以義理此悲喜
之所以異而屋室之興壞不足論也雖然義理一而書
亦城集

卷之十五

六臨海宋氏
重梓

萬殊毫釐之際逢吉盡心焉於以訂家學之源流正後
來之趨向使義理愈傳而喜道斯堂者餘百載而未厭
林君終不死矣林君名師蒧逢吉名表民

盡美亭記

張景修

仙居邑之美者也而一山盡焉福應山之美者也而一
亭盡焉盡美亭者非盡一山之謂盡一邑之謂也朝奉
大夫雁公倅台之二年季按屬邑轍環七百餘里可謂
勞矣然至於仙居福應則徘徊四覽嘯咏終日欣然忘
歸信乎美哉一日謂景修曰昔者趙石云登北邙遠眺
則窳美都盡子於此見之矣山距城二里崢嶸獨秀

浮圖居其上而亭居浮圖之南余名之曰盡美焉子爲
子記之景修曰唯唯雖然公之意豈有窮也不遣一景
一物兼收而並采猶東西之不可相無邑之栝蒼章甫
紫葢韋羌皆峯巖險絕巖洞瓌怪而溪流淼然烟雲晦
冥鷗鷺出沒平波魚唱斷壠樵歸有騷人畫史不能工
也夫豈易名哉邑令劉君夔明雅爲公知圖序以告於
是又知福應山者皇祐間令樞密直學士陳公述古名
之也陳公賢先正勸學文垂於世踰四十年公實作是
亭公賢宰相子人門冠代不驕富貴而意乃在乎山水
之間愚將見其美不專於竹石花木風晴雨雪之際而
赤城集 卷之十五 七 臨海宋氏 重梓

偶不視時向背縮斂自愛不倚勢進趨每日吾欲先世
流澤常在子孫使墳墓永有蔭託爾奚以多爲故廬上
之題我兄弟以種德爲之名者先人之志也余聞而嘆
曰允哉夫家非德不興德非種不成雖一人之家未嘗
不與天地同其長久所以不能者天地種之而人毀之
也人之所就未毫末而以邱山之心承之爲益幾何然
則謙者種之盈者毀之也我可以得彼豈可以喪一夫
攘臂萬人裂其肘矣然則讓者種之爭者毀之也義勇
而先利怯而後君子也小人反是然則廉者種之貪者
毀之也冥升疾走轡必失御必蹙徐行安步神乃泰氣
赤城集 卷之十五 八 臨海宋氏 重梓

種德庵記

葉適

余同年友瓊州刺史郭宗之既沒十年子森卿用舉者
五人知崇陽縣磊卿瑣主簿聽中乙科皆會余容成之
陽始余與宗之別長沙宗之卒而余有大戚不暇哭又
不能弔相對慚惋而已故訪其家事甚詳森卿曰先人
葬蓮堂蓮堂之山吾數世墳墓所藏也並墓之廬吾先
人手所建也郭氏自鎮將傳祀三百約而久勞而安至
曾大父正信均淑一縣所取平也大父施捨惠助一鄉
所倚成也而後先人士以文顯更以善最然而端直寡

乃舒然則退者種之進者毀之也爲其厚不爲其薄治
於已不治於人寧散無積寧儉無汰皆所以種而不毀
毀也朝種暮穫市人之德也時種歲穫農夫之德也種
不求穫不敢毀不敢成聖賢之德也沖漠之際萬理炳
然種者常福毀者常禍天地之德也郭氏其知所以種
矣知所以種則知德矣
雲海觀記 王綽

母邱列仙之所萃自昔有道術者多居焉歲在丁酉松
山丁君少雲始卽其所居之南依山之址闢而爲園遠
近蔽虧高下輝映回還委折而曰堂曰亭曰臺曰榭曰

林曰坡曰窩曰谷無慮二十餘許意匠翦裁各成面勢
然已具載於雪巢林景思之賦詠矣至於一目千里偉
然有奇詭特異之觀可以距高明排埃壙使人徘徊顧
戀而不能去則自小垂虹而入跨蓮蕩不知其幾何畝
有堂歸乎其上面曰芙蓉此尤雪巢之所長吟而永歌
者蓋烟霞之吞吐雲氣之開斂日光之出沒野色之濃
淡隱几而望有若道家所謂海上之三神山也相與隱
約拱揖於有無冥漠之間龍川陳全甫來自永康一見
輒心可每與少雲少詹擊節抵掌譚王說霸窮日竟夜
而不知倦間舉酒以屬少雲自李謫仙死世無奇士誰
赤城集 卷之十五 九臨海宋氏重梓

於東北之隅揭爲此觀是豈不足以宏先志後觀哉
子植既集友朋以樂之且曰觀天地之大覽山海之勝
吾何敢於自曠亦聊以憩其馳驟焉爾友朋悉詞請曰
往者之屈來者之伸此易所貴乎隨時之義又奚必勤
計慮於一出入游息之間耶雖然巨浪喧逐迅風橫潰
回轆轉權則卽有泊岸遵途之捷矣故進而競於物也
詳不若退而返於己也約此惟有道者知之子植其不
講於道乎子植名木

藥園小畫記

謝 俊

右藥園小畫一卷作雲林室廬人物草木鳥獸似先世
赤城集 卷之十五 十臨海宋氏重梓

既無盈餘且漂流轉徙不能治生產久爲祠官俸入至
薄居不敢近州縣食不彫飽梁肉於窮僻處人棄我取
粗辦一廛豕舍之旁買石田葺茅竹爲園囿辛勤十餘
年根撥皆自封植下澤款段其來無時板輿輕軒或因
分胙而至以爲草木諸果物皆藥也總而名之曰藥園
園陘小不足賦有僧了宗者來游寫以淡墨樹輪相糾
林木茂旣藤蘿滋蔓樓閣隱於其中靈石寺也出苔蘚
山門緩步荒徑挾平頭奴載一壺酒貌似也垂楊夾道
叢篠插籬羅漢大樹映 園也下瞰黃甘塢後浸白
蓮池池上偃蓋松紫霄諸峯羅列目下是爲水芝軒蓬

藉數楹中楹靈泉館僧閑栖鹿於後有坐起更衣之房是爲挽衣寮水泉甘香隣曲汲不絕作屋陰樹是爲澗畦亭把茅蓋頭孤鶴暮入題鶴乘後望古松百章籬內巨竹滿坡面雙槐背三樟一堂三內榜曰駢青出堂而西上薜荔階別一小邱最後得之地多蕙茨不絕其本乃結草庵簷以竹瓦榜曰明珠主人或挽衣於寮或抱甕於亭出灌諸畦或坐於堂上使童奴蘇蘭薪桂酌泉烹茶或採蓮斲藥惟意所在挾書登山山明水清人跡斷絕聞猿啼鳥鳴而已意隨事更景與時變而畫亦難盡也宗吳人筆跡甚可喜

赤城集

卷之十五

士臨海宋氏
重梓

松山林壑記

陳耆卿

松山林壑者丁君少雲幽棲之所也余聞丁園名素著又以趾其園者多偉人遂益著按其所助於少雲者二十有五衍於子植者三十有三大較松山其主名也而東際海西接仙源水自西南數十折而至東北其橫豎側出如一步武而神工隨也其倏窈忽爛如一頃刻而物候換也其遞涼煥雜幽麗如一拱揖而四序之變交吾前也蓋好境天吐佳趣人涉俯瞰而仰答遠矚而近觀萬象橫陳迴不可狀其以爲幽棲則宜雖然古所謂幽棲者未必具是也今必具是哉夫具是心未必具是

景也迺若是景具則是心益具矣心具無景不清否則無景不俗君之於此景也寄此清也其清非錮於幽棲者也自其善積於身孝熟於親義洽於人充其心可以達也或不得充而可充者在則雖窮無磷况復有不窮者邪故大而天地之周流細而魚鳶之飛躍攫吾目慨吾心景隨心生而心不隨景以逝是真幽棲者也非錮焉者也夫出處之義亦大矣幽棲者處而不出者也故少雲不及仕而子植既仕矣非可以處而不出也然則知所以處而後知所以出蓋處而不出固未礙於行義出而暫處又所以精於求志而章明之也故子植之歸

赤城集

卷之十五

士臨海宋氏
重梓

也而於此尤惓惓焉蓋君兄弟所從游如葉水心陳龍川正偉人之尤者皆嘗與之婆娑偃仰詠歌講誦於其間其筇影屐聲龜鷲猶能記憶也今二公已逝而清蔭館方築當有名勝豪特袂連簪盍與之共籌此心者而予以官守未能隨也子植又言山之阿幽阻面勢者尚衆規而未成者亦衆然則子植心固無盡而其景得有盡哉其心少雲之心也非錮於幽棲者也

劉阮洞記

鄭至道

劉阮洞其傳久矣余竊邑於此訪于故老往往不知其所在比按圖得之以詢護國寺僧介豐者乃曰洞居寺

之東北二里斜行山谷隱於榛莽間人跡罕及本朝景
祐中先師明照大師嘗採藥還見金橋跨水光彩眩目
二女未笄戲於水上如劉阮所見此水仙之洞府也元
祐二年春植桃數百本所以追遺跡繼故事也越明年
三月十日丁丑寺僧報桃花盛開并以其景物之盛求
名焉令率縣尉縉雲郭儀彥文監徵開封曹索得之來
游而黃巖主簿西安王沔之彥楚與其弟宣德郎知金
華縣事漢之彥昭繼至乃相與幅巾杖藜徜徉行歌沿
澗而上觀淥波之漣漪聽寒音之潺湲微風過之餘音
清遠飄飄然猶鏘珮環而朝玉闕也遂名之曰鳴玉澗

赤城集 卷之十五

重梓 臨海宋氏

澗之東有鳴植桃數畦花光射日落英繽紛點綴芳草
流紅縹緲隨水西下此昔人食桃輕舉之地也遂名之
曰桃花隴自隴以北行數步攢峯疊翠左右迴擁中有
澗流隨山曲折而游人之道從之及水窮而道盡則有
潭清澈淵澄可鑿毛髮羣山倒影浮碧搖蕩中有洞門
潛通山底其深不測雖淫霖暴至而不盈大旱焦山而
不涸此寺僧見金橋之地也遂名之曰金潭潭之南澗
水淺見沙中有盤石三不沒者數寸可坐以流飲自上
流浮盃盤隨流蕩漾必經三石之間俯而掇之如在几
案此羣仙會飲之地也遂名之曰會仙石據石之端仰

而視之三峯鼎峙峻極雲漢寒光襲人虛碧相照懸崖
落花紅雨散亂其東峯則孤危峭拔儀狀奇偉上有雙
石如綰鬢髻遂名之曰雙女峯其西峯則壁立千尋上
連巨嶽朝陽方升先得清照遂名之曰迎陽峯其中峯
則居中處尊以雙女迎陽爲之輔翼羣山之翠合而有
之遂名之曰合翠峯三峯之間林麓疎廣草木瑰異左
連瓊臺雙闕之山右接石橋合澗之水採芝茹木擷翠
珮芳杖履輕而白雲隨笑語高而山谷應儵然而往直
欲跨雙鳧御清風逍遙乎不死之鄉而不知塵境之卑
蹙涉世之有累也遂名之曰迷仙隴自隴以出至於迎

赤城集 卷之十五

重梓 臨海宋氏

陽峯之下有巨石偃於山腹廣袤數丈寺僧因石爲址
構亭於其上畫棟雕楹暈飛鳥革前臨清泚瓦影浮動
魚跳圓波光弄樽俎浮杯之跡顧指在目遂名之曰浮
杯亭是日也天氣清明東風和暢巖端過雨疎雲漏日
余與諸君携袒席挈壺觴上登崔嵬下弄清淺流觴藉
草惟興所適山殺野菽具於臨時膾靈溪之鱗茹金庭
之蕨無備具之勞也挂衣長松落帽幽石帶慵則披衣
履倦則跣足解巾漉酒玉山自頽無衣冠之束也意所
欲飲命尊注之一引而盡量窮則止無鐘鼓之節也酒
酣浩歌聲振林木音無官商惟意所發樵夫牧豎爲之

捫高崖履危石荷柯倚策而視之彼烏知其非劉氏之
子阮氏之孫厥洞府之未廣而復爲山間之游乎既而
夕陽西傾暮烟四塞洞天之景恍若失之於是尋雲路
騁歸驂松月照人金影破碎遙聞雞犬乃悟人間諸君
皆慷慨而驚相顧而語疑夫陵谷之變更而子孫之遷
易也時郭彥文立馬謂余言口數千百年湮沒之跡自
公發之今日勝游之樂可無文以記之乎余病夫山水
清而文辭俗景物富而才思窮不能盡洞中之幽趣固
辭而不獲免乃書其所見之實以塞來命若夫寫難名
之象發不盡之意則諸君之新辭雅咏在焉非予所能
示城集

卷之十五

臨海宋氏
重梓

委羽洞記

謝 儆

台州黃巖縣西五里有岡阜連屬草木茂密其洞曰委
羽父老相傳數十年前常有青衣童子戲洞口居人以
滓穢潤之童因忽不見紹興辛酉今石城使君李侯端
民令茲邑暇日勸課農桑至其處始擇道士董大方主
之稍給香火瓜華之用大方以符水治病疾輒卽愈邑
人重之以是二十年間堂殿門廡高明靚淨庫厨漏浴
具體而有始變荆榛爲勝地按大洞記甌粵之間大海
之涯地產方石真人劉奉林所居也奉林嵩高逸士避

周季世棲焉控鶴輕舉墜一大翻人名其山曰委羽某
寓居三童山鐘鼓相聞嘗一再至及守縉雲大方遺書
求文記其事復曰我本山林主郡非好也盍俟歸及浙
右又以書來曰公又渡浙而西矣歸期寧可以日月冀
哉且洪農寓公重道相悅欲成茲事許列銜石上矣敢
固以請乃序而爲之銘銘曰昔有仙人卯金刀雞犬同
升記阡陌九皋聲聞至今存上天下天曾委翮仙人一
去幾千載閱世真同駒過隙長官好事繼李侯大洞主
人親推擇穹隆堂殿復一新照映林巒無夙昔寓公者
德上清都豈有它楊畢茲石碧落侍郎寧復來葉令飛
示城集

卷之十五

臨海宋氏
重梓

鳧塵幾隔太乙青藜儻可尋去共研朱點周易

示城集卷之十五終

臨海宋曾時校

赤城集卷之十六

有宋八行先生徐公事畧

陳 璣

璣謫居台郡嘗往拜八行先生之門先生姓徐氏名中行世爲臨海人父都使公有遠識不事生產每樂教子幼造就學鄉校已有雋聲聞安定胡公講道蘇湖間其徒各以經轉相傳授又使之遠游求師友淵源之學先生至京都首謁范忠宣公一見賢之繼薦於司馬文正公公謂斯人神清氣和可與進道他日不爲國器必爲儒宗會福唐劉彛赴召得安定所授經館於梵舍熟讀精思攻苦食淡夏不扇冬不爐夜不安枕者踰年然後赤城集

卷之十六

臨海宋氏 重梓

歸葺一小室終日危坐幾於解悟凡誦先聖書必爲之冠帶開卷得意者用片紙記錄黏於壁間以備觀省杜門却掃歲或一出識與不識者皆知其爲安定後學也祿未及養而都使公以疾卒先生純孝天通垢面跣足廬墓三年甘露累降躬耕以事母母老齒髮不衰以其餘力葬內外親及州里貧而無後者十餘喪人嘉其行誼與山陽徐仲車並稱累舉進士不第以明經教授鄉邦遠近來學者肩摩袂屬至傲舍處之先生之所以教必自洒掃應對格物致知達於治國平天下俾不失其性不亂其倫而後已故高第弟子仕者多循良處者亦

修潔台學之盛獲冠疇昔赤城羅適與先生爲莫逆交

元祐間持節本路率部使者以遺逸薦諸朝且舉代已官職其藁奏有高蹈邱園沉淪草澤德行純茂孝悌彰聞之語先生屢書力辭羅竟莫能奪崇寧中詔天下以八行舉士郡太守李諤保奏全備八行事狀躬偕僚吏造其廬具安車禮遣先生終不就聘去城之黃巖一日會親朋列飲酒數行取平生文藁悉付煨燼爾後服道衣戴華陽巾握青藜杖風晨月夕往來平委羽洞天諸子以籃輿侍其後真有司馬子微之風忽有客謂先生曰世方爭奮以求舉公今獲舉而退避求舉者固可罪

赤城集

卷之十六

臨海宋氏 重梓

也避舉者非要名乎先生答曰人而無行與禽獸奚若律身治已直分內事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歟是啟其鄉原之賊也吾且不忍沽一己之爵命以蠱天下之風俗何要名爲客慙謝而退於戲賢矣哉璣元豐二年塵忝一第經游宦塗見賢士大夫稱道先生不脫口被謫此來猶幸親炙亦奚憾焉然先生高節足繼孺子璣之不肖深有媿於仲舉先生不以璣卑鄙辱追雅好於千載之下果何幸耶政和癸巳黃巖隱士左緯經臣哀詩訪璣于寶城方丈語及大略經臣勉璣紀之越十載先生之門人陳公輔遠以卽世告

瑾發緘慟絕亟起爲之書謹授介紹俾藏之泮宮以詔來者作傳

杜孝子傳

蘇舜欽

台之黃巖有至孝之士曰杜誼性敦篤不苟惟信義所在事父母極其孝其父剛猾獨不良於誼備備憂恐不自容竊伺顏色更端而進進則呵逐笞擊而後已日如是而日益勤康定元年九月喪其母踰月又喪其父號慟晝夜不絕勺水不入者累日卜葬於仙村之山下徒跣負土爲墳往來十餘里日渡塘澗泥水沒於胫雖大雨雪未嘗少止手足皸裂血流則以漆塗之每覆赤城集

卷之十六

三臨海宋氏重梓

一畚必三繞墳號而後去如是者三年既葬遂芟舍墓旁人往視之輒遣去日一飲不葷暮夜狼虎之跡交於廬側誼獨不恐明年次越大水所在山皆發澤推巨石走十數里台山于他山爲高而水又至並山之民居廬田墓畜牧漂壞者衆而獨不及誼邑人數千跡誼所爲以詣郡郡爲上聞天子下詔書獎慰賜帛粟予謂父嚴子孝人之常理又烏足道之哉後世寔薄乃有孝悌之舉人始知勸而克厲近世孝悌之舉又廢禮義之教不施于下爲下者不相師友而道義蕪焉所在泯泯無所取法率情放俗蕩跌不還時或有至焉者則蕭然無所

依歸朝廷不用州縣忽不爲念不爲世人笑且非者幾希矣非自信至明者故亦自疑其所爲而怠焉爾不若古之士大夫聞一善則稱道而標舉之使爲善者不息下流登激而慕嚮有所信而取正焉越俗浮於節行不堅務以華靡相馳逐誼生於今世而且又在越非至性安然趨就此行故非教之習之之至者矣非曰於世尚以沽榮利者矣使聞而慕效篤於親親者教自誼始余得實於台人故爲作傳以俟史氏之求

徐季節先生墓誌銘

石山啓

淳熙七年春正月黃巖支汝續踵門拜且泣曰吾邦不

赤城集

四臨海宋氏重梓

幸去冬十有一月六日鄉先生徐公棄世晚學後進無所依歸諸孤將以二月十六日葬諸臨海明化鄉梅溪之原會稽孫君應時季和尉黃巖辱狀其行而幽堂之銘願竊有請予嘗與先生同場屋識先生望之儼然若不可親卽之溫然若不可捨逮今三十七年矣雖聞先生學日進德日崇而蹤跡飄泊不克承教季和子友也每趨郡輒爲予言與先生遊處狀予方將拏舟造焉而先生亡矣茲銘也何敢辭然自揆不肖言不足以傳後彰之者晦之重爲先生累則又不敢當既而季和數見徵於是叙而銘之謹按先生諱庭筠字季節會祖議和

爽世居臨海父中行篤學躬行教授鄉里與提刑羅公
適厚善崇寧中郡舉八行不就始徙黃巖先生幼有高
識十四入郡庠淳固修整輩行敬畏事父兄孝友天至
居喪毀甚既免喪猶自傷不忍娶者十餘年朋友強四
十乃娶紹興丁巳預計偕後再赴舉時秦丞相韻國有
司爭獻諛策問中興歌頌先生慨然條其天下大勢未
足以爲中興者五識者韙之然自是試輒不利終不棄
所守以求合郡延充學正以禮法率諸生邑大夫故提
舉王公然故待制陳公橐尤愛重之政事多所咨決尉
今龍圖鄭公伯熊生日有獻歌詩者先生作上壽論貽

赤城集

卷之十六

五臨海宋氏
重梓

之公得論喜盡卻賀者其罷也求言於先生先生曰富
貴易得名節難保公敬受焉上嗣位之初詔四方上封
事先生述數千言將上之已乃不果卽削藁不以示人
尋有旨加恩舉人五到省年及者與嶽祠先生適應格
所親皆勸之先生曰吾嘗草封事其間言嶽廟冗祿無
用雖不達可躬蹈之耶因亦不就廷試深衣幅巾放跡
田里不復至城府郡侯尤公表聞其名特遣書致慕用
意先生年益高齒髮不衰一日忽命駕歷訪舊遊徜徉
幾月歸感微疾革敕諸子送死一用司馬公儀諸子泣
進藥卽自力起坐神氣瑩徹目光炯然手納藥未竟曰

吾往矣瞑目而逝享年八十有五先生娶陳氏子男四
弗如弗爲弗君弗思弗思蚤卒女三嫁章化鵬卒述牟
如璋孫男女十有一先生天資剛正質實不事緣飾服
食器用專取朴素事無細大必誠必敬卧必登牀而後
脫巾且則巾而後起終日危坐不欬側口無戲言不祠
神佛獨嚴其先祭以分至祭之日雖疾必扶以拜不焚
紙幣不事陰陽吉凶之說師慕洛學讀書不治章句務
行諸身手疏聖賢格言揭之窗壁朝夕對以自警接人
和易無貴賤之間不輕臧否人物與人言依於仁義忠
信朋友有過面責不少假借小夫賤隸一善可取稱嘆

赤城集

卷之十六

六臨海宋氏
重梓

不容口家甚貧授徒爲生所入僅療飢寒餘悉以濟人
之急其於族媼尤厚嫁兄之女及友婿之女凡六人天
寒遇人於道意有所憫輒解衣遺之不問姓名僦居
六十年泰然不以爲憂邑長有好事者援洛人獻地於
邵康節先生之說欲率錢爲買田廬又錄沒官田宅之
善者以歸之先生皆笑不願晚歲諸子始葺居同與屋
纔數間而先生以爲過其欲名其房曰佚我嘗曰君子
爲善欲無愧於心而已非求人知也故平生潛德絕口
不自道其容貌辭氣無一毫矜見於外粥粥若無能者
臨終謂諸子曰吾少也寧無過晚而自覺其庶矣乎吾

惟以不欺心一語佩之終身汝宜念之季和狀先生之行如此惟先生窮居海嶠非有師承之自薰陶漸染之助而德性精明學術淳正施諸言動舉合節度其亦可謂特立獨行之君子者矣銘曰天之生民厥有常性物欲蔽固以失其正先生之學誠敬是先視彼窗壁無非格言處已接人有權有度我躬則否我心則豫既壽且康聲問日隆謂天難知而報亦豐梅溪之原先生之寔過者斂容于載無替

方山隱士杜君墳誌

趙師夏

君杜氏名知仁字在仲台州黃巖人也曾祖詎祖舜卿

赤城集

七 臨海宋氏 重梓

不仕父春當仕不仕名其燕遊之地曰樊川鄉人謂大翁者是也母商氏徐氏君徐出也以錫類恩封太孺人娶阮氏繼戴氏四子長曰思睿先君一年亡次思大思永思兼皆業進士三女嫁從事郎紹興府石堰慶元府鳴鶴鹽場管押袋鹽林仲謙進士徐津王賓男孫曰石孫野孫田孫文孫賀生於紹興庚辰卒於嘉定庚辰其日五月癸巳也有詩文十五卷訂禮讀易說詩多所論述未及哀次以是歲十二月庚申葬於東輿之原樊翁有二子皆以文行名於鄉君其季也君少有俊才爲舉子文操筆卽驚人措詞命意必異凡子已而曰是不

足以爲能乃刻意於詩彫鏤鍛鍊不奇不已可以有隨古人矣則又曰是不足以爲學於是卽六經語孟之言考論一時諸老先生風旨至武夷之書則拱而曰道其在是窮理求仁吾知所止矣偕其伯氏反覆論說於朋友間一言一字必明辨乃已至其通俗則凡人事之當然與陰陽造化之所以然無不究悉君數試於鄉比皆不中乃大棄科舉絕意榮進時方壯年人驚其決蓋將以求其志也自是刺字不出於鄉間足跡不至於城邑鄉大夫欲識之者有往謝無往見人有結駟而至則辭以疾望劍佩之聒叩則趨而辟而讓道於樵降色言於

赤城集

卷之十六

八 臨海宋氏 重梓

草廬先生墓誌銘

葉適

草廬先生姓林氏名龜字叔和黃巖縣人事父母兄無違志朋友不倍其言妻子裕如也鄉里權如也其行既

修矣少而廣問博請長而探幽索微老而愈勤窮而益信其學既明矣面於方山木或春彫草或冬蕃井不先汲炊不蚤熟蹠行株坐自若也邑後生聚而謀曰得無從草廬游乎先生得無思見我乎邑大夫作而顧曰某獄疑先生決之乎某政謬草廬知之乎年七十一一日筆數續緘題竟就牀若將寐者視之已卒其爲士者無不弔而哀如不欲生也卒之十月丙戌明年嘉定十年正月丁酉葬於樟槿山其爲士者無不送而號如不欲歸也或肖其像恍乎草廬之容也或玩其書冷乎先生之音也嗚呼世謂文華之俗薄雖躬行樸厚不能化曷

赤城集

卷之十六

九臨海宋氏重梓

不視此乎自孟子爲論世尚友之說始輕視一鄉之善蓋天下所同善者猶未足也况一鄉哉按周官鄉卽國也黃巖古伯男國也二鄉公也公且君吏預焉一鄉鄉也閭散南宮适參焉王國之善卽天下之善也豈孟子未見周禮而以戰國近事言之乎然則一鄉之所謂君子者固無往而不爲君子矣夫疑天下之善不足於鄉而又以一鄉之善不足於天下者惑也先生之子季復幼當除喪來告余既竊有感於孟子遂以記其墓兩夫人皆陳氏女嫁胡惠連銘曰憶昔追隨五十年近離遠合交傾宣一札不至奄重泉矢詞如忘徒泫然

大田先生墓誌

吳子良

王德父既沒余爲叙其遺文十五卷將葬其子勸復以銘爲請嘻叙且銘是歐陽氏施之聖俞子美隣幾者余何敢僭而於義何可辭余二十五六聞德父之賢耳熟蓋水心葉公之高弟樂淨口公之重客質窗陳公之畏友也他日會之質窗所樸厚巖重色正而氣和不以余晚出辱交焉自是歲必一再詣詣必盡日留聽其言出入經傳百家上下古今數千載勘訂東都南渡諸儒精粗異同領挈珠貫海湧而嶽立也問出所著一讀悅眩不可知再讀驚喜而猶疑三四讀乃始疑焉會豁焉通

赤城集

卷之十六

十一臨海宋氏重梓

吻膏舌腴滄淡肌髓蓋其思也苦故其入愈奧其見也獨故其出愈奇噫是真水心所謂蘇明允之流也是時德父有重腿疾一室黯黥纔丈餘家具左右偏塞若悶悶不能出氣而德父終歲處之安然余亦盡日對之欣然也值其疾少閒偕行田間倚枯藜傍流水且笑且歌雞犬桑麻俱有自得意茅舍傍耕翁樵叟舉手問學正安往亦若喜動顏色者德父好語勞之恩意敵朋儕而獨以見達官爲恥以對俗子爲無味以入城市爲不得已以非義之獲爲泥爲滓自試禮部歸卽謝舉門不入郡博士倚以糾郡庠故里人稱學正而亦棄不就太守

縣大夫願見之不可得遠近宿儒新俊聞風慕重不但稱學正以其居大田又稱之曰大田王先生云噫何必蘇明允龐德公之流耶然德父雖閉關每惻然有憂當世意而慨然談當世事真公之在建安藉余寄聲德父德父因貽書勉以救時宜學孔子不止學孟子李公既相素厚德父者也德父疾已侵稿數千言規正之及公不及私何必龐德公魯仲連之流也余不足以知之矣德父名象祖家世著臨海祖衛文學行義有名孝宗朝為校書郎父應之豪邁博習徧交乾淳諸老贈承議郎妻陳氏男勉勸勤女長適李宗次先卒孫男五歿於嘉

赤城集

卷之十六

臨海宋氏重梓

熙三年四月晦年七十六葬於淳祐元年口月口日墓在重暉鄉三坑山銘曰夜光出屋天不我匱連城幾何人不我玉雖不我玉不獻不哭亦不則我足全而歸之

賁林谷

竹村居士林君墓碑

陳耆卿

君名師蒧字詠道其先曲阜人五世祖廣之卒天台縣稅官依郡城以處彬曾祖也松江制司差使徽祖也修職郎信父也君孝友孚達廣學而苦成少所從多有道師儒壯所交多有道未遇卿相跨郡所接識多海內名勝居家所振瞻多境外旅窮好客如饒耽士如醉而尤

嗜書傳挾奇癖近購遠求家已卷數千猶典衣鈔傳恐晚丹鉛勘點蠅頭蟄然至遇古帖秘文斷刻墜簡不啻虞簫振耳商彝奪目積之久亦餘千卷焉篆隸尤留心以張謙中虞仲房為法虞號君嫡授簡俾代已書每扁榜熒熒必君也夫士剽盜漁獵以聚書為贅疣弗之好矣或心好而力不能聚諉曰窮至字書不待達以工而聽其委落曰淺事淺事拙何病然則鄴侯永逝而陽冰輩真不起矣如君聚人所難聚而工人所不工非愛古博雅能然哉金夫人行實媿君空嫁奩助之奉親餘則以觴客姑久疾舅幾喪明親煮藥膾食以供不解衣

赤城集

卷之十六

臨海宋氏重梓

三載舅姑曰活我無以報願汝生好兒長壽爾表民自幼卽鄉學受父母督程其愛古博雅信好老而所儲書益富獨費用愈盡又以水多散亡併失富故寥寥也君死以甲戌七月十八日金夫人死以戊子二月十七日至乙未臘月八月始克合於浮岡祖壙之側蓋君七十五金又加五焉其長壽信夫孫曰錫疇銘曰吾觀近世藏書之家多燬於火而君復圮於水也或曰至寶難久聚有是哉雖然其外可圮也其中不可滓也

四朝布衣竹村林君墓表

吳子良

質窗先生既銘詠道林君子表民復請余表其墓余謝

曰銘具矣不滅矣雖表奚加焉表民請弗置曰所以傳
載吾父豈嫌乎多餘無以答則爲摘其可表者三君生
事薄萊田不足支豐歲然酷嗜書質衣貨家具購書至
幾千卷名帖亦數千卷每一卷入手喜津津校讎考訂
忘日夜可謂貧而富於書君卧窮巷聲援絕然師友皆
名輩勝流王公卿月虞公似良李公庚徐公似道錢公
象祖謝公深甫張公布商公飛卿丁公可徐公大受林
公憲桑公世昌君陪從於鄉邦者也陳公傅良樓公鎰
張公孝伯萬公鍾龔公頤正王公厚之鞏公豐真公德
秀楊公長孺君承接於他邦者也可謂約而廣於交君

赤城集

卷之十六

臨海朱氏
重梓

屢試屢跌以老然不自憂而憂人憂龍舒吳卓長樂王
作古括陳百朋會稽潘方謫台州君館置其家接歲踰
時經紀之後皆成名去可謂困而勇於誼然則世之非
貧非約非困而棄書棄交棄誼者曷不視君乎是三者
可表已而又有一焉夫身貧則子宜裕不然書爲無益
矣身約則子宜泰不然交爲無益矣身困則子宜亨不
然誼爲無益矣君一子表民也其貧其約其困復似君
而不悔書書益多不悔交交益密不悔誼誼益虔然則
世之能以書以交以誼必其身不能以書以交以誼必
其子者又曷不視君乎君名師歲字詠道臨海人自號

竹村居士死年七十五葬浮江所著詩文數鉅帙藏於
家他行能若世出若死葬月日見銘中

赤城集

卷之十六

臨海朱氏
重梓

赤城集卷之十六終

臨海朱經畬校

赤城集卷之十七

委羽居士集序

黃裳

赤城之南有左氏子焉不出仕常以詩自適慕王維杜甫之遺風甚嚴而有法自言每以意理趣觀古今詩莫能出此三字然考子之詩口以意明物不以物繫其意覽者宛轉而思之卒歸乎所賦使人意虛而志遠此亦得詩之要者耶然而援甫之詩離三字以指其體未能遂屈吾論故爲之說曰意者理之所寓趣者志之所向大抵詩人之作感物以明志運才而遣意四者相須而後備特其所好者異其所造者有深淺遠近爾由是而

赤城集

卷之十七

一臨海宋氏重梓

之焉乃各有趣其爲趣也或之乎雅正平淡優游高遠或之乎清新俊逸豪華險怪各不同也然而尚理與意物爲之感才爲之用不役於才不累於物以人意抱天理其爲詩日來自夷曠感忽之間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與三代風雅頌並列而同奏此其至也才出人性之良能使之有約以文至理其爲詩也孰禦不然恃才以造意超中正傲平淡以作險怪瑰奇之語咀嚼少味終不足以經世惟杜甫兼數體似乎有道者然而精爽神幻氣餒三者修真之士資以爲道而乃冥搜旁想靜與萬物相逐於無窮與物同盡借使得名於世不過一詩人

爾可勝惜哉吾聞天上有白玉京之境黃老之有道者常游乎其間仙籍焉子歸而求之上能奔逸絕塵立乎

萬物之表下而有感所謂古今詩人百家之體子當肆筆而兼得之患弗爲爾區區三字不足以爲子道左經臣工於詩而黃公序語乃專取存三守二之事以爲當學而謂盡力於詩者爲不足道也經臣聞是幡然將改所習昔所留意悉棄弗吝捨枝葉而趨本根亦豈道家之所獨貴乎聞而隨喜因題其後政和癸巳夏延

平陳瓘書於丹邱寶城之南
余抵丹邱之三年左經臣攜黃公序見訪嘗爲跋其後

赤城集

卷之十七

二臨海宋氏重梓

今又兩年矣復持以相示余讀經臣詩編有招友人之句云一別又經無數日百年能得幾多時非特詞意清逸可翫味也老於世幻逝景迅速讀此二語能無警乎序所謂使人意虛而志遠非溢言也政和乙未三月廿八日延平陳瓘題

觀黃公之序則知經臣之詩六義之備也余謫居臨海黃巖丞盛元叙錄經臣所爲詩數十百章示余覽之不釋於手及披黃福州序因書其後乙未三月廿五日山陰石公弼題

泰山孫伯野嘗見經臣避寇古律詩擊節稱嘆曰此非

今人之詩也若置之杜集中孰能辨別余謂非避寇諸詩爲然大抵句法皆與心陵抗衡如會姪一大篇自天寶以後不聞此作矣橫塘許景衡云

方巖王公文集序

吳子夏

丙寅冬韓侂胄以弄權誤國誅著作郎王公居安拜左司諫抗疏請明正憲典并陳自強郭僕竄嶺外伸雪故太府丞呂祖儉承務郎于進布衣呂祖泰之寃而褒其忠究極治本亂階曰如此則治否則亂分別君子小人曰此不可以再誤再誤是一侂胄死一侂胄復生亡幾何趙彥逾與諸賢同日召公言侂胄之專故相汝愚之赤城集

卷之十七

三臨海宋氏重梓

死咎實自彥逾而可與諸賢偕來乎疏已具當路聞而勸止之弗從是夕遷左史兼崇政殿說書公直前奏臣供諫職未兩旬無故而得美遷豈非當路者以臣欲劾彥逾而使彥逾再入臣爲善人憂疏欲明日上而今夜改他職是蹈侂胄前轍遺言路塗聖聰廢臺諫紀綱傾臣以好官而塞之口臣甚愿焉願求去退又杜門上章不朝謁於是中丞雷好友承風旨論公越職奪一官罷而王左史之直聲撼海內矣後起家爲郡守部使者會柳寇猖獗毒連江湖招捕久無功當路稍釋憾召權工部侍郎帥隆興付賊事公奮不辭難勉戎帥忠義白吉

守懦謾厚賊之降附離賊之腹心李元礪羅世傳尋授首江西湖南次第平民家頌戶祝之然忌讒復起坐廢踰十年而公老矣嗟夫慷慨而立風節談笑而成功名非具奇稟負傑氣詎能如此易耶自古養才如養木木雖堅勁耐歲寒要亦以培植而成以摧拉而毀乾淳間培植而成者衆嘉定後摧拉而毀者多如公之瑰磊卓特當其拜司諫帥隆興時儻不以忌讒去得直遂而迅上所樹立豈在乾淳人物之下哉此可爲浩歎者也公之子疇集遺文十卷屬予序予讀之明白夷暢絕類其胸襟詩尤圓妥曠遠嘗有句云高下水痕元自定後赤城集

卷之十七

四臨海宋氏重梓

雪巢小集序

尤袤

先花信不須催公之於出處去就此二語可以占矣
余友林憲景思吳興人年少時卓犖有大志賀叅政子忱奇其才以孫女妻之臨終復與田數百斛謝不取賀旣亡挈其孥居蕭寺屢瀕於餓而不悔讀書著文不改其樂頃嘗隨賀使虜同行中後有鼎貴者會赴大比試來都城因游西湖上新貴人於馬上覬識之使人傳言請見亟遁去其操守如此獨喜哦詩初不鍛鍊而落筆立就渾然天成無一語蹈襲如柔櫓晚潮上寒燈深樹中沒水延晚花推窗數新竹中夜鶯鶯喧誰家海船上

唐人之精於詩者不是過一時名流皆願交之若徐敦立芮國器莫子及毛平仲相與爲莫逆其後諸公凋喪略盡君亦連蹇不偶至無屋可居無田可耕其貧益甚其節益固而其詩益工嗚呼士患無才而有才者困窮類若此豈發造化之秘天殆惡此耶抑嘗謂富與貴人之所可得而才者天之所甚靳景思取天之所甚靳者多則不能兼人之所得固宜然則才者實致窮之具人何用有此而天亦何用靳此此未易以理曉也君所居室名曰雪巢嘗屬余記之故其詩若干篇自號雪巢小集云

未城集

卷之十七

五臨海宋氏
重梓

雪巢集後序

楊萬里

雪巢小集天台林憲景思之詩也梁溪先生尤延之既序之矣景思復徵余序其後景思之詩似唐人信矣延之論也然至如羣花飛盡楊花飛楊花飛盡無可飛天空霜無影等句超出詩人準繩之外其遐不可追其卓不可跋矣使李太白在必一笑領此句也似唐人而已乎然延之深愛景思之才而深惜其窮至謂豈發造化之秘而天惡此耶又謂富貴者人之所得而才者天之所甚靳既取所甚靳則不兼其所得又謂才者致窮之具人何用有此而天亦何用靳此又未易以理

曉者余嘗摘此語以唁景思曰子何必以才而致窮耶子何必發天之所秘而逢天之所怒耶子何必爭天之所靳而不取人之所得者耶景思笑曰子不見唐人孟郊賈島乎郊島之窮才之所致固也然同時之士如王涯賈餗豈不富且貴哉當郊島以飢死寒死涯餗未必不憐之也及甘露之禍涯餗雖欲如郊島之飢死寒死不可得也使郊島見涯餗之禍涯餗憐郊島乎郊島憐涯餗乎未可知也子不見本朝黃秦乎魯直貶死宜州少游貶死藤州而蔡京王黼相繼爲宰相貴震天下當黃秦之死王蔡必幸其死王蔡之誅黃秦不見其

未城集

卷之十七

六臨海宋氏
重梓

誅使黃秦見其誅亦必不幸之也然黃秦不幸王蔡之誅而天下萬世幸之王蔡幸黃秦之死而天下萬世惜之然則黃秦之貧賤王蔡之富貴其究何如也且彼四子之富貴其得者幾何而今視之不啻如糞土而此四子之貧賤所得者如此今與日月爭光可也然則孰可願孰不可願乎亦未可知也今吾不才豈敢擬郊島黃秦而吾之窮有甚於郊島黃秦吾何幸得與郊島黃秦同其窮而不與涯餗王蔡同其達而子爲我願之乎且吾與詩人同爭夫天之所靳是天之橫民也同犯夫天之所惡是又天之橫民也治橫民者宜以橫政既與詩

人同爲橫民又不欲與詩人同受橫政可乎余賀之曰子既無遺力以取所靳無懼心以犯所惡無怨言以安所致然則延之爲君惜延之過也余舉延之語以暄君亦過也然君必欲專享詩人所謂才之所致者而不顧不悔以不辭造物之橫政亦過也子盍持此語再見延之爲余問之

石屏詩集前序

樓鑰

唐人以詩名家者衆近時文士多而詩人少文猶可以發身詩雖甚工反成屠龍之技苟非深得其趣誰能好之黃巖戴君敏才獨能以詩自適號東臯子不肯作舉

赤城集

卷之十七

七
臨海宋氏
重梓

子業終窮而不悔且死一子方襁褓中語親友曰吾之病革矣而子甚幼詩遂無傳乎爲之太息語不及他與世異好乃如此子既長名曰復古字式之或告以遺言收拾殘編僅存一二深切痛之遂篤意古律雪巢林監廟景思竹隱徐直院淵子皆丹邱名士俱從之游講明句法又登三山陸放翁之門而詩益進一日攜大編訪余且言吾以此傳父業然亦以此而窮求一語以書其志余答之曰夫詩能窮人或謂惟窮然後工笠澤之論李長吉玉溪生言甚悲也子惟能固窮則詩愈昌矣子之言顧何足爲軒輊邪嘗聞戴安道善琴二字勃頤並

受琴於父父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乃各造新弄廣陵上息之流皆與世異其孝固可稱然似稍過果爾則琴亦當廢矣式之豈其苗裔邪而能以詩承先志殆異於此東臯子其不死矣

石屏集後序

吳子良

石屏戴式之以詩鳴海內餘四十年所蒐獵點勘自周漢至今大編短什詭刻秘文遺事謏說凡可資以爲詩者何啻數百千家所游歷登覽東吳浙西襄漢北淮南越凡喬嶽鉅浸靈洞珍苑空迴絕特之觀荒恠古僻之蹤可以拓詩之景助詩之奇者周遭何啻數千萬里所

赤城集

卷之十七

八
臨海宋氏
重梓

唱酬諗訂或道義之師或文詞之宗或勳庸之傑或表著郡邑之英或山林里巷之秀或耕釣酒俠之遺凡以詩爲師友者何啻數十百人是故其詩清苦而不困於瘦豐融而不縈於俗豪傑而不役於僞閎放而不流於漫古澹而不死於枯工巧而不露於斷聞而爭傳讀而亟賞者何啻數百千篇蓋嘗論詩之意義貴雅正氣象貴和平標韻貴高逸趣味貴深遠才力貴雄渾音節貴婉暢若石屏者庶乎兼之矣豈非其搜攬於古今者博邪豈非其陶寫於山水者奇邪豈非其磨礪於師友者熟邪雖然此舊日石屏也今則不類行年七十七矣焚

香觀化付斷簡於埃塵隱几閉關等一樓於宇宙離羣絕侶對燭影爲賓朋而時發於詩曠達而益工不勞思而彌中的然則詩固自性情發石屏所造詣有在言詭之外者非世俗所能測也

題陳壽老論孟紀蒙

葉適

古聖賢之微言先儒所共講也然皆曰至二程而始明凡二程所嘗講皆曰至是止矣其密承親領游楊尹謝之流而張呂朱氏後時同起交闡互暢厥義大宏無留蘊焉竊惟數十年士之詣門請益歷階觀與者提策警厲之深涵玩充溢之久固宜各有論述自名其宗而未

赤城集

卷之十七

九臨海宋氏重梓

聞與衆出之以扶翼其教何哉豈敬其師之所以覺我而謙於我之所以覺人歟天台陳耆卿生晚而又獨學奚遽筆之書然觀其簡峻捷疾會心切已則非熟於其統要者不能入也總括凝聚枝源派本則非博於倫類者不能推也機鑰嚴秘門藏戶攝則非老於其室家者不能守也句萌榮動春花秋實則非妙於其功用者不能化也蓋數十年所未見而一日得之余甚駭焉嗟夫余雖後死而素無其質終不足以進此道矣使子及其時步趨規矩於親領密承之間而復折旋於互暢交闡之盛不挺然異材乎不柄授之以扶翼其教乎愧余之

不足進余昔之言也美子之不可及余今之言也當以余之言爲揭

題陳壽老文集後

葉適

建安中徐應陳劉爭飾詞藻見稱於時識者謂兩京餘澤由七子尚存自後文體變落雖工愈下雖嚴益靡古道不復庶幾遂數百年元祐初黃秦晁張各擅毫墨待價而顯許之者以爲古人大全賴數君復見及夫紛紜於紹述埋沒於播遷異等不越宏詞高第僅止科舉前代遺文風流泯絕又百有餘年矣文之廢興與治消長亦豈細故哉今陳君耆卿之作馳驟羣言特立新意險

赤城集

卷之十七

十臨海宋氏重梓

不流怪巧不入浮建安元祐恍焉再睹蓋未易以常情限也若夫出奇吐穎何地無材近宗歐會遠揖秦漢未脫摹擬之習徒爲陵肆之資所知不深自好已甚欲周目前之用固難矣又安能及遠乎君之爲文綿涉既多培蘊亦厚幅制廣而密波游浩而平錯綜應會經緯勻等膏澤枯筆之後安徐窘步之末若是則薦之廟郊而王度善藏之林藪而幽願愜矣若又審其所從不求強同貴其所與毋爲易得趨舍一心之信否臧百年之公則何止於建安元祐之文也君必勉之

桑澤卿莫庵詩集序

陳亮

余平生不能詩亦莫能識其淺深高下然常聞韓退之
之論文曰紆餘爲妍卓犖爲傑黃魯直論長短句以爲
抑揚頓挫能搖動人心合是二者於詩其庶幾乎至於
立意精穩造語平熟始不刺人眼目自餘皆不足以言
詩也夫桑澤卿來客西湖爲詩數百篇無一句一字刺
人眼者可謂用工於斯術者矣劉牢之大小數十戰方
爲名將何無忌從容坐談而靈寶以爲酷似其舅一戰
而勝彼亦略似之終非其真澤卿試問之渭陽李靖之
兵法既盡乎骨肉之間有留則行人將議其慘矣

曾使君新詞序

謝 俊

赤城集

卷之十七

士臨海宋氏
重梓

臨海使君南豐曾侯悖字欲父以故相孫習知臺閣工
爲文辭年踰二十當全盛時官中都諸公貴人一一稱
薦王邸戚里名勝豪傑莫不願交而欲父亦善與人交
笑言權靡各適其意名聲一日滿京師酒酣耳熱遺簪
墮珥之前滑稽放肆之詞播在樂府下至流傳平康諸
曲皆習歌之以是樂府尤著蓋識其小者輕千金重然
諾夸承平公子之豪而見其大者英妙卓絕可繼門戶
鐘鼎之盛此欲父異時之作也仍政和末肄業太學同
舍生多能語此後十四年欲父丞大府仍丞大宗正相
遇行在所叙中外契明年同出尚書省見其文詞日益

多而樂府傳者少時中外多故雖官曹令休反室無私
恩意皇暇乎朋友燕集之事哉及十三年歲在丙寅欲
父來守臨海四方無事屢豐稔不鄙夷其民教以禮樂
老者安而少者懷矣於是少日之所自樂而與斯民
共樂之變歎息愁恨之音爲樂職中和之作合樂府五
十一轉而上聞則安靜平易無煩苛迫急辦治於談笑
之間殆將於此乎政小而行遠則高下抑揚曲折變化
人情物態莫不周知雖異世識其人矣既秩滿去郡門
生故吏相與哀次屬黃巖長刻諸板將傳之又屬仍爲
序仍應之曰曾侯知我不能度曲嘗觴我顧其侍兒誦

赤城集

卷之十七

士臨海宋氏
重梓

蘇東坡前後赤壁二賦曰聽此文也畢之何敢序侯詞
則又合詞來請曰是亦侯之心也固辭不獲故序其自
所見聞者如上

篋窗續集序

吳子良

文有統緒有氣脈統緒植於正而綿延枝派旁出者無
與也氣脈培之厚而盛大華藻外飾者無與也六籍尚
矣非直以文稱而言文者輒先焉不曰統緒之端氣脈
之元乎自周以降文莫盛於漢唐宋漢之文以賈馬倡
接之者更生子雲孟堅其徒也唐之文以韓柳倡接之
者習之持正其徒也宋東都之文以歐蘇會倡接之者

無咎無已文潛其徒也宋南渡之文以呂葉倡接之者壽老其徒也壽老少壯時遠叅洙泗近探伊洛沉涵淵微恢拓廣大固已下視筆墨町畦矣及夫滿而出之則波浩渺而濤起伏麓秀鬱而峯峻嶒戶管攝而樞運轉輿衛而冠冕雍容其奇也非恠其麗也非靡其密也不亂其疎也不斷其周旋乎賈馬韓柳歐蘇曾之間疆場甚寬而步武甚的也不幸呂公不及見而葉公晚見之驚詫起立爲序其所著論孟紀蒙若干卷篋窗初集若干卷以爲學游謝而文晁張也至其獨得於古聖賢者中夜授垂死囑焉而曰吾向以語呂公伯恭今以語壽

赤城集

卷之十七

重梓 圭臨海宋氏

圖牒之傳尚矣今地踰萬里縣不登萬戶亦必有成書焉矧以台爲名邦且稱輔郡綿涉千歲更數百守而闕亡以詔難之歎抑因陋襲簡不暇問歟有守四人嘗厘其力於斯矣如尤公表唐公仲友李公兼類鞅掌不克就最後黃公營辱以命余偕陳維等纂集焉會黃去匆匆僅就未備也束其藁十年矣更久則非惟不備而併與僅就者失之今青社齊公碩始至欲迄就未暇踰年報政遂復以命余於是郡博士姜君容總權之邑大夫蔡君範以下分訂之又再屬陳維及林表民等采益之

赤城集

卷之十七

重梓 圭臨海宋氏

君子所急者尤倦倦焉用能以半載之間叙千歲之闕
增十年之未備洗數百守之因襲成四人之厘嗟夫此
豈以其時哉書成者時也所以成者公之志也其志立
則時赴之矣無其志而曰需其時者吾未之聞也豈惟
一圖牒爲然天下事皆然

赤城集

卷之十七

五臨海宋氏
重校

赤城集卷之十七終

臨海宋倫疇校

赤城集卷之十八

赤城續志序

吳子良

古為郡餘千年赤城志猶未就卒就於前太守齊公碩其未就者何見聞狹而亡以證事蹟散而難於聚也其卒就者何采訪於士友屬筆於篋窗有以證易於聚矣今其書凡例以義起去取以法定著善別流品因事列篇什按是非於故實感得失於世變寓勸戒於微辭實關教化何止證之聚之也哉雖然證之聚之愈詳無害也而一時采訪未免豪髮之遺宜續書志以網系目廢牒墜翰無所系難悉錄雖不錄又不欲棄宜續書今太守王公樞廣齊公之政百緒厲翼若浚河復經界以便民修學闢貢園以便士最要者也前者幸有繼後者期有考宜續書於是教授姜君容條畫以屬東魯林表民逢吉總書之為八卷俾子良參訂焉門類率與本志協所證所聚愈詳矣而書豈徒取其詳而已乎使讀赤城志者詮評流品而思勵其行細咀篇什而思暢其才是非而開漫漶念得失而重沿革悟勸戒而審趨舍小補哉夫然後取是編而續之見其步驟前作殫智苦心謂皆無補不可也書豈徒取其詳而已乎

赤城三志序

王象祖

赤城集

卷之十八

二編海朱氏重梓

赤城志作於太史陳公耆卿凡例嚴辨去取精確諸小序凜凜乎馬班書志之遺筆莫可向矣其友林君表民與修焉而林君又為續志銘定己丑郡陷於水倉使賢謨仙遊葉公再造有邦復俾為三志博雅考訂有源有委非斯人不可也君謂予曰志數百年不克就今就未半載而續志三志繼作不贅乎古事備矣今所書止城築建立不畧乎予謂作當問可否非贅非畧之嫌也今郡之圖牒古諸侯之國史也春秋非魯之史歟大水以災書城邢城楚邱以存亡書新作南門雉門以修舊書後世圖牒之所有者多經之所無則經之所有圖牒固不可遺也三之何害又問人物有志今天下之毋育於吾邦之相門書乎否乎予謂紀季姜歸於京師邇我猶書况所自出哉三志於是而定嗟夫水之方作咸謂郡無前聞爾有老父指暗壁浸字示子孫曰慶歷五年有此矣已而儒生考載記搜碑刻惟蘇君慶齡新城記得於倅聽壁之刻碑書城築頗詳而城築之外無見也故字畫有考則老父之暗壁猶信紀述不備雖堅珉深刻可憾焉傳春秋者謂其不詳也使後之指今遠而猶可考不在茲志乎蘇記謂慶歷必復之責之外臺當時未有倉臺也漕憲畢至而元公絳又為之今一人任

赤城集

卷之十八

二編海朱氏重梓

三人之責而功又倍之茲而不志則後之恨今必甚於今之恨昔也林君又立災異紀功三門有得於春秋之遺意皆郡國圖牒所無者繼或有因必自赤城三志始矣

養濟院創置修復本末序

趙必愿

恭惟國家上接三代以仁造邦凡顛連鰥寡無告之民恤養涵固載在令甲咨爾守令宣上德意乃奉行不虔視簿書獄訟財賦之外漫不加省惟我先祖忠定公將漕江西創院養濟廩租設廬可利永久尤文簡公繼之不替舊規用加惠於一道元祐黃太史之孫監丞君實家於洪其守丹嶠乃倣斯制度城南爲贍養之所又赤城集

卷之十八

三臨海宋氏重梓

他欲廣聖朝仁厚之意以續我先忠定公之遺惠者多不暇講而於此僅舉而未備後之有志於民者儻不以人而廢其政則必愿拜賜宏矣事難成而易壞大抵然也况於天民無告者哉

送滕子勤赴衢州司錄序

陳公輔

天下之事得於所聞固不若所見爲詳且確也余在都城聞賊攻台所賴以無事者滕子勤爾初未以爲然及歸見州人稱子勤不容口無大小貴賤皆以再生之賜歸於滕公是知不妄矣嗚呼時方無難賢才隱於難知欲觀賢才之實必在有難之時疾風勁草歲寒松柏誠赤城集

卷之十八

四臨海宋氏重梓

撥在官之田籍其數以須奏報所以爲民慮至悉也嗣是不能世守給復者不辦請鬻者不遏因循釁災籍蕩無有給定癸巳朝廷不以必愿不肖守藩於此實惟我先忠定公之舊治視政之始按養濟之籍名存實亡暇日與同寮趙君體要閱視其處則敗屋數楹壁垣不備因念承乏牧養幸前人規置尚可討理不待更創乃核見存之租增撥入之田庇存有宇給用有器經今圖後以待其久既爲條列錢梓又命所司別藏其副雖不敢自謂詳密然推而行之或庶幾焉雖然必愿之來適繼水旱補苴罅漏日有不給而又守此未替易戍而去故

言非虛語初賊起青溪二浙方驚子勤以爲攻守計實夕警備誓與台人同其死生然賊鋒尚遠人固未知其果何如韋羌羣寇已破仙居水陸夾進偏於城下太守且奔矣軍民皆解體其他官吏皇皇莫知所向子勤獨奮然曰今日之事吾誓不與賊俱生扁其家人輩不使聞變而擾申戒諸門有出城者斬之官吏始不敢動羣情稍安願効死以守城凡圍十日不得逞而退子勤更益其備罄倉廩府庫以犒軍士凡所經畫皆觀時之宜身任其責無纖芥自嫌其忠誠所激如是後四十日賊復至民知子勤之可倚也捍禦愈堅賊徒數千擁衆而

登城上皆鼓譟矢石如雨賊兵多被害遂退保招延去城四十里不敢進泊王師擒渠魁餘黨殄滅台州卒完微子勤吾知一州無噍類矣朝廷叙功京秩且患三衢經破蕩思得人以贊治令錄州事將行民惜其去願借留不可咸謂功多賞輕未足以稱而子勤處之恬然乃曰臣事君無逃於天地間吾之遇賊以死守者義所當爲豈有意功賞哉由是益知子勤之賢爲不可及何以言之國家承平旣久州縣玩不知備一旦變起如錢塘之大賊唾手取之自瀾望風遁去殆百數輩責其死守者幾何人哉及賊已平或因入成事或旣逃而還迺更

赤城集

卷之十八

五臨海宋氏重梓

較計功績規求國恩人人有徼倖之望是誠何心哉二者子勤皆所不爲果不謂之賢乎子勤名家子少喜學問余初識之於台聽其言詳其趨操日已知其不凡決謂其能立事今茲果然余憂居廢筆硯於子勤行不可無言亦慮夫世人不能知子勤事詳且確也以台人所親見者錄而序之庶以識別

滕侯守台頌并序

李昌齡

自古以孤城弱旅抗暴悍之師而全名高節輝映於天下者幾何人哉必皆信以先之謀以定之而後勇以夾之蓋非信不足以撫民而用其命非謀不足以揆事而

制其機非勇不足以守死而克其敵故參成而後可以圖濟歲在宣和盜發睦鄞天下平治旣久民惟耒耜之知不識金革吏唯文法之守不習戰爭勢焰所熾聲震甚遠大將望氛氣而棄甲牧守聽音響而委城故盜得以狂奔叫呶不偶一矢之禦而攻取所至無留難者時旁郡羣不逞之人亦因其聲以相轉誘屯聚攻剽吳越沸然於是睦歙杭處衢婺六州悉陷於賊唯天台介六州之間於盜甚偏而獨以全何恃而然哉守之得人而已其人則睢陽滕侯也當是時侯非被長吏之命爲守禦計然一版曹位甚卑不足以使衆乃能全郡於盜所

赤城集

卷之十八

六臨海宋氏重梓

甚偏必將有以矣聞之台人曰侯慨然興嘆謂報國唯有赤心家人撼以危言撫劍逐之又爲書屬其兄以後事信足以孚於衆也誘鄉兵得三千人分城排爲十三寨部列有次號令甚嚴謀之賊矣寇至圍城數周火光燭天呼震林木衆皆股戰膽掉不敢下視侯擐甲冒矢石躬自率之士氣始振擱然有鬪志賊乃斂衆而去暨賊再來必欲拔城衝鏑之交侯遂以死囚尸諸城上且厲聲徧呼曰渠帥尸矣衆響應之盜皆失色未及馳去侯以一矢斃其帥於是大潰旬日王師繼來盜是以殲台是以全當是時非侯之勇足以濟其謀而用其信台

何恃而不拔也台人又言盜之未潰皆自相驚以爲有神人金甲而身數丈者執弧矢以令諸城上茲實天之祐侯也已夫用武之世家習鈴畧人便弓矢熟於戰爭能致其死與使人之致死則易時當和平家豐益人安高貴能致其死與使人之致死誠難而侯乃能之高牙大纛前賞後刑其使衆則易秩不足以寄重權不足以用威其使衆誠難而侯乃能之則侯之功前於古而莫擬疇於今而莫倫矣惜朝廷之賞猶未足以稱其功也苟圖其勞登而用之謀諸帷幄寄以疆場使盡行其志則侯之徒足以全天台也哉予聞侯之先曰章敏公左

赤城集

卷之十八

七臨海宋氏重梓

右國家克勤勳績今其保世之人實濟厥美天且昌而大之使弼有宋荷將大之其在侯矣台人像侯之形紀侯之功以刻諸石俾流於遠且使其世勿忘侯德載瞻載嘉頌以贊焉頌曰赫赫王靈被於九州彼寇維何有詭其謀哀鞠凶頑倣我吳楚狂奔叫呶肆厥噬矰民之玩治弗能勝兵寇極其虛遂墮六城豈無斯侯不用其則豈無乘戎是棄其律彼台且都在寇之宅無競維人寇莫我卽非莫我卽莫我能克人謂伊何有侯之滕明信靖謀是圖是勤勇以決之孰余敢陵彼昏卒狂再干大戮斃之一矢駭禽奔鹿王師嗣來盡磔梟蝮天台之全

吳楚以康維侯之功與勞於王誰以滕侯達於旒纒登而用之以畢其智無俾封植獨於台人俾乃勲德均我有民頌言不誣敢告司鈞

送通判黃瑛中舍序

陳襄

台州慶歷五年夏六月大水死者數千人適遭周謝之政二公弗協天災致旤荼毒生民老幼怨咨無所寧息已而元侯受命作牧侯來爲貳小人間之且憂且寧有來勉侯曰元侯有材而賢侯好義而直重剛相乘其勢必爭今台民未寧侯惟念哉庶政惟和時乃生民侯曰然既至左右元侯侯先不疑辨事曲直不撓於氣不形

赤城集

卷之十八

八臨海宋氏重梓

於色無所不瀝肺膽而陳之元侯既信無所不以虛受之二公同心庶幾大和百姓康寧元侯曰吾無以爲德尚賴侯侯曰某也惟公之德無曠厥官夙夜不忘終始惟一爲可觀也已若元侯者可謂敏而不失其賢若侯者可謂和而不詘其道者也嗚呼彼之事君者何獨不然下焉者好已之勝人上焉者惡人之勝己材相似則爭位相近則陵和之不復可知矣使宰相以至百官和於朝百姓和於國萬物和於野至和之氣盈於天地唐虞之世矣夫某目一侯之德因有所感爲侯序之以送其行

送葉孟我官寧國序

陳耆卿

嘉定改元夏五月鄉先生葉公孟我出為宣之寧國主簿是行也邦之大夫士樂而賀之走獨以為歎宣言曰邦人知公耶公問學如禹治水政制度如周公畫井田制賦落筆為文章如庖丁奏刀而匠慶操斧少已負聲望入太學名流異待之當是時謂萬里可立致命不隨汨汨以老諸凡友公研席者或已為公相師公方册者多已為卿大夫公獨栖遲故山堇堇妻子養寒月半簾清風一榻蕭然弔影居人之所不堪是坐何尤哉寧國小邑也主簿卑官也吾方以為公弔矣其賀雖然吾為

赤城集

卷之十八

九臨海宋氏重梓

公平心而言之公亦為我平心而聽之天斬才人樂富貴二者之難兼自古固然蓋亦造物之神機所以瞋眩一世者必不得已而去日寧去富貴富貴無聞者及矣而至於哲人雖餓且死名猶日月也然則將奈何邑小則便閒官卑則遠謗琴高之山謝眺之亭前跡往事豈無恠恠奇奇為公獻者那句稽服覽而歌之其聲與天籟相官商而不離則其視一主簿秩已為免已無論其大詩云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况三歲別乎此則予之所以悲

大成殿奉安先聖文

王然

雜宣和五年歲次癸卯二月乙酉朔宣教郎知台州黃巖縣管句勸農公事兼監鹽監王然謹以清酌之獻敬告於先聖至聖文宣王天台之南雁蕩之北有古東甌薄於海濱地廣齒蕃多士攸集惟聖祠學序禮義所在往被寇攘延蒸盪盡然效官之始首議營建爰即故址改卜新宮寒暑載離一新廟室柱石磐鞏簷牙翬飛輪奐有觀華侈中度庶幾乎揭虔妥靈昭示無極涓吉告成祇遷廟像以先聖先師爰暨十哲奉安於位仰冀威神俯垂鑒格尚饗

勸諭文

陳襄

赤城集

卷之十八

十臨海宋氏重梓

為吾民者父義能正其家母慈能養其下兄友能愛其弟弟恭能敬其兄子孝能事父母夫婦有恩貧窮相守為恩若棄妻不男女有別男有婦女有子弟有學能知禮鄉閭有禮歲時寒暄有夫分別不亂義廉恥鄉閭有禮歲時寒暄有燕飲序老少貧窮思難親戚相救錢穀婚姻死喪隣保坐立拜起相助無墮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相訟無以惡相陵善無以富吞貧行者避路少避長賤避貴耕者避畔地有界畔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子弟負重執役則為不相侵陵禮義之俗矣

黃巖勸學文

王然

萬物散殊於天地之間其生不同其類甚眾而不能知

道則物而已矣惟人受才於天地之中爲萬物之靈故
可以知道若夫不知道則非才之罪也不學之過也故
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且道不可以他求也
所以爲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者是故其學之也
有先後其既學也有始終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
謹而信泛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揚子曰威
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此學之先後也孟子曰仁
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
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荀子曰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
此學之始終也古者之學耕且養修其天爵而人爵從
之而孔子曰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則學
之不可以已也如此黃巖古東廡素號多士昨者廟學
野於兵火遂使承學之徒無所依止無所聽讀然受命
作邑爰自到官首建鄉校遷於舊址今殿堂告成齋舍
漸就亦可以招延士類修舉庠序之風矣比已擇請職
事在學欲取新歲肇開講席以來生徒竊慮鄉士在遠
有所未知故述斯文更加勸諭非勉之不至也切冀見
聞咸悉此意毋忽

仙居勸學文

陳襄

咨汝邑父老夫人之爲善莫善於讀書爲學然後而知

赤城集

卷之十八

三編海宋氏
重梓

赤城集

卷之十八

三編海宋氏
重梓

禮義孝悌之教故一子爲學則父母有養一弟爲學則
兄弟有愛一家爲學則宗族和睦一鄉爲學則閭里康
寧一邑爲學則風俗美厚其間雖有惡人將變而爲善
矣今天下三年一選士雖是山野貧賤之家子弟苟有
文學必舉科名身享富貴家門光寵戶無絲役庶廕子
孫豈不爲盛事哉子自到任以來居嘗憫爾邑民不識
爲學父子兄弟不相孝友鄉黨隣里不相存卹其心汲
汲惟爭財競利爲事以致身冒刑憲鞭捶流血而不知
止子甚哀焉奈何奉行天子詔條不可私愆每刑一人
若傷膚髮而汝邑民不知予心迺相扇熾構訟成獄自
以爲能使予日不得食夜不得寢以與汝斷蔽略不能
改是誠何心雖然非汝百姓之樂於此也蓋不知讀書
爲善之故也前年曾有文書告諭汝鄉民令遣子弟入
學於今二年矣何其無人也古者十室之邑尚有忠信
者况今百里之邑良民之子弟不少其間豈無聰明瓌
茂朴美之器可使爲公卿者然而不使之爲學真可惜
也今汝父老歸告而子弟速令來學予其擇明師而教
誨之庶幾有成如前所說予明年十二月官滿卽去汝
父老亟其聽予言

台州壽台樓記

葉棠

台在天爲泰階主風雨時又魁下而色齊主君臣和而
晉志司命主壽獨屬上台何歟夫天生物必壽物生不
壽匪天亡之人實戕之紹定二年秋九月丁卯大水壞
台州城殺人民踰二萬先年予守台八月當大比吾
邑士闐城中會日夜暴雨溪潦漲怒海潮角之濤波衝
撞濺沫女堞城岌岌有聲予身帥吏卒築圍室竇迄以
免禍居無何朝家不以棠不佞卽郡昇常平使者節去
數月而水竟作城竟破嗚呼痛哉大抵有物斯有數短
長什百智者莫齊焉一旦無少長貴賤皆以水誘之數
可乎予時在越得變告疾馳來發倉捐緡竊用便宜旣

赤城集

卷之十八

三臨海宋氏
重梓

而有旨俾兼佩故印凡厥控籲君相惻焉天人交孚晨
奏夕報賑公錢三十六萬貫米斛十萬而民始蘇復勝
緡錢二十萬米萬斛而城迺新初水之破城也入自括
蒼門予塞之作樓七間据城上做黃樓以壓冰夷邦人
聚觀見謂雄麗或言城南有樓丞相趙忠定公所繇建
摘輿公賦語名爲神秀山川宜之今西樓宜何名予謂
此州上應台宿三台之泉鼎足闔闔天台大山窟宅仙
佛卽上台主壽用壽台名吾樓庶幾壽吾民宜乎他日
會僚佐落樓之成客有誦活人爲勞者予謹謝之曰棠
不佞今日之事幸而集皆吾君吾相之賜棠特同諸君

具文書毋庸貪天功重謝之曰棠奔走四方久於台獨
若有宿緣去復還者五年然僅能止水患於先莫能弭
大雷於後可愧也已猶幸使指蒞所部獲與飢溺相周
旋不爾詎無章簡元公來棠也何敢覲前哲萬分雖然
尚有以諗諸君凡民宅生於刺史縣令民生藉哉同其
瘼痲時其渴飢天下莫不壽奚獨台民壽不然惟其膚
蠹其脂殘椽其元氣民天矣非吾命樓之意也抑豈上
台之心哉客曰敬聞命寫以爲壽台樓記城成法當書
有今代鉅筆在

跋淵明詞贈卓契順

蘇東坡

赤城集

卷之十八

三臨海宋氏
重梓

余謫居惠州子由在高安各以一子自隨餘分寓許昌
宣與嶺海隔絕諸子不聞余耗憂愁無聊蘇州定惠院
學佛者卓契順謂適日子何憂之甚惠州不在天上行
卽到耳當爲子持書問之紹聖二年三月二日契順涉
江渡嶺徒行路宿僮卧瘴霧薰面蠶足以至惠州得書
徑還余問其所求答曰契順惟無所求故來惠州若有
求者當走都下矣苦問不已乃曰昔蔡明遠鄱陽一棹
耳顏魯公絕糧江淮之間明遠載米以周之魯公憐其
意遣以尺書天下至今知有明遠也今契順雖無米與
公然區區萬里之勤儻可以援明遠例得數字乎余欣

然許之獨愧名節之重字畫之妙不逮魯公故爲書淵
明歸去來辭以遺之庶幾契順托此文以不朽也
世學按此文與本集無涉以舊本所有故仍之

赤城集

卷之十八

五臨海宋氏
重梓

赤城集卷之十八終

臨海宋興濱校

氣 角

集 東

正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董純齋先生諱琅覺軒年丈之祖也與兄璘齊名選新
昌訓導未任卒嘉慶初川湖流寇未靖詔自庶人以上
皆許上書先生拜疏歷詆諸帥格於浙撫不得上家居
授徒著述甚富尤精周官所著輯說十二卷壽鏞猶未
見也見忻細如四明清詩略小傳今僅見所編甬東正氣集四卷為
光緒壬午正誼堂家刻本錄高中丞以下凡二十一家
文五十二篇分為四卷昔徐霜皋有甬東正氣錄八卷
記遺事此則諸家遺文也壽鏞編四明叢書於諸家中

甬東正氣集 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如錢忠介公集二十卷周囊雲文集三卷華嘒農過宜
言八卷毛象來香月子集三卷及林蘭庵留補堂集選
付諸梓矣林霞舉朋鶴草堂集則錄副而未刊也楊南
仲刻其銅馬編董次公刻其讀易一鈔非文集也他如
陳忠貞公集三卷張若水集九卷魏布衣雪翁詩集十
四卷與夫宗愚龔馮王三侍郎屠駕部諸遺文皆桑海
寰譔之可風者也幸次第刊之夫鄉獻遺書流落於天
壤間者何限一人之力如蚊負山即其得之於友朋者
一粟海滄亦復渺乎其小總集之選殊堪珍也斯編雖

寥寥五十二篇而明清遞嬗之際忠臣義士浩氣之所
昭示讀之懍懍然如見其人豈惟鄉國之寶書抑亦天
下萬世之渠篋乎說者謂諸家之作更有大於此者胡
不錄壽鏞應之曰書之出有其時也即出矣定哀之間
多微詞斯編成於嘉慶乙丑其有所諱可知已讀書論
世尤有望後之君子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後學張壽鏞

序

甬東正氣集 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序

錄高中丞文二篇李儀部文一篇錢忠節文七篇陸大
 行文二篇林中丞文二篇莊太常文三篇楊尙寶文一
 篇周貞靖文二篇王太常文二篇董戶部文四篇楊烈
 愍文二篇華檢討文六篇王評事文三篇毛戶部文三
 篇李駕部文一篇萬戶部文六篇任太常文一篇周監
 軍文一篇林端節文一篇徐霜臬文一篇林雪蛟文一
 篇凡二十一家爲文五十二篇分編四卷名之曰甬東
 正氣集昔霜臬有甬東正氣錄八卷所載爲遺事此則
 諸公遺文也全集余俱未見從他書錄出之吉光片羽
 固鄉國一寶書矣嘉慶乙丑春二月鄞縣董琅純齋甫
 序

甬東正氣集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甬東正氣集目錄

卷一

高斗樞

李桐

錢肅樂

陸符

林時對

卷二

莊元辰

楊德周

周齊曾

王玉書

董守諭

卷三

楊文瓚

華夏

王家勤

卷四

甬東正氣集目錄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毛聚奎

李文纘

萬泰

任光復

周元初

林時躍

徐鳳垣

林奕隆

因國之交吾鄉號為忠義湛身殉節及採薇行遜之

甬東正氣集 目錄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士指不勝屈然其文字之存於今者蓋亦僅矣此集

二十一家為先訓導公所錄皆未見全集從他書搜

採之隨得隨編先後亦無體例故如張忠烈周鄒山

諸集吾家有其書而此集反不見錄也沛嘗見盧青

厓四明文獻集袁陶軒四明文徵收輯諸公之文尙

不止此若林中丞華檢討萬戶部林端節四家其集

均有傳本猶可選採以補此集之缺顧所錄行朝諸

奏疏藉以見錢莊楊董諸公桑海譽謗之大節使非

此集之存幾成絕響訓導公原序所謂鄉國一寶書

者信乎其可寶已同治壬申命寫官重錄清本越十
年刻之汝東爰識數語於后孫沛謹識

甬東正氣集 目錄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甬東正氣集卷一

鄞縣董 環純齋編輯

高斗樞 字象先 一字玄若 崇禎元年進士官廣湖按察使以守鄞功擢漢中巡撫福王時移湖廣

皆未達明 亡歸里卒

詳述秦鄖情形疏

奏為微臣守鄖四載謬膺撫秦恩命謹詳述秦鄖情形
亟懇大兵合勤事臣一介書生才識庸淺自崇禎元年
通籍先繇部屬洊歷郡守拔任監司至崇禎十四年陞
分守下荆南道按察使十五年冬逆賊李自成攻破襄

甬東正氣集卷一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陽荆承相繼淪陷十二月十二日各賊乘勝直逼鄖陽
臣統率文武將吏力戰三晝夜殺賊千餘賊始遁去十
六年三月逆闖復發賊數萬力攻鄖陽臣統率各臣且
戰且守一月有餘殺賊八千賊復東遁六月閒臣委推
官朱翊辯同副將王光恩苗時化楊明起劉調元胡廷
聘余啟凡等恢復均州又復保康擒偽官芮作聖八月
閒臣親統劉調元苗時化游擊劉源潔韓原餘張文富
王蜀良強新馬之服李開泰吳葆和等恢復光化又同
督師所發副將惠登相徐勇進攻穀城偽官陳知攜印

出降擒斬賊將郭三益黃世龍丁自美等九人襄賊楊

彥昌發賊三千援穀登相與時化合營截殺擒斬殆盡

登相隨奉督師調去臣再調余啟凡王光泰許九德杜

元貴等兵進攻襄陽賊楊彥昌馮養珠路應標等出城

迎敵臣親自督戰各營奮勇截殺各賊大敗入城自守

臣督諸營四面攻圍一月有餘賊勢已窮蹙適聞闖逆

入陝攻陷漢中興安臣恐乘虛襲鄖祇得撤兵西歸至

十七年正月闖逆從西安發賊數萬會合路馮等賊再

來攻鄖臣又統率文武力戰五十日殺賊萬餘賊又遁

甬東正氣集卷一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去臣體質孱弱素多火症自十五年冬至今年春枕戈
躍馬日夜不休冒暑衝寒憂勞兼至怔忡嘔瀉百病交
作祇緣封疆任重扶病登陴四月閒聞知府徐啟元已
陞鄖撫臣亦叨蒙先帝殊恩加陞太僕寺少卿竊喜危
疆得人病臣可觀休息鄖撫亦親見臣困憊之狀業許
解任養病至七月閒署守道僉事朱翊辯接楚撫書內
稱臣已陞秦撫托翊辯轉報臣杜門養病驚荷聖恩竊
念天下事勢至此正臣子捐軀報國之秋安敢不力疾
任事而秦中百二河山自去冬被賊勢同破竹即鄖陽

接界如商維興漢盡皆賊據欲求一旅之師爲臣恢復之資而不可得至若鄖陽之兵舊有七千今年絕饑又兼荒旱饑餓之餘死亡將半且闖賊於七月望後又發路馮各賊攻鄖鄖撫與道將日夜戰守賊雖屢挫而闖逆亦屢增發各賊來攻經今三月尙未離鄖則欲分鄖兵入秦勢又未可止有陝西副總兵孫守法領兵五十餘人來鄖臣細加詢訪據云秦地雖陷民心尙思朝廷恩德舊將殘兵多有逃入山谷不肯從賊臣遂於八月初十日密差各兵潛往山寨招呼舊時兵將又委守

南東正氣集卷一

三四明叢書約圖刊本

法馳至竹谿平利界上探聽漢興情形而賊氛密布差兵迄今未回臣住鄖圖秦而鄖圖未解秦兵未集外援不至糧饟久窮屢欲具疏叩闕孤城之外四面皆賊募兵民中能齎奏本從賊中潛行者久未有人今多方設計差官齎奏伏祈皇上迅發大兵刻期入秦臣所招山寨遺兵尙能湊成一旅則或繇漢興或繇商維必效犄角之勢也臣策鷲磨鈍素心不敢自後而體羸病久重任實所難勝且望入衰親嗟子行役每一念至臣不欲生伏懇皇上垂念封疆放臣歸里少盡一日菽水之供

別簡材能威望之臣蚤建澄清之績臣曷勝虔切之至臣衙門關防自舊冬西安失事不知存亡的信見今書吏承役緣道路阻隔亦無一人至鄖故臣疏無印鈐蓋并祈聖裁

明殉難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竇日陳公墓志銘

慨崇禎甲申三月之變蓋今古所僅觀哉明天子英武親握太阿當中外訕潰時宵旰憂勞銳思救寧而盈廷積犴無堪禦侮任者韎韐諸君子衷實選悞而貌乃陸

南東正氣集卷一

四四明叢書約圖刊本

梁司馬之律不遵行於棄甲之弁而賈販登壇輒委簡書於草莽賊自成一小豎子耳稔亂多年游窺天邑倉皇失措龍馭上賓豈不痛哉當時殉難僅三十許人然求其生能戮力不分負國之愆而死則慷慨決烈可觀帝鑱於赤霄之上而無媿者指能多屈乎吾謂侍御陳公其庶幾云公自己卯奉命按蜀方是時賊獻忠自成汝才輩既撫復叛狂逞楚豫闖天子倚重輔臣楊公俾往督師爰發楚豫及秦各大帥從北而南環集於鄖襄公曰噫其將以蜀爲壑乎遂躬閱關隘筮飭文武爲

堵勦計而蜀鎮將羅尙文驕殘娛酒色公疏列其狀謂必不能辦賊雖廟堂竟務優容然稍知戢矣蜀撫邵公捷春悉調蜀師分列諸隘二十餘所蜀兵固單分益薄而督師擁三省重兵尾賊後竟無一旅從閒道疾驅至蜀以扼賊奔者迨賊入蜀則以疏防詆邵奉旨速逮治於是蜀民大譁謂疇擁重兵而任賊狂奔邵公固無罪胡逮也不呼而集者數千人欲毆緹騎公力爲解諭羣譁始定時奉旨公專護藩撫臣專辦賊公雖護藩居成都乎猶以餘暇遍飭各郡邑糾眾城守務堅壁清野使

兩東正氣集 卷一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賊無可掠以待督師又調度諸將時出奇邀擊以裨新撫所不逮故賊入蜀旬月雖不無殘破然各郡及衝要諸城悉堅守賊不能大得志最後犯成都公部署久定發裨將某等分布要害犄角相効一再戰賊果奔遁百里遷延東去復從巴巫入楚督師提三省大帥盤旋蜀道竟無能一戰及賊東督師遂大潰而襄宛繼陷親藩被戕燎不可再撲矣然以衄督師陷襄宛燎延中原之勢而竟不能得志於蜀謂非公障之乎天子焦勞方甚初不能無請讓既知蜀堅守狀且藩封晏然於是優旨

賜銀幣仍命公久居蜀以善後而言者交章論輔臣玩寇逗遛誤封疆大計天子屬公覆按公遂奏輔臣在蜀擁重兵尾賊後旬月閒未嘗一大戰且閉秦開蜀皆輔臣陰謀等狀會輔臣已先卒猶追錮其職焉又二年公得代還京則自成已踞楚斯豫跳秦浚從三晉窺畿輔各省鎮兵先後調發殆盡皆以潰衄聞而京軍徒有虛籍倉卒召募悉市井無賴天子蚤夜召諸大臣問何以禦賊率囁嚅不能出一言公時時從諸大臣有所規畫輒廢格不行退而泣曰事不可爲矣吾爲朝廷耳目臣

兩東正氣集 卷一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誼不可生頃之賊薄京師城陷公具冠服再拜遂益蓋溢時距先帝上賓不踰晷刻云而是時賊獻忠已從楚再入蜀蜀郡邑百餘城盡陷遂僭號成都矣嗟乎若公者豈非奇偉磊落古之貞臣乎哉士君子居恆論天下事盱衡揚眉率能任意訾毀及盤錯當前自失者眾矣又甚者逞私臆以誤機宜及事敗而巧逃於指摘衣都食肥如故也公恂恂儒雅語不輕發與人交恆謙謹自持居言路不爲苛激矯厲之習以沽殿虎聲及當巨寇披猖卒能措全蜀於覆盂天步艱難九閭盡晦從容就

義之死靡辭豈不度越人情大有徑庭乎公前名天工改名良謨字士亮別號實日其先爲長洲人宋時寓菴公矜以進士官明州遂家於鄞之茅山嗣有右正言文介公禾爲宋名臣入明宗支愈蕃公會祖諱燿祖諱志俱庠生父思南公瓏以公貴贈如其官母卹太恭人亦以貴封嫡兄之星公其仲也公生而孝友居喪雞骨支牀聞於鄉閭少補博士弟子崇禎改元恩貢入成均登庚午鄉薦辛未成進士既選例應司李或謂公曰李缺僅一滇之大理路遠地惡盡少需公曰筮仕而擇地謂

南東正氣集 卷一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臣誼何卒就選滇故萬里外法網疏吏治不能無軼越公獨淳慤自靖凜持三尺先後直指倚公如左右手六年考最陞見擢四川道御史遂出按蜀久之報命值京師危甚他報命者多觀望需其期或規別差可外者輒營以出公曰果爾天子將孤立乎如期入亦不營外差遂得巡視太倉未幾及於難方殉難時旅中獨有時少姬杭州人年十八公謂之曰吾死是矣汝年少亟歸依父母姬泣曰公殉國妾不當殉公耶且一婦人而躑躅鋒刃間不如死可以無辱公瞠曰汝固屢而能若是乎

城陷姬先就縊縊而氣未絕爲侍婢所覺將救焉公曰是其志也宜遂成之姬之貞烈固天植亦公精誠所感也公僕周明扶公并姬柩於干戈數千里中扶服歸鄞鄞人相率具香燭迎於道拜而哭之諸子矜爲位於郡明倫堂會弔馬傾國中縉紳士民數萬嫻於辭者相與詠歌且立傳傳其事廷議褒殉節諸臣贈公太僕卿諡恭愍輿情以爲未盡加贈右副都御史改諡忠貞少姬得贈爲孺人公生於萬曆己丑七月十六日距甲申享年五十有六原配劉氏封恭人舉一子久鼎蚤喪側室

南東正氣集 卷一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二俞氏李氏最後納時孺人俱無子以兄子庠生久樞爲嗣娶光祿少卿張公子瑄曾孫女女久恩適光祿丞董公光永孫文學德昭女孫一幼未字久樞卜丙申正月五日葬公於邑之清道鄉而時孺人附焉因謁予請誌若銘子曩爲疆臣愧不能死濡忍至今又安能壽公千秋不獲辭遂誌大略而爲之銘曰
公功於蜀甫去而趾公殉於京甫至而傾浩氣鬱升爲靈爲電贊帝於幽憫茲區甸新阡其疑金支翠旗有翬而侍實勝鬚眉

李 桐字宗海一字韋巷崇禎十年進士
魯王時官儀制司主事絕粒卒

水許亭落成記

今天下令苦民矣令不民苦也徵輸苦之耳徵輸不民苦也縣官重邊宿重兵加以楚師欲不苦吾民不得也然則今之為令者雖其在岱之石閭日觀衡之岫嶼芙蓉恆之瀛海太行揚之聖湖會稽壇中土形勝之最曾不得展足舒目曠懷登覽况欲鑿巖陘剪棘荆窮幽吵而致之几席之下尋所謂曹溪之香羅浮之夢乎令亦自苦其官也若予拙而勤宅事性復不喜搏擊為雄

南東正氣集卷一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快苟蹙蹙而踉跄之瀟漫而摘僻之民疑甚弗善也潮分邑被韓夫子教奕世不息號稱易治前予而牧者果毅英健可以予弦之佩卿大夫及左右予牧恂儒君子也又以予韋之佩予得從容而損益其閒漸亦日以治為督賦乎不至堅絕百姓報數僅足額為督役乎城隍修樓櫓亦修義倉穀常滿道路不譏多事役不及貧民為郊內外乎門溝惟舊耕畚惟時社齋罔乏祀旱與潦也天誘之為饋給往來乎日傳符如初制遇上官賢不吹求而止止盜乎不敢曰無盜是用不犯於有司予治

不及益昌遠甚幸不至窘絕則勤而拙之效果如此耶

宰之三年喜東山去邑武近拓坦夷之崖因自然之基葺數椽於水簾上視諸岱恆衡揚之令稍得展放眉目矣於是次第栽花商量疊石練江若帶滄洲如畫書畫然無端有聲海潮自語雖卷石勺水並以所悅為安茲山之勝則有桃源可通黃綺不逝農耕肆命桑竹垂陰予進陶彭澤之徒而落之因歌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始問津也作亭山陽因阻面勢尾蟠荒陬首注大流無樽櫺節稅之華無斲椽除茨之擾予則進柳子厚之

南東正氣集卷一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徒而落之手揮絲桐目送還雲東山爽氣在我襟袖憩政簡也種苗泉東生滿阡陌荷鋤濁酒開徑三益予進江文通之流而落焉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歌餘飽也秋菊兼糧香蘭閒徑巖無結構邱有鳴琴予進左太冲之徒而落焉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弄潺湲也若夫胸中猿咽指下泉悲剝琢玉聲縱橫星點春蛇入草暮雁歸蘆溪山改觀草木生韻予則進葛海瓊之徒而落之將適上清之三華謁雲谷君於薄暮招遊仙也至若禾已熟而生耳稻方秀而泥蟠面垢落壁之塗目泣

溼薪之煙鶴鳴於戶歸與永歎昔猶如此今則逢年則
進秋陽之徒與之歌清風西來鼓鐘其鏜雨止之祥長
庚不芒落稼膏也且有寢城屋壁無所顧惜掉舟折篙
漁鉤泥泊予則進孫樵之流放歌乎愁嘗醉飢嘗飽囊
帛匱金笑與秩終傷今州縣皆驛也升高能賦山川能
說見必有思思必有處凡目力之所及皆心思之所至
予則進虞道園之徒詠嘆流連以落之辭曰名山靈草
鬱乎蒼蒼俯焉仰焉無愧斯民蓋非徒燕遊以豫逸也
是役也憂復爲吾民苦今反速予以成二三君子其亦

南東正氣集卷一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襄事不怠無貽山羞乃肅衣載起指盟寒泉莊誦坡公
銘曰我不求水水則許我其果許飲斯以冽齒乎許子
枕於斯耳於斯而蟋蟀之聲不作乎客曰水固許使君
以清矣予嘉其言之旨而可訓也因以名其亭而摛文
以記

錢肅樂

字希聲一字止亭崇禎十年進士魯王時官
東閣大學士吏部尚書絕粒卒贈太保諡忠

介國朝賜
諡忠節

論恢復疏

臣伏見廷臣言事多引夏商之變爲主上恢復之喻臣

知主上聰明天直勵志有爲固足與少康太戊比烈而
每歎今之國勢有甚難者羿泥亂夏去禹啟不遠平成
之績光被九州民戴其功故一旅可以造國若商之太
戊承賢聖六七之遺善政流風淪入肌髓其與今日中
原板蕩神州陸沈相去何如耶我國家中葉上固受其
危下亦未免見傷往者遼事起而有遼饒詔書有言暫
累吾民一年已而爲定額矣及勦寇而有勦饒詔書如
前已而復爲定額矣楊嗣昌請抽練九邊之兵以制虜
滅寇詔書復如前已而復爲定額矣加以催科之令毒
於猛虎擣度之吏剝民媚官元氣之傷已甚前年起義
王之仁方國安日吸紹興民間之膏血而空之王鳴謙
張國柱日吸寧波民間之膏血而空之谷文光李礎日
吸天台民間之膏血而空之有此三空傷不更甚乎今
其餘習尙未盡變臣所謂難於夏商者此也諸鎮恢復
原不能以枵腹從事然必時時存體恤民隱之心則必
時時有不敢妄取民財之念伏願主上嚴旨戒督俾諸
鎮承奉取之有藝用之有經下全民生卽以上副天眷
中興之業庶幾可待臣趨侍行闕既無臣塵之績復非

南東正氣集卷一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傳說之賢不能仰裨主上成集大勳萬罪莫贖然區區
微忱猶冀爲流離顛沛之民請一綫之殘命惟主上鑒
之無任激切之至

讀鄭所南心史詩序

士君子不可一日遭心史之事而不可一日不存心史
之心此心之失則人而禽矣白日而昏夜矣文字召妖
口舌戰血矣金鑠而石穿矣此心之存則人而天矣仙
矣佛矣若一日而千古矣詩文而史矣經矣亦圖錄矣
習井爲名山之藏石匣有甲子之護矣心之重於人也

南東正氣集 卷一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如是今聖天子在上政教翔洽士大夫皆崇尚節義歲
戊寅而鄭所南先生心史見於承天寺井中撫軍張公
梓以行世海內見先生之史者無不知先生之心矣然
此心非獨先生有也予以暇日偶覽成詩豈敢附吟詠
之末亦以性情所鍾不能自絕世有覽者得位置希聲
於行道之人足矣

思親詩序

時維九月寒飈聿起木葉漸脫錢子將之瑞安省親行
乎險厄之處山峻高以結陰泉涓流而增冽時或嚴霜

戒旦征馬長吁披荆榛而得路排沙石而下灘時或落
日微暉煙光凝莫望孤邨以戾止解征衣而爰息山來
供几戶直妨眉天慘慘而愁雲四起鳥淒淒而哀音百
結况復行行矣若陟天關山山兮如橫地軸步騎相持
縋索相引於斯時也行人喟而歎息僕夫嘔其流涕况
我遊子能不悲心雖泐花幽草郁郁巖畔之閒怪石奇
松澗澗同巒之上天台現其前雁蕩擬其側明發有懷
未遑遠盼心之思矣維其棘矣縱沈書採藥不如瞻嶺
上之雲合怨鶴驚猿盡寫入中郎之操抒茲菀結詞不
盡情

南東正氣集 卷一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詠史詩序

上古之世詩卽爲史及詩亡春秋作而詩史遂判二流
矣史以謹嚴立體詩以婉曲樹義然於以發揚往烈扶
助幽美激勸後人風厲來者其道一也子不敏而爲吏
偶以暇日讀史有詩聊綴微旨遂成歌詠或疑當今十
室九空憂方不測長吏不先人急而用微文自娛焉適
於治不知古之爲詩者采輯風謠獻之天子以知其民
俗之貞淫好惡而其長吏政治之得失繁簡又可知也

隔闕千載斯事遂廢毋怪乎以詩爲騷人墨客之孤徑
矣昔七子賦詩皆取裁前旨用抒心寄然其人之善敗
與其受之吉凶皆卒驗焉予旣無以發明詩史式訓末
俗徒以攷鏡得失之意托於七子言詩之志庶山嵐林
後聞其聲者可以知所感矣

與林爾菴書

桑梓百千膏血銷付長江一帶弟罪甚大豈敢言功盟
翁千秋正氣百尺高標所願大據讜言一清陰雲使臣
子竭忠朝廷然後敵人畏懼中國此相制之勢亦相兼

南東正氣集卷一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理也至於賞爵一項宜爲有餘之地毋行立盡之術
如釣者挾香餌以投重淵百仞之深可牽而出若香餌
旣竭空手臨流雖任公子無所施釣鼈之策矣今侯伯
大封諸人志得意滿在朝廷雖以鼓勵後効而諸人旣
以安坐而得之則亦可安坐而守之若我輩文臣未恢
一寸土以報朝廷又復濫受陞賞此爲何名終夜思量
豈不愧恨試思舉義以來何所加於主上惟有一種諾
許紛囂貽累主上耳猶且今日都憲明日侍郎臣子之
爲君父固應若是耶望盟翁先事爲弟輩杜止濫恩之

路上以明君父之尊下以全朋友之義天下傳之萬世
頌之卽弟輩亦拜且舞之矣弟前者四辭新銜不蒙憐
允至且以辭職爲懷貳今受職矣無貳心矣加銜不可
以已乎弟感盟翁知己深於骨肉故敢以高言奉告惟
賜裁答幸甚

再與林爾菴書

江上窺渡仍是虛聲恐別有一路爲其陰平朝議專備
江上正墮其謀耳時事日非正人解體盟翁不爲朝中
砥柱而徒問渡於盛嶺瓜瀝之閒天下其可圖乎從來

南東正氣集卷一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小人詆訾君子多設浮詞陷構未有如今日以美名相
贈者盟翁得此自千古矣但恨盟翁受其名而國家不
得受其福爲怏怏耳弟兩月無饑必鬪然而散空手來
募所恃惟義饒乃身未到家而惡言四起一事不可爲
弟惟有削髮入山看江上大勢以決生死耳據愚見盟
翁亦不必速行或以奉命監軍不宜濡滯則駕小艇至
龍王堂一晤尊師仍至本地觀變未爲不可且問尊師
此行胸中亦別有成算非久駐龍王堂者管見如此可
否惟尊裁

十月朔祭太廟文

嗚呼有宋未造天地回適棄人用犬毀冠升笠天胡此
醉人罔是疾惟我太祖應期首出羣雄睚眦提劍勃翠
我武維揚雲飛電滅移兵北指莫我敢逼落彼機槍迎
茲霽霽煌煌炎炎中天日月聲教所敷日域月窟穀我
士女嬾然眉列皇我人斯禮樂四訖謫也漢唐商周匪
匹億萬斯年金甌靡缺養士膠庠三年升膝歿而有勞
念其遺笏恩斯勤斯窮際塊坻云何玄黃遘逢中葉棄
我冠裳相從而傷匪寇之能我則自齧何辜於天降此

南東正氣集 卷一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大孽嗚呼皇祖朝夕天關藐藐昊天有呼必徹前烈惟
何而勿迪吉今人思漢義旗雲集祖德式憑中興四七
時值玄冬香霽抑密陟降在廷時聞髣髴幸挽陽春啟
佑來詰恭修大祀於解之卽慘悽悽空中雨血哀我
嗣孫東南播越瞻望陵園心摧脾裂夙夜勤止憂浮大
宅誓帥臣工親翦荆棘澀血告心居歆也必尙饗

陸

符字文虎一字子充崇禎十五年
舉人魯王時賜進士官行人

董筆公文稿序

余從去秋輒自詎行當此身眼不識一古文奇字手不

更操一雜作惟日處逢世帖括彊記便讀使心口手從
此脫換以酬舉肥之目乃吾友筆公方刻其一二藏稿

鬻之當世以序見屬遂不能終守其戒蓋筆公之文與
人於當世識者吾固願其出與其鑿之也則亦言其爲
筆公者而已筆公爲人豪舉通俠夷脫世數心厭塵雜
常獨居僧寮購第地葺爲精廬竹窗蕉几荷深窈窕偃
坐其中刪誦不輟舉業之餘閒以詩酒自娛散髮箕踞
白眼長嘯凡伏謁迎塵邀作聲譽卽深自引匿惟恐若
浼其人本末大都率行己意故其爲文亦皆蕭散跌宕

南東正氣集 卷一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超出纏縛洗滌名理吐嗽靈心所爲文如其人天機最
深筆公之爲筆公余所能道之者此矣今國門行稿大
帙懸布讀其題敘人人皆當命世固非失時從事者所
宜言至一時輩流狂惑失性執掌名士負販聲價社刻
窗稿刊布闖闖竄取海內名勝人物姓氏張大交遊未
嘗識面把手撰造評跋若最親暱每一文出比擬題喝
左氏公穀韓非呂覽管子淮南莊騷荀列司馬班揚以
至唐宋大家非曰適真輒謂過之且不問左氏而下作
者之業凡得著見今世其經營成就代不數人人不數

作莫不涵負天地研極性靈以得斷無繇今之世盡概
代操觚之家人人起而兼擅之且起而兼擅者又不必
如著書論纂所謂古文辭其業而直欲備見之於制舉
義之理蓋卽此矜躁誕妄橫據胸中已不足復語文心
變化矣尙何暇與之議論長短得失哉董公仁當西漢
之季曹魏之初竊歎年少不以學問爲本國士不以清
修爲業合黨連羣褒譏賞戮附己則歎不容口不附則
爲作瑕毀歐陽子之稱尹師魯文章曰簡而有法以爲
六經惟春秋足以當之又舉其學問曰通知古今此語

南東正氣集卷一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必求其可亦曰當惟孔孟今之黨所附而讐所不附者
其滿口讚歎使舉其終身所作曰簡而法而不許其學
問通知古今必以爲輕薄之甚而不知陰以孔孟六經
纂亦非當世有識所肯許也余誦法歐公而筆公亦緬
懷先民心誹流輩之所爲故予之敘筆公也亦言其爲
筆公者正欲當世有識知狂惑失性之時尙有孤心高
寄如其人而余之毀戒操作稱道同心亦不至盈口黨
附以爲觀聽者欺飾庶幾無愧歐公而且勿貽公仁所
歎然則人與文必如筆公然後刊布稿草費投當世乃

無不可也甲戌立春後三日書於環堵之齋閣

二江山中草序

橫山在武林極西溪山隈奧氣象邃古吾友江道闇築
室移家讀書其中從弟道禹隨而比業焉余絕慨慕之
因怪今時人士疾走聲價喘汗交屬魂魄寤寐幾不自
有而二江幽居坦步畔散人表浩然以養同心而言抱
持深心吞吐毫素所謂塵垢粃糠猶足陶鑄者也況以
之參發聖賢而抒寫其性情也哉凡今人人稿草家家
剗刷結社列門戶談文如訐訟學士樞揣應制之資至

南東正氣集卷一
二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挾爲招搖排擊之局觸目睚眦迂之輒裂橫胸機奔蹈
之立陷講張科牘傳會功令大言闊論以撼當路矜蹀
爲名因而漁利直欲撓執天網鼓煽流俗昔東漢之季
氣節文章相獎成風志高維世昌俊顧及之林始以標
目清剛繼且逋逃險隱清議纂乎官方士論軒於王憲
已啟羣奸分裂目無朝廷之漸信乎士風匪細世運所
出苟懷同舟遇風之心稍知覆巢壓卵之勢當必不忍
以天下大事供一己恣睢者夫訟者師之始也故曰作
事謀始又曰訟不可長今天下盜賊橫流邊裔交訐國

家宵旰多事盱眙安攘方且申敕制科鼓舞人士思得

一道同心出相倚庇乃兵心時見於文事鬪氣日長於

同人已事之鑿徒資虛語顧安得人人如二江保有此

空山以收招魂魄休息膺麻逍遙六藝吐嗽百家而和

平其音以要人聽乎如是而天下友朋不膠漆訟獄不

衰息干戈不偃戢者是理道皆誕虛而載記為妄作也

其然也耶夫庠序為風教之首人士乃庶民之望心術

則文章之本舉世之士狂惑猖披忠孝節義經術事功

口不絕談手不絕書徒知起而效其術不思退而考其

心亦可謂浮偽之淫濫矣反浮以沈黜偽以真則山中

之人始足重於當世也夫士登廊廟者猶不可無簞笠

山林之志吾豈定山中必佳士特當今人士所少者正

此志耳士而徒以養交宿名乘風張羽不極塗面汨心

不得底止心所變相必至狡而狙猶覲而優佞陰鷲忍

詢而婢妾圍隸甚而距踊冠幘齟齬卻人以潛肆其為

莽為鑿其為師始兵徵有不可知者於世復何倚庇識

者竊鑿前事惟恐其殆或甚焉此豈盛明所得而宜有

哉嗟夫國家而果盱眙安攘思以風厲庠序則做民庶

南東正氣集 卷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正心術而一文章也舍山中之人亦何賴乎因是以為

二江山中草序

林時對 字殿鳳一字蘭菴崇禎十三年進士魯王時官副都御史

王生燕貽風木圖序

夫高臺九仞北嚮生悲積粟萬鍾南游增歎斯孝子罔

極之恩選選感風樹而摧心也況教誨式穀俾克自成

立無忝所生則鯉庭過從歎手澤之徒存思遺型而莫

覩有不念蓼廢讀攀柏長號者豈情也哉余猶憶丁酉

戊戌閒長兒操觚學藝為延師教之而脯之供不能專

具謀諸同社柴若客氏若客有兩子而天錫張翁文碧

王翁皆比鄰長者有嗣蔚起與吾兒齒相若誼相洽也

合四家子弟而遞館穀之董師碧萬名家子文章道義

卓然可型余方愧夏屋渠渠乾餼多愆而文碧尊師崇

道必敬必虔晨昏會饌設醴酒以款賓開食單而求判

數年來毫無倦容宜其象賢鵲起樹贊宮之幟也余又

聞翁幼工鉛葉奮志圖南遭時弗偶以資起為郎歷仕

丞簿非其好也而所至有循良聲語云一命之吏苟存

心於愛物必有所濟翁殆其人歟晚乃構一畝之宮築

南東正氣集 卷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塢蒔花夷猶嘯傲課子之暇酷嗜手談局玉藏機爛柯
坐隱有王子冲之風又李茂才景陽翁之外父也篤學
古誼於余爲戚屬又同賦子衿髦年幾居支離牀簣余
無能振其乏而翁視之如父生盡其養殁贍其喪篤於
瓜葛又如此余方期翁朱顏鶴髮鳩杖綸巾徜徉十洲
三島閒爲熙年人瑞而一旦云徂吾徒安仰雖然翁又
奚所憾耶令嗣燕貽六翮旣豐異日耆翺翔皇路龍章
紫誥寵錫泉壤於以恢弘翁之遺緒而顯揚翁之令聞
拭目俟之則今之感風樹而椎心者直其嚆矢也夫

甬東正氣集卷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郡城水利述

余家四明郡城離山遠或百里近或五六十里水深土
沃以故環鄉皆良田惟北鄙瀕江田少而東西南田皆
膏腴約計九十六萬餘畝闔郡百萬生靈所仰食前輩
相傳每歲大稔尙缺三月之糧而所藉以灌漑不罹旱
魃之災者惟兩湖是賴焉東有東錢湖又名萬金湖唐
天寶間縣令陸南金開廣之周迴凡八十里受七十二
溪之流鄞定七鄉之田悉資舉鋪宋時有奸民獻策欲
廢爲田賴郡守李公夷庚力闢之始罷至今四岸築七

堰以時蓄泄歲不失收食利無窮陸李兩公之遺澤遠
矣至西南舊有廣德湖又名巽脰湖水由南來者自四
明山潺湲洞歷它山小溪而歸湖灌西南七鄉之田不
憂旱涸自宋政和間邑有僉人樓昇起家甲科貪婪無
恥欲領鄉郡與管來遠局鄧奄相結倡言湖可爲田以
其歲入儲以待高麗使人航海入貢之費疆吏爭之不
能得在廷無識可其奏於是昇儼然領鄉郡經理遂墮
湖開田八百頃募民佃租歲入米僅二萬石而西南七
鄉田共五十餘萬畝無歲不苦旱萬姓嗷嗷艱於粒食
昔稱膏沃今成瘠磽王深寧先生嘗著說非之而旣廢
不可復誰生厲階貽害桑梓異真狗彘不食其餘已蓋
吾鄉之田不苦澇而苦涸以瀕江而濱海有尾閘之洩
也今旣失湖利兩旬不雨便焦灼如焚計惟築隄固壘
時爲葺治或可防其傾瀉而有司漫不畱心聽其直注
欲望有秋安可得耶

甬東正氣集卷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甬東正氣集卷一

甬東正氣集卷二

鄞縣董 瓊純齋編輯

莊元辰

字起真一字漢曉崇禎十年進士魯王時官太常寺卿兼吏科都給事中

乾惕始可迓休疏

奏為乾惕始可迓休憂勤實基光復懇祈睿衷策勵以雪祖宗之大仇以答臣民之仰望事臣聞欽崇天道者永保明命殷憂多難者昌熾興邦古聖帝明王無不從夕惕朝乾基命宥密也又況大恥未雪大兇未除九廟待以妥靈社稷待以血食元元待以拯溺解懸宜何如

甬東正氣集卷二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焦心勞思不遑宵旰者儻逸豫少萌則眷佑無以仰承中外因而解體興復其猶未可卜矣臣竊念殿下身天地百神之所式靈也二祖列宗之所憑依也億兆臣庶之所跂踵引領也舉義已來將士宣勞於外炎威寒凍沐雨櫛風編氓殫藏於內剜肉醫瘡敲肢吸髓重以昔年秋潦今茲夏旱軍伍呼庚閭閻泣匱真有長沙涕不勝揮監門圖難盡繪者正宜上承天心下順民願薪臥膽營生聚教訓以句踐所為自勵而數月以來頗安逸樂馴致怠荒殿廷之上彌文盛而實意衰荃宰之閒

釜鬻多而晝接少釜魚幕燕撫事增憂敬以四箴仰補

袞闕則晏安何可懷也未明求衣日昃忘食承平尚爾

兢兢今何時也寇壓門庭朝不及夕當日延大小臣工

訪問艱難弔民疾苦籌畫兵饟訂謨廟堂假令有深宮

養優之心則必無握手借箸之事有接見闕疏之患則

必生壅閼隔絕之虞願殿下以倉卒蕪蕪旁皇滯沓法

光武之無忘患難以不遜聲色不殖貨利學成湯之聖

德日新將宗社靈長寶始基之則蒙蔽何可滋也漢惟

耿馮唐則郭李共佐中興時雖乏才未有與左右近習

甬東正氣集卷二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人共籌軍國而能削平禍亂者今惟以天下安危注意將相以修政立事責成庶僚於凡在側在旁慎無入其言語授之色笑俾窺伺意指煬竈為奸則宮府之血脈流通上下之壅蔽不作如日中天光明洞達矣則事權何可移也強藩尾大莫如唐季然憲宗剛斷准蔡卒以成功武宗英敏上黨有如拾芥固知天下事無不可為在人主權略何如耳謹持太阿無令旁落振飭綱紀勿行姑息庶幾魁柄在握威神自張則恩賞何可濫也武侯言位極則賤貴極則慢宜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

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斯言正今日之藥石也五等崇秩有如探囊斗大肘懸片言立致在祖宗朝佐命元勳不得驟膺穹典而今則大謬不然矣雖鼓舞忠勞酬獎勤勤不當印列勿予顧珥貂盈座往史貽譏庶養通侯識者與歎請自今以往不以非常崇恩僥倖匪人則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合聖王遵意矣夫上天之篤佑殿下者既隆則欽崇不可以不謹下民之係心殿下者既切則體卹不可以不周對越盥將蒸嘗禴祀則當念孝陵長陵銅駝荆棘之悲禁庭清燕廣廈細旃則當念先帝

兩東正氣集卷二

三四明報書約圖刊本

先王園寢禾黍之感流虹甲觀抱膝含飴則當念青宮定永巢卵破毀之慘玉食錦衣鮮肥輕煖則當念江泉將士蟻生甲冑塵封釜餽之勞瓊盈錯峙白裏青蚨則當念部屋窮簷半菽不飽四壁懸磬之苦從此淬勵精神規恢事業毋耽近娛而忘遠害毋狃小喜而遺大憂則迅掃腥氛光復舊物正在指顧何至局處一隅僅撐持衣帶已哉臣不避釜鉞冒昧瀆陳惟祈鑒納施行

掖垣非目躋之地疏

奏爲掖垣非冒躋之地祖制無可數之規自求罷斥以

重國體事我朝慎簡言路每逢考選兩衙門官無不於甲科兩榜中選其歷任著聲者發單咨訪眾議久孚然後上之冢宰總憲及吏科吏部無不與聞蓋以白大公明至慎也雖思廟用人閒出聖裁亦必大廷屢對取其冒言合旨者隨宜位署而省垣一席從未濫等止用一陳啟新而人爭唾其面不欲與之同朝乃弘光朝諸臣作奸婪貪屈抑正人以致外庭所公擬強半爲強兵顛倒賢亂眾正灰心遂有今日合觀從前興衰之故則率祖攸行與變亂舊章之關係興廢了然明白矣前者因

兩東正氣集卷二

三四明報書約圖刊本

臺臣林時對品行卓絕鐵骨冰心經江上義師協督都察院臣章正宸熊汝霖于穎等題改奉旨復經憲臣李之椿與臣等酌確會同冢臣朱兆柏文選郎中臣張文燧具覆實授兵科給事中雖似權行舊合祖制乃繼此以往無不濫及如戶部饒司郎中邵之詹兵部職方司郎中馬晉久等紛紛求改不一而足計二臣品行各殊資俸稍別其統計在三月上下耳且國家設兩榜以待士除甲榜應有常格外其舉人就職者最上者應得知推五年考最僅得部曹閒有得列兩衙者從未有二月

舉人倏而主事倏而員外倏而郎中倏而又改科倏而
又改道一月九遷恐不是過無怪乎兵科王玉藻御史
王紹美等之歎其速化如蜉蝣之不知晦朔也卽云起
義宜酬則主上之所以酬之者優矣何衙門不可自効
而必欲躡入禁省意欲云何兼思祖宗朝既設六部又
設六科明以封駁之權遙相制取若以科御行部事彼
意所欲爲孰從而過問之如主上必欲銳志中興則有
祖宗之成法在凡用一人必以吏部都察院吏科爲本
卽有特等亦必下部議覆庶太阿不致旁落而率祖不
至愆忘於中興盛事未必無補也若必欲破格用人則
臣願爲先帝守法不敢爲一己護官懇求卽賜罷斥以
免中傷臣服采服疇好看太平不勝慶幸之至

與林爾菴書

國勢日窘人情亦復爾爾叢爾氣量惟恐不速之同盡
今爲救時計惟有養之以寬和出之以整暇於倥偬戎
馬之時而無踴厲促節之氣或猶可爲也弟實孤立藉
有老親翁同心每以肝膽翼我道義固我不致顛蹶然
迂拙成性兼之憂憤過當無事不爲痛心疾首以致形

甬東正氣集 卷二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骸骨立玷列清班殊可爲恥茲以乞差回里或得借此
以聯絡關鎮相度機宜少効涓滴之報耳若催督西征
諸將原視爲逍遙之局言未出口噴目無饒誠不知何
以策之使前也李大老王螺老俱出視事否此時圖君
爲急旣奉溫綸自難閉戶弟前日曾有老成去國一疏
奉旨若何疏語頗有微意密告二字恐復爲左右所持
諸藩餓事作何定議錢希老欲親爲措饒究無分毫各
倉糧米全歸關鎮卽義饒尙在調停希老亦甚窘矣聞
慈水益艱形老勢不能復有其兵當蚤爲之地否則潰
散之虞豈忍使彤老身受之乎老親翁監西之局若何
弟意必俟兩老之軍勢得甯錢沈兩公纔得併力西事
恐目前正慮單薄未是移鎮時也弟行後罪過必彰或
使弟得以微罪成其山野則老親翁之覆弟多矣我輩
清流之禍非自污必不能免在老親翁亦務爲言孫二
字作白圭三復可也薦梅惠連疏奉覽此疏恐台駕已
有監西差故備之如尙未行卽老親翁上之可也別來
數日懷念倍殷筆語不盡

楊德周 字南仲一字次莊萬曆四十年舉人官高唐知州魯王時以尙寶卿召不起

甬東正氣集 卷二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石雁居士舉業序

昔傅幹以百家為異饌六經為庖廚進之則高彪以雜
藝為庖廚五經為府藏矣又進之則揚子以天地為萬
物之郭五經為眾說之郭經並天地顧不重歟史傳紀
文苑必尊儒林書肆說鈴叢殘玉屑亦孰與於刪述之
大寶哉吾友王貞一貫穿窮綜覺策豕書巖都無贖藏
而尤覃精於經術其視古專門之學不知如何而許叔
重之無雙并大春之紛綸崔靈恩之徧習周宣光之縱
橫目中所觀高才生當無先貞一而稱庫稱箭稱總龜

雨東正氣集卷二

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者矣漢興毛董之徒崇經術而鄒枚者流以文章顯兩
司馬歧而稱之固自有說唐三百年文人指不勝屈而
獨以經術故躋昌黎於泰山北斗斯太玄所謂括矩也
新制破格登巖以經術鳴者珠槃玉敦並載壇坫以貞
一之學殖折角重席可炊而億也而濡嚙道真涵泳聖
涯者曾足美其七尺之軀畢其千秋之業哉陶隱居
曰經者常通無滯猶布帛之有經銓綜繹緒僅乃成功
若機關疏越杼柚乖謬安能斐然成文貞一巧心潛發
靈心解脫其於機關杼柚必有盪為鼓吹轉為註腳焉

者餘子何足窺之余固窺之於庖廚府藏而極之於郭
焉丙子山左之役余受事閩中有萊陽宋珣者年十九
作五經全篇日未昃而授卷纏纏二萬言無窘幅此亦
偕貞一並馳文苑儒林者也併書以備貞一之右翼

周齊曾

字唯一一字囊雲崇禎十六年進士官順德知縣攝香山事

復王觀察念尼書

曾自鬚髮緣盡便趁雲巒覓路縱摘植盲人到不得極
西鸞嶺僅同牟尼比乞食但回首江城覺咫尺千萬
里數年來遼陽鶴或從魂夢中一歸耳今且夢亦不知

雨東正氣集卷二

八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何往矣此非浪竊殷頑兩字為大化梗人固有不可一
世而故自矯矯以傲流俗者要其識足以孤其所行神
足以輔其所注曾自分非其儔也曾則何敢無奈曩時
之居民上而泣茲土者刻視亡國之臣雖編戶僕隸不
如也而又誅求無已富而無以固其有餘貧並無以守
其不足出門叢棘何處側身兼曾貴窳窳狀昔為東粵
下邑更不能違一邑以心一二鄉大老幾中含沙解組
而遁夫不易其性乎後焉保不蹶之如前苟不深自衡
審輕圖一用恐免沒鬱浮奚上無補於時而且慮以覆

輒滋罪或者修其現世待再世作有用人為庶幾耳然則會者殆無可自異不欲異人而迫於人之不相寬假束於己之無具以與世為緣故依傍二十年雪山人九載少林漢學木槁灰死今東甬一隅苦於殘民剝民者名則衛之字之者也名足以奪其所欲言而無以制其敢心激使不周折而鯨氛薄野幾幾室無完女家鮮生男因而苦於山苦於海何處更有古桃源小成都一隙地雖衲子幾束茅瓢不愁與刼灰俱燼先愁與一夕歷陽城化為巨浸矣幸天不絕意此一方得借執事為海

甬東正氣集卷二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國長城頃聞所以治文者矣則文之聞所以治武者矣則武之聞所以治民者矣則民之聞所以治紳衿者矣則紳之衿之一二如其事則事自無不事一二如其人則人自無不人是以甫下車而瘡痍漸起即會亦賴以安坐一息蒲團參四句偈夫舍現在活佛子乃從像法中別事土塑木刻丈六身曾無乃愚甚癡甚雖然久與世違之人雖在地上如隔地下即母妻瓜葛年兄弟之異姓而骨肉者同一塊土不見顏色五易星霜儼一旦出而趨承左右必將羣起而疑之曰今之觀之也非無

故必樂見而重乎其人也則向之疏之也非無故必不樂見而輕乎我也否則疏之也以我之無所利而絕也其親之也以人之有所利而來也身則深山心則市井矣且不獨見罪於母妻瓜葛年兄弟之異姓而骨肉者即行道入猶將疑之矣曾自不至市井而彼以為假深山矣寧取其市井不屑一齒曾矣故君子在望小人歌樂只頌父母曾豈不渴深瞻拜而卒躊躇而止正不欲使君子之側有此可疑之人以溷天下之是蓋不止慮為數行北山文見笑也雖執事篤於年誼舊日江都令

甬東正氣集卷二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尚不忘助一抔土以掩久寒之骼觀夫所以視死者知定不藉於視生者然世外人家雖在而置之若無身雖存而等之若亡白石一鋤蒼松一粒已足了未盡之年此外何敢復有所覲但令人皆知此禿而深山者與執事會同年譜曾生色多多矣易曰或出或處同心斷金身可不合而心未嘗不可合伏冀台慈覽其覲縷而納其芹曝幸甚曾棲霞蹤跡朝不知暮宿所從此勿再及勿以八行通候問身與雲俱來身與雲俱去惟心為執事有無去也無來也乞執事亦勿膠固於形骸羸迹心

與雲俱來心與雲俱去獨身不必爲曾有無去也無來也則天下之報執事者奚止以入人也以德容人也以量當更以照人也以肝膽肺臟將使徒有手足耳目者不知所以自用矣狂言無似曷勝冰淵

髮冢銘

周子曾以出牧東粵不死燕在粵不容於鄉大老未飢去位不死粵比全浙陷鄉國失守宜死古董而猶忍之須臾得毋不類於前此之抱義而冢中人者乃盡髮而祝之示不成人非二何之佞將圖作佛亦非韓昭之事

甬東正氣集卷二

十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事如僧故不留寸髮也已而或匝月或越月或三月或半歲或長寸或寸又餘或三寸許則一削削則一一拾而裹以片楮計五載積十數楮欲付諸波流惡其浮沈欲投諸烈焰惡趨炎因勢者之與煙燼俱息欲終匣而藏諸焉保久之不與殘枝墜葉腐草汗泥均委棄冀溷中乎又焉知不爲人所誤食而爲腹中蛇乎乃候無庵外人候無心外事候無事外想候日送色候花送香候雲送影執斧負耜斬木穴土不卜龜就地就時選石之平直者縻之似曰似孟似鉢而方其圍將冢而參焉其

從之冢則髭數莖髮數株可無作俑其送之冢則首則身首則若耳若目若齒若鼻口身則若手足若心膽若腸若肝肺此十餘者生與髮合而爲一人者也而分焉而永訣別不與俱生而與俱死其所爲送之情必深意必慘必異於不一而以親故送以交故送僅以一送盡所爲親知而已者蓋不一其人必不一乎其情與其意其不及陶之鶴虞之蠅也多矣今日身首尙存焉固不必不一者之匍匐也卽他年盡此身首而已焉亦不必不一者之匍匐惟松有聲可以當泣惟薤有露可

甬東正氣集卷二

十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以當泪惟烏石依依可以代弔答今日之身首且爲髮當松聲當薤露當烏石爰撮土爲奠而告之曰爾其安茲隙壤風不能飄雨不能濡日不能酷霜雪不能凍裂腥風毒霧不能冥翳所鄰者或蟻或蚓所聞者或蚓之啼或蟻之鬪若夫狐兔蛇鼠之縱橫叫嘯入耳如聾入目如瞽矣聞骨不以朽故遺其後能食土之氣厚與所分之身又何論與十餘者與爾一人也乎爾縱非骨而性不速灰能與骨俱存願爾旣安地下庇予地上使無頽顏於爾且得與冢中人抱義相見也爾幸勿化蝶翅

與夢俱生幸勿化瓦類化鼠須以書禿見棄幸勿化蝟
毛以冗自悴幸勿化秋蟲之股以虛響自活幸勿化塵
後之尾祇佐機鋒於玄席幸勿化鳥羽爲鷲爲扇止供
野士作寒溫幸勿化脈望止以神仙裏腹併勿化龜毛
化兔角歸乎烏有使余來泉時無從覓爾所不如埋豐
之鐵終合乎延津告畢而寥寥而銘銘曰

謂冢外有全人已無鬚與髮謂冢中有全人復無肉與
骨名則血餘不能化葦弘之碧見室人而不動缺常山
之節備陵谷之不遷將終古襲雲之枕穴

南東正氣集卷二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玉書字水功一字无界魯
王時官太常博士

舒方叔小傳

舒先生諱某字方叔舒文靖公之後善醫少時好讀書
思踵祖武不就而改今業願中心時時喜與儒者遊以
爲吾欲以岐黃鍼砭活人而庭無長者車是使吾先氣
絕神結旦暮聞人也俞跗倉公何爲哉天性忠耿遇人
不平事正色侃言不避怨憎里中多直之乙酉留都不
守戎馬旃裘闖我浙地旁皇無策聞錢公虞孫義旗起
輒不勝鼓掌叫快登揚同心者以忠勇就事暨越城又

不守而有心人盡從海道中鼓艤揚帆先生恨不得同
往日訊問其去住來往及兵卒多寡糗糧有無等狀無
聞時也由是同志者多就其家告訊兼以四方往來一
時不得下上倚爲信宿主人靡日室不履滿焉貧無以
應給日從病家來盡傾其衣袖中所得市薪米毫無吝
色偶或聞無所往輒捐其家所藏物以曲相周旋不怨
悔也時就病者家診脈究證已不少停赴家若芒芒歸
輒問有客無有恐不在頃已失有心人去夜巨握手與
諸人劇談時事非病家再四促不欲去其神情意志在

南東正氣集卷二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二三有心人盤桓酬酢眷戀稠密此外豈復有他重事
哉吾充其意望海中千百艘頃刻飛渡眞若海上三神
山人爲我旦暮脫我凡骨登蓬萊絕頂又若帝天司命
可倏翻滄海一局不僅欲作桃源洞中家人雞犬不睹
秦嬴法網已也以故與有心人絮絮唧唧時或叫號時
或攢眉浩歎幾幾有哭秦庭七晝夜狀冬夜客至眾若
悉其被以應客與老妻擁背危坐忍凍至曉此豈人之
所能爲哉十餘年來身老子幼稍有所入皆以此中費
去子然以死死時目閉有頃復瞪目問旁人有知事何

若者乎吾知其神魂之奔東海而叩波臣不少緩矣嗟乎哉此與古忠烈之不有其身家者何異乎

田氏子慘死記

禪僧大通者懸實進脩人也每夜分擊木板高聲念佛響徹天半周行郡城中驚策人士人多敬慕之日投錢米不倦癸卯某月某日夜忽塗遇獍猛卒數百人中擁一人被欽拳五刑鞭笞而下流血漬面以為囚也駭避而竊視之則田雄也心疑異不釋頃聞將巨及督府門前傳雄於某時氣絕矣逆計所遇政是時也告於所知

甬東正氣集卷二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喧傳一時先是雄病篤出牲玉走望以哀丐餘生人以爲必不死豈有是而不受屍磔百慘者皇皇者主高者天微倖以曲恕奚能乎至是聞楚痛狂叫號泣吐血而隕人以為何得乃完身首死兒女子纏綿中何天道焉嗟乎哉吾烏知天道之用不別有神奇耶非人之所得揣焉吾烏知此日之痛號非司命之屍磔其身而人自不見耶吾又烏知司命者政恐人不見其屍磔以為得快然令終而故假禪僧之一見以告人使知亂臣賊子不殺於陽必殺於陰有如此之昭昭不赦赫赫可畏

耶吾又烏知他人言之或以爲憎惡造之人不之信而故令禪僧之夙爲人敬信者以使人之信不斥爲誕妄耶良心不泯此賊清且慮疑惟此一未結天日重明慘醜不堪自見至此亦竊幸得逃天誅斧鉞免爲世人笑罵口實曰若雄者得死牖下也死亦幸矣豈知有人

馮從陰風黑霧中見其如是如是也哉嘗見讀史者凡見前代逆惡諸如輓車照市玉津道廁斲棺剖屍等狀靡不擊几稱快獨於此賊恐不無遺恨幸師之有此一見稱快於一時矣是何可不傳以記之以使天下後世

甬東正氣集卷二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快於余言也此賊令終不快人意以為天道夢夢得師目見一段公案以正告今之紳而獸弁而髦者以此賊爲榜樣師之度世真轉輪王也

董守諭 字次公天啟四年舉人魯王時官戶部貴州司主事兼經筵日講官

請舉先帝大祥疏

奏爲痛激時艱追思慘變以作忠憤之氣以涇報讐之志事臣聞忠孝節義由於朝廷之激厲濡忍偷安由於志氣之卑昏故舉一事而能令臣民上下有悲憤振肅之狀動一念而能令天地祖宗有式靈感格之忱萃渙

合離全藉此道設人主於終天大恨置之若遺履之若
忘則士氣不作士氣不作則兵氣不揚無論無臣恢復
亦無臣立國也嗟乎痛哉先帝三月十九日之變今年
屆大祥矣臣痛憶先帝焦勞十七載無一日不攢眉思
治無一日不攢眉求賢無一日不攢眉辦邊辦寇無一
日不攢眉計饒計兵奈此庸臣誤國頓遭千古未有之
慘凡有血性忍忘先帝身殉社稷之烈乎臣去年窮居
值此時日北望一哭痛恨幾絕南都臣子若遺若忘何
怪乎忠孝節義掃地殆盡也今臣覩顏部曹皆先帝培
養之氣節驚心歲月當遺弓抱恨之春秋遊魂未返陵
寢安存莫狂浙東之偏遂絕江南之痛況義士焚骸禁
煙寒食忠臣投水競渡端陽哀慕所鍾尙成風俗則明
之臣子當枕戈礪刃日爾忘三月十九之事乎真一迴
思一斷腸也宋高宗每正月朔日率百官遙拜二帝不
受朝賀今主上仁孝性成英明默運百倍宋高刻刻不
忘報仇則刻刻不忘先帝刻刻不忘恢復則刻刻不忘
三月十九日今年是日卽魯監國元年追思泣血之首
一日也臣請躬率臣民徧諭各藩軍士俱縞素哭祭每

南東正氣集卷二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歲定以爲制使人人切齒人人怒號庶君父大倫從此
振起忠孝節義之士亦從此感激并卑昏苟安之習亦
從此喚醒然後吳穹悔禍軍士奮忠報不其戴天之仇
神人共助建中興復古之烈華夏永寧臣無任激切之
至

六烈士論

士有處不得爲之地遭不可爲之時憤然以才烈自奮
逆觀其必至殺身而不悔者陳東是也亦有時地既可
爲己之力又足濟時地之窮若乃儻成敗謀沮忠遂奸
甘爲千古辱人汚行不羞者李邦彥是也吾於學邦彥
而殘忍過之得降紳夫己氏焉學陳東之死不悔其事
不僅與諫諍同矯得華楊諸子焉昔之陳東爲其易今
之華楊諸子爲其難宋運雖遭百六半壁尙存陳東特
逆恐汪黃之用宗李之見排耳較之近世天不悔禍幾
令普天率土不能復支華楊諸子思挽落暉於尺幅寸
疆之上難乎易也若夫邦彥則難夫己氏則反易邦彥
一偶臣異姓之議無論諸朝臣不容卽太學生徒羣起
擊之矣設爲夫己氏者見諸君子舉事不過囁嚅藏首

南東正氣集卷二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聲隱尾聞付利害於不問亦足自完而必起而發大難之端以遂其事異姓之願豈不痛與華子而下亦無論矣楊之父於夫己氏爲石交不難賣友殺其子以自快可不畏哉雖然夫己氏所以負楊者亦有繇焉古語云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夫己氏亦慮其斷而先斷之也昔者謀殺六狂生楊知之北兵渡江鏞揭徧告當道自明投誠夙忱楊知之海上始盟而終寒楊知之向使海師得入城楊氏諸子操刃先之爲國仇未必顧父友矣即父亦不以爲友矣夫己氏安得不斷之乎然則殺伍尙

南東正氣集卷二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兄弟者非費無極也嗚呼天道有知說者以爲必有楚靈乾谿之禍吾則以爲夫己氏早有乾谿之報而尙不悛故非區區李邦彥輩所及也

弔賈大夫暨李恭人辭
大夫諱以祿北通州人崇禎之季寇盜充斥廣謀不賊遂與弟爾壽潛散巨貲結納亡命爲捍鄉里計甲申寇變擊孥入京元配李氏嫻書史敦孝烈語大夫曰妾幼時曾讀文天祥哭妻文恨其意輕今人妾與君此其時矣天果不造明城破之日妾決死之以堅君報國之志

卽不然艱難隱忍以圖復讎誓不以妾一身累君及寇

至果自經大夫義不返顧走哭先帝於煤山賊麾刃兵及於頸大夫咤叱怒罵曰宏演內肝楛紹濺血吾豈畏死者吾痛館閣大臣奴顏降賊無一人枕股而哭此來原以飢肉當餓虎之口肯容齒劍其甘如飴賊怒而目之堅守梓宮葬而後去去之爾壽所謀起義師部分未竟會吳三桂入關銳甚兵喪寶坻亟謀南下聯絡徂征之旅十三萬人踉蹌奔馳水陸兼發急則依山負谷奮挺大呼從者如雲緩則掉蘇張之舌激以忠義仰天誓

南東正氣集卷二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江口血如注往往徼有天幸不及於難三越月乃得渡淮依史相可法時議密聯南北非智勇士莫任偵使大夫毅然請行潛身入燕悉得諸路空弱狀具疏乞兵急擊搗虛而當事者盡汪黃之流苟安江左坐失勝算加之四鎮張跋扈之勢良玉興晉陽之甲江防疏薄留都隨失大夫追扈從不及躡太后車後至廣德遇賊兵手格數十人得脫太后而身死車下嗚呼可不謂之烈士也哉然非恭人激以必死之志不至此也江東再建爾壽以薦補蕭山令上其事朝議避之追贈今官暨榮李

氏亦報忠之崖略也董司農聞而神往弔之以辭曰

閔大夫之侏僚兮瘡顛隕於中葉鬼蜮覩其面目兮痛

虞氏之不臘天路歛其維難兮城闕沈以鼓聲誓玉帶

毬馬甘降賊兮巾幗飾以媵臣妾何魚不龍兮盈水而

蝦何草木不芝兮彌野而莎皇圖刳削兮廟祏殪戈蕩

坤裂乾兮邈乎王家縱琢怒吞兮衣冠嵯峨老魅跡結

兮冀蔭身而速化嗚呼壯哉大夫之惋鬱兮枕帝尸而

哭之誓投肉而委虎兮猶九死其靡歸天若悵鐘簾之

如帶兮翳期提金簇以鋌瘕者嫉臣子之召侮兮乖強

南東正氣集卷二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援之接離驅雞斯以守閭兮乘豨整而鴛衡繫長口而

效之兮鬼車喫而晝鳴任烈妃之絕命兮斬結髮之素

纓蹇寶坻之衄折兮偕雁行而迅征過漂渚而寄食兮

託蘆中而渡荆貪一旅之或以興夏兮逗孤跡於淮城

壽私語之繇衷兮恐甄別之未精大夫泫然而深悲兮

吾誰為同病之相憐代馬望北風而立兮越燕嚙咬日

而親覲南北之津梁兮吾何惜瀝血以灑風塵忽中原

之得濟兮猶將呼祖迺招劉琨淬寸鐵之勿持兮耿忠

略而誰謀表丹忱以乞師兮白日為之匿幽夫何魚遊

釜而尙適兮鳥入學而矜其糗噉幽瘴已革膏育兮休

烏雄而斥俞跗彼童狡之何知兮娛鳩媒而窘天步六

龍駕兮春無主翠華踏兮塞樓櫓躡坤輿兮鍛葆羽咽

中道兮舞名鹵大夫一死兮戰血枯不負雙烈兮賢地

下壯士不還兮易水怒寒風蕭蕭兮神靈雨嗟大夫之

忠貞兮景文山之與舉當南奔之踉蹌兮擬真川之路

迷挾弟壽而終濟兮擬鴛閣之並棲依淮陽之史相兮

擬苗守之孤睽哭秦庭而無兵兮擬制使之噬臍及喪

元於廣德兮擬燕市之同鞴維大夫之死烈兮傲歐陽

南東正氣集卷二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死妻痛佳治之纏緜兮稽前修以皆然天觀閔以不

回兮眎予袂之漣漣吹雙魂之在天兮互宛虹之連蜺

大夫成仁李取義兮偷生視息當佩絃

大中丞玄若高先生六十壽序

蓋聞之高先生嘗恤刑三楚山守荆南觀察長沙秉節

郎陽癸甲之季巡撫川漢殆終始於楚云撫楚未幾而

告燕雲失守矣嗟乎當事者不知用楚故至於失燕也

嗟乎不知用先生故楚不為燕用也自楊武陵一出識

者知楚已不可為遂成國家基禍之本繇是而秦豫之

臂斷梁蜀之辱亡使先生前武陵而建鉞何至舉天下
全盛之兵不足爲寇振落也今已矣先生退老邱壑矣
己丑之秋八月陸子春明偕同志輯爲詩歌進先生六
十觴酒酣起舞猶時時不忘用楚也以論窺之古所謂
燕居深念計無復之設爲慷慨者安歸乎非密謀光復
寐夢中興又何以稱焉而胡爲置有用之楚不自肆於
一時而恆於動目鼓掌闐庶幾賢豪健者知我哉雖然
楚非無事之時也昔晉人守合肥壽陽則劉石不能踰
淮以圖晉陶侃使桓宣鎮襄陽故趙人不能越漢河以
取荆蜀以魏延鎮漢中故魏人不能越南鄭以謀蜀夫
荆襄江漢與秦蜀之相爲用其效夫亦可觀矣然則守
江陵可以開蜀守襄陽可以控川陝守武昌可以蔽全
吳古之人皆知用楚而我獨不可尺筆使乎故曰不知
用先生故楚不爲燕用也先生略川之於守荆矣額兵
止二千有奇而練於鄉者且三萬寇於是不敢度荆西
半武長民者不忠智素著徒操尺一驅黔首鄉之駢枝
也久矣戰長沙也聲於西城圮於北城顧反以備在聲
者攻在圮堵輕兵拒走之僉曰力能脫諸險乎原夫伐

雨東正氣集卷二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謀於奸宗銷內應也菱花之兆豈僅恃在神助哉鄭寇
五至而五挫之其薄城也不以月計亦以旬計先生斫
營而出追奔而歸大小百餘戰捧全城而還之廟謨不
徒以一齒嚼賊血誠直幽貫張許所可惜者不得如睢
陽蔽遮賊勢使天下不亡耳東京之收北平之陷非先
生之守較不敵也時地之異使然也今日者令天下有
心之士巡數往昔於樽俎酬酢之際作拔刀斷指之概
吾故曰楚未竟先生之用故至此也論述而壯之乃作
楚歌以爲壽先生愀然曰君休矣是猶謂不忘用楚也
雖然楚非無事之時也歌曰
景山朝戰陰雲黑竹山暮戰金商逼一日三挫積火連
中丞大纛星河北戰酣熱血鐵衣寒北平突騎入呼韓
悲風草沒摩旂石全楚征人壁上觀二十四郡無義士
十七友邦同日靡中丞摩手揖五峯臥壁龍沙鼓聲起
玉衡從此夜失光歸來雙袖舞斑裳嫺親玄髮鏡中立
每飯豈忍忘封疆秋深石篆書初度堂上桓榮勤孺慕
左郁右焉忠孝林猶是渥洼開華路先生辭曰吾何壽
昔挽霜刀今白首魂夢猶應瞻楚山高帝皇輿意中有

雨東正氣集卷二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我操楚歌雜楚音為君再歌上堵吟醉來惆悵新城路
秋月照見先生心

甬東正氣集卷二

三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甬東正氣集卷二

甬東正氣集卷三

鄞縣董 琅純齋編輯

楊文瓚字贊玉一字圓石崇禎十二年舉人唐王時
官貴州道監察御史歸里殉節魯王贈古僉
都御史國朝
賜諡烈愍

四難六失疏

奏為剖心瀝血痛陳時事中興有萬不易為之勢有萬
不可失之機有萬必當為之事懇乞聖明俯察以罄愚
誠以答天眷事臣幼愚罔識荷蒙主上破格超擢隆遇
千古未有自反悚仄報效莫從惟一腔熱血斧鉞不避

甬東正氣集卷三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碎首無辭庶可仰答朝廷俯質衾影臣不識忌諱請痛
哭直陳之古云勦業難而中興易臣謂中興十倍勦業
是必具旋乾轉坤之略兼臥薪嘗膽之志稟英明神武
之志兼審時觀變之識而後可為恢復之事所謂智勇
深沈堅忍以濟也故自來中興之盛必推光武臣觀今
日之勢與光武甚相侔又正與光武大相異光武承莽
篡之後不過綱紀陵夷人心散亂故一反而輒定今寇
橫於前敵驕於後兩京淪陷瓦解土崩此不易為者一
光武時即公孫述隗囂王郎諸寇雖一時並起可徐為

勘靖亦可因藉爲功今豫楚川陝亂離已非一日而積貯空虛八民凋瘵此不易爲者二光武起兵春陵合平林入武關取洛陽據中原以控天下地利最勝今海隅偏陬危卵勢逼此不易爲者三昔平林諸將小敵怯大敵勇靈臺濟復見漢儀今名勳數藩而外落落鮮儔此不易爲者四然恭逢主上智勇天錫日月重開旣得熊貔之干城復獲帝賚之良弼且八閩天險可以制勝此天所以資主上爲中興基也矧寧紹義旅奮起壁壘江上雲望王師不能朝夕主上若奮揚威武順天應人

南東正氣集卷三

二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正在此日所謂萬不可失之機也乃不審緩急之勢察遠近之情發雷厲之令以振赫然之怒致守者復失聚者復散以聖明神武之主而反令天下有王業偏安之戒臣竊爲主上痛之臣亦不能爲主上解之也此所失者一也夫得天下有道得其心而已親征一詔引領以待主上若如期而發暫出劍津隨發一師隨遣一將陸續接應以慰輿情以鼓兵氣則四方固知主上誓師之誠亦昭知主上恢勦之志後蘇我后日可竣已乃一月而數易其期而參差其事人不諒主上之艱難措置而

反議發憤未雄是不以詔服天下反以詔疑天下也此所失者二也凡所遲滯總以爲師行糧從司農告匱之故然光武不階尺土何處積有數百萬金錢卽今鎮臣方國安義師數萬亦豈俟饟足行師耶且八閩烽火無警征賦如故卽先以舊饟給舊兵便可徵發隨議搜括議勸輸議徵解時可協應軍前何患脫巾之變且讐不共天滅此朝食古嘗有備三日糧以決勝者主上奮旅一舉宜一心恢勦專事兵饟餘可勿問則心專而物力亦聚經營一月卽可爰方今主上自正位以逮今雜費

南東正氣集卷三

三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亦幾數十萬乃偏於兵饟不給者何也此所失者三也夫閩以外將軍制之運籌幃幄決勝千里衝鋒折俎賴有前驅主上若先選一副將勇敢當先而大將軍以爲後勁則進可賞之以功退可加之以法庶令行禁止師出以律今遠不及制而近不可期此所失者四也夫爵祿所以奔走天下也豪傑之士皆有富貴之心故戰必勝攻必克懋爵賞以待膚功不然爛羊之誚古譏之矣今元勳重藩再造中興此心明同日月功翼河山卽酬以寵恩不爲過乃若勦未建而爵先盡則秦生驕驕生

伏成暮氣矣此所失者五也夫治國之道首先節用况今軍旅煩興苦無點金之術今主上仰屋深憂而資子頻繼雖云激勸微權然以緊急之需應不急之用獨不念江干兵卒至今有單衣臥雪者耶此所失者六也以此六失當彼四難臣所為痛哭直陳而不能為主上解之也然主上今悟矣決矣天下事其猶可為矣臣見親征牌發定期朔日申令必行臣不勝為天下喜為主上賀竊亦為身家慶臣自同錢肅樂等協力起義已捐軀不顧又有乎功名然矢力戰守者無非欲還一抔淨

甬東正氣集卷三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土於朝廷而身家有託今師老糧匱旦夕莫支且魯國主視師江干憂勞成疾臣民共惻惟恃閩師一舉共圖恢勦今望失雲霓人情遂多同異臣雖目擊聖明若口聯絡而眾心所疑一口莫敵故仍不憚兩番跋涉哀請速駕正以王師至而羣情自服也然主上駐蹕三衢以彈壓控制則內可呼應八閩外可督率浙東又中可防禦徽寧通聯江右誠要區勝地也且臣鄉之所以不克取勝者其故有二一不合心一不合力欲合心力則必聯絡浙閩欲為聯絡則必收羅人望人望來則依歸眾

依歸眾而恢復之事成矣故主上欲復浙省必以浙人任浙事則形勢始審虛實始明聯絡始易且父母廬墓所在人各自保室家罔不用命也臣才疏學陋軍旅之事未諳但要害煩熟籌畫頗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奉旨隨征聊可備左右之顧問至聯絡一事臣仍身任之凡負才品重望者無不可領袖依歸令之速來趨戴但臣鄉先至者未得數人臣子身亦難呼應鄞縣舉人郭振培以勳衛世胄夙諳韜鈴英才偉抱人望所歸屢蒙旨優敘今同臣入閩見朝具疏又奉有投誠遠來作何敘用之旨今願効從征伏祈主上一體破格庶收得人之效而臣亦得同心任事矣伏惟聖裁臣於戰守要策理財要務月即具款稱奏先此冒昧歷陳臣無任悚惶激切之至

甬東正氣集卷三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再請親征疏

奏為一誤不堪再誤一阻不堪再阻謹獻血言痛陳利害懇切聖明獨斷以圖恢復事竊惟帝王者天下之父也非親不生非君不成人主以天下父母之心為心則八荒我闔四海一家故欲使天下無不服當使天下

無不信孔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矣又曰信以成之弗信民弗從上好信則民莫敢不服今主上龍飛奮武一怒以安天下普天率土莫非王土莫非王臣伏覩親征恢勦詔書頒發所至引領雲霓刻期以待乃十八日之行不果以致兵民失望疑怨滋生遠邇有異同之勢臣故冒昧萬死哀陳四難六失之說幸蒙主上鑒納今朔日爰方臣深幸天下事猶可爲人情猶可一滅虜恢疆恃此一舉不意復有百姓之阻夫擁留懇切固屬百姓至情然未體主上一匡天下之志愛之反以誤之矣

東正氣集卷三

六十四册廣書

約圖刊本

夫今日之主上天下所共恃爲安危之主上也況閩地不經兵燹親征之舉正所以保全八閩若臣鄉百姓乃起義之民也流離之民也罄膏竭脂以助饑乏之民也已在湯火之中豈忍坐視一身之手足痛癢漠不相關矧錢塘一水撐持半壁乾坤耶夫濟人當於其急救人當於其危今師老糧匱傾危旦夕且士不一心兵不合力將不用命非重以天子之赫靈必不能鼓勵前進臣欲主上暫出以謝天下之口以信天下之心以一天下之勢則四海昭見主上天誓日之志自然一乃心力罔

不用命矣又何慮異同疑怨之不可釋哉如謂不知進退而欲以至尊冒不測之險非臣之所敢期也今主上時發乾斷決期初六臣不勝踴躍然期不一期改非一改臣恐明勢至今萬無可再誤之理復祈主上發雷厲之令決赫然之怒不許再阻阻則以遲誤軍機定罪則奮於一往恢勦之事可圖矣至八閩柱石長城惟恃平虜侯一人功侔日月勳奠山河民可依爲怙恃者惟祈主上堅留鎮守竟從洪塘令反則百姓之心固安而主上留守之計亦可萬全無慮矣臣念切恢復志圖一統

東正氣集卷三

七十四册廣書

約圖刊本

誠不忍中興事業垂奏失時起義臣民懷忠罔濟至臣一身一家又何足惜但深爲主上痛之尤爲英明神武之主上惜之也爲此瀝血手書痛哭俯伏上陳伏惟聖明裁鑒臣無任激切悚惶之至

華

夏字吉甫一字默農魯王時官職方主事殉節簡册檢討

象山民禍疏代

爲差行慘見民難差竣特虔入告事臣某捧救往祭已故臣姜瀉里緣家尙淪陷祠設象山奉諭啟行赴祠成禮歷慈而鄴所見荒塗不草殍黎僵臥真出鄭監門繪

圖之外乃迤邐至象山縣而更有言之慘目者象山之
爲縣也地不斗大懸僻颯洋之央卽盡毛其土未足計
戶而粒每告糴於旁邑舊時軍止土著輒倉儲而飽之
尙苦不時給也今且多兵矣雖鮮食可日給亦惟波恬
帆至得腹果也今水棲復多盜矣歲不厭登買遷渡絕
而供應浩煩供應又責之里役搜括織絲派捐竭壑劫
掠風呼征求星聚無從易子惟有炊骸所幸解濱地樸
猶知忠義加以現任知縣姜圻噢咻之卵翼之能於掣
肘時洞見撫字俾民甚愛其父母而不忍變焉偶有智

甬東正氣集卷三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門寺僧倉庾頗著饑氓情竭黠者欲破其困而迫之使
糶是亦勢所必然乃僧貪罔理陡閔客兵構動干戈因
之玉石俱焚矣夫民欲爲禍固不勝兵也而及禍以逃
禍則萬民猶一心也三月十八日臣適抵象山縣治凡
近郊家室惴惴兵禍百不能驅客兵以倖無死及入城
晨起果有刈民如草之事屍橫交道血注成池彼父我
子互泣無首甚且夫被戮而妻已受淫體若積柴頭如
聚壘嗟乎此時臣見民接踵而死其痛心及隨之憤若
火燄燄灼可絕也縣令姜圻徒跣奔救僅得出一言慰

民而煩聾屏息似忘酷慘臣又聞先是民不敵僧縣令
稔知其怨而莫從白民亦將謀發難以伸誣也而臣適
至咸知臣爲主上使臣遞相戒止曰毋驚我主上敕旨
也及諭祭次日兵戎尋鬪身膏刃而猶聰聽縣訓臣於
是知民之甚馴而可教也卽流離困苦中迫窮患害而
獨知有君父在且臣所捧者王言耳尙未賜賑恤瘼也
而民特拱護之恐後今甚難恃者令長耳令長誠慈誠
不吝捐軀而民直親之不敢逞民若是不饑死卽兵死
也以告糴而罹兵以罹兵而尙念君父以罔警民豈如

甬東正氣集卷三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雜割其母而卵併不畜民豈如蟻石已煮而槐亦無穴
然向以爲民則念愛戴以沒身棄而爲兵不免甘心以
事敵則明大分持大義世沐二祖列宗之恩澤而及今
惟懷不替者亦獨此民甚憐而可倚耳書云君非民罔
與守邦又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故佳兵猶屬不祥也
易又云守位曰人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師貞眾正
以毒天下知靖民益不可以兵也臣願主上急頒汗詔
風馳象山恤民疾苦問災弔慰以安厲魂而畢棄咎如
慈如鄞如奉凡被兵之地統行撫恤所稱後后其蘇卽

哀憫獨一詔已臣所由目擊心凜而仰體主上實切愛
民之仁不敢不急入告耳如臣言可採伏乞主上敕部
施行臣某無任感激踴躍之至

工部員外郎九淵華先生傳

嘗歷稽載籍能當一面稱幹臣其品自挺著至於遇或
不及時或及時不大堅甚有未嘗一日當事已隆厥聲
施於後者今昔人何特重遇也余觀起部尙書郎九淵
先生工古文詞精草篆行能不獲徵諸牒而徵諸牒卽
耿耿莫竝乃在籍未久以方今修有權率苟且饜歲月

南東正氣集 卷三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將若何余知九淵信不朽矣傳曰九淵者姓華氏名顏
字九淵別號心齋其先錫之梅李人系出南齊孝子竇
後孝子二十一葉而生原泉原泉生暎暎長子永以朱
紹興末寓四明占籍施山則自祖宏首元至元榜來供
職始故及九淵得世有施山而山隸定海之北因自寓
公爲定海人焉九淵父贈工部員外郎傑嘗承丙鄉攝
政清而惠一旦感疾歸內鄉人願致其邑女今贈起部
公與喻宜人偕歿九淵雖廝名邑弟子員例食餼重望
眼之猶及圯下受書時也李宜人以故嚴九淵令博遊

毋處當是時贈起部公素稷貲薄產不足謀而侈廢產

俾九淵讀室益罄李宜人卽龜耕統寧能嗽多指食以

需九淵脯九淵故長兄子存義饗且豪前九淵謂第往

耳吾日積壺資足佐斧家幸粥糜代饑不及必自身盡

之使公忽往而迹絕裾卽今日何以處不肖義九淵謝

唯唯入茗大中丞潘公見若渴令諸子鞭九淵意不可

應寧國守史公聘一時名士若鄒君臣虎願與交九淵

獨不樂太守邸率寂寞返返卽入郡向兄子存義所讀

余嘗耳九淵奉母不給於鮮兄子鮮之夜讀不褻於膏

南東正氣集 卷三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兄子膏之以故聲名籍籍冠蓋聞所居戶嘗滿因積貲
補太學日益事遊足蹟幾盡幅己酉領畿薦癸丑成進
士時嘗館試大宗伯孫公因脩卻者刺二難字以不首
九淵甲特懸庶常榻揖九淵九淵執不肯往遂束馬首
明年春奉宜人入邸主工部屯田司事董山陵役有成
績忽遭艱去服闋改本部營繕司監節慎庫夫庫廓鉅
萬緡稱泉府而歲費不經便出入者墨況在錫貢莫應
應而兌耗三之一僞易五之一遇徵發賣得我於頰而
覘不敢稽其用積貯寧不立盡九淵沈幾極慮絕干請

石赤不奪荷先皇帝初立乞裁煩費杜弊孔誠合卽非制得著爲令不合卽制可芟爲蕪一唯吐納之管是難毋敢昧睜目以深謀肉而身城社鼠因上三事請十庫之藏除可經久不朽納作會有餘輸銀聽賢弗令羶鋪墊恣蠹壤以嗽我疲民講吉凶諸禮儉分封自一切器用弗進悅奇技淫巧而鑠我積珍慎解納采辦借力守土官民敘勞勩爲陞擢弗歷奸商積蠹壑而蠲我膏血當是時九淵逆知與中貴人大不便而大司空王公獨才之於是天部郎闕擬九淵名上會有齟齬者因例轉

南東正氣集卷三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本司員外郎題督兩審軍器皇城鼎建諸務司節慎庫如故先是攝庫不得他攝事卽無攝事而賄得敗名敢口以智術爲他巧者其罪沒九淵允百蠱節濫爲毋乃瘠形苦神祈節用以報主知如府第片瓦成額費薪三十而審監猶多張瓦以螟值一楠木率三萬金致而司木以不中長不中圍微腐於漬輒報罷厥使例情委國服例遞給權璫賈弊於吏胥吏胥文寶於牙紀胥輔依而握騰焉而九淵矢當日帑臣弗先期頓委我弗後期瑯禁我寶卽與陶成卽與誼以用揆材以効償勞止給

據以煩司帑者報銷而手不一混且事必身之日與操作人按表責成能咄嗟辦而不苟奏功圖效計額擬費費視舊僅什之二國用毋仰給而子來家不破刀布益饒嘗伏讀覃制曰爾以土木勤劬事我皇祖考於鳩工之肆習聞爾竭股肱集事惜銖兩明廉山陵之役三月而奉皇妣以幽宮司庫之寄年餘而積羨鏹於千萬赫赫聖明知臣節敏豈惟臣幸不孤天王諒臣勞瘁矣未幾果病病且劇而捧校粵之救以行不浹旬卒於德州公嘗時天啟辛酉夏五月二十四日也距其生隆慶乙

南東正氣集卷三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丑春秋五十七歲悲夫九淵性穎捷氣憤滿而外貌雅馴與知邊要灼敵情軍事亟願得裘帶入戎馬場懸樓蘭致闕下假令試事竣越次進對翠幕南庭安知不談笑之何有者乃不惜霄漢又籍其日月卒令功業不立見謂非遇耶遺子一名嶽太學生而先是九淵故長兄子存義因好施家計益窘至不敵而殂九淵聞而憐之以是年檄義子夏讀宦所適遇德州而九淵手曰白袍黠墨終不可渝山雲老吏猶知吾庖節慎時若先子頻舉以簡我我不獲拯若先子溺若先子寧望我我恨不

早見若成名使今日得下報若先子遂卒夏乃輯九淵
前後條議爲疏稿併舊刻北山小集雁字詩行世而特
丐予總九淵生平云

高虞尊伶仃歎序

脈脈千古不閉函丈尼父見文尙歷知數知人知神而
後得之近今惟椒山年譜曾云見舜或律動而天神應
也若文中子必謂遇魯叟則惑耳胡生見彭生化豕刼
爲因果輪迴以欺智人乃謂三國人品爲高皇呂后三
傑及項重瞳再世雖楚羽溫布頑勇滅倫頗相似淮陰

前東正氣集卷三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奇男子竟化曹瞞耶不忍倍漢淮陰忠肝固如鐵矣憤
女子詐而侮獻斬漢寇淮陰殊甚嗣是顏文呂慄猶後
來者居上韋皋爲孔明後身已覺不倫而云吾夫子生
韓泥時正得一有道羽士泥又因季路再世而起毀聖
誣賢當不特秀禪師訶黃庭堅入驢腹中矣漢益德巡
於唐飛於宋差足比擬卽靡敢失節亦若券考亭賞睢
陽人偷天道語不置則睢陽學問獨優次惟武穆湖南
寺詩與所上諸章疏動膾賢舌不知桓侯謂昭烈應以
禮折起悍固非純任天疵也况讀涪陵桓侯刁斗銘皆

侯手書雖末技亦工與惜乎一死殊覺無謂鵬舉力足

制兀术而授首於宗子之家相骨肉自殘令人髮指必

若睢陽斬六降將食雀鼠舛其愛妾督雷將軍輩中矢

六折指一呼南八兒同義力可爲則爲不可爲則死毫

髮不謬零丁吟所由惜信國哭許張見志也許微不及

張故後世止曰睢陽云噫讀書當明其大今名公臣士

自稱忠孝名義其布帛菽粟也復卑之謂不足聳觀聽

僥倖事偶合古必互自標榜且薄子房不足爲而孔明

鄙蕭魏鄧李爲近世而周召而伊傅譏益德函葬矣鵬

前東正氣集卷三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舉未明哲矣睢陽何必食人恢復何必守睢陽矣信國

七日不死吞腦子不死坐臥三年一小樓不病鬱鬱死

而終頸膏元刃又謂黃冠歸故鄉寶懼死矣况乎寡廉

鮮恥滅絕君父肺肝莫掩石出水落而動撼孔孟又懼

孟不足折人也必誣引孔子令時中同於馮道而後已

百不一懲胡元儒居七等在倡優下降至聖爲中賢之

慘而媚於馮奸之慶弔俄而談當今文名如黃海岸夫

子師之友之倪鴻寶禮部鄉之里之黃石齋先生或訪

或謁以驕人未敗思其言言固千古涇渭亦甚辨聲譽

足動公卿奔走海內矜飾家傳者謂張許納信國之馬
豈非馬能義如犬義蛇義猴義乎猴有猴豕蛇有蛇豕
卽猛如虎亦有虎豕稱馬豕夫亦秋夜生賤人豈畜以
與睢陽相琴瑟也予猶憶丙寅三月渡蛟川大風覆舟
浮沈颶濤十里許自分葬江魚腹中而學不能賦騷魚
不納抵孔浦得破浪出去春連屨不繫卽三日亦不滿
丸食乃爲癡忠下縣禁不能死其他時瀕死者累累不
但暨陽之夜逃留都之不吞美餌而接浙逃又不獲死
豈曰神實呵護大抵吐棄不馨耳然後知信國之馬滿

東正氣集卷三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腹文章節義也是以取貴乎睢陽馬果受何人胎信國
果何人再來哭睢陽廟者爲信國公而哭而哭信國公
廟者眾乎寡乎抑僅馬乎昔李默哭項羽廟塑羽大淚
今日誠哭信國公廟得誠下公淚如塑羽否謹以問之
秋夜生時戊子姑洗閨日書於皋陶座側

詩稿自序

默農習舉子業不暇詩癡未敢隨豪舉也生盛明妄懷
攬轡癡未敢隨章句讀也乙酉閏月廢手椽執戈同仇
癡未敢隨俊傑識也已而戊夏之變避亂入山天降癡

性益怙其悞不忍自許廢棄有山中一百五韻感慨寄
胸忽思木石鹿豕惟舜可同耳遂舍之復居城市及今
重九又匝週矣其閒坐困絕炊或日見一或日見二或
旬日連三見二見或閒日竟絕外餘多奔走乞食耳初
夏又被逮下獄六旬非癡災卽癡禍癡遇也賴石交纓
被救得慶有生然而得生卽癡雖自顧駭甚偶讀晉樂
府日重光月重麗於重九又癡思今重九後更題作誦
矣因自舊山中起至今重九日所作通行錄出以寓微
忱附舊時作數首蓋避難時悉焚笥稿凡代作嫁衣裳
併私貯竹木屑靡遺惜不蚤同蜨塋文冢冢之安得炬
燼仍資徹人笏數亦負卻仰屋抵牙其何辭遷怒幸一
適別項書鹿參錯存附棄甲敗鱗耳無別妍媸成贅戒
遷怒也

東正氣集卷三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與莊漢曉書代

恭荷老年臺勞神朝夕奠安桑土俾會勦旅眾無憂東
顧銘謝銘謝弟某就道後遞遞聞報而策蹇兼程於赤
地幾犯兵家所忌然抵西陵已初十日矣所需兵饟前
咨某年伯金萬兩米五百石僅得千金佐啟行其餘定

約五日解赴此萬年臺同面訂者迄今似置罔聞而舊
給四十日之期將滿應給八月分之請已瀕尅日渡江
卽古稱焚廬舍破釜餽以示士卒亦必持三日糧弟某
其能量沙息中呼乎乞老年臺多方澤祐轉伸如焚之
情於某年伯必察咨悉給庶尙立濟至前日娥江道上
已有擒奸犒偵之賞況卽日斬馘功在必酬是又不敢
聞之某年伯則某請饜之苦心萬不能緩惟年臺實知
我天旱殃人浙中不可車挽尙賴手運雖戴星未能時
至鬯圭旣竭巧婦失炊萬一敵知財匱以老我師害及

甬東正氣集 卷三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與某書代

恭惟老祖臺撫字屬吏受愷澤於婁東奠安甬江復子
誣於下邑某何幸隨地俱受恩施也茲痛五月之變方
處苦塊敵氛入省敵郡多懼立異不揣拙癖謬爲衿民
所推墨纒立盟勸懇王九老登歌集兵江干事多意外
因復分汎又知義輸不及額餉毋忘九老義兵食義饑
成說早約堅矢期無愧勦復大義不自意又煩督過露

刃相脅幾致不免特題吳三府專理義兵饒務冀祝無
他荷蒙老祖臺駐節如枯魚得活如僵尸可起懇乞調
護司饒釋彼汎軍諱勿令懼勢雄嚇奪而前此官兵侵
食義饒者盈二萬有奇雖張閣部于公祖移察正供償
補尤賴老祖臺嚴檄至火藥軍器費標下遊擊精敏忠
練自起義來向委採造仗叩台臺救彼終始應援無誤
軍需其城營各兵曾致書吳三府挑選百餘稟命更番
藉茲新穎鼓舞朝銳則某渡江有效皆老祖臺昊天罔
極也某孤介不合時宜惟賜憐愚苦而許之三軍幸甚
國家幸甚中興聖主幸甚佈悃哀籲無非瀝血某更有
私請十二日之戰渡營隔岸敵來衝六次不動幾稱義
兵第一奈各帥敗勦恐孤軍難立收營偶乖淹沒數十
人時中軍某比童戀汎托病償機革職逐歸聞騰播訛
言煽惑搬移反加惡諱衛弁不念世澤居平則盜運肥
家臨難俱獻印降賊見某起兵競求從征自贖乃某等
領差到紹興造旗幟潛入寧波謀私不前夫懦將與訛
醜弁翻覆老祖臺剛果嚴正必抱同憤萬一呈身貴標
下恐其怙過罔改特此瀆聞統祈照原不一

甬東正氣集 卷三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家勸字固一字石雁福王時
大理評事歸里殉節

秦立四帝議

漢高祖入關問故上帝祠從者以四帝對高祖曰吾聞
天有五帝時莫有知其說者而北雍時立在秦始典籍
未焚考據明備而李斯輩稍具制作才獨不知夫五德
乎臣以爲天有五德化五行以運世治世乃德者得其
理而行者行其氣若皆相等而無主於中則何以運世
相終始故五帝者天之五子雖並行治世而乘時之運
當互禪一長爲帝主以宰之在人君首出庶物亦天之

再東正氣集卷三

一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何去來辭

何去來兮茫茫天地吾安歸既生吾於一日胡造化之

可諉四海之聖人一理千古之是非可爲儻人生如大

夢邱園可以不懷儻人生皆實事則一身之外何物而

勿隨徐海之五雲可改楊朱之歧路奚悲童子飛而秦

始大丁令化而人已非吾不生於古之上安知虞夏之

難追吾未生於今之後安知造化之相推乃命晨駕俯

仰天淵乾坤浮於泡沫日月落乎籠閒知老穉之一致

齊寒暑而忘年朔南如在其襟帶海國寧問諸滄田若

夫悟者成聖愚者爲仙神情相屬曠代纏綿移終身之

步履八極可以周旋相古今之事物憂歡何所變遷耳

再東正氣集卷三

一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目以疏而心思以閤閱歷以久而情性以堅誠何爲乎

不可乃甚有所不然蟪蛄之聲十里羊角之勢中懸雲

正浮而未盡花自願而難言朽春夏秋冬之一物耳老

東西南北之至人焉振古如茲袖手誰憐何去來兮人

各有其一天無富貴之意外無貧賤之目前何去來兮

人生之業無鄉高卑不足傷其踟躕圃田無所措其短

長山將霧而豹起雷欲鼓而蛇藏古之英雄多妖幻兮

豈獨吾黨之思狂吁嗟乎何去來將安歸江東父老日

以衰心事日以違四方各有士天下一丸泥試數武之

所在來今往古以相期接九霄而四眺抱雙膝以三噓
何去來將安歸

彈貧鬼相責文

下土倮蟲長拜言臣惟天下一體形性素全詎觀此際
僉號奇冤蕭蕭何人漠漠非煙翻脣播醜齶骨垂涎寒
裘襲徑飽瀝顛連酸聲傲態讐俗欺天謹按孔方青蚨
等訴稱身期刀匕之通率爲貧鬼所抑欲入而翻使我
出欲居而不得隔宿無端生意外之思少停來詬訾之
客余等早行而午夜易主翁之顏色余等豈願魏門而

甬東正氣集卷三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伊以我爲濁余等豈樂侈靡而伊以我爲役必使一介
不留舉家顛惑方逞其所欲某月某日掩至東家掬戶
辱聞憑巫嗾妖再三譟聒用是卉服穹居熬皮煎髮某
月某日協比西鄰蒿目飄塵虎踞土屋聲臭辟人遂致
抱衣殉火沃焦覆鷲稔知是貧非病卜諸焦生焦曰貧
鬼相責口眾君一安之禍遲逐之禍迫既不敢逐勢共
纏綿反曰士無生氣胡爲鬼先又云鬼勢自得何煩做
貧乞憐乃竟循陰襲賂盜天功以鳴己德不曰詩得我
而工則曰士得我而見節故韓昌黎縛草結柳理絕通

問而妄肆伎辭揚大夫遁世離俗合投荒陬而謬加厲

色如其有德胡爲出與願違居止捫蝨戚族蒙頭高閣

憎責緣知貧不必無而魔終須殛隨命中山千日公等

拘劫後今據報稱貧鬼俱皆錢守備之讒謂本導主以

閒閒而錢守備導主以戚戚身未導主以守貧而錢守

備導主以相激因爲請釋而臣終不然也夫使貧而無

魔則雖面皮盡剝肝膈自真何至口同簧鼓腹生甲鱗

使見貧而不見魔則雖略形骸仍存體面何得推人墮

淵弄舌如劍然則該鬼非特迷貧也併能迷及見貧者

甬東正氣集卷三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教以挪揄且復迷其按魔者假以嘖笑昔惟仲由斷無
宿諾故得與狐貉之厚相親而詎云違我以貨殖則不
入道得我以衣敝可永終身妬孔顏之多禮使其師徒
競柳陷於陵於蝟蝟更疑造化失真狀若憐才才子盡
被其累假稱無欲所欲有甚於生既釀室人以交謫偏
工怨誹於親朋始或帖耳搖尾終必切齒猙獰豈彝倫
之盡斃皆此鬼之式憑若縱令黨援漸廣口舌滋增勢
必煙消萬戶棘叢干城胥人物而並蓬頭垢面變世界
以作蟻垤蠪庭臣爲奕禩起見奚必因窮吞聲宜申明

憲律亟置典型使天下各親其親而故其故以長有此
晨昏詎致道塗役役意態紛紛臣謹奉簡以聞

甬東正氣集卷四

鄞縣董 琅純齋編輯

毛聚奎 字象來一字文垣
魯王時官戶部郎

輿人卑人丐人傳

輿人者南都武定橋人不詳其姓氏都城之變夫婦同
日縊死吾友吳于蕃親見其事為弔之卑人者于姓江
陰人都城之變傳新縣官至于往執役如舊諦視良久
歎曰世乃有如此官人吾不可以為之役遂歸而縊時
新縣官者湖州李某也丐人者姓氏與里邑俱未詳闕
賊陷北都題詩養濟院自縊死

甬東正氣集 卷三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甬東正氣集 卷四

一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甬東正氣集卷三

吞月子曰夫輿人卑人丐人也而汲汲赴義若此可異
也噫無異也輿人卑人丐人之微者也然而人也人
則義其性之者也則亦有人而不輿人卑人丐人者乎
夫人而不輿人卑人丐人者多矣不輿人卑人丐人而
人者吾未數數見也予之為三人者立傳也曰輿公卑
公丐公三先生傳既而思之今之所謂公之先生之者
皆其不輿人卑人丐人者也舉輿人卑人丐人而公之
而先生之是以所不人目之也殆於不人之也故從而

人之人之者人之也人之者別於不與人卑人丐人而
不人之者也不異固所以異之也

異獸傳一作孽
狐傳

有宋宣和間天運中徽王室多難災眚迭見陰長陽消
迄七年乙巳有獸升御榻而坐矯誣帝命竊據尊稱營
都冰山拓地玉海下令毛羽鱗介三百六十屬山君山
公蠻氏觸氏辰日河伯巳日寡人白額之侯長鬚之長
虬王蟬王螻國蜂國咸拜稽首北面稱臣冊元龍為皇
后用裏册篋及蟒為左右妃戚夫人趙册豚犬為太子
用裏册篋及蟒為左右妃戚夫人趙册豚犬為太子

甬東正氣集 卷四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劉乃立百官雜采漢唐六朝故事其大將軍則豺狼也
梁其衛將軍則餓虎也魏元其關尉則孔虎也成其奉
車都尉則瞎虎也谷其吏部尚書則疽囊狗何其侍中
尚書則崖柴狗鄧颺其外監則險拙之狗呂文度其
太師曰黑獺宇文其廬州牧曰焦湖獺南唐其僕射曰
驢王其左都護曰長面驢諸葛其尚書僕射曰貓其
禮部尚書曰鷓鴣蘇其天官侍郎曰橐駝吉其宏文學
士曰疥癩劉其司徒曰狡兔王其光卿曰鴿章申其
其大中大夫曰禿鶩羊其鳳閣侍郎曰凍蠅王方其祠

部曰青蠅元其侍中曰泥蛙王仲其殿中侍御史曰黑

豹王其監察御史曰赤鬃豹李嵩其給事中曰喜鵲

申其諫議大夫曰鵝曰鴨趙其史官曰獬豸梅聖俞其率

更令曰獼猴歐陽其中書舍人曰羊呂文顯其河北

采訪使曰梟曰獍劉守其涇州節度使曰黑牛劉知

記室參軍曰大牛袁其荊湖制置使曰蜈蚣吳其河東

刺史曰碧鸛裴其太守曰鷹從其知東平府曰湊氛獅

子邵其神泉令曰鸞張其令史諮事以蝦蟆卜其

其白事小吏曰劍俚其靈臺保章等官頒曆授時以蛇

甬東正氣集 卷四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虎螭蝮鶴鵠社燕蝙蝠之徒蛇蟠向王虎知衝破螭蝮
知子午鵲避太歲庚申至其宗室布列要津者曰兩腳狐
楊再曰九尾狐陳彭曰帶鈴狐令狐曰假威狐國曰媚
狐駱賓王不可屈指於是開五經科以延四方之士羝
羊羸豕黃牛鼈羸蚌蟹之屬以易進化雞雉大龜陽
鳥旅獫狁之屬以書進鶴鸛鼠螽蟻蟻之屬以
春秋進螻蝻螂螳鳩鳩蟬范之屬以禮進盧龍獫狁
鵝鵝鴝之屬以詩進宋鵲戴寶含蟹負珠蚌羌轉丸
饋獻錦怒蛙呈勇狂象送商望風奔走以干祿位者不

可勝紀時有冥鴻者初爲高蹈計將充隱焉後不勝其熱中翻然改曰吾其悔是哉於是鼓翅以往孤亦賓禮之時致飲食焉

太史公曰狐之與何暴哉蹄角黔喙乘勢而起亦一時之雄也鴻之不終所守曷怪焉亦以不離其類也易曰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儀哉鴻哉鴻哉儀哉

方石銘

赤城有山焉其巒方也取而擊之其石方也取而碎之至於如菽如粟亦方也人有以貽汪子伯徵者汪子珍

南東正氣集 卷四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藏之有過於袍笏而拜之吞月子曰世人惡方而好圓而汪子之獨好方方也雖然汪子之獨夫方也特其好之適然而方也使山之石隨所碎而皆圓吾恐汪子之所好猶是也吾願汪子之堅所好也昔人有惡圓者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天圓或有喻之以天非圓者曰天縱不圓爲人稱圓吾亦惡焉嗚呼夫天亦烏得不謂之圓也草有芝蘭亦有蕭葛木有榎楠亦有荆棘烏有鸞鳳亦有鴟鴞獸有麟虞亦有豺虎且所謂蕭葛荆棘鴟鴞豺虎者常多而勝而所謂芝蘭榎楠鸞鳳麟虞常少

而不勝天亦委而從之而無如何嗚呼夫天亦烏得不謂之圓也所貴乎君子之立天者有如茲石擊而取之取而碎之至於如菽如粟而不失其方故足好也吾願汪子之堅之也汪子其母曰異哉吞月子以方故至不容於世而又以其術誑我爰爲之銘曰

於行義乎爾於全道乎爾從心所欲不踰乎爾寧方爲阜毋圓爲玉夫子觀象而歎曰恆君子以立不易方

李文瓚

字昭武一字巖樵魯王時官兵部郎

蠅虎說

南東正氣集 卷四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小兒輩取壁間蠅虎十餘枚置罍中緘其口仍捕蠅數十下餉之令爭啖至盡則自爲糧脯大吞小強噬弱展轉畢命止餘其一更無所食久飢且斃乃飼以小黃豆一枚其蟲始蠢蠢然少焉眈眈然既而奮身搏之堅不可食盡力不舍遂抱豆以死小兒輩乃取其豆置案間凡蠅飛集稍近去豆五六寸許豆輒能躍起擊殺蠅百中不失以爲怪樵聞而歎曰精氣之所感可怖哉古人積其精誠或上感彗與虹與霜或偏感怒濤狂風赤旱或旁感禽魚其斯之謂哉夫蠅虎之食蠅性也豆則非

其類也今不能令既死之蠅虎搏蠅而顧能令頑豆搏蠅者蠅虎之精傾於是豆遂發其氣於豆而騰擲之夫以頑豆而可以氣動况尋與虹與霜諸紛紛者哉然吾觀蘇卿積精十九年不為不久乃不能感一羝何也曰動於感者感最拙不動於感者感乃神也或曰王仲任虛無篇其辨之最詳

萬

字履安晚字梅庵崇禎九年舉人魯王時官戶部主事

明州倡和集序

明州倡和集者公狄梁子游於明州與其友人萬泰及

南東正氣集 卷四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泰之同學相倡和為詩而屬泰手書之者也辛卯之秋梁子來叩寒松廬波帷相對其色癯然賓主自成意在言表投止蕭寺與枯僧野衲爾汝鉅鉢閒顧獨好與吾黨游旬月以還吟詠所寄大抵悲天憫人抱卹埋憂之句二三子以入林把臂慰其聲聞相思酬酢之言亦皆原本性情抒寫哀怨有倡必和積以成帙何其侈也予別梁子十二年矣因憶長安道上皎如玉樹吹氣勝蘭人望元禮之門名滿文舉之座此昔日之梁子也荷衣蕙帶杖履蕭然遠韻孤風兀傲當世此今日之梁子也

梁子擅軼羣之才標絕代之譽支頤抱膝高睨大譚與

吾黨採薛荔於山阿歌滄浪於澤畔厖厖以詩歌末技

寄託高深蒼叢集錄單精無味之旨其言曰吾憂患以

來游屐所至覺三光五嶽之氣維繫不墜尙在明山故

游笈之詩皆藉故人書之以當歡笑抑何其言之悲也

夫天地閉賢人隱龍蛇之蟄本以存身而不免困於蠱

蠱然未能懷情不發忍與終古實應且憎罪在筆墨此

吾黨所以卷跼而悲吟太息以掩涕也昔郭林宗有道

名士而終身不出危言為後世所譏然則居今之世聲

南東正氣集 卷四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詩之道要使之無罪聞之足以戒嗚呼亦大難矣梁

子與吾黨東海北海地之相去千有餘里乃心言所寄

密若一室試取是編而讀之鬱陶其中蕭瑟其外臨流

思濯望崖知歸如聞山鬼國殤之聲而擊江離薛芷之

氣也應求之理夫豈偶然吾知梁子持以示人當有想

吾黨於山嶺水涯者讀其詩知其人且以為何如也

簡堂記

簡堂者嘉定馬子巽甫之居也巽甫鴻文瑰質博物洽

聞壯歲好遊蹤跡在當世大儒開講道問業歷年忘返

學日益進負天下名年未及艾輒謝博士弟子員閉戶
著書卜築城隈門庭蕭寂居然名士風也余幼讀書每
愛慕其文越十年而始交其人款扉相見意思淡遠醅
酢供具有古貌而無苟容因益愛慕有過於所聞之歎
及觀其位置邱壑則阡陌在門流泉繞屋前軒翼如是
名簡堂無丹堊之飾雕鏤之美而擁書萬卷擅南面百
城之樂異甫之名斯堂也蓋以寄其志也余因退而思
其義夫天下者四民之所共宅也理之則治紛之則亂
馴之則安擾之則危乃其所以紛之擾之者人摻其無
窮之心而競爲相勝之習也君子知其無可奈何而逆
挽之以其身愚夫愚婦涕然角逐沿流忘源莫可究詰
一旦覓端人正士之所爲必將窮而思歸惓然喪其故
我是故吾黨抑情忍性之學苦心不可以告人也今人
浮文無質靡曼成俗無論細民之業犯上無等悖理而
傷義者不可悉數卽吾輩文章之事交遊之道勢當極
盛而江河之慮識者憂之當吾世而有有心世道之士
斷橫流之瀾爲激石之清刪其浮情歸之大道則晤言
一室彈琴詠歌而其道可以易天下異甫之以簡名其

兩東正氣集 卷四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堂也意在斯乎夫世之重樓複閣私室曲房冬煖夏涼
朝暉夕陰者往往皆是也然而尸居餘氣塊然處之宛
其死矣定是誰宅此堂則不丹堊而飾不雕鏤而美賞
奇析疑門多問字主人方且括囊含章以靜鎮動以樸
易華蕭然環堵間鬱鬱芊芊有學問文章之氣也然則
簡之時義大矣哉可以居身可以善俗異甫之寄遠矣
于御君被髮吟序

兩東正氣集 卷四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吾友于子御君負絕代之才而淪落亂離以老乃取其
詩歌名之被髮嗟乎御君其調彌高其志彌苦矣御君
博物閱覽席累世青箱之業其所纂著皆從六經羣籍
中寢食游處而出澹澹灑灑信手觸緒足以奔命古人
空羣作者予與之定交於十年之前以爲之才之美他
日上書闕下當如陳同甫使天子驚歎特賜召問不似
世儒蠻觸名場依光附景以盜虛聲也乃旣不得志於
時則以其悲憤淪淒之志寄之聲詩有哭則不可泣則
近於婦人之痛焉嘗東涉滄溟觀扶桑日出處睇髮振
纓而還故有魯連蹈海屈原沈湘寧死不戀枌榆鄉之
句夫神州陸沈微言將絕仄注袍草之士獨顛沛流離

潦倒困頓於波濤滅沒天地森茫之際其人非愚非狂
蓋有大不得已於中矣余別御君於金陵忽遇之淮陰
市上夢寐相對傷離歎逝之餘得讀此篇燈寒漏永耶
舍淒涼撫卷長吟未嘗不泫然出涕也夫文章之事古
有定評因人論文志士所慎谷永揚雄非不能文也而
不可以言文李陵宋之問非不能詩也而不可以言詩
然則論文於今亦觀其志之所在而已御君之言曰屈
蠖雖憐投虎自衛上醫下尉無可逃而逃之於遊烽火
燎原草木皆兵風鶴多警無可逃而逃之於詩悲乎哉

南東正氣集 卷四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言之也悲憤淒淒之志有過於御君者乎嗟乎文虎
既沒茂詒云亡吾兩人離羣索居踽踽形影惟此寸心
繫維吾道鬼神所憑風雨不隔十年之別千里之遙而
得道心言於天涯逆旅俛仰悲歌密契一室豈偶然哉
此僕所爲反覆感歎於斯編也

吳巒雅先生海外遺稿序

某少時攻舉子業好爲先輩法脈之文輒知有晉陵吳
巒雅先生丙子之役先生爲長興令分校浙闈同社馮
子之偉錢子肅樂皆出先生之門因得班荆問字知先

生生平與其治狀奉爲心師者十餘年於茲庚寅之夏
友人黃子宗義來言先生自閩入浙艱難困苦百折不
回之概且誦其近詩數首悲憤淒切如聞其聲如見其
人惟以不可得盡讀其書爲恨辛卯九月翁洲失守先
生已亡崇明宋子龍某故交也辟地補陀者六年一旦
破帽徒跣來叩敝廬悲慟之餘亟問先生死狀龍曰先
生年七十有六矣在海外蹤跡半寄補陀一平頭自隨
蕭然如老衲也翁洲告急先生方養疴白華庵中投袂
而起曰此危急存亡之秋吾當歸死於王所遂踰險奔

南東正氣集 卷四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赴行在未幾城陷是日侵晨先生曳杖過張鯢淵先生
所居命酒小酌分手而別曰吾行矣前途待公返寓具
冠服北向再拜投纆而逝從容慷慨不愧古人云惟遺
文則不聞有收之者有僧自海上來字曰無凡嘗從鯢
淵先生歷事隆武主閩師潰入浙棄家祝髮結茅於補
陀之茶山翁洲既陷乃出請收張先生之屍而就戮焉
有義而釋之者因左右其遺孤惟謹蓋奇男子也其述
先生死狀如宋子也而獨能言先生遺文尚有存白華
者某聞之驚喜過望已而庵僧去微來訊之果然則益

喜固請得而讀之無凡乃航海挾與俱來斷簡殘編漫
無詮次其所屬草皆覆名刺背作蠅頭書大僅如掌字
多錯雜不可辨某恐其遂散佚而銷亡也爲之哀集纂
輯字比句櫛而手錄之片紙寸箋不敢失墜錄竟縱覽
卒讀而歎曰先生之人昭代不可少之人也先生之文
昭代不可少之文也今茲所存千百之什一耳無論流
離播越慟哭狂歌心光出紙上卽其居恆仕宦講道論
心流連諷詠之詞往復酬應之句亦必與子言依於孝
與臣言依於忠其隨筆雜錄諸篇皆根本之於性命而

南東正氣集 卷四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參伍之在經術先生之在聖門固當居德行之科不徒
爲文章之士今日之事乃其平生之言也抑先生之言
曰商亡而首陽採薇之歌不亡則商亦不亡漢亡而武
侯出師之表不亡則漢亦不亡宋亡而文山正氣歌零
丁洋諸詩篇不亡則宋亦不亡然則先生之文其所以
留我明未墜之緒者豈其微哉先生著述甚富茲就其
在海外者錄之題爲海外遺稿云

懷遊草序

高子隱學少侍其尊甫中丞公宦遊荆楚省觀之餘不

廢觀覽名山大川多所睹記比年以來睽茲往昔未忘
河上之歌每下新亭之淚悲憤所觸託之聲詩此懷遊
草所爲作也高子好學博聞家庭之閑孤貞大誼蕭然
古處涉筆命篇皆成悲淚以登高能賦之才爲望遠懷
人之句詩可以怨然太無聊矣昔阮嗣宗猖狂之士登
廣武而歎息惜時無英雄何其感憤也而詠懷諸什率
多寓言又何其一往而深乎若夫從來紀遊之篇惟少
陵獨有千古惟是涵泳性情根本忠孝寓目寫心感慨
繫之聲比字屬皆有託寄此固雅人之深致志士之苦
心也嗟乎風景不殊河山非古欲哭不可爲泣則近於
婦人隱學悲從中來怨而不怒發爲歌詩聲淚俱出一
寄之疇昔觀覽睹記之事蓋紀遊之篇亦卽詠懷之什
也子爲之一唱三歎若攜手同行於三湘七澤間矣

羅公夢章六十壽序

自沮溺荷篠之流修身避世自遜於壟畝而後之闕茸
晦昧者託而逃焉隱君子之名亦人之所易居也然知
隱何義乎有所懷於身可以顯於世而不自顯斯名之
以隱身無所懷則其所隱將謂之何舉世之山農野樵

南東正氣集 卷四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概可以隱目之豈理也哉然則隱君子之名固人之所難居也且堅忍其所懷而結轡之恬然若無可自顯者又豈人情之所易者耶蜀羅公夢章以名進士司理吾郡歲餘即爲甲申世事遂不可言巴夔路絕不得歸其家乃隱於奉化之萬竹布袍芒屨子然如窶人躑躅齊民之列鋤夷吟哇蕭然自遠人咸謂公之善居亂世也或重公矣明夷之艱貞有介石之節也抑有言其居官有德於人故人咸附之處異地無異乎其鄉也子曰嘻是烏足以盡公孔子曰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卷而懷

南東正氣集 卷四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聖人之言卷懷者道也然才亦在其中公之司理吾郡甫一年耳一年之間其指揮詰斥風迅雨疾如淮陰將兵縱橫部署臨時取諸其懷而出奇不測也其條分縷布委瑣畢愜如謝幼度使才皆盡雖履屐閒亦得其任也飲酒豪邁縱心事外而庶務畢就其中案無停牘如費文偉羽檄交馳留意對弈其夷猶閒曠之致勝人自遠也識者謂不蚤用公以折衝禦侮之任耳然公亦嘗以少參應監國之召泣越數月江河奔潰勢已莫障驕將悍兵擾攘彈丸之中而卒懾服於公之靜鎮又如

亞夫營中夜驚擾亂堅臥不起久之自定也然則予何以測公之所至乎才有餘於其事量有餘於其才氣有餘於其量公亦期大有爲於世世亦以此望公噫又何其一旦置之寂寥索莫之鄉而即刊落無餘無幾微歎落之色如斯也夫以其鳴騶雕轂抗旌夾戟之尊榮夷其燄爲氓庶而即若氓庶之固然者古之齊得喪泯喧寂者類能之以其轟雷掣電脫穎發劍之才質抑其芒而同於粥粥無能之人人亦無可辨之斯不亦難乎嗟乎夫曷使公以轟雷掣電脫穎發劍者竟同於粥粥無

南東正氣集 卷四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能之人哉回憶疇昔迄今將二十年而公老矣今春之仲公年六十客來與余謀所以壽之予敬藉客以進於公曰昔晉陶士行刺廣無事日勤勞筋體願有所儲以待而不敢自惰今公處長弃之日雖不同於陶公願亦時勤小物而毋過自廢也天將有以用公矣

任光復 字東頤魯王時官太常卿舟山破內附例還本籍然亦不復仕矣

魯王紀事小引

王室板蕩海水羣飛九死餘生文籍脫落歸里屏息追憶見聞筆之於書以存厓略知我罪我姑聽後人庶幾

名山或留倅史

周元初 字立之魯王時
參錢肅樂軍事

捉鬼者傳

世有以善畫鬼名者子以為不盡然以鬼之形似鬼耶
鬼不得於何得似若以鬼之形似人則人之形更厲於
鬼方日與人為祟而人不知使人自入於祟中而鬼亦
不知雖日進巫史操豚犬羊豕而尸之祝之日邇日昵
且日以厲日以崇彼畫鬼者何以似之不過似其牛首
馬面瞋目露齧夜叉羅刹曾不似其講張險詖與扶人
殺人一片腎腸也吾先世有挾捉鬼之術者每有病者
延之家見為邪魅所中則掀髯仗劍挺視書符視之若
噓者若噏者若吐納者若感召者或如風雨奔赴雷電
騰馳者或如坐戎車排甲帳獻俘馘者或如囊頭三木
擢髮訊罪狀者乃攜之瓮中仍壓以符其甚者竟置之
釜中而烹之否則錮之聞其呼號痛楚之聲而病者以
痊嗚呼惜世之畫鬼者不及受此術也受此術則無不
似矣不寧惟是使吾先世是人在今日必不使世上之
鬼宵行晝現無所顧惜一至於此雖然吾所慮者鬼形

甬東正氣集 卷四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日多鬼術日巧能治無形之鬼者未必能治有形之鬼
即能治之亦豈盡天下而捉之而烹之况不知其鬼視
其人即無形之鬼亦或非復曩時之狀耶雖然安知是
人在今日其術不更有精焉者乎

林時躍 字霞舉一字荔堂
魯王時官御史

華儼思小影記

華子儼思默農先生之遺孤也自兩京淪陷先生抱胸
痛哭攀髯無從以一儒生三倡義旂江干戮力直將一
身支撐傾廈奈事不從心以山師帛書不戡遂起大獄
先生於丁亥臘月二日再入園扉信曉一小函密致余
以八歲孤屬余為程杵計謂吾盟鶴山七人今惟石雁
王先生同罹此難外若無人也者爾林子獨挺身援我
是真可託六尺孤者余泫然灑涕而許之時仇家齟齬
必欲覆巢取子余出暮夜金脫孤暨若姊於沒籍中以
其姊密歸王郎擊孤匿姓名走深山諸同盟無不危懼
余者余曰余當從先生鼎鑊死而偷殘息而不為華氏
存此一滴血者有如噉日先生因命子曰凜思字儼思
勉其顧名思義作第一等人兩番對簿只呼高皇帝大

甬東正氣集 卷四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行皇帝我大明貢士舉義不成一死無恨原缺十毅然

不屈云今日便當殺我何必取旨遂於戊子夏五二之

日受害罡風一陣化作碧虹嫂氏陸孺人從容畢殮事

向余再拜曰叔子諾撫遺孤當受我一拜庶暝我四目

我今日不得奉耄姑當從夫泉下以其姑屬之壻家於

六月十九日五更三尺霜綃魂遊月白嗚呼嗚呼痛哉

快哉先生之義全矣孺人之節烈矣明二百七十餘年

吾鄉縉紳大夫珈袂命婦對之能無有覩面目哉幸也

天造節義遺此一綫竄氏為林余與內子鞠字教誨推

再東正氣集 卷四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解周挈儼思幼軀立志堅卓日夜抱痛圖為先人舒鬱

憤事平論定乃漸露頭角高中丞倡作孤兒行以勸之

遠近諸名公先生聞其事和辭遂已積卷年二十而贅

於寅生謝君之室寅生亦義士也與先生素無交來候

先生獄中慨然以女許婚其子魏廓園之于周蓼洲不

翅過之長而厚益收口宅以安之荏苒二十餘年越武

竟欣然丈夫子矣有子若女今婚嫁已畢孫曾並舉又

為襄葬事墓木成林而家業亦日隆隆起儼思閉戶不

問人閒世但開絳帳受徒四方聞聲者門人日益進固

不徒以其學云以其教云也蓋以忠孝之門道高品卓

可為後生小子範其師道一如先生為世所尊信則儼

思顯揚之孝不必卜之他日而亦可含笑於西臺矣若

余即一朝從亡友地下亦庶得藉此以告無罪於一靈

之前儼思勉乎哉

徐鳳垣字掖青一字霜泉魯王時參錢肅樂軍事

明山遺民傳

遺民姓林氏諱時躍別號荔堂嘗仕於朝矣非隱者也

其自稱為遺民者意不欲見其名於世有託而逃焉者

再東正氣集 卷四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林氏之先世為青州人靖康之亂衍夫以大帥扈蹕

而南下居鄞為桃源鄉再傳吏部尚書保上中興龜鑑

錄定明州鄉飲酒禮以忤時宰奉祠孫祖洽戶部侍郎

生植德先生晡官至戶曹以所居建學捐田二頃贍養

學者當宋時林氏之盛甲郡中科第三十有六人人明

多隱德不仕自植德先生十五傳至封太常孝介先生

始復顯遺民太常長子也太常性嚴重不妄交與杜門

著述有詩正易林辨元春秋會評玉房遺稿十二卷傳

世及率門人私謚為孝介焉遺民承家學博古嗜奇於

書無所不讀每一篇出人無不傳寫葩詞藻句如天滿
雲霧開一時風景之始遺民少以易鳴世時張婁東陸
西陵負盛名雅相推重每坊社遺民十居四五自束髮
登壇雖屢困場屋然聲名滋益起忠潔黃公端伯忠烈
王公章先後泄吾寧下車輒問遺民何在至則掃榻以
賓禮見不與諸生等遺民性固狷未嘗一投謁又高自
引重所交極一時名雋聯七子之盟以道義劇切於是
海內知吾郡有鶴山七子者遺民負蓋世之才謂功業
旦晚立就甲申國變矢志勤王首先倡義懸忠愍陳公

南東正氣集 卷四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畫像於庠率同舍生哭之乙酉就貢用舉者授大理評
事再用舉者改試御史未仕而北兵長驅渡浙遺民入
山避兵十年閒閉戶不通客方是時同人有引海上師
入內地爲仇所告骨肉流離人無敢發聲出一語遺民
爲經紀其家匿其孤變姓名而乳哺之婚其女俾有歸
嗚呼夫人平居意氣慨然杯酒叫呼瀝肝膽期生死不
肯棄至倉卒構變下石操戈無不有遺民履尾擦鬚義
不返顧若是者非天性卓烈視禍福一不足動其心何
以幾此今事變已定義聲兀若邱山則如前日之匿影

沈聲惴惴爲遺民危者眞管蠶之見也余與遺民交稱
老友然不能不隨俗浮沈獨遺民角巾方領蹈步出市
上兒童婦女爭詫之有著述多悲歌慷慨其一片鐵石
剛腸三十年不稍變誠可謂吾黨之靈光而橫流之砥
柱也今年六十有五與楊孺人齊眉相敬課子窮經所
著朋鶴草堂集霜懷集葵向篇三易評林四傳衍奧毛
鄭會箋十七史林明臣傳疏明史大事紀聞皆并留書
世必有傳之者將敘次以俟後焉

林奕隆 字蕭葉魯王時以明經召
對上疏萬言不能用遂歸

南東正氣集 卷四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莊漢曉先生大還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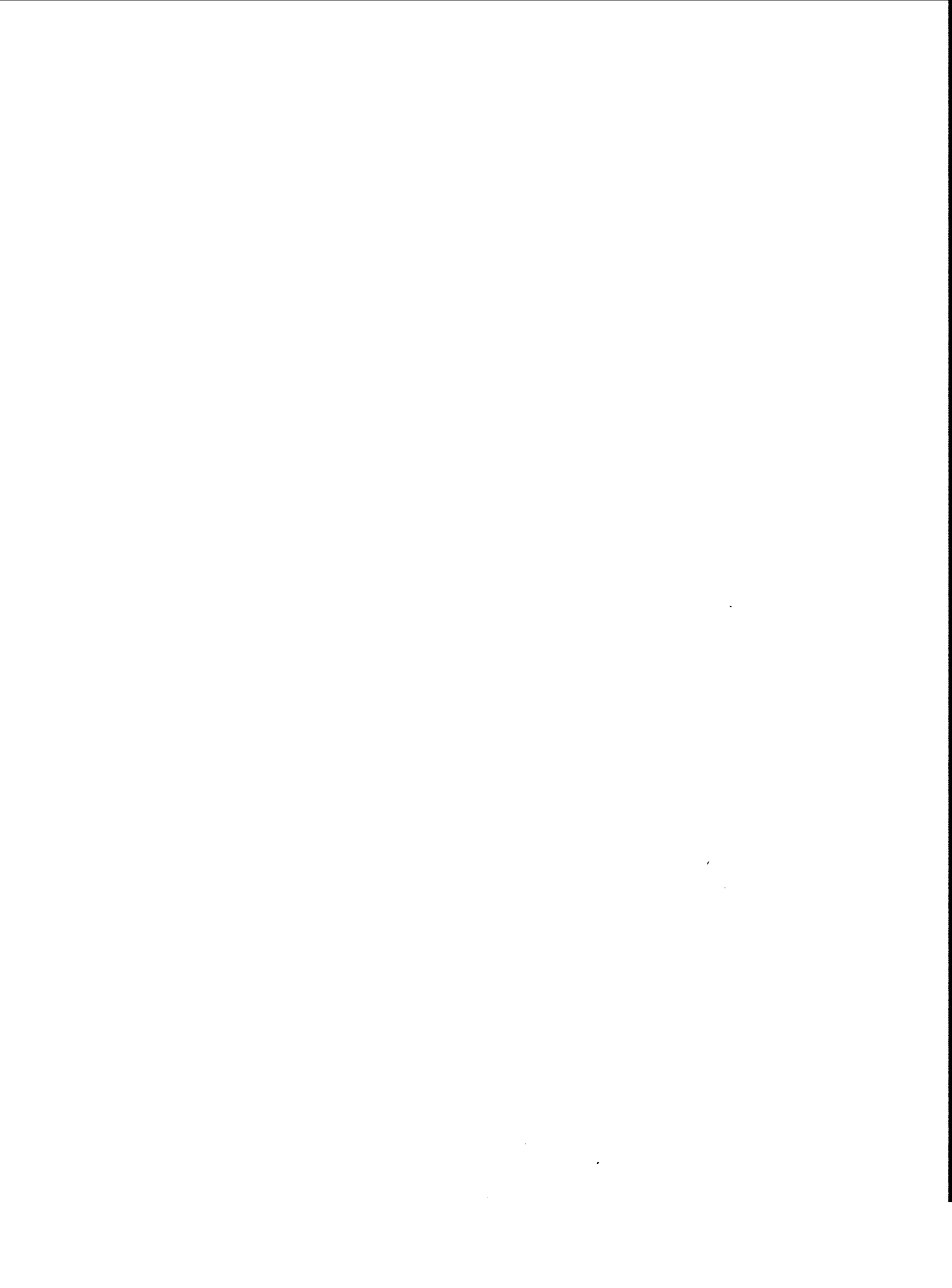
嗟乎今閭浮提乃至此乎雄虺雌蝮蟻穴蜂壺洵天
猿綏綏野狐逐人駭駭白日幽都敦腴血拇肝腦橫屠
懸人以娛如跖之脯卽最蠢然羸豕在塗亦蒙梟比曰
我於菟腥風穢瀑流於廣衢嗟乎今閭浮提乃至此乎
六千君子與白日殂五千甲盾與東流枯帝欲不帝吾
亦非吾東方不可以居南方不可以居西方不可以居
北方不可以居阿誰不達舉某是呼欲返遊魂受此大
汗謬哉宋玉謚爲至愚嗟乎今閭浮提乃至此乎往哉

浩然適之太虛火宅卽離毒苦可除野葛不絆鬱毒常
居帝且餉公九光五銖小子歌此以當驪駒

甬東正氣集 卷四

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甬東正氣集卷四



四
明
文
徵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柳柳州曰左右史混久矣壽鏞曰文與獻混亦久朱子曰文典籍也獻賢也馬貴與作文獻通考廣之曰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史以及百家傳記之書所謂文也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所謂獻也顧如馬氏解則文與獻亦混古者獻憲二字同音通用爾雅釋詁憲法也釋訓憲憲洩洩制也文獻二字簡言之文章制度也袁陶軒先生精鄭氏學尤畱意鄉邦文獻因編四明文徵四明獻徵二書徵

四明文徵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从微省从王自微而之著中庸所謂無徵不信是也獻徵吾未見以意度之其敘述一鄉典章制度無疑矣文徵則文章也然文章必有可以訂典故者始錄之徵者證也或曰成也亦曰明也成與明皆自微而之著之義也斯選自唐立國以迄清乾隆一千二百六十四年間四明人文彬彬郁郁其大者則興學校講水利修公宇建橋梁忠臣孝子之芳型義士烈婦之大節或記或傳或碑銘以立政教以美風俗莫不具焉其小者則升高能賦山川能說一事之細一物之微三雅五經頗霑滴

瀝與夫朋儕之酬贈著述之淵源破天地之悶煩宣古今之鬱塞或賦或序或論說以及雜文理勝詞勝各擅所長而要以大道為歸宿非有苟焉者也馮君孟顛釐訂為十六卷凡文三百七十九首壽鏞既付諸梓因言其概且辨文獻之不可混者如此抑考四明文獻明鄭千之輯王伯厚四明文獻集所自出也原彙藏吳興適園張氏四明文獻錄明李孝謙輯乾道圖經所藉以存者也舊藏抱經樓盧氏四明文獻集清盧青崖輯凡一百四十卷原彙藏吳興嘉業堂劉氏壽鏞得之皆錄副焉鄭氏四明文獻已以活字本印行斯傳鈔者為吾鄞湯君鴻九亦吾友也然非孟顛詳審視為可貴又孰從而傳之嗚呼四明詩萃一百卷作者二千餘人先生輯也壽鏞僅得其初彙三十卷刻者為鄭氏佚書讀詩偶記瞻衮堂集四明近體樂府袁氏家乘與此凡六種它則存亡不可知矣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後學張壽鏞

四明文徵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序

四明文徵目錄

卷一 賦

四明七觀

王應麟

七觀

袁桷

湖語

全祖望

卷二 賦

北京賦 并序

陳敬宗

嵩山三十六峯賦 并序

樓昇

驃騎山賦

釋詵

四明文徵 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同谷賦

王厚孫

西湖賦

白珽

游湖後賦

白珽

浮湘賦

陳沂

大禮慶成賦

陳沂

江山萬里圖賦 并序

洪貫

廣征賦 并序

王朱旦

卷三 賦

九經堂賦 并序

胡幹化

耕寬堂賦

戴表元

寄安齋賦

戴表元

喜友堂賦

戴表元

賓月堂賦 并序

任士林

百耐菴賦 并序

楊守陳

勉菴賦

楊守陳

鐙花賦

任士林

鐙蘭賦

周容

劔賦

□□□

四明文徵 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老婆牙賦

任士林

琵琶賦

虞世南

滄海遺珠賦

李循義

伐老柳賦

楊守陳

鞠賦

楊承鯤

水仙花賦

沈士穎

感雉鳴賦

任士林

獅子賦

虞世南

雙虎賦 并序

屠大山

白兔賦 并序

姚涑

蚯蚓賦

任士林

復志賦

任士林

求志賦

袁裒

閔貞賦

楊守阯

永悼賦

張邦奇

歡賦 并序

屠隆

哀賦

周應賓

卷四 連珠 檄 露布 疏 辭 文

四明文徵 目錄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連珠八首 并序

陳沂

擬唐顏泉卿諭河北諸郡檄

鄭真

為莊太常作坊守檄

林奕隆

擬梁王僧辯平侯景露布

鄭真

吾子行夢曉壇疏

任士林

買屋疏

任士林

和陶淵明歸去來辭

汪大猷

何去來辭

王家勤

蝗蟲辭

孫因

莊漢曉先生大還詞

林奕隆

賀江陰王尹築城禦寇障詞

并序

洪貫

賀楚王受冊詞

陳束

哀乞者文

戴洵

解尸蟲文

并序

陸銓

送鼠文

王家勤

彈貧鬼相責文

王家勤

肺答文

李鄴嗣

卷五 序

四明文徵 目錄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春秋指要前序

王惟賢

春秋指要後序

王惟賢

春秋集解序

鄭溱

敘詩牖

馮元颺

通鑑寤辯序

戴表元

世統本紀序

豐坊

雁山圖序

袁采

儀真志序

楊孫仲

湖廣鄉試錄序

陳束

會試錄序

袁煒

甲子科應天府鄉試錄序

汪鏜

李氏族譜後序

戴表元

宗譜序

鄭滿

戴氏四世遺像圖序

汪國

北山小序

戴表元

李孝子序

□□□

譚節婦序

阮震亨

袁令君祭袁忠臣文序

林弘珪

四明文徵 目錄

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口碑冊序

豐坊

呂與之老子議義序

袁梅

道德經贅言序

豐坊

讀書錄要語序

張邦奇

觀頤錄序

張邦奇

東園小隱序

袁煒

袁鈞字德衡序

戴表元

王一初名字序

戴表元

王仲昭字說序

戴表元

曹氏四子字序

戴表元

戴生宗達字說

張邦奇

卷六 序

唐詩品彙選釋斷序

屠隆

東塘袁公文集序

陳卓

趙子昂詩文集序

戴表元

紫陽方使君文集序

戴表元

仇仁近詩序

戴表元

桐江詩集序

戴表元

四明文徵 目錄

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周公謹弁陽詩序

戴表元

李時可詩序

戴表元

胡天放詩序

戴表元

張君信詩序

戴表元

張仲實詩序

戴表元

洪潛夫詩序

戴表元

許長卿詩序

戴表元

李元凱詩序

戴表元

國南仲詩後序

戴表元

朱伊叟詩序

戴表元

劉仲寬詩序

戴表元

方端叟詩序

戴表元

珣上人刪詩序

戴表元

珣上人再刪詩序

戴表元

恆莊詩序

戴表元

遊南巖詩序

戴表元

千峯酬倡序

戴表元

楊氏池堂讌集詩序

戴表元

四明文徵 目錄

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客樓冬夜會合詩序

戴表元

王丞公避地編序

戴表元

大府都事李侯希仁禱雨詩序

鄭覺民

浙東憲府僉事史公贈行詩序

鄭覺民

史僉事松亭樂隱詩序

鄭覺民

卷七 序

九靈山房集序

揭 汝

九靈山房集序

桂彥良

送鄭叔理東歸詩序

王 霽

芝園集後序

豐 坊

豐南禺摘集小序

張時微

蘇門集序

陳 東

舊集自序

屠 隆

自序庚甲草

李 豐

吳霞舟先生海外遺文序

萬 泰

吳霞舟先生海外遺文後序

萬斯同

詠史詩序

錢肅樂

讀鄭所南心史詩序

錢肅樂

四明文徵 目錄

八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思親詩序

錢肅樂

遊百洞詩序

錢肅樂

董筆公文稿序

陸 符

且就編序

陸 符

二江山中草序

陸 符

石雁居士舉業敘言

華 夏

汪伯徵猶存草序

毛聚奎

薄社吟序

高宇泰

採菴堂文集序

洪圖光

卷八 序

送屠存博之婺州教序

戴表元

送盛元仁赴吉水教授序

戴表元

送趙生遊吳序

戴表元

送陳養晦遠遊序

戴表元

送鄭聖與遊闕里序

戴表元

送張叔夏西遊序

戴表元

送鄧善之序

戴表元

送曹士弘序

戴表元

四明文徵 目錄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送趙學古歸永嘉序

戴表元

送甘老秀才序

戴表元

贈談星者謝生序

戴表元

送子儀上人北遊序

戴表元

朱尉開伯求葬親費序

戴表元

送鉛山王亦銑歸鄉序

戴表元

送謝仲潛序

戴表元

送樓卜隱序

任士林

送可度上人歸沃州序

袁 崧

與速魯麻序別文

謝 員

送鄭架閣秩滿東歸序

劉子青

送閩憲副何廷秀序

楊守陳

送太守吳君序

楊守陟

送顧君順中之任萬載序

姚 鏜

贈僉憲謝先生致仕序

張邦奇

送西泉林君守太平序

張邦奇

贈大理簡公序

王應鵬

送憲副羅君薦卿序

吳 崧

四明文徵 目錄

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送黃考功子和出守湖州序

陳 沂

送邑侯徐東溪序

戴 鑾

送都憲張公巡撫宣府序

陸 欽

送張維靜赴南都膳部序

王 相

送萬侯視浙閩序

陸 欽

六月西征詩序

陸 欽

送惠州郡守顧君序

陸 欽

送戴君時重陞四川兵備僉憲序

王 相

卷九 序

送張子行之僉憲陝西序

姚涑

贈秦敬夫宰萍鄉序

姚涑

送陳若寶僉憲廣東序

姚涑

贈郡伯瓦屋高公入覲序

姚涑

送虞山陳公原習赴海陽序

姚涑

贈陳石卿尹楚瀏陽序

姚鏞

贈汪子擢守永州郡序

陸銓

贈沈子任鳳陽節推序

陸銓

贈羅后江香山之任序

馮震

四明文徵 目錄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贈東沙張先生陞雲南按察使序

陳東

理財篇贈戶部主事賈君

范欽

贈憲副吳公之山東序

范欽

贈鍾陵毛侯遷台郡丞序

范欽

贈大參伯槐溪孫公序

范欽

贈象山尹毛鍾陵序

王樅

贈沅溪何先生晉貴州按察使序

王樅

送韓旋峯令興化序

袁煒

贈二華譚子轉南職方序

應雲鷲

贈郡侯萃野周公入覲序

余有丁

贈揚州郡守衛侯序

余有丁

贈郡理友石趙先生北上序

戴洵

贈劉都督序

余寅

陵陽牟氏壽讌詩序

戴表元

壽朴菴張公八十序

范欽

贈族父稷巨公序

沈一貫

誥封王宜人楊母六十序

汪鏜

姚江黃氏正氣堂壽讌序

萬泰

四明文徵 目錄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故少詹事柯公挽詩序

楊守陳

卷十 記

奉化陞州記

陳著

重建縣學記

樓鑰

鄞縣重修學記

王應麟

定海縣重修學記

胡剛中

慶元府重建大成殿記

王應麟

大成殿記

任仲高

州學御書閣記

高閑

重建九經堂記

高 閑

廣平書塾記

王應麟

重修慈湖書院本末記

黃翔龍

仇待制鄉飲酒置田記

王伯庠

州學序拜田記

王伯庠

慈谿縣修縣門記

馮 覲

奉化重修縣治記

王應麟

奉化州重修公宇記

陳 觀

慶元府通判南廳壁記

樓 鑰

四明文徵 目錄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沿海制置司參議廳壁記

樓 鑰

鳧磯驛記

周 鏗

雁蕩山記

袁 采

戊辰遊山題壁記

舒 亶

水利記一

舒 亶

水利記二

舒 亶

水利記三

舒 亶

水利記

王庭秀

西湖記

舒 亶

西湖引水記

舒 亶

方勝碑記

王時會

修朝宗石碑記

廉 布

重修朝宗石碑記

趙彥途

仇待制善塘記

陳居仁

萬柳塘記

黃 震

西湖重修湖橋記

王伯庠

重建惠政橋記

趙敦臨

高橋記

袁 商

四明文徵 目錄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四明慈谿縣重建二橋記

王 說

廣利橋記

桂錫孫

卷十一 記

吳刺史廟記

王應麟

鄞縣學乾淳四先生祠記

袁 甫

鄞縣經綸閣記

樓 鑰

烈港新建張王行廟記

高 閻

昌國縣大夫劉君生祠記

王應鳳

旌德觀記

王 墜

證心院記

項傳

多福院記

袁毅

普明寺方丈記

王庭秀

嚴華院記

陳時舉

蓬萊山壽聖禪院記

劉焯

太平禪寺佛殿記

俞觀能

天童山千佛閣記

樓鑰

淨慈寺記

沈煥

翠巖山寶積院輪藏記

舒寬

四明文徵 目錄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東嶽行宮記

蔣安義

蓬萊觀記

樓鑰

蓬萊觀藏記

戴機

王氏報本菴記

樓鑰

長汀菴記

樓鑰

廣生堂記

朱翌

信天緣堂記

朱翌

慈谿縣清清堂記

徐璋

棠陰閣記

張孝祥

朝陽亭記

張孝祥

畫簾堂記

趙省

直清亭記

袁燮

是亦樓記

袁燮

願豐樓記

袁燮

是亦園記

袁燮

秀野園記

袁燮

屏山堂記

應焯

義莊記

樓鑰

四明文徵 目錄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義田莊記

余晦

洛陽花木記

周師厚

連理瑞記

楊簡

卷十二 論議辨解說題跋雜著

伊霍之事

李生威

許行論

沈一貫

論文翁

趙由宜

宋太祖傳位論

陸侔

宋德祐忠臣袁鏞論

黃潤玉

原刑

吳惠

秦立四帝議

王家勤

天辨

烏斯道

四明辨

□□□

舍利解

周應浙

鄞水利序說上

戴鰲

鄞水利序說中

戴鰲

鄞水利序說下

戴鰲

文說

徐時進

四明文徵 目錄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弓說

王交

求放心說

張邦奇

蠅虎說

李文纘

裁衣者說

周容

馬甲說

李鄴嗣

春秋指要跋

鄭真

讀漢二廷尉傳

鄭芳叔

題陸渭南遺文鈔後

戴表元

題趙幾仲詩編

戴表元

書張浮休柳行錄後

戴表元

題梅菴柴君自書所作詩後

戴表元

題唐師善談乘

戴表元

題萬竹王君詩後

戴表元

題蕭子西詩卷後

戴表元

題翁舜咨所藏文丞相梅堂扁

戴表元

題趙子昂琴原律略後

戴表元

敬跋錄賜太祖敕文後

王霖

題永思言卷

陳東

四明文徵 目錄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書介白菴記後

盧叔麟

題霞舟夫子桂林讀書圖

錢肅樂

石雁居士舉業引言

楊德周

石雁居士舉業題辭

萬泰

拙政述

陸鈞

篆夸二氏誠

戴表元

卷十三 碑銘

桂林仰山廟碑

張孝祥

龍井新廟紀德碑

張良臣

靈應廟碑記

樓 扶

老子祠碑

任士林

慶元路推官胡公去思碑

程端禮

閱視靖州碑

陳 東

龍圖閣待制趙公神道碑

樓 鑰

大明南京大理寺卿夏公神道碑銘

楊守陟

南京禮部右侍郎贈禮部尚書諡文敏後渠崔公

神道碑銘

沈一貫

四明文徵 目錄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資善大夫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晉川

劉公神道碑

沈一貫

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少保

琢菴馮公神道碑

沈一貫

明故權兵部尚書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鄞張公神

道碑銘

全祖望

吏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巡撫江蘇思蓼邵

公神道碑銘

全祖望

彭德路天寧寺鳳林演禪師碑

任士林

卷十四 墓表 墓誌銘

少司馬竹墟屠公墓表

余有丁

明殉節江都令雪松周公墓表

盧 鎬

知平涼府蔣公墓表

全祖望

陸處士墓表

楊守陳

順菴墓表

楊守陳

故菴孺人墓表

楊守陳

宋按撫使蔣允濟墓誌銘

張孝祥

朝請大夫王君墓誌銘

樓 鑰

四明文徵 目錄

二十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知江州汪公墓誌銘

樓 鑰

知梅州張君墓誌銘

樓 鑰

李公墓誌銘

樓 鑰

蔣德言墓誌銘

樓 鑰

高 endpoint 叔墓誌銘

樓 鑰

周伯濟墓誌銘

樓 鑰

史君墓誌銘

樓 鑰

天童山交禪師塔銘

黃龜年

延慶院圓照法師塔銘

何 涇

卷十五 行狀

侍御史王公行狀

樓 鎰

直祕閣廣東提刑徐公行狀

樓 鎰

四明孫先生行狀

鄭 眞

王先生叔遠行狀

鄭 眞

譚司馬公行狀

沈箕仲

心友張君行狀

范光陽

通判知山東堂邑縣事張府君行狀

全祖望

四明文徵 目錄

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高祖先生事略

樓 鎰

先大夫行述

袁 桷

先君子師友淵源錄

袁 桷

先祖府君行略

范光陽

戴剡源先生自序

戴表元

卷十六 傳

元英先生傳

孫 郤

謝翺傳

任士林

吳思齊傳

□□□

宋進士袁鏞忠義傳

蔣景高

黃浦先生傳

沈明臣

李召父傳

楊承鯤

吾謹傳

屠 隆

觀察副使陸文順先生傳

徐時進

明刑科都給事中貞齋毛公家傳

汪 國

吳宗伯公傳

錢肅樂

丁孝子傳

烏斯道

唐孝子傳

姚 涑

四明文徵 目錄

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綠珠傳

王 交

烈婦胡氏傳

任士林

月娥傳

烏斯道

凌烈婦傳

陳 沂

徐節婦傳

楊守陳

駢義傳

烏斯道

董氏五先生世傳

萬斯同

輿人阜人丐人傳

毛聚奎

二僕傳

李鄴嗣

搏者張松溪傳

沈一貫

尹峯頭傳

屠隆

達觀大師傳略

陸符

擎狐傳

毛聚奎

捉鬼者傳

周元初

眞一先生傳

任士林

壽光先生傳

任士林

右四明文徵爲清袁徵士鈞撰集鈞字秉國號陶軒郵人嘉慶元年以諸生舉孝廉方正少孤力學

四明文徵 目錄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從秀水鄭虎文遊工詩古文辭參阮文達公元幕

治經力尊古訓精鄭氏學搜其遺書復不薄朱子

爲詩朱傳翼尤畱意鄉邦文獻自宏篇鉅製以及

零章斷簡片長薄技一一掇拾而表章之爲四明

文徵若干卷獻徵若干卷詩彙一百卷書畫記十

六卷已刻行者鄭氏佚書讀詩偶記西袁氏家乘

瞻衮堂文集四明近體樂府其餘稿本多燬於火

僅有存者是本於丙辰夏季得之郵城爲湯氏傳

鈔巾箱本末次卷第分裝八册前無序目編者姓

氏展卷詳審知爲徵士所輯文徵畜之篋衍歷有

歲月壬申寒食張約園偶過寓廬見案頭此書假

寫副本擬付梓人寓書屬爲編目不揣固陋竭七

日之力分體類次刪其僞作豐稷宋光祿大區爲夫袁公毅墓銘

二十一類一十六卷都凡文三百七十九首郵寄

約園乞是正焉四明文選自鄭千之李孝謙李堇

山諸作散佚不完而盧青崖之編卷帙繁重傳刻

匪易獨徵士此書選擇精當繁簡得中傳先賢之

精蘊資後生之攷索誠鄉國一寶書也今獲刊布

四明文徵 目錄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吾鄉文獻賴以不墜豈特表徵士搜輯之苦心已

哉二十四年乙亥端午後一日慈谿馮貞羣

四明文徵卷一

清鄭袁 鈞陶軒

四明七觀

王應麟

東野先生強光環堵根極深寧慕白賁以息影玩素履
以洗心有南州公子儼然踳門言曰竊懷太史公之志
廣攬四方之恢悅悒怪升高能賦山川能說庶幾一二
於君子之九能註詩之方中傳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
子誓山川能說喪起能誅祭祀能語君今至是邦也願
能此九者可以為大夫也能叶奴代切願
啓我以偉觀博我以奇概先生曰余臥遊詩書之固視

四明文徵卷一

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不踰几席敢誦舊聞吾子自擇焉昔嘗窺郊委之簡見

神禹之山經

註吳越春秋禹東巡衡嶽夢見赤繡衣
男自稱元夷蒼水使者謁禹曰欲得我山
書者齋於黃帝之嶽禹退齋三日登宛委山發石得金
簡玉字言治水之要山海經十二篇相傳為夏禹所記

東有山曰句餘實維四明南餘姚北句章二縣以為石

註山海經南山經又東四百里曰句餘之山生今在餘
姚南句章北二縣因以為名九域志四明山句章山為

二以地理考
之其實一也即山氏州倣自開元之盛註唐地理志
南名山四明其

一也明州開元二十六年採訪使齊瀚奏以越
州之即縣置以其境有四明山名之盛叶音成其山嶠

嶠從從給嶽嶽駿極顯蒼危碧峭青方石四面天劃

神剡出入三光窗豁牖徂對修眉於天姥接五界於金

庭註四明山二百八十峯洞周同一百八十里有四
通日月星辰山居賦注大台四明相接連四明方石

四面自然開窗沃州天姥山在剡白樂天記南對天台
而華頂赤城列焉北對四明而金庭石鼓介焉沃州天
姥為眉目孫綽遊天台賦落五界而迅征注五縣之界
五縣餘姚鄞句章剡始寧金庭宮在桐柏山會稽記四
明高峯峽雲茲謂赤水之天兮瑤扉闕而不扃註福地
連地故曰

六洞天九日四明山名松晉談期之傳來宅來燕放懸

壺瀛駟蚪乘驚娛翔紫青山中人兮冠切雲駒皎皎兮

鴻冥冥或梯空而上或履雪而行註韓文公送惠師詩
發跡入四明梯空上

秋曼少陵詩履穿從逸老以逍遙賦二韭與三菁景幽

棲之至行道義重而貨輕珍木嘉草菱蕒敷榮沾甘噴

芳有果青橘註陸龜蒙集四明山中有果名青橘極
各產異木不雜廿九域志山有四面茗

十二雷采擷區萌川原出焉練澄黛淨雲蒸雨降豐我

稻杭註南豐廣德湖
記源出四明山其下桑土蠶繅繭純紅女織莪交

梭吳綾註綸七侯切地理志
明州土貢吳綾交梭踞踞以攀躋徑沓嶂

之紆繁註踞踞即
展屬字倅參同之伯陽佇客星之子陵軼埃

墟於區外連飛遞而離臺安石之東山謝敷之太平註
說謝敷入太平

大隱之山名士楊適生焉註慶歷五先生大
隱楊適其一也鳴鶴之岫

二虞嘉荔兆焉註九域志古述鳴鶴
山有虞嘉虞荔將與子朋霞侶月

釣石耕煙遠游於穹谷吟考槃於鳴泉分靈藥之刀

圭友造化而飛高元註九域志夏侯曾先地志云大隴山有入天台北峯四明東足乃謝

康樂煉藥之所儻有意乎彼謂觸蛟霧溼之所蟠鬱註蔡肇明州謝表

數霧溼之所蟠鬱未始有建德之國空同之僊公子

曰愚行天下睹終南嵩岱之高興公登陸禰矣註孫綽字興公

遊天台賦序登陸先生曰海於天地間最鉅故觀於海

者難為水駕言徂東浩濛滄溟義和浴於搏桑日杲杲

兮金鉦朝湖夕汐與月虧盈有鮪如山從以鯤鯨俗記

海鮪長數千里穴居海底神蚪襄首吐雷虛雲方其駁

入穴則湖上出穴則水退三四明叢書

濤虎浪之興銀峯萬仞雪屋千層簸空兀嶽沃日吞江

雷公為之鬻賜天杭為之震盪盧賦寶志未能該也註

盧肇海濤賦實穆之圖論目擊其真註燕肅字穆之知

叔蒙海濤志明州著海濤圖論

二天門之水濯泝泐瀛法汨汨遠注析木註漢地理

有天門水人海有越天門山與地志鄭東南

廣記象山縣東門山即越天門山三吳轉粟粲粲粒玉

飢忙叩哺橋連尾屬負船迅舸蠻縵似接夷琛東泊青

徽南薄朱垠註陸雲答車茂安書鄧縣東臨巨海汪

廣登山而望渺渺鷗鷺之浮天根候五兩以驅颺註郭

賦規五兩之動靜淮南子曰統爰居戢而徵氛註國語

鳥雕題卉服駢豸雜林揚柀東門蟻鎬江濬爰有狻麿

犀象翠羽火齊薇水龍鱗之馥郁蟻珠木難之瓊麗杜

楊所未詳編辛文所不能計註後漢獅子火齊玫瑰占

香見香譜木難碧珠蘇鵬杜世道窳隆如濤降升蓋獻

楊編言奇寶辛文計然也州獻青毛金文

龜於明者治之兆雨毛於鄭者亂之萌註祥符七年明

龜唐五行志神龍二年雨毛於鄭縣古曰邪人進賢人退

沼吳蒲葦之濱日雨句東浹口外洲戰爭蟻穴興亡貉

邱註越語句踐之地東至鄞章昭注今鄞縣是也後漢

句東注今句章東海內外洲也越語注雨雨江句章

也晉系思寇浹口入餘姚入上虞通典云越徙夫差於

雨東章昭注即句章浹口外洲明州浹東北到浹口七

十里輿地廣記定海縣有大浹江九域志羅城或云越

王無諸所築吳語越大夫種曰吳游飢其民必移就滿

瀛瀛即螺秦政聘欲狼心未滿游鄭踰月從流忘反

海水羣飛洪茶於民一瞬為墟鮑車魚註陸雲答車

始皇前臨終南退燕阿房離宮別館註居沈綸涇

涇飲馬昆明四方奇麗天下珍玩無所不有猶以為不

如吳會也東觀滄海遂御六軍南巡狩追漢六葉濯征

東粵句章出師命臣韓說註漢武帝伐東粵遣橫海將

而典午末造妖寇張裕以豪英往戍句章註晉孫恩

不綱盜覆此城巨容筒箭獲醜策勳註唐王郢陷明州鎮退使劉巨容以

筒箭射郢之想覆諸夏吞六王之雄圖螭舟兕楫射蛟

之孤殿殿闐闐愴陽候賊天吳矯矯三將如熊如貔電

矛雨矢揃刈攘除威殫勢遷鮒入鮓居昆明幾劫桑田

半蕪吾將放其遺燭既堙沒而無餘矣建炎凱獻於高

橋六飛安行於海濫隱士相如徐忠納說何懋賞之濬

濬豈亦若新城三老之縹遺註建炎間張俊用隱士劉相如之策留明州遂有高

遺音逝覩千古以永楓瀟東波之無窮誦往聖之緒言

審乘槎其焉從壯魯連之高蹈閱精衛之深衷子好遊

四明文徵 卷一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乎公子曰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荀子成相

不在險也請更端以教先生曰海物惟錯雋味崢焉任

公垂餌便嬾榆竿波臣效異鱗萬介千寸鮓腹蟹亭以

琦名漢律獻醬惟遠見珍註唐地理志鄞有鮓亭注鮓音結蚌也長一寸廣二分

有小蟹在腹中琦曲岸說文漢律會稽郡獻鮓蟹三行

郭璞賦藥鮓腹蟹南越志瓊鮓腹中有蟹子如榆莢

合體蚶菜疲民君嚴奏免註唐孔戣字君嚴明州歲貢淡菜蚶蛤之屬戣以為自海

抵京師道路役夫凡貢纒劍骨元豐仁儉註九域志明州土貢烏鮓

魚骨齋蟹蚌蛤蟹鮓鮓首石齒鏹赤尾比目鱗品類

之數百愉茂安之慘蹙註車永茂安外甥石季甫見使為鄞令舉家慘蹙句章人說此

縣有短狐之疾問陸雲以土地之宜雲答昔日鄞縣海

物惟錯不可勝名斷遐海浦隔截曲隈隨湖進退采蚌

捕魚鱗赤尾鏹齒比目不可紀名鮓鮓鮓鮓鮓鮓鮓

石首鱸鮓鮓真東海之俊味有購之至妙也及其蚌蛤

之屬目所希見耳所不聞品類數百未可盡言當為喜慶勿為慮也

兼南韓子之南烹請蟹螯與章柱雖石華海月之詩綺

貝繡螺之賦弗能殫舉東曉之鯛邪頭之鮓潘國之鮓

且甌之蜃珠鼈紫蛭其來如雨鱖魴鱖魴數以盆鼓於

是擊鮮鼎食羞用膳經嘯父蝦蟹宣子魚殄陳登之鱠

虞惊之鯖筆以秋菘酷以冬橙掇苔髮以為菽醉鼈杯

而未醒若夫潤下作鹹散鹽為貴宿沙擊鬻而海王之

四明文徵 卷一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筴祈望之守昉於齊而征利註古者宿沙初作煮海鹽魯連子宿沙鬻子善煮鹽

管子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晏子曰漢郡設官三十有六

海之鹽屋祈望守之鬻讀為煮字

會稽則鹽鹽居一此三縣猶未置也考諸唐志鄞始有

鹽晏異管權法寢以嚴註地理志鄞縣有鹽劉晏李異海瀕雅臺弗耐

能苦淡若作和鬻甘着嵯嶮減酌醴燔枯鱗鮑恣啖絲

是亭監某布牢盆歲增負塗山積熬素雪凝翦竹葦以

供煬釋耒耨而肆勤一帑三斛川浮陸馳註帑俱便切說文葦也今

鹽官三斛為一帑也行商通其積鬻巡院譏其私註劉晏置巡院捕私鹽蓋

日用飲食不可以無朝薺箸裏其功與醢醬俱馬齒水

精冰鏤霜明註魏太祖賜劉恭馬齒鹽七種後魏明元賜崔浩水精戎鹽古云食肴

之將詭屠玉而機瓊東箭筈越竹筍萌楊氏之果染

霞垂星鹽為夏槁屏羶徹腥飮高裴之萊食奚猗氏之

足云註後漢高允廚中鹽菜而已裴俠食唯鹽菜柳子晉門猗氏之鹽晉之大賈也魚鹽之較

民殷財阜不謂之樂郊邪公子曰海加租而魚不出鹽

韻利而人窮怨不聞蕭望之朱文季之言歟註漢食貨志後漢朱

傳吾冬饘夏藜藜羹不糝味無味夫何慊願聞所以利

民者先生曰先民有夏盡力溝洫魏之豹起註西門漢豹史起

之兒白註兒寬白公疏泉灑流勿滴膏澤鄆之邑厥壤鹵

四明文徵卷一 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寫原高隄下易曠以溢相時鍾洩守宰迺職我懷休明

循良輩出幹造化機卷舒神術有豐無窳潦霧惟一觀

乎句章漢陂之舊內史修復所居民富註晉孔愉為會稽內史句章縣

有漢時舊陂毀廢數百年愉註晉孔愉為會稽內史句章縣

修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言觀乎南湖曰小江既田

置堰元緯氏王蘭鞠無絕如古桐鄉註唐地理志鄞縣西南二里有小江

湖溉田入百頃開元中令王元緯置民立祠以祀之九域志宅山堰王元緯置後封為善政侯觀乎西

南堰曰仲夏頃凡數千兩我多稼築者季友惠以厚下

註唐志鄞縣西南四十里有仲夏堰溉田數千頃太和六年刺史于季友築湖有廣德實在西界刺史曰侗增修勿壞夷庚起隄响也建埭誰其填

勝利微害大註唐志鄞縣西十二里有廣德湖新田四

豐仙舟更今名大元年刺史李敬方刻石謂湖成三

百年矣湖之興其在齊梁之際乎至道元年守邱崇元

復之天禧二年李夷庚正湖界起隄十八里限之熙寧

元年張响築隄九千一百三十四丈為堤二十政發議

和中塞為田高廟時李光泰發請復湖不克行

請復志不克遂唐有西湖爰在東郊陸令開廣農殖嘉

苗註唐志鄞縣東二十五里有西湖溉田湖姓以錢亦

處東鄙受埃七十二環塘八十里四插七隔重治者李

註明州東錢湖受七十二溪累石為塘八十里天禧元

年李夷庚重修中有四插七隔塘田五十四萬畝馬即

塘瀉瀉清渠有苑有菴有蒲菡萏煙海雁鳧蓋有晉以

來退川水種既浸既潤民食無憂註陸雲答車茂安書鄞縣西有大湖廣縱

千頃邊長川以為陂塘草以為田水耕水種不煩人

力決泄任意高下在心舉錡成雲下錡成雨既浸既潤

隨時代序官無滯之穀民無介甫鳴弦乃隄乃陂瘠

饑乏之慮衣食常充倉庫常實註開元錄王介甫知鄞縣起隄堰決

土行沃遺黎之思註開元錄王介甫知鄞縣起隄堰決

民浚渠見鄞吏隨以窳棄稷弗務新溝之歌無聞均水

之約莫舉註唐薛大鼎治新溝漢明澮塞而圻龜坊庸

圯而涸鮒曩畝一鍾今食二鬴孰能諭夫愛民者塗之

可以禹公子曰佐羹以水展也民利思不出位吾將有

俟欲聞闕大傑特之觀無隱乎爾先生日明多名山竺

四明文徵卷一 八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乾氏居之寶地金繩祖花禪枝南有雪竇東有太白飛

瀑淙淙曾巒巒鬱大梅之巉嶸衣荷餐松之詠澹如也

玉几之峯嶺神耀得道之名炳如也吳市子真松風隱

居陳蹟故在是邪非歟註大梅禪師詩一池荷葉衣無

或謂梅子真所隱南史陶宏景詣鄞縣阿育王塔受五

戒白之筆釋子之所夸翽存乎否乎註范文正公送湛

滿面春風指四明山長水曲不勝情自言此去雲林下

惟講華嚴報太平鄭有法智師名禮主天台教聚徒四

百楊文公大年慕其道三以書雖然著本論者惡其學

幻而言哢意者辟世之士晞髮濯纓岑蔚林密魚潛龜

藏思昔山人有徐廣孝經之指註唐藝文志徐浩稱四

文正之詩大年希王蔣願三隱席珍韞璞不斬流俗之

知已註容齋三十載李孟傳所錄三人王茂剛居林杜

和閒鄙荆舒之學不事科舉閉門窮經高抑崇率一歲

四五訪其廬願主簿南渡後寓慈谿廉介安貧殘履雖

細事不苟且起俟賣菜者過門問菜把菜值幾何贖

所言便酬之他布帛皆然久之人皆信服不忍欺之

也自謂如龐蘊僧騰客之核洽故老稱美註李璣老於

此身便是龐居士也更無人賣柴籬為文用僧騰客事

或問為何事曰侯景臺城事也著白樂天年譜事見攻

媿集今堪巖之下豈無草耕木茹匪黃注緇蟬蛻滓

四明文徵卷一 九四明叢書

斯註南豐先生曾子固名鞏守明忠肅陳公雪竹邦鴻

生碩德可治教也南豐曾子江漢星斗之望牧於霜柏

之操貳於期註陳忠肅公璣瑩中以越州簽判攝倅船

司空則以道之冕倉庾氏則子約之呂正學參前修姁

節映終古註景迂先生鬼說之以道以元符上書黨人

於南江官舍歸有祠放翁作記大愚先生呂祖儉子約

監明州苗米倉去倉中淫祠後為太府丞以直言謫死

前代令有瑄長史有吉甫未足數也註唐房瑄慈谿令

文獻濡染必有聞而知之者敬在下風先生曰明士鄉

也有越大夫種之英風其人通達而多能註呂氏春秋

文種字有大里黃公之高標其人恬靜而自珍註會稽

會稽人有大里黃公之高標其人恬靜而自珍註會稽

翻仲翔對王郎景興曰鄞大里黃公深已暴秦之世高

祖即祚不能一致惠帝恭遜出則濟難輿地志云鄞有

大里夏里董子以孝行著愛親者式其儀刑註典錄虞

黃公所居董子以孝行著愛親者式其儀刑註典錄虞

子句章董黯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任奕

歸懷怨親之辱白日報讎海內聞名昭然光著

以文章進擢藻者襲其芳馨註典錄朱育對漢陽興曰

史中丞句章任奕宏雲光修四士尙義挹其勁操思特

立以獨行註典錄虞仲翔曰主簿句章梁宏鄭雲皆敦

四明文徵卷一 十四明叢書

文種字有大里黃公之高標其人恬靜而自珍註會稽

會稽人有大里黃公之高標其人恬靜而自珍註會稽

翻仲翔對王郎景興曰鄞大里黃公深已暴秦之世高

祖即祚不能一致惠帝恭遜出則濟難輿地志云鄞有

大里夏里董子以孝行著愛親者式其儀刑註典錄虞

黃公所居董子以孝行著愛親者式其儀刑註典錄虞

子句章董黯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任奕

歸懷怨親之辱白日報讎海內聞名昭然光著

以文章進擢藻者襲其芳馨註典錄朱育對漢陽興曰

史中丞句章任奕宏雲光修四士尙義挹其勁操思特

立以獨行註典錄虞仲翔曰主簿句章梁宏鄭雲皆敦

液美生俊異是以忠 陸士龍因吏民之謹知禮教之明

臣係踵孝子連閭 註士龍答車茂安書鄧縣榮厚既明禮節其備為君甚

簡為民亦易吏民恭謹篤慎敬愛官長鞭扑不施聲教

靡屯艱否閉堙湛暖冥宋以文治賢路恢宏邱樊縹緲

化為神纓邑校求師再書延致斯廣川之淵源也 註杜

曆鄉先生王荆公幸鄴因孔子廟為學再書 順昌嬰孺

請醇為之師慈令林造與學亦起醇為師 順昌嬰孺

以俞為字斯新息之慈仁也 註俞偉字仲寬幸南劍順

仲寬作戒殺子文召父老使歸勸鄉人 孝通神明凱風

活者以千計生子者多以俞為小字也 孝通神明凱風

終養斯朱康叔之純誠也 註李引裾強諫辛毗其直

禾鈎黨挂名范滂自出 註周錫范忠宣公之甥陳忠肅

黨臨難盡節解揚之匹 註吳從龍奉化人李全之變提

賊使偽稱援絕給秦州開城門從龍至城下大呼曰馬

傷被執非降賊者揚州不破秦州可死守賊怒刃交下

罵賊不絕口以死 石交歲寒之死不渝信義如漢脂習

詔立廟官其後 一字獻夫鄧人建炎時初以婦翁沒王

事自京師詣南都行在所見友人陳東少陽上書死歎

為位而哭祭曰吾欲收葬少陽有知其啓我心越一日

得尸又二日得首合而殮之會其鄉人胡中行欲求護

喪併以行李付之載終肇慶 卻賈胡之賄持玉雪之廉

府節推高開抑崇志其墓 卻賈胡之賄持玉雪之廉

父子如魏胡質 註王正己字正之慶曆鄉先生說之後

司家人不識船貨之名及卒賈胡率餒二百萬為賄正

四明文徵

約圖刊本

文忠公入朝上問有何廉吏以錢夫對 之人也編典錄

詔擢直秘閣而監司亦父子以廉著者 而無媿令譽焯乎日星下逮里巷則有旌閭之楊掌庫

之童若冤置中林之好德 註紹興開州民楊廣以孝

甫為鄴合訪義夫節婦得三十人其一人可采曰童判

子為人掌典庫其家養疏屬數口奉真姊承順不違其

甥不事家產屬負人債 菌蕈一時之榮華荃茅萬世之

輒為償之不以告姊 淑慝彼鍾黃之竊據郡乘譏於曲筆也

陷明州景福元年明州刺史鍾季文卒其將黃晟自稱

刺史郡志書季文不書其事書晟取其墓銘不書自稱

刺史非春秋 先生言未既公子起而稱曰鄭圃澤多賢

懲惡之義 衛多君子魯東海多卿相汝穎多奇士

使然也盍語其詳先生曰世族蟬嫣重圭累組位槐調

鼎宅揆惟五袞鉞焜耀乎宗翰衡樞易奕乎該輔牙

書繡差肩踵武 註慶曆中王紫艾紛綸常伯亞旅岸

序首洋洋鄉魯習鄉上齒長少有敘流品列涇渭公

列韋布俎豆秩秩章纒楚楚 註汪大猷字仲嘉冬至元

退序拜明倫堂推長者 凡周之士亦世吾州之俗近古

祭酒自齒韋布之列 春秋二高之說詩禮曹鄭之詰

端叔著春秋義宗曹粹中著詩 殊科首登於蓬萊

解鄭錫字剛中著周禮解義 立博學宏辭科王壁

炳文首中選入館閣 掄魁三冠於龍虎 註淳熙戊戌

四明文徵

約圖刊本

行簡嘉定甲 名茅廡仕多桂寶桐韓之曩矩又有文章

授訣孝弟彙聚 註迂齋樓先生明字陽叔以古文訣

山清篇武子妙句 註朱翌字新仲以詩名為中書舍人

潛虛有辨杜集有注 註張漢慈翁人著辨虛見攻

以為舒向人自以為揚馬茲可以言文獻乎公子曰媿

則媿矣然世祿非不朽科舉外有學願識其大者先生

曰故國下車喬木蒼蒼理義兩露名節風霜古之遺直

曰豐清敏排姦詆奄讜論虞虞託興荷花聞者斂衽

清敏稷字相之為御史中丞入對蔡京於殿陛間揖稷

曰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答曰行自知之與殿中侍御

四明文徵卷一 約圖刊本

史陳師錫其言京姦惡宜官復盛稷懷唐書上殿為上

致身常伯舉典大藩資產纒七十畝賦荷花詩有人心

正畏暑水面獨搖風蔡京見之曰此人豈肯受我籠絡

那慶曆師儒燕及孫曾曰樓宣獻斯文統盟有德有言

既和且清 註樓宣獻字大防慶曆先生郁之曾孫

樂善知貢舉以文獻之傳 泗沂絕學聞自關洛朱張呂

語真文忠公許以致遠

子緒承先覺臨川一陸自得於心若異而同為己功深

註朱子答項平甫書曰子思以來教人惟以尊德性道

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

平日所論卻是問學上多了所以為彼學者多持守可

心傳處則講貫以淑及仕則善教以昌言長庚曉月惟

楊暨袁袁亦有子受業於楊進禮退義家學用光 註舒

琦元質沈端憲煥叔晦場文元公簡

敬仲袁正獻公變字和叔子甫廣微

止人固亡而書存世未遠而道邇顏何人哉希之則是

若昔曾廬江贊名德先賢沛三輔序耆舊節士後有作

者孰謂知管晏而已 註隋經籍志漢光武始詔南陽撰

序曾廬江有名德先賢之

費郡國之書由是而作

公子肅然改容離席而拜曰

廣哉觀乎井鼃蟻蟻昭然開明乃知西河俗美以子夏

北海風移由康成文藝抑末歸根六經滌源壅本敬義

四明文徵卷一 約圖刊本

明誠鄉黨之化漢學是崇讀書尚友作聖之功闕里近

只遵海而東從羣叟兮問塗貫古今矜心同

阿東為晉問濟北為錢唐七述余頗識鄉里故事欲

擬相如久矣年六十始克為之視龜子十六歲之作

汗顏滋甚筆力衰荅見聞單陋效贖不能奇也後十

年篋中得舊稟不忍棄錄而藏之山川不改風俗非

昔祇以增懷古之一慨云後儀深寧老人王伯厚父

述

七觀 袁梅

翰林先生納榮息機謝白玉之堂將歸乎麻源之山房
越公孫懷牘濡穎託物喻志考圖審曲若鑑之納視言
忘而意消類別而理備有郢大夫癯然褐衣目不接乎
黼黻耳無聞於律呂駮而言曰登高作賦淫曼荒忽智
專者魂強形滯者物逐昔吳州來觀詩東魯言有度徵
有據厲階於枚生濫觴於曹王先生楚產也雲夢汗漫
巫峽嶢岷胸藏腹蟠公孫不足以教我先生殺青南山
蹟簡羽陵若網有綱若墨有繩舉凡暢微我其聆諸

越公孫曰大素烟煴清濁莫儀雨風露雷動植攸孳辨

四明文徵 卷一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方審良民用不疵六氣以診曰天其世彼諄諄者皇曰
汝命實長厥土燥剛相其溫涼我生命在天順以受年
巖居谷飲中道以隕執書以觀有涕汎瀾陋彭鏗之逆
理兮何縱恣而益顏言技可以進道兮吾當繇是以爲
天地之病修身俟命道之大經先生之正也大夫曰神
之所行何體何方拘者爲儒請更端以告僕夫

越公孫曰靈曜宣精五紀順明察幽考微法天以行形
氣芸芸吉凶卑高觀象以分韜兮靈根感不以言繇動
彰靜百神受祐虛者爲音質者爲數昔后稷氏之職黍

稷嶷嶷智者過謀胡盡其地力民日作慝相攸食墨風
雨斯蔽連雲岌業飛不得垂喙履不得仰視旁營萬家
地記萌芽藉衣債厥而淮水復絕鑄鼎伏姦能沈於淵
吁嗟而求桑林之羞要荒擾則王會盈庭獻琛效珍物
不可枚陳雞豚以時父恬孫鳩何助邊茂思屈曲州島
家累千金資先生昔居列仙之館據要集思謂象以理
明妖由人興守淳芒法清寧卻走馬於郊謝重釋之雉
陋三脊之茅熙熙陶陶舒舒天天不言而歲成無營而
事貞夫子不云乎一致而百慮其是之謂乎大夫曰汎

四明文徵 卷一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觀博聞於道彌損願滌耳以挾其蘊

越公孫曰粵昔尼父唯俎豆是教擊刺坐作因民以教
蒐苗獮狩車徒卒究厥今輿圖八表同歷四貉交軌月
竊風巨冰天桂海馳心望雲請命款塞千廬星環八屯
山列羽林繡經飛旗鼓笈然而樂成者難與圖事守文
者不足語智嘗聞之兵農同封耕戰同功魚鱗雁行敵
莫我敢當府散籍移萬姓流離強帥控脇外寇憎肌卒
不可柱支後王鑒觀法日以繁庖者罷者恒者贏者駢
頭引吮食粟而嬉開門納兵百郡是師何草廬高吟峙

嘔雜耕何杜氏之子傳癖孔深而緩帶以征射以容觀
劍以氣言批亢擣虛孰知其隅折衝厥難莫窮其畔至
若握元圖視龜文縱橫起止與易象相表裏者驟語之
吾懼大夫之悚聽也大夫曰兵者不祥之名未效此知
也

越公孫曰炳靈心君闢乾坤情聲相宣立度出均昭
昭鴻藻縹緗是存敢先論楚材而言之漻漻乎形畏垢
而將翫也霏霏乎睫承露而欲訴也荒蹊斷葦燐滅沒
而疑聚也織文揚徽攬芳菲而雜組也少焉商飈號鳴

西明文徵 卷一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金石琮琤逐虎搏兕韝雕鏃鷹寄莽蒼於一瞬乘扶搖
以孤征終緩轡以就日愴倏淪乎西傾噫彼何爲哉古
有巖居之士抱奇挾幽漱芳深林憩寂演流澹乎其若
遺竊兮其若留鉤盤助之爲回旋虛牝答之爲獻酬猿
三疊而墮淚鶴九轉而凝愁鈎元探微迄無終窮瑤席
敷張高歌慨慷語初麗而終放託餘韻於宮商然此其
菱菱者耳攄拾蒼雅括磨詰盤微粲貝編飛英露溥何
譏乎肉食之鄙猶鄭穆而魯桓也大夫不聞之乎鐘石
絲竹各隨其聽隆仔有時其所遭者命摩盪堪輿吸呼

義娥矢爲帝詞叶爲廣歌五嶽贊襄百靈護呵不棘不
茨如砥如磨發潛漏泉掖民陽春瑰逸爲新簡絮爲眞
列若戶居別若渭分雍容者珩璜冲遠者英莖縷絕緒
續醴甘而齊清昔之擅名偉者耿兮其不能以十百程
也浮聲切響直意肆志彭湃旬磕滔滔莫止据理者夸
飾言者哇嫫母兮姑射鉛刀兮莫耶響莫任兮柰何大
夫曰文章與政逸玉暑之職也文勝質則史更言其大
者

西明文徵 卷一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越公孫曰屹屹中壘校讎靡寧世本年紀繫於麟經捨
相府圖書泯其緯經炳燦金匱沆罔敢配乃司馬氏決
榛鋤翳麗者爲譏激者爲刺升涉世家表籍作記言諸
侯無史史立周圯鄙儒豈壤削章刪凡燭火並日卒漸
盡莫傳昂昂荀袁辭約義完何班范家至耿光縣縣相
繼擬述百世一律素王簡編如日在天熒煌高張孰敢
附肩鵠化以滴研探益疲穢者闕者襲者溢者洪涖具
禍希企市價諂不表直俚不師雅若擊鼓鐘若盲策馬
元經附譎唐曆受呵後有紀略迄莫同科尹石猛志證
古比事百不一試歐陽氏出方名山所藏復大同而小

異勢不兩立其魯史之謂厥今繫牒川盈記注櫛比故志考存廢之源典章酌損益之致登瑤山而神駭遊鄧林而目昧般倂效呼隨和發涕操觚之士吾將見其心報而神悸也先王登祕邱覽羣玉積石倉標朱目墨兵筆削融液乎粹精固赫胥鄰大庭大夫宜從下風而乞靈也大夫曰皇王惟熙帝霸孔熾我心增悲韓愈不爲史名以四馳何庸知焉

越公孫曰煌煌古帝別生聚方煥乎陶唐五服正邦五典率常尊之無違民用熙熙授之以時聿來孜孜降於

四明文徵 卷一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三王厥緒曰孽集成於蒼姬黼黻憲章金石命令緝熙大和宣和羣姓纖鉅之備粲乎其有秩也豐殺之致屹乎其有截也三光重輝百辟拱列歲時易象而浸淫弊芽弱者綴旒強者鋌戈智者探囊勇者拔河搏犀象屠蛟鼉飛矢請命旁午係車焱乎浮雲迅乎奔塵炙轂滑稽之士紛然而並陳棄仁恩假鬼神混君臣各馳騁而懷新數千百年人亡而說具勞乎離婁不足以一視也芥乎王良不足以一御也其最大可病者恬泊守真可以養身不可以治民絕性棄命黔首蠹病孟軻氏有作

吾見其髡鉗而舌咋也言未既大夫曰天藏山中瑾瑜匿瑕開以辨之厥德曰華儒者詬病卒不能以勝何道最高子盍陳之母激母勦

越公孫曰古昔顛童受業閭塾書數首通訓故是屬辭歌象舞目接身服相親有恆日用不瀆後帝不相襲緣祀興文八音寥寥五禮紛紛鏗鏘莫明而聚訟若焚鄭說乖誤後國踵循象制益湮周官別出議者欲一繁紊繆錯操網而入林適越而轅北也類禮孔勤五厄莫存後有做補去取未就卒乘蚪膠雲字以文合聲以音比

四明文徵 卷一

二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旁行敷落侏離狄鞮文軌同風不能以一致孔壁莫推二經蕃廡聲牙爲今簡儷爲古謂道統是傳曷敢有語詩基文王而周召先興首章異同眾說沸騰風雅變言美者爲嘗直者爲詆魯頌紀異秦誓告終何後學曹曹迄莫之通麟麟魯經議口法吏謂齊晉無襲而日月具刺紛若蠶蠅眇若糠粃不虛其心不明厥祖遺珠抱疑探篋積毀然此特人文之經緯政治之用體也三聖述作包河總格二儀生於心萬化制乎神迎之而莫視拒之而彌存疑者遁者愕者困者湛兮消兮委兮昭兮沈

思遺物形離超兮激迴颯兮闌而寥兮縱雲翺兮愔兮
儒先從我招兮大夫曰始吾見公孫疲紉若不足突梯
若避辱靡精稿神何斷斷然也今知子矣永畧處矣吾
與翰林先生徜徉此土小年大年猶以為朝暮也

桷不佞遺牒守儒號東南故家志學之歲先子命繕

治書錄觀史志略錄部第時見舛雜稍長得博考先

賢藏書總目砑砑三十年合傳短長迺成一家承旨

程公作藏書山房於麻源三谷命桷賦之遂作七觀

極道原委延祐三年歲在丙辰七月癸丑會稽袁桷

四明文徵卷一

五十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志

汪蒼舒曰文以疊做而醜者莫如七體為甚一見柳

州晉問再見於此均能以我之秀削浣彼繁縟

湖語

全祖望

謝山先生閒居湖上有客過而問焉曰甬甸東之佳勝

以雙湖為洞府會聞昔人列之圖譜而七觀未及焉蓋

深寧尚書之疏也舊文遺獻日以榛蕪先生方息影園

林留心理社願言其概以補作者先生曰凡清景之融

結必溯其源是湖濫觴之始四明洞天之所鬱盤也東

南七十峯其之蓋極驚濤駭浪之觀而又兼以奔牛之

自西蹲羊之自東南而來者百二十里之遙噴薄延綿

急湍飛瀑匯為大小溪之冽泉四明四面各七十峯其東狀如驚浪之山鄞江

之源也其西奔牛諸峯之水自姚江來會其南蹲羊諸峯則黎洲洞水來會之道其支山之水

自大雷來者放乎桃源前此有廣德湖以為壑仲夏堰

以為關蓋欲朝宗而未得也自湖塞而堰去遂來會乎

山溪之閒桃源之水來會宅泉自仲夏出是謂涉渚乃由秋浦而鏡川而櫟

社迢遞回旋秋浦即威浦順流瀾漫歷四十里以達於城

西之水又匯焉亦桃源之水自林村來者蓋湛然者其雙清於是循

四明文徵卷一

五十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城而右豁我目睛環四橋為南北其圍則三百七十一

丈而贏其為水也望之溶溶即之泠泠紆餘為曲墳墮

為汀長空懸渺寒煙時生平鋪鴨綠淡拖水晶以烹十

二雷之茶嫩色繞鐺四明十二雷之茶曰區茶不可多得是則所謂西湖

者也若夫古今之評水者多矣其尚赤也者我蓋未之

前聞獨剡源之五曲忽孕為丹霞之古文迅流成雷來

歸於三石之邨媽然其色幾疑流火之可捫更有古壁

之遙映儼若剗羊之痕殺羊巖下有石壁即所謂小赤壁也此亦大造之

奇不可以常論而於湖則稍遠矣剡源九曲其第五曰丹山赤水即今之三

石邨也絕頂有朱書丹霞
二字其流赤其聲如雷也
豈意循城而左忽復遇之有

光未殿和以焉支其光綺麗不可度思吾聞水流之伏

行能潛出而默移是南湖之涓涓者抑猶之金庭洞口

之分支耶金庭丹池說者以為刻源之伏流南湖亦然然則一葦之杭渺茲

衣帶獨開生面以呈變態鴻溝之畫足徵狡詭斯其神

明宜問真宰對曰信哉其為勝地也願陳其光景先生

曰溯流之始蓋自有唐王大令君照之所權輿其事闕

矣近而可稽斷自吳越作東府之右藩授懋親以旄鉞

爰大浚夫重湖洲島為之四出康憲之所經營尙約略

四明文徵 卷一 三三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其有迹錢康憲宅即今廣盈倉基方有宋之正隆慶中天於嘉祐賢

牧彭籛於湖最厚集賢錢公輔偃月堤長堤載沙立就如截

如抱蓮香滿袖紅蓮閣係章公築其下即堤王益眾柔詩所謂湖光如截天如抱者也

樂新亭廊腰列繡虹梁憧憧夾岸右右西憧憧橋即今尙書橋東憧憧

橋即今館驛橋洋洋湖心以祝聖壽有魚攸然亦叨神佑廣生堤

時則有若溫公荆公牽率名輩題讀恐後亦越三紀更

廓其初廣洲成十二劉所圖劉戶部淑如創十洲而後於劉戶部成煙花

駘蕩雪月清虛池塘春水芳草平蕪三眠之柳乍醉五

粒之松長腴葛陂竹實丹鳳所廬落英森森拒霜與俱

雄風西合雌霓橫舒時則有若陳王之徒唱和其區陳忠

肅璫與王巨舒肅璫與王巨舒嗣是以還滄洲則高閣連雲刺史趙涵伯圭作

虛則深館隱霧魏王戶挹清風家臨平楚雉堞參天鎮

山接武即李刺史夷庚所治鎮明嶺二分煙水空濛三月風光媚賦

樓宜獻樓宜獻直抵城南同流異浦則又別有奇焉試與子原

地望於小江之鄉正譌舛於句章之土別稱為小江湖者蓋以城中安

東鄉一帶曰小江里因名或乃混於句章鄉之小江湖故清容辨之訪昔人之遺跡求二

豪之故所所謂鍾黃二家彼其分清洞以左旋如捧花

之媽女引修渠以斜行盼夕陽以延佇由長春而入為清洞橋東行即

四明文徵 卷一 三三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南湖為南所捧何花芙蓉容與中有蓮心清芬一縷翠蓋

亭亭以迎紅雨湖南水道取象蓮花何來細湖別來遙

汗溯流而會藕尾如注誰云不掉凌風軒舉南湖之中有細湖又

稱小湖蓋採蓮橋一帶也舒中丞直以西湖別名細湖近人則但以南湖名細湖皆誤惟胡制使寶慶志不錯

細湖之西有港曰藕尾伊平遠之流泉忽有時為周髀之合妙一

股與一句竟參三而鼎立而且極神奇之巧幻又如南

箕之不翕當其忽焉而申疑雲氣之可接也三角灣舊名龍舌

更訝淑姿之豐盈胡有時而消瘦腰圍如蜂帶垂如繡

潺潺浚浚折旋遷就宛然小蠻與我邂逅即今所謂腰蓋古之帶湖

竹湖地也搜奇既畢放乎中流水月蒼然大圓可求橋水月城

上烏啼格磔鉤轉城下草綠翩反芳柔聽昌黎之冷泉

對遙天之碧色彼城外之紅流蓋朝潮而夕汐紛黃沙

之撩人羌魚鹽其四塞豈如此閒蕭閒獨隔玉几東來

錦溪而射吳志淳湖上詩是以瑞應之來自五臺者長流連於

勝蹟所謂五臺開元寺中瑞應觀音者也對曰有是夫其清絕也彼其前

輩之所貽留者多矣雖曰易代其掌故尙有可言者否

先生曰並湖甲第嵯峨尺五碧瓦朱甍更僕難數其最

先者給事故廬猶傳僊隔今惠濟鮑王廟古稱雨漕使

四明文徵 卷一 約圖刊本 三五四明叢書

遺居後爲梵宇故寶慶寺在勺魯橋東者乃故漕使顧宅吾不能畢陳矣爾

乃能王後樓畫錦之府雙闕相仍羣公之祖樓楚公畫錦堂乃王

司封周之故址四明餘光瑩瑩環橋如組畫錦坊在西

守鄉郡者自王始東有錦照橋則南湖之交也其西有錦照堂則竹洲也

堂與橋相隔遠成化志即以竹洲之橋當之不考延祐

也登封閣中嵩洛可撫楚公令登封攜少室石以歸南

攻媿東樓拂雲高戶蕭疏梅麓在湖之泔攻媿族孫扶

稍折而北友恭有堂萼華接葉中有二汪野則野處之

記雄文皇皇汪少師思溫兄弟所居誰移洞天跨湖爲藪曰惟史

氏十據其九招四明之山靈使來歸於戶牖兼天巧兮

人工笑愚公兮何有彼從孫之摹補陀於霞嶼其法蓋

有所受宸奎有藏遺塵有像惠濟有祠環其相向史忠

在湖東而以竹洲之真隱觀爲洞天學四明之九道於

其中因立謝遺塵廟其御賜四明洞天四字歲宸奎閣

又立惠濟王祀祠之忠定從孫嚴之舉補陀洞天於刺

湖之霞嶼實祖於此今史氏子孫誤以霞嶼爲忠獻所

鑿至今花果之神居如靈光之無恙噫圖經之譎謬乃

以爲建炎之杜將今花果園廟屬史氏別業中物裏端

忠宣在北鴻禧在東繡衣長橋碧址芳叢報慈禪窟忠

獻所通錢康憲公宅捨爲觀音禪寺初名報恩史忠獻

四世絲互萬屋爭雄乃有放翁之徒彩筆如虹更有石

窗王孫山澤臞臞括蒼歸來小卜逃虛史使君文卿築

也因自署石窗何家錦里亦復嶙峋天水上公實惟宗

親比輝墨莊鄉郡所尊趙閣學彥逾錦里正與墨莊樓

釋褐有坊宣大參之廣廈也由均者橋直抵靈應坊而

狀元旌勳有門馮制使之遺榭也由均者橋直抵靈應坊而

宅至若龍圖之巖堂舒中丞周氏四休之別業周南侍

耶之息齋高憲亦復相爲上下而南藍則了翁尊堯之

著出馬尤有光於精舍高麗之使館亦樓楚公所建後

宋人貢道之所資也陽源之義烈宋忠臣袁公日本宣

四明文徵 卷一 約圖刊本 三五四明叢書

慰之凶終王積翁招諭日本而死詔祠祀雖不同亦未

元史事所當知也馮氏萬金之樓則義施也馮氏萬金樓施藥四

休居士有詩翠梅畫簾東西相望如雲祁祁以為湖幃下戶

塞門蔑從依傍自是而南故樹之迢迢者蔣園其最有

名矣至若水閣之疏越趙侍竹墅之幽清高使君丞相

少師學士輅院之徒園林之盛有如列城魏丞相陳文

公樓輅院皆有園在湖上竹林一區則王氏畫錦之都深寧先生

故所居亦稱錦里竹林其別業其同巷者尙書拙逸之亭也袁尚書似

也然此猶其小焉者湖穆陵之養晦大橫雖兆沂邸之

四明文徵 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圭未裂髮髯乎荒野之遷居求螿龍之幽窟惟茲流泉

蓋嘗三浴夫成池之日理宗自越中來就學彼後此四

十餘年之表章學統昌明經術可不謂於此肇基與歎

文獻之淪胥致圖經之缺失僅僅以達達之遊句章之

戎張皇於後世陋矣對曰宅里則吾既聞之矣其物產

若何先生曰湖中物產充切城隅其負城為鬧市集百

貨以兼車宋之湖市在觀音遊屐所至不時可需如菱

如芡如蓴如菰蔥蔥青青以備晨蔬宋時湖濱居民各

堂西湖記 而且中今無 而且有鮑鱉青有蝦粹白其柔成脂其長徑

尺彼舉底之漁人鱸鮓充斥湖上漁人而未足以盡沃

土之出也南有大坂土膏最濃不須一易歲致千鍾布

穀原頭黃龍臙牛鞭初動壇壝所崇周南雄刺史之

熊軾時過之以驗歲功前代於此且讀且耕則有諸豐

焉宋時大坂田為豐氏物蓋北有釀泉其甘如蜜當時

酒務於此焉設麴車沈沈雙魚最冽雙魚酒見貢之天

子御尊所列南渡後貢酒泗水潛夫記其種別以祀神

明則賀公之所怡悅也賈公祠正當夫權歌羣和秧歌

間作酒戶張帘漁戶四逐新月生斜陽落泛中流聽評

四明文徵 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泊雜披土物正復不惡味嘗其新賈喜其薄夫非賞心

之樂事耶若夫吳綾七裏載在方物紡絲巷中中宵兀

兀擬之蜀中文君縑帛交梭之名百縑百易夏日所需

厥有輕紗比之薄羅微涼足夸前代所云冰紈方空穀

綸吹絮未足多焉是則女紅之精者也對曰是不過日

用之需而已彼湖之用詎止此耶先生曰西南水利它

山是賴惟王長官其功最大平截江河剪葦大塊驗水

瓢三鼎足置瓊試觀於行春積瀆烏金之角立足以想

經始之鴻裁蓋城南之連阡接陌賴之以隔蕙江湖汐

之界而非是湖則城中之流泉亦莫知其所津逮也

北時城中維舟之地在紅蓮閣下南來始移平橋自有牧守以來其賢者如錢如

劉浚治無已增卑培薄民命所倚其潤色夫洲島則餘

力之所為而非以事遊觀恣淫靡也歲或旱甚鑿井相

餉虞大事勿幕之收不窮之養曾聞建中之時上供之舟

被阻唐監意治湖旁皇莫仗稽首長官之神實陰相焉

舒中丞有南渡以還橋梁泮瀼制使如張津亦留心於

湖上舊有三喉洩水東注又有二池以備北顧水喉食

三關皆穴城洩雙湖之水東入於池警榮衛之在人蓋

蛟池唇池則所謂備城北之旱歲

周流而無杵自沮洳之漸堙竟暴漲之可慮保豐之禩

陳守重置陳遙分橫流以殺其勢它山水北洩行春

其竭誠盡思莫若吳公洪水築而泛濫治新河啓而痼

滯融洪水三壩最有功吳公自言留心四明水利至洪

水之役而盡新河則吳公以為能使四明產文人

也其他修舉廢墜罔不庀之工焉於是水則是平時亭

是築刻箕志步見水昕夕之車騎觸目儆心或蓄或洩

斟酌從容是以湖之水勿匱湖之利長充政成民樂半

黑牛絲之髮憂晴憂雨之心觴詠其中即吳公甘棠之

蔽芾其誰與同春猿秋鶴宜禋祀之攸宗何居乎清容

四明文徵卷一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作志詆大賢以障羣蒙謂忌吾里中公相之多而徙

始興之堰以絕地氣之通真誣妄之私言竟誰信而誰

從清容有憾於吳公故作志盡掩其善政而反有徙堰之說謬矣嗚呼吳公之明德遠

矣五百年以來水則涇於列屋時亭之草芟芟三喉莫

問二池其空彼葺茲土者其誰過此而僇功若夫南湖

之湛湛尤神物之庭除不見夫長髯如戟縞衣如茶呼

吸重霄擅茲奧區朝遊海上暮返城隅疇其從之一蜃

一蛟謂北郭蛟太尉之節洪波所朝沒而依此白馬楊

白龍廟旁有張太尉祠以奉誰向據里巷之流傳以

為山陰兄弟之招也耶銅盆浦龍相傳即南湖所徙以

嗟昔人之延置總非小補後人廢之其失也鹵故當河

渠正完三喉未阻江流亦引地脈楚楚神龍出沒原無

齟齬氣喉正當鄞江門下為南迨夫大澤竭一作淤泥

閉誰嘘枯莫宜滯英爽勿堪更圖卜地然而雖徙新田

猶思故絳穴城之道萬夫莫障時聞風雲如來陟降今

下尚有穴洩水入江竭力莫能且客不聞中山使者之

行邁耶海波微揚神靈如在彼其庇廕且及域外何況

是湖肯忘錫資盈銅浦陳少卿侃使疏夫水利之於民

球空中見神龍護之

四明文徵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至重也倘其脩故渠招芳蹤吾知逝可復還否可復通

耳乃若天封之塔浮屠家之建置亦稍參以揆日測景

之宜命名之旨佛經載之其附會於梁唐之紀年者妄

也對曰是則然矣其人物若何先生曰是邦僊釋之場

也洞天福地則有其四四明居洞天第九而梨洲大隱山葵湖以爲四明之支山並列

地佛地則有其三育王舍利岳林彌勒與戒香暗尼爲三佛其在湖上有可

言者寶雲片石義通傳教延慶尊者於焉分派見四明尊者教

行戒香暗尼維衛佛之呈身元祐黨人瞿然下拜謂周南雄

也觀音遺像建炎呈夢完顏兵火所不能害錢卽康憲所捨宅見

四明文徵 卷一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延祐志 彼夫牧庵則爲山之傑崇教寺僧處真則大智之孫湖心

寺僧圓覺則能仁之秀觀音寺僧皆足以張竺國之軍乃有妙

蓮其持行更純苦心孤詣不爲虛言以自文蓋嘗觀於

廣陵曲江八月之狂濤幾橫突於海門行都陸沈之勢

近逼城闔而不須強弩之射直坐嘯而止紛殆禪力之

所宰出之以冥運而倍神妙蓮亦湖心寺僧其事見至正志是卽令神

禹再世必將招之以制支祁祈輔庚辰非區區治水之

徒所可論也風流餘事則開元六院梵宮所尊中有閻

黎繪事軼羣天男天女天王天神維摩問疾如聞伊呬

霓裳羽衣調律悉均更讀它山之題句朗朗清新開元寺僧

亮廣利書法上達楓宸畫龍亦奇石碎波淪開元寺僧

惠之琴和聲烟燼祥符寺僧惟講宗之大啓則法智其最

高開權顯實十三科之遺書遂爲天台之斗杓不見楊

大年劉子儀錢希白之雄文抒其藻趙閱道陳了翁之

碩望輸其誠曾魯公史越王父子之大門振其勝荷池

菜園如錦如鏡十觀之沈沈空明寂靜高足之出於他

寺者有若神照之伏虎聲著白蓮東掖寺僧三學之勁節

朗公稱焉開元寺僧浮石之手採如意心印灑然三衢本業寺僧

四明文徵 卷一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崇矩皆禮 其在寺者廣智明智圓照圓辨定慧覺雲柏

公高第 庭之徒以振宗風以大法傳沙泉醮月松帚吟雲流風

雖遠佳話猶存而鮑耶之再生而尸解則列仙之倫也

對曰二氏之說先生所不道也偶或因文獻而及之請

言其醇者先生曰湖水之靜深足以洗道心湖水之澄

潔足以勵清節湖水之霏微足以悟天機是故湖上理

學之傳文章之聚官箴鄉行交修具舉振然繩繩然

咸有昔人之規矩慶曆之師儒五而樓氏居其一實自

剡源來敷敦澤豐袁之源流所自集兮樓正議公來城南學者稱爲西

湖先生高弟則豐
尚書袁光祿其最
光光尚書古之遺直託興荷花姦回

辟易正色立朝田不盈陌以視清獻允不忒兮豐清
敏公羨

急流而勇退耽葉月與蘋風不愧為文正之女婿忠肅

之婦翁兮史忠定葉月蘋風之贊為周銀青師厚作然

之不知忠定何以屬之銀青今志乘又誤移陳忠肅嘗和

忠定之贊為南雄作未考鄧峯真隱漫錄也南雄大節

周岑之盛甲於黨籍莫之與並况其難弟亦爭勝兮元

黨籍范忠宣左丞待制兄弟三人南雄之母舅也胡右

丞宗愈王學士觀其再娶婦翁也宗肅則妹婿也忠宣

于正平其中表兄弟也鄧考功忠臣胡氏之僚婿也忠

肅之妹嫁西山光生李深親表十人並登高第時稱異

事貴義如壁賤金如土徵君高風足千古兮見了翁所

四明文徵 卷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志越公八行無忝笙詩之白華不知冀公之事母實傳

家兮史冀公簡為明州從事奉母最孝公事之餘即具

公抑悃而死子越公詔屬志讀書既被徵遁入大田山

中延祐志以冀公以用杖輕忤大吏而死考非也當考

忠定公所作建炎蒼皇廣陵出走監倉微臣誓死官守

五世招魂詞 瓜瓜道旁之兒猶傳節孝之後兮豐倉監治死節揚州

旁見者憐而養之其後高宗特賜褒其子誼甫三歲棄道

恤四明志失其事子從始與志得之顯謨錚錚不屈咸

陽江干遺愛百姓猶甘棠兮汪少師喪亂之餘不緩民

事耕織是圖邠風之深摯兮樓安撫盧敏醇深宗師伊洛

其在甬東首推正學拒昏勁骨天半謬謬五峯誦友不

嫌攻錯闢獲麟之一編尤弟子之所敬是以寶桂之坊

填酬而饒酢也高顯敏公問兄舊學甘盤黑頭路公三

經箋故之書為儒苑所矜式而中興大儒俱荷翹車之

辟史忠定相孝宗御書舊學二字賜之時有異僧稱之

有功者中興大儒朱子雖子而下大半皆其所薦晚年

出山為人曰此行可以已但因朱元晦尚未召耳其愛

賢如此未可以為梅相業之偉所關在國脈也舅甥則

學上有集鄉里則祭酒有會莊靖之明德尤其最也尚

書大塵視軒冕有如浮雲刪定父子之遺徽真絕羣也

史刪定涓不受忠定推恩之爵其後以桐鄉東來說詩

授其子彌林亦承父意不拜見刻源集三四明叢書

四明文徵 卷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雄灑山妙句穆如清風自託信天嗑漫畫之無庸也

朱舍人翌灑山詩最宜之侃侃難進易退含香對命百

僚所畏更有定城一官慈惠古之循吏真不愧也吏部

乃弟豐誼定城台談四先生之講堂俱在湖上而竹洲一曲為端

憲之幽居晝觀妻子夜省夢寐書帶之草徧階除也咬

較季子高臥邱樊道義之樂長冲閒也沈端憲公以史

亦館於史氏兄弟並居海上館開元公師表乾淳龐然

名德宣獻最尊哲弟亦賢聽訟有聞哀毀損折孝更純

也樓宜獻公槐堂高弟尚有吏部累掌大藩思恢國祚

及兄錫

身後蕭然更憐貞素區區孤女之嫁其餘唾也史忠定汪祖

亦官吏部其與象山講學問答最多蓋沈端憲其妹婿也持節淮上力排和議見劉後村挽詩舊志但以其嫁

孤女一節列之獨行陋矣史忠宣不屈其兄鴻禧不以其叔功斯為卓越

皆從慈湖先生講學湖上稱高弟袁魚金塵登諸循吏西山所稱樓氏安撫以下足雪

正議振家聲史氏則忠宜諸公足雪魯公承公之恥趙氏有哀州足雪其父黨禍之恥者也世家子弟其勉之

疏寮觥觥迫配范陸苦吟之餘尙聞三略晚節微嫌平

原入幕高學士似孫詩最工又有支林詩筆清癯蕭瑟

東夫辦香此開未絕史春坊彌寧也學饒州雅人經術

四明文徵

卷一

是治退居晴湖愛聞魚計史使君定之也著有太極圖論著說鄉飲酒義月湖老漁

集侍郎翩翩夢吞三爻更有叢書足比清瑤持計則失

談經則豪趙侍郎汝模以史氏愛婿居湖上其易屯田

學問克肖乃翁中原師友其仰大宗樓屯田淳測天量日希

蹤洛下長貧如侈布算不暇樓處士修精曆學終日持

容德祐孤忠厥惟太平一門蹈難不愧世卿樓使君諸

應隱約潔身不仕衛公之學猶存職志應處士本仁參

今居王家墩前英英蔣生學統攸歸惜哉短折五折蘭摧授宗

簡學翁在湖心寺內至若城西義莊敦睦鄉里實惟湖上之三老

是綱是紀非徒以拯困窮抑將以養廉恥史忠定汪祖

如樓如應克恤其族比轡范氏以修雍睦樓安撫應處

以瞻士皆置義田更有義塾亦應所置古樹樂樂於今未替藏書之

富南樓北史宛委之山不過爾爾宜獻東樓樓龍是皆

西湖之著者也為問南湖之士族有諸蔣之繩繩偉哉

金紫高義得朋豐公門下其資嚶嗚力排新法荆舒是

懲幸免遠竄縉雲所爭了翁之來更相輸誠同心之蘭

其具其警中奉兄弟共守師承尊堯正學連桂以登是

以宣奉卒忤蔡京吾鄉仕族之最先者蔣氏其一也金

四明文徵

卷一

力爭新法貶官將遠徙以母老清敏力救之得免陳忠

蕭來鄧浚明首造其子事之中奉大夫塔宜奉大夫塔

其坊宜奉忤蔡京見清容集太學早覺聞歌清明慈湖

兄弟實所服膺太學存誠金紫孫也諫議落落端平晚

節何以銘心猶傳四勿閣學峴即宜奉後初年以論方

論所子晚年當穆陵不豫有謀逆者閣學弭變將作多

排嵩之所當表功甚大而又力其晚節者也

聞摛詞清絕義熙以後甲子編集將作主三徑聯珠之

吟七世志幽之作薦紳猶傳述之也昭先曰將作子蔣

集以錄先世文樓攻媿為之序氏嘗編三徑聯珠

序又有續集王晉卿為之序以孝弟為醯醢愛瑞堂之

融融五畝世業二南宗風一門著述競爽爭雄蔣氏瑞

獻公所書本在張村其城居在湖上二南之句見薛四朝議唐田開集中朝議之子孫有集者二十六人

明五老衡州有名退耕淳石善俗以成靖康舊德少師

齊稱注少師思溫薛衡州朋輩為五老安撫持節蔚乎

治行汴京老妓之詩宗國大夫之悲嘆安撫君實有汴京老妓詩最痛

刑部圖經流傳七閩漳浦保障之愛猶滿城闌郎中楊祖是

雖顏柳之家風何多媿與乃若南渡以還誰為巨擘我

思兩公折衝使節謂魏文節公杞陳文定公概也皆使金不屈世但知魏事焦山丞

相參與密勿實佐中興未竟其烈晚愛詩寮雪窗妙筆

文節於閣中識雪窗張武崢崢少師清門所出黨論方

四明文徵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興抗章申揭由來骨鯁罔愆遺笏文定救呂祖泰黨禍時以為有文介之風

節使安貧升聞帝室不見金帶沒身始出履邱之田足

彰高潔趙清敏公與歎五書博綜直造籀伏高冠長劍先型可

即高使君衍孫疏窠弟精韻學清容稱其衣佩古雅為嘉定故老冠十年窮困出處如

一宣獻流風汀州獨絕汪使君之林樓攻媿弟子也不屈買家居十年至若嘉

泰大魁明經首列則又科第之雄足參三傑者也傳狀

簡居湖上嘉靖名德之盛更有沒儀之王抗直則忤鄉

志諷移之鑿橋齋以忤史氏不達汲

古傳忠御書焯焯理宗所賜堂堂深寧正學是宗蒼萃鴻詞

比轡三洪六經百氏旁推交通孤忠草詔三軍動容大

命既去幅巾潛蹤如偃如圖以保令終默齋亦佳不愧

難兄麗澤科第三輔圖經太常應鳳尚書有子遁迹柴門不

忘其父肯辱其身過庭有傳是為遂初之文孫靜學先生昌世

承父遺意不出教其四明累世之文獻莫與倫也日湖

樵唱領袖詞家杜門桑海晚節尤嘉可憐用晦以發天

葩陳參議允平昌國大參錦樂表閭愛其至性白首友于魯

公天錫與弟尚書天任甚睦其最可稱者京兆義田亦踵其餘不幸聞州喪

其令譽京兆尹晦太府恂恂蘭芽之腴宛然二父孝義不渝

四明文徵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太守尚賓是在貂鞞鼎盛之中不容掩其瑜者也更增

魯公子賢哲來為寓公日鈔一編儒苑箕弓東發黃先生宋未亡時寓居湖上

侍講有孫講經不窮曹侍講放齊曾孫天台三老博奧

精通胡身之舒闔風劉正仲俱避地湖上而身之則重注通鑑之地高文老筆來自剡

中剡源先生儒居五壘寺旁於是有才晚出曰袁學士問其門閥淵

源樞使謂其曾祖集賢再生翰苑八至淵然清容不派

剡源遺老之幟今學士橋乃袁氏物而牙籤之於王氏亦復並峙

彼津逮者蓋未易以猝至南湖藏書霧蒸龍出雲破鶴

歸羨遙天之清泚溯前輩之風徹其足以徵舊德焉否

若夫有明一代時系尙近姑弗及也對曰斯極盛矣兮
雙湖爲在四明之一隅今先生之言其富足以舉深寧
並駕曷亦勸之貞石光我枌榆無使殘煙衰柳徒爲晉
卿所歛歟也

四明文徵 卷一

三九四明
續編

四明文徵卷一

四明文徵卷二

清鄭袁 鈞陶軒輯

北京賦 有序

陳敬宗

欽惟太祖高皇帝以聖神文武之德受天明命君主
華夷翦除羣雄底定萬方乃遂建都江左肇造鴻基
功冠古今福延萬世皇上德協重華續承大統宵旰
圖治恢宏帝業故輿圖之廣極天地之所覆載日月
之所照臨悉歸臣妾罔有內外眷茲北京實皇上興
王之地山川雄壯地勢恢宏鞏固盤礴王氣攸鍾揆

四明文徵 卷二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四方道里適均是誠為帝王天府之國朝觀會同
之所也皇上知天意之有屬人心之所趨考之龜筮
又皆協吉於是建都於茲仿成周卜洛之制以為南
北兩京而凡郊廟宮闕創建悉備巖巖翼翼鬼乎煥
然神功聖烈上足以承太祖高皇帝之先志下有以
開聖子神孫萬世之太平何其盛哉臣伏觀營建以
來天神協贊臣庶效職和氣薰蒸靈貺昭答若慶雲
甘露麒麟龍馬元菟素鳥之瑞紛綸炳煥莫罄紀述
是益足以見皇上克享天心故景命益隆而有以臻

其盛今功已告成涓吉於永樂十九年正月朔旦皇

上御奉天殿以朝百官四海會同萬方交慶臣不勝

忻忭踴躍之至竊惟古昔治道之隆必有文學侍從

之臣雍容贊詠以傳無窮故皋陶歌虞矣斯頌魯考

之詩書猶足槩見厥後有班固張衡之徒復能以詞

賦鋪張有漢之美雖其言多誇詡然猶傳誦至今眾

泯臣伏觀聖朝隆古之治足以四三王六五帝而漢

唐不足云也今朝廷清明海內晏然四夷職貢萬姓

樂業而又獲觀都邑之成聿新治道其頌贊歌詠固

四明文徵 卷二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宜與虞周之音並傳無窮豈特效班張諸人徒為誇

詡而已哉臣忝職詞垣忝逢盛事豈敢以菲薄自解

而無言謹用攄竭駑鈍拜手稽首以獻賦曰

惟聖王之建北京也紹高皇帝之鴻業啓龍潛之舊邦

廓天地以宏規順陰陽而向方準四裔以布維揭八表

而提綱彙星分於箕宿映黃道之開張壯天險於居庸

互重關於太行會百川於遼海環河岳於封疆拱北辰

兮帝居陋鞏固於金湯均萬國分會同而適居天下之

中央也於是頒綸音建皇極布深恩施廣澤捐內帑之

金錢出天府之玉帛資工垂錫匠石歡聲傳眾奔走萬
國雷動雲興紛紛絡繹忻忭踴躍各供厥職遂選才而
度物資百神以興集魁奇挺拔千仞之名材五色五采
希世之珍特輦載旁午舟運充斥紛河輸而河會肆邱
蘊而山積爾乃太史告司空奉策魯班運斤公輸削
墨智者獻謀勇者宣力精論巧思悉就經畫百堵皆作
奮擊鼙鼓之弗勝庶民子來咸頌靈臺之勿亟巍壯麗
於崇朝睹崔嵬於瞬息前朝後市之規既肅肅而巖巖
左廟右社之制復亭亭而翼翼布列有序不爽寸尺妙

四明文徵卷二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合化工莫究窺測其正殿則奉天華蓋謹身之尊嚴翊
以文樓武樓左闕右闕之噌吰開千門兮萬戶帶巖廊
以迴縈臺百尺以截臬階三重以躋登屹中天以層構
抗浮雲而上征激日景以納光耀丹碧於紫清觀其瓊
階瑤砌赤墀彤庭青瑣金鋪綺窗珠櫺鏤檻文櫬玉碣
繡楹峙丹鳳於阿閣棲金雀於觚稜懸綵虹於修梁躍
蒼龍於飛簷含靈曜以欲翔望北辰而高興飾華棧以
璧璫綴珮簷兮列星形霞映葵梢之葩萼薰香鬱椒壁
之芳馨日華麗文栱之玲瓏空彩鏤景思之品燦三光

臨耀五色璀璨壯麗穹窿莫罄名贊憑鴻濛以特起凌
太虛之汗漫岌業乎雲霞之表巍我乎層漢之半邁天
闕以益崇炳祥光而增煥目眩轉於仰瞻神恂恍於流
盼雖使都盧之巧捷不敢以躋扳翔鶴之扶搖不得以
鼓翰此誠所謂曠千古之希逢超萬代之奇觀者也其
前則九門洞開輦路如弦軒軒豁豁坦坦平平望園丘
兮宮堯接靈壇兮山川昭神貺兮景彰揚瑞彩兮雲煙
啓大明兮當中翼長安兮東西森拱衛之嚴密列周廡
之逶迤耀雪霜於戈矛揚鷹隼於旌旌選鷩冠之桓桓

四明文徵卷二

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精百萬兮熊羆維方叔兮召虎蘊謀略兮神奇聯金貂
與玉蟬紛舄奕而光輝雜冠佩兮趨踴蔚百司兮威儀
各摠忠兮納獻亦覃慮而論思天官之明衡鑑司徒之
謹度支宗伯之修禮樂司馬之整六師秋官之邦刑是
慎司空之百工惟宜百僚濟濟各謹攸司大小率職庶
績咸熙其後則有太液之池萬歲之山琪樹敷榮金芝
妍翠山鳳飛兮絕嶽波龍鱗兮燈瀾聳靈峯於天上流
惠澤於人閒其右則乾清坤寧之宮太乙紫微之所壯
皇居於九重肅句陳兮天府若夫蓬萊方丈之神區閭

苑瀛洲之仙宇巨寶昧於見聞不可得而殫數其左則
爲又華之殿鶴禁青宮玉葉金枝儲副是崇講道育德
惟孝與忠體文王之三朝謹視膳之禮容又其左則有
石渠天祿之閣金馬玉堂之署濟濟繼披我我章甫講
說六經之言談論羣書之語斟酌禮樂之文涵泳仁義
之府莫不欲筮鋪乎治道黼黻乎皇度至若靈囿之所
畜亦雜沓而紛綸麒麟之振振騶虞之靈靈白象之瑩
潔如雪金猊之威猛如神顯靈姿於龍馬逞奇文於福
鹿絢霞綵於丹鳳胚元免於蒼玉鸚鵡之色雜黃素烏

四明文徵 卷二

約園刊本

之質耀霜紛珍異之炳煥成獻瑞而呈祥他若內藏寶
貨之充金玉珠貝之富象犀虎豹之雄驍騏驎之庶
國家富有萬國茲固瓊瑣不足數也其外則鄴城列兮
萬雉開十二兮通衢蔚邦畿兮千里比百萬兮民居接
棟連葢溢郭填郭藹藹鬱鬱密而不疏邑居錯分別遂
分區四民樂業家室歡娛農務於耕桑士究乎詩書維
工及賈懋遷有無百寶之所充斥百器之所崇積燦金
珠兮列肆聯珠綺兮阡陌珊瑚琳琅璀璨赫奕飛畫棟
兮綵葢藹王侯兮第宅填車馬於闐闐紛紜沓而絡繹

四明文徵 卷二

約園刊本

喧舞榭與歌樓樂鐘鼓兮所夕載瞻辟雍學宮逶迤穆
穆乎宣聖之廟肅肅乎羣賢之祠崇祀有典釋奠有儀
歌棧樸以作人倬髦士之攸宜贊朝廷之禮樂炳道德
之光輝於是經營既終厥功告成方青陽兮屆辰逢吉
巨於元正於是萬象維新三光以明麗慶雲於璇霄燭
祥光於太清皇上服袞衣乘鸞輅設警蹕陳鹵簿翠華
葳蕤風雲飄霧潔精誠寡思慮奏雅樂諧韶濩謁郊廟
告太祖香芬苾其上升靈昭昭兮來下眷旰蠶兮方集
綬萬福兮純嘏於是升金根旋太常御正殿開明堂朝
百官臨萬方會諸侯陳玉帛旌淑慝明黜陟然後布德
和令行慶施惠錫高年兮上尊進賢達於庶位敦唐虞
之道德厚湯武之仁義興三代之禮樂默漢唐之功利
炳玉燭詠元氣協重明於日月伴化功於天地使九州
八荒含齒戴角之羣四方萬國懷仁負義之士莫不熙
熙皞皞于太和仁壽之域仰事俯育於漸摩涵煦之內
此誠所謂恢鴻業於千古開太平於萬世際輿圖而覆
載大一統而無外也是知國家萬萬年隆盛之慶皇帝
萬萬年高厚之壽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窮之祚蓋與天

地同爲悠久也賦已乃復作歌六篇以獻

園丘

潔靈壇兮峻層臺躋金墀兮登玉階儼神祇兮戾止三
光宣朗兮昭回慶雲五彩兮祥飈馳變化翕歛兮興雲
霓虔郊禋兮燔燎降鴻禧兮孔皆

太廟

敞神區兮潔廟廷儼肅穆兮著威靈啓瓊扉兮朱戶蟠
蛟龍兮繡楹祀事修兮孔明昭至治兮揚德馨鞏皇祚
兮永久於萬年兮奉嘗蒸

西明文徵卷二

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麒麟

協貞浮兮粲奇文偉四靈兮魁祥麟躡駟兮蛇足尾
惘特兮胚華麇蹈規矩兮性含仁協周南兮詠振振樂
熙皞兮皇化囿萬物兮同春

瑞鳥

孕瓊玖兮胚瑤瑤耀霜翎兮滋雪膚考靈編兮披瑞圖
素質皎皎兮呈祥鳥性含靈兮慕孝慈辭黜黑兮潔其
汗參鳴鳳兮朝陽揚德輝兮遊天衢

瑞兔

有明眎兮靈且仁脫凡質兮披元雲竊舍英兮滋羣
凝潤兮墨流津耿金睛兮星懸獻瑞階兮蒼壁陳辭三
穴兮樂靈囿慶微眇兮陶皇仁

龍馬

炳房宿兮榮波澄靈姿天矯兮龍馬生肉鬣聚兮麟臆
首渴烏兮目長庚躡風雲兮凌太清變化翕歛兮迅奔
騰獻嘉瑞兮天闕千秋萬歲兮隨龍駟

嵩山三十六峯賦有序

樓昇

余少聞洛邑之盛在唐宋爲東西都而山川形勝之
富視他州爲傑觀昔韓退之白樂天見於歌詩形容
勝槩有詠歎不足之意後歐陽文忠與梅謝賢相繼
爲僚友數遊嵩少間至今以爲美談余幸以不敏得
令嵩高縱觀諸境未有過少室者而巉巖聳拔乃在
戶牖閒朝夕博望歷歷可數因作三十六峯賦以自
廣非敢竊比古詩之流云

西明文徵卷二

八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伊浮雲之公子兮訪道於林邱棲神於巖谷超然有遊
方之志兮乃東升於岱頂西謁於華麓雖衡陽之南兮
與夫恆山之北靡不窮探歷踐兮遊心而騁目獨怡然

與夫恆山之北靡不窮探歷踐兮遊心而騁目獨怡然

而忘歸兮內欣然而白足忽御風而行兮排空濛而超
中域徐睥睨以四顧兮意恍惚而有失遭嵩高之丈人
而問津兮日遊四方而真有得何高之不登兮何危之
不陟今乃西望兮岌然而聳峙雄柱天綱兮橫於地軸
連絡偃覆兮龍盤而虎伏雖華以九而巫以十二兮未
睹奇峯之六六丈人倚杖而笑兮秋水方至而河伯自
溢子烏睹海若之難匹兮獨不聞中天之少室其高則
嶮岬岬崒崒峯鬱莽兮十有六里而疊有十八其深則
環紆縈繞盤糾紛錯兮上方十里而周圍一百包嵩陽

四明文徵 卷二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作鎮兮截輾轉以爲郭眷歌山之所聞兮觀舞水之
所樂其上則有嘉禾甘果兮神芝興仙藥石柱若承露
之盤兮帝休若楊枝之葉石脂所滴兮飲之可以長上
古玉膏在巔兮服之可以揖羽客雲母之井兮寶所聚
光明之穴兮晝所鑠一文之鍾乳兮可餐千歲之資糧
兮不絕其中可避兵水之災兮自有經書之博其神異
則玉女爛織錦之文兮金人迷白露之落雲洞警時聞
之鐘兮石井泣哀鳴之鶴王子晉環之以爲壘兮阿育
王寶之以爲塔此皆公子之所未知兮而丈人之所宅

丈人曰名生於實兮義設於適子知其一兮未知其二
子識其外兮未知其內是徒知六六之所有兮而烏睹
六六之名義東朝嶽祠儼百神兮西望洛邑鬱千官兮
太陰少陽山之明兮石城石笱天所形兮檀香丹砂寶
所鍾兮鉢孟香鑪狀所省兮連天紫霄勢之窮兮靈隱
來仙洞府深兮清涼寶勝梵刹標兮瑞應瓊壁祥光紛
兮紫蓋翠華煙靄凝兮藥堂紫薇花草靈兮白道天德
名字偉兮卓劍白雲形實紀兮金牛明月色像起兮凝
碧迎霞天光聚兮玉華寶柱金石堂兮繫馬白鹿神仙

四明文徵 卷二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眾兮此則六六之名義兮而未睹六六之景象丈人曰
方春陽之益益兮燧痕蕪沒而青青粉紅紫之繡錯兮
引百轉之幽禽雄樓傑觀兮切星辰而上侵玉仙神女
兮乘輜駟而下征朱明草木之扶疏兮蔽大明之午升
山椒雲氣之冉冉兮若覆甌而鬱蒸忽雨聲於天外兮
勢翻盆而倒傾惟紫芝與黃鶴兮舞長空而產英金甌
之驚葉兮山空落日若仙人之銀聲夜月白而風冷兮
玉笙清徹而彌聽暨元陰林阿之脫盡兮山形瘦而骨
稜稜冰雪橫積於千仞兮玉龍飛而白虎亭亭惟四時

之變態出沒兮顯晦陰晴不可得而盡名豈得仰觀俯
聽自辰及酉應接之不暇兮以盡朝昏此雖丈人之所
不能形容兮而豈公子之所可預聞丈人曰突兀撐空
兮千變萬狀山經地志兮不可究量或背若相戾兮或
面若相向或竦若相鬪兮或揖若相讓或散若相忘兮
或聚若相訪或後者若和兮而前者若倡或卑者若下
兮而尊者若上或喜兮若相攜或怒兮若相抗或若秦
晉兮相匹或若楚越兮相望或聳瘦兮若裁冠或擁腫
兮若挾纊或蹲伏兮若騎虎或崇聚兮若擁益或決驟
兮若風馬或浮空兮若船舫或若遊郊原兮累邱墳而
包柩柳或若入宗廟兮紛豆豎而鬱桓鬯戢戢兮森劍
戟落落兮列屏障勢領略兮斷而還連狀容與兮宛而
復壯超然若三十六天兮神仙之洞宅姦然若三十六
宮兮如嬪之遊燕昂霄聳冠佩悠兮泉飛霞傾爵畢
流兮天闊星燄玉杵成兮松篁瑟瑟鈞天迎兮嬌雲曲
月鬢眉新兮煙斜霧鬢龍麝焚兮霞舒霓卷舞袖張兮
雷霆轟轟宜車還兮言未及而公子頽然如醉兮灑然
如醒非丈人無以使謬兮刮之使明僕未能窮茲山之

四明文徵 卷二

約圖刊本 十二四明叢書

勝踐兮究茲山之靈曜請執杖屨兮從後塵石刻補

驟騎山賦 釋靈曇

會稽東南之鎮也沐為鄞衍為鄞會一氣之整也有歸
其間抑其閭也屈煙霞之下垂耀張錦而立玉怒孤雄
之高騫駭萬駿之翹陸蓮花之綺媚達達之豪偉睥睨
睥睨辟易警縮飛者塌翼走者踣足劃羣眾之莫曹超
恂恂而見獨故能儲粹美孕清淑洩天藏發神伏爰景
之圭爰食之龜郡表東海實焉是依謂若負展而南面
也節擁龍虎籠宿熊羆威風於島嶼湛恩波於渺瀰

四明文徵 卷一

約圖刊本 十二四明叢書

際天之域莫不來歸於是元帥之府羅弓矢樹羽儀於
以示中國之體勢羌率土之懷綏謂若負牆而北面也
舶賦犀象簞賂珠璣征斥鹵於富媪索驩囊於馮夷管
海之利無復餘遺於是遠方之貨具包篋貢京畿于以
效外藩之職羌庶物之咸熙面勢攸在陰陽厥宜嘉生
挺拔秉彝萃奇蓋物之大者人稟之靈人之顯者物託
之名筆茲地猶黯黯跡權輿於東京惟張侯之始來蹇
華路以孤征層嶽相要列障爭迎嬌旉騰歡弱穎獻節
彼尼邱於孔子徒歷聘而無寧彼嵩岳於山甫徒補闕

而自矜侯也山與生同貴願肯隱金烏直承明死與山
同壽願肯采神樂訪仙瀛且侯能軒冕糞笠廊廟邱壑
蛻俗雞犬笑侶笙鶴則宜山之僻陋迴絕宅荒遐而濱
寂寞也侯能屏棄妻孥訣去親友抗躅椒糞脫累塵垢
則宜山之險峭特拔勢聳峙而謝紛糾也爛金碧之輪
奩祕俎豆之馨香坎壘鼓之鼙吼沛雙舟之龍驤巖時
歲而宴喜豈斯民之敢忘寒於侯衣飢於侯糧病於侯
醫渴於侯漿則宜山之雲膚寸而雨八荒也有坎其巖
神物攸蠶龜甲而龍厥數盈十何負元而抱素乃質重

四明叢書

卷二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而章襲封畫文言互緝綴交其詭異奇偉之狀豈亦列
賜藏骨者所可及乎時維早嘆徧走百靈長吏斯廟牲
帛竭誠則能應祈禱以胙蠶施功效於宵冥赤地溥洽
稿苗淳興國賦民用庶幾有贏是其名聞海隅而達朝
廷矣然遠之則赤城天姥近之則四明雪竇排垓北以
為高跨蒼茫以為衰壯堪輿於今茲結造化於曩舊或
喝巖而圭植亦頌洞而輪輳琪樹春濃瑤草秋瘦咫尺
異觀頃刻易候其深邃幽靚也雖郭文處之而中休其
婉媻妍麗也雖董生過之而外誘子而取是曾彼之未

觀也必膏梁而食騷吾飢之孰得必狐貉而裘騷吾寒
之孰能必麒麟而乘騶吾斯病必瓊寧而搆居吾斯疾
道講於魯而不專於魯才產於楚而不專於楚靈鷲之
峯逮此僅十萬餘里凡教之所被皆是靈鷲之會逮今
僅二千餘年凡學之所傳則然殷梵放之清越屹浮圖
於寥泮擁龍象而羣居踞狔獅而肆說未墊何雷應暢
喧豗不海何鯨篋篋碎礪關金鋪而蔽虧握觚稜以掩
映載休聞於將來職人焉其無競飄風鼓嘖畏濤撼頓
全公議論清旭輝耀紫翠沐膏全公色笑窺風采於來

四明叢書

卷二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哲駕宿碩於往期偉澄照之遺蹟粲仲宣之雅詞北齊
龍猛通其歧馬駒大鑿要其歸紛輩出而角立俱高躋
而遠馳故曰一變至魯再變至道而山之蘊殆於是乎
盡之踴一陟以遐睇俯千古而懷其

嘉靖志

同谷賦

王厚孫

大同山人白髮垂耳肥遁充安營蘭室於同谷納宇宙
以大觀愧謝公之臨濬慕李愿之居盤有西州公子踵
門而言曰僕甫入東未遑攀躋聞先生別業東山可聞
其概而啓其端乎山人曰惟鄞巖邑在漢為鄞考牒按

圖融結淵秀發軔雲頂絲絡蛇蟻分支四明拔萃福泉
太白右股有特其顛玉几鹿山輔翼乎左右大涵靈峯
導從乎前後故能奠方輿通高圓旁薄聚莽蒼宣其爲
山也朝陽賓日絕頂轟天或龍驤遠騰或斗柄旁旋窈
而曲也藏之深嶄而萼也敷之妍走者勢壓萬騎飛者
翩迅孤鸞其水則穹石溜源層崖懸瀑盈科兮瀦潭潛
行兮洞泐會四湖爲一渌歷數里而九曲暴漲疾如奔
雷清激泠然鳴玉其土則鮮原沃壤錯綺布棊不疆奚
場不積奚基高直便於疏洩低受澤於浸滋遲速驗以

四明文徵卷一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土則藝穫相其時宜於是訪故老以流憩烝髦士以耘
耔朝躋靈運之屐夕賦淵明之辭土龍語詳而足徵宏
景神交而來娛孰知崆峒曠垠之不在茲乎公子曰谷
之在鄞九霄一星盍亦舉其物產而民生之足稱者山
人曰踰山北東溟渤尺咫萬物伊錯波鱗風尾蚶蚌蝦
蟹名殊狀詭連網籜雲集貨成市獸珍玉面之狸禽美
錦翼之雉豕三歲而爲縱麋羣行而如麕聲聞樂狗雞
之靈考收羨牛羊之侈至若春深雨闌梅實桃華叢蘭
蕙兮深林苗蕙蕨兮陽坡雷筴瑞草粟粒金芽籜龍奮

躍株屋槎枒牙條桑沃之園桑麻縱橫之畝來牟貽我
續食稼穡浩夫生涯及夫夏暑赫熾瓜疇纍纍翠脆
流水碧實如坻秋露欲霜載收紫薑食所不撤藥亦具
嘗元律云初索絢耕樟果赫烝擇溪毛野菹食以玉延
羹以芋蕖拔荀爲蔬斫竹葺莆伐松柏暨樟櫛構廈屋
與舟車征賈於焉而轉物達吳粵而輸京都梵唄稱揚
修歲事也酒醴飴香重烝界也里閭洽比敦禮意也老
穉扶攜悅春氣也積勞而暫逸素賤而忘貴鄉同醇厚
之俗家遂寧謐之志茲不爲厚生而爲民利者與公子

四明文徵卷一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曰地之阜者物必盛力之至者事必完勢當然也願聞
闕大奇特之觀云爾山人曰莫高非山鍾氣則靈莫靈
非人種德以承在昔具眼之士僉言茲山地之形探管
郭之邃按玉髓之精雄壯神蚪之奏海端嚴仙人之坐
屏儼正位於子午應列曜於天星蓄久乃泄遂爲王氏
之佳城自浚都而南渡淡無意於經營洪鈞啓闕富燭
效成天界神授列兆泉局宣獻忠文敘其志恥堂中山
文其銘於是五葉蟬嫣繼繼繩繩或政教嘉師或智勇
本兵喬梓高第金玉宏辭固以侈科目之盛而駕轡五

馬道班八座未足羨闕之榮惟其會一理根六經傳
道學贊文明著述廣體用并龜卜其言金石其誠顯則
白日光潔隱則孤雲杳冥貫三代漢唐之事備闡朱張
呂真閒道睠九原之儲孕專一老於深寧言未既公子
作而言曰嘗知是邦衍慶山邱光祿惟袁畫錦惟樓史
母氏葉繇源沂流若王公之懿美匪爵位之可儔余當
奉饗香潔寒泉肅敬墓下以徵文獻之傳

西湖賦

白珽

四明文獻卷二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錦人得貴而玩之也凡水在天地閒者由山而出由地
而受爲里合萬有六千奚止此水可誇絕於天下哉顧
一州一縣理所在水之東者皆西湖也顧有之松有之
山陽四明類有之獨在杭者齒響諸夏而筆騁羣彥是
蓋有明珠玉樹不待斲而成大圭圓璧必待繅而貴者
矣是湖也發源南北之諸峯而風氣曼延乎東州之列
岫近而秦望遠而桐扣左龍飛之兩乳右鳳凰之孤味
勢將合五州之芳澤集萬山之鮮溜豈惟武林之一脈
泉武林卽靈隱山也俗稱錢唐門裏太乙宮小阜非能專此江北江南之秀原

夫奇狀天造麗景人爲古稱圖畫之如則陋今日蓬萊

之山亦非若欲知三歎望洋之盛當不憚登一覽眾小

之危悵天地之尤物何簡牒之偶遺於鄴侯之六井獲

肇見於唐碑邊海瀕之渴鹵弭疾癘於羣黎今衍之而

爲井十或通貫於園林池繼崇堤而節水將下塘而注

陂羌運漕而達河亦旣旱而淫瀾澤及田疇之廣乃繼

聞於太傅之記辭錢氏置干兵而設墮陳氏述古資眾

僧而繕治旣大備於蘇公樹三塔於中流橫六橋於長

隄復繼志於趙與擴波光於板目續麴院之一支亭館

四明文獻卷二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日增而日益崇築前規而後隨此特表其人爲之序迺
以見夫天造之機南北兩峯亦有祠宇譬之輶蒙爲望
於魯皇如保叔雙擎窳堵截羣峯之駿奔爲西湖之門
戶冠之以南屏襟之以赤土宮其湄以致齋圃其墟而
闕武煙霞乍舉白雲不去金鐘無聲玉岑有數鴉雞延
爲向背靈鷲延爲胥附五峯飛來白猿蓮花稽留月桂
口指列乎虎林三竺駢羅乎玉女按駝巘而巾子巍如
帶粟山而石甌酷似在水中中央孤立一嶼遺鶴不來處
士誰與幸庾梅之猶昨惜陳伯之非古由四剌負龍而

徒殷恩智東成太乙祝釐之所復有瑩蓮瑞石遠映得

山之輔金地七寶南屏至此皆翠瓦丹柱寫影乎水滄

凡此前後聯絡復多嶺陽葛公已往而丹井不改仙姥

已去而慈雲如故二麥當風篁之衝胭脂割黃泥之據

萬松東接乎宮垣樓霞南注乎岳墓紫坊鐵冶石人大

青之儔散不計其在處中有水竹青芝法華大慈桃花

瑞岡之向背巢溝龍駒之並馳詠吳王之楓木表金爐

之楊梅抑不過因人煙之所聚會不若朱野葛陽之得

人而奇洞則有龍湫香林水樂石屋呼理公之白猿避

四明文徵卷一 十九四明叢書 續編刊本

里人之蒼蝠煙霞後即蝙蝠洞也乾往往刊巖而嵌谷

雖形勢之或列皆所以發湖光而增山綠泉石井潭瀾

谷實繁葦為十八合為一源濯惠因之滄浪弄金沙之

潺湲冷可洗耳甘可滌煩旁城有禱白蟾而祠烏龍記

水魚龍井而碑靈饒限玉為池跳珠為軒香山六一參寮

惠遷各井其井各泉其泉終歸平一萬頃之湖天若夫

園池樓觀佛宮仙宇辯口不能殫其名巧曆不能知其

數余固拙於言辭始槩陳其洩露尙慮齊人不知有樓

下徂邱徒知有管仲晏子湖詠有百先言御園爰有聚

景圖經所尊致坤宮之孝養據震位以生蕃來四朝之

遊幸攬眾遠以平吞攬遠南有翠芳蘭榭在焉御舟接

蓬萊於中泚甘園有水賓慧日於前軒北有玉壺紅鵝

尙存創於郾王隸於慈元去環碧兮百權隔水月兮一

垣慶樂有梅關柱林之勝珍鳥異獸之繁內畜天鵝牯

亭連棟為十景碑蝕苔以千言記南園之絕扁西湖之

洞天此皆始屬於禁籞又不但嘗錫之侯藩次則仰真

珠之高寒聽水樂之聲在高寒聲在皆雲洞居下湖之

左右柳列昭慶之外得萬金之天全擅九曲之紫翠萬

四明文徵卷一 二十四明叢書 續編刊本

天全堂名前總宜盡晴雨之奇養樂集雕鏤之藝廖氏

有紫翠閣亭等書鏤梅岡斑衣擇勝秀野藹梅坡之綠陰通花家之

板其中紅靄尙名苑與勝園滋角奇而闕異盡不知其幾百十

所所可言者特言其最堂則有德生溥泳飛之仁依光

覺貪濁之述偉觀與頑懦之志湖山廣壽樂之基三賢

先賢序列一隄表義夫節婦三十九人之樂石儼大人

君子千載一心之令儀閱雪江之講肄湖光講堂寒冰

擊之書帷金淵書堂隱居思真玉蓮舊名清翠樾九思有

美尙可按跡於品題亭稱冷泉旁連壑雷上有天香下

有客兒花光巧於公輸通元掩於招提春雨為觀香月
為鄰水竹院落無邊風月見天地心以總之皆賈氏亭館名池
有湧金金牛白龜瑤池白洋分占湖之四涯林塘之鑿
花徑之構各擇其地各擗其楣非窺園則莫知禮重崇
報有國所祠夏禹據神陸之堞神胥峙輦道之碑旌金
祝之奮忠慨朱蹕之蹈危朱蹕金祝皆湖上捍禦元尤死節者嘶府君之
神馬游宰相之白衣海州死節張范鄂國錫圭傳唄林於
霍山之埠薦菊泉於嘉澤之墀維廟食於百世皆功德
蒐於祝司非若倚草附木徒禍福於六時陵墓則有后

四野文徵 卷二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妃元嗣之攢宮侯王君公之塋碑朱少章之節旄已落
馬三寶之寶蜂不飛和靖贊寧花翁紫芝孫惟信趙師秀皆炳
乎山靈水斐之潛輝四聖顯應報陰相於中興三茅表
忠見閭靈於內向安晚峙上清之下初陽臺玉清之上
雲濤靈曜崇真希夷明真神仙雖藏幽占爽隱顯於此
湖要丕若佛寺蘭若後先於重山複水之廣松門九里
表公是崇仁七峯兩洞靈隱在中秀石奇木靈泉怪峯
兼幽人禪衲之盛互見於累代能言之鉅公捷竺有三
連甍接牖觀自下而中而上始王罔而臻大士之宮神

檜重榮御梅猶紅草堂繞枕流之翠香林挂古藤之虹
禮寶葦而登天巖瞻珠璣而下乳峯前生仙而廣利皆
寺後月桂而洪鐘集慶寺圓覺藏思陵之展靈芝抱越王
之弓遡雲屏之幽竊顯慶寺撫靈石之玲瓏洪福寺現長耳
之妙相演句麗之慈風南屏列家人之象瑞龍嶺奇觀
之胸五百應真萬鈞巨釜豐廊絢日鐵塔插空惟淨慈
為南山眾刹之宗瑪瑙而坡烏窠而叢佛三寸不為小
樓十三以龜其像佛百丈不為大舟萬斛以維之蹤借
竹智光掃岳中庸惟壽星為嶺叢林之雄豈唐朝四百

四野文徵 卷二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八十猶有薦者而未興幾三百載損益其中樓閣則豐
樂中峙據湖之會叢以亭榭附之闔閭魚莊曼衍柳汀
樂帶竹山城而可眺張循王園樓雲而不礙清曠專負山之
美南屏山下先得俯近水快即蘇公望湖樓紅梅閣於孫河綠竹閣
於居易巢居瘞杖於屏下四照插峯於鏡外二閣在外
如延賓望海蓬萊雲漢正徧海會顧疊層見迭出之多
而半為白鶴青鸞之所蔽皆在道宮佛寺中也復有如虹者六御
尾仰題西林處士宛武揚鬚斷橋非荒蕪之舊長橋有
古木之依琮老金佛二橋在節奔前之所發行春合湖

條眾壑之攸歸餘則凌金跨王斜斜整整將舉趾而皆
迷其或男翬女袿東游西汎畫舫蘭舟輕舸巨艦各標
令名明渌清泛金勝小而善疾寶瓶大而宜緩明玉坐
百客而有裕總勝列四筵而才半賞心汎綠百花望月
嫩綠翻箭流蘇颺幔坐若室處行若物換值御舟之游
幸從去水嬉之宣喚前金吾而不禁後天香之佛面麟
如翼如恍眾星辰於天河之畔非萬斛之能擬豈千丈
之爲算史記船長千丈謂積數也別有龍舟兩兩鼉鼓馮馮花帽表
於御愛繡袍見於神歆陳百戲於水面豎六標於湖濱

四明文徵卷一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參前兩後三合五申觀者舟兩行如廣陌迓者絲萬竿
如長林五步一亭酒旆茶稠笙歌沸騰軒鞅紛紜柳行
撲地花陣排雲梭門秋干出沒乎翠園舞衣歌扇周旋
乎香塵新路習金雞之蹈郊祀大禮歲則御前百戲祠預於南新路習肆赦之藝祠
山迎寶馬之郡二月八日迎七寶馬社祭於霍山張祠觀者甚盛目不暇瞬步
不得循思見進魚羹之宋嫂猶多呈鶴舞之優人翦羅
釘採花之籃範飴爲穿柳之鱗飾木兵於小桁串家具
於修筠箭矢激半空之霹靂紙鳶競九天之經綸柘彈
象弩畫棍棊盆踏棍才淺巨盆皆水戲羅襪凌波金釵照春時固

多攬紅拾翠之子亦豈無尋幽討勝之寶此特言萬一

於春九十之辰薰風動弦清和云始值崔祠之初度州

府君六月六日誕辰都人於顯慶宮進香已集湖中爲避暑飲正盾日之方熾水鏡濯

髮謂善冰山厲齒移舟南面攜衾夜熾無入世之熱惱

有月宮之寒意豔麗見於水如見於仙醴鮮取諸舟如

取諸市秋容不淡拒霜已紅映後開之萑苻雜戰水之

游龍剖霜柑於驄轡簪露菊於船篷西山賦紅葉之句

南山醞紫萸之鍾北風戒寒城人筋出肉輦酒船亦無

虛日延祥之紅白梅城吳阜之高低雪域寶騎躍長堤

四明文徵卷一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蹴瓊瑤幔車穿名園而摘珠璣是蓋四時之景不同

亦各以見賞心樂事之不一爾乃既聞遊娛之盛請言

風土之美水憑山而甘潔土得湖而豐泥去菘菹取種

於茗雪蓮芡移根於檣李紫芋菁菰白藕紅菱文鳧章

鷗黃雀錦雉魚甜蟹香筍鮮芹脆松杉檜柏參朮蘭芷

實鍾此湖山之秀故無物而不備矧佳氣之磅礴至人

材而尤異所謂傭兒販婦涵冰玉之不翅沉彼都人士

禱陶晉人十三歲作賦杜棖之文行南齊人篤孝爲學十全琮人

父令賣米數千斛皆以賑濟貧者以功爲大司馬許遠之忠義元絳唐肅人

功德廣惠於民人伯王炫南齊人隱瀑君復抱孤

貞於林翳褚氏世濟其美於大唐錢氏開國承家於五

季顧歡郎簡之豈弟宋齊由開道而為之彼羅隱楊蟠

之峻烈豈工詩而已矣惟此人物之盛不可殫記方外

則郭文王復馬湘潘闓管歸真之流以發揮其英聲法

照贊寧道潛清順抱一子之徒以陶寫其清氣時人但

知游觀之可樂而不知景物緣人之可貴且自有天地

即有此湖羣峯注流底而成澹尚念東漸於海鹹惡所

為草木齧餘而色變山川薄久而氣沮所以消沮沈昧

西明文敬 卷二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不已雖有此湖而如無於是築而防之使涇渭各得

其所後而鬪之俾魚鳶各遂其初風無大浪雨無奔湍

將翺將翔以佃以漁以此知古人有功於此水將舉一

朝而利萬世以無餘何寶正以還六龍南渡搜勝抉奇

重丹疊素致洞心駭目之觀非晴光雨色之故彼徒知

歲增侈而月益奢至以釜銷金之為喻殊不知神京不

返憂勤聖慮千官展轉而擇棲萬姓徬徨而懷上故思

極耳目之娛而為安旦夕之具不然中原豈無黃河秦

山之雄觀花石良嶽之奇趣日月云邁裴徊瞻顧嗟居

人游女不能不極盤遊無渡之歡而志士仁人不能不

與宴安耽毒之慮咸淳庚午歲作

游湖後賦 白 璣

三月廿又三日張鵬飛及方萬里李和之白廷玉汎

湖值雨各賦詩一首萬里曰隄柳春濃萬綠垂開恨

消得好風吹絕憐白也詩無敵共賞坡仙而亦奇與

欲狂時呼酒急境當佳處任船遲豈無顧陸丹青手

畫與人閒後世知余戲作小賦云

柳絮化萍濃綠藏鷺不見其處止聞其聲此豈非春工

西明文敬 卷二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極致歎湛然宴坐輕舟自行萬委千艎遠山縱橫透

疏簾而溼衣忽驟雨之若傾甬下石而閉戶才頃刻而

復晴白子酒稍耐矣奮鬪而慷慨曰此何為者耶撫梳

光之倏忽悟慘舒之不常於是頌趙抃表忠之表歌蘇

仙薦菊之章彼割據於五季若錢氏之數王渺邱壘之

無跡愴松楸其可傷涸銀海而出金槐穴狐兔而上牛

羊豈不亦雄傑一時兮終若雍門之泣孟嘗賦梅處士

妙解影香骨可以腐千古不亡鬱孤山其律兀擁萬樹

之青蒼罔廉節之遺恨保故封猶若堂天道茫茫一雨

一賜榮瘁隆替柔剛微彰謂偶然不足芥蒂兮曰作善
降之百祥謂理有可必可恃兮曷顏天而跖長二客方
李遊頭目張噴無故而多事掇陳迹而揣量指金巨羅
其猶淺兮舉大白而罰之觴曰子曰不然老陰爲六老
陽爲九老則必變如屈伸肘惟知變者可與長久知六
之變固乃可守知九之變健不爲首顧此湖中之舟與
舟中之人寧常壽而不可能畏謹以自修庶吉亨而無
咎幸乘時而過分負且乘兮致寇環綽約之蛾眉佩金
印而如斗管絃沸其前後紫緋奔其左右一旦不能自

四明文徵 卷一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保率同歸於石友蠢苗竄於三危防風橫於九畝曾不
見或裸體以罩魚或跣足而踏藕伴紫索之榮公甚泥
塗之絳叟立層冰而弗寒茹野草其適口無樂亦復無
憂不自知其不偶豈不勝於孟晉而疾顛者乎此莊子
所以不爲廟犧而李斯所以憶上蔡之狗也舟且抵岸
悉闕其牖賦詩各成肴核再取有化而無無化而有雨
晴晴雨紛揉結糾斯時也度夕陽猶未至於酉多言數
弟姑相與大笑盡樽中之酒

浮湘賦 顧開封論全州賦浮湘送

陳沂

嗟洞庭之孔殷兮將溯洞以南征何薄軀以輕遠兮獨
離羣而異情賸杳杳其無止兮導吾心之遐憂矧木葉
之黃落兮風慘慘而既秋采臯蘅與江離兮播幽躅而
爲芳投荒徼以何辭兮遭多故其易傷昔正則之致愍
兮未或違乎故土惟悶瞀之切中兮故言複而詞縷望
幽篁之極浦兮遵嘉橘之芳洲訴重華其無所兮眇元
雲而上浮淑芬芬其在溟兮心鬱鬱而難采弔貞臣之
既放兮隱遷人之俟罪浮漫衍以延睇兮悼往躅之實
多會吾憂之紛結兮吾將如之柰何發昭潭而當晨兮

四明文徵 卷二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宿南灘以向夕入清湘其長往兮出東濱而復息日夷
猶於前進兮心忽忽而時曠路迢迢於行役兮匪徜徉
而自放歌北山之經營兮豈用濟於吾航問洮陽於何
所兮謂湘源之可尋顧鴻雁之不至兮畏五溪之毒淫
追前修之有作兮亦信邁而騁力惟孤臣之永懷兮又
孰究乎其極

大禮慶成賦

陳沂

維年春仲始禮南郊大慶鴻祥以慰神勞猗歎盛哉臣
請大禮告成以揚今日之盛乎惟我高皇滌土宇別人

類敘倫彝莫儀位萃四海之渙與嗣歲之禩奉父母以
帝祇合巨澤於陰陽並尊親於壇屋兼義起於郊堂文
皇駐燕載新厥章禮望列地羣神徧將五聖紹緒世篤
其慶綏異天之成命式單厚於吾皇迺今十有四載運
符降熙郊卜孟春先神致詞干羽未格再諏仲時制歲
乃諏正月十二日禮部告於城隍乘輿孟春
未至改仲春二月十三日再告城隍戒犧牛以成牲
先充潔於牲期制冬十二月朔上親往視牲周澤壤之
嘉苗具享薦之畢采乃命金人諭戒執法臨察制金八
寸執牙簡於大祀書致齋三日於簡上大常先日事聞
乃進金人傳制誓戒百官致齋於公署御史分行齋所

四明文徵 卷二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以致 庶正肅一萬理畢達厥明則句陳繁纏羽林布除
雲官扈蹕而師清馳羲和司御句芒奉纒左帳翠蚪右
建白菟後衛玄旄前揚赤旗五緯連蓋四氣分輿扇節
應候而成列幢麾環宿而布道馴象服御於金輅毛馬
駢綴於玄纛碎轟雜沓而金革嚴警陸離璀璨而繪繡
先導於是用太卜協靈辰望闔闔叩天閭組旒應圖冕
璪體窮肅明禋以至止率駿奔於肅雍璋左右以奉圭
璽上下以從龍是時天地合尊二后配命日月星辰統
天之正海濱鎮嶽統地之令鼓以風雷潤以雲雨歲祇

受時山川列土各系尊卑享獻有所屬中位帝祇配
月星辰凡四於殿陛下壇五嶽五鎮四海以太祖太宗禮日
風雲雷雨太歲帝王神祇凡二十於四方特饋於俎
太羹於登席地植稻惟二聖同遵則菱芡芡實榛栗遵
橋魚藁麕修鹵餌糗粢豆則苜蓿芹魚兔醢醢脾析
豚拍飽粝惟齊遵豆各十二脾析以牛百葉切細熟之
和鹽酒豚胎以豚肩肉為之飽食炊
細黍和羊脂密釀成糝和和稗糜芭惟馨在德琮璧蒼黃
食以牛羊豕肉與筋成和和稗糜芭惟馨在德琮璧蒼黃
玉帛同色餘牲雜聞貳和羹品式盈縮帛惟用情日
牲同運豆簋簠各殺以二不用璧帛象赤白星辰牲間
以羊豕羹用和帛用白蠟鎮海濱牲如之帛用方色餘
祀牲有殺樂則鼗鼓祝敔簫管琴瑟埙篥笙磬業虞夙
帛皆白

四明文徵 卷二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設登歌搏擊九和奏格樂有中和肅和寧和壽和豫和
和凝和雍和安和時和九章干
戚箛籥伶各以八萬舞兩階播應鳴夏禮則燔柴登獻
飲受歌徹送望燎瘞式禮孔竭於時帝祇同將享之休
高文錫伊嘏之德照臨普於赫之明鼓潤殫資生之力
海嶽效功深之靈百神奉祇若之職公卿庶尹則侍從
允諧旃裘椎髻則羅拜倏燁乃令返份陰之旗列長楊
之騎舍承祀之輿攬于苗之嚮精一之心已畢馳騁之
力方至微神餘以均惠頌庖禽以周賜十三日祀畢莫
非擴逮下之仁享告成之利也仰承功德軒臨奉天四

日夜還御 奏教坊之部曲陳慶享之鴻篇交神人於有

殿慶成 終臻美懿於無言臣聞昔有虞皇類於上帝周祖居歆
庶無罪戾五時瀆靈玄元淫神皇堂肆赦亂禮彌恩雖
擬隆以自聖實不享於蒼旻皇明盛德割正僭謬三五
式序陟降高厚懼茲殷薦明且罔佑肇思文於淳聖康
文武於二后歲無卜禰之愆時無田燭之暮不喪用禳
之誠不弛立澤之受不忘庫廟之戒不罔聽報之候今
罔畏其威不整其親嗣歲千禩庶幾其有聞

江山萬里圖賦 并序

洪 貫

四明文徵 卷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客有贈余以前元吳仲圭江山萬里圖余受而藏之
久矣時展卷焉見夫積之厚者其勢高而遠源之深
者其流悠以長其在於人德業文章猶是已於是為
之賦曰

粵有迂叟爰渡江浙望百川而思海谷之神仰高山而
思愚公之拙縱遠目於蒼茫暢幽懷之寥廓願借浮邱
之履欲躡平山之閣見夫天下之大也山則秦岱巋乎
其東北恆華屹乎其南西嶠嶠由蜀龜蒙自齊析東陵
而大別過敷淺而南馳兩姑名謬澎浪跡迷過三山而

睹夫觀闕之大壯望九華而挹夫青碧之禱澁油然蔥

鬱翹然而瑰琦蜿蜒磅礴率律崑崙起者若騰下者若
奔雄如虎臥縮若龜存飛若鳳翥停若龍蟠倚為樓閣
之敞列為屏幃之敞或聯而斷或昂而低鐵城石壁兮
參天而峻瑤簪玉筍兮倚空而奇景明霽兮濃綠如畫
之新就雲布縵兮黯淡如墨之淋漓掩映星月明滅煙
霓陟箕山之冢兮仰高乎許子采首陽之薇兮欲起乎
夷齊出雲雨以澤乎天下生材具以利乎時需此萬里
之山之殊狀雖不能盡其勝繁亦得其一二於參差若

四明文徵 卷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夫江則發源於岷山東別之而為潛為沱又別之而為
澧為漢雲夢兮既又彭蠡兮亦衍九江兮孔殷三江兮
分瀉鉅則洞庭之漲天遠則碣石之輸海緬思粒食而
禹功不必效步于章亥一汐一朝今古有信浩淼泓澄
散漫滌滌浮焉而雲渺風焉而波湧日明兮淨如練鋪
月皎兮平如鏡瑩溢而為港注而為湖漫而稼土淤而
泥塗翔有鳧雁虧有龜魚實而菱芡香焉芙蓉或泛巴
而達楚或航越而舶吳或來商賈或轉漕輸風帆浪槳
千里須臾赤壁弔興亡之跡天塹分南北之區浮金沈

壁變幻惟時此萬里長江之大略雖不能悉其流派亦姑以表夫天地之尾閭若夫山水之鍾靈爲人物之奧區其閒怪石幽林深溪長麓草徑竹坡竹籬茅屋埋光削彩之倫晦迹逃名之屬或浮槎而釣或手卷而讀抱明月以長終友白雲於山谷桃源眇人迹之難尋玉筍乃神仙之託足雖李白之詩不能該而豈渭南之文可盡錄耶雖然蓬萊隔弱水三萬里猶可乘羽輪而飛到乎其側矧塵世之江山不能藉楮生毛穎而移入於生綃之一幅邪

四明文徵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廣征賦

王朱旦

採菖者少耽巖穴長學遨遊以南北爲家經濟爲任然而賦詩痛飲陶然若將終身焉常一面壁屢年不出一出輒流逐四海不知其所極旣而疑年歲之漸遠邊思知音之難獲返恆山之下館於秦客客問所遊方酒酣耳熱乃擲杯爲韻叶以應之其辭與壺俱碎盡客有子誌之曰此廣征賦一篇也時戊戌人日漏下三刻矣

儒將悉天地之偉蹤文必配山川而奕葉司馬著遊後

之書東方輦車前之業悵尙長五岳之遊晒王勃一帆之急慨然所念之無窮渺矣行蹤之何極良以汗漫之難期故恐曦明之信息未工字於臨流輒斷裾於接膝駘蕩靈荒震呼區脫薄帷有鑒月之襟離堂張送行之瑟至若戒象齒以樂貧恃虎頭而投筆眺帝渚以高歌對歸鴻而抑悵多南北之分投處蒼黃之變色扶三曜於崢嶸分九華於瑩攝然而鈴鳴關曉霞路風颯羽觴祖道綾刺遺郊博功名乎萬里送故舊於五橋寧求富於一得姑倚徒夫終朝若乃油幕已遙芝軒勿顧兼露

四明文徵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中央蓬塵行路沈彩何時飄萍無故在楊朱之歧途歎天地之奇數於是溯孤零之自起冀經畫之方施廣輿博覽論古籌時菱葉成精而隱者未鑿珊瑚爲鞭而騎者不嘶雖多未悉烏得無辭乎余時方垂髻輾轉流離三聲河滿一曲江堤攜瑟對湘靈而峯起割錦覆鄂渚而帆迷杯影蕩鸚洲之上下日光照鹿穴之高低出天台而思俗遠慕桃源而覺遇奇於是閒評兩浙憑弔江東以奎氣鎮王氣秦偏亡於黑股重瞳以西湖比西子宋反消於舊族親翁墓山未偈而街市產錫江沅半幽

而變化成風青牛道士袖蛇自去蒼蛟谿上食物皆空
木客山都也而假名市義狂泉醉邑也而說警談聾於
是西州遊客東府聽鈴驗蔣山之白馬弔孫帝於長亭
知朱方之大由大伯六代所建在江寧昭太白於采石
磯頭取其酬和起景純於焦山水底占我功名然二傑
之下無歸人三姑之旁即野火過金谷而酒泝木癭望
虎邱而煙焚意可王何祖道於其閒江鮑別離於其左
獨坐向幽篁而未能悠然見南山而不果惠泉作醞差
勝嚴氏灘頭蓮鑊無華誰見武陵隱者于嵐何衰而食

四明文徵 卷二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彼嘉萃匪兇胡傷而我行曠野英雄對積布以忘鞭囊
士見翻車而心煮謝二洞之芝食髓餐覬八人之草人
木馬爾其萬樹低何而絲掛百川濼泊以星連葉滿洞
庭之上鳥飛赤壁之閒刻邑失藏鐘之井漢泉求解佩
之仙朱雀橫於彩岸丹鱗沸於溫泉關吏吞珠而不報
楚人別玉而難全於是來往淮揚顧瞻漢俗遊客之意
與洛女爭神孤臣之氣與燿光並大義陽越平靖爲三
關紙句至汾冥日九塞蛤蜊產清沉之中橘柚植寒煙
之外臺沼輕霏沙波騰怪乍披曜以紆徐亦憑流而悒

際魏帝之三臺層冰自化季龍之九殿一婢不還呂母
去而島中日出田氏來而薤上霜殘級纒若鱗以自躍
樓臺或耦兮成山鐘鳴九乳而容起簧調三舌而春闌
於是望三河而不渡眺六輔而遂巡關伯來白馬之真
爽鳩錫彤旅之賓風雨交於纏澗陰陽利於梁陳天室
營周所以分兩造帝臺鐘鼓所以騰百神禱石堤以開
金匱登柏谷而封茅津稅晉駕平衛澤攬余轡乎花茵
常笑楚出鼎於晉而悼魯築亭於秦心不懸夫魏關君
請問諸水濱吾聞漢洲浴國之勢額破龍門泰山出日

四明文徵 卷二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頂目斷吳崑徙元武於野玉而符它赤伏學笙風於
伊洛而人接瑤褕紀盤率以偵少壘擣石膳以饒天根
葵邱之會已微而梁山設壘鄒鄒之舞既出而沙海成
墳濼漢與枯魚並化幔亭和野煙同薰八關四塞之中
爽氣屯乎春草九坂三川之上古帝闢於白雲雖能談
鶴白亭駕鹽虞坂不能避人葦澤取味飭盤爾其徘徊
不歸春秋甚疾易水以子午成臺北都以月朝腹食唐
磁之川多交游邯鄲之人忘故蹟伍峯乍嶮以乍平滹
沱數冰而數激落青管於仲尼訪陋居於兩席人以爲

楚國之弓亡我不知塞翁之馬失惟是病臥蠶吾強走
樊邑大呂竭響於元東寶器蕭隘於寧室付千童百薄
爲長流視七渡三城如附葛山將覆客而釜傾水欲分
家而溝裂莫對滄瀛而歎桑田忽捨盧龍而思鱸鮑仲
理未啓元終之金藍日欲破伯雍之璧遂乃西望孟門
夜經鉅鹿東溯桐鄉紫川對谷訪雁嶺乎五臺窺代王
於夏屋雲封堯禹之墟澤出滙汾之櫛晉陽以寒食聚
香煙紆真以大炎爲冰電欲濟不濟而操猗蘭我歸未
歸而傷械樸况乎採芹伐柞湖苑投雞尋長楊於百壁

四明文徵 卷二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啓函谷於丸泥季子非無辭以抵策范叔聊試客而乞
緜獨胡爲乎中路若不佞以馳驅意無關乎貴賤跡有
類乎東西常金盡而無悔指璧返以爲期然而渭濁溼
清之莫辨拔蛇鑄鐵之可疑卻扇嘉於桃林之塞訂張
楮乎蒲氏之池正恐銷銅積石長佩未鳴只到黑水朱
罍此腹何驗見燕崖而領上欲飛出魚澤而尾燒不見
無酒之泉得名似漆之流或變帝江歌舞於天山鞞雞
噓鳴於隴汧豈春風之勿渡玉門見世態之艱於開棧
終軍投繯以求車孟嘗鳴關而代且聽流水之曲萬石

四零補修襖之謠三月一劍雖或脂轄之初迴誰復張
塵而垢面今夫溪崖充斥來去忘年聞淒聲於遠岫攬
過景於閒田莫問山多男而澤多女看盡萍如斗而藕
如船恐杼機之不給惜冠蓋之翩翻浮練組於窮野暖
蝌蚪於重巖茂陵對金塘而鞠草丹浦望藥木以通泉
則有充豫之郊一堡十里三堤四水防兵盛而盜至偏
神監築多而水勢不止兵亦盜之精神土者水之生理
古鏡雜筓曲以成歌赤牒下銅臺而自起求疵疥於轄
毛竊風鈴於逆耳三春傳花蓋以何時吉月賦油幢而

四明文徵 卷二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並使未知歲月爲古今漫畫人閒爲彼此宇宙何寥廓
之可言斗柄對滄壤而數指五嶺之中無夕朝三峽之
閒相表裏蒿臺以銀鑿爲春桂岳以沙棠作壘二龍承
玉局占灑氣於珠樓片馬出金華還清光於石齒誰吞
雲夢八九於此中若隔廣寒朝暮者屢矣今夫早來四
達暮歸狹斜華林之弓載道茂苑之筆盛車阜黃承轡
而羣舞醴露協景以凝葩將挾東嶽酬西鷄未審雀喜
與烏嗟重九澤而並至周歷代之光華山人以四海爲
羊角秦階以六合爲人家對北邙而躊躇煙柳望南極

而迢遞鄉山何牛衣之徒商乎草萊而狐白之空綴於
塵沙至若南岸弛習郁之池西京張董賢之戶千金不
售句於長門七夕肯乘槎於江路以視憑吳者橫槊而
賦詩臨渴者書鞭而作賦皆有皮裏春秋與胷中武庫
何羨上馬擊賊而下馬露布乃五勝三正之相沿值七
道九區之徧睹延壁鼓兮辨文對璃屏兮寒怖湖光黔
寡兮揚精山骨披離兮住步鞭梁石以迎神排閭門而
奚訴王烈之脂難邀園客之蠶自渡輸瀛叟之玉塵斬
笛妖於當路蓋聞青城化雪以爲蛆則潔者或盡溟渤

明月文徵 卷二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擊風而成漿則冽者畢揚上測天文而下原地理居成
邱壑而出作封疆素王以避世爲短亞聖以達道爲強
雖七十二代之亡輿籍胡千八百國之無津梁鏡裏看
前途瘦影帷中競月姊胡香對方瞳以旆蝎丐三耳以
岸驤築鯨鯢於遠渡刺壺嶠之青羊請纓而髮直上擊
楫而氣常昂則有道衡半吐人日之詩庾亮未攜枯樹
之作仲宣撫高閣而悲歌伯仁對中原而淚落祝別幌
於翻潮驚離心於飄簪東郭未聞待詔而履霜在塗莊
周擬激吳江而豕魚是索爲洗馬渡江爲士龍向洛緜

舟而來者有聲羊車而過者以目沈炯一上漢臺而陳
說漢然徐陵行寄魏書而未之深察絮柳泥沾楊花風
滑於是山川聚粟手足披殃封茅策短入郭心揚願簡
毫於囊末恐投劍於夜光乘血氣之方屬晰周晉之零
壤放雪衣於籠底歌伏櫪於人旁暫居即乘輿以訪戴
所至輒曲水以流觴遺素女之蠟行車如流水棄駭雞
之寶白眼食檳榔名姓可終身不著功勳須百世流芳
訪俠生於燕趙撫溫樹而徜徉輕城舞燕白日驅狼磅
礴之恩彌轉斗筭之器難量生涯牽絲於藕孔臭味鈞

明月文徵 卷二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釐於滄浪黎棗如星而落荒蘭不佩而芳清事之糾纏
何極清暉之匝地相望帳駸娑以獨往恐入世以投香
仙子出三山而皆俗氣佛圖浴八水而送花王道路紛
紜以獲髮情濃路以遠腸鬢短心長願徘徊於形影長
搖曳而難當管眾競流以亂渡覺醒醉之渾忘纔撥刺
而嘯嘯思蹠蹠之魚鄉歌曰所思未可數關山將安度
今年復明年新時俄成故我來五月落梅花幾度春光
過淺沙蓮子金杯繡幃夢芙蓉玉盃碧酥茶西山射獵
逢都尉東岸操絃問伯牙人世幾時稱得意天下何方

是故家虞夏忽然沒陟降轉汙斜吾將窮精極目乎四
至而返夫蘿薜之煙霞

四明文徵卷二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四明文徵卷二

四明文徵卷三

清鄞袁 鈞陶軒輯

九經堂賦 并序

胡幹化

太守李侯以雄才碩量剖符此邦下車之日首布德化
訟簡刑措政風肆行冬十二月遊桃源因故基命工掄
材闢九經堂而新之發石刻於黃墜收斷編於秋草土
有成德人知向儒明年春合樂以落成之且命幹化賦
之餘芳亦所以揚先王之茂烈是宜有鴻儒碩德發越
詞章播金石而被管絃享鬼神而薦宗廟僭越不知其
愚賦二子以述盛事其詞曰

四明文徵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於鑠哉皇帝即位之二年也景星明慶雲翔日月曜虹
霓藏風威百蠻鏡照四方乃眷四明位於東南之陽負
溟渤控扶桑倚巨鎮吞長江規圓杯浮奠乎中央睿澤
弗渥淳風未揚命李侯兮守是邦虎符東分赤轂載佩
標金輓以爲車擁紅旌而爲蓋介節俊厲英風爽邁悍
卒武夫氣奪而魄散老奸宿賊星分而蟻潰布冬日之
愛戢秋霜之威歛不輟耒室無停機鳴絃千里安瀾四

隅宣化承流若時覆載民無札瘥物無疵癘甘雨飛兮

綠野祥雲擁兮紫塞簡書既靜囹圄既空我職既修我

民既同乃乘雲車控玉驄擁堅甲攢奇鋒金鱗曜而月

彩煥兵氛凜而霜雪濛介乎譙門之入桃源之東冲融

窈窕兮紛煙雲之橫鶯突兀腫臃兮森觀閣之相重遏

風霧露以爲樓兮來空翠於羣峯呀泉脈以爲池兮落

天鏡於空中孤亭突波兮浮層疑之飛鯨橫橋插天兮

互綵錯之鮮虹集余亭兮侯弓侯矢升余堂兮載笙載

鏞霧擁雲隨高車載馳采三老之遺言升九經之故基

覽遺迹之長存悼前人之莫追拂綠苔於砌石弔遺言

於折碑春風乍驚兮飄荒煙之緜緜落日夕映兮動芳

草之離離鸞鳳矯翅兮紛鬪戰之螻蟻虎豹潛形兮聚

羣嘯之狐狸乃謀乎卜筮考乎蓍龜測日月之瑞氣究

星宿之纏維踐層巒以眈高浮疏川而相卑軋地軸以

盤根摩天倪而創規均四氣之和卜三農之隙不家至

而申令因子來而爲役搜抉乎蒼莽之野探窮乎望洋

之澤剔土髮以爲林琢山骨以爲石運斤成風乃紀乃

綱累以刻層承以平堂建以雲楣投以虹梁棟上極兮

網累以刻層承以平堂建以雲楣投以虹梁棟上極兮

四明文徵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楹四旁擁雙闕六窗鏤棗山擎華棖翼張重簷鴻窩
雕角龍驤□□□□飛鸞舞鳳□□□□垂纓布
璫玉題朝煥兮規日印月皓壁畫鮮兮凝脂截肪古礎
平平兮瑤瑤鍾潤碧瓦鱗鱗兮結綠含光近而視之星
耀而霞燦遠而遡之煙飛而霧揚大創崇基弗冗弗長
宏規偉度既麗既壯互風霆之表兮插雲霓之閒橫八
維之脊兮扼四方之吭辨山川之殊形區邇遐之異類
絡阡陌之縱衡分郊原之向背縞練橫拖兮長江曉轉
菱花斜判兮平湖亂漲風送響兮日墜瑤海淡露含
輝兮月湧煙障暖浮晝棟兮春雲靄靄清泛玉琴兮炎
薰盎盎香風滿地兮落金波之桂子素影橫空兮凍銀
潢之雪浪於是點翠幕張紅筵飛錦書聘郡賢收浩景
於雲閒弄天風於日邊煙斜霧橫塵節行焉電走雷旋
軒車至焉和鸞雍雍眾賓集焉玉佩鏘鏘太守拊焉蘭
馨桂烈眾饌陳焉鳳嘯龍驚眾樂作焉於是秦國公子
以辨爲喜瞪目而視捉襟而起揖晉都先生而語曰昔
江南太守典洪都之新府修滕王之故事合樂大饗羣
賢畢至使王勃賦之侈廣其志傳流潤色承以不墜亦

四明文徵卷三

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可以贊刺史之遺德揚當世之盛美者矣今先生雷掩
長舌星垂方瞳筆動長鯨氣吞秋虹升高堂集羣公適
清晏之未闌仰流景之方融亦可以踵前世之遺芳揚
前人之素風乎先生悠然而笑曰然乎哉昔伏羲氏之
王天下也四海文明鑒乎太清地不愛其寶天不愛其
靈使神龜出洛負書而行伏羲得之網羅造化包括堪
輿融結山川吐納風霆制爲八卦分爲四營布六爻之
縱橫規兩儀之降升文王繇之而其道悉備仲尼翼之
而斯文大成蓋取乎道之爲妙是謂乎易之爲經斷三
王始五帝上迨乎夏商之統下及乎秦周之系典謨貢
範訓誥命誓陳禪遜之紀綱列君臣之分際軌五行之
變化位九州之形勢足以扶天地之運開日月之蔽流
睿澤於天下鞏皇圖於千世孔壁藏之而簡編弗墜伏
生誦之而典章次第蓋取乎事之遺跡是謂乎書之爲
制蓋老黃童小夫賤工或去國之大夫或列位之三公
覽時事之興廢觀盛德之形容情態交乎前美刺興乎
中詠山川之高深記草木之纖穠測方軌以下申摩圓
清而上通蓋取乎譎諫之義是謂乎古詩之風秉素王

四明文徵卷三

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符抗元聖之辨提褒貶之雄柄揭賞刑之大木鬱者必發微者必闡亂者必削惡者必剪紀之以歲月分之以晦旦文之以禮樂飾之以誅勸扶日月而上出漲江河而東轉蓋取乎紀事之實是謂乎春秋之典下採成周上追陶唐揚列聖之素風擯前人之遺芳其制禮也措三百以提經其辨儀也周三千而布綱其設爵也建六官而等位其列土也面五侯而內王朝覲宗遇所以交諸侯而揖賓客冠昏喪祭所以會男女而寧死喪俎豆籩鼎所以辨彝儀而昭物軌犧牲柔盛所以享上帝

四明文徵卷三

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而享先王陶匏笙竽所以洽淳風而導和氣圭裳冕弁所以祀清廟而朝明堂此二禮之垂經所以器範而川防隨流揚波鉤元員理喉襟大道之要羽翼仲尼之旨或先經而始事或後經而終義或依經而辨理或析經而合義異微而顯兮如長雲翳星炳而不耀志而晦兮如巨浸含山鬱然高峙婉成章兮如同鱗盤鳳培風映流盡不污兮如廣漢清江觸山蟠地此三傳之餘訓以提領而振紀夫然揭大訓示丕彝包裹太極斡旋二儀秦火熾烈兮斯文不焚梁風浸淫兮斯文不漓嵩岳可磨兮斯文不磷江河可竭兮斯文不緇夫潛龍雖神無慶雲不能升海鵬雖大無扶搖不能高飛日月雖明無陰陽不能扶其運天地雖大無風霆不能示其威是必表大訓之宏規存素王之遺跡申以齋戒擇以日月篆以丹青鑲以金石發天語飛宸章錫玉札示四方付之有司而實茲堂焉豈無制而然哉宏規下蟠法持載於坤也宏宇上庇均覆幬於乾也大楹古礎柱石堯舜也山案層巒鞏固羲軒也離離羣桷矩義之方也差差眾椽規智之圓也望之崇然形德之體也卽之沈然蓄道之淵也聖以白盛質以示素也飾以丹漆潤以容文也若回若翔樂之和易也如軒如翼禮之周旋也通衢修塗啟孟荀之步也重垣壯址闢楊墨之路也誅茅伐棘夷老莊之蔓也除狸熏鼠去申韓之蠹也清風掃門洗情田之氛也明月在牖開性天之悟也是故田不正者不能得其門行不方者不能窺其牆道不深者不能入其室志不高者不能升其堂不味平淡不能探書林之實不玩乎元不能擷文圃之芳秦國公子撫席而起稽首再拜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爲蓋不臨深溪不知

四明文徵卷三

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地之爲載不聞先生之言不知九經之大

耕寬堂賦

戴表元

孫常州既納印而歸築堂於四明山之陽命之曰耕寬其說曰吾疇於人而完於天介於世而通於獨與其盤旋蹙縮於勢祿之途數驚而多恧寧自放於耕無適而不足焉且夫孿腰展髀野慢以爲禮吾得以寬吾四體行歌散矚多取而無辱吾得以寬吾耳目作止信期飢飽係時而不自爲吾得以寬吾心思豈與夫搖脣觸器動足蹈機駕載疾之車擁鼓謗之旂憧憧然猶疾馳而

四明文徵卷三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止者比耶客戴某聞而歎曰先生寓言哉今夫千金之子居與人羣有徵稼於器而菽粟不分冰耕露斲水種火耘彼服田者或愁乎勤嗜乎先生亦既裂千里土而君之何用躬耕畝畝真若野人之云哉乃其風指則竊聞之走與先生皆越產也而常官於吳楚絲所既知而不知者可以類舉彭蠡之漭震澤之區由其濱者饒於壤而蔬農其上者暇於力而漁故其君子儼儼舒舒小人則雍雍于茲非以寬歟越農則不然穴野而渠糞山而畚弓培寸墾歲無贏儲蓋用寬者不勞而常給

處狹者愈急而無餘今先生封疆道德哇吟禮義播治

羣籍壅崇列藝豈弟聞望以爲嘉穀優游篤老以爲樂

歲方欲發廩廡洽春秋邇無鄰之不恤遠無乏之不周

者年勝客以燕以游乃操南風乃歌白駒文孫愿息前

揆後扶巖良日進迎貓虎也雅素時飭尊田祖也清傷

和之水旱遠敗類之雀鼠若然者柔盛焉而神莫予吐

蓋藏焉而寇莫予侮不競不甞不莠厥土亦不穢予宇

藩墉牖戶以保百世之風雨抑走又聞之能勞者不居

善施者如忘故自古仁賢之居位其爲政也往往可以

四明文徵卷三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馴盜賊驅蟲蝗必不得已窮居而野處猶能使貪夫吝客媿恥於其鄉嗜乎先生逍遙茲堂想見鄰曲聞風而遜畔交遊薰德而稱良人懷闕里之訓家哦召南之章然後道路歌惠穹祇降康門比申呂同大壽等松喬並長回視世俗區區祝豚蹄之多獲夸鼠壤之餘糧何翅乎滄海一粟太山毫芒哉於時農祥麗天東作胥勳先生方清齋啓闕徐行屏從有持善言順風三誦先生聽之忻然以爲賢於張老之頌

寄安齋賦 爲廣平舒君作

戴表元

智安於無疑勇安於不怵廉安於傲貧安於不屈內
恕者安於寡言達權者安於簡出乃有至人行無朋從
止無居室忽焉禮之以衣冠鐘鼓而不知其爲衣冠鐘
鼓粹然辱之以泥塗袒裼而不知其爲泥塗袒裼故能
除藩去蔽剖脈破錡動如大鵬飛揚振迅寄迹於八荒
靜如神龍收潛變化寄形於一物彼拘拘者方欲與之
商行藏籌語默宜乎叔生見笑於兩生楚囊之徒聞老
翁之風而自失也

喜友堂賦

戴表元

四明文徵

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梅林先生家於海隅柔兆之歲失其先廬先生攜孥東
西竄奔三歲而歸蒿蓬沒垣有季纍纍亦倦於行顧瞻
嗟傷潛然不寧嘻彼行旅道途之人望屋而館心援色
親鳥巢於林獸穴於麓日暮相求各以其族先君之息
惟季與予出此萬死乃不共居是曾行路之人與二物
之不如也爰議築堂龜食其舊除荒疏穢以戶以牖先
生左處其季在右雍雍于子姓先後徵嘉名於陶詩
命是堂以喜友名成益喜與客飲酒酒半有客離席而
歎揚襟振弁粲齒舒顏曰子所謂喜吾能言之凡人喜

幸出於憂患病者喜愈客者喜還困者喜舒危者喜安

又有人焉緣物而喜夸者喜權譁者喜市荒者喜色貪

者喜賄今先生羈旅之餘藜藿之伍行無軒車居無妾

圍退無貨財進無官府於彼所喜既棄不取脫鬼爲人

化虛作家驚還痛定未遑其化恂恂骨肉感歎咨嗟遂

團爨於一室浩慰喜而無涯此於人情相去幾何哉且

子不聞之乎有庠放棄舜實爲兄周公管蔡不免相兵

兄弟之閒聖賢所難下至漢文淮南斗粟魏邸急語唐

宮飛鏃貴極萬乘富兼九州豈曰無家兄弟爲仇先生

之居雖陋不完我行其庭爾簾爾墀先生之身雖窮不

偶我覲其私爾足爾手食不待奢分糞併餐衣不待華

同溫共寒霜露之晨風月之夕行吟接屣坐諷聯席昔

也斯墟風棲露泊今也斯堂嘯歌燕樂昔也斯墟螢飛

燐走今也斯堂圖畫俎豆先生自以無願於人而道伸

於閨門自以無用於世而政行於邱園三畝之宅十畝

之原弟耨於後兄耕於前旣孝旣友從容笑言醞此醇

醴盎如春溫凡登斯堂與飲斯醴歸視其家誰無兄弟

是先生之喜不私諸已將令吾徒聞風而起將令吾居

是先生之喜不私諸已將令吾徒聞風而起將令吾居

四明文徵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得為孝友之里也於是先生欣然環坐皆喜眾客醉酒先生起舞而酌其季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兄弟更醉眾客欲行先生又起而酌客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賀月堂賦 并序

任士林

永嘉葉伯幾士林識之西湖之上清風襲人真畏友也永幾遂為吾州師出其翁賓月堂圖俾賦之翁既分教江西遠在千里猶夫覲也其辭曰南雁主人既堂成之日天宇清新玉露橫陳若有人兮徂言駕東徘徊斗歌舊雨之不來歎浮雲之於我將有謁於主人之堂於

四明文徵 卷三

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是蜚廉揖至大夫掃門初猶讓登顏色未分久乃抬級流光若奔主人方坐堂上仰見玉人顧而樂之罷琴與書三揖入帷作而曰靜而深默而明不將不迎應物無形此佳賓也吾嘗過於逝川之上不沈不浮與時俱流又嘗覲於東山之巔不磷不緇清風自怡子不我賓而賓於誰今夕何夕寧不我規賓亦從容不覺前席若有言曰吾聞皎皎者易污盈盈者易虧潛雖伏孔之昭明吾誠也食而見更而仰過吾資也是故大白若辱懼陰滓之或來也大盈若沖信滿盈之必移也吾知吾情而

已又焉以規子為主人起謝入而謀諸婦洗觥具杓與賓相屬主人起飲賓不語主人起舞賓不偃對影成三賓不去於是歌大白之詩屬坡仙之句鸚鵡更寒天河東注主人既醉而寐賓去不顧

百耐菴賦 有序

楊守陳

吾邑章先生廷玉始自鄉舉高第累官重慶府教授名其燕處之齋曰百耐菴而求縉紳之言積成大卷閒來京師復屬余言從而問其所以百耐者則曰忿欲之火熾於中不耐則不能修德毀譽榮辱之毀森乎外不耐則不能聽天吾為一文學而晏然處之若都尊官享重祿者其耐之功耶迺為賦之其辭曰

四明文徵 卷三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越有縉紳先生宦居於楚門不容車室僅環堵楹蔽不支壁壞不補旁招日星上漏風雨建華之與鄰泉石之為伍榜曰百耐之菴日冥楫而燕處有華軒大夫文禱公子聞其風聲議論騰起偕謂先生之處世也泉茗日飲黍稻時炊不若老釋之徒能耐飢渴冬衣續終夏服絺苧不若貂裘之人能耐寒暑步履舒徐不耐勞憊行峻潔清不耐汙穢一耐之不能而况於百乎於是先生

之高第弟子相與爭之曰昔者先生年少氣銳謂勳業可指取有謂名節可戾契致大欲觀廟堂之尊小欲希藩臬之位頤指而左右奔趨跬步而前後呵衛志得數於時名得焯於世也然而數奇不偶志屈不伸名僅齒於鄉舉秩不班於朝紳隨牒遠仕荒陬寂濱棲棲壘壘杳杳採芹吃若槁壤之木塊若枯池之鱗於是下隸庸夫樵人牧稚行偕友朋話相汝爾先生耐之寂若不聆不睥佻佻勇夫截截調子盛氣橫侵巧言探詆先生耐之視若一蚊一蟻同寅並坐之儒鼓奇躑堂之士或遊

四明文徵 卷三

十三 四明叢書 新刊本

梁而讀蘇閭彎弓而射羿先生耐焉不怨不忮列藩專城之官衣繡持斧之使或怙寵而作威亦竊權而張勢先生耐焉不悔不畏至若嗟粥不暇盜泉不斛耐茲飢渴列仙不如炎天盛服雪夜劬書耐茲寒暑胡粵不如皓齒傾國翠笄倚門先生耐之寧樂菴巾盛富買怨積財凶凶先生耐之四壁寧空五侯之第先生耐而不至七貴之閭先生耐而不趨驚枕若馬運甕若陶晨朝吃吃不耐何勞裸裎與偕舊惡罔記行兼惠夷不耐何緣在昔宣尼不報無道亦有子淵犯而不校耐之上也出

勝不辭起爲漢將唾面不拭任爲唐相耐之次也獨不見十月之雷平形藏地中可掘而食及其奮迅則震撼乎八極又不見夫百川之源乎濫觴於土可壅而止及其決溢則奔注於四海龍耐而蟄乃躍於淵鵬耐而伏乃翔於天故事必有忍而後有濟人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子焉知先生之能耐又焉知耐道之盛至於斯於是二子慚伏而去先生聞之顧弟子曰誰使爾多言哉泊然而休澹然而處舉一世之斷斷無足以芥蒂其靈府也

四明文徵 卷三

十四 四明叢書 新刊本

勉菴賦

楊守際

四簷白雲半壁蒼蘚誰氏之菴榜題曰勉菴赤城之老生承粉署之餘烈志屢屈於文場心長懸於魏闕鐵硯將穿唾壺盡缺白首一經猶勉不輟勉之一辭廣矣大矣貴賤同科古今一軌乃若閭閻之子沮溺之曹業惟務本力昏作勞荷雨蓑於南陌植煙杖於東臬冰未開而耕壘水方沸而耘耨凍腰弓之欲折赫背火之恆燒積三時其不懈冀百穀之皆饒若夫梓匠輪輿築冶臯臬弓和六材畫績五色各執鑿以効勤或貧傭以成疾

皆已闔兮強開腕垂脫兮未釋悵花柳之芳非羨禽魚

之放逸至若三槐九棘庶尹百司夙興見斗夕寢聞雞

侍延英而戰汗冒九折而驅馳壓簿書之沓擾惡敲扑

之驚啼思醉花於金谷將嘯月於瑤池恥功名之不立

懼職業之是隳恆矻矻以終歲敢悠悠以度時復有望

重勳高窮貴極富將逸樂之無期乃滿盈之是懼嗜紅

麟兮苦鮮悅翠蛾兮卻顧挺高節於晚凋煜餘光於方

暮又若五都三市萬水千山紛攘利以交易競乘危而

往還啼颺風於粵海曉積雪於燕關惟百贏之是望曾

四明文徵卷三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一寢之遑安若夫邊塵四驚烽火交灼三軍競馳兩陣

相搏鼓礮殷兮鳴雷弋矢紛兮灑雹孰不魄褫而魂飄

心摧而胆落強買勇以鷹揚遂捐軀而虎躍收功業於

垂亡獻俘繫於旣縛標銅柱兮炎荒銘燕然兮朔漠茂

矣哉人無往而非勉事無勉而弗成生何徐徐於本實

獨汲汲於華榮盍改爾輟迴爾航發軔兮橫渠張帆兮

紫陽踰濂洛而迺邁望洙泗而高翔朝靈沒其無已夕

燕娛其未遑景萋萋之伯禹企疊疊之文王茹仁義爲

五食服道德爲金章庶垂名於不朽同天地之悠長

燈花賦

任士棟

夫何清夜之炳炳兮吐丹葩之灼灼日抱烏而行空

月挂樹而流魄矧膏火之自煎兮乃含華而舒萼出坎

離之遺濟兮榮火棘於尺宅返永神於九死兮忽金芽

之中折曰惟人事之吉兮功或成神於龜燠主人曰吁

蒸成菌樂出虛呵骨祝肉迎鵲避烏是固率天下而途

也物有儻來豈故以喜爲示也事有妄意亦固以喜爲

戲也羌不知其故也天地沕穆兮萬物以遷人志侘傺

兮日鑿其天工爲商而智鷲兮接爲構而心然精神外

四明文徵卷三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薄兮物挹其先嗜欲將至兮兆叩其玄紛吾車而交誘

兮固鬼神之所玩焉華女入兮昌出囚越施進兮蠶且

舟美醉遺兮戈逐羸侍巾兮夜挾鞞贈子策兮魏諫釋

予驂兮中流兆豈足以行矣機密庸其所投竿籊籊兮

車以載築登登兮象以求五羊百里一言千秋堂下醜

茂旅中馬周允夢寐之不化鐙有占兮何由至若角枕

粲兮夜泣守宮殷兮臂紗濕織室兮魏俘趙近家兮代

籍斲人祛兮諄謀射人鉤兮縛釋將孰從而訊之抱驚

魂之初惕龜鼎香兮羔美朵我頤兮動吾指食既戒兮

皮冠何從酒在盛兮呢無禍之與同彼夢泣而耳且跋
或寔而履凶府潭潭而具形兮壇臺臺而趨縛位上卿
而東市兮身四輔而仰藥九錫具兮神飛符美新兮魂
索呂肉赤兮霍骨白薄氏貴兮昭誅成母尊兮王氏櫟
祿如意兮豕人立玉樹歌兮擒虎追諒兆吉於未然亦
是花之所譴鄂鞞鞞兮誰欣終不賦兮誰虐歎夫憂樂
同域兮吉凶迭馳利害焚槐兮是非守機喜不足以涉
色兮戚不足以留眉天不可以逆計兮道不可以預推
適來時兮適去順直悲欣兮目一瞬驅五步而卻止兮

四明文徵卷三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千里之陰鞠抱牆角之短檠兮聊以對白頭之繁燼

鐙蘭賦 周容

作客莫吞朋酒卜夜清歌乍歇燭影猶高有起剔煤心
裁以櫬核者吐焰如蘭三四而燼感爲賦之賦曰

客未去兮春先歸人欲醉兮鐙愈醒聽檀板之初停聞

更籌兮方永爰有青樓蕩婦章臺麗人擲果誰懷拈核

在巾怨鐙花兮不相報聞杜宇兮何處春迺借火以爲

土反令火以生木錯五行之定理亂草木之繼續驚高

焰之吐葩移東君於銀燭於是座客喧笑徵歌賦形或

曰楚魄蕭艾不生或曰謝階玉樹同榮倩護風兮紅袖
防飛蛾之赴朋客有謂周子者曰昔湘子丹成明皇鼓
急頃刻花開愧茲熠燿固知盛衰之不必拘時而榮華
之亦可偶襲也周子曰吁爾殆慕燭火之榮而不悟其
旋燼也舍百年之計而乃爭此一瞬也豈遂易幽谷之
性爲趨炎之俊哉夫敷華者必存爾實植本者必繁厥
枝苟託基兮非地豈枯楊而有稊况炙手其可熱寧迴
光而見機縱引膏而自潤終焚身而不知客又曰然而
仁質內守眾口已騰雖近君子之清宴終恐棄擲而莫

四明文徵卷三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矜因烈性之難灰著文彩以自明吾子獨無意於是乎
周子因愀然悲俯而不能答也重引卮以屬客聊醉眠
兮冥息視萬物兮如此蘭雖百年兮又奚別諸客盡醉
山僧亦傾少姬垂袂微聞歎聲

劍賦 □□□

粵中散賦琴惟劉眞長許詎理自是千古獨步余病中
偶讀之悠然想見其爲人乃不辭瑣尾作此自況伏枕
草搆略無理緒嗚呼左太冲几戶閒皆置筆硯夏夏乎

難哉

有東陵公子者嗜獵馳騎行野旌旄布裘兵棘耀雪跨
盜驪走韓盧控繫弱滿鉞焜煌致飾左右交映驅獐
搏糜翦鶻緜鷹蓋極耳目之娛自謂盡生人之至樂矣
忽前林有野人被髮箕踞狂歌獨侶肆如無人拂劍自
喜於是公子驟前曰子胡爲者耶蓬頭突鬢曼纓袂禿
神靈兮孤竦崑崙兮險遭噬要離之僅免咤荆飛之斷
蛟奚雋生之不釋嗟來丹之徒勞蓋一人乃足敵寧萬
辟而不撓野人喟然歎息已而笑曰嗟乎吾子奚不熟
察其情而猥仍俗見爲方吾之佩劍也喜以佐歡怒以
節濟寒以佐襦飢以代餐駢乎和而不武歷歷乎安
而不疾手得之以剽姚神挾之而漫滅吾劍候天何地
履斗戴星來太乙之視因天帝之精破赤堊而錫出發
萬盧而金成爾其豐隆奮椎列缺擊橐雨師灑道飛廉
煽炭備按八方之氣爰成五色之英陰陽並兮雌雄著
黃白雜兮堅脆呈光若散電暄如素雪飾以瑪琇徹尾
綴以木難江歷清漳淬其鋒濼礪斂其鏗燕剌爲囊琉
璃作匣魑魅遇之而卻走鯨鯢見之而深入斯固氣衝
牛斗而光截飛羽者也聿蚩尤之肇造也夔魍夜號風

四明文徵 卷三

四明叢書 卷三

兩馳至豈不謂後人享無窮之利而動造物之疾耶逮
其後則有祭昆吾之神聘歐子之鑄千將采五山之精
質氏工洒削之制縵理龜文驚采繁異傳諸後人播諸
萬禩不亦嫩乎僕鄙人也性無他好惟劍是習副茲餘
生自謂斯足遂不復事繁靡之觀闕豔藻之飾何子病
之既甚乎公子茫然若失蹙然汗出默爾無言請竟其
說野人笑曰斯固予之私好未足爲公子道也子方馳
驟平原聿皇山路鈞射鷓鴣割烹鷲鷗風雲起於叱咤
誅殺聽於喜怒僕且割膏肓之鄙疾以釋而從子游些
雖然破石逾堅磨丹滋赤鱗非吠守鳳不司晨蓋性有
不可奪而吾亦自信爲劍之果足雄試言其用在帝王
則宣光爲號照膽錫名顛頊龍虎之吼允常芙蓉之英
赤霄斷蛇磐郢峙虎或藏彼會稽巔或受之管涔主雄
視一代馳芳六宇在仙家則代五百之形停空中之影
越女猿公之擊莫邪松石之肩靈奇光怪燐亂無定在
文人則長倚天外踏割雲中絕重甲而稱利斷浮翮以
爲工偉莊周之善說服田文之氣雄憶楊子於誅後挂
徐君之空壘在壯士則隨波截鴻走陸斷犀噴目前闕

四明文徵 卷三

四明叢書 卷三

奄忽陸離鬼神避其鋸鉞奸黨斂其俠烈酒亡丹朱虛
逐檻折弓安昌慄在烈女則陵母知兵丹忱矢乎漢陸
楚姬知慶香魂遂乎夜光歎光彩之無威昔人已逝嗟
縱橫之有技夫子何存木蘭塞外之行君徽匣中之詠
威能使朱顏生色紅粉增輝烈士遙名寒泉不灰在技
士則蘭子七躍於空中鄧展三習於殿下風胡詫其眸
眩張華粹其神驚豐城獄底服雷令之精石口冰釋欽
薛君之異威能使伯樂無見鍾期無聽蔡邕無律易牙
無味嗟乎古今殊會存亡箭數或身與劍影俱沒或名

四明文徵

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挾劍光偕飛潢灩澦黝蚪子蛻和囉煜霄佞披離
妖則月掩太微而水精墜鷹擊殿上而匕首懷或竹林
幻越或飛光去吳怪則延平躍龍邪溪涵水霜雪凝兮
耀日龜龍蔚兮生采埋八服於五岳厭人捺於伊水則
有燕支辟閭之鋒莫門輕呂之異步光承影鍛成屢鏤
獨鹿稱奇宵練綴綺岫岫鳴唳標鸞蹕絕微傲連樓淋
瀉享息當當兮掩映萬人磊磊兮睥睨于古代不一奇
名不再毀楚則有龍淵太阿湛盧工市越則純鉤豪曹
魚腸巨闕晉則有五方興國周則有鎮岳尚方魏則有

華鋒飛影宋則有定國永昌齊則有定業朝儀韓則有
鄧歸宛馮墨陽堂溪漢則有神龜蔡倫駭犀斷蛇吳則
有白虹紫電辟口流星青冥百里以之磨城三軍卻走
以之指兵四方配蔡奄日而瑤光晝暝劃水而長波永
離斐尾生異口觚綴奇夫且奉飛揚子不替而美若昂
之多方其奸雄繞指簧鼓眩視法不可禁力不可制於
是朱家郭解之徒樓緩李陽之輩忽而暗取其頭不知
所出咸不人人戢志肅於規度若乃莊伯向背兮帝王
決燕頃刻兮鹿盧拔晤歌兮一室可藏登途兮萬里如

四明文徵

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室用我兮隨上殿之履舍我兮偕橫膝之琴青萍高薛
門之價結綠塞時宰之心嘯傲兮風塵寵辱兮無驚起
舞兮銀飛月液鞞臥兮虺伏蛇橫何不可者口口瑟續
逐么麼之微末哉公子遽然躍起泫然泣下曰余向無
似欲頓釋其輝煌之行從野人遊野人掉臂不顧浩聲
行歌而去歌曰光湛黯上衝漢兮長抱君式相友兮何
思慮約而可從兮

老婆牙賦 并序

任士林

東海有物曰老婆牙非醜石培之得膏是可怪已隄州

任子爲之賦曰

何氣母之形幻縱造兒之經紆探川后之珍錯得老婆
之脫牙既齟齬而巖斷亦齧齧而離斷乍斷槽於厚竹
終齟笑於浪花嫩嚙乎春潮呀呷乎寒沙如懷英之石
露處之蜂或峻層而墻壁或異宅而殊封者乎於是菜
鮮逗香葛禪無句寧木頭之叢耳撥江上之破布忽眞
牙之墜余尙流涎之煦煦登徒齟齬之妻於是朶頤王
川赤腳之婢遂爲之掩口又况青女弄嬌玉妃試手風
姨窺軒月姊呈牖推案上之黃嬾筠囊中之酒母傾壺
硤於寒釜堆疥於古缶目掄齒決槌敲石拈得金膏
於沙礫吸玉液於痘朽嚙不償勞爭取空後噫嘻悲夫
薜華之妹瓠犀鮮鮮素質化已遺齧豁然輔已脫而車
在唇既亡而不寒豈舌柔之已毀而齒剛之反全諒堂
下之乳婦宜對此而辨辭

琵琶賦

虞世南

若夫巢木爲金剛之始轉蓬乃玉輅之先斯蓋前古之
樸略而後來之精妍是以鼙鼓質而罕用葦籥口而莫
傳笛不僞於商律瑟見毀於繁絃此白玷以成病嗟近

四明文徵 卷三

五十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者之莫言歎知音之少述惟皇御極書軌大同鑠矣文

教康哉武功既象舞之載設亦夷歌之遠通乃定八音

論六樂成均絃誦之藝制氏鏗鏘之學辨新聲於變徵

研奇操於清角鏘管成奏絲桐畢陳有琵琶之妙曲乃

越眾而超倫器便時而適用節每段而逾新謠四座以

傾耳歎和聲之入神爰詔百辟備序厥因於是大司樂

進而請曰臣以末學聞諸前志尋斯樂之所始乃絃九

歌之遺事強秦創其濫觴盛漢盡其深致爰有達人演

茲奇器參古今而定質擬神明而據思慰遠嫁之羈思

四明文徵 卷三

五十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寬絕域之歸志旣而班輸運能鉤繩將設求嘉木於五

嶺取良材於九折剖文梓而縱分割香檀而橫裂木瓜

貞栢盤根錯節或錦散而花開或絲策而緒結徒觀其

爲狀也則象形斗極殊委巧製隨良樸之修短任規模

之巨細旣異才而合體亦刻方而爲銳惟適道以從宜

故無取乎凝滯若乃琢玉範金之巧雕文鏤采之奇上

覆手以懸映下承絃神仰施而則西域口獸南山瑞枝

屈盤犀嶺迴旋鳳池開寶撥以更運帶文綬而旁垂體

備商角韻包宮羽橫卻月於天漢爲迴風於洛浦始聞

絃之既調乃長弄之徐撫應緩調之疏節隨輕身之妙舞悲紫極之昭君泣烏孫之公主季倫歡金谷之宴仲容暢竹林之聚至如七德昭備六軍凱旋諧戎麾而威遠合金奏而功宣詠燕山之既勒美瀚海之方鐫亦有飛梁邸遊楚館聞促柱之可調聽鳴絃之疏彈叶高文而自飛遠羽觴之無算又如長河草綠高樓月下入小苑以看花遊上蘭而藉野泛晴波而轉鷁息長松而繫馬臨清流而揮絃與殊方而俱寫其奇趣則抑揚嘈囋聯綿斷續紆餘雙鶴之吟清壯三秦之曲望南山之遙

四明文徵

卷三

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翠見西山之始綠少年有長命之詞倡女有可憐之調願百齡兮眉壽重千金之巧笑逮乎嘉客既醉高宴將闌浮觴劇飲披襟極歡乃催絃而急調交酬獻之無端若以江而注悔亦杯來而始彈蓋感物動神和聲悅耳豈振木之爲輩奚繞梁之足擬夫道以簡易爲尊物以精微爲貴嗟四絃之既約乃包含於元氣叶笙鏞之律呂參鐘石之經緯於是鳳簫輟吹龍笛韜吟玄雲掩影白雪藏音故以暢皇風之威武悅大雅之神心者也

滄海遺珠賦

李循義

海上有無名翁者世採珠爲業積以成富逸而遠遊遂逢不氏子相與掃石坐談久之翁顧問曰天下之事臨機者多迷旁處者深察吾雖業顯採珠守箕冶之傳且老矣滄海之濱應有遺者而吾未及見也子諒有知明以相諭不氏子瞿然起曰翁胡不矢言以啓我而乃自貶以誣人也翁海上良工也東觀乎鯨渤南涉乎鯤溟西探乎弱水北蹈乎天池築蛟室以高臥闢龍宮以廣居梯蜃樓以博望鑿鱗穴以幽棲浮春水兮天之上泛秋槎兮河之極衝風五月之江閣乘雪孤舟之蓑笠靜

四明文徵

卷三

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則與琴高伍動則與馬啣遊出沒神於蜩螗履歷深於陽侯巧積家傳之儒染藝成歲晚之習熟惜寶珠之叢生遭鑑采之夷族引繩以下絕持柂以旁迎候糧以防餒篝火以繼明抱驪龍之額剖鮫魚之晶瞽鯨鯢之目隕蚌蛤之生刻文魼之孕吐頰髓之精因孤得羣取母及子曠者以收遐者以致深者以索幽者以紀往者以追來者以逆沈者以鉤浮者以格度時而求乘幾而襲攻之必取獵之必獲海童弱兮助順天吳強兮閃迹起明月於晦冥出夜光於白晝徑寸首選火齊高售瑞走

細而必舉滑稅微而不漏貫礫柯探官雨摘摩尼串璣
琲羅蘇符拾珥璫懸駸竿刈木難騰海藏之水怪爲陸
珍之奇觀勤事厚直金如山追罔象之水技離朱不
得而爭長命知氏以奴僕參喫詬以翹翹紛淵客之走
集惟構計以勦除勇如入敵疾如赴虛鳥合而下雁行
而驅彼得此效我笑人吁躍足而進側目而窺垂囊而
出滿篋而歸夸多鬪靡決勝與輸旦旦而伐遂赭牛山
陽子一行能貧冀北彼至寶之在地亦應瑞而始出水
無恆產世不多得海若升天而告匱水夷向人而稱空

四明文徵卷三

三五四明叢書

新刊本

胡貪嗜之罔厭缺望之無窮將竭川而括海乃大欲之
所終翫呀然而笑曰異哉子豈嘗見夫千金之家窘於
尺帛之費萬國之天下亡于一城邑之割裂耶夫海洋
天地浴日月會百川而不盈洩尾閭而不竭大鵬之擊
無窮途六鼇之戴有餘穴禹貢不能盡記河伯不勝筮
洋鞭石而渡者爲幻安拔山而超者爲迂狂觀瀾者小
天下而高視觀泉者隘八極而荒唐其潮則源出歸墟
振芬澤國汗漫天綱迴復易谷溢水連而驚濤成嶼蜚
雪不冰奔雷無雨其山則沃焦方丈空桑崑崙蓬萊度

索方靈靈居龍提削方峯嶺崑仙者不毛薪者不知
其國則七戎六蠻九夷八狄編髮比肩臂文齒黑帝者
不臣使者不入其魚則蚪螭魃鱗鱓鱧鯨鯢叔鮪玉鱣
江豚海鯖鹿首赤喙虎身鳥翼市有不鬻人有不食其
鳥則鷓鴣天鵝精衛晨鷓鴣鷓鴣鵲居屬玉雨翮參
差風翰征逐其獸則水兕駉馬騰黃角犀魚牛虎蛟食
鐵靈夔雄鬣浮深健足凌虛其實則玻璃瑪瑙車渠燭
銀珊瑚琥珀丹礫雲精璠璣玳瑁金礦玉英火浣水碧
鬼采潛珉鳴石浮磬文貝大朋蓋環天下之物多出其
中而珠其一也夫珠者地鍾其巧海孕其形法天圓動
與日虧盈瑩以晞曜積以陰精熠燿厥彩皎皎厥明鏡
脫塵矜日披露劍初拭矜錐始呈光燭海天遊魚避地
影生草木驚鳥逃林川懷之而媚崖藏之而潤艾藉之
而焚萍觸之而淨閭然日章得君子之首涅而不緇合
聖人之貞窮人類而無不愛互古今而不知所珍在天子
則赤水之遺索而必獲鹿臺之焚衣與俱徂懷服爲治
撤殿爲娛在侯王則寶之不顧殃身觀之不惜裂城冬
生溫而不挾續夏消暑而不伐冰結鞍勒以眩巧照車

四明文徵卷三

三五四明叢書

新刊本

乘以誇鄰在后妃則國色而滿頭蒙白輕肌而百顆受
賜得滙蘭膏吞星孕子飾首耀冠宛警傳珥在將相則
受之而令名不完玩之而遺事頓悟彈雀致規蕙苒傳
誤在守令則還之而德化以彰卻之而清節始信估輕
不買而中帝之稱職穢不拜而違君之命在富翁則斗
量如紗懸壁如日三斛而易美人千履而迎上客在貧
家則蜻蜓埋化琪樹種生觀葡萄之映月待羊鬚之吐
靈在賈人則買櫝而還按劍而睇剖身而藏索器而泣
在吾儒則繩貫七采蟻穿九曲走盤以明通才出蚌以

四明文徵卷三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譽子德藏之錦囊揮之綵筆落咳唾而爲文章入笑談
而爲詩律在釋氏則繫服而厥疾以瘳誦數而所願如
心授選觀乎法嗣普舍利於眾生在仙家則食之而充
飽懷之而延庚履之而行水上佩之而遊江濱是以用
之者廣而價自踊利之所在而人必趨舍遠近以從事
徹旦暮以奔馳然而滄溟之博大實浩瀚而沉澆隨時
而生因地而廣如粟秋熟似草春長其出無窮其取曷
旣縱旁求而博采終未免乎挂一漏萬之議復有麻姑
擲粒米之顛顛天工落瑞雨之星星清秋橫白露之團

團永夜浸奎躔之耿耿多水晶之似是而魚目之非止
孰爲神人而一時簡別搜略之可盡雖或鳳啣之而歸
少昊蛇啣之而報隋氏魚啣之而報武帝鶴啣之而報
噲子人固無如之何彼鼯鼠之量其所耗者能幾至如
明珠之有靈亦負異而自祕入回因而依緝石朋龜
而衛飄雨萍苔掩光泥沙果體夫人目力有限豈能察
秋毫而照萬里迺若海錯時取厥產仍殷合圍而獵有
垂雲之翼數罟而漁有吞舟之鱗執柯而樵有蔽牛之
樹披沙而揀有鑄馬之金推之物類何爲乎獨此之掃

四明文徵卷三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迹而滅音予假桑田於赤鹵寄行窩於水雲務多取之
能事慕深藏之令聞身親之而已老家因之而不貧父
作之而旣舊子述之而復新日採日給繼繼承承觀其
來之不竭則其遺也又於是乎足徵或者天府之珍華
國之寶方棄而未收依栖荒消贈窮流彼微昧兮亦
錄我光大兮反留鯁鮒竊笑螻蟻爲雉夜不旦兮落莫
海自甌兮拘囚霧濛濛兮沙口雨溟溟兮渡頭龍門遠
兮天茫茫春浪寒兮風颭颭席珍待聘而失望懷寶迷
邦而不寧舞天雞兮不惡聽孤雁兮多情對月明而有

淚泣子胥之潮聲知顯晦之有時姑舍貞以徘徊濯滄
浪以養潔臨碧落以舒懷看漁舟以移日照隻影以追
陪狎鷗鳥以不飛爭豚魚以不猜抱至明以自信任濟
川之奇才不隨波而上下肯與石而喧騰處清淺而自
得擬大用之晚來探潛蛟於欲奮賞芙蓉於將開嗟閭
投之終棄者豈比夫待價之有期哉子乃絕天下之無
物渺滄海之易量必爾言之是信恐厚誣於大方不氏
子舉手加額曰此翁盛德之談也子期尙以聾於音國
手不以精於奔醫及膏肓之閒而曰泥於方書相在鑿

四明文徵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黃之外而申拘於物色巧能貫虱憂射牛之不殺力能
扛鼎歎勝雞之不克以無窮視滄海不隨所得而自滿
以有遺待天物不就所見而自畫翁真可謂盛德之談
歟翁曰非也吾子不信物理請以人事驗之賢才之在
天下猶珠之在滄海也持衡秉軸騰茂蜚英者固多矣
然而亦有不幸而不爲人所取者如操篋而食服敝而
耕中和之言切仁義之辨明是珠之遺於周也議禮望
國采榮商山江都遠相長沙投閒是珠之遺於漢也杜
陵以詩苦柳州以文高黜內相於外任屈梁公於下寮

是珠之遺於唐也濂溪圖書關西聖學天津散步雲谷
遁落是珠之遺於宋也夫賢才之在天下顯而易見數
而可盡而又里選鄉舉之恆行幣聘枉駕之特進徇夢
卜招弓旌科賢良策天人第進士試明經薦宏博拔廉
能而亦有如前所云者則夫海之茫昧不測珠之動以
億計者而顧可謂其無遺哉感是而考我之言益信也
子盍以是而例推乎不氏子再拜而退曰賢哉我翁善
哉斯言傳之天下後世將使野無遺賢矣滄海無遺珠
之歎又其次焉者也

四明文徵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伐老柳賦

楊守陳

翰林院之後庭有巨柳數章參天蔽日民之輸粟米者
欲暴之庭患柳陰之翳之也請余伐其最巨而九老者
余不可爲之賦曰

吳民輸粟於京羣告於翰林大夫曰吾儕小人供王之
賦殫貨竭勞罔敢違誤顧玉粒之含滋恐久儲而紅腐
仰赫日之暴之柰柳陰之周布瞻彼眾柳鬱如車蓋餘
輪困而離奇根拳曲而軸解惟條葉之輕盈若張少年
之可愛時隨風以媚人作姬妖之舞態豈解禁雪霜之

歲寒安可作棟梁而雕繪異松柏之後凋同櫟枿之徒
大胡俾其蟠據乎紫垣掩映乎黃屋倚乾坤之發生占
雨露之濡沐旁惟茂乎棘榛下不秀夫蘭菊既於翹而
擅榮且衰凶而萃毒巢鴟鴞於其顛孕蟻蠹於其腹落
葉點玉河之清流飛花蠹金蟲之上服況其陰影之連
接其浮雲而蔽天晝雖晴而若雨地恆濕而不乾喟吾
米之頻暴尙吐氣如浮煙望廩收其何日徒困苦而憂
煎昔叢竹以蔽庭而剝矣櫻桃以鬻廟而伐焉况茲柳
之爲害可使其據上地而長年欲盡屏去勢難遽然敢
指其最鉅而尤老者請伐而置諸海墻大夫曰此非吾
力之所能爲亦豈汝喙之所當議凡物之生貴得其地
故鼠穴社而不薰豺當道而皆避然物盛而衰理所必
至故負擔者極重則頭躋攀者過高斯墜吾恐天渝於
旦夕風與雷皆其厲盡眾柳而拔之併埽六合之陰翳
曠光洞燭於九核陽德普施於萬類物何暴之不啼民
何欲之不遂惜汝命之未過徒沈憂而永喟謂余言其
無徵盍姑淹而少俟

黃梨洲曰刺時之在高位者

四明文徵卷三

三西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水仙花賦

沈士穎

夫以逸世之秀姿揚素質以清芬色經霜而帶露葩壓
雪以爲雲飾雅淡以自貴氣悠揚以出羣傾城顧而若
失橫波眇以不分於是水成神借仙爲號來馮夷以
擊鼓雜伯牙之逸調羌搖曳以多姿顧輕盈以巧笑先
春引夫眾芳度臘堅其雅操標姿廣寒之宮樓魄巫峽
之廟遂使春江泛豔秋水涵清馳遐思於碧海負雅志
乎芳汀迴流波而月曉泣夜雨以山青冥神人於姑射
狎龍女於洞庭故有素體凝寒靚妝比玉輕風流水之
詩昭霧淒霜之曲泣佩冷以斜橫悵珠垂而獨宿眺仙
子之長洲望幽人於水曲煙渺渺以長青霞霏霏而帶
綠忽逢君以若驚乃蕩情而流目服纖雲以爲衣褰輕
風以爲裳棄鉛華而不御琢瓊葩以獨芳長俛首以若
思悵含情而未揚感甄妃於洛浦望帝子於瀟湘翩游
龍兮天矯睹鷺鴻以乍翔於是鼓瑟停聲臨風獨佇旣
瓊島之未遙胡芳洲以獨處流胡麻於碧溪解雜佩於
漢渚意以疑而易驚情欲怡而無語況復誓與爭寒蘭
思齊潔塗鴉黃以未成羞螺黛之空設彼尋芳而獨幽

四明文徵卷三

三西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予紛葩以自咽見乎縮夫流黃問歌於白雪美翩翩兮
易搖笑亭亭而獨立削春蔥以爲枝降瑤臺以爲室吐
六花以傲寒長並頭以求匹乃有風珮遺芳月華得素
逗迤見於凝眸訴柔衷於迴步含態善於無情見影矜
於一顧服縞練於燕樓揚清聲於桃渡倏淒其而未淚
爲嫣然以道故知託體於白頭痛抵徇以歲暮矧伊人
之在茲信彼美之善妬獨予懷之未已兮乃聞香以相
思倩寒梅以爲媒庶蹇修以致之梅妬香而不顧恐春
來以後時獨耿耿以口態指夢寐以爲期顧蘭燈兮欲

四明文徵卷三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滅隨香風以入幃願與君爲終古聊永夕以依依

感雉鳴賦

任士林

余歸山之明日甲子日斜有鳥有鳥鳴於竹西頰過綺
翼紺趾調題余睨而視之曰此殆丹鳳之儔耶嗟哉乎
山梁之雉也亦何爲爾栖栖者與鳴聲益和如語以臆
曰承后皇之嘉惠眎眎太和於卵翼檻草木之清麗濯
雲煙之絢碧被文繡於外體抽肺肝之五色將自拔於
羣飛羌好修而強飾吁嗟乎余身之章兮又安知非余
身之賊祝網密而羣空虞機張而羽積林無全穀野絕

胎息觸骨里之紛然聊擇音於彼木濯余羽兮清泉充
余枵兮棟實固將坐錦衣於泥塗被黼藻於荆棘者與
悲夫太上貴質其次有文文而好自用斯爲下矣猩血
染而骨泣象齒幾而身靡鷹能搏而困軒楹馬能馳而
厄鞭箠龜以筮焦翳以毛死是故君子不失足於人而
黃中通理也弔正平之鸚鵡悼賈傅之飛鵬訪嵇氏之
昂鶴睥楊家之舐犢拜自獻者何心祇腥臊於偃肉已
矣乎春山空兮春木頽春雨零兮春草肥天地爲樊兮
日月爲鞿優哉游哉飲渴食飢卻鐘鼓於魯饗謝蕭韶
於舜儀彼霧中之元隱固將有感於陶妃

四明文徵卷三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獅子賦

虞世南

惟皇上之御極乃承天而則大治至道於區中被仁風
於海外通鳳穴於文軌襲龍庭以冠帶舍夷言於棗街
陳方物於王會眇眇地角悠悠嶂表有絕域之神獸因
重譯而來擾其爲狀也筋骨糾纏殊姿異制闊臆修尾
勁毫柔毳鉤爪鋸牙藏鋒蓄銳弭耳宛尼伺閒借勢暨
乎奮鬣舐脣倏來倏往瞋目電矐發聲雷響拉虎吞龜
列犀分象碎隋兜於齧齧屈巴蠅於指掌踐藉則林麓

摧殘嗚呼則江河震服蘊精心與猛氣遂感德而依仁
同百獸之率舞共六擾而來馴斯則物無定性從化如
神譬鱗羽變質於淮海金錫成器於陶鈞當是時也兆
庶欣瞻百僚嘉歎悅聲教之遐宣屬光華之在旦臣載
筆以叨幸得寓目於奇玩順文德以呈祥乃編之於東
觀

雙虎賦 有序

屠大山

嘉靖甲寅三月廿有八日黎明予行潛江之野忽人馬
辟易從者告予曰有二虎去車密迺予審視之皆黝黑
而其一額有白文徐入葦中良久乃伏予以事紆迺此
地適睹茲獸有感於衷述斯賦焉

四明文徵

卷三

四明叢書

約四刊本

驅予車於潛野際旭景之初兮循春隄以前邁欣麥隴
之氤氳候人驚而馬顛若喪魄而亡魂僕人速予以避
虎曰姑停策以俟羣蹇予惟以凝睇睹雙猛於邱墳振
長風於江漢炳元耀於乾坤雖爪牙之罔露固威稜之
俱存彼獨行之鮮敵矧偶遊而專村下林臯之雄步弱
溪澗之逸巡眾鼓噪而靡懼迫阨險而弗奔戢咆哮之
烈氣閉精光而卑躡初豎尾以前卻竟旋趾而傍輪面

予車以延佇若欲語而聲吞豈戒備於暴悍抑諭志於
昏晨將招隱於閒曠或警弱於柔仁嗟予性之昧學舍
利路而弗遵秉孤志以直往每遭躓而遵屯行遭迴於
潭畔心鬱拂之誰陳私憐憫之惘惘悄宵旦之警警急
客感之默默懷離緒之紘紘意二物之來格殆靈祇之
啓人謝刺術於卞莊陋射藝於斐旻模懿矩於廉藺懲
私鬪於復恂測靈情以自詔著斯文而書紳

白兔賦 有序

姚煉

臣竊維德協於治治協於瑞邃古以來蓋莫不然赤文
之籙堯也昭華之瑄舜也白狼之鈎湯也丹鳥之穀武
也疇德之符有足徵焉後世德薄化醜其不能繼無惑
也惟我皇上道貫三才智周萬物孜孜為治化浹家邦
是以一紀之閒河清甘露靈鷲之類史不絕書疊駢駢
祥獨駕古昔屬者西蜀憲臣獲白兔以貢於闕下較諸
他瑞尤為異常自非天無藏寶地無隱祥何以有此夫
有至德者必有至治有至治者必有至瑞諒哉斯兔之
為符也臣瞻依日月鼓舞鳶魚待罪文署忻忭萬倍是
用作為歌賦以光讚聖德蓋不獨使淵雲諸臣得專藝

四明文徵

卷三

四明叢書

約四刊本

於漢世也謹獻瑞兔賦一篇上塵睿覽

赫皇明之昌歷啓聖人而御宇紹皇王之丕圖振陰陽
之宏紀象三光以垂照順五行以立軌熙鴻醇於昊軒
匹休光於妣妣放勳襲其欽明早麓宗其豈弟仁恩揆
而橫流義聲馳而遐靡煥采物以宏文遵彝常而崇禮
洽元德於幽明敷茂化於遠邇覽隆古以獨驚揚徽烈
以齊美三靈協而胥慶百順備而來禔或吐秘以表貺
或孕奇而薦祉紛嘉禎之彙集兆至和之所委邈西蜀
之上游蟠龍鬱而爲罔育異兔以馴伏匪山澤之能藏

四明文徵卷三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陋中山與東郭何凡品之足方羨冠倫之仁猷傳郡國
以騰章凝皓輝於西陲披素彩於少商瞻懿淵兮融魄
感玉衡兮流光昭明眎兮廟祀應單闕兮歲陽譔如絲
兮皎皎眸若珠兮煌煌璧月滿兮露醕箕風入兮桂芳
物與時兮競爽望帝都兮開祥參元根以比壽飲元氣
以爲漿耀珍環於王母配純雉於越裳躍昇平之華囿
儀清穆之朝堂映翠華於上苑依朱草於中唐嗟彼翫
之爲族亦旣繁而孔庶駿降質之特殊乃呈姿以託寓
驗以瑞應之圖稽以古今之註采以里俗之謠訊之筮

龜之喻往紀之所渺聞先朝之所未遇察金柔之有徵

章皇風之廣馭庶事敏而惟康高年逸而有譽旣不振
乎文英復遠戢兮兵戍占以類而相從嘉協氣之充裕
臣工見而翔泳雷四域以同豫觀合契而應符信龍德
之當天恆遜美而弗居厲皇情之乾乾存寅畏於素取
切兢惕於臨淵紛華陳而不御嗜好至而莫遷道旣隆
而愈恭精已勵而尤堅辨敬怠於儒籍審勞逸於農阡
敦德業於久大泯聲臭之幽元游高明兮浩浩履中正
兮平平願升歌以頌禱從八風以相宣茂本支以百世

四明文徵卷三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李景命於萬年

蚯蚓賦

任士林

大塊噫氣人籟比竹而善鳴者則有羣物以旁以注以
胸以臆以脰以翼類不一而足也彼卻行之微息示土
德於帝初進不吸風露之枝退不登鼓吹之車誤中斷
於斤剛而蠕動之自如何壯聲之激發而止作之誰歟
時則綠雨圍陰碧雲漏晴江月流清德意自鳴人闌之
而復寂夜中分而旣停何其異也予不聽之以耳而聽
之以心而聽之以氣也嗟夫夫人之聲生於所感感生

所遇耳目心志其具也喜怒哀樂其樞也故發若機括
振若金石感之者形開入之者心躍是以飯牛屢屨九
歌五噫安知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耶彼且委形於天委
和於壤聊以呻吟其天倪不足係人閒之俯仰童子曰
吁含化以濡不如抱枯含聲以映不如冬結彼固妄鳴
之子亦妄聽之矣

復志賦

任士林

哉黃靈之淑胤兮旗所履而爲姓越奚仲之有國兮誕
繩繩於車正逮長勝於宗周兮歷萬祀其猶競座以言

西明文徵 卷三

聖一四明叢書 約圖列本

而發身兮鄙以力而稱聖紛支屬於五方兮旣班班乎
家乘賈會稽之句章兮率御史而有聞迭世祚其顯昧
矜單斗海之有孫眇隘州之一曲兮羌幽築於白雲抱
曷鼻之仇惚兮戴圩頂之巒聲辟長風於萬里兮信散
木之擁腫窮恫鄉之鬱卷兮矐余目之蹇淺招庚癸於
首山兮懼飢渴之不免孰知夫俱翅窮之大呼兮勤茅
經於叔展雨絕灑於碧虛兮空思戀於有渌木淹靚於
春陽兮颯秋風之未慘忻吾車之未駕兮謝直矢之多
歧抱素絲之不染兮紛黑白其何爲軻耆丹之奇餌兮

不如魯句踐之良規大良造之適鞅兮不如退受妄人
之罵辭秦悁悁乎嫂妹之詢忍兮痛修辭於殉市之尸
非緡緡乎子瑕之愛憎兮迺懼夫姚賈與李斯憐儂軍
之株坐兮悟不死廁中之更溺憐女子之見賣兮悔不
忍跨下之年少讓不恩國士之榆拂兮又何致必斬趙
衣而讎報亥不激屠門之軌曲兮又何致必椎晉鄙而
危蹈心固不可溺於所涉兮智固不可售於所市身固
不可試於綢繆與睚眦兮足固不可失於流行與坎止
感耦耕之招攜兮何滔滔而不施守孔約而罔貳兮懼
巽羽之人儀不察察於薇粟之輕重兮亮溝壑之有命
不問溺於蕭艾之糾結兮付江濱之行詠信皎皎其何
之兮聊墨墨以隱情卒餘懷之業兀兮庶察者之見微
道悠長而日邁兮罔思謝之足懲尙壽考之胤彭母安
知來哲之無情

求志賦

袁 袁

古人以賦託志或比擬賢哲或寓情幽怨或述己出處
若愍志復志述志之類非一七抵皆假設仿喻依楚語
屬辭余老於憂患年垂耳順白首無成因想先世遺業

西明文徵 卷三

聖一四明叢書 約圖列本

敘次爲求志賦其言曰稽胚暉之攸淑兮肇啓迹於虞
媯逮流允於公滿兮實楸衍於大姬爰錫昨於汝穎兮
廣采壤於餘支及嬴項之蹶仆兮通宛洛之說辭固守
儒以卒業兮闔炎漢之由儀鍾厥美其帝傳兮暢奕葉
以演迤歷東都之綿邈兮終江左而隆衰清風邈其復
振兮參王謝而並馳絜抱道而質義兮徇石頭以燬夷
誰推本以篤烈兮謂貞信之在茲世悠悠而遐迴兮竊
牒乘之莫推跡芳馨之所由兮劬隴畝以爲基值文明
之泰亨兮奮德義於海陲屹登名於太常兮翼時彥以

四明文徵卷三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驂駢振英風於勾越兮雜榛蹊而闢之聯魚符於南北
兮啟家聲以騰輝方渡江之中厄兮興禮樂於浙滄溟
伊洛之鴻源兮本沂泗之宗繫始揚武於鸞雍兮冠
名於虎陛挺正色而不阿兮粵忠諫於繼世佩太阿以
森鉉兮壬佞嘖哨以匿避激滌淪於頽波兮徒喑鳴而
獻歎黯抗言以疏遠兮宏曲學而高位率滔滔而莫返
兮竟冉冉而淪棄悼燕城之荒蔚兮莽荆榛之翳蒼山
川鬱其嗟峨兮俛榮蕪之銷瘁耿修名之炤焯兮齊往
哲而超詣乾坤倏其凌薄兮儼陵谷之變遷盛衰涉其

難謹兮何與仆之後先駕方舟於弱水兮刻舂鏞于石
田躬勤瘁以畢歲兮挽吾耨而莫前造窮山之杳峒峒
崑兮鄰豺虎之噪突號贊及縷溜於荒谷兮刈菽藿於
墳衍離阨危於嬰稚兮紛俶擾而迤蹇覽古人以爲則
兮徵往轍而託驗仲翁俯首以緇綬兮望望落落以抱
關衍秉剛以放逐兮永默默以名官閔仲翔之通策兮
屏南交而不返既昭塞之有時兮縱余情之舒卷迺鷄
退而蟻伏兮寄余懷於編簡宵營營而無寐兮精炯炯
而申且縣朽硬於管井兮悵羸瓶而三歎分椽粟於羣

四明文徵卷三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狙兮心倉允而不伸涉江海而行邁兮追奔驥之飛塵
羌飢饉而寡與兮若昧瞶以問津忽荼毒其重罹兮哽
顛連而悲辛髮種種其既童兮齒零落而輪囷叩辜愆
於蒼昊兮雲漠漠而奚陳躡九死而一蘇兮屬微息之
僅存契靈龜以貞卜兮墨未食而已溷卒罔罔而迷適
兮掩余袂以沾巾謂元化窈冥兮爰屏肅乎營魂形彷彿
於噩夢兮喻至理之所循俾內省於微躬兮曷怨尤
乎天人既爾生之犖確兮參四體而靡勤仰哺啄以尸
屠兮媿胼胝之黧黔下不能以傭力兮上不足以奉承

乎大君徒內鑿於願欲兮宜外屺乎甄鈞觚不觚而靡
用兮固宣父之所云使章甫以買粵兮遇侮慢而誰因
波洩洩而東駛兮日瀏瀏而西淪睇修途之逾邈兮飲
余馬於江瀕佩脂韋以假飾兮顏屢頽而已阻日愀怨
以流盼兮心壹鬱而誰語緣微徑以攀援兮察愚智於
今古蘭芳馨而自煇兮松流膏而斧斤膺厲節以殲類
兮蟠譚譚而容與登長嘯以夷猶兮康皎潔而觸悟或
抃舞以委誠兮耆失節而罔措徵執中以事讎兮色侃
侃而愈嫵諒合散之靡常兮豈得喪之有數委吾形於

四明文徵卷三

吳四明樓書

約圖川本

大順兮昭惠迪而內顧踐康莊之夷軌兮黜健羨而罔
慕頤天真於元元兮鍵靈關以爲固尋至道之所歸兮
去性根之蠹蠹念英華之難再兮惜吾年之云暮全所
守以解駮兮結余轡於馳騫逍遙乎無爲之園兮采芝
英以甘茹滌瑕垢以保躬兮依名德之爲據寄遙情於
沖漠兮將弭節乎藝圃激元冥以激澗兮伏神桂於丹
淵掉蒼龍使騰蹕兮執白澤俾潛藏御馳輪以登太淵
兮叩招搖以周旋斟瑤池之縹醕兮與大椿而論年嗟
薜英之卒卒兮徒掩抑於逝川精銷委以鮫鱉兮元領

忽以白顛惟中以返朴兮詎索隱之是專矚雲霞而遊
目兮味泰和以自堅屏紛濁以純一兮卻智慧而俱捐
警夙宵以康神兮祇吾性之所天旣命義之離羈兮置
休戚於自然洎虛舟於回渚兮逝將返乎故土問耕鑿
於沮溺兮綸凌陽之綱緒食所力以保終兮企優游於
末路希幼安之靖安兮濯清冷而遊豫風颯颯而淒厲
兮凜蒹葭之霜露蹇躓豈其願兮摧輪亦吾所深懼求
正志之所蘊兮庶無忝於祖武亂曰已矣乎吾誰適與
歸荆途莽莽日耘治兮灌漑根芽長茂滋兮守質養素
不傾被兮外息騶吝內自怡兮明明在上毋我欺兮超
然而存無所爲兮誠心不疚允耆頤兮

四明文徵卷三

吳四明樓書

約圖川本

閔貞賦

楊守陟

夫何一佳人兮塊獨居而無侶朝悵悵以至暮兮夕營
營而達曙言我家長而族茂兮幼連娟以好修珥瑤碧
而佩寶璐兮戴孔雀之搔頭覽薜荔以充幃兮緝蕙蘭
而爲凋光陸離其績紛兮芳與澤其雜綵慕關雎之窈
窕兮冀君子之好逑藉蹇修以爲理兮執高門之箕帚
薦藟附於松柏兮吾懼夫身輕而施厚覽圖史以自監

兮哀哲婦之傾城思雞鳴之賢耦兮恆警戒而相成繁
靈修之高義兮方采芹於頰池懷青萍與結緣兮俟和
燭其子知將榮耀以貽寵兮矢偕老以爲期何大厲之
嫉妬兮羌中道而奪之如涉川而無航兮如凌霄而失
梯豈妾人之殃咎兮抑天命之不可違易珠翹以麻璽
兮代羅裳以總衰泣既盡而繼以血兮心怛絕而復悲
天陰陰其欲雨兮景翳翳而將哺燕燕飛而歸梁兮雞
登埒而相呼宵燭黯其無光兮撫孤孩於座隅搏哀苦
以爲枕兮結愁思以爲衾依苦席以假寐兮恍若君之

四明文徵卷三

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幸臨乍悲喜而欲言兮怛驚悟而惕心猶傾耳以馳想
兮似聞君之聲音終悄悄其闐寂兮哀四壁之蟲吟欲
夜哭而不可兮淚痕痕而不禁朝進拜於殯幙兮奠桂
漿與椒醕芬苾蕝而不可饗兮怵鬱邑余誰語人與歲
而偕逝兮暑與寒其代序念死生之異制兮卜宅兆而
安厝薤歌淒其載途兮柳舉儼以卽路雪霏霏以交零
兮冰濼濼其將返獸挺走而失羣兮孤雌峙於遠樹抱
元纁以臨穴兮欲殺身以爲殉憐幼稚之重孤兮又低
徊而不忍暮返哭於故宮兮氣奄奄其欲盡何昔日之

甘薺兮今直爲此葦荼也哀同室之人兮盍先委於山
隅也俛禫祥之既踰兮人告予以從吉惟夫死爲未亡
人兮吾心喪其猶未畢彼媒妁之嬋媛兮迺申申其煩
言曰琴與瑟宜更張兮鏡已破而重圓汝何楚居而自
苦兮終槁死其誰憐余欲獻以侘僚兮媒莫察余之衷
情烈女不更二夫兮在古訓其明明詠柏舟於其姜兮
悲黃鵠於陶嬰疑妻引斧以斷臂兮梁寡操刀而殘形
令女蒙被以流血兮荀氏以衣帶而自經吾悲不及古
之人兮又何能踐乎二庭琰失身於胡鹵兮嗟悲憤其

四明文徵卷三

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何如易安自辱於駟儻兮空嘆咤於柔榆苟大節之一
虧兮又何取於雕蟲之緒餘吾亦知棲居之無聊兮忍
而不能辭也指蒼天以誓心兮雖九死而不移也孳松
枝以■涕兮倚修竹以延佇陆子室之翹翹兮閉鬻子
之良苦勉拮据以綢繆兮雖卒瘡而莫顧歲忽忽其若
頽兮時冉冉其衰暮良良人之日遠兮渺英靈其何處
命靈氛以占筮兮召巫陽而問故日兩美其不終兮孰
知其英靈之所寓匪修文於地下兮將玉樓成而作賦
勉陟降以求索兮或庶幾乎一遇假蓬萊之仙駢兮驂

蝸蚪而橫驚邀金母使前導兮招麻姑使爲御朝發輒
於扶桑兮夕余至於湘浦謁重華之二妃兮睇蒼梧之
坏土事同心而相感兮淚斑斑其如雨道岷峨而弭節
兮文君續其來迎余迺其失節於臨邛兮疾驅駕而不
停縱余轡於沙漠兮嗤王嬙於青邱爾何嬖於二酋兮
爲中華之遺羞朝聘燕而莫粵兮遇流紗之西施憤尤
物之喪邦兮誰將戮乎鴟夷周下土而不見兮將乘雲
而上征封姨先驅以清塵兮穠女從予以揚靈泝天津
而遵河渚兮見河東之織女隔夫君於一水兮亦脈脈
而不得語雖嘉會之不常兮永相望於終古步蟾蜍而
人月兮拜嫦娥於桂下后羿死已千載兮猶孤眠而不
嫁惟廣寒之清光兮照萬古之長夜屬纖阿以啓途兮
適太微之所居羌中心之憤鬱兮將叩闥而問諸誰何
爲而壽兮淵何爲而夭其共姜賢而早寡兮夏姬淫而
三少莊姜仁而不遇兮嫫母醜而自好惟兩美其必合
兮胡不與之偕老孰主張乎是兮而施之顛倒死者其
何之兮乃冥冥而杳杳將乘化以歸盡兮抑輪迴於六
道何下土之不遇兮增余心之悄悄望閭闔之洞開兮

四明文徵

卷三

約圖刊本

一四四明叢書

寒欲進而躊躇念下土之臣妾兮敢冒昧而下誅申禮
義以抑情兮聊逍遙以自舒回予車以復路兮卒稅駕
於故廬仰旌閭之赫奕兮輪奐鞏飛而凌雲金書赫其
焜耀兮曰表于貞節之門鵷雛翮其高舉兮隨九霄之
鸞羣願竭忠以趨勞兮報乾坤之渥澤余雖老死而無
憾兮將藉手以見吾良人庶無媿於婦道兮光彤史於
千春

永悼賦 悼伯氏容死濟上

張邦奇

我懷之痛兮欲與誰言我志孔明兮天胡降此殊譴孰

四明文徵

卷三

辛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能思而不隱兮況死者之難旋固將抱恨而終身兮掩
余淚之漣漣仰天高兮茫茫望魯山兮蒼蒼願言思歸
兮無車與航山石嗟峨兮川路渺茫欲闖處兮忘情望
千歧兮心怛髮駕車兮無軌身糾纏兮寸心折誰云天
廣兮我獨隘下處苦熱兮高飛無力誰云夜短兮我獨
長輾轉反側兮從昏達明雁飛兮有行情之厚兮有殃
山有木兮木有枝我獨悲兮誰我知

歡賦 有序

屠隆

余處穴賤百憂煎人側身天地長苦踞躄思欲揮悶散

心寄興枯墨我思古人動多憂愁昔士衡歎逝文通賦
恨驚心動魄一字一歎每一披覽秋風颯颯風雨欲來
使人惻愴幾不知有生之樂矣友人馮夢禎謂僕曰子
何不爲歡賦悅心暢意破彼我之煩悶宜萬物之鬱塞
則此道貴矣夫愁苦之語易好歡娛之言難工然烏可
以其難而吝毫沮喪也於是爲賦焉文通諸君子見當
掩口

晨登山阿下覽八紘天地開朗風日熹明遊人出嬉川
塗載平於是僕本曠士解顏暢鬱百慮盡捐萬愁若失

西明文徵卷三
三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我思古人歡情靡一媚娟皇娥夜處璇閨薄馬遵浩帝
子是依精靈感化中心不違清歌相答游漾忘歸軒輶
守和冥心合道夢遊華胥萬國熙皞終登崆峒後天地
老子晉仙才神骨蕭爽丹經既成捫霞直上羣靈夷猶
九州蕪壤薄富貴而不懷希世外之幽賞英英穆滿志
狹乾坤萬里煙霧八駿電奔謁西王母登彼崑崙奏白
雲之長謠俯弱水而歷天門秦家公主氣凌紫氛一當
蕭史遂厭人羣攬虹霓而作佩製丹霞以爲囊睇樓上
之明月躡天邊之彩雲長辭綺閣永隨夫君千歲萬秋

此樂何云越王破吳秦凱言歸載蛾眉於金車挂將士
以錦衣樓舡歷江濤朱旗晃日輝緹綺煥乎廣野羅綺
盈於中闈堂上燭滅生歌不誼尊彝酒清房櫳月昏闈
者出客主人留髯坐細氈以終夜傾一石而何言至若
漢帝英雄初誅項王山河入掌弓矢斯藏過豐沛兮訪
故偕父老兮徜徉歌大風兮忼慨覽雲氣之飛揚又如
延年獻歌夫人初御驚玉骨之凝霜黼黻之如霧樓
閣含風階除墜露御明珠之照入判傾城於一顧衛霍
出帥士馬精強匈奴滅漢道昌黃金朱第列侯煌煌錫

西明文徵卷三
三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釵作隊歌舞成行相如弄琴文君私喜臨邛夜亡成都
歸市姿態豔日芙蓉心死紅蘭茁芳砌青苔生玉祀雖
貧賤其何傷願百齡以爲矢若夫太液波明昭陽月滿
香蓮罽舟涼風送管黛色欲絕歌辭乍緩旣和媚而魂
寢亦宛麗而心斷兔園旣開梁王意歡碧瓦宵白朱門
夜寒集詞客之鴻藻驅凍雲於毫端孟德芟除四方蒿
萊雄圖旣就猛士歸來引漳河以爲池鑄銅雀以爲臺
清吹千雲步聲轟霄高歌烈士泰山崔巍陳王妙才應
劉卓犖寶馬金羈光輝歷落出馳東郊歸燕平樂神懸

蕩空青山映閣會稽諸賢遠覽高步山川崩峭雲物莽
互喬松夾道修篁遶戶一詠一觴凌虛徑度庾公風流
作鎮武昌挾寶佐娛景光暢飲其無人代長嘯而下天
霜又有征夫戍邊思婦含淒長想忽見遠行乍歸今夕
何夕月白星輝高堂厥兮春溶溶朱簾捲兮秋漫漫新
昏合兮出瓊佩佳期至兮藉芳蘭金爐兮乍焰紅燭兮
未殘莫不歆爾彌洽爽焉和愉寸腸不結雙眉長舒知
離憂之爲何物豈羨夫神仙之所居

鞠賦 與董伯念贈部作

楊承鯤

四明文徵 卷三

五三四明載書 約圖刊本

夫何有此華鞠兮際暄曖之杪商庶彙寂而告殞兮悽
氣切肅而變霜鷗雉晨鳴而極悲兮蟋蟀哀而入房不
以後時而不芳紆蒹葉之歲蕤兮韡茂華之煌煌矯風
露之高節兮屬幽遐之渥香鍾淑氣之純和兮備五色
之中央冒隆烈而久處兮愧嫵媚之獨藏步逡巡而自
理兮似委蛇於周行又扶疏而含寂兮若隱思而凝望
藉荃郁而幽蓀兮夫固飢眞而懼彰淹貴賤而靡盛衰
兮豈行員而德方量六服之可補兮悲三閭之見將斯
宜喬而或谷兮將函牛而濫觴何所遵之不辰兮當萎

靡而振揚彼瓊枝與瑤華兮又謂余之不量傷時俗之
阨阨兮誰知予之貞良懷眞偽之莫辨兮惋甘苦之曠
明縱苞莖之見尋兮實約沍而愈昌直高義之不毀兮
誰獨立其何殃雖重蒙乎瘼瘁兮終抱節而自傷使遠
性而可改兮曾奚以異乎祥柔願獨奏此薄技兮抗零
霰而翱翔亂曰時之駛矣不我留兮軋勿莽晦道阻修
兮世無良人情曷適兮與蘭爲友桂爲仇兮樸藪穢累
誰爲謀兮含貞佩潔增離憂兮

哀賦

周應賓

四明文徵 卷三

五三四明載書 約圖刊本

哀賦悼亡兒也余止獨子弱歲早凋雖人命有期而天
性難遣愧無東門之達懼有西河之譏爰述此篇以暢
厥意古稱溺者必笑余實似之其體本諸恨賦其義比
諸勞歌去爾
有生必死有死必哀誠望蒿里孤冢曩誰不閱陳根
而唱歎攬拱樹以低徊矧余愛子茹恨而死別高堂兮
頽頽棄寡妻兮稚齒行冉冉而不歸情惻惻其何已古
者西河哭子矣喪厥明雖有嫌於過戚固無害於深情
延陵習禮葬於廬博邊封石以三號亦難忘乎骨肉童

烏九齡厥有異質胡苗矣而不秀致子雲之餒而茂弘
子亡實踐妖夢繁瓜葛之榮情每還臺而必慟故知死
有千端哀有萬類自古及今何可言既乃若門祚衰薄
嗣息伶仃甫叶熊羆之夢邊傷薜菌之英零雨亂兮春
花落浮雲起兮秋月冥綺羅散兮葦履絕金缸黯兮玉
軫無聲已矣哉寢牀夕空朝觴不舉衣在施而若蛻像
覲面而無語望靈魂之歸來徒倚戶而延佇於是心痛
若割淚下如雨撫樽匱以長號怨天道之不與至如秋
氣變搖景物蕭瑟風入帷以瀏瀏木當庭而策策聞孤

四明文徵卷三

至五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雁之嚙嘹暨蜻蚓之啣啣此時愁聲塞耳悶氣填臆神
一夕而九飛起撫枕以歎息泊乎素車發丹旆飛雙轡
夙駕駟馬悲嘶涉山河兮肅肅入墓門兮淒淒窅窅旣
掩送客辭歸莫不相視銜恤揮淚沾衣悵靈輶之空返
睇斜日之嗚嗚徑草無色林鳥交啼魂兮遠矣何去何
依捨奕奕之華堂卽漫漫之幽宇親戚是捐鬼魅是侶
聽輓鐸與哀笳思怛怛而心楚非上聖之妄情安能罹
此獨苦我形雖存我神已索願孤影兮自憐歎百年兮
嗚託若濟川兮無津舟汎汎乎其焉泊若駕車無輔行

十步而九折念老人之無子知必擠乎溝壑爰寄哀於
斯文冀通情乎冥冥

四明文徵卷三

至五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四明文徵卷三

四明文徵卷四

清郭袁 鈞陶軒輯

連珠 八首并序呈少傅蔣公

陳沂

少傅清湘蔣公名其居曰敬所書曰王敬作所公亦曰
臣敬作所蓋興居動息昭公之明德也乃演連珠八首
用發所聞堂與之地雖不可窺而門牆之外或得以標
識云

蓋聞啓鑰之門肆其入則躡承盤之水怠於捧則傾是
以入虛如有豈生形外之妄執虛如盈不蒙意外之驚

四明文徵 卷四

約園刊本

故君子獨已處室而若有所愧一善非足而如將弗勝
蓋聞端甫束形而趨躑終日者易狎甲冑戒氣而老師
積歲者無勇何則中以制外而嚴心以臨事而恐故君
子務誠於雞鳴之未接加畏於龜坼之方動

蓋聞頽破於驚川而安流失楫神悸於九折而周道摧
輻何則智者戒於未形愚者懼於既辱故君子持衡觀
化以慎夫盈謙守默順時以欽夫倚伏

蓋聞咎與動隨則舉踵憂墜悖自言出則振舌恐絕是
以勿動之語顏回請事莫門之警武公致切故君子履

王道之砥以謹下民之視宜至化之音以嚴上帝之格
蓋聞肅郊禋者不緣圭璧之在奉慎階陛者不以珩璜
之在躬何則禮藉於物而物不可以言禮中警於外而
外不當以在中故君子不易之戒示顯思於日監弗戡
之懼勉克德以協恭

蓋聞奮臂之螳致畏於獵者拱立之鼠稱禮於詩人何
則勇可懾心則賤貴罔擇儀能動貌則巨眇惟均故君
子不輕瑣才以周應世之用不忽細德而洪造化之鈞
蓋聞萬夫之圍潰於一夫之說十年之守破於朝夕之

四明文徵 卷四

約園刊本

攻是以直其內則同德而享利勝其怠則進言而辭凶
故君子不以三公易其介不以一日儻其躬

蓋聞畏於溺者有濟冰之疑慎於虎者有射石之利何
則畏之甚則役意未安慎之密則抵力易至故君子不
便辟畏敬以正禮於家邦惟威儀敬慎以作則於卿士

擬唐顏杲卿諭河北諸郡檄

鄭真

天寶十四年某月某日常山太守顏杲卿檄告諸郡等
蓋聞建邦設屏實惟有道之長秉律成師合正無將之
誅守臣當為君而效死義士不與賊而俱生蓋濟奇謀

其成偉績我國家德躋仁壽道合希夷萬年敬休寢兵
戎而不試四時生育與草木而皆春蠶茲狂賊之微敢
咏聖恩之大安祿山醜胡遺孽敗將俘囚傾巧事人公
行賄賂姦邪罔上雜出詭譎入宮禁而無嫌晚皇儲而
不拜寵兼僕射位極眞王向嘗指腹以爲赤心今敢率
衆而操白刃范陽數千里莽爲蛇豕之區河關幾十州
盡作豺狼之藪塗炭我黔庶腥穢我冠裳指斥將相之
臣凌轢王侯之貴吠堯之犬謂秦無人聖上煥號旁行
乾綱獨斷聽鼓聲而思猛士式靖四方提斧鉞以授元
戎用昭九伐凡居羣士不共戴天稱爾千比爾戈從公
子邁言赫車言赫馬與子偕行大收執訊之威用致獻
囚之盛幕府職居守土命寄軍城泣血剖心爰勤軍師
之眾臥薪嘗胆忍志君父之讎方異類之鯨奔幸羣心
之騰起郭大帥整朔方之甲李兵使興馬邑之師張睢
見休障江淮哥潼關控臨畿甸止戈爲武當鋒者摧將
除河洛之腥羶載見乾坤之日月凡茲有民有社實惟
同德同心不食秦廷期盡包胥之義左袒爲劉氏其
推周勃之忠勿爲守窟之謀當爲輔車之勢驚急捷邊

西明文獻 卷四

三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烽之報傳聲嚴羽檄之馳俾鼠竊而狗偷若獸苑而禽
獮至於京洛義士超代奇才見無禮於其君益昌言於
下眾奮其逆順以爲從違或斬首以迎降或據城以來
獻事功苟就富貴可圖怒豈止於衝冠勇俟聞於投袂
獫狁孔熾我是急擬成敵愾之功匈奴不滅何家爲名
效委身之智機不可失時豈再來用膏告於同盟俾咸
知於此意急如律令拱聽指揮

爲莊太常作城守檄

林奕隆

西明文獻 卷四

三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蓋自都省淪陷忠義憤興八陣風雲行者已爲社稷之
役一城煙火居者豈無桑梓之謀塞外烽火未消慘聞
六橋花柳之地盡染煙塵梁閣燕雀可賀忍看雙湖日
月之區遽流膏血半畝宮一廛市生長歌笑於是詎避
地遂可忘情三男戶八口家山林川谷之閒非攜眷儂
云得計重以巨測宜有周防旌旗蔽江北軍縱難飛渡
網繆貴未雨之圖弓矢戾泮眾志卽能成城虎豹踞在
山之勢采芑曰試師於六月蓄艾備患於三年是用徧
告同人共圖旣濟儒服登陣以禦侮何減會稽之君子
六千樽俎折衝而談兵奚必軒轅之邱井五八坐籌六

出之奇佇受四明之福

擬梁王僧辯平侯景露布

鄭真

尙書令大都督臣王僧辯等臣某聞成周大法聿嚴九
伐之誅漢室龍興爰正三臣之戮方嗣聖紹無疆之歷
而逆凶當極惡之刑肆告成功聿彰大孝恭惟皇帝陛
下慈愛恭儉果毅仁彊有經文緯武之資慨遺大投艱
之會當饋輿歎副四海載日之心嘗膽臥薪雪二聖在
天之憤睽茲凶逆寧後誅夷侯景芻狗微生犬羊遺孽
託身高氏盡忘羽翼之恩逃命宇文復作叛亡之計我

四明文徵

卷四

五十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高祖武皇帝仁同一視道合三無謂其慕義而來歸或
可革心而易面猶猴出穴未膺狙使之勢飛鳥依人遊
有鷹揚之志假自壽陽之境竦揚江上之波烽火接於
秦淮戈又交乎饑甸塗炭黔庶腥穢冠裳國運臺城屢
動宵衣之警震驚宮闕俄成晏駕之悲簡文皇帝事重
宅憂親道降割志每存乎靖難思尤切於好生隆爵重
封用廣包容之量窮凶極惡曾無悔改之心廢置比於
奕棋弁髦視如土梗卜讖挾又本諸慶父之謀成季抽
戈直指馬昭之罪是宜爲君而效死可能與賊而俱生

某等受寄齋壇謬膺將鉞始留巴陵之戍任約就擒薦

揚漢口之威化仁請縛子仙棄郢城而身爲俘馘于廣

乘郭默而躬在逃遁役不淹時士有餘勇舳艫數百里

駭動鯨鯢聲鼓億萬兵威陵虎豹爰振溇陽之旅薦成

姑孰之勳顧死灰之復燃慮困獸之猶鬪石城頭列柵

命弱先往扼其衝招提寺進師俾王琳獨當其銳應機

而潰奮臂大呼傾城無匹馬之還債轍寧隻輪之返元

惡窺身而入海黨與稽首而來庭肆發命以窮追不渝

期而克獲食越彭之醜頃刻無餘燃董卓之膺光明建

四明文徵

卷四

六十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且載復三吳之舊盡驅九軌之塵江漢朝宗山河改色

茲蓋仁聖不殺威武布昭運奇掌上之兵制勝目中之

虜赫怒而安天下誰其禦之過歸以正故都維其時矣

臣某等恭承廟算忝與行間乘六龍以馭天廡返翠華

之仗衛掩七戎而得駿敢忘鐵汗之驅馳臣某等不勝

慶快之至謹差某官姓某露布以聞軍資器械別錄條

上某年某月某日具官姓某上

吾子行夢蝶壇疏

任士林

誦五千言嘗究猶龍之旨以六月息載開夢蝶之壇善

戲謔兮志怪者也載惟貞白方丈布衣道士存方寸地
臥百尺樓有淳干髡之滑稽有東方朔之博物買誼升
堂相如入室惜不用賦於夫子之門李邕識面玉翰卜
鄭肯歎誤身於丈人之聽於是心造蠅蛻之境神遊鳥
跡之初遽遽然栩栩然何必扶搖三千里九萬里閭闔
也侃侃也不訪歸詠五六人六七人莫笑邊孝先請胸
南華子

買屋疏

任士林

擇遊斯擇居每羨江湖之樂問館必開舍豈無交友之

明末集卷四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情相與謀一枝之安或者謂諸公之寶況錢塘亦士大
夫之冀北公安歸乎而西湖豈捷徑者之終南吾無隱
爾不用旋栽楊柳何妨高詠梅花須知束書有屋虛便
可借車載家具王翰卜鄰李邕識面尙尋杜曲清風再
馬買宅鄭公置園猶是伊川盛事尤爲佳話各載芳題

和陶淵明歸去來辭

汪大猷

歸去來兮謫居三年今將歸荷聖恩之無終棄徒感涕
以成悲每自訟其前謬雖駟馬而莫追既脫名於丹籍
亦兩忘其是非念昔叨於朝列曾無補於宵衣佩乾坤

之德厚恨蛇雀之報微眷予衰晚流年似奔亟理征棹
前趨里門松楸在望親戚俱存問訊三徑放懷一尊洗
胸中之磊塊回暮景於韶顏將無往而不適故雖貧而
亦安忘勢利之汨沒絕人事之交關歎世路之嶮巖鑿
止水以默觀顧禍福之倚伏乃天道之好還相前哲之
遺訓常思奉以周旋歸去來兮蓋嘗聞之少游取衣食
之裁足何盈餘之苦求與其身之可樂孰若心之無憂
兄弟羣居於敝廬伏臘仰給於先疇園有名花湖有扁
舟兔尙營乎三窟狐猶念於首邱矧吾生之漫仕惟委

明末集卷四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順以乘流久倦游而樂閒亦至是而宜休已矣乎聰明
不及乎前時何必霸而封留豈不能隨遇而安之達哉
白居易樂乎榮啓期存方寸之餘地付子孫以耕耔庶
幾安分之義無愧式微之詩惟知足之常足適翁歸去
樂無疑

大猷負罪謫居既蒙恩許還田里即日治歸道中嘗
擬和淵明辭以寓歡欣感激之意舟次於越遇故人
趙子直攜酒來過勤勤相勞苦酒半乃爲作大字適
齋成遂刻之壁閒足以榮其老矣淳熙己亥十月望

識

何去來辭

王家勤

何去來兮茫茫天地吾安歸既生吾於一日胡造化之
 可憐四海之聖人一理千古之是非可為倘人生如大
 夢邱園可以不懷倘人生皆實事則一身之外何物而
 勿隨徐海之五雲可改楊朱之歧路奚悲童子飛而秦
 始大丁令化而人已非吾不生於古之上安知虞夏之
 難追吾未生於今之後安知造物之相推乃命晨駕俯
 仰天淵乾坤浮於泡沫日月落乎籠閉知老釋之一致

四明文徵 卷四

九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山將霧而豹起雷欲鼓而蛇藏古之英雄多妖幻豈獨
 吾黨之思狂吁嗟乎何去來將安歸江東父老日以衰
 心事日以違四方各有土天下一丸泥試數武之所在
 來今往古以相期接九霄而四眺抱雙膝以三獻何去
 來將安歸

作者其有憂患乎 尤制評

蝗蟲辭

孫因

開禧三年孟冬孫子行野中見有伐鼓舉烽者意其捕
 寇而即成就而問焉則盡田閒之老農也得物狀甚怪
 喙剛而銛目怒而黔或振其股或掀其髯羽翼未成已
 學飛舞兩腋之下可達一縷余異其狀問於田夫田夫
 愀然曰子識今秋飛蝗之狀乎此其子孫而彼其祖父
 也官命我輩捕之余曰蝗何負於官而見捕乎田夫仰
 天泣涕曰是害吾黍稻者也王法所不想始吾小人謂
 為瑞物也炷香而祝其來既來矣則田之毛髮化而為
 黃埃然後知其為災初以為祥後以為殃昔恨其來暮
 今懼其不去吾小人惟無知故若此觀子之貌類學古
 者乃亦懵然何哉吾小人記為兒時從村市一老生學

四明文徵 卷四

十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老生授我一編書我忘名而記其略曰某食苗心者某
食苗節者某食苗根若葉者文侵牟生蝨乞貸生蠟冥
冥犯法生螟賊虐無辜生蠶然自垂髮至戴白未識其
形色也今雖識之反不願識矣予曰盡乎曰不能然則
吾爲若諭之使去可乎曰甚恐不可諭耳余曰金石
無情可動以誠昆蟲無耳可格以理蝗能爲害亦能聽
吾誠矣試掇魁傑者數輩置於前詰之曰使汝害稼天
與人與惟天惠民必不使爾爲民病也苟官吏召汝則
民何辜且食民天也汝啜啖民之天以充其體膚天將

西明文徵卷四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汝誅矣速去無久居頃之若有仰首揚目趨趨股鳴者
聽之則曰今爲害者豈我乎牟人之利以厭己之欲者
食人之食而誤人之國者非蝗乎利口而邦之覆磨牙
而民之毒者非蝗乎故窮奇饕餮之蝗也夷羿殪泥
夏之蝗也受臣億萬商之蝗也蹶耦家伯仲允粟子周
之蝗也齊豹庶其牟夷黑肱春秋之蝗也儀衍申韓楊
墨列惠戰國之蝗也鞅睢斯高翦耶黻欣蝗於秦者也
酷吏游俠外戚佞宦蝗於漢者也大者如是小者不可
算也自漢而下蝗日益盛民日益病蝗日益頽民日益

瘠雖唐之貞觀開元間號多樂歲蝗未息也嗚呼其爲
害三千餘年矣跣跣躍躍實蕃有徒去之復生芟之愈
蕪其庸有既乎必有良史特書屢書而胡獨罪予且夫
節按常程無非急征鬻獄賈刑價隨重輕外託公計內
爲己贏若是者不謂之蝗可乎權金囊帛時如山岳封
餽苞苴道途蟠錯一筵之費或至千索咀嚼已竭未厭
奚壑不稼不穡取禾三百若是者不謂之蝗可乎大昕
會朝崇朝退食水珍陸差映照巾幕是中其誰羔羊正
直乘馬從徒呵哄塞衢鳴玉曳履鏘鏘步趨明旦封事

西明文徵卷四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問之則無月糜都內錢日食太倉粟輔郡致醇醴京府
飾居屋休問坎伐檀不論鼎覆鍊若是者不謂之蝗可
乎屯雲百萬髦弱相半問其所工鍼韞鳧鍛負米已喘
執戈已汗襖衣麗襦市廛嬉媮私第一占終身晏如食
粟而已烏知其餘此穴兵之爲蝗也官如傳舍彼長子
孫所在明曹螫螫詵詵舞文員賄習吾本根幸而黥涅
復爲官軍此吏胥之爲蝗也傑閣廣殿金護炳炫土偶
蒙珠牆壁湧鈿黔首無知禍福驅煽此夷鬼之爲蝗也
節察防團遙刺等官本待有功豈爲養安養安以逸坐

糜厚秩率民戶百不能供一賦吏斥歸更得真祠豈念
祠祿亦民膏脂推此以往其他可知貴介姻族乃友兼
僕倚勢豪奪飛食人肉鼓吻弄翼道路以目凡此皆人
其形而蝗其腹者也其爲民害章章如是若夫惰農之
由淫浮之技曳縞之商築組之女依倚市門之子假飾
衣冠之士瑣瑣碌碌尙不與此然則豐年富歲常有數
十百萬飛蝗在天下齧人骨髓豈但食稻黍而已況害
稼者有時害民者無期害稼者遇官吏如魯中牟則不
入境今聖天子齋明潔綱至誠動物我雖無知將率我
族類而遠遷矣然我輩雖去民終未得晏然也使若屬
未殄天下寧有豐年乎因述其語書以自省且俾觀風
者得之以爲有位警焉

莊漢曉先生大還詞

林奕隆

嗟乎今閭浮提乃至此乎雄虺雌蜺蝮穴蜂壺洵洞天
狼綏綏野狐逐人駭駭白日幽都敦胥血拇肝腦橫屠
懸人以娛如跖之脯□□蠢然羸豕在塗亦蒙皋比曰
我於菟腥風穢瀑流於廣衢嗟乎今閭浮提乃至此乎
六千君子與白日殂五千甲盾與東流枯帝欲不帝吾

四明文徵 卷四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亦非吾東方不可以居南方不可以居西方不可以居
北方不可以居阿誰不達臬某是呼欲返游魂受此大
汗謬哉宋玉諡爲至愚嗟乎今閭浮提乃至此乎往哉
浩然逃之太虛火宅旣離毒苦可除野葛不絆鬱髯帝
居帝且餉公九光五銖小子歌此以當驪駒

賀江陰王尹築城禦寇障詞

有序身劉七寇城

洪 貫

伏以守國在險周人急朔方之城有備無虞大易示衣
袂之戒吉人雖得乎天相而美成端在於人爲恭惟某
官秀鍾英睿之姿學抱濟時之策著藍袍而榮宴曲江

四明文徵 卷四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杏錫銀綬而出栽潘縣之桃因知隴統非百里之才
暫借寇恂爲一方之寄智有以炳乎前兆謀足以揆乎
幾先知楚國之無外患有漢水以爲之池料儂蠻之能
入寇以豈管之無其峙專一己之獨斷卻眾議之紛然
乃相原隰而築之登登爰度江堦而鑿之戢戢匪不日
而成功僅三月而報政不必范金爲之墉也其高自足
以固不必燂湯爲之沼也其深自不可踰成此百雉之
雄豈慮羣蟻之集方隍中之工未成於落適江上之警
已徹於前三狐之孽旣張六月之師孔棘彼停舟而破

膽我鳴鼓而先聲有隙可乘俟時卽發賊窺垣而驅去
復來士擷堞而再捷乃厲螳螂怒鼓臂於譙門竟成螻
粉覬鼠欲穴身於複壁立見摧殘則夫昔之勞也乃爲
今之樂焉是以神明之號連城父母之歌盈野顧此興
人之頌實爲周道之碑賢聲旣上達乎憲臺聿來旌綵
褒書當超聞乎當展用注金屏某喜盛事之躬逢愧揄
揚之莫暨敬撰燕詞用伸情悃詞曰

四明文徵 卷四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海宇清平一朝無故驚鋒鏑回首處煙塵滿地鷹鷂南
北藩屏先幾雄控禦逋逃肆孽窮遐僻渺長江天塹遶
雄城誰爲敵 皇赫怒詔誅逆神旅降君協力倏孤巢
鼠穴掃成陳跡日月更無妖豸翳乾坤頓放東南白信
激揚元自有臺評標殊績

右調滿江紅

早黃甲蜚英牛刀小試花縣馳聲知先時有備欲保衛
民生須設險在承平動薨薨版築民趨事唾手功成雄
障一方天塹百雉金城 塗豕跳踉躅羽書傳警衆
庶交驚肩鏞堅嚴甲兵精厲饗時殲殄奔傾四郊無事
功成後名重臺評綵帛旌書榮被載道歡迎

右調春從天上來

賀楚王受冊詞

陳 束

伏以大君開國展親之典攸隆宗子維城冀德之基斯
懋龍光丕冒駿業維新伏遇楚王殿下亮允篤誠聰明
睿哲學隆三善氣備四時體斧藻之明徽秉琢磨之粹
質令聞令望如珪如璋金聲夙振於青闈玉版乍頒於
彤闕景命有僕歷日惟良饋九牢以迎賓贊三命而受
服率禮不越備物有容龍輿負以當陽虹旆儵其颺日
儀宣簡策樂合笙鏞繼軌維賢邁彼翦桐之命主器在

四明文徵 卷四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長有加履壁之年瑞繞非煙歡騰披霧龍祚占其彌固
麟趾所以興歌凡在外區率同中慶忝在下位敢揚末
聲詞曰千秋歲運啓靈長皇都景命將徽圖寶冊爛霞
光聲歌徵上部冠履集周行歡欣處處提封百萬載新王
况景屬青陽化國日方長騰寶籙進瑤觴鸞啼繡戶暖
花發錦宮香春好也千秋此日樂無央

哀乞者文

戴 洵

嘉靖丁巳年四月作時家新被燬破屋一間風雨不庇
衣食蕩然得麥飯喜甚乃聞乞聲感而哀之云耳

伊大鈞之播氣維眾靈之流形均父母乎乾坤胡榮辱
之殊名逮形勢之反覆奮智力以相并故有貴而且富
兮又或賤而且貧彼安居而美食此行乞而零丁於是
色如槁灰形若枯枿瓠鉢懸腰鶉結蔽膝或子當其目
或杖代其足無地不到何門不入依酣歌而流涎聞狂
號而屏息其求也淒悲其得也秒忽蓋贏餘之無望而
聊負緣以度日嗚呼何爲其然哉若夫祖積宗累燕翼
貽謀自少及長有喜無憂睹陳紅而燕溺朋曳白以效
尤口不離蓋聾耳不離歌謠身不離樓館足不及田疇

四明文徵

卷四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一朝罄盡四顧悠悠任妻孥之離散背鄉井而藏羞悵
舊歡之已逸託生計於哀求及夫偷兒博徒官隸私商
玩法恣己習以爲常陽施陰取自誇強梁智窮數盡置
身圖牆資儲籍沒配斥遠方縱心計其安施徒望屋而
徬徨至若遼右開邊閭左興役掩淚辭家誓心報國奮
一矢以加遺衣三屬而纏東方主客之紛拏警塵沙之
蔽目力創痛以潛逃脫鋒刃於交蝕始畏死而求生終
功虧而名辱念故里之尙遙顧行囊之無粟苟道路之
得前何嗟來之弗足復有歌臺妙響舞榭纖腰流蘇夜

煖香霧晨嬌手不知織身不習勞忽顏色之消歇嗟淪
落其無聊綠庭除而顧盼維仰首而長號是知事出萬
端理惟一緒雖命運之不常總驕荒之所致口盈寸而
軀六尺兮何凍餒之莫措儻慎持乎初心兮豈顛迷於
末路豫子漆身於趙市兮至今有耿光非自罹之故兮
雖辱已其何傷何羞惡之盡喪兮甘噉蹴於膏粱君子
寧守正以俟死兮豈偷活於草閒嗚呼爾則不淑兮我
不爾尤笑奴顏婢膝者之相悅兮反自以爲良謀曾富
貴之幾何兮乃逐逐而不休寧取譬於蟪蛄之齊人兮
又奚獨於爾而爲羞我聞古昔兮稷契伊周一夫不獲
兮以爲己憂四海同春兮民咸嬉以遊安得斯人布列
於朝庭兮庶無負吾之同胞

四明文徵

卷四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解尸蟲文

有序

陸銓

柳宗元聞道士言人有尸蟲處腹中伺人隱微失誤輒
籍日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讒於帝以求饗遂爲文以
罵之子謂尸蟲有無未可知也果有之天視聽寄焉而
可罵乎人常恨天人判隔下情不得達尸蟲日以心跡
默聞君子有所恃而益爲善小人有所懼而不敢爲惡

矣爲世勸執尙焉趙清獻公每事必焚香告天而行訴
之不亦可乎若謂尸蟲何人隱微失誤尤非也凡世顛
倒是非變亂黑白必有所邀求者不得而復爲之論事
出於無心論人及於無讎雖小人未嘗枉是非之公尸
蟲未嘗邀求於人而人亦未嘗有所不得於彼中處胸
臆莫見莫顯之際觀由察安唯公唯明天之信之不亦
宜乎予實懼尸蟲之無也不然何世之詐顯欺獨者洋
岸得計終其身而莫之天厲也又何世之負直茹冤者
人莫之說而亦多未見暴於天也尸蟲無求於人有功

西明文徵 卷四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於世而宗元罵之尸蟲負詬久矣爲文以解之

伊天之正直兮知善惡惡嗟人心之隱微兮藏奸示朴
雖帝神之聰明兮燭外遺覆命尸蟲以宅腹兮伺幽觀
獨惡未發而先知兮善無微而不錄詐者不得而欺兮
貨者不得而贖秉公直以承天命兮哀世態之碌碌羊
質虎皮之何爲兮洞肝膾之必燭懷忠負直之悲抑兮
幸天鑑之終暴彼月且稱善評兮時指鳳以爲鷲沉容
色之易炫兮忽誇石以爲玉世無尸蟲之公直兮孰爲
天之耳目君子幸素履之速聞兮小人每中思而懷慶

果曰詐之必行兮返昭昭之禍福何小人之不君子兮
而可封之未比屋宗元之懼詐兮得無自省之不淑媼
母之惡水鑑兮鷲胎之忌伯樂幸是非之不公兮必我
躬之不足彼微辭之瑣屑兮於尸蟲乎何辱

張錫珉記公字選之鄞縣人按察副使稱之第二子
也嘉靖癸未進士爲刑部主事值大禮議起公與諫
廷杖絕而復甦尋以才推典十三司章疏數斷大獄
舉朝不能決者公以片詞卽定改武庫員外郎出主
考福建轉禮部儀制郎中上方稽古禮更新制作四

西明文徵 卷四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郊親籍親蠶諸儀冢宰李公倚公以爲辦上特頒白
金彩幣旌其才已爲永嘉所忌出爲福建按察副使
兼漳海道尋遷廣西平勞灘猺賊遷廣東布政司以
內艱歸卒於家與其弟武俱有文名黃夫子有墓表
送鼠文 王家勤

王子居恆擁囊那一座爲髯君所據爽味剽竊似不能
勝家僮慶鳳襲取之將磔以徇王子謂彼方以我家我
天母乃掩其不備卒取之以駿此生乎遂送以文曰委
質未槁君我之所同然我尙爾君志寧殫吾數粒作炊

折足鑄鹿郎郎可鳴倘如碩氏者豈無樂郊可適而庭
我庭餐我餐是將爲不侵不畔之臣助我爲不移不屈
之人以世世守此土也奚庸執爲且世鮮英雄得子等
伎倆則以竊而貞甚或濫取大名有如五技之流芳百
世者余勿若子甚故有見廁食不潔倉居委積而動郡
小吏之歎者余則與子相忘允矣撫軍之塵已富何勿
見教數行南正不作何吝與子以冠裳阿婆之罪已雪
胡猶憚夫天狼吾遂友子半壁閒挑青火作竟夜伴正
未有艾第歎世皆寶氏其尾耳誰教敬潛杖頭號而詠

西明文徵 卷四

三四明叢書
約圖川本

之誰向林甫囊前叱而盡之惟子之先有爲殿前錄事
者矣鼯鼠之對雖洞識寶攸而鼯鼠之文空受罪蘇賦
正使牙籤上有青史可儔耳子之先有爲馳道都尉者
矣奉藥而思凌雲奉符而思出城入獄可以破械遠去
可以剖腸正使帝里自清澈耳子抑非司城主簿耶以
一首洵許氏可止其主閉關子入秦以儕類奉淮陽可
緩其家數月不殺妾子所謂西閣舍人耶楚人定主默
因壤隙而壓紐吳國無王眾乃假道而熏穴卽吾受益
於子之日夥矣時情眼未起筋屈成環君卽教人叩齒

鍊形又或淹滯不收家僮輒暴殄天物君勿嫌惡草具
進無使狼戾沉腹不滿升是以不費之惠收益我之客
奚庸執爲但數觀我而瞿瞿索索者夫亦謂世無長者
故趨度如瓠之量常以一斗米見囚矣阿映黃口之伎
亦以片幅布折籌矣大則角技於淳于小則陷子爲蘇
徵是亦杜可均丐蹟皆余輩所不屑道也蓋有甚警乎
爾者而執乎爾庶其口月告我而同堂敬朔慎毋登爲
周鼎之物馬履之不陽慎毋去爲南荒之族炎騰焉而
勿張慎毋黨爲乍鼠比鉅歷以爲奸慎毋狀於丹蕉耳

西明文徵 卷四

三四明叢書
約圖川本

鼠令貴人不睬而生言慎勿爲腐鼠之嚇慎勿竊城社
之權慎勿倚君門之象掩其視聽則安之矣髯君張髯
大笑悠然而逝

彈貧鬼相責文

王家勤

下士保蟲長拜言臣惟天下一體形性素全詎觀此際
僉號奇冤蕭蕭何人漠漠非烟翻唇播醜齷骨垂涎寒
裘襲徑餽歷顛連酸聲傲態讐俗欺天謹案孔方青蚨
等訴稱身期刀七之通卒爲貧鬼所抑欲入而翻使我
出欲居而不得隔宿無端生意外之思少停入詬訾之

客余等早行而午夜易主翁之顏色余等豈願魏門而伊以我爲獨余等豈樂侈靡而伊以我爲役必使一介不留舉家顛惑方逞其所欲某月某日掩至東家檜門尋闖憑巫嚇妖再三譟聒用使卉服宵居熬皮煎髮某月某日協比西鄰蒿目飄塵虎踞土屋聲臭辟人遂致抱衣殉火沃焦覆鬻知是貧非病卜諸焦生焦曰貧鬼相責口眾君一安之禍遲逐之禍迫既不敢逐勢共纏綿反云土無生氣胡爲鬼先又曰鬼勢自得何煩做貧乞憐乃竟循陰襲賂盜天功以鳴己德不曰詩得我而

四明文徵卷四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工則曰士得我而見節故韓昌黎縛草結柳理絕通問而妄肆佞辭楊大夫邇世離俗合投荒陬而謬加厲色如其有德胡爲出與願違居止捫蝨戚族蒙頭高閣憎責緣知貧不必無而魔終須殛隨命中山千日公等拘勘後今據報稱貧鬼供皆錢守備之讒謂本導主以閒閒而錢守備導主以戚戚身導主以守貧而錢守備導主以相激因爲請釋而臣終不然也夫使貧而無魔則雖面皮盡剝肝膈自具何至口同簧鼓腹生甲鱗使見貧而不見其魔則雖略形骸仍存體面何得推人墮淵

弄舌如劍然則該鬼非特迷貧也併能迷及貧者教以擲揄且復迷其按魔者假以笑頰昔惟仲由斷無宿諾故得與狐貉之厚相親而渠云違我以貨殖則不入道得我以衣敝可永終身妬孔顏之多禮使其師徒競擲陷於陵於螻蚓更疑造化失其眞狀苦口憐才才子盡被其累假稱無欲所欲有甚於生既釀室人以交謫偏工怨誹於親朋始或帖耳搖尾終必切齒猙獰豈彝倫之盡教皆此鬼之式憑若縱令黨援漸廣口舌滋增勢必煙消萬戶棘叢干城膏人物而並蓮頭垢面變世界以作蟻垤螻庭臣爲奕禩起見奚必固窮吞聲宜申明憲亟置典刑使天下各親其親而故其故以長有此晨昏詎致道塗役役意態紛紛臣謹奉簡以聞

此後有尤西堂評語亦破碎模糊不可錄

李鄰嗣

秋月三穀廩氣蕭索臬堂杜門肺病復作呼嚕乏喘憑几而伏漸及夜闌餘鐙影落僕夫坐軒屏風頭觸余思稍舒亦入恍芴反視其內洞見府膈重樓之下卽有一物象如懸磬七嬰八葉伏虎欲噪口狗若嚙乍見而驚

四明文徵卷四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將前後卻已稍卽之警欬相接乃曰若得非吾肺神也
奚遇吾之大虐吾聞神其名皓華上應太白浴精咸池
峙幹華嶽受性爲義得秋之肅食稻而宜聞鐘斯樂主
慮善謀形方體粟總縮五藏下灌百脈凡在人身蒙蔭
不薄乃於微軀疑有冤酷常見其鬱易盈其怒易梟魄
門稍侵金氣卽穀風自外干涎從內塞重堂轆轤眾竅
嘘吸朝聞呼呼暮聞噎噎津流爲涕血冲卽屺乍寒遂
僵驟熱亦毒處濕旣滯近燥彌急將笑必咳有感易哭
未發云云輒聞喀喀然此猶其常未爲過劇乃至積邪

西明文徵 卷四

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大涌蘊逆上溢吐溢作潮噴火益蕤聲若發虎喘久欲
噉人寢我興人坐我立仰攀牀楞翹視屋角如鳥申頸
似熊蹠胸椎欲穿背笞不釋兒拳飽嘗婦掌爭擗頰
厲一藝雜投五藥漸降漸平乃蘇乃復然猶積禍三重
高枕二尺前忌側颺後畏暴日愛酒慮傷對食防餽峻
步難從勝游不出目早生花口頻墮粿方五十公如六
七十人生歡趣爲此都畢語未及終神笑而答曰君所
請知其損而不知其益記其怨而不記其德者也夫數
有盛衰理有盈缺一死一生或豐或膏大造意均本無

偏側卽君平生執友三存七歿其歿者旣已宿草屢生
藏血久碧骨委蠹城魂飄鯁壑猶疏炙雞徒悲亮笛君
昔皆與交顏行齒列而君烏窮得翔魚枯幸脫野仲垂
憐鬼伯免促尙留姓名猶延氣息非吾以病苦之則君
不能獨活其存者則又良田就荒高門被奪東郭曳履
西華被葛買山募貲賃糧乞食君今皆與交肩隨手執
而君賴守敝廬尙餘素業歲收少登日用裁給立侍小
童坐使老僕非吾以病頓之則君不能獨逸耳見今人
日澀五言目厭六籍無字上碑有書棄篋從容買文索

西明文徵 卷四

玉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人執筆而君獨九經橫陳四部畢發絕簡笑尋道書喜
續日草千言歲編一集俱吾以病暇君縱其著作復見
今人夜治豐筵晝趨廣陌門候貴人座容雜客咿嘖滿
堂煙暈布席而君獨深徑沒蒿閒庭蔽竹牀設每虛刺
投不入澹雲徐停良月直入俱吾以病寘君高其風格
况吾病知所加其人甚擇文君長卿乃若此渴詩若杜
陵乃患此疾正使狀其委弊亦復不惡兼以小子量水
故人稱藥諸翁杖履高僧茗粥一籃雙漿閒從遊涉三
雅五經頗霑滴瀝不廢嘯歌併展戲謔君但完慮養神

致虛抱壹常斂其形務安其魄少受善風略負煦日漸
至容平默通消息緩而姑舒咽以微泄順氣應時起雞
臥雀則吾性俱存君體自佚齒可復覩髮能變鶴尙當
輔君守義全君粹白期相審平終造成德理晰秋毫道
悅萬物各保百年榮名無極臬堂於時頰首受詞傾耳
屏息已而渙然神解意憚願同斷金微命永屬是日晨
光旣晞氣體頓帖

四明文徵 卷四

三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四明文徵卷四終

四明文徵卷五

清郵袁 鈞陶軒輯

春秋指要前序

王惟賢

世之釋春秋者不知幾家集眾說析諸聖亦已多矣然彼此專家前後異戶卒無至當精一之歸者未能大明聖人之心猶為三傳所惑也欲明夫聖人之心當上正天時下刪傳例天時不正近於誣僭傳例不刪流於苛峻聖人志在春秋以尊王承天為重公平正大存心直書其事善惡自見寧有如後儒所言其文則史其義則

四明文徵 卷五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竊取之舊史自有義因之不能廢也三代所尚不同皆以寅月起數聖人所書周正即夏之正文定胡氏知周不改夏月於春秋反疑聖人改月少穎林氏灼見春秋紀歲必用夏正而弗知周不改夏正欽若天時自嶄隱戴氏始元年春正月公即位尚載事必皆庸焉書王於春正之閒亦因魯史之舊書垂義詔後朱子嘗謂春秋正義明道貴王賤霸尊君抑巨內夏外夷以爵氏名字土地日月為喪貶之例若法家深刻乃傳者鑿說聖人於史冊闕文時月失次弗敢私意增損明矣汲書已載

晉曲沃莊伯十二年正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皆用夏

正建寅之月為歲首雖今文以晉正月作十一月下以

皆言上為竹簡傳寫之誤甚明傳周正月今十一月之

釋蓋祖漢儒三正之謬長曆於僖五年春正月辛亥朔

日南至昭二十年春正月己丑日南至遂曲為之辭夫

日南至乃冬至也安得為之春蓋不知行夏之時見諸

行事有聖言在習於改月之誤而弗察況古人篆隸曆

代相變自然當有闕誤三傳經書相異二百四十餘

年亦豈聖人自為異哉後世以為聖人之所存乃其所

四明文徵 卷五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去子習春秋於志學之年出入眾說久之中更大禘天誘其衷蓋知易簡天下之理得推明夏時一以貫之不易易乎屏退凡例行所無事不亦簡乎就其如子言者芟煩證異務盡指要歷十年甫獲成書稍革支離之失茂彰謹嚴之遺此天下公言非一人私言庶幾後人咸知周未嘗改天時孔子初非改周制凡用春秋之義苛刻繳繞皆古史法不逆詐不億不信述而不作吾猶及史之闕文聖心昭融經訓表揭不至窮年竟月昧其淵源顧世方懷恐覓破之私意無從服義之公心各獲所

師而不知經政如魯家臣知有三家不知有公誠能以
經別傳之真偽不求同俗而求同俗斯獲盡美於春秋
然不觀三傳原始要終則是非得失罔知攸指此以傳
考經之事迹當並行不相悖也特不可拘褻貶凡例蔽
於夏時周正爾吁三傳作春秋散春秋之失也棄經任
傳故君子於春秋沒身而已矣自靖人自獻聖人之閒
豈好辯哉撥亂反正俟來哲強圉大淵獻歲嘉平既望
四明王惟賢序

春秋指要後序

王惟賢

四明文徵卷五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丁亥冬是書粗完問諸同志褒貶凡例之妄讀者猶
或信之至夏時冠周正世多惑焉朱子既謂改正朔者
以是月爲歲首月固不易又讀改易正朔全無義理若
如胡氏學月與時事常差兩月某不敢信復泥周禮正
月正歲以二正並行爲言不思子月正歲小宰先帥其
屬觀法孟春正月是太宰布治以曉民鄭氏注周以十
一月爲正月正歲爲夏正月實求合左氏春正月南至
之誤使後儒信鄭注遂疑春秋考之周月所謂維十一
月日既南至日短極文定胡氏嘗引爲證周公制禮孔

子修春秋而無改月明文證之身書詩周之紀月無以
異夏明矣西山眞氏論無冰之書以開冰而無取陳君
禹錫請問能明夏正吾鄉黃氏考訂尤悉獨於日食俱
置勿論或疑沈氏筆談載一行衛朴之徒推步日食
據杜氏長曆不差是未知程氏分記謂長曆不辨典要
委曲遷就求以附會而失茲甚是用大衍推日食朔差
亦半由周昭以下無年數東遷曆法尤亂定五年三月
辛亥朔公羊作正月朔日同也宣成以前必經有闕襄
昭世多豈皆政教使然兼程氏只於襄二十年十月庚
辰朔二十四年八月癸巳朔爲非食限日月之誤雖巧
曆莫正聖人不能不奉王而不書安得但據日食逆推
不可考之年月實夏時冠周正之言孟子曰春秋天子
之事以其隨事直書亂臣賊子無所逃罪一王之法自
明所謂撥諸正若曰改易時王正朔作春秋以寓王法
厚典庸禮命德討罪大要天子之事是無其位而作禮
樂矣龜山楊氏嘗謂文定言之況汲書謂周魯皆用夏
正爲首魯以正月卽位無疑周雖正歲在子至敬授民
時巡狩烝享猶用夏焉必於正月行卽位禮他如國語

四明文徵卷五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家語戴記漢五行志附會之妄與左氏梓慎等言實秦漢好事者爲之左氏春王周正月未有異論夏四月取成周之禾九月十月之交乃日在尾鄭復公父定叔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絳縣人言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亦皆夏之時與月桓五年大雩下云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猶穀梁烝冬事春與之志不時夏與之黷犯也自杜指言周以別夏承日南至之私誤私識其歷口襲至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經從赴告闕文卽用舊史三者當攷口口凡例斥春秋起於

西明文徵 卷五

五十四明叢書 新園刊本

二伯之始止於戰國之初隱哀適其時耳後世穿鑿求合凡例口口凡例文飾褒貶此科舉腐餘之習口口口口氏夾際鄭氏言者非一吾黨之士當求聖人之心甲午元日王惟賢書

春秋集解序

鄭澆

余幼治毛詩長而泛濫諸經於春秋尤所夙好以爲扶世道翼人心則莫過乎是書也叔末漢訛聖教湮口天下莫能行春秋之事天下無可讀春秋之人私心憤激謂宜遂壁藏簡編屏絕科目矣雖然春秋之義不傳則

後世將終淪而爲禽獸吾友嚴喜侯治是經最專近又點勘諸傳彙輯眾家句而櫛之字而比之可謂良工苦心抑尙不忘春秋之義者乎夫作經者意必有所重述經者指必有所宗杜武庫註左氏條貫精詳而議短三年之喪遂致名教變爲清談國祚促於江左王荊公亦一時淵博之流而以春秋爲腐爛朝報卒使熙寧敦亂南渡陵夷然則晉宋之世道人心所以敗壞而不可振者未必非二公釀之余嘗謂古人之知春秋者惟孟夫子韓昌黎二人攘斥楊墨詆排佛老其所以扶翼聖經

西明文徵 卷五

六十四明叢書 新園刊本

者甚弘胡文定感時著書至今奉爲學官模範則亦猶此志也今所爲喜侯重者讀是經則知是經所昌美而深懲者係於何端讀是傳則知是傳所崇論而微諷者歸於何節庶幾觀詞訪義有以障世道之瀾砥人心之瀆足稱麟史淵藪爾若夫研釋章句剖析毫芒分別經題傳題之式詮次身比借比之條則一殫精訓詁箋數作青紫階梯者皆優爲之何足以重喜侯哉司馬遷曰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定哀之際則微余於茲序亦云

敘詩屬

馮元颺

詩之有序也自子夏昉也其別為小序也自衛宏昉也其疏之為傳也自魯齊韓毛昉也魯得詩之約者也齊得詩之直者也韓得詩之文者也毛得詩之大者也其豔廢三家而孤行毛也康成桴而穎達鼓也其併廢大小序而岸然與毛敵也夾漈倚而晦翁角也嗟呼晦翁之說行世不識毛氏詩矣況三家乎予嘗縱披家藏絮同析異古今說詩家可一一數也自魯申培公受詩浮丘伯始為詩傳號魯詩漢志載魯故二十五卷說二十

四明文徵 卷五

七四州藏書

約園刊本

八卷其後有張唐許晏之學唐兄子游卿以詩授元帝章賢事許主及大江公傳於玄成兄子賞以詩授哀帝由是魯詩有章氏學又有章氏學又後漢武榮治魯詩章君章句為武氏學先是楚元王亦受詩浮丘伯次詩傳劉向為元王孫列女傳所述皆魯詩也齊人轅固生為傳號齊詩漢志載齊后氏故二十卷傳三十九卷孫氏故二十七卷傳二十八卷雜志十八卷翼奉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其說以卯酉午戌亥為五際天保為卯祈父為酉采芑為午大明為亥而詩緯汎歷樞又云大明

在亥為木始四牡在寅為木始嘉魚在巳為火始鴻雁

在甲為金始郎顛之有四始缺五際厄之說其後有匡衡蕭望之之學至伏黯改定章句作說解九篇子恭省之定為二十萬言故北州又有伏氏學景鸞因之作詩解此齊詩之凡也燕人韓嬰傳詩號韓詩漢志載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說四十一卷隋志韓詩二十一卷辭漢章句又韓詩翼要十卷漢侯苞傳撰梁志韓詩譜二卷唐志韓詩二十二卷又外傳十卷薛漢父子杜撫夏恭皆習之鄭康成從張恭祖受韓詩註禮

四明文徵 卷五

八四州藏書

約園刊本

之時未得毛傳所述皆韓詩也毛氏之學自謂子夏所傳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辭倉子辭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閒大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曾申傳魏人李克李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孫卿子孫卿子傳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是謂大小毛公漢志載毛詩二十九卷詁訓傳三十卷九江謝曼卿為之訓東海衛宏為之序三傳而為徐敖貫長卿鄭眾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陸璣作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周續之與雷次宗同受慧

遠法師詩義皆本鄭氏其後通毛詩者多出於魏朝劉
獻子獻子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張
思伯劉軌思又有全緩何胤舒瑗劉醜劉焯劉炫至孔
穎達遂本焯炫作毛詩正義四十卷長孫無忌諸儒協
成之端拱初孔淮復點定之而毛氏學乃大振矣四家
外又有翟詩為翟醜四世所傳又業詩為奉朝請業遵
所註世皆不行其合四家之成者漢賈逵父微有齊魯
韓詩與毛氏同異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為集註采董道
有廣川詩故四十卷劉宇有詩折衷二十卷其博採諸

四明文徵 卷五

九四明叢書
約圃刊本

家以歸一說者有李樗解釋三十六卷呂祖謙讀詩記
三十二卷又戴溪續詩記三卷其力辨毛鄭之失者為
歐陽修詩本義六十卷又補鄭氏譜一卷其以詩序非
孔子之舊止存其首一言者為蘇轍詩解二十卷其專
詆詩序排擊不少置者為鄭樵詩傳辨妄二十六卷至
晦翁遂從其說盡削去之以為詩集傳詩序辨說則今
士子所誦習也其各以其說行者成伯嶼有毛詩指要
毛詩斷章王安石有新經詩義程頤有伊川詩說楊時
有毛詩辨疑蔡卞有詩學名物解陸佃有詩物性門類

吳棫有毛詩補音鄭庠有詩古音辨項安世有毛詩前
說王景文有詩聞錢文子有白石詩傳王應麟有詩攷
王柏亦有詩攷王應麟又有詩地理攷詩辨說詩草木
鳥獸譜宋咸有正紀外義陳少南有詩解陳鵬飛亦有
詩解吳駿陳傳良皆稱詩解王巖叟有詩傳譚世選亦
有詩傳黃度有詩說曹粹中亦有詩說王宗道有讀詩
臆說王居正有詩辨學數茅知微有周詩義楊明復有
詩學發微湯建有詩衍義嚴粲有詩輯許奕有毛詩說
高斯得有詩膚說胡一桂有詩傳附錄纂高頤有集解

四明文徵 卷五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圃刊本

傳陳經有詩經講義柴中行高執中皆有講義舒璘有
詩經講解劉焯有詩東宮講解趙汝談有詩註李心傳
有誦詩訓錢時有詩學管見魯世達有章句疏義戴亨
有朱公詩解方道叡有詩記余端禮有說略時少章有
詩大義詩贊說劉應登有訓註陳煥有詩傳微韓惇有
詩義解呂椿有直解謝枋得有詩傳微韓註疏元則有
許謙之詩名物鈔詩集傳朱公遷之詩傳疏義黃世祖
之國風小雅說劉瑾之通說吳師道之雜說蕭山之讀
詩傳王都中之詩集吳微之序錄陳櫟之詩記顏達之

講說丘葵之口義楊舟之詩經發揮雷光庭之詩義指南熊凱之風雅遺音國朝最著者則有朱善之解頤楊文格之選註風雅源流楊用修之指要梁寅之演義何英之詳釋陳謨之演疏潘定之輯說陳濟之詩傳通證其他紛紛不可勝紀蓋予家所藏於漢志得四百一十六卷焉於隋志得三十九部四百四十二卷焉於唐志得二十五家三十一部三百三十二焉於宋三朝志得十三部兩朝志得一部四朝志得二十一部合得四百七十卷焉於宋中興志得五十三家六十四部八百七十一卷焉於勝國得十四家焉於國朝則方徧索之未能覩縷也乃今為吾友錢公永收盡矣公永博學眇識於書靡所不窺其積儲富其蒐獵廣其擷選與其裁鑿精其眼光毒其心力銳足以舉三百五篇數千載幾十百家未理之夢結未鑿之混沌未經人解之合壺齟老而爬之剔之梳之抉之若今日始出於紙上嘗自言得子貢詩說皆大篆竹簡猶是魯壁中物又嘗與子辨申呂地里數足涉日記直足使晦翁咋舌予以是益詫天地間奇秘無盡恨予收羅猶未備也昔人云齊詩亡於魏

代魯詩亡於西晉韓詩猶存猶亡予謂毛詩經晦翁之手而亦亡今公永詩牖出焉不賈存晦翁存毛詩並可以存魯存齊存韓祧衛宏而禰子夏其功豈在鄭孔下哉予方欲彙子家所藏都為一冊裁以先世所密授為越詩而今更請諸公奉公永為楚詩與齊魯韓毛並恃而六公永其許予哉

通鑑寤辯序

戴表元

學者之於書猶賈然賈欲居貨必據乎雄都要府五通八達之衢百物之聚時其贏絀而察其良窳博取而精出之而又取之以廉而守之以不悖然後可以為善賈不惟能富而能不至於敗通鑑者固史書之雄都要府五通八達之衢者也通鑑未出之前稽古之士一史不窺以為闕通鑑既出眾史書事以略廢是天下之貨一日不勞而致之矣然自余知學以來而見前後輩習通鑑者甚少不曰未暇則曰力不足及夫力不足者窮賈也力足之而未暇者弱賈也暇矣力及之矣而有終身不習焉者陋賈也幸逃是三者有人焉窮力而習之結其事前舉而後隨誦其言累百千萬不逸一辭可以為

難矣然而不通其理不盡治亂賢否之所以然則猶多
蓄天下之貨而不時其贏絀不察其良窳貨雖多而不
知爲富之術是滯買也又有人焉能習其書能通其理
能盡治亂賢否之所以然可以爲愈難矣然而措諸解
與反於訓施諸用則趨利逐便而不適於經久則奸買
也奸買不若不買之善也里中有博雅君子曰王君熙
字子和予晚不及見而見其弱冠所著通鑑癖辨若干
言而讀之竟事求當不求遂語求盡不求巧時引周漢
以下千餘年陳迹裁之於王道此其譬於買也若擊禹

四明文徵卷五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貢九州山海之富而用周官之法衡之也豈與夫白圭
范蠡輩比力而等哉惜乎王君年未老而學已成迫其
老且益昌而不得一名以行其志使之議於朝聞於國
也君止一子今亦老矣買術非不善也而世窮人之傳
其書與否不可知姑私係所聞以諗於同好云爾

世統本紀序

豐坊

人有言經以載道史以載事事與道果二乎哉吾聞諸
夫子下學而上達子思亦云率性之謂道性也者天理
也道也者人事也人事循乎天理乃所謂道故古之言

道者未始不徵諸事也言道而遺於事老之虛佛之空
而已矣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
明也空言美聽而非踐履之實用行事有跡而可以端
取舍之途是故詩書已刪禮樂已正必假魯史修春秋
以爲詩書禮樂之用必徵諸行事而後實也經與史果
二乎哉繁六經賴夫子而醇諸史出於浮士而雜非經
史之二也存乎其人焉爾故善學者必通經然後可以
觀史明道而後可以處事此本末先後之序而不可以
二之也古者史官大事書之簡策小事書之布帛故有

四明文徵卷五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太史以職簡冊簡冊者綱若春秋之經是已內史以職
布帛布帛者目若尚書若內外傳之體是已外史職列
國之書小史職百家之說四職備而史法具由黃帝以
來未之有改也呂政隳天典籍是滅史官不設厥職遂
散漢興司馬遷作史記始立紀傳紀傳立而太史之法
亡矣荀悅變紀傳而作編年編年作而內外小史之職
混矣降若班固鄭玄崔寔應劭蔡邕劉珍侯瑾魚豢譙
周章昭辟瑩王沈陳壽華嶠司馬彪皇甫謐陸機束皙
王隱張勃虞預孫盛干寶鄧粲謝沈朱鳳孟儀袁山松

袁宏王韶之檀道鸞徐廣何法盛劉義慶謝靈運范曄
何承天徐爰裴松之子野蕭衍陶弘景蕭方沈約崔浩
蕭子顯江淹許亨陸瓊魏收王邵王通房玄齡李百藥
姚思廉李延壽溫大雅許敬宗張太素令狐德棻牛鳳
及劉知幾徐堅韋述吳兢柳芳馬總蕭穎士韓愈杜佑
鄭暉劉餗高峻趙鳳姚顛劉昫孫光憲徐鉉王溥梁周
翰楊偉王欽若章得象呂夷簡王洪孫甫陳彭年宋庠
祁歐陽修薛居正王洙吳克劉恕章衡劉敞范祖禹
蘇轍張唐英林慮胡宏呂本中唐仲友曾慥李濤羅泌

西明文徵 卷五 十五 四明叢書 納園刊本

李心傳陳傅良胡一桂金履祥陳櫟歐陽玄呂思誠宋
濂王禕陳桎胡粹中梁寅丘濬金燦之徒述作雖繁皆
未聞君子之大道也惟宋司馬公通鑑敘事有法鎔鑄
貫穿成一家之言信超乎諸氏矣而是非之公尙有待
於朱子朱子綱目明天人之道昭鑒戒著幾微誠有得
於聖人之傳者顧書成於師淵而晦翁之手筆無幾是
以綱詞多費非謹嚴之體目紀太略無以考見本末學
者每遺憾焉若夫四史之法則概乎未之及也道生垂
警有志於斯弱冠干祿未遑卒業然於心恆弗忘家故

藏書萬卷甫入仕籍悉以俸入購書又積萬卷乃謝病
歸絕家務簡交游鎖閣而讀之參互考訂晝習夜思爰
自洪荒以來數千百年之事繩貫數計灼如今日乃輯
舊業編十絕而就緒名曰世統統者授受之曆數也先
辨統之正譌然後祚之修短政之得失君之昏明臣之
忠佞可得而評綱祖春秋嚴美刺也目宗左氏著本末
也每代之終必敘禮樂官賦刑曆藝文食貨后妃列國
諸臣又以兼史漢傳志之體也蓋一啓冊而史法備矣
雖無用乎明道要之必徵諸實其諸異乎虛空之談者

西明文徵 卷五 十六 四明叢書 納園刊本

與錄成昇之子姓庶由是可以言學非敢示夫人也或
謂余曰棄官著書勞心致疾不亦憊乎覆瓿而已余聞
而笑曰天地之間物必同歸於盡區區幻形且非吾有
矧身外之物乎知其必盡無可奈何則亦從吾所好而
已矣夫庸恤其他歲在玄貳執徐月在陔日在奎爲之
序
黃梨洲曰南禺爲人狂易窮經力學文藻乃其餘事
眼底無一人當其意者故其注六經視訓詁爲可厭
別出新意僻經怪說以佐之然其中驚駭創闢處實

有端確不可易者乃概以狂易束之高閣所以歎世眼之如豆也

雁山圖序

袁采

唐一行禪師所畫南戒蓋至雁蕩山而盡山石像賦物賦形步移節換巖瀑噴濺飛沫俄頃百態且限以重岡複嶺實不可摹寫邑有倪端世以畫雁山名某嘗迎送及祠禱三走山間默記所歷歸按其圖差素為多凡畫止一而此山前後向背左右偏側皆有奇妙雖善畫者尤難施工乃與商較令背者面側者正每寺為小圖附

四明文徵卷五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樂清志一峯而二三名者各隨其寺所見又合為大圖二大勢東西四谷自縣注者由西始西外谷有寺四曰古塔凌雲寶冠石門其水流大芙蓉港出纜嶼其路平夷西內谷有寺七曰能仁羅漢飛泉普明天柱華嚴瑞鹿其水自峽流筋竹澗出清江皆峻嶺自石門來者曰東嶺自芙蓉來者曰丹芳嶺自筋竹來者曰飛泉嶺達於東谷者曰馬鞍嶺東內谷有寺四曰靈巖淨名靈峯真濟其水自峽流白溪溪上有路通白溪驛東北有嶺曰謝公嶺達東外谷有寺曰石梁自石梁東北至雙峯

達黃巖左有谷南北有閣南閣乃雁蕩之北有崇德寺水自蕩頂分流山亦奇勝舊圖不載今附焉庶見其大概云

儀真志序

楊孫仲

夫志識也治也識其故見諸治以行吾志焉者也故國有政紀政以史地有事載事以志郡縣國也志亦史也事弗載紀罔徵從典弗大正罔獎訓綜核雅飭斯傳矣余少志遠覽游心文苑乃今視象真邑事味張弛乃稽地乘乃諏邦彥得諸張子晦是用彭夫其地當要衝事

四明文徵卷五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甲羣牧人聚四方俗雜五土其務紛故其氓罷其俗漓故其政龐其典墜故其迹湮舉廢以標鑿備往以貞觀彰來以飭政樹風以淑行辨美惡以一趨圖志視他邦不尤要且重哉是故王輸民殖之經涉碩人膚士之問津名臣賢宦之陳治往哲貞夫之鍾秀咸在茲土乃逸而弗輯渙而罔紀鬱而弗暴有志博識者恆病焉矧今文治大同地志闕出向省者謫誕支裂其失也疏務博者浮漫塵冗其失也俗要皆師心銜奇涉浮罔準云爾乃今張子之撰遠搜宋人之逸典近輯黃公之殘編華

實度衷細大成飭彙凡三易志始迄成是故本紀述而
因革興衰之故明年表述而疆里人物之端見諸志述
而禮樂政教之迹顯羣傳述而官蹟邦獻之賢否別測
祿祥則天明可紀理墳衍則地察可薄綱維物化則人
道可神其事則上沂唐虞迄於昭代其文則述步藝數
參酌名流其綱羅摺摭是非子奪則成斷之以公義信
方輿之雅裁地乘之弘撰也宦斯者率之可以美治庶
斯者□□可以成化君子可以淑其身小人可以奠其業於
行志也何有嘉靖戊戌仲夏旬章楊孫仲序

四明文徵 卷五

十九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湖廣鄉試錄序

陳束

賢才之興非獨其稟質茂也蓋亦有風化之助焉在昔
成周積德累功肇於西土以造區夏當時翊運佐命之
英其在郊鄴則斌斌然明德樹烈周召爲之冠詠歌所
起二南流其聲斯豈非聖人之澤而積化之所表乎聖
天子啓藩南國荆湘鄖郢亦曩時郊鄴之區也含生之
類沐浴膏潤稟仰休和已非一日之積矣龍飛以來海
內父安太平斯治大道邇隆天人並應協氣所幽匝寰
閩澤雖在疏迤猶得晰乎光明而況三楚之毗首先衣

被者乎邇者天子加意故都寵錫尤茂精神所通靈異
斯篤然則倫比之士蜚英耀采宜自今日而極盛也乃
觀其詞章馴厚爾雅溫和其麗者燁燁而有則其
深者淵沈悠邃而有貞人之思郁郁乎文哉信治國之
昌言至德之精而漸浸之所孚已詩云王國克生維國
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乃多士生於王國行將楨幹
而安寧之也亦何以自效乎夫開設科條以言登僑髦
者主上之惠也惟明惟公夙夜惴惴期於靡軼主司之
職也發憤砥厲騰茂實而策休光者藻士之慕也且夫

四明文徵 卷五

二十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晞景炎者不隱跡赴洪響者必急節躡熙隆之會者不
後事而背時主德立功達人之所務以不朽者也昔者
荊州之貢聖人則之猶傳之後世以爲經紀矧多士懷
奇而自獻於聖人之庭乎多士勛矣倫物醜類齒革之
材可觀比迹尙賢周召之烈具在能近取譬其則不遠
矣易曰君子慎始差如毫釐謬以千里蓋梁肉之士始
迷而忘反故名沒於當年瑰特之良履素而考祥故聲
施於後世斯二者得失之幾所以自鏡也二三子豈有
不慎於始而操持諄諄者乎則非厚生之意與登攬者

之情已故初進之士本其由盛而終以規之

會試錄序

袁煒

恭惟我皇上至神極聖應運紹天御大紫之器握中黃之符峻德豐功登邁三五四十一年以來昭翼心於上帝通馨治於神明周察吏政洞燭民隱令發而化馳如寔心懷而威動萬里肆今百司循法羣吏樂生方內稱救寧矣然皇上以吏治或至於好而含生之物未盡澆潤於澤致治保民之圖宸慮猶惓惓焉今歲壬戌爲羣東述職之期又當會試天下士上既命銓曹慎評庶位

四明文徵 卷五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旌別其淑慝茲復命臣自左右往典試事界以網羅英俊之寄聖意向指視疇曩益加重矣臣竊念章句賤流蒙恩超擢置諸密勿卽百其身無以仰答君父生成之德今者幸承任使忻忭獨深竊謂可以藉手圖效涓埃之報乃以是月辛酉同諸執事詣闕下辭臣復詣迎和門叩首謝皇上念臣直贊微勞特頒金緋珍膳馳賜棘院天恩擾異前此所未有也臣感激非常之眷敢不矢志奮秉公竭忠務得真才以少裨聖化耶願伏思之銓曹之諫吏在於黜不肖而校士之役在於進賢二

者事異而機同相須以成安民之治功也今觀其所黜

者或顯貨而貪或峻法而刻或越度而縱或弱植而靡

是皆已業厥官計其三載之政行昭晰而易見者也然

臣之所進則抱藝握鉛槧之士如玉之在璞瑕瑜未呈

欲以三日之文而概其人亦難矣臣率諸同事者覃精

凝思披卷品隲至窮日夜之力雖諸士之文雜然並陳

於前而純疵美惡自彰明較著粲然而不能掩臣取而

錄之言若人人殊類皆抉微抒蘊標粹揆奇各以其素

所蓄者發之文有莊嚴瑩徹其詞峻以潔者曰是能剖

四明文徵 卷五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析義利上之廉而不刻者也有溫醇爾雅其詞和以平

者曰是能涵養德性士之愷悌而不苛者也有詞之縝

密典則從容於法度之中者是必履正奉公之士知其

不淪於縱也有詞之雄深闊肆發舒其剛大之氣者是

必任重致遠之士知其不流於靡也夫文者德之華也

言者心之聲也緣華以稽其德因聲以邈其心錄其先

資之言而獻之於上自此而敷對大廷陳布有位諸士

因言以成其信內之亮工熙載外之展采錯事又安黎

元翼贊鴻化以副當宁致治保民之懷則今日所進庶

可道他日之黜矣臣又聞之一年之計樹穀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夫良農之樹穀必擇嘉種焉以裕享神粒民之資也若蕘稗稂莠則芟蕘蒞崇之矣場師之樹木必揀美材焉以需清廟明堂之用也若荆榛棘棘則剪伐攘剔之矣我祖宗豐苞之仁皇上菁莪棫樸之化長養培植以樹多士既深且久乃今錄於有司若嘉種之升豆登美材之中繩墨也誠能懷感國恩爭自磨濯策鉅偉之績建駿奕之功以養萬民楨邦國爲宗社樹億萬禩靈長之計則多士厚於自樹而臣亦輕於

四明文徵卷五

王四明樓書
約園刊本

得人庶可以對揚恩命之萬一矣其或行弗逮言文不適用始以賢進而終以不肖黜是自捐其嘉而斲其所以爲美也庸不負國家樹人之盛心哉是舉也上允禮部之請以臣煒偕學士臣份爲考試官而同考試則右諭德臣汝楫侍讀臣鏗孫修撰臣士美編修臣旻臣希烈臣汝嘉臣四維臣弘謨檢討臣可行臣泰臣自強都給事中臣夢龍臣岳臣益署郎中臣承燾臣汝驥主事臣一道知貢舉則尙書臣訥侍郎臣拱監試則御史臣承華臣復士就試者四千五百有奇如故事三試之遵

宸斷拔其俊三百人刻其文之純者二十篇成錄以獻焉

甲子科應天府鄉試錄序

汪鏗

惟國家養士於學校而羅俊異於科目士生今時苟有志於用世雖舉夔稷契之賢舍此無以自見然科目以文程士也諸生竭三日之力而欲盡據所蘊主司持一人之見而欲概其生平固亦難矣夫文根於心而成於言者也取士以文固欲因其言而究其心也故有仁義之德者其言渾厚典則有中和之德者其言雄深奧衍

四明文徵卷五

王四明樓書
約園刊本

有剛毅之德者其言明白剴切闕於中而肆於外猶夫金藏於淵而川媚玉產於石而山潤也反是則神理不超之謂凡肉好不勻之謂舛音律不諧之謂乖是皆詭於道而匿其真也諺曰玉卮無當雖寶非用侈言無驗雖麗非經主司執此以求之而實可稽已雖然猶有懼也夫求金於沙斂而揚之求玉於石剖而別之然金玉至寶也其得之也常難而沙與石則比比是也若棄其金而惟沙礫之是收棄其玉而惟碨硤之是取人將謂何某之罪抑有甚焉竊有大懼也於是祇率同事者次

第翻閱窮日夜罔懈已乃得其文取盈其數而以額遺者尙眾乃相顧喜曰始之懼也庶可少釋乎既而思之掩卷歎曰得毋沙礫之混其真砥砮之疑於是者乎復取而詳校之至再至三第見諸士之文咸能咀嚼英華充飫道德其典厚者不失之於凡瑣其深奧者不失之於舛雜其明切者不失之於乖忤若至寶陳於前使人心心駭目眩應接不暇文之美者粲然具是矣於惟休哉因是以驗人才之生恆孕毓於靈粹而其成也則道化之所漸濡南畿爲我聖祖定鼎之區山川磅礴風雨時會才美之出宜非他比矧當時明良之盛相與贊謀弼治廣歌揖讓於斯其遺風餘烈耿耿猶是也諸士生長其地并四方所至游息其間有不聞風而興起者乎皇上稟神聖之資總君師之任惇敘彝倫敷析箴訓所以培植豐芑之仁振育菁莪之化者益隆弗替士之翔洽淳風涵泳膏澤而奮然有作者固宜斌斌其盛如此也且國初科目之行未有定制在昔洪武甲子重議條格至於今遵守不廢文明之運所由啓矣今歲甲子我皇上復加裁定乃正文體汰冗濫革弊習嚴防範慎擇

百執事諸所厝舉犁然精當足以垂諸久遠則文邇更祈之會誠與氣運相爲感通是以德意所向莫不爭自淬厲期以無負明時而英賢輩出彪炳璀璨真足以敷寶典彝渙揚國華今諸士之卷具在可披覽而得也然則皇上久道化成之效壽考作人之功信有明徵而太平之應不偶然矣諸士既舉於有司將展對大廷敷布有位使能樹列勳庸表著風節舉今日之所言而次第讎之則某等庶幾體國薦賢足以副陛下側席之懷若徒以其言微利祿於一時而視所學如弁髦使人指之曰此沙礫砮砮之儔也是主司之恥也則某之懼也終無以釋矣然聖天子威靈之所遐矚德教之所宣邕罔知無是也而猶惓惓不能釋者誠慎之至也是爲序

李氏族譜後序

戴表元

奉化江口李氏其先自閩來明至秉義復以盛德者起家其諸孫多美而文皆能因緣科目以取貴顯當其盛時舉族幾無布衣蓋江南之取士有二途其一曰進士甲科其法以三歲之秋舉於鄉於漕於國子監試用經義詩賦策論明歲春再試儀曹中即進之大廷策之第

爲五甲而高下皆授之官其二曰三舍法其法儀曹於
春試進士畢取去歲秋舉之見遺而不忍棄者單試之
經義詩賦中卽升之成均曰外舍生以經義詩賦論策
月各一試而學官自考之曰私試歲終較其優升內舍
曰外優優成又取內舍生月考之歲終較其優曰內優
優成儀曹再歲取內舍生通試之爲優平二等曰上舍
試內優成而再入優爲上等上舍授官比進士第二人
其次一優一平爲中等上舍其次二平爲下等上舍與
教授而通名之曰釋褐外舍生之未升也儀曹又每歲

西明文徵 卷五

三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以經義詩賦論策一試亦分優平曰公試既升而試如
上舍法李氏之興自族譜外有傳科錄別載子孫中諸
科者名字有棣華集載子孫中諸科之文以其法之細
且煩得之宜艱而李氏於傳科也歲無虛籍於棣華也
月不停書如此垂七十年殆亦可謂盛矣兵火以來高
堂列宇作爲灰塵傳科棣華之彷彿不可復考而舊譜
亦再以燬廢於是水口鎮通直公之子明新以爲懼日
夜以所記憶精詢備葺而譜得略完惟其漏落者不能
增加傳聞者且將就盡爲之憮然不寧而徵言於余

家三世成均與李氏爲硯席交知其事不爲不熟且亦
自懼宗祚荒涼後有問閎閎曲折於兒輩者卒無以對
因以身履目睹之故備陳之附書譜後比之紀遊述夢
萬一或有考焉若夫李氏祖澤積累之源則有傳宗龜
鑑建炎備禦錄江口橋記及諸墓碣去之百世不可磨
也至大己酉秋季旣望刻源載表元書

宗譜序

鄭一滿

譜之作尙矣國有史郡縣有志家有譜一也自邃古以
來上自帝王下及氓庶凡著姓顯氏雖歷千萬年其世

西明文徵 卷五

三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次族屬可得而考者以載籍之傳也況譜之作先王所
以聯屬其民使知宗系之所自支派之所別愛親敬長
之念敦睦姻恤之風自不可已者皆譜助也吾族之來
遠矣卽今族屬五百餘爨人皆淳厚以耕讀爲業不知
其他永樂初年變於鬱攸因失故譜蓋自明字行以下
悉能知之而忘其始祖之行諱與其所由來故譜不敢
妄作也善淳二世兄弟子姓旣多且家勢饒足人亦奇
偉特達拱廷伯祖始以儒業顯其後奕葉相繼子弟斌
斌雅飭遠近莫不稱慕先從伯父廉十提舉府君屢嘗

竊歎失譜然未暇作也寧陽尹廷用兄寧德尹仁卿兄
豐城尹廷器兄長沙郡守姪本弘屢欲修譜皆以源流
未明輒不敢舉世傳始祖出自鄭幼麟之裔分居灌江
欲往求其源子深思之武襄不祖梁公後世以爲有見
載籍所記凡諸姓氏皆自古侯王之裔其後子孫式微
或傳或絕忘其祖之所自多矣故修德累行代有其人
則其宗系愈遠而愈顯儻子孫不修厥德則湮微衰颯
至有以譜鬻諸人者然則吾族之顯不顯傳不傳奚必
遠引某祖爲哉思祖先之開創世世修德行道以永吾

四明文徵 卷五

三十四明叢書
一約圖刊本

族之傳可也譜成願吾宗人思之曰本本水源同出一
派毋胡越其心篤恩愛崇禮讓相任恤以厚吾之族族
豈有不昌者明正德丙寅歲撰

黃梨洲曰譜序最難出新此只閒閒淡淡一敘卻極
淳樸是宗元有支派文字

戴氏四世遺像圖序

汪國

吾鄉古族昔推槎湖戴氏名德之後簪纓奕世余嘗登
其堂獲睹其所謂四世遺像者肅然再拜而謹序之曰
古人有言天定者勝人而人定亦能勝天富貴祿厚艱

難困厄此定於天者也修德累善而不以窮達險易貳
其心此定於人者也天之道遠而人之道邇人事之既
修而天心亦爲之默佑於其閒福履之加慶歸有德故
曰既克有定靡人弗勝余蓋觀於默菴公之行事竊以
歎人事之有憑而天心之果不可誣也初公之父平中
公明洪武閒以稅長坐事謫戍遼東獨母太孺人鞠之
公感念家禍時時飲泣既領鄉薦始任東昌府通判卽
上疏求以身代俞旨得遣人代戍公因迎二親至署備
盡孝養平中公亦以子貴獲封承德郎優游子舍以老

四明文徵 卷五

三十四明叢書
一約圖刊本

壽終焉嗚呼當平中公謫戍關外也公之生纔七日耳
龍荒萬里存沒無期所謂望刀環而哀馬角者蓋數十
年常如一日也而公以零丁弱質內鮮期功之親朝夕
之閒拮据奉母殆可謂極人生之至慘者豈料其後日
父子一家復歸完聚祿養之奉逮於生存且由是而子
孫再世並履亨衢榮貴所膺齊蹤萬石哉蓋公之所能
者人也而公之所不能知者天也公修其人而天應之
以福茲定也茲其所以爲勝也若公者可以教孝矣公
歷任雷永二州及鞏昌知府政績皆有可紀而其最大

者在爲輩昌時遇歲大饑發邊儲三萬餘金賑民且具奏曰請以臣一人之命而活千萬人之命尋得旨原之仁哉公之用心也使天下牧伯而盡能如公所爲斯民將有所庇何至水旱一聞而老弱至散四方而轉溝壑哉宜公之重膺天眷身登大臺而仍世貴顯巍然爲吾鄉望族之先也公生六子其中子任福建連城教諭孫皆舉進士行義文章能世其家而官最顯至巡撫四川右副都御史皆其出也惟戴氏四世顯晦不同皆有爵命祿秩列於天朝遺像所存人皆尊仰余獨發明默庵公之德所以恢先業而垂後昆者推其故於天人相通之理著之幘端俾夫當世好修之士觀之而有興起焉耳是爲序

阿明文徵 卷五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北山小序

戴表元

大德己亥之春前清明二日余與顧伯玉約遊北山訪林以道騎過陳無逸要之俱行以道之居去北山尚二里而遠至己日高春留飲小憩以道遂導余三人者循冷泉穿玲瓏巖緣三天竺出小陌復南入彌陀寺謁大山恢師初遊時自不擬卽歸謂幸可留得留爲佳爾至

是恢師一見以文墨故家相厚諸客殊無去意行談坐歌俯仰自在倦劇夜向深纔就枕席聞山雨洶洶聲窗戶搖動如臥楊瀾左蠡舟中也明日飯已恢師復留以道之子自其居載醴食來稍出就彌陀西小精廬享之大醉客主將各散去因分韻賦詩記歡而屬余序其篇首無逸伯玉吳士余家近越於恢師以道父子蓋鄉里云是日剡源戴表元帥初序

李孝子序

失名

廣平李舜賢堯明以後至元五年冬訪余於甬東子時以臥病不獲見越一月而復至拜且泣曰某不孝父母俱歿於江南未克葬其後相繼以歿者又五喪願先人治命屬余以必歸葬於鄉然以貧故不能無求不幸其賞以遇盜罄焉吾聞仁人之言其感人也易先生仁人也其忍不我贈乎子聞而深悲之追問其先大夫則其諱居安故嘗爲吾邦奉化州倅以清節著也因進而問曰夫送死人之大事然而陰陽之拘忌也山川之阻修也有其禮而無其財也有其財而無其志也此喪親者之通患今明於洛數千里之遠子以七喪未舉不忘父

阿明文徵 卷五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命將還厝於先塋而以易言之豈子之宗族有如甄君者乎曰無之豈子之交游有如樊宗師者乎曰無之豈子之邦有如蔡與宗者乎曰無之然則子之所恃徒言已乎曰人之情有千萬言而不合者合於一語之頃昔有緘服叩門者一童子猶能以四十萬登與之彼豈其親舊耶嗟夫夫子之言似也而所以言者未也夫仁義之心達於天下以言感者人以心感者天下之心獨不多於吾之言也乎蓋以心則事雖鉅而志不衰身雖蹇而氣不懾人皆有心其能無念棘人變樂乎不然我之

四明文徵卷五

三西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辭雖急彼以緩視之而冀以襄事難哉而予也猶不免於云云者子之請不可虛以子之不能虛子之請則所謂四十萬者將有以實子之請而稱載可望矣歿者有知必以子言為然七棺皆骨殖嘗見堯明實云

譚節婦序

阮震亨

自古忠孝廉節之脈其聲味相投如鐙影針芥雖隔絕千百載以上而精誠所觸輒令人歎歎憑弔而不能自已此其中蓋有天焉非第一時意氣之偶激也偶聞彈琴記侍兒鍾氏敘譚節婦死難事甚悉詩甚奇而跡甚

怪夫以櫛繼禁履之秀抗齒劍潤鼎之操血誠故自不可磨滅而表章揚厲則春草先生之力多矣西俎載女子鄭瓊羅為市吏所逼自縊夢見揚子令石義留竟不為理復見冤氣於江石上令謂非煙之祥圖而表奏夫猶之死節也一炳耀若河漢日星而一滅沒無聞委棄於寒煙衰草豈節婦有幸不幸則譚氏與春草先生廉節相孚而揚子令非其人也余因彈琴記而及之以見天地閒節義必藉文章以傳而高行女宗之泯泯同瓊羅者固不少也

四明文徵卷五

三西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袁令君祭袁忠臣文序

林弘珪

世界翻沸昏霾晝登墨墨如夜形不傳影使梟獍與人連趾接踵暗摸冥捫或疑人為禽或疑為獸或又疑禽獸為人嗒然喪其形遂至大亂故云喪亂也試靜與問心梟獍必毒而人必仁然則心心相信即在墨墨如夜中固朗然揭日月星辰而行矣袁父母家於越遷於魯令於明彊禦不畏矜寡不侮吉甫之所頌也春風風人夏雨雨人敬仲之所佩也白逆倭腥霾昏南西迺日而月之星而辰之其心仁矣其心綦苦矣憑弔宋忠臣天

與袁公愾然寤歎觸時傷懷設奠陳詞淋漓感慨抑所謂心心相信者乎有此心綏福四明四明其信之卽有此心戡定天下天下其信之名世中興天與公應嘉佑助焉夫袁父母有同宗誼切仰止聿深矧珪先王母爲忠臣嫡系珪等皆袁氏外孫枝也自先王父柱史子告時獲交饒陽田六海公巡巖捐俸給蒸嘗迄今歷二十餘載俎豆無恙循至珪復得遇袁父母廟貌增輝然則爲臣能忠芳流千古繼好所歸揆同先後確信一是無所更疑嗚呼雖喪亂宏多人亦何苦爲梟爲獍形變禽獸哉喚醒人心俾忠彌天壤數言賢於十萬師矣

四明文徵 卷五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口碑冊序

豐坊

歲癸未予官京師聞官淮南北者上言淮南北水旱疫饑民相食赤地幾千里乞議所以賑之者詔遣大臣賑之言者復論賑未必民實生願賜督察制曰可予謂維揚繁麗在昔民罔知儉一旦師旅之後天災流行其何以濟他日過是將無異昔之然乎甲申南遷由徐抵淮信蕭條靡昔若及揚則視其野黍麥油如也視其國中塵宿貫貨巖積袂揚雲噓鼓靈空如也視其庠序絃誦

之聲縹如也曰異哉言者妄乎獨是邦也免於災乎匪直免災繫倍昔然也何居詢其氓氓咸手擊額曰吾太祖守侯實生之先是侯官諫議知無不言暨莅吾揚也承極弊响而煦之弛斂平役禁姦興教民翹翹厥更生饑賑者下設粥議流民就粥弗及郊輒死且滋漁吏侯計粥直散旁邑郡邑以全虞其後也散官穀爲春種召大賈勸之輸穀買欣聽命有數歲積復計出入爲令甲揭之通衢上下罔胥爲奸疫作侯戶親疾畀之醫藥死者棺瘞之暑縱禁囚無傳染者微侯揚其沼矣侯之

四明文徵 卷五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洽也四其持己也清其施政也公其御吏也察其字民也惠予曰諾旣而聞有歌者歌曰繡之繡之羸馬五之往視於野羸馬趕趕匪羸其馬亦瘠其主溫溫頌人吾父吾母又謠曰淮之北河流塞誰其塞者溝中瘠烏不食淮之南麥蘄蘄誰其植者四方之遺民誰其來之父母之貽曰歌孰誰者氓曰易侯予作而曰侯誠賢矣乎夫歌者之言瘠已而肥民也謠者之言安邇而格遐也夫財也者有窮不在官則民矣官弗有乎財故已瘠已瘠則民肥夫生也者民之所甚好也散財以聚之弛刑

以結之本誠以動之遠圖以利之故邇安邇安則遐格夫若者救災也與哉越若多歷年於邦有權夫後其身以固邦本利莫厚焉功莫加焉吾聞活千人者其子孫必侯侯活且蕃矣受祿於天庸有既乎子既至留京與官留京者言官留京者懿侯咸詩之作口碑冊

呂與之老子議義序

袁桷

昔之善言老子者謂其同者合於易其不同於孔子者皆矯世之弊此論千萬年不能以易也新安程泰之作易老通言余意深得其旨讀之茫然不能以昭合語簡

四明文徵 卷五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則理得太羹玄酒夫豈旨於味者乎老子之五千言不得已而爲言也道爲乾坤之體德爲咸恆之用繹其辭旨觀妙觀微見天下之蹟而擬諸形容者也眾妙之門易之門也功成弗居治蠱之道也使民無知無欲百姓日用而不知也挫銳解紛洗心藏密之旨也多言數窮吉人之辭寡也谷神不死生生之謂易也後其身外其身以前民用之道也水善利萬物坎之行有尙也持盈揣銳君子有終也生而不有爲而不恃無思無爲也埏埴爲器戶牖爲室十三卦制器之義也有之以爲利無

之以爲用民咸用之謂之神也爲腹不爲目觀我朵頤之凶也寄於天下託於天下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也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神無方而易無體也善爲士之章出入以度無有師保如臨父母之謂也觀復復其見天地之心也皆謂我自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也若夫十八十九二十章矯世之言也其中有物其中有精坎離之體未濟既濟之用也不自伐故有功謙之義也有不信焉亦矯言也跛者不立鼎折足不勝其任也有物混成易有太極也輕則失臣躁則失君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之義也善人者不善人之師益道也知白守黑窮神知化之義也去甚去奢去泰致恭以存其位也將軍居左師左次无咎也道之在天下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之義也自知者明顏子之不遠復也自勝者強君子之自強不息也終不爲大虛以受人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極深而研幾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柔弱勝剛強坤至柔而動剛也利器不可以示人君子藏器於身也守萬物終自化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也上德不德章矯言也謂得一者貞夫一者

四明文徵 卷五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蔡氏曰兩儀之先其易無體有無之義於是見之明道進道探蹟索隱鉤深致遠之謂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石林葉氏曰易之數見於大傳者乾坤之策也物亦非萬物之所能盡該微見其緒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老子言數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莊周言數曰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曆所不能算老氏所謂三生萬物者猶易之言當萬物之數而不盡其說也莊周所謂巧曆所不能算者猶易之言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而不窮其變也至漢言律曆者於是始於易數之外起黃鍾之一而三積之至於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以爲五行之數備矣而又爲三統之說以五行相錯由三微三著積之始於太極而終於二千三百六十三萬九千四十而復於太極上元以爲天下之能事畢無爲老子之旨義與生而不有同旨既同則無思無爲之義同矣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諸卦之上九類之清靜爲天下正懂懂往來之反說也知足常足繫于苞桑也其出彌遠其知彌少稱名也小取類也大之

四明文徵卷五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義也爲學日益爲道日損兼損益而言也懲忿窒慾損也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益也聖人皆該之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也善攝生老子之本旨致一之義盡之矣道生德蓄乾坤之用也生而不有變化云爲也塞其兌言行君子之樞機也慎言語塞兌之本也閉其門行其庭不見其人之謂也介然有知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介于石之義也善達者不拔確乎其不可拔也修身至天下中庸之論也精之至和之至男女構精化生之道也元同不見是而無悶也以奇用兵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也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蟻帶之三禩也治人事天莫若嗇卑而不可踰貳簋可用享也有國之母可以長久安土敦仁愛之道也非其鬼不神睽之羣疑亡也大國取小國小國取大國湯文王是也謙之上六得之矣道者萬物之奧廣大悉備也何棄之有容民畜眾也坐進此道藉用白茅無咎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履霜堅冰也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喻積小以高大也下二章亦同也民之難治以其智多禁民爲非曰

四明文徵卷五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義則智去矣江海為百谷王天水違行而由一以生也
下者水之道需而蹇蹇則通矣下濟而光明之義得矣
曰慈天地之大德曰生也曰儉損之道也曰不敢為天
下先異以行權也善為士夫子於益或擊之立心勿恆
凶之爻詳言之矣用兵有言仁者無敵也吾言甚易知
易則有親也知不知滕口說也民不畏威不威不懲滅
趾滅耳之爻得之矣勇於敢則殺天道虧盈而益謙也
民之飢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矣人之生章原始反
終故知死生之說也天之道其猶張弓日往月來之義

四明文徵 卷五

聖三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也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坎之內爻堅強者也故險之時
用大矣哉受國之垢國君含垢也明夷之義於斯見之
常與善人積善之家有餘慶也小國寡民章通其變使
民不倦也利而不害乾不言所利保合太和乃利於貞
矣為而不爭地爭城老子之親見也王侯設險以守
其國夫豈有爭哉予固嘗以易釋其旨而未有成也同
里呂君與之故儒家闕世益深游於方外以其著老子
一編見示甚似夫子之所見其文詳順而實援據以精
築室於海島孤絕之地黜聰窒明以養其泰和且又將

窮極山川之幽勝以求正于有道誠可謂老而能學者
也故輯舊說列於前凡我同志知予之不妄許可者有
在也泰定二年七月清容居士袁栢記

道德經贅言序

豐坊

老子之世傳記言人人殊方士者施尤怪誕不經宋儒
因斥為異端與曾子問論語所稱異學士無所取信余
嘗閱世本世紀路史王深寧金仁山諸說似得其梗概
老子者偃姓生而聃耳下垂故曰聃字伯陽父舉陶之
曾孫曰某為夏大理諫爾龍逢不當誅死之其子聃走

四明文徵 卷五

聖三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之毫更李氏李者理也變其文而存其音不忘父也歷
事成湯大戊武丁為商賢大夫封彭城稱彭祖商末以
德長諸侯號老彭佐武王伐紂見牧誓又歷事周成王
與史籀同為柱下史幽王時論三川震見史記敬王時
猶掌周室圖籍壽最高學最博孔子實師之故曰竊比
于我老彭若方士謂仙人李靈飛生李耳為老子又言
錢鏐彭祖析為二人非也今傳道德經為老子出關授
令尹喜者不經見顧其文大奇道太玄論思之要皆性
命之理善讀者鮮矣獨其曰谷神不死方士類以藉口

列禦寇又謂出黃帝書蓋秦王呂政好長生博士叔孫通輩又取聖賢經訓託之黃老雜以不死之言僥倖不俱燔耳都督萬侯鹿園子暇時爲之贅言能發明性命可傳也或疑贅言詞旨似本於楞伽何居則解之曰佛氏漢中初入未有妙說至晉宋開世主好之於是宗少文許玄度輩援易老子邃語入釋典而廓之是彼實精我我曷本於彼歟鹿園子過謁予曰聞子學精於經於諸史博而覈必詳老子之世幸爲我序贅言乎余曰唯唯序曰贅言道德經若干言先刻續道德經又若干言

四明文徵 卷五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余從與成之鹿園子天資聰明和平粹美而虛心好道於百家言靡弗通敷歷至大帥於天下事靡弗燭於心使爲文官可以坐廟堂議禮樂佐天子進退賢不肖俾四海安富守在四夷不但溷溷已也

讀書錄要語序

張邦奇

凡書皆錄也讀書而有錄何錄其會於心者也會於心矣而或窒之氣也心以會理理以勝氣故錄之者欲無忘也讀書之有錄尙矣錄是者誰河東文清解公也公爲切問近思之學卒以名當代而垂無窮是錄之足珍

7

審矣聖賢之言孰非理者於吾心亦焉所不會而有錄不錄耶言有淺深事有華實淺者可以涵夫深也實者可以該其華也是故擇而誌之以崇本也且天下士誰不讀書而鮮能信信其一言亦足以用之終身如其不信雖腹藏充棟何益哉要語云者則又其深且實焉者也孔子之道博而能約是故學貴乎知要知要則治心有法而氣不行氣不行則浮者定躁者釋浮者定故實躁者釋故深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故惟實也故能成天下之業夫是之謂一以貫之不言而信者果若是道固自我而出而奚以錄爲錄也者困而學之之道也子昔嘗珍是錄矣沈侯景明來守武昌刻之戊寅仲秋先丁三日子觀樂於學宮侯集諸生頌焉子因取而集序之而徧布湖湘之學宮同於眾也子奉上命總學政於茲諸生之業猶吾業也有居業之方而不以同非也莫吾同亦非也

四明文徵 卷五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觀頤錄序

張邦奇

予生二十有五年矣而三畏未知九思或忽內之則氣能吾勝外之則習能吾奪是將坐糜國家之廩祿而卒

爲天地之靈物也閒非無介然之悟若有懼焉而志之弗堅屢作屢仆以今歲除追惟一年之事昔者所期百無一償可勝悔也年漸長而德不加修安能不重有懼耶夫人情於既往之愆孰能無懼懼而復忘之與不知懼者等耳今日之懼吾又懼其復爲前日也於戲以吾方懼之心又懼夫懼之或失也朽索之馭六馬不足以喻乃敢放焉而自肆者何哉其亦弗思之甚矣竊聞之古之人夕而計過而吾之過不知晝凡幾積而夕凡幾更也曠而莫之知改此吾之所以爲吾也爰取札素爲一

四明叢書 卷五

四明叢書 卷五 約園刊本

東園小隱序

袁煒

余讀班嗣之書及晉陸雲所稱逸民賦未嘗不欲超然與俱也嗣之言曰漁釣於一壑萬有不奸其志栖遲於一丘天下不易其樂而雲之言則謂身聖於宇宙者妙有生之極恬貴于紛華者享無疆之休夫杼指通意究

觀其玄奧乃知達人曠識獨立塵表而漠然沖泊逍遙於澹蕩之墟所謂師友造化而不爲萬物役者非若人之儔耶史所記許由務光之流其義至高顧文辭不少概見靡得而詳已後世君子陵諸子沈冥彌淪抗迹霞外雖其懷玉自珍垢俗疵物同於果哉忘世之軌然而潔修高蹈蟬蛻羈埃皜然不蒙溫燮以靖其躬儻推暗其攸致則所以比隆穎陽砥礪顏習者非茲之謂乎故曰面觀四方與時消息獨成其意與道徘徊要渺之論可以覽絕塵矣裔茲以降逸德希聲而蒙恥殉名飾

四明叢書 卷五

四明叢書 卷五 約園刊本

巧浮利之徒相隨屬至訛滂熾趨乘時以規顯榮者乃動動然不可勝道矣則夫屣視祿位適巖居川觀之趣以獨游其天者可不謂寰區之罕邁哉余雖濡迹市朝竊嘗慕陰淪軼異之風而同年環山孫君爲余道其仲兄東園翁之行謂翁清曠蕭遠抱璞自頤有古隱君子之遐烈云夫翁席縉紳名聞結髮學墳典淵然稽尊庇之具又叔季相奮庸策奇清漢以才行功業顯世而翁顧獨貴老莊之術容與東園不受仁誼之羈鞅此其神惊玄覽不可以將倫於至人耶環山君嘗述翁之言曰

夫大道不眩曜混冥者乃所以反無名夫人不能去健羨黜聰明至神用而竭形勞而傲則彫樸奪精滋矣此何以謂焉吾觀世之賢卿大夫結綬懷金丹朱其穀厥所處非不燦然燁瞻睹也然峻勢聚災憑氣增危失身且有日矣豈若吾小隱於東園俯仰魚鳥與之交樂乎天交食乎地哉余聞而傲罔曰翁之言若此彼固超於鴻濛玄象之際矣古稱亭毒不做毀仙人不瘁然則翁之履祺引齡庸得以闕其紀耶余既嘉翁之高尙且得其緒論之精乃以環山君命序次其言以風世云

四明文徵 卷五

四明叢書 卷五 四明叢書 刻本

袁鈞字德衡序

戴表元

積物之力其初起於銖其輕易舉也銖銖而積之累百而至於爲鈞則不勝其舉矣智者於此欲舉之不勞而知其力之所以然必程之以衡衡舉鈞立而物之無窮可以坐致人之于德亦然人之與人其初並鄉而居同途而趨循循然同相若也忽焉而爲大賢無以異於物之積銖而成鈞而由此加積之旦旦而程之而至於可以爲堯舜故程物之力而知鈞之無窮者衡也程人之所至而知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德爲之衡也濟南袁

氏子鈞字德衡請文於予書此贈之

王一初名字序

戴表元

松江王君名一初既又名讀書之室曰一初而問其說于予予復之曰子之名若字子皆自爲之爲之而不自知而他人何從言之且亦嘗推夫人名字之所由起乎人生之初一而已矣既而不可以無別也而名生焉名之又不可以無別也而字生焉既而其所居處其所服用其交接游歷不可以無別也而名始紛紛然而繁夫其初之一也而誰與約之其末之紛紛然而繁也而誰

四明文徵 卷五

四明叢書 卷五 四明叢書 刻本

與益之是非惟吾與子二人不能知雖有上智神識而何以言其然乎且又非其人之生者然也天地之間形色之類事物之故其生者何限一一而名之將不勝其名一一而言其然將不勝其言故姓氏一也今幾族井地一也今幾等層象一也今幾家書契一也今幾法以至皋陶之刑名伯夷之典禮伶倫之音樂岐伯巫咸之醫藥卜筮與凡百工眾業莫不各有本祖其初如此而今如彼是孰使之然哉且又非惟人事之變然也陰陽之升降古今之去來其醇其疵其成其敗如蜩蟬之化

蛇虎之逝故者控持把玩不能須臾之久而新者已代之矣則其所謂一者何嘗不一而初安在哉虛無幻誕之徒乘其眩也遂欲悉取而屏之而索諸羣言之外九州八極之外而世之儒者攻之愈堅守之彌力雖其說不必強所難通而遠自上古以來天地之所以立日月之所以明雷霆之所以神江河山岳之所以流載近取吾人日用飲食之所仰賴更千百萬變而未嘗不一者夫豈不可深言而況吾與子之所欲知乎於是王君儻然而笑憮然而喩曰吾聞一初子併舉其極吾問名字

四明文徵 卷五

四明叢書 卷五 四明叢書 初編刊本

子徧語其類辯乎哉因書以爲序大德戊戌孟夏望日

王仲昭字說序

戴表元

三衢學者王君勳字仲昭詣余而請曰勳之幼也既幸受名於親長也又幸得字於友而未有命之以訓辭願序而贈焉何如余讓不獲則爲仲昭略疏其概而聽仲昭自擇焉蓋夫人之居世未有無勞而食者也無勞而食者謂之惰民政之所非而刑之所不貸也故於文力田爲男自其勝耕也而皆與之一夫之產使之動搖筋骸以孝養其父母以活其妻子雖以舜禹后稷伊尹之

聖而不得免於其初而況他人乎此以耕稼爲勳者也耒耜既閒則業必有所馴筋力既疲則氣必有所帶於是射鄉賓介之講有干戈羽箭之示有絃誦俎豆之率歲時伏臘莅之學官錄之黨正而登其成者進之鄉老而列之士大夫此以肄習爲勳者也責非君師而求學者聚於其門權非官府而辨訟者決於其庭若漢以來名賢貞士雖功烈不能暢於天下而一時遺風餘韻薰良伏暴扶頽起懦如江河之浸兩澤之潤日夜長養而物不知此以教勸爲勳者也德行道義也者人之根

四明文徵 卷五

四明叢書 卷五 四明叢書 初編刊本

幹言語詞章也者人之枝葉也枝葉之於根幹遠矣然木無枝葉無以庇其身人無詞章則無以養其德自有人類以來以迄於今紀載之事莫之或廢而千載之閒行名之士精於言者皆傳大之以鋪揚先王典章禮樂之美而小之呻吟伊優以自娛其不幸此其以著述爲勳者也若夫爲大丈夫而過於世才足以行其所欲爲計足以達其所欲謀從容廊廟而使四方萬里無桁楊枹械之辜談笑邊陲而使三軍百姓無鼓桴烽燧之警其存也珪冕以迎之簪鼎以榮之其久也旂常竹帛以

旌之此以宦達爲勳者也耕稼也肄習也教勸之於著述也勳之在我者也自昭其昭者也宦達也勳之在人者也昭人之昭者也昭人之昭者待於命命得而爲之則得爲之命不得而爲之則不得爲之自昭其昭者不待於命爲之在我而已矣今之人窮歲年弊血氣以爭不可必爲之命而已所得爲者反若不暇爲之嗚呼吾見其力之勞而不免於惑也仲昭智人也今而往其且將自昭其昭乎其將徐有所待以昭人之昭乎仲昭曰吾謹喻矣是爲序

四明文徵 卷五

五 四明叢書 約圃刊本

曹氏四子字序

戴表元

易之道無不亨者也易爲憂患作而能無不亨者何也易有亨不亨而易之道無不亨者也今夫人有生而見與於天者天亨之有生而見與於人者人亨之夫我之道欲亨而天與人交亨之豈非我之大願至於道不可期而天與人或不見與則如之何若是者我必自亨之故命之有亨有不亨在天在人而道之無不亨者在我太邱曹君士開取易名其四丈夫子皆以亨且旣皆有字而質其義於子前四子者而諭之曰來震亨字子

以德修震於易爲長子爲動爲懼爲長子重任也而懼危道也任重而危人何賴焉古之人於此不恃無懼而恃己之有德周公之東山也而赤舄几几仲尼之陳蔡也而調琴自如修德故也來賈亨字子以文剛賈之體中柔外剛而飾以文夫苟中柔外剛而飾以文君子何貴焉彖易者戒之若使之以柔文剛不若主柔而文之以剛於是體不撓於內飾不虛於外而文以成來謙亨字子以光益天道之不可過莫若謙謙也者欲人損有餘而益不足王公損驕吝故能以富貴光其家士君子損狷嫉故能以貧賤光其身來復亨字子以善初人之初無有不善雷靜而伏於地中其氣氤氳然及動而震驚擊搏物有病之者矣性之於情猶是也故曰爲善務要求復其初曹氏之四丈夫者爲人子者也爲人兄弟者他日爲人臣之道也爲人兄若父者他日爲人師爲人長之道也而四丈夫者處其義則思慎其躬慎其躬則思稱其名稱其名則思亨其道乎哉

四明文徵 卷五

五 四明叢書 約圃刊本

戴生宗達字說

張邦奇

戴生鍊字宗達有美質吾弟良甫輩及表弟梁履常者皆其友也一日遂介焉以其字請說於予予方倦於多言謝不敏已而請益勤乃盡其說而告之曰一身而爲萬化宗達其習於道乎好通而惡窮非人之情歟吾觀於人遇小事索索遇大事矍矍變起於尊彝而患生於衽席鍊弗豫也王褒有言精鍊藏於礦璞夫物有以百鍊而成而況於人乎化工之陶鑄吾身也貴於物多矣因循玩愒而不加修五官四體日以頹敝而不知檢問之則曰人生幾何孰能無媮卒使之與朽株腐草者類

四明文徵 卷五

五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曾不一動心焉嗚呼其惑矣九折肱而成良醫鍊於醫也呂梁之水懸濤數十仞出沒其閒而神不變鍊於水也一朝解牛十二而銑刃若新發於硯鍊於排擊剝割也夫藝有以精鍊而熟而況於道乎道無物而不體物物而更之如日不足何不然卑者可以引而高也近者可以推而遠也故君子厚其本措之天下裕如也患弗鍊而已矣是故禮義以爲範事物之交以爲火精神志意以爲錘故有分壘畫粥之勤而達於經濟之略有不鍊不扇不就枕席之勞而達於陰陽之數夫君子不

若於鍊其惟有樂於達乎故有賤其身以貴之窮其心以通之苦其志以樂之雖然鼓而籥之欲其疾消而融之欲其徐防之欲其周而鍛之欲其熟故入而以賢父兄鍊出而以嚴師友鍊晏安耽毒警吾心在順而以順鍊困窮藥石堅吾志處逆而以逆鍊黜而惰慢去而險躁龕者化而精也弱者渝而剛也生者馴而熟也夫如是奚爲而不達

四明文徵 卷五

五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文徵卷五

四明文徵卷六

唐詩品彙選釋斷序

屠隆

清鄭袁 鈞陶軒輯

夫詩由性情生者也詩自三百篇而降作者多矣乃世人往往好稱唐人何也則其所託興者深也非獨其所託興者深也謂其猶有風人之遺也非獨謂其猶有風人之遺也則其生乎性情者也夫性情有喜有悲要之乎可喜矣五音有哀有樂樂聲能使人歡然而忘愁哀聲能使人悽愴惻惻而不寧然人不獨好和聲亦好哀聲哀聲至於今不廢也其所不廢者可悲喜也唐人之言繁華綺麗優游清曠盛矣其言邊塞征戍離別窮愁率感慨沈抑頓挫深長足動人者既悲壯可喜也讀宋以下詩則悶矣其調俗其味短無論哀思既其言愉快讀之則不快何也三百篇博大博大則詩漢魏詩雄渾雄渾則詩唐人詩婉壯婉壯則詩彼宋以下何為詩道其亡乎廷禮高氏選唐詩品彙其所取博則博矣精未也乃黃觀察選之加精焉而又為之釋其所斷然後唐人河嶽之精靈歷百千載如在乎則觀察公之勤柰何

四明文徵 卷六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可渺少也

東塘袁公文集序

陳卓

故贈太師大資參政魏國袁公以建安名儒來游上國登癸未進士第英資敏識與學環文表表精神蚤受孝廟之知擢從朝行吟分符竹乘輅傳政事精明最狀昭著內外更練遂為國器歷事光皇晉貳版曹迨至寧考陞於橐坐出使西蜀再歸文昌總領從官由是翊鴻樞參大政枋任愈厚海內方後公賜未幾歸老吳興之龜溪始終之際抑有光矣惟公敷歷最深民庸使續忠規智略見於事不可殫述平生所著詩文奏議等宜有紀載去歲夏五卓自宛陵蒙恩入貳導旨經從桐汭公嗣子君儒適紹守符下車屬爾亟鞅治理款語之初出其策次先集將命工檠梓既而緘示墨本敏邀精微令人降歎非有志於顯揚疇克爾也夫立言以垂不朽古誼攸重父沒不忍讀其書蓋以手澤之存況於卷帙森羅詞藻芬郁皆學術之寓心聲之發攬者因是以尚其世得其人豈不有助於世教哉卓伏念先世與公有同朝之好昔也摳衣趨隅嘗蒙篤敘用敢不揣荒蕪敬書其

四明文徵 卷六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略云賈慶丁亥三月旦中大夫行起居舍人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陳卓謹序

趙子昂詩文集序

戴表元

吳興趙子昂與余友十五年凡五見必以詩文相振激子昂才極高氣極爽余跂之不能及然而未嘗不為余盡也最後又見於杭始大出其平生之作曰松雪齋集者若干卷屬余評之余惟人之各以其才自致於世必能相及也而後相知必相知也而後能相為言余於子昂不相及而何以知何以言乎子昂曰雖然必言之余

四明文徵

卷六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必言之則就吾一人之今所歷者請以杭喻浙東西之山水莫美於杭雖兒童婦女未嘗至杭者知其美也使之言杭亦不敢不以為美也而不如吾二人之能言何者吾二人身歷而知之而彼未嘗至故也他日試以其說問居杭之人則言之不能以皆一彼所取於杭者異也今人之於詩之於文未嘗身歷而知之而欲言者皆是也幸嘗歷而知之而言之同者亦未之有也子昂未弱冠時出語已驚其里中儒先稍長大而四方萬里重購以求其文車馬所至填門傾郭得片紙隻字人人

心愜意滿而去此非可以聲色致也而子昂豈謂其皆知我哉故古之相知必若韓孟歐梅同聲一跡網繆傾吐而後為遇而後世乃欲望此於道途邂逅之間則又過矣今評子昂古賦凌歷頓迅在楚漢之間古詩沈潛鮑謝自餘諸作猶傲睨高適李翱云子昂自知之以為何如大德戊戌仲春既望

紫陽方使君文集序

戴表元

日月五星晝夜與天錯行而雲霆風露雨雪電雹為之變化不測山起西北與水東南馳而外截為海介鱗羽

四明文徵

卷六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毛齒角物果寶藏之美從而蓄焉蓋其為物也停涵盤薄鬱積之者厚則其周於用也不竭人之精氣蘊之為道德發之為事業而達之於言語詞章亦若是而已矣竊獨怪夫古之通儒碩人凡以著述表見於世者莫不皆有統緒若曾孟周邵程張之於道屈賈司馬班揚韓柳歐陽蘇之於文章當其一時及門承接之士固已親而得之而遺風餘韻傳之後來猶可以隱隱不滅近世以來乃至寥落散漫不可復續豈天地之數有時而不齊如適值其薄蝕震動傾陷漏洩之或然者耶故嘗攷

之自夫子之徒沒言道者不必貴文言文者不必兼道
如此幾二千年迨新安子朱子出學者始復不敢雜道
於文子朱子沒其書大行最有力者建安眞希元臨邛
魏華父二公纂輯而彙緒之爲精余生愈晚併不及識
二公而每每私從諸老先生之嘗爲其學者剽傳之戊
戌己亥閒來錢塘始得熟從紫陽方使君遊使君生子
朱子之鄉而於眞魏二公書縷析銖校無復遺憾禮樂
刑名度數之規天人性命智識之奧詢之靡不知知之
靡不樂一夕乃得盡其生平制作讀之熒熒乎河漢之

四明文徵 卷六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光華而陰明舒慘若有鬼神物怪先後而翕忽之也恢
恢乎太山喬岳長川巨瀆之噴薄氛祲而龜龍蛟鱷豹
犀虎象出沒震耀之不可狎也熙熙乎時春美卉平郊
茂樾輿馬豐腴而衣冠靜侈舒眉酣氣樂聞歌謠之奏
也嗚呼是豈非精氣之英統緒之會而諸老先生未盡
之澤者哉余旣情憊雖幸教於門而衣食經營有所不
暇顧今江南舊德如使君不一二數詩不云乎我日斯
邁而月斯征又不云乎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是用疾
盲疚心願與同門者永其傳焉辱諸生以序引請故不

敢辭

仇仁近詩序

戴表元

景定咸淳之閒余初客杭見能詩人不一二數不必皆
杭產也時余雖學詩方從事進取每每爲人所厭薄以
爲茲技乃天之所以畀於窮退之人使其吟謠山林以
洩其無聊非涉世者之所得兼余嘗隘而非之諸君子
非失職安得爲此不祥之言離去二十年復來事有不
可言諸詩人皆盡而余恍然獨行獨止如羈禽越鄉而
無與羣如馬行過其故樞徘徊而悲鳴也嗚呼疇昔之

四明文徵 卷六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歎豈不以此哉然猶未敢自斷何世無人何人無心時
余交際先後疏數之閒不足以得之久之屠君存博白
君廷玉二君者皆疊疊志於古人皆不棄子而肯與之
交私心自喜久之因二君得仇仁近也遂贈余錢成一
巨編叩其藏未侵者尙什百於此余驚其多而服其善
羨其敏而敬其密自是寓客中抑鬱不自暢不得與諸
君晤語則取其所編張之案端行坐諷之以爲快仁近
又方力學期樹立以爲千百年後世計視余區區相知
於耳目閒似不足爲旣竊自喜茲編之不絕於世而余

猶及見之耳仁近詩余不敢託於知言就杭人求之比其盛時又過之無不及也余年視仁近不甚相絕而氣盡衰業不早就進退皆無足據幸君之相親庶幾諸君愈益見厚時時得新聞以洗舊蔽不敢望有名譽或藉以一樂稍稍捐去晚暮孤貧之憂即君賜大矣若君之所願君自得之余無以進君也

桐江詩集序

戴表元

紫陽方使君平生於詩無所不學蓋於陶謝學其紆徐於韓白學其條達於黃陳學其沈摯而居常自說欲慕

四明文徵 卷六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陸放翁豈其暮年安貧守約忘懷出處有偶相貌類者而始引之以自託耶抑放翁雖生長東南承接中原文獻獨其爲詩亦親經東萊茶山諸先生指授遂爲是虛心傾思如不可幾及也此前輩風流盛德非近時沾沾自喜之徒所可窺議然有一事不謀而合放翁晚起家得嚴州爲詩幾千首翁去而州人愛其詩版傳之於今使君垂老亦守嚴州多爲詩州人爲刻其桐江集香六十五卷錦峯繡壑淋漓翰墨前後照應映於百年間良堪繪畫表元因念生世不早不得事放翁而竊幸熟從

其子孫游聞翁爲州日江湖詩客羣叩其門傾箱倒囊贈施之無吝色又解印東歸扁舟枵然使君去桐江屬邑耳僦廬糴餐人人見之者不知其嘗爲二千石也偶遇臺餽卻玉揮金賁酒讌客終日一時雄襟雅量略視放翁何遠故其爲詩笙鳴鏞應磁動針合雖不規規求與之似而自有不容不似者其居使之然乎於是同游之士來謂表元子於門牆矜佩中若知言者盍識其云云以爲桐江集序

周公謹弁陽詩序

戴表元

四明文徵 卷六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嘗言作詩惟宜老與窮彼老也窮也事之嘗其心者多矣故其詩工人孰不願其詩工而甚無樂乎老與窮則夫詩之必至此而工者人之見之宜相弔以悲而顧好之何哉曰天固以是慰之也天以是慰之則凡人之得工於詩者命也非其性能也詩之工非其性能而有挾之者是挾命歟曰是亦人也人少而好之老斯工矣其窮也而好之而詩始工也其不好者雖老且窮猶不工也人之好工其詩且好老與窮歟人未有好老與窮者也然亦適遭之也若吾周公謹父之於詩謂有遭非

歟公謹少年詩流麗鍾情春融雪蕩翹然稱其材大夫也壯年典實明瞻睹之如陳周庭魯廟遺器蔚然稱其博雅多識君子也晚年輾轉荆棘霜露之間感慨激發抑鬱悲壯每一篇出令人百憂生焉又烏烏然稱其爲曩臣羈客也公盛年藏書萬卷居饒館榭游足僚友其所居弁陽在吳興山水清峭遇好風佳時載酒散浮扁舟窮旦夕賦詠於其閒就使失祿不仕浮沈明時但如蘇子美沈睿達輩亦有足樂者今皆無之雖其弁陽且不得居頽顏皤鬢離鄉索立而歌歎歎如此而人方美

四明文徵 卷六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詩之工不知於公謹何如哉雖然公謹非此愈無以適其心予丙戌春道杭遇之氣貌充然不衰類有道術者此又非後生俗子之所可知也詩凡若干首猶系之弁陽示不忘上風云

李時可詩序

戴表元

誰不知美之問其美之所以然則不得而言之昔嘗有二人射其一百發百中若矢生於手而候生於目其一時而中焉時而中者每中輒言百發百中者未嘗言也揖百發百中者問之其人啞然而笑曰吾初不知吾射之至此也問可學乎曰可學而不可言學之法固問之曰日射而已矣夫學詩亦猶是也故余生平作詩最多而未嘗言於人亦不求人之言今年辛卯春余來吳吳士李鳴鳳字時可以其詩示余余以前說告之時可曰然雖然必強爲我一言蓋時可之於詩勤類余居家窮類余窮而不廢業類余往年吳中熟時可攜書就食諸公閒東家盪幣西家發廩妻孥終歲充然無不悅之色而今此樂何可復得時可閒關憔悴猶日爲詩自娛爲詩必擬古自近古名能詩人陶謝以來之作規模略盡故下筆輒無今人近語時可之於詩其視余殆可謂莫逆於心者耶嗟乎時可休矣今與時可別更五年三年相逢於江湖之上樽酒班荆握手道舊當亦慨然於吾言之非誣也矣時可識之

四明文徵 卷六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胡天放詩序

戴表元

嚴於浙中爲佳州奇山惟攢清流練飛世之騷人稱之
有錦峯繡嶺之目迨至於淳安則佳益甚山叢而益奇
川疏而益清異時余嘗識其閒知名者數公衣冠談笑
楚楚然稱其山川者乎然當是時諸公之文章方期於
用世無有肯刳心凋形沈埋窮伏而爲詩者山川雖佳
其煙雲魚鳥朝夕真趣不過散棄爲漁人樵客之娛而
已兵戈以來游宦事息乃始稍稍與之相接而前時諸
公訐謨典策之具亦且倚閣無用呻吟憔悴而詩生焉
去年春識胡天放天放者淳安諸公中之一人也讀其

四明文徵卷六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詩獨無呻吟憔悴無聊之聲焉余疑而詢之蓋夫天放
生二千石之家而甘簞瓢之操懷四方萬里之志而存
邱壑之好自其童年歷薄世祿疏擯舉子已就爲詩今
之所編稿欲十易於乎美哉乎余於天放交游視淳安
諸公爲晚古人有言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余於天放獨
安得而無言乎天放名僑

張君信詩序

戴表元

人之於藝苟非其攻而好之者則不能精余少時多好
好仙好俠好醫藥卜筮以至方技博奕蹴鞠擊刺戲弄

之類幾無所不好翰墨几案閒事固不言而知也然皆
不精惟其閒攻詩最久而異時以科舉取士余當治詞
賦其法難精一精詞賦則力不能及他學在杭州見異
方之精詞賦者莫如閩士閩士中有尤精者焉當是時
張君信閩士中尤精詞賦之一人也余既早成進士去
益爲詩君信雖精詞賦遇大進取輒不利然亦數數爲
詩嘗以贇見其鄉先生陳性善學士陳學士戲曰子欲
持是上春官乎君信慙之棄其詩復專攻詞賦而科舉
廢矣於是君信若慍若狂益放意爲詩不復如前卻行

四明文徵卷六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顧思辛卯春余來吳君信盡出其所作累百篇相示酒
酣氣張音吐清暢余爲擊節從容停蓄傳承惟呼適哉
雖然余於君信皆漸老矣余自追念少年血氣盛強時
所好諸藝皆爲無益幸而不精雖精於詩亦復何用留
不如醫藥卜筮方技猶可以自給蹴鞠博奕之流猶爲
人所愛幸東方生歎陸楮郎之不爲優旃太史公羞節
士而尊貨殖非空言也君信此事姑止聞新年移家湖
上爲我種魚千數頭柵雞豕令牧養可作百十日員
藝秫醜美酒數石余以深冬訪子爲子屢醉不一從來

二曹父子淵明太白精於詩者無一不及酒余二人亦何緣此縱言乎君信名革

張仲實詩序

戴表元

異時措紳先生無所事詩見有攢眉擁鼻而吟者輒斬之曰是唐聲也是不足為吾學也吾學大出之可以詠歌唐虞小出之不失為孔氏之徒而何用是啁啾為哉其為唐詩者汨然無所與於世則已耳吾不屑往與之議也詮改舉廢詩事漸出而昔之所斬者驟而精焉則不能因亦浸為之為之異於唐則又曰是終唐聲不足

四明文徵 卷六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為吾詩也吾詩懼不達於古不懼不達於唐其為唐詩者方起而抗曰古固在我而君安得古於是性情理義之具謹為訟媒而人始駭矣杭於東南為詩國之二說者余狎聞焉蓋嘗私評之詩自盛古至於唐不知幾變每變愈下而唐人者變之稍差者也今人服食寢處之物玩適之器不暇及古雖古不能信其必古但得唐人遺縑斷楮廢材敗績數百年閒物即古之疑其攻能精絕亦啁啾歎羨以為不可及至於為詩去唐遠甚然談及之則不以為古誠古不止此抑充其類焉姑無深誅

唐乎武林張仲實循忠烈王諸孫在杭友中年最妙而詩尚最力強志多學嘗與廬陵劉公會孟往復是能為唐而不為唐者也故能概舉諸人所疑於古者告之亦以堅仲實之學云

洪潛夫詩序

戴表元

始時汴梁諸公言詩絕無唐風其博瞻者謂之義山豁達者謂之樂天而已宣城梅聖俞出一變而為冲淡冲淡之至者可唐而天下之詩於是非聖俞不為然及其久也人知為聖俞而不知為唐豫章黃魯直出又一變

四明文徵 卷六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為雄厚雄厚之至者尤可唐而天下之詩於是非魯直不發然及其久也人又知為魯直而不知為唐非聖俞魯直之不使人為唐也安於聖俞魯直而不知暇為唐也邇來百年閒聖俞魯直之學皆厭永嘉葉正則倡四靈之目一變而為清圓清圓之至者亦可唐在茲始中捷口之徒皆能託於四靈而益不暇為唐唐發洵異為尚安得古余自有知識以來日夜以此自愧時奏疏詩人亦頗同愧之頭白齒搖無所成就來上饒窮理宣洪焱祖潛夫潛夫詩優游雋永處不減宣城沈德辨功

往往豫章社中語視永嘉雕琢俯手而徐就之耳爲之
驚喜贊歎恨相得晚而潛夫之年非余所及謙躬強志
於書方無所不觀於理方無所不究誠若此其升階而
趨唐入室而語古不患不自得之余憊矣不能從也大
德八年九月朔日

許長卿詩序

戴表元

酸鹹甘苦之食各不勝其味也而善庖者調之能使之
無味溫涼平烈之於藥各不勝其性也而善醫者製之
能使之無性風雷月露蟲魚草木以至人情世故之託

四明叢書卷六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諸物各不勝其爲迹也而善詩者用之能使之無迹
是三者所爲其事不同而同於爲之之妙何者無味之
味食始珍無性之性藥始勻無迹之迹詩始神也余自
垂髫學詩以至皓首其得涉歷榮枯得之變是不一
態詩之難易精粗深淺亦不一致雖不敢自謂已有所
就然不可謂之不勤其事也方其勤之之初聾聵蹙縮
經營轉折幾亦自厭其勞苦及爲之久積之之熟則
又幡然資之以爲樂戊戌之冬遇錢塘瑞石山許長卿
於逆旅中與之商論及此長卿曰夫我則亦然蓋長卿

生於二千石之家嘗通金馬門之籍從下士之列而游

東諸侯之幕府最後遂爲文相國知用志旣不展則幅

巾布衣浮沈民伍故其詩徘徊窈窕情鍾意劇如高漸

離李邕年之過都歷國驚欣而懷愴也噫嗚忼慨神張

氣旺如唐衢莊舄之懷人思土若不願居而中不能什

也登山臨水留連暢洽如宋玉司馬相如之感遇而有

所適也掃門卻軌呻吟沈著如虞卿馮衍之獨行無與

而莫之悔也嗚呼茲非余心之所同然者耶茲非人情

世故之所託於無迹之迹者耶雖然長卿之齒在余後

四明叢書卷六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才氣在余先非泊然無所用於世者不得以余爲比
無室家極力孝養其母扁舟往來吳淞震澤聞鸞翔冰
時見之使人毛髮清竦旦夕幸西游當或就而問之此
中多車馬塵非論詩所也

李元凱詩序

戴表元

括蒼諸老先生之賢而文者余猶及識長山葉公其稱
後則梁君子奇又稍後則華南伯胡國器與余相莫逆
者也當是時括蒼衣冠名宦焱起爲執政侍從諫諍官
者六七輩不止浙河東西僑儒寄客依之成聲然至於

談鄉曲學問淵源本末則諸公款然各有所避讓每私居盛集長山翁幅巾羶肩專席中坐南伯國器之徒擣齊羣趨執簡交叩如師弟子惟子奇以嫌在遠不得至會所觀其一時會合風致浮沈雅俗餐吐華實真如建安鄴下元和鄴城之適而今想像何可復得庚子春有李元凱舜臣過余吳山坊中蓬蒿風雨之舍問其年與余同甲子也問其業與余同詞賦也問其居括蒼問其族其父兄疇昔與余同集於長山翁之席者也於是元凱老而好詞呻吟嘯囑心愈勤而身愈窮又不得寧其

四明文徵 卷六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居而游其事種種有與余相類者及爲詩之曲折悲歎炎涼之感盛衰腴瘠之變疾徐繁簡古今之發開懷抵掌顛倒傾盡亦往往與余合嗟乎元凱乎夫身旣已老而窮而方好詩以游游將何之而詩復將爲何用願爲詩亦窮不爲詩亦窮吾人姑母尤詩惟游當少止元凱歸山中疏少微清冷之風以爲絲笙醜石林沉澗之泉以爲醪漿委蛇行吟徜徉醉歌詩不少康乎爲我問訊長山翁子奇南伯國器之徒之子孫其亦有可與元凱同游者乎

國南仲詩後序

戴表元

往時國溫州使君官錢塘余方弱冠嘗熟游其門值衣冠盛集鄉人自寧海至無慮累十數人人以爲詞宗賦伯談辨縱橫無所避獨胡俊甫舒東野在坐則眾客停喙聽其談嘲以爲笑然二公多說詩當其時自二公外諸君皆薄詩不爲使君居席端而容之余閒起遮使君挑二公欲私有所問輒搖手不肯答語然余心知其不必語也俊甫窮布衣得一官歸死使君歸自溫州亦即棄我去獨東野老壽巍然高臥閩風香巖上三十年浙河以東學詩者朝暮至余以貧賤逐食時時得一相過從聞去歲又棄我去矣嗟乎余之恹恹乎其處於世豈曰不遇而今若是乎於是零丁忡惓神消氣懾若孤行無鄰若中渡奪楫有儒學子彙詩一編邂逅錢塘客舍叩之其居寧海其氏國其字南仲其名焞蓋使君季子而余故人也發其編閱所爲序東野公也問嘗識俊甫否曰吾鄰且父友也逆而計其言當余在使君傍問詩二公時君垂髫踉蹌知狀也余爲喜慰甚喜以幸使君之有子慰以私其孤窮而將振其陋也然君方欲余評

四明文徵 卷六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詩君詩本有家法又經鄉先生二公鑰鑰風姿格力已超脫凡近至於年加境變則識當自長此非他人可預雖使君與二公之初亦不以語余也然則是行也君歸而行吟坐嘯於南岡北澗之間愴然而喟矣

朱伊叟詩序

戴表元

往時吾州臆磯劉良佐有詩名其詩多山林田野之思江湖交游相爲引重者吳郡范至能山陰陸務觀其尤也於時浙中諸老林立寄公僑客自中原避兵來者泉集而吾州尤爲淵藪衣冠談笑朝暮翕合若覺磯之徒

四明文徵 卷六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雖鶉衣芒屨塵垢滿面徒行於市井之間人豈有靳之者哉自余爲兒童猶及見父兄行年三四十不遇則去而挾詩以游或藏重草廬中莫不皆有王公之高千駟之貴嗟乎古先賢達不及識士窮如此豈不亦浩然可以無憾於世乎戊戌己亥歲余與鄉友朱伊叟相遇於錢塘逆旅白髮蒼髯皆老矣皆窮皆能以文字自樂而伊叟示余手鈔詩一編讀之藻豔律熟於臆磯時時過之無不及也顧江湖交游不得范陸有位貌者以爲之名雖相知如余輩恬恬何足爲伊叟損益因相爲扼腕

太息而伊叟一不以爲意惟殷勤欲知吾詩不可何如耳是其中愈非俗子所可窺測遂留其編篋衍而書私情之感慨者以復伊叟云

劉仲寬詩序

戴表元

余少時喜學詩每見山林江湖中有能者則以問其法人人不同有一老生云子欲學詩乎則先學游游成詩當自異於時方在父兄旁游何可得但時時取陸放翁入蜀記范至能吳船錄之類張諸坐間想像上下計其往來何止日行數千萬里之爲快已而得應科目出交

四明文徵 卷六

二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接天下士大夫諳其鄉土風俗已而官宦學江淮閒航浮洪流車走魏坡風馳雨奔往往經見古今戰爭興廢處所雖未能盡平生之大觀要自胸中瀟灑然無復前時意態矣身又輾轉更涉世故一時同學詩人眼前無在者後生輩因復推余能詩余故不自知其何如也然有來從余問詩余因不敢勸之以游及徐而攷其詩大抵其人之未游者不如已游者之暢游之狹者不如游之廣者之肆也嗚呼信有是哉番陽劉仲寬自其鄉稟其詩數十百篇東來不肯妄以示人而專求一言於余

余讀之終峽其道整而鎮飭者升許丹陽之堂其頓挫而悠揚者摩黃豫章之壘訊其所以然非過從經歷足之所及目之所獲則一語不以營於心而諷諸口今觀卷中山川草木煙雲蟲鳥皆有余往年經行蹤跡而無遺落者仲寬蓋似與余不同謀而同法也抑仲寬年方盛仕方開材良氣銳遊恐不止於此方當裹糧載筆與中原燕趙梁宋齊魯諸名儒茲歌二南之風笙鏞九成之音其次尙當頌碧雞賦洪都歌于燕於以發揚太平製作之美如此則游益廣詩益肆而非余衰窮拙陋者之所可知已

四明文徵 卷六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方端叟詩序

戴表元

余於吳興方端叟以詩交三十年矣其初見在錢塘吳山下於時年方盛壯意氣疏爽詩如杜牧之落魄放游不顧人世拘檢但欲自快胸臆耳再見在秦淮官舍詩如曹景宗得一州雖左右顧盼自如而終不如漁獵山澤閒之爲樂三見在山陰逆旅值流移初定相顧驚嗟喜悵詩如張中郎海外遠歸神氣自完而咨澤故少四見當大德庚子之春乃幸復在錢塘吳山下余旣以飢

窮裹書授徒而活忽忽何暇作詩閒作詩不過如李龜年白頭感慨悲歌對人羞澀亦無與聽者此余自敘平生血氣盛衰之大略也嘗舉以語端叟端叟曰夫我則不然吾自喜爲詩以來遊江漢淮鄂最久江漢淮鄂閒諸將吾識之幾盡異時談封侯富貴之事如取諸其寄而今歸來窮山深谷中風露之與棲草樹之與鄰禽魚兔鹿之與羣外之榮枯喧寂之役內之悲歌強弱之變是不一態而吾詩未嘗一日而廢吾所以出吾詩者亦未嘗一日而異也而子何以若是紛紛然乎余聆其言慙焉旣而端叟示余一巨帙通若干首徵余序余讀之信乎能充其言者也端叟居越諸暨之方與桐廬近學詩者大抵祖元英先生元英詩旣高晚年更以節著端叟今年七十餘出處清謹余知其爲元英子孫不辱矣宜乎能充其言哉

四明文徵 卷六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珣上人刪詩序

戴表元

人之於言少繁而老簡彼其中固有定不定也言之至者爲文而人之文有涉於刑名器數而作者不必皆出於自然惟夫詩則一由性情以生悲喜憂樂忽焉觸之

而材力不與能焉此其老少之變繁簡之異豈得不有
待而然哉珣上人學佛氏之道違世避俗與木石並居
於大山長谷之中余不敢以常情論之顧獨喜爲詩出
所作十百篇示余謂余曰爲吾刪之余疑而歎焉夫古
之學佛之徒以吾書所載如支遁佛圖澄二人者於其
時最號能言能使國君大臣公卿子弟人人傾聽之然
其言傳者甚少將其所爲言與今浮屠之言不侔乎抑
固多有之而不見於吾書耳文教益衰詩律濫觴於是
其徒始有棄其空空之說而以能詩鳴於世者蓋兵亂

四明教徵

卷六

三三四明教書
約園刊本

已極衣冠之流鉛槧之士逃於其類而爲之非佛氏之
爲教或當然也土人本三石陳氏儒學子年未四十氣
貌嗒然如不欲語今之厭詩之繁而務刪之是不待年
之老而能簡於言者歟夫由佛氏之說則不如無言由
吾之言則氣識定而言當自簡上人其幸思之

珣上人再刪詩序

戴表元

余識東玉師在紫芝山中且一年嘗爲序所刪詩者也
遷烏石之明日入剡源村省拜邱墓禮畢循溪行沈沈
若有所失有衣緇褐之徒脛其行滕而來蓋東玉宅里

在焉余邀歸信宿見其雖習爲超世忘物之說而溫篤
孝友信乎仁義人也且別出一編覘余曰此昔所歎於
吾師者吾刪之既矣吾歸而論之吾法於吾徒之言有
所不屑而何子言之須乎雖然必爲我竟言之余聞而
益疑蓋佛之說異於吾之說者不獨此也吾以百世千
萬世爲久而佛曰是旦暮之駛爾吾以九州四海爲廣
而佛曰是得其地初無幾何爾吾以生人以來莫堯舜
夫子爲聖而佛曰是聖人於人間世而已爾其大者若
是自餘刑名器數民物事爲宜無所留於心而况飢渴

四明教徵

卷六

三三四明教書
約園刊本

寒暑之感昆蟲草木之喻嚶嚶然呻吟雜擾以爲辭者
視之何直劍首之映哉何東玉遺於大而未能遺於小
也吾觀東玉行應法言近道其必有所異於諸人之得
者矣雖然東玉之道於今爲甚載其輕單無累之身輔
之以學將何行不可至何入不可得余憊矣不能從也
家有三老人方謀備賃山樊之閒動搖筋骸以治養具
於其暇日修閱種牧之書與溪丁野稚講而治之幸而
征法不加饑粥無絕上下相保優游天年斯旣多矣他
日東玉游行而歸過相勞問於是益出瓊閣詭觀以發

藥其蔽陋是則余所望於平生還往者也餘何有哉餘
何有哉

恆莊詩序

戴表元

客有言恆莊於余者曰縉山李侯德隆自其遠祖太師
公以勳業行義立家為北州鉅族事在史官名在天下
士大夫天下士大夫織與不識尊稱之為忠孝李家德
隆又自用其敏介清慎為時能臣而念先業之勤慎愈
久且散其宗乃取旁近先塋之田若干畝命之曰恆莊
使李氏為子若孫者世守之以圖永久不壞庶幾近於

四明文獻 卷六

三五四明叢書

古之亢宗保族而能恆其德者乎余答之曰李侯之世
則美矣李侯之為是事則加美矣抑客亦知夫人之所
能恆者乎夫人居土而生資土而蓋沒也藏土以為歸
先王知人之須是三者也於其居也裁之宅里於其養
也界之田疇於其藏也成之塋域而賢有功德於人者
又世世祚之國邑以酬其勞以勸其類然後人無賢愚
貴賤皆得而恆焉後之人於是三者既皆其所自為有
力者過於有餘而無資者遂至於無以濟其不給人之
常情有餘之過不能無為不肖不給之久亦不能自制

其命而必為賢於是惶惶然或起於游說或發於技擊

或豪或援或譁或藝干榮冒舉以求脫貧賤之厄其不

幸而不得與得之而後失者則去窮民之狼籍無幾耳

而惟禮法之家豪傑之士始僅能以其志節表見於世

故古之能恆以時而今之能恆以己今夫李侯植身於

璆璧之林羅名於冰雪之府名言應經制事合法而方

進為於時以大試其道於是舉也聲激氣盪家振戶率

將合四方好義之士悉取縉山恆莊以為式則銷頽風

扶善俗其於時政也不為無補豈獨亢宗保族私其德

四明文獻 卷六

三五四明叢書

於李氏子孫而已客曰侈哉子之言乎退而率其朋相
與為衢歌以發揚李氏之美凡得古律詩若干篇而屬
筆於子子綴緝前所問答之云以為李氏恆莊詩序

游南巖詩序

戴表元

余既棄故業以文學掾至信州蓋老而遠行意惻然不
自聊頗聞州之南有危巖空寬幽深其中林泉溜清禽
鳥往來幸而一游得以發舒鬱積固滯然至官四閱月
不能遂也乃季秋二十有八日肩春約朋友出關駕輕
舟西浮可七八里所捨舟遵小路徑益南坡壠高下起

伏又三里所得巖形如剖瓠穰實懸綴飛層仰積橫嶂
旁豁崩湍欲窮未半倏湧居者緣其餘隙躡坐牀斲步
道曲會人意巖東有泉時時出一滴石罅中地宜拒霜
花於是暄晴光彩穠澤可愛滿巖鑄來游人名氏前漫
後缺獨朱晦翁辛幼安題蹤儼然數之適百二十年歲
月日與今游皆相同良爲奇事巖西攀磴上小窩無數
其一稍盤窈云古有得道老釋結坐於此平出轉南竦
轟一石峯相直次第刻成立梯者五卷其巔州城郭可
俯瞰余極力及四梯不敢盡登而止所見已不貲矣初

四明文徵 卷六

三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約以昏歸抵巖既晡遂治宿具歌飲巖中夜向深氣倍
淒峭非人境凌晨再周遭按歷俱不忍去是游之事取
饌於漁因庖於樵假筆於圃惟牢羶壺酒糜米燭蜜客
有預攜者歡縱之極他無比喻垂歸忽自笑余也固習
於山居平生行吳楚閒見若不少而獨爲流連不能忘
情何耶余旣不自持抑諸人者方英年盛氣又多土居
何亦若是惛惛乎於是分韻各賦詩一篇同遊者大名
王應夔景然先歸餘寄鉛山虞舜臣舜民宋如曾吾省
上饒鄭仁則則榮曾道華華父徐如礪若金玉叔太正

輔叔謙自牧則榮之子義榮鄱陽湯及翁而余剡源戴
表元帥初是爲歲大德壬寅良月朔日序

干峯酬倡序

戴表元

故友謝皋羽嘗爲余言唐詩人在江東者郡最多不過
三四人而獨新定自元和至咸通間施處士肩吾方先
生于李建州頰章協律八元之屬以十計余考之信然
豈其山嶸水駛風氣疏爽士大夫得之而爲清能靈解
往往有非他郡所可幾及耶恨平居以來不得擔簦裹
糧往從之遊以縱觀其如何之爲快庚子歲余在錢塘

四明文徵 卷六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攜干峯酬倡過余朱墨伊優中取而疾讀之蓋皆新
定諸公所作亦有與余江湖場屋庠序之舊方其濯纓
清流連鑣層雲雍容雅言優游燕歌固當刻意汲汲於
今時之爲者風霜搖落沙磔淨盡平生扳援馳逐之妙
好一切不以介意乃相率俛首從事於山川篇翰閒一
以逃直遠累一以忘情遣老寒暄榮悴靜寂蟲禽卉木
百物之變出沒於前憂愁喜樂窮達貴賤史冊古今之
感往來於中一一可與吾接而不得爲吾累也何莫非
詩之助者嗚呼快哉然而諸公之詩願若儻然無所遇

而作非若唐人朝暮刻苦挾之以資身華世者也夫爲詩不挾之以資身華世而儻然以清能靈解自適其不遇此正古仁人君子隱居求志之事而於唐人乎何誇惜舉羽不在不得反覆究極此論擴夫略題諸卷端而歸之

楊氏池堂讌集詩序

戴表元

丙戌之春山陰徐天祐斯萬王沂孫聖與鄞戴表元帥初台陳方申夫番洪師中行皆答於杭先是霽周密公謹與杭楊承之大受有連依之居杭大受和武恭王

四明文徵卷六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諸孫其居之苑籞多引外湖之泉以爲池泉流環迴斗折涓涓然縈穿徑閒松篁覆之禽魚飛游蓋雖在城市而具山溪之觀而流觴曲水者諸泉之最著也公謹樂而安之久之大受昆弟捐其餘地之西偏使自營別第以居公謹遂亦爲杭人杭人之有文者仇遠仁近白珽廷玉屠約存博張模仲實孫晉康侯曹良史之才朱棻文芳日從之遊及是公謹以三月三日將修蘭亭故事合居游之士凡十有四人共讌於曲水客皆諾如初約而大雷雨作自朝達晝不止官途水尺行者病涉十四

人之中其六不至公謹望望然冀之起視曲水則已漫爲壑恚而起曰余惟客缺是愧若飲豈必曲水哉乃揖其在者遷酒與穀近集於臨池之堂背堂有危樓翼然俯納眾碧大受又特具禮領客陟之既又復於初公謹大出所蓄古器物享客爲好或膝琴而絃或手矢而壺或目圖與書而目歌以呼醉醒莊諧駢譁競狎各不知人世之有盛衰今古而窮達壯老之歷乎其身也酒半有作而歎曰茲遊樂哉其亦思乎抑亦知夫茲遊之所由變也蓋夫茲遊者蘭亭之變蘭亭者鄭之溱洧所由

四明文徵卷六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變也鄭之溱洧在當時小人知慚之而晉之蘭亭在後世以爲善也雖然人生而感樂哀之情猶天時之不能廢於寒暑其廢之有節而導之有故苟使變而不失正則歲時樂遊以盡人事之適豈惟君子雖先王張弛之道其孰能廢之方晉之未遷故都之氓處五方之中而習累世之盛男祛女袂春游而被焉固其閭閻委巷之所通行也晉之既遷名士大夫僑居而露宿愁苦而咨嗟有願爲故都盛時之氓不可得矣故且篤言出遊以寫我憂而何擇乎禊之有吾觀蘭亭一時臨流援筆之

作率嘯喞暗黯如長沮蒯蕭冥然而遠懷其能言者不
過達生捐累朝莊周翛翛然羨死灰枯骼之適若是者
謂之樂乎非耶今吾人之集於斯也宜又不得視晉人
而樂於晉人何耶於是坐中之壯者茫然以思長者愀
然以悲向之歎者欲幡然以辭既而歎曰事適有所寄
也今日之事知飲酒而已非歎所也且我何用遠知古
人盍各爲詞以達其志詞之達志莫如詩公謹遂取十
四韻析爲之籌使在者人探而賦之不至者授之所探
徵之得其韻爲古體若干言得其韻爲近體若干言羣

四明文徵 卷六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篇鼎成咸有倫理是庶幾託晉賢之達而返鄭風之變
也已矣因次第聯爲巨編而命表元爲之序

客樓冬夜會合詩序

戴表元

五官四體之於人皆不能以無役役而有所獲則因而
資之以爲樂農之於耕商之於市百工之各於其業當
其衝風埃觸露瀆艱難曲折窮心思之所營殫筋力之
所殫而後能有區區之贏餘或終朝莫息或窮年暫逸
幸而值之則收形神散肌膚與妻孥姻黨笑談讌集以
展平生之綢繆以補尋常企願之所不及豈徒若是而

已人之能以功名志業致其大欲於世者雖賢愚臧否
爲人稱慕姍笑之不同而皆未有不爲而成者也況若
吾人之云云進無所樂於時退無所佚於家疲其躬苦
其心自兒輩佔嘯學誦闕關於名實之得喪顛頓於事
物之變遷其勤勞又有過於農商百工者矣而欲何所
成而何所資以爲樂耶於是必有默成而自喻者焉而
不必人之同之也雖不必人之同之而必有同之者焉
何者四海之廣也千萬人之眾也我爲迂人必亦有爲
迂者焉我爲獨人必亦有爲獨者焉大德戊戌之孟冬
余客杭久且念歸而方韶卿自婺至顧伯玉自秀至一
夕不約而胥會於雪陳無逸之邸四人者皆窮皆好迂
行獨閒鬪頭頓而不悔而余與韶卿老矣相顧尤不能
爲情因相留止宿無逸大出酒炙饌具飲飲左觴右奔
前歌後哭至於語洽氣酣感慨之極則又各以古今名
義相振激舂撞擺闔略無道途羈旅之感意度相與歡
甚夫由貧賤而得其求者樂止於妻孥姻黨而已耳富
貴而肆其欲者樂止於多僮奴侈賓游美衣豐食則亦
足矣而豈復有賢於吾四人相與者耶是果有與吾同

四明文徵 卷六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悔於徒勞者耶夜聿云半詩籌再探羣篇告成厥有序引是月二十一日刻源戴表元序

王丞公避地編序

戴表元

父黨王丞公子兼字達善避地編古律詩雜著凡七十五篇始丞公以文學行義傑立鄉閭余初為童居相距無半舍不能識也來錢塘乃始邂逅定為忘年之交聚散數歲各守一官江浙不相聞乙亥之春皆失仕歸余又買廬並公為鄰於是疇昔重郵緊駕之不可接者一旦盡得之當是時兩家生產赤立徒有六經諸史先

四明叢書 卷六

三三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秦以後古文奇刻處士之書合數百千卷每閒暇時留連聚論日至五六往返閒又為歌詞韻語以發其燕居之娛私心甚幸以為吾徒雖不得志於世固有以樂矣越明年兵聲撼海上外村郊之民往往持糶束縵而立同塵起即遁余與公勢不得止倉皇棄其故業指山中可舍者為之歸蓋其事不能相謀而流離轉徙困頓百折不自意復相出於天台南峽之麓自是而行同途止同旅交同友客同門急則傳聲疾呼老稚攜挈以遁須臾之命緩則握手勞苦流涕譬釋以寬離鄉棄土之戚

此於人情何所暇逸而長篇大章交至迭出俛俛乎若

不知其身之受死禍而飢渴寒凍之號其後也將痛極

感深力不可措遂且猖狂放恣以暢其鬱滯而不自知

耶今觀編中次第一一而在竊嘗想像當時交際閒事

惟馬蹕時為詳或臨流據石佇思而遲成或裘裳擲筆

率意而立就獨吾丞公鬚眉老蒼矩步就席至一字不

肯出口少焉迫之而作語盡道妍音度諧合比事屬辭

默寫如注眾客始為傾歎自失而已若無有焉是不亦

盛德長者人哉公平生他所論著悉燬於火既出峽率

四明叢書 卷六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妻孥耕盡地而食終日言不及利天果不欲喪斯文乎

何其老而堅也余雖不材旦夕從東阡南陌後和叩牛

之行歌續負芩之坐論尙能為公好之

大府都事李侯希仁禱雨詩序

鄭覺民

至正丙午夏歲大旱大府都事李侯為民祈雨有應七

郡士大夫與方外之士相率為歌詩頌之且志焉同郡

張君坦口會粹成什將進於侯會歲又早弗果未幾乃

大雨張君曰是可以進是什矣番陽董君既序其事於

右予既嘗為之詩矣謹再拜為後序案古者六宗之法

有云相近于坎壇相近卽禳祈謂寒暑不時則禳以去之祈以致之也然世每有天高地卑人處其閒離然而不相攝也凡其成悴萬物莫有能窺其彷彿形似況有能司其神靈而執其機柄其用哉吁是豈知言者哉夫天人之迹異而理則同書云惟天無親克敬惟親又云人之有欲天必從之亦以理言爾蓋天陽地陰氣磅礴於宇宙閒人之精神魂魄又奚能外之哉氣不能外則其所以慘舒生殺之者則固昭合而無閒矣或者名勢奪之聲相汨之體戕乎勢氣喪於眞於是天君昧焉七

四明文徵 卷六

三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情逃焉天人者角立對峙所謂離然而不相攝者果然矣古之聖人教人之法主之以敬持之以公養之於平日而取之於當時俯仰之閒精神感通氣神周流故有筍萌於冬霜降於夏矧夫時之所當至係眾人之至而不關己之私者乎故六宗之法有取於聖人而中庸亦言中和位育之道其理有不得而揜矣今侯以造詣材識之異而主持之有其道故上官聽之百司畏之吏民懷之又能謹其始終而無替宜乎天降其澍以慰其憂民之心使之歌頌之而不已焉也張君要子言予亦烏

能已乎言哉七月七日四明鄭某序

浙東憲府僉事史公贈行詩序

鄭覺民

平章政事魯國史正獻公以正道直行歷事九廟仕爲中臺中丞凡五就職忠言讜論爲邦家紀綱法度爲生民惠澤恩厚當太平無事寵受御寶章凡九十有六其身旣沒至今人能言之廩廩焉猶有生氣覺民生晚不及拜觀顏色聆緒言餘論嗣子僉憲公來浙東屬兵興官署未定公以風紀爲己任首論部刺史所至輒置所司況四明舊建置總治所者哉南臺以公議爲然於是

四明文徵 卷六

三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百司有所準則而朝廷大體爲益振矣公嘗謂吾服承先訓爲天子耳目重寄其有尼於法響於治噤無所可否其可一日居言語路食俸祿耶於是明者陟憲者黜大抵多公所論薦與其彈評也名父有子果若是歟嘗試論之天地閒所嘗有者正氣也所不嘗有者閒氣也正氣有時而衰閒氣不得而衰天地閒靡靡趨於下者正氣之衰也靡靡趨下而蹶然奮起於其閒者閒氣之存也夫以事立功中原使天下畏威懷德者吾知其入矣以論言不辱君命以震駭天下若公者不多見此其

閒氣之存者是耶非耶予是以知天下之厭亂世之將治而國家尙有人也公居明二年乃以先世塋域在草莽力辭歸省南臺不許志益堅至此始聽其去嗚呼人之死生窮達固繫乎命分之大其不眷戀顧惜不忍去者幾何人哉若公之於事當論輒奮不顧忌以見道之真其於利又輒棄去若將浼焉以見身之清此非真知輕重者哉於其行遂序其大節之克世其家者於羣言之首若夫學問之淵博器識之英偉政事之詳密文字之秀朗茲得以略至正二十二年七月初吉鄞縣鄭某

四明文徵 卷六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序

史僉事松亭樂隱詩序

鄭覺民

浙東憲府僉事東魯史公來鄞用明經之學職風紀之司以摘姦擢良爲己任直言讜論霆震風行邦伯悚聽掖垣鉅公恆爲之改容而禮之於是境內清晏生民獲少自休息焉公則簪冠擊衣逍遙於園池之上對客終日劇談當世事務與夫古今成敗之迹疊疊無倦乃以所居扁曰松亭樂隱蓋公嘗於夢中見松亭二字故云夫隱者顯之對稱幽人貞士志不行於時言不見信於

人厚其所積而不獲設施於事於是乎視圭組軒冕若敝屣而棄之麋鹿與游泉石與居終其身無怨悔若然者於公焉何取解者曰世固有道德周乎身恆自視不足慊慊焉儕於眾人而人莫之知也然於其隱也吾未知果適於義命之正與否也若公之迹則顯矣而不忘乎隱焉故其身寄乎國家而休戚之口忘乎國家而是非任之於其心則淡然無營泊然以凝其精神夢寐恆不與塵俗繳繞者爲伍此松亭二字以見之也矧夫松其脂芳菲其根生茯苓引年其材爲棟梁大則阿房建

四明文徵 卷六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章小則爲百室休養生息之所亭于閒樂居而隱焉天下之事足以周之而凡棲棲乎貧賤者皆有以蒙其庇劇則批文屬辭浩歌長吟天下之事不足以動之而凡標持乎富貴者皆有以服其節於是從容紆餘以時卷舒物物而不物於物而與造化爲徒矣此非其賢乎哉易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然則彼所謂隱憂而隱也若公則其樂而隱者歟扁焉而朝夕觀焉是將氣摩太空挺挺正植不私樂乎己而同樂乎眾乎眾斯其爲松亭樂隱也矣公曰然於是在坐咸賦爲詠而屬予爲序作

詩曰○有其松有植其材盤摩雷風凌絕氛埃國之棟
梁人所瞻望巖高壑深孰易以狀考槃其間有亭翼然
匪爲丹楹匪爲刻椽生民休戚社稷隆替一繫於衷罔
告劬勤彼○職司諒不在予惟道之存雍容有餘於茲
樂焉青天白日善則予陟惡則予黜亭焉其朝以怡其
顏亭焉其夕靡告予艱以寢以食以哦以止曾是邱園
曾是墟市人或闖焉話言相孚萬古一今左圖右書聖
賢與歸俗下日遠詩以詠之以後斯踐

四明文徵 卷六

五十四明鏡書
約園刊本

四明文徵卷六

四明文徵卷七

清郵袁 鈞陶軒輯

九靈山房集序

揭 泮

九靈山房集者浦江戴九靈先生所作之詩文也先生以聰敏之資篤誠之志而學文於柳待制先生黃文獻公又學詩於余忠宣公闕故其文敘事有法議論有源不為深刻之辭而亦無淺露之態不為纖穠之體而亦無矯亢之氣蓋其典實嚴整則得之於柳先生者也縝密明潔則得之於黃文獻公者也而又加之以春容豐

四明文徵

一四明叢書

潤故意無不達味無不足其詩則詞深興遠而有鏘然之音悠然之趣清逸則類靈運明遠沈蔚則類嗣宗太冲雖忠宣公發之而自得者尤多夫詩文之法具於六經而得之者鮮蓋其說固在於方策而口傳心授之要實又在於師承也不得其要不惟自誤而又以謬人所以必就有道而正焉者此也先生游於三先生之門朝論夕講日探月索故能得其有而發之於外縱橫上下無適而不合可以翮徽可以絃歌安有如是而不傳者乎先生名良字叔能浦江有九靈山戴氏世居

其下故以名其集云至正十五年十月朔日中順大夫祕書少監揭泮序

九靈山房集序

桂彥良

士未嘗欲以文名世也以文名世者士之不幸也有可用之才當可為之時大之推德澤於天下小之亦足以惠一邑施一州盡其心力於職業之中固不暇為文然其名亦不待文而後傳也至於畸窮不偶略無所見於世頗自意世之人既不我知則奮其志慮於文字之間上以私託於古之賢人下以待來世之君子嗚呼是豈

四明文徵

一四明叢書

其得已哉此余於浦陽戴先生而有感者也先生異時在承平之世從鄉郡大儒待制柳公貫侍講黃公縉遊俊偉秀發軒然時輩中已有文名然志在用世未暇切切於此也及事與志乖所如多不合知其無所就功名遂抑情遁迹盤桓乎山巔海濱訪羽人釋子而與之居益肆力於文凡觸心抵目天地日月寒暑山川草木奇異之觀羈人狷士之遺跡隱行皆紀而載之因以寫其無聊不暢之思發其瑰傑磊落之氣清深雅潔往往無媿於古之能言者雖其用意精絕而先生之窮不幸亦

至矣然世之得所願欲食祿據位者何限求其勤業則未之有聞問其同時之人已不識其姓名者有矣彼雖幸未必非不幸而先生之窮庸知非幸哉先生之子禮輯錄成帙辱以相示余非能知先生者然亦有志於斯事故附私說於後使觀先生之文幸者可以自省而不幸者足以有發也前太子正字奉議大夫晉府右長史四明桂彥良敘

送鄭叔理東歸詩序

王震

古之稱同氣者不曰友于兄弟則曰兄弟怡怡蓋同氣

四明文徵卷七

二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相親出於人心天理之自然非有矯揉僞爲於外者況夫躬承詩書禮樂之澤習知累世貽謀之範其於相親相愛之情不啻他人之爲兄弟者比也吾於浦江義門鄭叔理先生見之先生前禮部尙書資善公之家嗣也言溫而氣肅質美而材敏其得夫家庭之訓見聞之懿者深矣永樂十二年冬以從兄熙醇翁仕爲蜀府教授不遠萬里攜其從孫壁來省每入覲必命其兄弟聯坐便殿語對終日凡衣物饌用之具日賜月給靡不周備今熙醇翁年逾七秩以輔導年勞請于朝廷優陞左

長史致仕還家先生於是同舟而往旣錫燕使蕃以華

其行復諏日上道設祖帳於迎暉門外且俾大夫士歌

詠以揄揚之其寵賚之至榮觀之美視漢之二疏不過

也余忝以鄉邦之舊俾序諸首簡竊爲之言曰夫人之

所以異於流俗者以其爲於義也義之所在禮必著焉

故雖有富貴功名之慕馳騫於前亦不能越夫此義也

先生之家以孝義旌門名聞天下乃涉歷險阻以敘華

尊相輝之情其義之重可知矣賢王眷之愛之優兄之

老全其名成身退之榮念弟之勞遂其吹埴吹簾之樂

四明文徵卷七

四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來也式相好矣其去也雙鳳連飛豈不亦義之推乎他日歸麟溪之上祭祀旣畢省其父兄撫其子姓而告之以優崇之禮則其義益加宏遠余垂老儻得子告東還必將旌門以觀世守之禮會諸伯仲以重敦夙昔之好尙未晚也永樂十四年歲在丙申四月甲子迪功郎蜀府紀善四明王震序

芝園集後序

豐坊

君子輔代經物擗作揄英繩昔詔來烜乎無窮者豈偶然哉夫鉅玄達命葆性采榮必毓乎天敷文訓武莫域

鴻蒙必資乎學而方與善匪懈益光必宏乎器匪器斯
驕奚取乎受匪學斯蔽奚融乎器匪天斯蒙奚貫乎學
學以器受器以學宏天是以充君子所以早譽於天下
可傳於無窮者不在斯耶大司馬東沙先生易黻知學
惟正之趨弱冠與余交甚相歡也同策於廷同試於納
言同官於南曹日相砥淬論世於古之人取周孔孟氏
左荀莊韓誼遷雄固百家之言下逮勝國之英嘖膏瓊
髓采真剔謬求無詭於大道駸駸乎翱翔九萬不但已
也余既還山沈酒恫恍以沒迺先生敷歷益虔繇武部

四明文徵卷七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儀部督學江右居勞拂私培實蕙莠積風載革去而彌
慕周旋齊閩滇楚梁豫之境實屏實翰兩司撫憲旌才
簡歷摩瘼果哺詰戎勦畔蠻夏率服入貳本兵務人戒
牧暨鎮南都躬犯其難勸匡宗社不言而次夷躡梓里
昌言爲備皇輿百二恃以無厲學之實蘊章章在茲始
余共學則睹先生過目誦成經耳意解博收慎發洵異
且醇爾其爲集也忠謨偉略陳說利害卷舒惟時奏疏
有焉本源載篤支流克昌揚名追孝世譜有焉窮理宣
猷陳古鏡今細大維式說林有焉樂石煌煌孝德辨功

百世足徵碑傳有焉論政究時宜民正俗情好允彰記
字有焉皇皇仁義警於夙夜卽物省躬箴銘有焉瓌奇
閎境鍊而弗削嚴且有則詞賦有焉祖述四詩擷芳六
代接武貞寶古今體詩有焉昔仲尼稱孔圍敏而好學
不恥下問夫圍何人斯而先師曰文蓋取節焉已也先
生少時爲庶官則侃侃弗阿巍然壁立旣列六卿益謙
益和從善如流不遺卑迤好彼多技不啻已有位愈崇
而禮愈恭年愈長而德愈滋名愈盛而心愈虛無施無
伐惟淵之仁聞過斯喜惟由之勇道行卷懷惟瑗之智

四明文徵卷七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集思廣議惟亮之誠馴是以往雖舜之察邇禹之拜昌
文之望道且之思兼殆一致爾卽夫子觀焉其奚詭乎
園由是言之茲器之宏也匪鍾自天匪擴諸學曷以臻
此詩云南有樛木葛藟榮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德福
之基也器之庸也讀斯集者尙以余言爲然則豈徒文
焉爾乎

豐南禹摘集小序

張時徹

南禹公沒墓且宿草矣余讀其遺文蓋盡然傷之焉公
質稟靈奇才彰卓詭論事則談鋒橫出摛詞則藻撰立

成蓋九流百家罔不涉其津涯七步入義未足誇其捷
麗是以士林擬之鳳毛藝苑方諸逸駟耳芳譽而希下
風者皆是也然而性不諧俗行或鑿中片語合意輒去
肺肝相啗睚眦蒙嗔即援矛戟交刺亦或譽嫫母為嬋
娟斥蘭荃為蕪荼旁若無人罕所顧忌知者以為激詭
而不知者以為誕罔也由是雌黃閒作轉相詆譏出有
爭席之夫居無式閭之敬鶉衣舊纓甘原憲之守貧濕
突不炊同子桑之閉戶童奴絕粒而進亡賓客過門而
不人竟顛顛以終其身悲夫以彼其才逢時遘會進當

西明文徵卷七

七四明叢書
約圃刊本

翱翔金馬標表詞林坐食大官之饋退而談道講藝主
盟騷壇猶將響附景從如揚雄之問字列子之饋漿何
至青蠅叢集不復少加封殖耶乃知喻四傑于江河訕
輕薄之妄哂推李杜之光燄等浪議為蚍蜉不獨於公
慨之矣公平生著述甚富其大者有五經傳有世統博
洽精詣覽者當自得之自餘詩文充於篋笥未經編次
率多散佚其餘應大稍為搜輯余得取而觀之采其詩
之雅馴者刻而傳之同好其如全集則以俟夫知言者
黃梨洲曰東沙文近板實獨其序豐考功描寫曲盡

若俱如此便為作家矣

蘇門集序

陳東

嘉靖甲午冬東在史館時蘇門高子業由晉陽入朝京
師會都庭下明年東罷史職出僉湖湘憲事又明年丁
酉子業由晉陽轉湖湘為觀察使從游省署中累兩月
而東棄去行湖北子業迺疾病十餘日死矣嗟哉悲夫
子業蓋嘗謂東曰余生平所向慕兩人後渠崔子謂余
文不如詩崆峒李子謂余書不如詩詩乃不如文矣寓
內知交非子誰定吾言悲夫已矣子業既死之三月矣

西明文徵卷七

八四明叢書
約圃刊本

東乃收其遺言而敘之文有知者弗論論其詩序曰夫
詩以微言通諷諭其教溫柔敦厚為主本不通於微不
底於溫厚不可以言詩由三百篇迄於唐其指一也國
朝以經義科諸生詩道闕焉洪武初沿襲元體頗存纖
詞時則高楊為之冠成化以來海內和豫縉紳之聲喜
為流易時則李謝為之宗及乎弘治文教大起學士輩
出力振古風盡削凡調一變而為杜時則有李何為之
倡嘉靖改元後生英秀稍稍厭棄更為初唐之體家相
陵競斌斌盛矣夫意製各殊好爵互異亦其勢也然而

作非神解傳同耳食得失之致亦略可言何則子美有振古之才故雜陳漢晉之詞而出入正變初唐襲隋梁之後是以風神初振而縉靡未刊今無其才而習其變則其聲粗厲而畔規不得其神而舉其詞則其聲聞緩而無當彼我異規豈不更相笑也蘇門高先生子業夙稟降嵩之精早契藏山之旨性鄰其庶學匪待與束髮就傳受知北郡李公弱冠登朝亳州薛考功一見歎服五言示志遂忘形焉良其弘麗之益異乎求聞通解之妙曾無先覺矣既雅見推重益自貴珍謝絕品流因心

四明文徵卷七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師古涉周秦之委源酌二京之精祕會晉餘潤契唐本宗每有屬綴佇興而就寧復罷閣不為淺易之談故其篇什往往直舉胸情刮抉浮華存之隱冥獨妙閒曠合於風騷有應物之冲澹兼曲江之沈雅體孟王之清適與岑高之悲壯詞質而腴興近而遠洋洋乎斯可謂之詩也其言滿萬其年三十有八悲夫先生雅性亢潔不喜凡庸雖迹在周行而情歡在野故其在讀書園諸作特超元乘雖屢仕通顯非其素衷是以卽事賦懷每有憂生之歎夫志士惜日達生玩世古今人情諒同斯揆

矣詩凡三百一十首文五十一首共爲八卷成一家之言刻之山堂傳諸其人

舊集自序

屠隆

今學士談詩文者何其善乎戰方內哉腹不罵先民足不登大雅嘗試咿嚶稍比音節輒侈口而薄古人夫古人安可薄也當其卒業此道神搖搖乎蹈忽荒而上之上之而遊乎九天下之而遊乎九淵取精多矣用物宏矣業大以侈矣及其日久論定名言幾何其大者才寥寥數篇爾而今學士往往富極於數百萬言則古人不

四明文徵卷七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既拙乎古人之業專精一家而今人好獵眾體及其卒也無當一家卽奚論眾體矣則古人非拙也余自總角學伊吾時有所得多棄而不收今存者什不當一二曾不敢望今之君子而何以夢寐古人爲客語屠子曰往子與客論詩文於京師則古證今甲是乙不此瑕彼瑜多所彈射言辨矣而持論卒無定子知詩美與惡與何說而定屠子曰余惡知詩又惡知詩美其適者美邪夫物有萬品要之乎適矣詩有萬品要之乎適矣今夫天青日出山川晶晶六合曠朗黝黑震雷電交至崩雲

走雨惡風豁舒其狀異矣今夫闔風之上泰山之巔鴻
蒙超忽萬里几席陰崖盤谷下臨千仞紆迴瀕洞龍蛇
鬼神皆不可測其境殊矣今夫長波鉅海回蕩六幕天
地若翻日月倒行險壯無極也而清溪白日之閒淨泓
灑瀉浸日星鑑須眉小大易觀矣今夫鄭衛之郊邯鄲
之道茸茸者草邪灼灼者華邪歌懷春之章稱芍藥之
詩則可謂至麗而方瞳綠睛之夫采芝茹松剝形息景
叩大石而歌履巉巖而邀榮枯殊致矣今夫翟冠翠翹
縞衣綦巾文質整矣洪鐘鼗鼓清濁辨矣然而當之無

四明文徵 卷七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弗適也夫當之無弗適斯兩存之也余讀古人之詩則
灑然以適而讀今人詩則不適斯其故何也其美惡之
辨與余惡知詩又惡知詩美曰若是則空同子所稱金
元之樂今盛行民間淫媒而哀思響越而瀏澆亦快人
矣美與惡與曰噫嘻是惡乎快哉余方入耳則愀然而
心動已則悄然以悲久則氣索索然而沈余嘗讀古詩
歌讀數過稍厭東書起過而復新讀可老也嘗試取民
閒音讀之能終篇乎何論金元此適不適之辨與即余
之作吾取吾適也吾取吾適而惡乎美而惡乎不美吾

又安能知之

自序庚甲草

李豐

豐年十二卽喜爲詩嘗讀青蓮天姥諸作而奇之二十
許更嗜少陵詩小閣中開卷必焚香拂席讀罷必肅容
長揖稽之所感往往夢與此老酬對如東坡志林所載
夢中筆陣圖詩解事嗜益力同社有詰豐者豐曰不得
意中之神象外之景烏可輕言杜二十已後大都毛竅
經絡皆爲杜所漸漬至竊古人面目則又生平所深恥
而不敢爲者潼關青坡書法不隱撫時感事多所竊附

四明文徵 卷七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坐是忤邑縉紳意歲庚子會公事陷以蜚語而是歲首
夏豐有登東津城樓詩微刺當事縉紳錄其詩密示之
當事者遂誣疏豐罪狀牒之幕府挾縉紳持之必欲置
豐危法幸督學公洪知其冤僅褫衣衿而止都人士莫
不撫心太息父老至爲流涕者私念削籍非罪不能不
爲書空然又念人生實難奈何惻惻以憂死乃命老蒼
頭月釀清醕三石齋前碧梧一樹幹可五十尺下置苔
石數片晨起輒掃石洗盞亭午輒飲款扉者非車馬客
輒延入與共飲飲取開顏不能傾壺亦不問庖治意至

輒索紙爲詩詩成對客放歌或拔劍起舞客有不能堪者爲之失容避席豐不顧也惟屠緯真先生知豐最蚤曾語所知曰子年意高忤物他日當以筆舌取禍豐年十九時先生作神鉤篇遺豐句有荆卿匕首往不回終作秦王柱下灰子房偃蹇遇黃石滅楚與劉起三尺先生朗識寓戒不淺而豐不悟卒罹此禍言之可爲嗚邑削籍後先生偕郡邑諸公作揭櫫書爲豐白冤下石者曲計泥之不果白甲辰督學洪公視兵海上屢廉之得冤狀更悉而是歲冬沈尙寶雲將乘傳還里力請於有

四明文徵卷七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司冤始白適離使者部試士司李宜興何公得豐卷驚詫移日以國士遇之踰月公內召北發臨別寄語戒豐曰有如李生須珍重鴻業且爲我罷一切詩古文當上黃金臺以觀雷電之入乙巳而後豐絕口不言詩偶爲之非情至感懷不獲已不敢爲也茲集始庚子前此不再錄感傷弓也止甲辰嗣此未敢續志明訓也丁丑五月謁嘉禾顏令公索豐近草舟中不攜一囊抵家始飭小吏錄此請教題曰庚甲草

吳霞舟先生海外遺文序

萬泰

素少時攻舉子好爲先輩法脈之文輒知有晉陵吳穉穉先生丙子之役先子爲長興令分較棘闈同社錢子肅樂馮子文偉得出先生之門因得班荆問字知先生平生與其治狀奉爲心師者十餘年於茲矣庚寅之夏姚江黃子宗義來言先生自閩入浙艱難困苦百折不回之概且誦其近詩數首悲憤淒切如聞其聲如見其人惟以不得盡讀其書爲恨辛卯九月滄洲失守先生死之崇明朱子龍泰故人也辟地補陀者六年一日破帽徒跣來叩敝廬悲慟之餘亟問先生死狀龍曰先生

四明文徵卷七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年七十有五矣在滌外蹤跡半寄補陀一平頭自隨蕭然老衲也滄洲告急先生方養疴白華庵中投袂而起曰此危急存亡之秋吾當歸死於王所遂踰跟赴行在未幾城陷是日清晨先生曳杖過鯢淵張先生所居命酒小酌分手而別曰吾行矣泉下待公返寓具衣冠北向再拜自絕命從舉火而逝從容慷慨不愧古人云惟遺文不聞有收之者有僧自滌上來字曰無凡嘗從張先生歷任隆武閩師潰入浙棄家祝髮補陀滄洲既陷乃出請得收張先生之屍而就死有義而釋之者因左

右其遺孤惟謹蓋奇男子也其言先生死狀如宋子而獨能言先生遺文尙有存白華者泰聞之驚喜過望已而菴僧去微來詢之果然則益喜固請得而讀之無凡乃渡海挾與俱來斷簡殘編漫無詮次其所屬草皆覆名刺背作蠅頭書大僅如掌字多潦草不可辨泰恐其遂散佚而銷亡也爲之哀輯纂集序比句櫛而手錄之片紙寸箋不敢失墜錄竟縱覽莊誦而竊歎曰先生之人昭代不可少之人也先生之文昭代不可少之文也今之所存千百之什一耳無論流離播越慟哭狂歌心

四明文徵卷七

十五四明叢書
新園刊本

光血痕迸出紙背卽其居恒仕宦講業論文流連諷詠之辭往復應酬之句亦必與子言依於孝與臣言依於忠其隨筆雜錄諸篇皆根本之於性命參伍之於經術先生之在聖門固當居德行之科不徒爲文學之士今日之事乃其平日之言也抑先生言曰商亡而首陽采薇之歌不亡則商亦不亡漢亡而武侯出師之表不亡則漢亦不亡宋亡而文山正氣歌零仃洋諸詩篇不亡而宋亦不亡然則先生之文其所以留□□未墜之緒者豈其微哉先生著述甚富祇就其在海外者錄題爲

海外遺文云王辰仲夏明州後學萬泰謹述

吳霞舟先生海外遺文後序 萬斯同

往毗陵吳宗伯公盡節海外之滄洲先君子爲收其遺文手錄成帙題曰海外遺集時斯同年方十四讀其書輒知敬其人以爲當此之時宗社喪矣區區海上片土豈足爲一成一旅之基而公以八十老翁閒關從至卒與此土同盡斯其志欲何爲哉夫以成仁取義之學講之平日當見之晚節耳蓋公爲諸生時東林講學之會方興旣從顧高諸公及同里孫文介公日談道學之懿

四明文徵卷七

十六四明叢書
新園刊本

學益有聞年垂六十始得一第出宰長興輒守所學爲治致時時左遷歸里而諸公已遞逝公卽與張清惠公代主講席其後自越東而粵西而閩海終至滄洲流離瑣尾日瀕於死而公學益勵不以憂患而荒是其一生無日不以學爲事故當危難之際能從容就義如歸然則公之忠公之學爲之也豈與世之徒矜名節激發於一時者比哉然公非但成己而已其於家庭師友閒更有足異者往公門人李忠毅公以忤璫死公友馬文忠公以寇難死公叔子公介先生以赴義死最後門人又

以從亡海外死公皆爲詩哭之以不得死所爲恨蓋公
抱斯志久矣豈肯爲猥瑣小夫蒙面易心者偷生人世
哉此適成公平日之志并以見公之所學又有以沾濡
於父子朋友也公之遺文旣爲先君子所輯其雜記瑣
事不可以登集者尙數十帙先君子旣歿斯同寶而藏
之竊念公斯文當公之海內其他片言隻字爲手澤所
存者當歸之其子孫乃吾鄉去毘陵千里無由一至以
爲憾乙丑夏留滯燕山忽有客顧余逆旅則公季子公
及也相與敘述平生惓惓以遺集未盡刻爲念今年將

西明文徵 卷七

七十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返軍門圖終劊劊之事謂斯同當附一言因不揆而書
其後聊以畢幼時景仰之志云爾

詠史詩序

錢肅樂

上古之世詩卽爲史及詩亡春秋作而詩史遂判二流
矣史以謹嚴立體詩以婉曲樹義然於以發揚往烈扶
助幽美激勸後人風厲來者其道一也予不敏而爲吏
偶以暇日讀史有得聊綴微旨遂成歌詠或疑當今十
室九空憂方不測長吏不先人急而用微文自誤焉適
於治不知古之爲詩者采輯風謠獻之天子以知其民

俗之見淫好惡而其長吏政治之得失繁簡又可知也
隔闕千載斯事遂廢毋怪乎以詩爲騷人墨客之孤徑
矣昔七子賦詩皆取裁前旨用抒心寄然其人之善敗
與其受之吉凶皆卒驗焉予旣無以發明詩史式訓未
俗徒以考鏡得失之意託於七子言詩之志庶山鼠林
猿聞其聲者可以知所感矣

讀鄭所南心史詩序

錢肅樂

西明文徵 卷七

七十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口舌戰血矣金鑠而石穿矣此心之存則人而天矣仙
矣佛矣若一日而千古矣詩文而史矣經矣亦圖錄矣
晉井爲名山之藏石匣有甲子之護矣心之重於人也
如是今聖天子在上政教翔洽士大夫皆崇尚節義歲
戊寅而鄭所南先生心史見於承天寺井中撫軍張公
梓以行世海內見先生之史者無不知先生之心矣然
此心非獨先生有也予以暇日偶覽成詩豈敢附吟詠
之末亦以性情所鍾不能自絕世有覽者得位置希聲
於行道乞人足矣

思親詩序

錢肅樂

時維九月寒飈聿起木葉漸脫錢子將之瑞安省親行
乎險厄之處山峻高以結陰泉涓流而增冽時或嚴霜
戒巨征馬長吁披荆榛而得路排沙石而下灘時或落
日蔽暉煙光凝暮望孤村以戾止解征衣而爰息山來
供几戶直妨眉天慘慘而愁雲四起鳥淒淒而哀音百
結况復行行兮若陟天關山山兮如橫地軸步騎相持
縲索相引於斯時也行人喟而歎息僕夫慨其流涕况
我遊子能不悲心雖澗花幽草郁郁巖畔之間怪石奇
松轟轟岡巒之上天台現其前雁蕩擬其側明發有懷
未遑遠盼心之思矣維其棘矣縱沈書採藥不如瞻嶺
上之雲台怨鶴驚猿盡寫入中郎之操抒茲苑結詞不
盡情

四明文徵 卷七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遊百洞詩序

錢肅樂

洞者何山石相負如屋之兀糾糾然雲氣出納其中故
名之曰洞也百洞者因閒抵巇通劣得步迤乎以陰衍
然以陽盡態極妍不可一狀故名之曰百洞也董忠介
公之所構也或曰前此不著名乎曰猶之摩詰不生輞

川不出右軍不禊蘭亭不韻往行立已名譽成人山水

資人而得名者也抑又論之摩詰之於輞川右軍之於

蘭亭始而有合知己也朋友之道也忠介公之於百洞

拂蒼裁蕪穿雲引月若天資既美猶須陶汰累感乃成

令器師也父兄也今者董公往矣逸少有言情隨事遷

感慨係之吾師遊黃巖見葉文忠題詠流連不已曰公

罷相後璫禍矣捐館後今日矣先生生於神廟之年文

章事業炳炳宇宙猶以其餘力締構泉阿迨遙引年今

其何如茲遊也不同茲慨乎子竊意今日先生在昔必

四明文徵 卷七

二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飛長斧以鏡狼狐扇仁風以救刀俎決不至於我輩潺

潺下新亭淚也或曰先生往矣安得起九京而事之子

日子不見夫茲山乎孤峯轟起峭壁削成斗上斗下不

可諦視躡躡不敢遊其巔穀轉不敢犯其下是公所以

居身也豁豁下開傑傑柱立天施其斧公引其針天彫

其璞公丹之艘從斜得整從暗得明從斷得續張理天

網補綴漏月是公所以居業也四阿無險平徹中繩蒼

藤漫交怪石虛倚以為徑盡及乎側身旁眺咫尺之內

別一壺天意匠冥運心抒旁通經緯天地刀斧山川是

公所以行文也百洞以公爲師予又以百洞爲師茲遊也若擊而道存矣先一生子欲遊百洞意善爲決孝兼語子曰生者通售之變董先生果一閒坐泣涕聞葉文忠將遊鼓山移書誚責予聞斯言毛髮竦豎運明戒母往董生強再乃行今得此遊也董公有知當不就何我且爲連客語山靈其勿勞峯譏壑訕哉一時同游者爲繼維吳夫子魯庵劉先生陳君孝兼薛君明馨董生時登暨弟錄九見石隙題葉臺山句咸起屬和予爲序其一都云臺山先生福青人諡文忠文章事業彷彿公同

西明文徵

卷七

三十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喜遊名山所至題詠或曰福廬臺山手筆也奇秀

董筆公文稿序

陸符

余從去秋輒自詛行當此身眼不識一古文奇字手不更操一雜作惟日取逢世帖括彊記便讀使心口手從此脫換以酬舉肥之目乃吾友筆公方刻其一二藏稿贊之當世以序見屬遂不能終守其戒蓋筆公之文與人於當世識者吾固願其出與共鑒之也則亦言其爲筆公者而已筆公爲人豪舉通俠夷脫世數心厭塵雜常獨居僧寮購蒔地葺爲精舍竹窗蕉几蒨深窈窕偃

息其中刪誦不輟舉業之餘閒以詩酒自娛散髮箕踞白眼長嘯凡伏謁迎塵邀作聲譽自深自引匪惟恐若浼其人本末大都率行己意故其爲文亦皆蕭散跌宕超出纏縛洗滌名理吐嗽靈心其爲文如其人天機最深筆公之爲筆公余所能道之者此矣今國門行稿大帙懸布讀其題敘人人皆當命世固非失時從事者所宜言至一時輩流狂惑失性執掌名士負販聲價社刻窗稿刊布闌闔竄取海內名勝人物姓氏張大交遊未嘗識面把手撰造評跋若最親暱每一文出比擬題倡

西明文徵

卷七

三十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左氏公穀韓非呂覽管子淮南莊騷荀列司馬班揚以至唐宋大家非曰逼真輒謂過之且不問左氏而下作者之業凡得著見今世其經營成就代不數人人不數作莫不涵負天地研極性靈以得斷無疑今之世盡概代操觚之家人起而兼擅之且起而兼擅者又不必如著書論纂所謂古文辭其業而直欲備見之於制義之理蓋卽此矜躁誕妄橫據胸中已不足復語文心變化矣尙何暇與之議論長短失得哉黃公仁當西漢之季曹魏之初竊歎年少不以學問爲本國士不以清修爲

業合黨連羣褒譏賞戮附已則歎不容口不附則爲作
瑕費歐陽子之稱尹師魯文章曰簡而有法以爲六經
惟春秋足以當之又舉其學問曰通今知古此語必求
其可亦曰當惟孔孟今之黨所附者而讐所不附者其
滿口讚歎使舉終身所作曰簡而法而不許其學問通
知古今必以爲輕薄之甚而不知陰以孔孟六經論纂
亦非當世有識所肯許也余誦法歐公而筆公亦緬懷
先民心誅流輩之所爲故子之敘筆公也亦言其爲筆
公者正欲當世有識知狂惑失性之時尙有孤心高寄
不可也甲戌立春後三日書於環堵之齋閣

四明文徵

卷七

約園刊本

且就編序

陸符

西安余式如癸酉之秋余相見於南屏出手業見示頽
然未易才也落落別去今年至武林又以近作投余名
其編曰且就余曰何居嘗聞諸曾子曰且就業夕而自
省役身以守業君子之志事也余避席而歎曰此士職

乎昔者先王使有司令於官府曰各修乃職其修此耳
式如以爲今天下尙有知日夕焉者哉不知有日夕寧
復知此日夕所有又安肯役役於問學德行若官守者
之各效一職以是爲守業也吾見連帷接席燃膏繼晷
者有矣飽豢時物以弋獲世資目方眩於訓誥之駕說
心重搖於紙冊之鈴言一旦通仕籍號王臣胸臆閒時
物酋老朽頓於無可復理之地其所據爲業者非天下
之故性命之理也纖趨黨譽罔上陳功營求尊便封殖
田舍鞠躬負牆以交貴勢軒眉吐氣以傲同人且晝昏
於醉飽漏夜困於姬嬖望榻而寢不知夕何省見曉而
起不知旦何就學士大夫之失職至今時岌乎亦曰殆
也已顧欲與之談古君子盡職守業之志事是掖羣矇
而號日月之升恆也亦何益哉古之君子朝而受業晝
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其役役於省其身而不敢
旣安者凡以守業盡職無玩愒此日夕耳從是爲卿大
夫其考職謀政序績庀家供其所職取諸家修而已裕
便閑習利雖極軼掌不以曠動壓亂相揉挫天下始皆
尊仰士職而天子亦得收其贊佐宣導以暨及乎農商

四明文徵

卷七

約園刊本

百工輯教乎州閭族黨帥師惟時理道淳備而福祚隆
卓豈非大業之所就歟而要皆無當於今之時物也守
不時物之業吾幾幾爲式如慮之矣式如質性淬敏經
史百家記問淹洽凡輿地氏族兵刑醫卜之書人所度
置不復觀道者式如不特瀏覽率能條理始末考究研
討蓋博而約守古人修舉職業之方大略兼備且好修
自立高視人物之表是克就者業內省者身斯其人豈
日夕賢遷化居而去吾知其視陰惜晷卽計過卽安懷
古人之用心與晦明風雨相將於不自己者非今人所

四明文徵卷七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能企而就也卽其搖筆落紙雖一時命世之業備古人
立誠之修以是名編可謂能尊幸所聞以克舉厥職式
如之成就又豈飽參時物者可測量而項背焉哉今
上旁求經明行修之士相與解蹇拯渙而學士家率以
虛聲浮氣矜許相應意主於居業而不知其失職已甚
至有意氣激昂名節砥礪而大閑一虧文德鮮懿率爲
側目眈眈之得爲當世有志行者切齒而怨讎因之以
恣譏笑此亦未嘗聞曾子日夕就省之訓而以身殉物
者耳昔孔學之傳顏以默識曾以唯聞盛德大業未墜

一 支此不特斯文之任抑亦吾道之責也舍式如何修
而得一拭目也哉

二 江山中草序

陸符

橫山在武林極西溪山隈嶼氣象邃古吾友江道闇築
室移家讀書其中從弟道禹隨而比業焉余絕慨慕之
因怪近今時人士疾走聲價喘汗交屬魂魄寤寐幾不
自有而二江幽居坦步畔散人表浩然以養同心而言
抱持深心吞吐毫素所謂塵垢秕糠猶足陶鑄者也況
以之闡發聖賢而抒寫其性情也哉凡今人人稟草家

四明文徵卷七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家剗剗結社列門戶談文如許訟學士樛揣應制之資
至挾爲招搖排擊之局觸目眈眈迕之輒裂橫胸機穽
蹈之立陷譁張科牘傳會功令大言闊論以撼當路矜
躁爲名因而漁利直欲撓執天網鼓煽流俗昔東漢之
季氣節文章相獎成風志高維世昌俊顧及始以標目
清剛繼且遁逃險隱清議篡乎方策士論軒于王憲已
啓羣奸分裂目無朝廷之漸信乎士風匪細世運所出
苟懷同舟遇風之心稍知覆巢壓卵之勢當必不忍以
天下大事供一己恣睢者夫訟者師之始也故曰作事

謀始又曰訟不可長今天下盜賊橫流交訐國家宵旰
多事盱眙安攘方且申敕制科鼓舞人士思得一道同
心出相倚庇乃兵心時見於文事鬪氣日長於同人已
事之鑿徒資虛語顧安得人人如二江保有此空山以
收招魂魄休息寤寐逍遙六藝吐嗽百家而和平其音
以要神聽乎如是而天下友朋不膠漆獄訟不衰息干
戈不偃戢者是理道皆誕虛而載記爲妄作也其然也
耶夫庠序爲風教之首人士乃庶民之望心術則文章
之本舉世之士狂惑猖披忠孝節義經術事功口不絕

四明文徵 卷七

三七 四明叢書

談手不絕書徒知起而效其術不思退而考其心亦可
謂浮僞之淫濫矣反浮以沈黜僞以真則山中之人始
足重於當世也夫士登廊廟者猶不可無蓑笠山林之
志吾豈定山中必佳士特當人士所少者正此志耳士
而徒以養交宿名乘風張羽不極塗面汨心不得底止
心所變相必至狡而駟僧覩而優佞陰鷲忍詢而婢妾
圍隸甚而距踊冠幘麟齡卻人以潛肆其爲莽爲篡其
爲師始兵徵有不可知者於世復何倚庇識者竊鑒前
事惟恐其殆或甚焉此豈盛明所得而宜有哉嗟夫國

家而果盱眙安攘思以風厲庠序則效民庶正心術而
一文章也舍山中之人亦何裨乎因是以爲二江山草
序

石雁居士舉業敘言

華夏

君夫季倫並窮綺麗而君夫恆處劣及觀季倫向君夫
索瑛琨至鄙子貢囊牖與人則臨川得人以己敵衛尉
安禁不色喜子璧同馬卿富甚遜愷所見者自一履底
而妄意叨元白之齒至走吳祐質春反獲定交杵白自
一一且子慎呼子子故謂自一卿當獨秀自一又謬言

四明文徵 卷七

三五 四明叢書

當歸阿士雖未遽有正平其人敢呼文舉德祖而兒之
次亦無遽若都水使者見思遠便憶明士見明士便復
憶思遠而一時彼顏我孔私相聚樂然自一視子終如
貴人田舍子惟自攜匕筯向御史臺效劉毅之冒請鵝
炙而自一動欲舉庫見擲余又愧爲雜友之居宣武座
飽羊羹思不復駐矣安敢輕入崔家堂出步障珊瑚豆
韭以與衛尉爭競哉第余介近夷自一通近惠自一神
清子膚立子穆少自一標鮮子染練自一文錦而自一
能五里霧子僅三里此余兩人自定之優劣也道子學

畫千古絕倫楊惠之避而學塑亦絕倫孫位繪水絲來無敵張南本去而繪火亦無敵丁真永草時無並稱虞廣譚廣屈文虞筆飛書馳檄用枚皋高文典冊用相如予兩人各雄之隱願也當今伯樂盛生冰鑑充塞朝市究竟邢恕從臣遊而不識張載爲臣所畏謂張茂先予所不解杜方叔拙於用長而不識樂彥輔之可敬周弘武實巧於用短則亦孫綽之鄙山濤深公所謂黃吻論士矣夫我輩燃松糠照讀甘柳仲郢之一鈔再鈔甚不憚匿姓名爲崔烈門生傭作必期與過秦王命分路揚

四明文徵 卷七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鑣庶幾樂事無踰而攸之十年晚恨乃可不抱然天生用才貴遇亦貴忌如子虛大人清平寒食其著已夫承豐柳何植禁乎朝儀何略去乎玉輦宸遊何威靈而汾水雁飛何才子乎無已而胡琴碎市江瓢納稿然後泉阿知我亦牢落幸遇耳下此若合蘇門活庭綠梁泥梁武徵事朱崖屏愛而僧虔明遠因以拙累應之則忌矣夫忌亦遇也大丈夫不屑作河滿子腸斷才人亦寧向北海無禮奏盈盈少婦而徒思求憐於蕭僕曷令契丹成誦新羅爲弟東國宰相以百金易一篇四夷皆知卿

名而大曆女子能前長恨歌者索價至十萬猶不沒沒然虞納見爲張率卽詆之託言沈約便嗟稱無已與茅坤不知文長幾甘北面而知之卽議其後又未免繫籍皆賢衣紫者聖昌齡之渙輩所以向冷諷定甲乙未必無愆此又予兩人自商之然否也今人隨所譚無不予聖甚使金谷覆茶蘭亭失罰京師積垢玄林蠢癡響絕而韻成者難名急就步周而詩吟者愧冒巧敏聞子等言不令愁眉乎卣一曰文集止詩賦銘誄豈當論經傳且先儒未聞有王粲也非表表有文名者與七十二世

四明文徵 卷七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乃羲皇上人河南將軍晉無此號觸觸生受誑而向空冢號其祖熊光非北齊理學名儒與當零而詢龍色作奏而留葛龔解營道無烈心句而劉道棊謂不識士衡何忽見苦意豈專愚故然與然更有異焉邢魏諸公嘲弄異士詩故相讚說士反擊牛酒以延譽至歎才華不容妻子陽俊之作五言歌詞蕩而拙寫賣者稱爲陽五俊之偶改談於市而賈者曰陽五古之賢人女何敢輕議俊之遂侈言尙有集十卷雖家兄亦不知吾才士非身陷苦海而尙不知溺乎予曰然則何不優孟之作蠻

語躍池以受有歐陽蘇莊列之目而苦心力役齋油素
書股掌且三焚腹囊以期於松亦不解璫遺就業欲坐
重五十席重八九而徒同遙擲戶外毋乃過疲不幾所
為極難哉卣一曰當今聖天子在上動必稽古方側席
鴻儒崇重經術而無以布聞任事者之過也古夫生當
文運熾興務為百舌以媚不肖取寵油腔鬼貌野狐鬻
語滓穢太清敢於誣上雖丹項罔足贖罪矣予謝唯唯
否否符卽精味段昌食經山海爾雅非禹益諸人不記
予玩卣一帳祕大傳肴饌百金李衛公一杯三萬章陟

四明文徵 卷七

三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汪伯徵猶存草序

毛聚奎

汪子少工詩已而挾詩而遊所歷名山大川日眾所交
畸人韻士日廣詩日富日益有名然魯日益甚歸而卜
室大江之滸室修廣方丈丈以外田夫所都鉏犁雜還
汪子不得而有也負壁設木榻一榻右布几竅牆為窗
置坐具讀書其上古書數卷外茄瓢竹杖博山鑪一事

圖書一匣而已風清月上汪子則攜所作詩沿江散步
且步且吟且吟且笑宿鳥驚噪雞犬聲亂籬落閒牧童
饒婦皆出觀汪子則大快吟笑自若一日訪余皆春軒
酒酣狂發血紋崢崢出白眼中鬢髮倒上曰嗟乎古稱
詩能窮人汪子一窮至此予曰汪子不見圈豕者乎滌
牛者乎使汪子作此中蚩蚩物鮮衣而肉食逸居而軒
寢誠無所苦亦何所樂且夫於天地閒而得為人於人
而得為中華男子於男子而得工為詩而又自逍遙自
賞於江山風月之下天生汪子如是則亦可矣汪子大

四明文徵 卷七

三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笑因令余書其所著猶存草上

薄社吟序

高字泰

襄孫先生於予為中表父行予婦又其甥也二十年來
先生山居入城甚希自予蒙難先生累遣人慰問家居
旬日必有使來及予生還訊先生於山中相向慟哭及
予有聞行而先生遽歸道山矣嗣君北空以吟卷屬予
序近來吾鄉吾黨風節不愧先民者可得屈指數皆瓊
瓊然精衛之音然所造則各殊次公之百鍊于鍾囊雲
水功栖煙之冥搜默運荔堂之組織昭武之博綜皆其

選也而先生超然高蹈隨口而成若甚不經意者顧其
行墨閒生趣進出方寸流露不必有次公囊雲諸子之
勞而關係舊史自寫平生足以角立其閒則以其表忠
裏孝無一語無所為故不求工而自工也嗟乎斯人而
喪其良心將如曹蜎李志狐貉啖盡又何著迹流傳之
有薄社吟一卷固當長留天地閒作空山千年哭聲也
夫

採菴堂文集序

洪圖先

昔太史書成乃在遊歷之後識者以為山川磊落之氣

四明文徵

卷七

三十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雲華碧映出自天然余謂青鞋布襪別有機趣當在羽
裳雌霓之外者吾黨字日英姿秀爽少習經術十三成
名以暇為制義即為林閭頂師門中高足郡刺史陸公
呼以畏友里號神童謁黃石齋先生於湖上摩頂而誌
之口道在是也長得家學淵源不可涯測繼而袁公擬
冠多士首加歎賞一日慨然有雲霞之想斗酒青山不
可人世與同逸七人隱鑑湖上較經業史郡人稱經術
之林騷雅之壇者皆載酒而問難焉既而喟然曰未識
山川磅礴磊落之概未可言文也復以遊覽之餘著為

詠歌甚富余向從天棊師門中獲交字日良厚倏聞其
拓落江河注念不已今年射策長安復遇字日朗朗心
目乃出制義百首詩三百篇廣征賦一篇文皆羽經翼
傳而賦則軼馬騰揚詩品在漢魏之閒不作唐以下且
曰醉中緒餘無足言者蓋字日平日力學經濟薄雕蟲
為贖技然子雲以為壯夫不為而世莫與工焉是其神
遊辭句之上然後工於辭句之中也余讀廣征賦一篇
而知五嶽機趣盡在屐齒閒矣君欲以青鞋布襪老也
得乎哉余歸思甚殷維舟作數言終款不盡但此中機
趣未易為世俗言也余與字日相笑而喻耳

四明文徵

卷七

三十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四明文徵卷七終

四明文徵卷八

清鄭袁 鈞陶軒輯

送屠存博之婺州教序

戴表元

古之君子可以仕乎曰可以仕而可以不仕者也今之君子不可以仕乎曰不可以仕而不可以不仕者也可以仕而可以不仕何也其材與學可以仕而其身可以不仕者也不可以仕而不可以不仕何也其材與學不可以仕而其身不可以不仕者也古之君子其得材也厚矣其師長其學之之法備上之人時其可仕也然後

四明文徵卷八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仕之然而不必皆仕也不必皆仕而為民則亦無不樂也今之君子其材不及古矣師不必皆良也學之之法不必皆備也其可仕也上之人不必皆仕之也然而皆有欲仕之心焉以為不仕而為民則其身皆不免於累也故古之君子可以仕而仕則為仕者皆為賢公卿大夫可以不仕而不仕則不仕者皆為良民今之君子其仕者既無以心服不仕之民而不仕者至於無以自容其身今古之不齊與其俗之靜躁人之治亂如斯而已矣杭有吾黨屠君約字存博學古人之道而其材能為

今人之所難能生於紛囂長於華豪而闔門噤書耳目不亂取所得於書之精切雄快者發之於歌謠布之於翰墨有騷人貞士之趣年四十矣當路數授之以官翺翔而不就迨於今茲又拔之為婺學正始拜而行斯人也使之不仕知其能靜使之仕知其能治者乎哉然余於存博猶有欲言焉蓋存博之可仕者以其材與學而不可以不仕者猶以其身乎夫人之生於世勞矣其不勞者非人道也古之為民無刑獄瘁至之憂無賦役淹久之苦人知其可羨如彼也然其筋骸膚體疲於田疇

四明文徵卷八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而拘於耒耜狎習於風寒暑濕之事與今之農夫正等耳居之久也以百里奚甯越之賢不免於叩角而嗟釋鋤而起他可知已今之民一名為儒則其處也唾壺而塵尾其出也高車而駟馬乃有古時已仕在官者之所不及至於在家庭為子弟僕役在道途為少賤負戴在庠序為生徒肄習其勞逸萬萬相遠於古人又未論也已仕者之當勞較於未仕之責愈難也未仕者之責止其身已仕者之責及其人為官吏者治人以政為師長者教人以道也嗟夫存博知夫道之難於政身之所憂

輕於人今之勞也猶有逸於古其有泰然於心者哉存
博行矣異時藝學稱東南經術淵府正余所謂師良而
法備者也今猶有爲東萊之學而不變者乎存博問而
求之求之而得其人則以余說質之又歸而教余焉

送盛元仁赴吉水教授序

戴表元

天下之官其愈大者爲之愈難知其愈難而畏之不爲
則道廢不知其難而冒爲之則官廢官與道其廢必有
一焉廢其一而其一不廢者亦隨之矣天之於人未嘗
一日棄也寒而欲授之衣飢而欲授之食危而欲之安

西明文徵

卷六
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昏而欲之明則當其時必生其人以須之故賢能之人
未嘗一日絕於世而其人有用有不用也於是爲大官
者不幸而非出於天之所須則往往不稱之患深而責
之者苛其小者可稱一官則事止於一官非天下眾
論之所咻也然而猶憚以爲難者謂精神膂力必足以
檢提應接心思智計必足以周匝運掉而已耳無他望
也惟夫州教授者責尤輕而事尤簡世之所共目以爲
允慢而不急若可以浮沈寄歲月於其閒大德庚子秋
盛元仁以純儒茂老清才篤學拜吉水學官之命候人

趣行於途烟黨載餞於郊見之幾有蹙縮不安之色問
之曰若吾者其敢自謂無愧於教授一州乎哉自吾之
能言而受教於父兄自吾之能誦而受教於師友舉吾
族里州國一善一能之加於我者皆我所受教而懼其
不足也自今以往其將以教我者而授諸一州之人矣
則一州之人皆不我若也吾安得不媿且懼乎哉且夫
天下內外百司之官皆可謂無職而教授之職專以道
他日化行俗美則吾職舉州諸生子弟有一悖理而曠
業者是吾教之授之不至也吾又安敢自謂之有道乎

西明文徵

卷六
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哉余聞其言爲之面汗內熱蓋其官也余之疇昔亦嘗
容易爲之而不思其難者也今世諸人之居其官如余
之不思而爲之者皆是也以余與諸人皆不思而元仁
之才之學之可以優爲也而獨能思之余知元仁之職
易稱而居之真無愧矣吉水異時於廬陵尤爲佳邑衣
冠文學猶有與嘗從遊而存者乎爲我物色而以元仁
之說叩焉

送趙生遊吳序

戴表元

邑有僑者趙生壽父美其衣冠過余門而別曰櫛孫生

於燕娛長於艱虞年幾壯而始知學然而未嘗知遊之樂也惟家世父兄嘗宦於吳今將往而涉足焉惟長者賜之言詞以先之余聞而嘉之夫吳古奢國有陸海鹽絺稻魚鍛冶之饒聞於天下其地形介於荆越姬太伯之所逃夫差項籍劉濞孫權之所用也然而有言偃公子札之化故其人多聞而善讓有朱買臣機雲兄弟之馳驟故其人好詞章而長說謁有范蠡張季鷹之慷慨高舉故其人機變喜事而無留心其山有虎邱靈巖之鬼富峭刻其浸有松江震澤之彌綿浩混煙雲魚鳥池

四明文徵

卷八
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臺苑鑿漁帆歌酒之玩日充於前故其居者撫資內足可以不出戶限而通王侯其遊者輕裝空行亦能談笑跬步轉易拱把而居千金昔余之少也嘗壽父之年則嘗遊之矣其君子者余嘗親之其故實猶可徵也其野人者余嘗接之其質朴猶可治也迨再遊之不如昔矣迨三遊之又不如再之見矣今壽父之遊其得如余三遊之所見者乎雖然壽父之遊不可已也壽父不可已則一有焉古人之遊必擇國既擇國也而後擇所與遊壽父其既有所擇於吳否乎吳之良大夫以余所尊敬

莫先於方處州因處州而吳之所與遊盡在焉壽父至吳其以弟子禮遊於其門安知余三遊之不能得者壽父不一遊而盡得之山川風物盛衰榮枯外物之美皆不足為賢者道也他日充囊飽囊滿欲而歸則復以報我

送陳養晦遠遊序

戴表元

自余居剡源得一士焉曰陳君日成字養晦養晦當其時年方二十許而丰姿器識如四五十者每見余狂歌劇飲叩壺擊筑為沈酣痛快之適未嘗不歡然與余和

四明文徵

卷八
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答以相樂及思極愁生闔門擁衾為呻吟憔悴之作又未嘗不慨然與余同憂也然余平生好鑄磨後生嘗自恨涉世太早故未齷而學未冠而游未壯而仕未老而休方血氣盛時東南馳騫自許要不齷齪而豈知有今日窮居剡源欲為耕漁樵獵而不可得耶故時時願養晦輩以為戒而不願以相激發慕效自為此言諸少年聞者多首肯惟養晦曰不然士患不欲學耳欲學則無不可能患不欲遊耳欲遊則無不可遂必如公言是世之拘儒愿夫朋友不出保社之閒耳目纔周几席之內

時然而言時然而趨者然後爲可安得聆度外之談乎
昔者孔孟之門固已無所不遊無所不學故莊周滑稽
史遷駁雜屈原馳騁而忘返揚雄汙穢而不慙皆蒙譏
後來而自適於當世吾今方將賦招隱歌遠遊洗塵冠
綻傲裘不惟厲吾志氣以盡荆吳齊魯之觀而已聞燕
代之南汧隴之北有魁梧奇傑之才自埋於博徒劍客
者不可勝數吾將往而求之農桑什一章句興亡之學
不足爲吾事也以爲公當喜而強之而反咻我爲余聞
之爲之心熱不自持蓋所謂伏櫪之馬聞北風而嘶鳴

四明文徵 卷六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也屬余實已衰憊無所用於世平生名有高賢交友
散布四方甚多養晦爲我物色而問其知余者亦必有
以知養晦焉

送鄭聖與遊闕里序

戴表元

東南慷慨士大夫異時局於地狹不得遠遊以爲恨自
中原道開遊者響奔影赴惟恐居後然皆不能無所健
羨未有無求於人而往者也余惟見吾里中僧六七輩
相結約徒步禮五臺天台一黃冠思慕嵩高緱嶺踰躍
既至其地而歸皆侈然以道自重問以所遇城郭富貴

王公大人如目未嘗見蓋其心不在是也先師仲尼之
闕里在東魯今爲兗州由吳越計之不過三千里而近
而人未有慕而遊焉何耶不爲儒者姑所未論爲儒者
平居高談自命動以孔氏徒相緣飾或至詆浮屠老子
二家如仇如不足與吾抗而爲智反出其下長纓華組
雕鞍輕轂憧憧於燕趙宋魏之郊又益外而遠之踰萬
里不憚而其師之居在三千里之魯則不暇至豈果力
不暇哉以所爲從事於游者有求於燕趙宋魏之外而
無求於魯故也江東之貴溪有鄭君聖與名沂獨毅然

四明文徵 卷六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勇往余甚嘉而異之客有靳余曰子以爲聖與之游理
所必應然乎夫今之爲魯者非昔日之爲魯者也昔之
魯也以夫子之教止行於一邦今之夫子之書徧天下
而郡國所在得設廟學建像祠則往往皆闕里也而子
何魯之拘也且士患不學孔氏不患不能游魯余曰茲
說是也而懼愈爲游嵩高五臺者笑也古之君子其身
存而人爲之式其閭表其鄉沒而百世猶祭其社禮其
邱壟甚者愛其所經歷山川草木何也爲風聲德義有
以芘存於人而不可忘耳夫子之道芘我如天地存我

如父母其甚盛美非獨余不能言而窮天下之辨博者亦未能爲之詞也而諸人欲忘之乎苟諸人之不能忘則聖與之游爲在所取矣聖與名在天官之版他日戴星重趺以求速化乃方徘徊蹙縮爲人之所不及是尤可嘉也

送張叔夏西游序

戴表元

玉田張叔夏與余初相逢錢塘西湖上翩翩然飄阿錫之衣乘纖離之馬於是風神散朗自以爲承平故家貴游少年不翹也垂及強仕喪其行資則既牢落偃蹇嘗

四明文徵

卷六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藝北游不遇失意亟亟南歸愈不遇猶家錢塘十年久之又去東游山陰四明天台間若少遇者既又棄之而歸於是余周流授徒適與相值問叔夏何以來去道途若是不憚煩耶叔夏曰不然吾之來本投所賢賢者貧依所知知者死雖少有遇而無以寧吾居吾不得已違之吾豈樂爲此哉語竟意色不能無沮少焉飲酣氣張取生平所自爲樂府詞自歌之噫嗚宛抑流麗清暢不惟高情曠度不可襲企而一時聽之亦能令人忘去窮達得喪所在蓋錢塘故多大人長者叔夏之先世高

曾祖父皆鐘鳴鼎食江湖高才詞客羨堯章孫季蕃花翁之徒往往出入館穀其門下千金之裝列駟之聘談笑得之不以爲異迨其途窮境變則亦以望於他人而不知正復堯章花翁尙存今誰知之而誰暇能念之者嗟乎士固復有家世材華如叔夏窮甚於此者乎六月初吉輕行過門云將改游吳公子札春申君之鄉而求其人焉余曰唯唯因次第其詞以爲別

送鄧善之序

戴表元

大德戊戌春巴西鄧善之以材名被徵將祇役於京師

四明文徵

卷六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是甘泉近臣乘繩而致詞瀛洲仙官揚鑣而先途友朋星羅從徒蟻奔扳末光附餘聲之子餞善之於郊者退而無不頌善之於家曰嘻乎偉哉善之其果能去此而行其志也乎哉方善之清修苦學於隱約之中蓬門緼袍筆硯爾汝顧單力不可與飢寒抗則日與其徒歌吟古聖賢之說以自壯至於寒巖永夜聲出風雨赤日流汗而挾書不知此其堅忍強志欲何爲耶當是時有無故而與之千金度善之能辭卒之而加之連城列乘之貴較其樂亦未易以彼而易此也及乎名成行孚高

臥而車馬愈喧無求而羔雁自至然後岸幘迎謁深衣拜聘其一時風規器量雍容談笑之際度越諸人何止萬萬而豈一朝一夕能偶然哉雖然善之之志初不止此也今夫人之於飲也有飲水而樂者有飲茗而樂者有飲酒而樂者有俱不飲者不飲者則過矣強飲水者以茗有不能如飲水之安也強飲茗者以酒則往往沈湎極醉而亂習熟之久蓋初有不堪升勺而終也能至於斗石何也彼其初不自知其樂之至此也善之前日之隱約也是安於飲水之類也榮途方開紛華嗜慾可

西明文徵

卷八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醉人之具不一惟無使之沈湎斗石而亂也哉古之論人也自弱冠而強以至於老老之爲言考也成也他日善之取美職上大夫執珪結綬而歸而余野人也將賀善之之成而因以考焉三月朔日剡源戴表元序

送曹士弘序

戴表元

歲壬戌余初遊武林識廬陵歐陽公權先生於祕書之署其人清純簡重雖居蓬萊道山間而布袍蔬食之氣鬱鬱然見於眉睫余時年少自緣飾每從其所歸未嘗不發慙面汗也以杭學博士弟子識拜劉先生會孟會

孟亦居廬陵其人亦英爽峭邁下筆造次數千言不休而躡之無復近世軌迹至於清談滑稽四面鋒接一時聽之略與李謫仙人何遠然舉足不忘歐陽先生十有八九語稱吾師當是時歐陽先生以遷廢高臥里巷不出余受劉公之愛於文字間特厚未幾劉公亦歸而余年長四方之游從日以汎濫其士大夫自廬陵來而喜與余交者則以二先生之故也最後入太學太學之徒廬陵爲多余一一皆識之大抵其人之恢中強項敦志業而好潔修者歐陽公之教也其人之英資高哉多風

西明文徵

卷八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聲而精體要者劉公之法也顧嘗數數爲曹君學可商論及此學可曰子似未足以知吾州鄉俗之美也子之稱於吾州鄉俗之美也子之稱於吾州二先生猶以其名若吾父兄之在吾州而不獲乎其名者子安得而知之余聞其言殊自悔以爲稍久必當有以滿吾志與學可別三十年余遂窮老不可出戶聞學可死亦久矣而始識其兄子士弘士弘者於其鄉之文獻靡不聞於其家之行能靡不習余於是不獨知士弘又因知士弘之父在其州卽吾學可所謂不獲乎其名而人不得知之

者也於戲誠美哉己亥三月士弘揖選省戶下倦游將西須一言以別余自顧無以振激士弘而盛意不可虛辱獨敘生平不得於君家父兄師友者還以論於士弘詩不云乎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士弘盍歸而自樂其樹檀乎哉

送趙學古歸永嘉序

戴表元

古之人有視其世爲不足居而忘之者其次有忘其鄉其次有忘其家其次有忘其身其達之有大小故其忘之有輕重固也夫物莫著乎天地之運事莫甚乎古今

四明文徵卷八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變今有人言山川之崩竭日月五星之運蝕生人以來爲衣冠爲血肉爲君臣爲鬼域興廢治亂之故往往嘗試而道之人亦嘗試而聽之有人曰我能蹈死如蹈生受危如受泰聽者必曰是怪人也有人曰我能捐貨財遠妻子離鄉去土而不戚聽者必曰非人情也是何達於大而不達於小忘於重而不忘於輕歟蓋推其遠者易爲理處其近者難爲情也余於趙侯學古之歸於永嘉也有尤以動余心趙侯生於神明之胄長於貴戚之里策名四十年不求人知白首下邑仕違其時不矯

不阿陳力遂去嘗窺其爲人殆非有意於斯世者客食特久悵悵然無所歸問東南行者知故廬先墓獨無恙而父兄子弟盡矣輒仰天發泣不自禁一日修羸滕約敝篋戒陋車弱僕告行於邑三四儒者噫嗚歎悲動路人嗟乎趙侯人生離合之懷他時嘗有如此者乎余家世剡人幸得一區於剡源之上筋骸方強法當傭耕以供三老人養具語不云乎人窮則反本勢使然也趙侯之鄉不得在永嘉而以永嘉爲歸亦值其窮者宦學可息合并無期趙侯歸而自愛強志以光晚景所謂不

四明文徵卷八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忘其身者非全之之謂也力業以訓子孫所謂不忘其家者非私之之謂也敦義以厚風俗所謂不忘其鄉者非客之之謂也雖然趙侯行矣溯侯之心其不可得而忘者寧惟是三者而已三者不忘而曰能忘其大者是能忘於言而已苟可得而忘於言雖是三者亦可忘也於是諸公載酒餞諸邑南門而余爲之序

送甘老秀才序

戴表元

人幸而得至於老又不幸老而窮此人情之所矜而不敢忽然者也故先王之時於其老也有祿與位者尊而

優之無祿與位而窮者存而賙之然其人必皆有以自重大之典籍辭令必有可以備諮訪次之詩書學問必有可以教導其鄉里子弟惟孤窮廢疾無所依賴然後始仰食於有司而盡其齒然亦未嘗使之生缺其養而死失其歸也後世籍無齊民人一老而窮則爲人所賤而老者亦氣昏志阻不敢與強壯齒儒窮尤甚余來上饒之明年有池陽甘中立以行卷謁余於學宮卽之貌枯而行腴學專而志宏與之談於易書以來程邵二家先後天之義涉獵貫穿於蒼頡以來字畫形聲之清濁

西明文徵 卷八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輕重推索邃密蓋江東之衣冠盛時一種高人奇士之所傳授中立嘗私淑得之而徜徉山林棄鄙科目其動心忍性之日亦已久矣自余之同業若所嘗還往皆敬中立而無以療其窮中立浩然且將入閩余評中立非氣昏志阻者閩多故家去中都進趨之途遠至必有學徒築館重幣而相迎於武夷雲谷之上益養聲實樹門戶俟著書成藏之名山傳之其徒視世閒虛有祿位而期頤婆娑黃金輿馬奄奄日暮無一名可論者相去豈不遠甚哉

贈談星者謝生序

戴表元

余十八九時遊杭杭故多技術家其用星曆躔度去來逆順言人災祥貴賤以邀名逐利者甚眾大抵重簾複肆業愈售則愈貴重有不可衰有歐陽可山栖栖自江西來白晝侍官傭設案席夜卽篝燈露談市中余聞往聽之術與眾星翁異往往雜取五行生剋制化之說士大夫旣相駭惑而眾星翁亦共排斥之以爲何必乃爾可山翁曰我術誠不欲強人然不出三十年必當如我說也余游戲猶記其語越十年去杭又二十年再過之舊所接識人物一一無復存者況於可山之徒復何從物色於是後一輩談星家無高下例以五行生剋制化爲斷如兵法吏律從之則合於算違之則謬於測雖不識可山翁者靡不悉然余驚歎錯愕竟不知可山翁之語何以如此驗也東山謝生亦學可山翁之術加精審初聽似任心輒發及揣摩其禍後當如彼福後當如此無不應其屢烏所經過裹囊握券以候之叩門恐後噫可異哉謝生之父與余爲□□兄弟本業儒儒無所售而出於此其意若以余爲覆車之戒獨感可山翁之自

西明文徵 卷八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信不以勞窶廢阻卒能使人專用其道不疑非近於古
之身死言立者耶而吾黨何爲乃獨不然因爲遂書所
見勵生且以自勵云

送子儀上人北遊序

戴表元

自中州文軌道通而東南巖岷島客無不有彈冠濯纓
之想彼誠鬱積久而欲肆其揚揚者也然皆不能無所
誘焉其無誘者雖使周穆之御談廣莫於前楚國之卿
夸侈靡於後聽之寂如也故余窮居二紀以來多喜與
山林世外若爲浮屠氏之學者相往還以爲樂庚子之

西明文徵 卷八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春有越僧子儀訪余錢塘吳山授徒之舍貌甚慈辭甚
文氣甚肅曰吾將北游余聞而異之儀公曰君勿異也
吾之游無所願於彼蓋吾居越吾於世泊然草木食
而已矣長能游游南天竺視南天竺猶越也久而得一
剎餘姚山中初至之日山焦然爲之五年而山麋然然
吾視之猶南天竺也徒餘姚得天台之瀑布瀑布吾所
未狎吾視之亦不過如餘姚山中耳顧爲瀑布則有瀑
布事瀑布有當北游者吾以爲如瀑布遊且吾聞剡邱
之陰涿水之陽有五臺焉因得一寄目以據吾懷則亦

幸甚而吾何知所誘而君復何見而異乎於是余爲之
恟恍自失不獨悔言之淺且益信夫世外自有所謂曠
達知道之士而真不在深藏固閉以爲高也於其行書
之以爲序

朱尉開伯求葬親費序

戴表元

朱開伯承孫在吾鄉爲故家子孫人無知者已已之歲
表元入館下同業生以其居於鄞也往往問識朱開伯
乎則對曰不識每問皆然其知者諱之曰開伯學行在
先出宜不相接其少年者見輒啞然而笑表元然後始

西明文徵 卷八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媿赧羞伏知其學之陋也蓋開伯之先世居桐鄉西漢
時名邑者爲吏而有德於民遂家焉曰後世子孫奉祠
我不如桐鄉民者也歷千年世緒不墜建炎之亂衣冠
播越始有散而入浙者而紫微公新仲遂爲鄞人紫微
公文章道德載在宇內聞公之風猶師慕之況其辱居
吾鄉乎吾之愛其人也及其胥及其樹及其屋烏況其
子孫乎表元旣感其同業之言求交開伯甚浹時時從
開伯誦家世所聞皆浙中士大夫之未言者其淵源本
末可考不誣獨以父兄樸學不肯隨時作纖巧語故短

於爭名他人或鮮知之雖然其家世則容有知之者矣
表元得一官則失仕開伯亦抱會稽之牒而居惘惘然
窮相似也丙子之禍表元扶三老人走三州五縣犯死
道數十越多年賴一親戚物色得之援之歸鄞久之益
困謀居浙河之西又不可則遷而歸烏石又謀還剡以
開伯之舊也往別之及門見開伯方儼然負其衰齊經
失聲而哭其母卻立俟其氣定問之開伯咽而言狀旣
而曰吾門不開三日矣誰爲吾來者問能斂乎曰幸斂
矣問能葬乎曰吾無資也而何以葬問有以殯乎曰吾

四明文徵卷六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哭於斯非吾居也而何以殯問有爲子之喪者乎曰吾
鮮兄弟也而孰爲之喪問有賻乎曰吾羈旅之人也而
孰爲之賻表元聞其言持其手泣益悲之曰若是固朋
友之職也爲之留行而圖之爲之經紀爲之告於人而
人不知戚也返而告之曰是表元之未至也天下之物
苟有其力致之者無不獲也天下之事苟以其誠持之
者無不集也天下之人苟以其已動之者無不應也今
夫端居而簡重守讓道而不求者士之節也不愛其身
嚴其親之終力盡而繼之以死者孝子之義也昔者子

之先之居於斯也有其故矣則亦惟我禮義之邦有周
於德而卹人不獲者故輕千里而長其遺息於此今其
車蓋過子之門者其先人皆紫微公故所等夷者也且
子惟不願知於人人則何自知之今有所居而求焉而
有謂不知子也者知子而不能免于於不孝也禮義之
責有所歸矣開伯曰吾心惛惛然安得爲之詞於是退
而次第之且係其私於開伯者以爲之序

送鉛山王亦銑歸鄉序

戴表元

物之能爲其類之宗者必異世言鳳飛而羣鳥從之以

四明文徵卷六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萬數世固未有識鳳而見其飛者也誠使世之人嘗見
有異鳥而其羣萬數從之則豈不駭眩而異之也故其
名可聞而其身不可見不然方見異於人之不暇而何
以能爲宗庚午歲揚子江漁人網江得大龜長一尋橫
之以進蓄水聚小魚千百橫中魚湊集龜口旁若拱伏
聽命不敢言兒童強徙魚置遠處終湊集拱伏如初禹
貢荊州九江納錫大龜以其地考之良近然注家說大
龜纔尺有二寸雖古人亦未嘗見大龜如所遇於漁人
之橫者也以龜之易獲不可見則其不足以識鳳固宜

孔孟荀韓之於儒其當爲宗何以異於龜與鳳然方其存時從夫子而遊者去來之大略不過三千人孟荀加少韓之門不叛者僅六七惟其久也人始聞風而宗之此一聖三賢豈翹翹然欲見異以取眩駭於天下之耳目直不忍孤守己推而同諸人耳而奈之何人不可得而同也鄉原流俗楊朱墨翟釋老之同烏鳶蛇蚓之同也羣然而飛羣然而游又羣然而止而已矣余初學儒時見世之慕利達者宗科舉科舉初罷慕名高者宗隱逸隱逸之視科舉有間也當是時猶各有大儒遺老有

西明文徵 卷八

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名實者爲之宗學者賴以不散歲月推遷心志變化昔之爲宗者且將銷鑠就盡而士漸不知其宗吾爲吾道吾類懼焉鉛山王亦銑遠學於余期月歸省親請益余書此說遺之余友李君明通釋褐太學第一清修博學高文章亦銑之鄉之龜鳳也亦因以諭之何如大德乙亥歲十月望日前進士剡源戴表元序

送謝仲潛序

戴表元

始余以文學掾游金陵時年纔三十爾性喜攻古文辭每出一義策諸生以觀其能占對與否而鼓舞抑揚之

同時執簡數百人仲潛嘗在鼎甲中余愛其材而未嘗不期其成也別去二十有五年余寄食錢塘市舍授徒於是耳目疲耗心膽銷怯值稠人廣席談辨縱橫輒畏縮如不勝況有所挾乎外者尤不敢仰首視乃聞有吳江教官能禮貌舊老自民伍起余太學周孔明於庠校閒待以賓客不用官府法爲之喜甚己亥秋八月吳江教官考滿以謁來見余余延坐問之蓋仲潛也曰自契闊來一日不廢學然益更事諸變故寒漂暑歛較前爲諸生時意氣亦不復有其俛仰升斗之祿直欲少避

西明文徵 卷八

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嗇夫亭長訶辱耳故邂逅冠服與我相類者亦稍稍有志扶持之嗟乎仲潛乎始余愛仲潛尙不過相期文墨几案閒事由今想之科舉子略有器業者之所能辨不見二十五年乃能涵養成就至此充仲潛之心所欲爲與儒者之職所當爲世上何有紀極而紛紛乎孰非與吾同類者居是世也同是人也而儒冠儒服者吾師友類也吾優之居是世也同是人也雖不儒冠儒服而其名德可以臨接我者吾父兄類也吾周之居是世也同是人也雖不儒冠儒服而其年輩推讓於我者吾子弟

類也吾柔之居是世也同是人也雖不儒冠儒服且不可皆與父兄子弟類也而不幸渴飢寒暑之情若待我而獲者吾比鄰里巷知識類也吾憂之居也則曰吾必有以爲之教也行也則必有以爲之政也嗟乎仲潛乎儒者區區之一身而何以當眾人紛紛之求乎古法四十而祿五十而爵年愈高仕愈貴者人之望之愈詳願予之賤且衰已非世所齒及幸嘗愛仲潛而期之而仲潛亦幸不負余之知也故於其去吳江而將受民社之寄且將進備乎卿大夫論議之選也而望之以詳焉仲

四明文徵卷八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送樓下隱序

任士林

司馬季主嚴君平卜以隱其身者也然卜非隱具也以名致人而利其求以禍福中人而利其得卜隱乎哉是以季主君平以下特聞且十日十二子相配五行相休王所以貧富貴賤壽夭天下之人不能竊竊然知也知亦未易也卜始神矣是故游天下之藝以自卑非隱者不能也神天下之術以自利則隱者不爲也能其所不

能爲其所不爲未可以言卜也夫人生於陰陽寒暑而乾坤坎離之妙語之而不能對食於粟米絲麻而木金水火之用叩之而不能解何也大抵本末精粗之學不明卜者始專門而道行矣異時科目事具朝而平康之遊子暮而殿陛之句臚其通塞固不能識也卜者之門愈盛而道益隆然世亦以是而衰也今樓君淳甫將以卜聞而隱其心也爲我張大簾坐閱市人之富復有飯牛牽狗者乎子盍擲卜錢而謝之曰六經昌矣

送可度上人歸沃州序

袁詒

四明文徵卷八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僕以髫歲每聞長者談東南山水之勝必曰四明之天台會稽之雲門若耶沃州天姥往往比之殊庭異境若不可得予以爲諸山在天地閒不過草木水石之澗藪何至誇美愛慕若是之深也然猶疑之于家南口之下一日上絕頂見海中之山若與神人交接於煙霧杳靄之間稍長游雪竇望四明西入丹霞洞而其勝概益異於是始信而不疑也適越始遊雲門若耶而猶見所謂沃州天姥元貞丙申竊次台州學教官道經二山則其幽深清峭若在世外意其閒必有高世之人有道之士

居焉當歲歸者每至必為徘徊顧盼良久乃得去然而猶未有所見也方是時僕從事宦途奔走於埃壙間則所謂高人達士其肯在巖扃之駕汗冰雪之容而為我出耶自罷講家居遊事遂息應門之餘則閉閣讀書倦則擁衾而睡睡輒夢遊二山之閒覺猶若見之蓋二山經行之地熟景物浹洽於視聽而猶未得見其人愛慕不能去心宜其接之夢想也一日有可度上人叩門來謁其容湛如其語鏘如其所攜之文又渾渾如也問其居居沃州予聞之躍然以喜且予慕望其人而不得見

四明文徵 卷八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十年於茲一旦叩門相過得非精神感通佛驅之而來耶於是薦之以霜菊酌之以清泉贈之以白雲之歌歌畢揖別還山吁今世如上人者豈易得哉然予聞茲山者有道林帛道猷謝靈運白樂天諸人或躡屨而來遊或尋幽而下隱或攜文以致意而明德皆得與此山比高相為終始今則豈無其人焉上人歸為我物色之子他日兒女長大盡棄人間事將因上人而問道焉上人其識之

與速魯麻序別文

謝員

速魯麻者西域人也父熟蕤麥與媪曲尤氏私遇於瓮吉氏而生速魯麻魯麻生而父滅性母育之仍養於瓮氏少生硬不循禮法母力變其氣質瓮氏亦護之謹時其喧而溫良之既久雋永出流輩人交口譽之予家居時雖數千里外固聞其名洎遷臨洮比入境館於石井驛驛長廖某請曰此有速魯麻者頗慕聖賢而為其道聞先生優入聖賢之域渴心願見先生幸嘗試之予聞之曰人希聖賢即聖賢之徒矣命之見時天沍寒瓮氏抱之附火久乃至則坐之兩楹之閒凝重不語予亦

四明文徵 卷八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莫知其中美惡淳漓也廖乃命白水執杓起請乃俾渭川童子祝導引之尋勃勃若欲有所言者廖起揖予卽之口談源然泉湧出其風味沈浸醲郁視督郵從事輩皆風斯下者誠企聖賢而有得者也予甚愛之因詢所自生子以其父特飲食之徒耳況難於明言之者戲撮其母之氏目為曲生遂從予至臨洮予所居尋樂軒軒未嘗一日無賓賓至輒留留必設席必召生俾應賓生不在賓卽不歡賓或雅愛生生亦不為之盡有忤令者生必往浮之人有速予飲者亦必先召生焉或嘲生曰

吾與爾交昔何醜今何淡泊若是耶生曰吾聞人之論交君子若水小人若醴公等欲終小人乎又有嘲生曰爾特糟粕之餘耳生曰公等鵠首窮古人之糟粕曾不得齎其粒許曷若吾之糟粕有餘味而心醉者耶其辨給皆此類生風流蘊藉能助人興子每製文辭揮翰墨必先召生資之起子生則盡出底蘊與壺公商公輩俱來子歡然與之傾倒然後肆意命筆類有神助予以是益喜生生或值子有不懌必慰慰藉至屢拒不肯去俟復故乃已從子八年蓋未始朝夕離也一日生傾倒

西明文集卷八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太甚致子發狂而爲人所尤子則以尤生絕弗與交生踴門謝曰僕厚於先生先生弗能大受以致尤是則先生之罪僕薄乎云爾顧以尤僕不亦過乎子無以詰遂弗絕曰然自是亦知其非益友稍稍疏之而生來益勤子亦不得不爲之竭忠盡歡云至於承祀事謁大賓必豫飭館人嚴止雖生求見亦不與接也今予當朝京師生遂遠送予於會寧蓋距臨洮已三百里矣將別白予曰鄉僕求見先生先生不鄙夷之而酷嗜僕至欲同死生若李白之於舒州力士者雖一致先生於尤先生類

躬自厚而薄責於僕誠知己者已今先生當入中州與聖賢者游僕豈不願從以廁跡其間念風土各宜適擊沽術之徒冒聖賢之名以欺人先生慎勿與交以耗其神僕之族有阿刺吉者修坎離之術鍊形斂精能以迷人尤勿與交以損其真子應曰諾因留生復飲盡歡而別是日洪武己巳夏四月二十有一日也

送鄭架閣秩滿東歸序

劉子青

今浙之東西以孝義樹立門戶爲仕族望者婺之浦江鄭氏也近有家範二卷多傳於士林云其子姪之賢曰

西明文集卷八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彥平甫者受知當路任爲行宣政院照磨架閣官院號無事君優游在職門無雜賓所接皆禮法之士而於學佛之徒尤不與進至一切無益之玩不聞於門屏之間雖家範之訓有以成之要自其心之所安也於是至正八年之春秩滿受代卽戒行以歸諸掾郎載酒與肴觴而餞之江滸有言於君曰院雖無事然吾儕追趨大官不暇君可以自暇而未嘗以暇爲嬉居官宜爾也今春事方嫵湖山佳麗尤好事者之所繆戀游覽而不能釋然去者而君之治任則汲汲焉若有所趨無乃不足於

暇裕之意乎君應之曰不然吾家宗族同居累世長幼子姪二千指且則齒會於有序之堂以合食於同心之堂頗自謂有一家之政焉吾自來杭三年不得朝夕會聚吾奉家法誨言日夜以勤謹自持常恐羞之何敢以玩游自貽悔尤哉且受代而過爲留寓又家範之嚴戒也吾行矣毋屢舉酒於是眾咸喟曰居家理則治可移於官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觀君之居官如此而知其恪守家範如此階而進焉其有裨於政化可期矣時饑者院掾史俎琮江澄蘇文龍舒常王宗敏傅元澍咸

西明文徵 卷六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在乃遣四明劉子青次第其言而爲序

送閩憲副何廷秀序

楊守陳

金閩之髦華門之俊闕余目夥矣聰明者或儻蕩廉介者或迂僻政治文學之兩能者亦何鮮哉刑部正郎何廷秀與余交稔矣其容溫其語訥其行端謹而潔清其文典贍其學博其政治明以達庶髦羣俊鮮克與之肩者茲被命陟憲副於閩閩產若刑部郎李廷美者徵余文贈余所欲贈者無乃廷秀之所厭聞者邪夫憲將以去不善而納之善也碩鼠食苗詩人所傷閩之文武大

小百司無所謂碩鼠者乎土偶被文繡而坐之民上有識歎焉百司無所謂土偶者乎童牛羸豕大易有炳成矣奸宄寇賊無所謂童牛羸豕者乎魚有陽鱗者釣則拔綸錯餌迎而吸之其味薄而不美百司無所謂陽鱗者乎桑木內有蠶則外若癡酒家之狗猛而噬人則沽者不至百司之胥史僕隸無所謂桑癡猛狗者乎夫蕭艾不翦蘭茝不蕃驅蝗鋤草所以茂禾黍也廷秀佐憲其尙搏碩鼠撤土偶悟童牛羸豕屏陽鱗之魚剔桑靡驅猛狗庶百閩之境百職清元元寧年穀屢稔海波

西明文徵 卷六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不驚廷秀之聲光位秩其可量乎昔廷秀之尊考嘗知溫郡以善政清節名天下累官吏部尙書廷秀之賢有所自矣紫荷赤管乃其家之青氈也行且復興

送太守吳君序

楊守拙

聖天子臨御日久圖惟治理知庶民之休戚繫牧守之賢否迺因郡國上計簡牧守之不良者汰去之妙選廷臣以充其任於是夏官主事吳君味道擢守廣之惠州被命戒行僚友畢出供帳都門之外余與君有同鄉舉之雅亦走餞之酒數行庫部郎中楊宗嗣主事戴師文

交屬余曰吳君之行吾黨豈徒以酒食飲食之必贈之以言而後可子其有意乎余曰固將言也然念君自少時從厥考員外公官翰林官儀部因得師友天下之士聞見博矣至其起家進士歷官武選職方武庫出入中外皆有聲績練達深矣雖使之參贊方岳亦無不可況一牧守之任耶似無庸余言者然二君見屬敢無言乎余亦不敢自爲之說也請以古人之言牧事者質之吳君孟子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於君何如君曰制田里廣儲蓄以養民者

四明文徵 卷八

三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敢不敬承乎百里奚曰使之不以暴有險則先後之以身是以牛肥於君何如君曰省刑罰恤災患以安民者敢不敬承乎卜式曰以時起居惡者輒去無令敗羣於君何如君曰使之以時章別淑慝以教民者敢不敬承乎余三請而君三應之如響於是餞者盡歡知君必爲牧守之良而無負朝廷之選者也惠郡之民將必蒙其休澤矣乎酒酣欲別遂援筆書此以畀之

送顧君順中之任萬載序

姚 鏞

萬載令顧君順中將行邑之士大夫相與餞之復要予

以言曰順中與君最久茲政臨民實惟其始君但可爲是默默乎予曰諾遂借一言爲順中告夫爲政之道猶爲學然勉之而已矣當順中幼時習爲經義論策旣長攻諸古文詞其體不一而足也順中不予鄙恆出以示奇者屹特簡者寂寥汪洋者肆發而無涯奧焉者從容諷之而有餘味予未嘗不用是自歉而有訝於君之日新也故順中亦卒用其長以魁一鄉而名進士獲重譽於縉紳聞其功效顯白有不可掩者如此夫環萬家而爲邑其人殊也人之不同而各以其私爲好惡其情又

四明文徵 卷八

三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殊也令焉者爲之司平欲尺寸而銖兩之其道又豈一焉而足乎故必爲煦濡之爲仁孚合之爲信示之潔白之操爲廉察其隱伏解其糾結而爲明爲斷順中亦能悉力於此否乎信能如向之日新也則順中之收名一邑而自致雲霄者獨不在茲矣夫順中畜其志已久行將發之身矣況學與政本無二致哉夫昔之人有以蟻珠爲業者人曰此爲南商而非北賈也旣而客於燕都之市則楚之璧兌之弓肅慎氏之矢森然列於其肆一日而酬其萬鎰者三其人始喟然曰吾今而後知深藏

者之不易於測也然則順中之寶固當兼南北而有之
聖天子之厚其直以待之者又方汲汲也順中尙出其
有毋徒爲螻珠之利也哉

贈僉憲謝先生致仕序

張邦奇

正德丁丑之歲長樂謝先生以湖廣僉憲賀萬歲壽節
拜表於京師矣而上疏乞致仕去其同寅憲長聶公憲
副汪公聞之慨然曰何其勇也邦奇應曰先生之志其
久矣蓋莫富於宇宙之內亦莫富於吾之身宇宙之內
風霆日月山川林陸草木禽獸之屬著而爲色盪而爲

西明文徵 卷八

三十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聲滋而爲味散而爲臭可喜可玩可嗜可愕之物何所
不有其何富如之吾之身耳目鼻與夫物者謀而用
無窮焉入而悅於心出而惕於聲吞吐卷舒何物非我
而何在非適其何富如之古之人居廟堂而不忘乎山
林彼非有所樂於身無待於外故也元結有言今之仕
者耳隨人聽目隨人視口隨人言鼻隨人嗅心隨人意
然則耳目鼻具於身而曾不得一有焉夫何樂於仕
古之樂仕也言行而志遂身安而道亨明目達聰照臨
乎天下愉邪之態愁困之狀巧佞之言怨咨之聲凡吾

所以不欲聞見者吾得而弭之也天下之士德感而情

應若芝蘭之相入五味之相濟而天下和是故舉天下

而莫累於吾心夫是以樂仕然且不忘山林之思焉萬

有一焉不得如吾意彼且不能一日留矣況使之以身

徇人乎哉先生聞見博洽趣味不倫星曆地理古今人

物之變成窮其原放爲詩歌清新而雅麗雖方羈跡宦

途而風晨月夕徜徉山水之閒未嘗不灑然樂也彼豈

不曰與吾勞吾身以役役於時孰若以吾餘年歸而玩

天下之物樂之且不得盡而品題賦詠亦或得以寄聲

西明文徵 卷八

三十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於無窮不知所謂富貴在彼乎在此乎必有能辨之者

況聞中山水奇於天下者耶先生之去志其久矣夫聶

公汪公皆曰固如吾子之言時諸同寅憚公輩方以兵

旅在遠徼因以予言徧告之而屬予書爲先生贈

送西泉林君守太平序

張邦奇

詩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維君子

命媚于庶人夫天子之於庶人如霄壤冠履相懸遠甚

乃對舉而並言之而孟軻氏則曰民爲貴君爲輕夫君

爲民而立賴民而安者也是故媚於天子矣一物失所

則天職有所不盡一夫作愿則天位有所不寧夫君不能不吾民之媚也而況於臣乎自漢以來入循吏傳者往往慶流子孫入酷吏傳者其身或不免焉夫天不能不吾民之媚也而況於人乎民之貴何如也近代名臣有身居台輔而顧不得為守令以為恨豈非灼見夫天之愛民與君之藉於民者深且重如此也而不得身致其撫摩煦育之恩焉則雖道行一時而父母斯民之心終若有鬱而未暢者乎是故舉天下莫貴於民諸司百執事莫貴於守令治天下而不守令之重者終苟道也

西明文徵 卷八
三玉西明叢書
約圖刊本

西泉林君宏用始以進士歷崇仁增城令其於民也若有所畏也雖細故諦觀而後舉若有所傷也雖筆楚不敢乘氣而施焉孽孽焉消其梗而利導之解其紛糾而變和之時而相之慮其患害而預嚴防之從違舉措不一拂乎輿情而動必中其所欲其工於媚庶人哉下悅上孚歷陞南京民部郎中未幾遷太平守夫林君由民部而考天下之故其亦有恍於中乎今天下承平久矣戶口之數非有尹鐸之損也而歲減月耗其故何也使天下之令皆知媚庶人以媚天子若吾林君之為也曷

為其至是也君詳允而溫文舉其舊政施諸民篤行而弗懈郡猶邑也天下猶郡也而奚疑之有且君子無樂於仕惟夫上下之媚之樂也非上下之媚之樂也惟夫天之克媚之樂也功被乎海宇慶隆乎宗社澤流乎子孫謂善媚天者非與殃民者違天違天而媚上君子不為也

贈大理簡公序

王應鵬

蓋聞奇二而上偶一而下者卦之所以為巽也巽者順也入也厥象為風言風之能巽而入也御史者風憲也

西明文徵 卷八
三玉西明叢書
約圖刊本

至於糾察所以明王之紀而式邦之度者也異乎不異乎夫元善必揚稔惡斯殛此則昭昭者矣若夫深文隱匿非哲鑒者莫推託志捐形豈薄知者能賞是故操能誣或謾忝亮知子方激文潞之評宣靖甚王公之薦彼四子者智稱明達而識邁等夷乃失之若此而況非四子者乎故曰區策一世者非難而思周萬彙者難思周萬彙者非難而曲妙至理者難蓋言異也我簡大夫以御史監察持憲中土夫其博學瞻聞研精識變理輪攬轡持斧搏狼固素所懷負者矣乃若臨事而懼當物而審

采之羣言斷之獨知約之至歸止於廷撞之音慎乎聽
鼠之機斯則巽乎其巽者矣夫然後揚激展錯鮮不中
慮風行於兩河之間而革面者希感心者眾物無噫氣
人有頌聲彼其吹毛簸糠煽魃成霾者風斯下矣我天
子奉命承統六稔於茲方勵中興之志而國是續紛思
任老成如大夫者非其人歟乃廬睿想爰轉棘卿期不
待瓜政先教輔此又明主之所以風於羣工者也於是
鎮守呂公巡撫蔣公與大夫同事而協惜其去焉謀之
岳宗屬翰於鵬不揣陋夫作爲異說庶有以昭大夫之

四明文徵

卷八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美焉

送憲副羅君薦卿序

吳惠

天下之事發於已試者易成非於試而易也試而洞其
理執其機而知天下之事必若此乎可爲而易也故道
之險易熟經由者任足以馳而弗蹶水之深淺慣涉歷
者放舟以逝而弗怖非其人偏技於水陸也蓋獨習於
水陸故爾今天下官人必以次豈斯夫高官大爵不輒
授之云乎亦以位愈上則責愈大匪素練習嘗試之不
可也吾寧羅君薦卿今年春二月以御史陞任廣東副

使副使亞於憲使而爲之二所以挈一方之紀綱而司
國憲者也君才行老成而資之以愿慤輔之以學問其
知婺源也當糾芟彫弊之會而能拯艱息疲禁暴戢姦
事治民安迄於今人咸思之其爲御史也當逆瑾專制
羅織之時而能安守義命羣咻不搖危機獨任而不沮
不懾屹然中持非其閱歷之深才識之遠而能是乎況
今朝廷大整維綱方且滌蕩振刷以期底於盛治以君
而莅茲任所謂發於久試之餘者沛然其孰禦哉雖然
官或怠於宦成而志或弛於名立東廣地控百粵以之

四明文徵

卷八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殿南服君之所專者海道也夷舶商艘之所出沒珍貨
奇寶之所交馳任法也恐巽他虞徇情也將玩國憲而
又中貴有掣肘之勢有司懷苟簡之私可挾其所旣試
者而易視之哉步或蹶於坦途航或覆於安流固不必
九折之羊腸萬頃之彭蠡而後能爲患也君其深念之
哉操勤慎之心勵廉公之操以奠南服以保令譽於永
終歷試而益效天下大任其不行將重畀之哉予與君
同鄉同聽鹿鳴辱愛最深故於其行序以望之

送黃考功子和出守湖州序

陳沂

沂有友五人焉葵邱王欽佩安仁劉元瑞吳郡顧華玉
三人者家於建業者也南海黃子和維揚朱升之則仕
宦而至焉諸君子先後登甲科歷官郎署學以志行仕
以事著會以文翰友以德業雖會不能偕志罔不一前
歲升之守延平明年華玉守開封元瑞守西安今年子
和守湖州不三年而出守者四沂與欽佩念離合之無
期感友道之落寞燕子和於青溪之上賦詩爲別沂復
竊有喜焉夫四人者古之所謂良二千石也初元瑞守
紹興五旬而罷官紹興之民挈舟而泣凡百餘里既生

西明文徵

卷八 約圖刊本

祠以俎豆頌其功於石又悉政事具在方策西安之治
猶吾紹興也升之以文行化俗乃觀察陝右以育俊又
華玉當師旅飢饉之閒安民禦寇郡有茂績子和之志
行不後於三君其事功必不於三君爲劣夫觚者易頹
而天下趨於圓寬者易靡而天下趨於麗直者易罪而
天下趨於巧諸君子有道焉不能以轉移有制焉不能
以遷就有情焉不能以矯拂修之於儒用之於吏輔之
於友皆是物也故在內修其職在外立其政文以潤身
而去其凡近道以飭行而消其邪侈是以事能同功而

治能同效矣子和之行友道之行也離合奚念哉欽佩
聞之喜乃更引觴相樂與之醉而別焉

送邑侯徐東溪序

戴鏜

粵我皇上撫運中興厲精化理用成嘉靖之休嘗數語
詔宰司考視成制擇進士可任治民者參布寓縣既又
擇其治行以最聞者疏請徵入補給事中御史及部寺
屬員惟其材之所宜蓋至於今二十有七年而賢俊畢
庸海內康阜焯乎盛烈將黃虞亦靡讓焉甲辰之春永
豐東溪徐侯起家庭對不數月而出令吾鄞時松泉許

西明文徵

卷八 約圖刊本

公實爲吏部公往往以憲節行視浙東知鄞故句章甬東
之區在明越閒號稱鉅邑非才敏著聞者不宜居之而
侯惇大慈明乃屬之惠綏海鄉殆古大臣爲官擇人之
意歟余適需次京師因見侯語政通變執方詳於制理
之要與鄉人之在朝者交慶曰吾民茲有遭乎於是侯
至則講求利便審視緩急而興行之若銚刀發劔而支
節立解窮鄉遠谷湮鬱之情始得造庭而求暴矣會連
歲旱飢老稚待哺與死亡待瘞者日盈於塗侯請盡發
倉撫摩里無追呼民不重困令負耒盈野而耕者負販

盈市而鬻者則皆向所起溝中之瘠也日本島夷泛海求貢侯白當道曰貢不俟期非制也此必有利互市而導之者不卻之後何以制且吾疲民尙可勝供億之騷邪卻之比再至人然後服侯之明而戴其仁番舶頃市海上姦宄射利漸爲之根柢窟穴蠶蜚鼠盜遂忘畏忌朝議出大臣提兵制置部使者按行旁午以侯治素整暇屬之俘執訊讞之事侯謂民愚以貪死賄由失其防一旦根連波濫仁者寧不隱乎故哀矜懲艾悉當其情未幾詔下吏部徵侯民歡呼走奔將述德政鑿石樹之

西明文徵卷六

聖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邑門侯辭不許余諭於眾曰上知侯賢召還且擢置臺諫臺諫得計言天下事而利安之國家以德澤濡養羣生豐亨泰侈法制日疏民不力本而內窮於財外又得爲僭踰之事則表孽必萌乎其間夫君子之制政猶防之制水慮其濫注納之軌法侯治吾邑已見其端而遏其末流矣今天下所當深憂而並圖者寧無有大於此者乎異日有以裕民防海之嘉謨告於天子必侯也侯雖行豈遂忘爾民哉諸掾史以余知侯固以文屬敘其善政之大者以著民所以不忘之意

送都憲張公巡撫宣府序

陸 鈺

嘉靖甲申秋七月大同軍士告變諸邊陲戒嚴會宣府缺撫臣先命一人未至廷議謂宜別選才望大臣充之於是都山張公自大理少卿擢都察院僉都御史以往方命之未下也在廷無不惴惴懼已及公得報瞿然曰四郊多壘主憂臣辱宣力效忠此非時乎即起入拜命越宿而陛辭再宿而就道公神閒氣定義形於色輦轂之民環道左而觀者如堵其小人踴躍相慶曰壯哉公是行乎吾儕恃以無恐其君子欣欣相告曰難思其奮

西明文徵卷六

聖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勇也食圖其報忠也功赴其會智也忠勇定內智以謀之靡弗濟矣公之門人吳君汝瑩輩聞之特以告公公曰小人之言夸而鄙君子之言侈而不規諸君何以告我眾起而言曰昔周之仲山甫保躬式辟爲王喉舌東方之役宣王不得已而遣之願公祗山甫之德以仰副明天子之休命唐之郭令公身係天下安危吐蕃回紇之變微單騎一見幾不可爲願公樹令公之望以鎮服反側之心宋之富文忠公奉使契丹事亦危矣虜廷數語圖勢賴以丕振願公培文忠之志節以張廢墜之紀

公受且遜若不敢當者眾復進曰昔公爲御史按吾浙也值寧藩之亂璫鎮陰爲應援浙民洵懼變公入則陳忠義以挫其志出則練兵戎以撓其謀從容回幹不動聲色而兩浙安堵如故公自以爲視數公之業何如而謙謙然猶若未滿也今日之事固知非公弗克我皇念舊勳以責新圖毅然挈以付之爲公之計無亦如在吾浙而已矣抑不知今之宣府視昔之全浙其勢爲孰強鄰之寇視大憝之在蕭牆之患爲孰近可名之賊視謀未發而難動者其機爲孰危大府中丞統戎幕操節制視御史之職爲孰重施爲難易之間可以卜公勳業矣然則公於數公奚足多讓而人言之足徵也可謂其夸且侈耶公無以應遂命余次第其言書之

送張維靜赴南都膳部序

王相

張子之登進士也年甚少剔華就實未其時也而懇懇焉爲先民之學矣抱璞葆真性靈內映曰吾不欲爲後世之多言也定慮澄神掩躬自完曰吾不欲爲後世之好動也王子者其友也而懼其流之罔衷也於其別也相與論焉張子曰甘泉子其知道乎曰吾相與子默成

四明文徵

卷六

約圖刊本

於道矣惡乎言惡乎言王子曰夫亦辨而默者也辨而

默其默不爲容默爲辨其辨不能窮一於默也斯暗矣

張子曰默而成之也謬乎王子曰變而通之矣暗噫者

弗克也明辨者以求行也辨不明行不可得而篤也詳

說者以求約也說不詳約不可得而反也孔子欲無言

矣爲賜之多言也其於同也終日言而不倦矣所貴乎

洪鐘者叩而鳴也啓蟄不雷氣斯闕矣吾與子惡乎無

言惡乎無言言而無躁千百言寡也斯其爲默焉爾張

子之爲膳部也閒閒而無事也今茲往矣靜斯極矣王

子曰靜而靜也不若動而靜者之爲全也動而靜也不

若動不動靜不靜者之爲神也目者以視也致明者不

必絕色也耳者以聽也致聰者不必絕聲也躬者以應

用也致靜者不必絕事也故君子之學動以養靜其靜

也貞靜以基動其動也果貞者體也果者用也合內外

之道也道合而迹離時焉爾矣雷在澤中靜而時也天

下雷行動而時也其靜也不可忒其動也不可測一乎

靜也膠膠而眩矣張子曰王子之聞異乎多言則淫不

言則暗過動則愆過靜則禪吾烏乎適從吾聞留都多

言則暗過動則愆過靜則禪吾烏乎適從吾聞留都多

四明文徵

卷六

約圖刊本

攻陸氏子靜之學吾子之言似倚之願往而咨焉以爲報也

送萬侯視浙闔序

陸 鈞

萬侯民望視浙闔人曰侯少而銳也克諸侯聞之蹙然起曰有是哉亦老而諳者之克也銳之言也者非也且夫寡更者聞於務勇爲者躁於謀余惟是懼弗祇承天子之命一日持以告予且謀焉予曰子識兵不聞兵家說乎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又曰銳兵挫銳戒師老也夫人少則朝壯則晝老則暮氣盛衰亦隨之故銳也者

西明文徵 卷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氣之精華果確不挫於物者也配道義弘功業斯其用矣世俗下趨委靡相尙余方憂銳之未蓄子以銳爲非耶侯曰吾疾夫世之靡也守進銳之戒耳余曰否天賦之謂材人成之謂能用不善則銳咎用之善則銳休存人焉耳今夫鏖鄒干將天下之鋒莫銳焉斷蛟龍馴犀革排紛堅而不闕與折者煉之火淬之水磨之石矣故君子懷負利器非致遠之難不善用之爲患且子將家英也續言力學博藝洽聞髫年而聲振戎幕旣則校武以興技日充以長韜日精以究大司馬登序漕司之役

宿蠱盤結能舉者以拙退介入者以汙出子獨洞察利弊剔伏舉遺無纖巨咸當故不三年塞者通墜者飭之者饒絕者繼困者舒盡閱歷之智深矣今茲之命蓋效

而後用也宜若易然吾子猶若是歎焉如弗勝者君子曰養能於拙以慎出之含章於晦以厚發之善用銳無若子者而奚闇躁之慮耶雖然鷹揚之師以耄舉伏波之勳以晚著吾豈樂少銳厭老成人哉謂世無老成人久矣亦無蓄銳之土耳其故曰少負奇偉之氣則壯立剛特之操壯立剛特之操則老著磊落之功完其銳弗喪其所謂精華果確者二公可幾矣奚啻折衝一道者之克哉侯迺起謝曰銳之言也者是也吾將從事焉遂書以贈

西明文徵 卷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六月西征詩序

陸 鈞

嘉靖癸巳夏西蜀蕃部弗靖邊徼告警天子軫念曰慎選撫臣以往於是用廷臣薦擢山東左轄南潯楊公爲副都御史命曰惟飭兵戎給餉餽惟爾謀用臧惟哉在威柔在德爾惟相厥宜惟副將若藩若臬闔內外惟爾制之則又馳驛使諭曰往哉式邁毋宿朕命於是公卽

日戒行時維六月溽暑炎熄沸蒸諸大夫同事東土者咸爲公留行曰蜀道遠哉艱矣轍無少停乎公曰斯君命也我弗敢稽且夫勞吾於鬱燠也與驅民於鋒鏑也憂孰爲大焚溺之拯也與行役之恤也事孰爲急於是公遂行行之日余從諸大夫出饒郊亭公曰何以贈我余迺起而言曰昔馬伏波之征交趾也盛夏屯田合浦將士至穿石窟以避暑瘴然卒底平嶠南勒功絕域公是行得無似之乎公曰定志立謀以干時主惟是往烈余弗敢失墜然而善言必再余迺再起而言曰昔諸葛

四明文徵 卷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武侯提兵南伐五月渡瀘威懾諸蠻功昭後代公是行得無似之乎公曰惟竭股肱開關險阻余弗敢暇逸然而善言必三余迺復起而言曰昔吉甫匡周六月啓戎薄伐玁狁王國斯定公是行得無似之乎公曰惟有嚴有翼實奏膚功余何足知斯然而善言至矣迺再拜授簡於余曰子爲識之余惟伏波壯矣以垂勳策勳武侯忠矣以偏安定績吉甫文且武矣以中衰起祚今南澗公宏偉博達經營四方且當強富之年處全盛之世際熙明之會而叢雨醜爭點不如徵側詐不如孟獲內侵

非若朔方自恆情度之若無足爲公慮者公迺聞命就道志激而義形食處不遑息勞暑不遑避則公於數君子雖遇若不同而其立志之壯秉心之忠文武之不廢非所謂思齊異代者耶昔公嘗倅敘州守成都飭兵建昌蜀之山川土性民俗政理夷情蠻態閱歷已素而其部落酋黨稔知公名聞公且至將稽顙納款惴惴恐或後其不然者禽獮草薶傳檄而定也又何足煩公之慮哉雖然公負中外之望久矣明天子簡注深矣西事且竣蜀鎮不能留公也易之解曰利西南有攸往夙吉

四明文徵 卷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今日之行有焉詩曰肇敏戎公用錫爾祉行將爲公頌之

送惠州郡守顧君序

陸鈞

濱海南凡數郡惠以難治名夫地僻阻而易憑民驚悍而好逞憑且逞焉激以生忿忿斯爭斯訟訟稍不得其平則撞擔叫號殺越公行而不忌大愆之所由起也維昔守非其良控御失所俗沿而不可革治斯難矣今天子政不遐遺慎厥選得顧子於司寇之屬曰惟茲蠢頑實界之人曰顧子明習法比用適其長往蔑弗濟陸

子曰吾聞之伏斧以驅獸野無旋蹄張機以俟鳥林無遺翼夫法使人易避而難犯豈其為奔與機乎聖王之制政以宣慈刑以弼教仁義之術先後異施是故簡節疏目時有所置而不究非以崇奸也飭軌密防有戾必獲而不赦非以毒淫也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威是與焉吾未聞徒法之能濟矣顧子之為師也昭斷以剔冤析鑿以摘伏確守以貞度何者佐王之刑法為先政為後茲役也有子民之責政為先法為後若憂治之弗馴而挾其長以繩民奈何其不為獸與禽也相

西明文徵卷六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率投焉耳以禽獸驅民而莅其上其誰附我且夫蓄疑以待物者多拂情慮難以設防者恆過思拂情則尤生過思則乖起無平政矣操不平之政以理其易然且不可而況於惠乎雖然惠亦不幸而蒙難治之名矣其習則然非民之性也天下無不可變之俗無不可與為善之民易刀劍而牛犢化淫汗而識父子夫婦之道亦存乎人耳故曰無迎而拒民莫不與無望而畏民則無懟虛心者行政之本也恕思者布治之基也此之謂仁義之施乎顧子將勉之信然易惠之治而返淳無訟而化

理必自子夫

送戴君時重陞四川兵備僉憲序 王相

正德丙子余與戴君時重兄弟同舉於鄉迄今舉進士已居九十之半而任方面者甫二人一為掌科汪君子宿一則時重是也位至方面重矣而說者猶或歎焉非其端確之操碩偉之器諳練之才固不當以常資序進耶時重曰望且侈矣顧昔在刑曹魁士莅焉萃僚翼焉蓬雖不直麻扶之矣懼當一面之寄墜而下歸為諸君子羞若何界唐生曰易器而操用違其長因勢而導動

西明文徵卷六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罔不利時重歷主事副郎夙有令聞兵亦刑之大者以慎刑之心慎兵兵不戢耶傳曰刑罰不可捐於國征伐不可假於天下兵之不可廢猶夫刑也獨用之有順逆耳用刑而順刑非慘也是為祥刑用兵而順兵非凶也是為祥兵兵之不可不慎猶夫刑也雖然刑之誤壽於其躬兵之誤其禍無涯重則有聞矣蜀古梁州也以其強梁故曰梁以其險隘又曰益州險隘則其地可怙強梁則其氣未易平故王政微缺跋扈先起而中原大定始甘順附習之相沿久矣今天下恩澤洽政教修風俗

與化移易其異於古未可知也至於緩之則安激之則
 叛雖齊魯則然豈獨蜀耶武侯治蜀尙矣宋則張忠定
 公威以濟恩化賊爲民者也文定公靜以戢亂式和底
 寧者也今之勢雖羌戎輯懷寧無禍幾之伏有萌無形
 者耶無事而備畜威積銳應機而赴忽如脫兔時出而
 乘百一之變烈烈乎天下莫能當矣時重重集厥長爲
 蜀折衝豈獨憲度修舉而已耶同官葉君肅卿等僉曰
 足爲時重贈矣界唐生起而嗣言曰子與君同以易薦
 於侍御鮮公者也爲子啓公蜀之士尙有隱君子如昔

四明文徵 卷六

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時箴叟髻翁者耶求而或得之願以告焉肅卿曰真儒
 生之談哉控地千里馭兵數十萬符檄交焉簡較時焉
 烽埃警焉鵠立鷺列需決庭下饋櫛出莅事欠伸不免
 克休吏視晷昃未遑卽餐呼具孟籩就几席且舖且決
 暝猶跋豆旁睨舉燭張燎必竟乃止歸入私署麗譙鼓
 再報矣時重精明雄銳況天下事迎刃輒解以愚之屨
 庸狼劣不宜妄附議雖然諸葛之才偉矣躬較簿書猶
 矻矻踏踏不敢稍佚今將優游不事事從書生語耶嘻
 迂矣時重曰王子以文事而談武備予以武備而不忘

文事固無不可遂備紀其詳

四明文徵 卷六

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文徵卷八終

四明文徵卷九

清鄭袁 鈞陶軒輯

送張子行之僉憲陝西序

姚 涑

今西北諸鎮地當要衝朝廷備之甚嚴而承命以臨之者有大將有中官有總憲重臣列成數百里屯兵數萬眾事既有統矣猶懼其劇而弛也則又設外臺之佐二人以分莅其地而贊其功凡百戎僚務迺咨迺謀總憲者裁而行之所以飭武備而重邊防也歲在執徐家君視師榆林余以覲省至焉其地固要防也余進詣老將

四明文徵 卷九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問之凡敵之虛實將之勇怯地理之險易遠近卒伍之強弱聚散倉廩之出納贏縮今頗識其概然未暇議也比者吾同年張子行之拜陝西僉憲治榆林之西索余言以贈夫張子所治者邊事也余請以所聞告焉夫中國所恃以安者邊圉固焉今吾不能有其固將大入則瘡痍千里小入則剝剝數城即僅以數十騎至吾擁全軍而不敢輕與之角戰非中國之利亦已久矣議者或欲植榆柳以扼其馳或欲列劍戟以防其突或欲高塞垣以限其入若可坐而策也校諸余所聞則皆所謂

鬻餅之談也天以五材濟民用而邊鄙之所闕者三平

沙浩漫深沒馬足雖樹弗茂弗孳則木之為用寡矣短

兵相接鎧仗窳楛所謂鐵者必求之遠方而後足則金

之為用寡矣民多窟處以就耕牧寇猝至則立為魚肉

相與築壘壘壁以自固而求土在百里之外則土之為

用寡矣又其甚者遠戍無水而卜諸雨近郊無草而刈

諸塞邊民冒死以為生而為之上者顧欲以書生之說

施之不已疏乎凡所謂空言常談實不應聲者皆張子

所宜審也雖然在天者猶可諉也若今所謂人謀者則

四明文徵 卷九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吾又惑之甚矣夫論世則外急而內緩用材則內重而外輕士大夫自便其身而恥當劇任率以為莫勞於董徒役莫繁於司會計莫難於讞訟獄莫危於治軍旅一有所寄輒縮朒不肯任夫責之以一事之長而其言猶若此至於邊鄙之任則一人而四責備焉者也其難易不啻倍蓰而議者曾不知察何也張子之所治於四事之責猶重且專誠有非內地可比者軍吏不得其良輕於犯禁一切繩之以法則詐與貪皆不可使而跡弛之士誰其用之廩無終歲蓄吾嘗節其所施士恆不得飽

天或奪之歲則變且不測而庚癸之呼誰其禁之公私困矣又復時壤亭障吾日圖所以補其廢苦役之民至有甘心就死而不知歸者民不堪於役而舉烽燔燧之所誰其修之一鎮之兵僅滿二萬而騎卒則什之三四私財無以養其力賞格無以作其氣不戰而力已疲何以使之樂於赴鬪而空弦鳴鏑之患誰其禦之刑難於獨任食難於遙請役難於頻仍兵難於訓養而食之不給其患尤甚執刀筆者得以破勦勞持論議者得以輕事功此今邊鄙之深憂而余之所謂惑者也張子以方壯之年才與識俱贍於四方之任若不足以盡其用者然子未嘗敢以爲張子賀也夫因俗以建事因時以就功雖豪傑之士由之而時與俗之難爲用力則有志者恆致慨焉張子宜何如處力之所及則盡謀時之所撓則盡議必使在內者知在外之重而後邊事可漸理也不然慎己免咎上下相蒙冀其無事以幸爲常而邊事日趨於敝矣張子豈得以寧處哉張子聽吾言而思之其是與非必有犁然於心者矣余於張子深交也不敢淺其言故過而道之以爲今籌邊之助云

四明文徵 卷九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黃黎洲曰明山文甚可觀其在翰林嘗輕文衡山錢氏以爲後世但知有衡山何曾有舉姚涑姓氏者乎其實不然衡山之風流固不可沒使盡人而學衡山則成一浮華之世界矣明山有驅除錄明初僭國之史也今溪上人無知之者又何怪夫錢氏之論乎

贈秦敬夫宰萍鄉序

姚涑

昭陽作噩之歲吾邑舉造秀之士凡十有二人而秦氏之雋乃有三焉曰敬夫氏曰懋功氏曰懋南氏未幾懋功舉進士爲侍御懋南亦舉進士爲秋官郎相與樹厥聲猷以鏗錡振耀於時而敬夫獨抱藝以困以闕茂之五月拜萍鄉令敬夫內邃而雅外柔而莊子每善其人予意其奇於數而整於才是宜有怨志因造而慰之敬夫曰絲一也爲繪則賤爲錦則貴勢固然也吾之不得躋膺秩也其奚怨之有子曰楚之璞齊之瑟魯人之冠屢固世之所求也其或棄而不錄豈藏器者之罪哉物各有所遭也是故北宮以德自媿西門以命自矜未易以厚薄論也子何歎之深乎敬夫曰濠魚并鮒不可以量於江湖乘雁雙鳧不可以觀於渤澥吉也縣才未技

四明文徵 卷九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未能自異而使之居北里之任吾其爲魚鮒鳧雁矣其誰能見異乎吾是以懼予曰子獨不睹夫馬之在廐乎方驚驥之雜處也飲水食芻嘶鳴蹄齧求其相異者寡矣及其引重車取夷路策之不煩御之不勞一頓其轡而千里至焉然後驥可知也今銓曹之處子也以萍邑萍固大邑也邊於長沙南夏之所取道焉者非得才以治之民不勝敝也而獨以屬之子固已卜子之良矣且子聞之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區而不可不爲者事也子誠不憚此爲之除煩解燒鋤

西明文徵 卷九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荒剔蠹恤其疲癯而遂其生息萍邑其有不理乎濂溪周子監稅於邑之盧溪後人尙仰而祠之今敬夫政繁而位尊非監稅侔矣苟以周子之心爲之則絃歌其政俎豆其德澤可旒名可起也安知無孫陽者出以空子於羣哉敬夫曰吾今終身道然知道之不終困也因書以爲別

送陳若實僉憲廣東序

姚 涑

國家常賦之外有屯政有鹺政皆所以佐軍儲也二者利聚焉其長吏惟貨是贖歲久滋蠹法訛益奸上下交

病未之有改也以今天下皆類此而廣東爲甚乃設憲臣以統之夫錢穀刑獄藩臬各有攸司而獨此屬之持憲者何也蓋威重則令必肅責專則績易成是故有罔有違我則繩糾有冒有汚我則收舉有偏有廢我則釐正有惰有頑我則督察非志礪冰壁而氣挾風霜者未易振斯職也今年莆陽陳君若實以才雋聞於時由夏官郎僉廣東臬事領璽書以往凡屯若鹺惟君之治簡任之意亦良厚哉夫取諸民以養兵不得已之制也民不能給而取諸屯田甚不得已也屯不能給而取諸

西明文徵 卷九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鹽利尤甚不得已也爲此二政使官享其人下樂於供亦一時之善制也而今以病告豈法之弊哉任事者之過也余聞之以利濟欲者其入必耗以利樹名者其取必刻夫利者民所爲也以利取人而又奪其有利弗獲而害復加焉民烏得不病然法不可更也故號能吏者巧爲趨避必求其盈逋稅不登責之如初溷濁不禁責之如初便文自營民以盡病而未流之弊猶未知所底止也國家任法與人其意豈若是哉夫屯營之卒罷於役官不能自爲稼也裨販之徒困於征官不能自爲輸

也惟屯之長與販之私者利焉是必有殿之者矣咎當誰任哉求屯之實去其害屯者可矣求巖之美去其害商者可矣去害以收其利匪君之賢其曷有緒廓百年之弊而惠一方君其勛哉君之僚友咸屬望於君者也謂余之言信然其出祖也遂書諸贈言之什

贈郡伯瓦屋高公入覲序

姚 沐

吾郡爲兩浙望地前後得賢守比之他郡獨多而近歲吏數易以民譽著者視舊若稍減焉余嘗求其故以嚴辦取快者或寡於恩以強伎爲能者或偏於愛以和易

四明文徵

卷九

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容物者或濫於所與以廉謹自守者或不究其所施政既失平而民被其殃此民譽之所以鮮歸也疲民嗷嗷無所恃賴者凡數歲矣邇者西蜀瓦屋高公公次以天曹之英來守吾寧乃監前人之政而爲之斟酌損益與邦人宜之敦肅風教勞來孤惻剔厥根節磨厥頑鈍剖厥紛拏燭厥幽伏疏厥蘊積蕩厥煩苛期年而政通邦人咸欣欣焉嘉靖七年夏余上疏南還入吾邑疆耕者植耒漁者鼓柁樵牧者弛擔釋負行歌之聲相答也余見茲人之樂於爲生也出而訪諸列城則皆猶吾慈也

余因揖郡之黃髮而問之咸曰子尙未之知乎向者歲

有禮診民阡於危亡而莫之省憂自吾郡有賢牧覃敷

大惠惠及耆艾吾庶幾有雞豚矣惠及童稚吾庶幾有

襦袴矣家濡戶給幸與古之渤海潁川者同城如之何

不樂余於是歎邦人之有父母而喜民譽之復見於今

日也是年冬公將朝京師民競趨而前至攀附車下若

不忍公須臾去也者典舶趙君儒輩相與餞之郊因屬

余以言公爲天子遠吏殿我海邦惠化已流績用已章

觀風者疏薦其賢天子固熟知公名矣陸見之日天荷

四明文徵

卷九

八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子當問公治狀必以遠方之疾苦爲對方且膺茂賞戚鴻施亟還公於寧以終惠我邦人願茲祖席未可置之戚也雖然公出入兩京積有令聞操履之凝峻識度重宏深學業之精醇才猷之沈敏風韻之醞藉士流推天久矣然則公之所長宜不專以政事求也夫一方於之下孰大寧上與朝廷孰重有如廟堂登賢留公而用客誰則慰吾寧人之望者此余所以爲私憂也於是坐於樵然有作而復者曰吾聞諸子華子松柏茂而陰成於林塗之人蔭矣某也實庇公之休公往不復吾何所依

又有作而復者曰吾聞諸揚子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
惟江河也公雖往矣其波及寧土者吾時得沫而濡之
吾又奚憂余從而諭之曰言松柏者私公之愛者也言
江河者怙公之德者也言則似矣然皆未足以知公之
大也獨不觀諸公羊氏之說乎泰山之雲觸石而出不
崇朝而徧雨乎天下百物滋焉公志與泰山同余願治
寧之膏澤與天下共之若夫士女之瞻戀僚友之睽違
余均是戚也雖每懸諸表蓋未敢爲公告也

送虞山陳公原習赴海陽序

姚涑

西明文徵 卷九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余嘗及見孝廟之盛簡用賢雋以布列庶位進必以德
舉必以時事揚必以言非是而倖升者則上下棄之是
故上不失才而治道隆下不失身而士習美自權璫有
瑾而或附之以踐台司倖臣有寧而或馮之以握兵柄
讒夫有洸而或假之以秉銓衡尊沓相傾崇奸用器所
謂難進而易退易祿而難畜者風斯泯矣余竊忿之而
求其可以障頽波挽薄俗者誠未見其人嘉靖丁亥夏
虞山陳公原習擢南京太僕少卿公弗拜薦遺榮養素
之士凡十餘人請以已官讓之疏入忤旨乃使公典故

於海陽余造而唁焉公殊不爲戚頃之買舟南行余於
是知公之賢於人遠矣夫子之所不能喜者奪之所不
能怨也譽之所不能樂者毀之所不能辱也公自舉進
士拜兩京御史積二十有六年矣今之用人者論科第
之先後計資望之淺深敘年勞之遠近采聲譽之高下
一時臺省之在下僚者舉莫先公使公少貶以徇時則
橫翔捷出宜無不如意者公顧讓而弗居以卒就嶺海
之行此無他公惡夫曹商之得車右也寧遜母競寧拙
母巧寧躡母蕩寧約母華海雲蕩滴公往若夷使凡不

西明文徵 卷九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義而貴無德而祿者聞之慚且沮焉此公所以抗疏而
不悔也語有之道勝於己者物不能亂奚子奚奪奚譽
奚毀公固有以得之矣是行也夫安能病公余辱交最
晚雖不能盡公之平生而亦嘗得其言之概公欲戒
詭隨故其所持多違俗之操公欲徹循默故其所陳多
矯物之詞前乎此犯逆鱗者數矣公內斷於心蓋非偶
一奮以忽遭此嚴譴也今又嘗感公之事以方之於前
史李幼廉之爲并州也自以爲不作儀同更覺爲榮孔
溫業之求外官也白敏中以其不肯居朝廷至相戒以

須自檢點真德秀之拜起居也語劉焯以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有不為從官之人公潔身以去固無愧於幼廉矣然操用舍者孰可以為敏中審出處者孰可以為德秀余因是而哀叔世之難悟慨君子之無徒不獨恨吾力之不能還公也

贈陳石卿尹楚瀏陽序

姚 鎮

陳子石卿令於楚瀏陽姚子惟東其友也集賓客以祖於都門之郊酒酣咸曰陳子之行也宜以言於是坐客有為蘇卿河梁之曲者其聲鬱以紆陳子曰美哉思之

四明文徵 卷九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深也有為潘岳北邙之詠者其聲迫以道陳子曰美哉懷之戚也有為張纘東陽之歌者其聲越以揚陳子曰美哉情之夷也有為龜蒙尊酒之唱者其聲壯以激陳子曰美哉志之遠也客曰情其盡於此乎陳子曰未也吾方有官守詩未之及也烏謂盡於是姚子引觴進曰詩以言情亦以言政也吾與陳子昔嘗學詩矣誦詩而不達於政君子以為恥吾請執詩以論政可乎陳子唯唯於是姚子為之賦宛邱為之賦菁莪為之賦七月既又為之賦洞酌又為之賦抑之八章賦既終客意有未

解者陳子拜曰楚之政苛言碩鼠懼吾治之煩也吾豈敢忘簡楚之風巫宛邱之俗近之吾將革其滋也吾豈敢忘正楚之士荒於文菁莪以勸吾之育材也吾豈敢忘勸楚之田稼事弗修以遺鄰壤之穫七月以厚本也吾豈敢忘勞行此數者君子之政也弗茲以豈弟政或曠於成是故非洞酌不可豈弟行矣政教章矣民始化於德民化德也者治之終也道之極也子之況我也茲厚吾敢不拜況客皆起而揖曰知陳子者惟子規陳子者亦莫如子二子之交也惟義之懋故陳子之往也姚

四明文徵 卷九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之語無私焉

贈汪子擢守永州序

陸 銓

都水在工曹事獨煩而掣肘不可行中官奉尺紙下公庭大司空捧而課輸於民惟謹日運月納罔敢後亦罔敢會計其餘汪子自南戶曹調官來事事乃歎曰明天子在上宿弊尙不可一洗而清乎遂隨事具奏出納惟稽濫侈惟節贏餘為會估辨值閱數月內無罔索官無虛費商無冒貸吏無橫需大司空曰才為朝廷節省浮費歲以萬計如斯乎乃嘉靖庚寅八月汪子出補永州

郡大司空若失其左右手而汪子亦若有不釋然者其友陸子聞而歎曰嘻志期於終事期於成汪子於是乎不可及矣夫王良御千里之驥將犯羊腸之險豈惟眾人拭目視之其範馳驅清節奏固欲一逞其技於拭目之際而乃易以他馬使之中道解轡王良將不扼腕歎息者雖然尙不免拘於成事而不達觀於天下者也汪子以今日之弊獨在工曹爲多乎舍工曹之外其救之當如拯焚而不可少緩者又無甚於工曹乎昔人好閹人之窮而振之出門見羸衣糲食者卽出所有以恤之

四明文徵 卷九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行至途中見無衣無食者又罄所有以恤之行至國門之外見菜色將仆枵腹餘息者思所以賑之而且無其具矣工曹之弊得無猶在羸衣糲食之間乎天下之事去京師愈遠則其弊愈滋永州介在蠻夷之中供億之費竭於禦侮畫一之法廢於徇情俗以悍慄起爭民以皆廢失業刑以羈縻改律賦以逋逃減額湖廣郡號稱難治者必於永州屈指焉夫見羸衣糲食者日欲罄其所有孰若活菜色之孳生枵腹之尸其功爲多乎或以之告汪子汪子曰達於趨事而忘情於既往者斯言也

乃受軸於陸子禕之書所言以往

贈沈子任鳳陽節推序

陸 銓

鳳陽古鍾離之地崇山急流蜿蜒經緯以負奠江右寔肇造我國家龍興其微道直廬明宮神寢卓犖諸夏所以開帝功昭王業者有遺思焉沈子以鄉進士筮仕分土拜命典司郡刑抱班馬之才睹河洛之勳出擁入休攬衣褰帷子知沈子必有所感以自適也不亦休哉刑者例也一成而不可易者也湯沐之地根本係焉惟厚生禦侮往往匹紹都畿日不忘草莽驅馳以承綏祐培

四明文徵 卷九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覆庶幾根本盛固達之四方垂之萬年弗削弗竭也況從而刑之乎況刑之有不得其當者乎沈子蓋惕然以思弗得易易者矣郡刑徒役以上不得專制兩造未備具情以請上官以意授之輕重出入受成而已子從司寇郎後竊知治獄之道蓋獄無有弗明弗明自上始以直疑人則見其言貌皆可憫恤而涕泣者以曲疑人則見其言貌皆可疾惡而懲戒者若慮重違上官而以意向遷就其又何底極乎聖天子明禮樂昭綱維懲詔禮飭分守上官按屬不得以非禮駕馭下屬趨事不得以

□□脅承夫尊卑太別則情壅威權太盛則令專寧負民怨毋違上情實刑罰不中之所自起沈子授新秩遇明詔執法以伸直守職以伸法子固爲沈子慶所值也以風陽根本之地而得沈子之剛明仁恕者子又爲鳳陽慶所值也是爲序

贈羅后江香山之任序

馮震

后江羅君之再令香山也一日造東厓子之廬曰治無定形政有常體令鄒之政不猶可行之香山者乎余曰可矣而猶未也體其常也用其變也風土之異尙而習

四明文徵 卷九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俗之易趨也君不見夫水居者之安於舟陸居者之安於馬乎二者或背焉吾未見夫陸之人見舟而謾操水之人見馬而善馳者也爲政之道何以異此夫鄒孔孟之鄉也去古則遠而聖人之教化猶存民皆遵信重義有勇直不屈之風無儂薄喜夸之習故其政也德行而威不勅亦足以治若香山則異之矣孤懸海島之中民多負恃雖文獻駸盛於今而健訟日張珥筆懷牒者百十爲曹鑿空扇虛強智莫詰又俗雜五方利於販鬻胥吏舞文盜賊如織風靡靡而不可救則香山豈善治之

地而可以鄒易之也子產曰水不如火此寬猛所以異用也崔寔曰梁肉不如藥石此剛柔所以異德也今徒煦煦然曰德矣而義正之道衰將不保好惠慝乎又徒號號然曰威矣而然育之道塞將不密法張禁乎偏之者皆非也然則今日之政亦曰火不可無耳豈真水之不如哉亦曰藥石不可無耳豈真梁肉之不如哉虛詞枉牒之蝟興於前也吾照之以明決而不可豪右之所奪狡胥黠吏之旁午於左右也吾莅之以莊毅而不爲視聽之所移荷戈列刃之縱橫於海濤也吾督之以公嚴而不爲貨賄之所疚毋紛攘以疵善良毋峻急以赴期會毋矯抗以干名聲毋措取以濟緩急毋縱濫以市恩私則庶乎寬不至弛猛不至厲剛不至亢柔不至懦威威也德亦威也德德也威亦德也而於香山何有乎况君世其業者也大父武選公宏才博學仰頌至今父憲副公尹婺源爲賢令按雲南爲才御史茲東廣又憲副公經略之地而君昔從事者也培先人之積以淑其身大前日之政以澤其民固易易爾而何言乎香山也然則君可以往矣君曰善客有贈行者亦曰善遂書之

四明文徵 卷九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以歸

贈東沙張先生陞雲南按察使序 陳東

國家既外建庶官而又置觀察之使以詰疏糾衰彈肅僚庶與內臺埒至隆重矣說者謂使之不重自撫巡始有御史御史大夫內出巡撫而觀察輕有撫巡奪之權而觀察使不得其理此殆不然院司之臣得比肩事上以展采眉事非相軋也制得相覺察非云使有避也今諸為觀察者不惟掌故本始率謙謙厚自退抑又其甚者日具文案辟睨兩院閒幸其出可否而因有所傳決

四明文徵 卷九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愚民一不幸陷之罪即鉤擻况比至累日月不決而大吏猾豪作姦衰受賂賄乃推避不復問此何為也夫以尉丞以上聽訟決獄之官非少設也今至郡邑之長反不得專聽民閒鬪爭訟而觀察使乃纖纖競錐刀親微細一切豈制乎今上皇帝既重茲任下令若曰諸按察司非嫻習法令曉明典刑者弗得他有所授意微遠矣會明年滇使告闕乃以東沙張君往陳子曰茲其為觀察使乎積靡之風不能以虛起反正之漸非可以苟能夫使抗義引方以爭大體而式有位類非凡眾之所能

也使君具明哲之性懷耿特之操潔白公清義不苟合有其本矣往由郎署出視學憲江以右學士翕然向風焉視兵刑即清兵刑參藩政即名出諸藩使乃今其不為名觀察乎滇南去聖人之庭萬里矣禁網闊遠桀猾亟為奸宄雜連邛棘駝笮諸氏其人好阻兵而有丹碧金石珠貝之饒吏無廉政而監於此者或乃自他於中郡其守易撓而其志意易回也此又何暇與論繩墨之外哉詩云彼其之子邦之司直非張君何以稱乎敢因同官之請序以為贈

四明文徵 卷九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理財篇贈戶部主事賈君

范欽

邑令近舉賈君遷戶部主事當行慈令劉君奉令李君以僚友誼屬言曰子何言賈君職司財賦即以司理財商權可乎成祖定鼎北平歲運漕粟四百萬計上共乘輿百官六軍之用諸邊亦且屢有請發以充兵餉時方內而營建外而征調費甚煩猥皆仰給度支不聞有所窘縮用是宇內寧謐士馬精強府庫充物貫朽粟陳而民閒亦無橫斂坐享豐阜之樂至於弘治之閒號為極治邇年以來京通諸儲不支兩歲而司府積聚亦且罄

空雖稱西北防虜東南備倭計其所費猶不如國初之
夥闖一施措所司輒以乏告遂殫搜括之方廣輸納之
路百官獻俸齊民增賦蓋前此所未聞者至令下廷臣
上議無慮數十均效犬馬之勤而竟鮮涓埃之助其故
何哉蓋嘗究觀明興二百年於茲矣聖君賢相昕夕圖
維財源利孔蓋已神詣而力闢豈復有遺漏之隙足以
開拓見聞所患者特流之末節耳夫漏卮非滄海可實
野燒非林木能供歲入有限而出顧不費無惑乎用日
以蹙斂日以急也聖明在上斡旋化機宮府監局有可
減輸者乎部司郡縣有可罷徵者乎官軍廚校有可汰
除者乎京用邊餉可有稽核者乎藩封歲祿有可疏分
者乎無名之需不急之務有可釐正而停轍者乎在在
而綜之事事而度之德意流衍人自向風帑藏何懼不
盈經費何懼不給邇者詔光祿月以出納數聞中外檢
飭費省十九斯非較然明徵耶佇見講求節縮之命亟
下所司賈君忠亮時論共推而況會逢其盛必將從與
大司徒昌言力行以贊中興之治今不負吾民其肯負
吾君乎二賢蘊匡濟之略奮慷慨之衷期於僇力共濟

四明文徵 卷九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時難固嘗奮發而欲披露者試以驗諸賈君當有契於
斯言

贈憲副吳公之山東序

范欽

吳公守吾寧之三年將報政會山東憲副缺上遂以屬
公蓋列鎮曹濮云范子聞之曰嗟乎公於是肩且鉅矣
天下之向背視京圻京圻之安危視山東而曹濮者又
山東所視為理亂也辟之審射必括而駕轅以穀神動
響赴誰能捐之乎國家定鼎燕薊囊括山川三面距胡
一面以臨中原控海內殆若建瓴重以列聖嗣興世擅
神武故有積稔嚙嚙而易慮俄頃令修於堂陛而風行
於萬里之外所稱狂夷黠寇逆藩悍將稍一蠢動應時
殲滅斯蓋伐其邪謀而制諸死命非一日矣故曰天下
之向背視京圻也北起臨德達於濟沛皆山東域內地
無崇山大川之限遼谷修塹之險而運道正值其中歲
漕四百萬鱗次櫛比坐闡望水稱辛楚矣脫不幸而有
萑苻之警扼吭附背非吾得專吾恐川坻懸隔咫尺千
里六軍萬姓懸命待哺朔易之閒未能高枕而臥矣故
曰京圻之安危視山東也山東故習格鬪稱易動而又

四明文徵 卷九

二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地瘠鮮積聚歲通相禪搖作並苦閒值水旱流亡載道而強者且尋干戈幸須臾無死矣此其大較而曹濮更號多事緣與豐碭商亳相犬齒固川陸之與區而戎馬之走集也曩歲羅女師詔之變震動齊魯亦足明已又黃河西注捍纔一隄由下窺上較若釜鬲歲日築塞疏濬之費民大稱困所司率檄郡集丁夫斂繒錢以相其役功未及奏而他所以決告矣斯曹濮詎有脫駕之期卽山東能息肩乎故曰曹濮者又山東所視以爲理亂也夫柄事者內鎮撫百姓外以消弭諸患其要在觀究

四明文徵 卷九

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天人之原按求今昔之略綱去煩苛選任良吏勞來長養與民休息遂其井廬室家之樂而作其親上附長之心將緩急惟吾所須斯稱善治主上瞻焉東顧擊以昇公夫亦以公之善治吾寧也公性慈仁屬念時艱至卽問民間疾苦及政所便不便狀而輿罷之犁然當於眾心卽以盜與水論吾鄉田本下下率藉水滋漑故事四列磧堰請射利者輒盜決民並苦之公親秉封鑰時蒞洩所入穀視昔頓倍地故有偷兒而謝境者稱窟穴假妖祠爲神曩莫或詰卽詰亦不力公下令並撤祠戮其

最不逞者餘令緣南畝無復恣睢斯亦烈烈若是殆冀遂召信臣之流亞歟語曰小古大遠視近由今所論曹濮之患蓋莫急於盜與水矣公以其治寧者治曹濮廓而大之涵乎無閒恢恢乎游刃也又況奉天子擊書行事得從便宜乎斯其效可前睹已公將行廣文周君紹稷攝吾邑事問言於范子因具論之雖然主上寤寐賢豪佐理中興行且召公矣

贈鍾陵毛侯遷白丞序

范欽

昔人有言時平則貴守文之臣世亂則用介冑之士嗟

四明文徵 卷九

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乎彼誠判文武爲兩途也豈其然哉古者寓兵於農寓卿於將平居握奇抱璞悛悛若處子至運籌發策或涉歷戎行咸奏膚功由夙養完粹其出無方詩曰糾糾武夫公侯腹心深哉其言之也後世儒者長視闊步抵掌今古靡究短長之故武人亦狃習紈綺庸鄙偷惰罔效尺寸此以彼爲俗夫彼以此爲腐儒二者交譏而治理謬戾甚矣嗟乎是豈先王立教與任人初意哉鍾陵毛侯起家明經年二十餘合象山象山當東南海隅鄰比島夷無城郭之守兵衛之防寇賊剽掠歲無寧月往宰

者率稱疾或失職罷免俟下車俄報寇至毅然治戰具
焚香額天與家人訣曰吾奉明命撫罷民誓殲力滅此
賊卽不諱汝輩善自裁無辱乃戎服躍馬率先督戰設
伏置奇與賊數十合大勦遁去於勗父老部分諸子弟
守要害觀變犄角始城石城立三水寨待糧造舟晝夜
戍守而又拊循勞來泣奠死事者重恤其後民感激赴
戰無不一當百賊相戒曰寧拉虎頭無犯毛侯威震海
上象山自此靖謐者七年范子曰余於毛侯而傷臣職
之隳也語曰雖忠不烈視死如歸乃人聞寇至率奉身

四明文徵 卷九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鼠竄曰眾寡不倫坐視其民魚肉糜爛而莫之省憂掠
取他功以圖掩覆偃然不疑由之弁髦其君不難矣斯
可謂忠耶烈耶封疆之臣死封疆耶侯被服儒生非將
家種也位不過縣令地不滿百里非有連帥元戎之寄
大都重鎮之憑也惟智勇兼資義憤激發外捍巨寇內
衛孤城卒使東南諸郡倚以爲重彼所謂文武吉甫非
庶幾耶余於是安得不傷臣職之隳也夫侯奕奕若是
卽使躡躡通顯風厲人人要非溢分而乃僅丞台郡豈
所謂功高者不賞盛名者難居耶嗟乎小者巨之占也

遠者邇之囿也台爲兩浙咽喉被山帶海首當寇衝往
歲黃巖失守瘡痍未起今仙居又在告矣主上重憫蒼
生亟圖鎮撫環視諸彥宜莫如侯與二華譚侯故寧屈
卑此官譚侯忠信毅敏往司留曹捍禦功與侯埒顧出
爲太守責在協心廓清大憝乃知遷龔遂於渤海徒望
之於三輔古今意見略同況他日由小陟巨從遠移近
茲當發軔乎侯往矣試質諸譚侯當以余言爲不佞云

贈大參伯槐溪孫公序

范欽

惟我郡越在東南巨海外環夷寇憑陵歲用爲患我槐

四明文徵 卷九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溪公昔守茲土靜正毅明剛大廉敏道化闔澤去有遺
思我皇軫念元元命由楚阜改董海防開府仍當我郡
我士民歡慶若初旣浹歲掄師練士繕城列艦待糧飭
械布謀懸閒眾諮而獨斷水戰而野守威行海陬晰乎
光明適我藩參知缺宰臣以聞我皇特用公補聞者咸
喁喁言或曰海島夷藪鉤連內地乘風鼓舶往來靡恆
我郡首嬰其衝展闊帶廣引吳翼楚茲小郡不足恤寧
而不爲他慮乎或曰困以時拯化以久漸今凶醜皆遁
馬牛放野瘡痍甫起流民漸歸庶幾望有歲年乃使辱

子失母旱農缺電乎茲行也我實恫之范子曰皆非也慮者之言遠而靡衷恫者之言急而寡要斯亦拘虛而昧通方之倫試論我浙藩諸省效政列郡尸化其選重矣控扼蠻夷屏衛京圻其區要矣輕場寡持靡誕成風其尙鄙矣趨鶩未作恥緣南畝其力惰矣歲輸百萬遙給京師其財殫矣故非剛大不足以任重非明毅不足以握要非靜正不足以祛鄙非敏不足以起懦非廉不足以阜財此數者公之所兼擅而特出者也望治則寄隆才鉅則畀厚造化以栽培篤物哲后以勸相官人道

西明文徵 卷九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而已或曰皇上方奮怒南征任使越格公誠才賢提督巡撫諸任何施不可而顧僅僅若此耶范子曰內外一體緩急異地故救民所以弭盜儲材所以畜兵寇攘侵尋所在轉徙脅從者流頗爲敵用循而不改其勢必至子外構客兵四聚坐食縣官供億不支徵發蝟集靡有稅駕之期其勢必至於內潰故善治者休養生息將以救民開導樽節將以畜兵審畿酌勢非苟然者夫弭盜而不先救民是欲伐病而不知養元也畜兵而不先儲財是欲枝茂而不知樹幹也亦異乎吾所聞矣在昔

漢代信越徵兵而饋餉畀何彭異卻敵而拊循屬禹斯蓋籌於內外緩急之宜者也假令公握重權都臣鎮財不適用民不附上欲以培植化源削平外慙難矣用公者亦安能釋此就彼不爲深長圖乎或者唯唯會吾邑夏侯徵言於范子具以是述侯曰吾今乃知公之行誠皇上簡寄之專宰臣薦進之公也遂書以爲贈

贈象山尹毛鍾陵序

王 樾

匠人爲室利新不利敝醫之治疾不難於瘦而難於中乾何則其理然也材制定操繩墨運斧斤唯吾所裁心

西明文徵 卷九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適而手應氣至而神會投之所向靡不如意至於敝宮敗廬梁蠹而棟摧撤一則百搖易細則鉅傾其不睨視而與嚼者哉夫負疚者骯髒疴羸形奪而氣索其神居焉此可以措手蠹攻其上置蝕其下盤跚於膏肓之間而表固榮也嗟乎越人回車華佗卻走矣夫君子豈不願與斯民啣啣相望哉乘其敝且難而不可以卒諉則必求其理解之故當敝宮者先立其大則立者漸修療中乾者先治其本則其標不藥而自愈嗚呼爲治之道猶是哉吾象山東南之末邑也頻年大稔野多餓夫並

海寇攘桴鼓之聲達於旦不輟因之堂陞陟夷百度皆
圯若不得已則掃礫而聽政不可謂傲宮乎宦游者顧
景而氣奪伺隙者警餌而影集其淵洵洵其魚喁喁不
可謂中乾乎廣右鍾陵毛侯弱冠登科有雋才且負奇
氣聖天子知南東之多梗而尤吾象山遂命侯臨之所
謂居其不利而當其難矣侯下車慨然有與易之志曰
茲不治其綱紀不立而維繫故弛乎其表極不端而醜
雞斯集乎早作夜思左睇而右盼乃明職守簡胥役吏
抱贖聽命不得輒至前肅然定上下之體於是昔之盈

四明文徵 卷九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庭敝案攘袂而呼者稍稍卻矣乃謝請謁杜苞苴調陽
喬之爲近習者拒絕之於是昔之投閒抵隙磨牙而待
食者稍稍引去矣數月而法籙立將期而孚乃葺廳事
與諸廢墜者百姓曰茲微侯胡突焉成乎乃飭團保戒
守望賊不敢入境百姓曰茲微侯胡晏然乎乎今年初
夏不雨乃禱雨雨輒至民之東作賴以興百姓曰茲微
侯胡賚予以生乎於是昔之并日而食荷鍤而立者皆
稍稍帖席矣夫侯之令象山匠氏所興喟而越人之所
爲辭也願未幾而百姓翕然歸心焉豈有他哉知所先

後也文政日充虛有害無由不敗夫陰陽姦矣表極不
端則貪夫聚矣逸詩曰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
轡亦不柔志之塵塵取予不疑夫上之馭下猶馭馬矣
剛柔取與惟上之志也而尙何說哉天下之治莫先於
守令侯之治象山未期而遂浹借使存之以至誠持之
以不變孔子曰三年有成匪虛語也今天下多壘且虛
耗不啻傲宮蠹蟻爲災庶幾中乾矣安知非侯異時之
事哉或請曰侯之先公常通守寧波有惠於象山象山
之民故德之夫侯能因先君之惠惠象山又安知不以
象山之惠惠天下哉侯之治不懈其譽方日隆立言者
將於吾侯考世也是爲序

四明文徵 卷九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贈沅溪何先生晉貴州按察使序 王 樾
山陰何大夫爲江西參政三年銓部擬進湖廣山東按
察使已口貴州上乃可之或訝之焉王子曰嗟夫不聞
諸操舟者乎平津安流無所事嚴及行江湖則必擇舵
師託之何則其注重者其志危也貴竹地國初分隸川
湖雲南永樂間始別置省東阻五溪西距盤江南轄滇
中昔稱荒服今爲要區故雖度支煩他省不敢廢此其

勢可知也乃者小醜稱兵潢中持議洵洵聖天子明見萬里命重臣在察之非其時大有齟齬此何以作焉國家設按察使與御史臺埒大歸獄具並得會逮藉有兵事則獻功虜賊不關決不得稱便文故執平亭持節旌與地方負安危與百姓爭一旦之命者按察使也地多故按察使所繫大故貴竹今之江河而何大夫江河之船師也何訝焉嘗見操舟者以舟爲家孩則負匏長則習焉備嘗險阻故無敗何大夫少負匏從若翁大司空石湖公游四方青年登第初官蜀中泝瞿塘灩澦而上

四明文徵 卷九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出湖湘揚舲洞庭遷山東觀呂梁之濤徙關中探黃河之瀾乃涉江國又循黃天蕩泛濫於彭蠡之墟夫石湖公者艘艫大師也大夫少從之長而習焉又備嘗諸險阻矣持是循五溪閱盤江臨滇池之陰其濟奚難哉說者曰舵師當險心嘗兢兢焉故神不分神不分故耳目手足之應機而不亂何大夫臨事嘗有懼容臨百姓常有憂色王子曰知大夫故高而能降者天之道也卑而易流者地之則也戒慎恐懼彌久而有終者聖人之極也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兢兢之謂也大夫號沉

溪與王子有世誼知大夫景詳

送韓旋峯令興化序

袁燁

余慈邑句章鄭鄭之閒厥地鮮閔鉅山水然而蜿蜒尙洞滴亦奇麗可覽觀焉以故士之明經修藝文者後先相隨屬立名當世決於茲猶斌斌郁郁與海內英杰抗偉云顧頃年人士多以齊魯詩貴顯至通禮經振述者乃寥寥不數數見邑縉紳輒相與悼湮闕焉旣而嘉靖丙午旋峯韓子襄然以治禮魁兩浙明年丁未偕石南葉子升南宮成進士昇之治某置郡縣將以闡宣玄化

四明文徵 卷九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歎澤海寓韓子得揚之興化令比行鄉大夫祖餞於東門外韓子揖余而請曰吾懼罔克業茲官君乃獨珍閱不灑然惠德音乎余曰古昔守官導民之士表奇著聲名實純粹舍經術其曷能哉牒紀以往靡得而稱已漢諸學士先生文翁化蜀厥有春秋平當行河取諸禹貢焦贛典郡本之文雅彭宣司牧獲諸警易至杜君公孔安國龔少卿之屬此皆所謂經生宿學也藉於民社之寄乃廩廩焉發其素業便宜以爲治迄茲猶輝映焉夫經術適治古之人昭顯可徵睹若此如吾子得禮經之

精既已敷茂發榮不詭於古人矣由是而守道遵軌貞
教樹儀卽方行域中吏治胥蒸蒸日上嘉蹟也矧興化邑
理何有焉余嘗考漢儒之言禮者多由高堂生而魯徐
襄以善谷至廣陵內史瑕丘蕭奮則以禮爲淮陽太守
夫廣陵淮揚咸東楚地其俗剽悍輕揚其人民沾沾自
喜多易長民者欲防其淫而救其弊非禮則無術矣故
襄奮示之以禮乃維風淳俗勳名燦炳傳後禩可述稱
今興化固廣陵之邑而淮之密壤也吾子舉禮而措諸
治則讓德若大雅整之於身而施及蒸庶厥治行政業

四明文徵 卷九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將曄乎世儒莫可幾也庸不與漢材同堂而唯諾哉夫
通經而不適於治者謂之炙輶而畔經厲民而不繇於
禮者謂之索瓠以疏糾二者與耳食足持何異耶於是
韓子颯然拜手曰今而後乃知禮之足以宰羣動備術
之有大受也請序第所言爲贈

贈二華譚子轉南職方序

應雲鷲

象川子曰余讀儒林傳所云鄒魯之門其於文學若天
性然未始不怪其說之誣也以今所睹於譚子夫豈異
於所云譚子撫人也撫多文學之士自昔然矣余嘗浮

富春道貴溪南過臨汝訪求往哲其長老爲言吳陸曾
王讀書之處荒煙蔓草不可攬結蓋潯然涕也異日者
譚子之官南都過余晤語移日青陽麗藻翩翩然有雲
霄之思余曰茲非往哲之鄉人乎何取才若斯之易也
蓋私心重之乃其中不少概見目若營之氣若張之余
心固未肯下也越八禩爲嘉靖辛亥譚子復除北庫部
又明年余視庫部篆相與甚殷於是知譚子進矣譚子
天性恬澹雅好黃老家溷處紛蕩之中而泊然有以自
守視其目晶晶焉察其氣閒閒焉時時起余以黃老家
說其所操持固未見抵止其發明要領彰矣夫儒者不
傳黃老薦紳先生蓋難言之抒其大旨機在目禽在氣
頗若不類於聖人乃致虛守靜總之不詭於性命者近
是余於是到心焉撫人言多聞者王曾篤行者二吳潛
心陸氏彼皆所謂自得者若譚子者所謂吾黨成章者
非耶居無何譚子拜南職方員外或曰是果於靜者而
恬淡之逃歟將有所擇於世路也方今天下滋多事何
用黃老以自暇佚爲余應之曰不然職方氏古周禮之
遺也掌天下輿圖旣阨塞城隍險要除盜賊以寧民萌

四明文徵 卷九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大司馬以九伐佐王平邦國實與贊大機謀議責至重也我祖宗並建兩京控制南北宮闕之巨麗官司之錯事爲制同其所恃重於職方氏者一也又鳳陽陵寢江淮轉輸素稱要害其江洋盜藪風帆出沒與波濤浩渺不可蹤跡而爬梳之跳號奔突視羌胡乘障勢倖而力逾難其責重其勢難未有若斯之同也則又奚擇焉譚子往矣登覽六朝故墟指顧我聖祖開基定鼎之地弔問當時謀夫勇士求興亡之端講戰守之具北望神京其圖石畫俾長城萬里金甌無恙雖欲暇佚其將能乎

四明文徵 卷九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且余聞之黃老所稱述貴身治世其文多雅馴其緒餘奇祕往往見於陰符道德諸書所云神機鬼藏知雄守雌又鑿鑿中窾兵家率祖用其說譚子如通其術則吾不知其所進矣而可少之哉而可少之哉會諸僚友張祖餞別屬余以贈言余故備道譚子之進以壯其往

贈郡侯萃野周公入覲序

余有丁

余載囊直承明廬見天子肆覲羣后時凡四方岳牧各率其職入王所而奉天子大計則自我浙江始浙江自牧守而下若邑長吏若丞尉若諸掾文學守得差次之

上於天子天子詔太宰廢置復命侍中於殿上臨飭如上旨而擇岳牧治行有異等者賜燕於大官賜之纁帛鎡楮殊寵過庸是不爲閔鉅希邁者哉今上御極二年將舉觀典明郡周公以職敘往郡子大夫相率謂公以主上乘新政與天下更始瑩精太平儻開合宮衢室延見雜問上計長吏將陳說閭閻疾苦得爲不得爲之故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公當從後叩頭謝條其對以稱主上意則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公謂某幸得儲位爲郡守卽不能興化條有以自效亦勉思職

四明文徵 卷九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事簿郡中諸吏條其得失以屬上計而奉主上裁察蓋明之邑五而爲令丞尉掾者亦五類未必皆賢皆不肖綜覈吏治功當與簿合必名實相應者予奏言某也賢某也不肖不敢徇明並海爲郡地淳鹵無商賈往來不順於山卽順於渚今山出厲禁渚出嚴章氏無所聊生五月至六月不兩大無禾麥以奉軍興歲不下千餘鎰民且日憊予奏言請急省軍實薄租賦毋動搖國本民措指也理則理亂則亂惟屈伸其有奸宄也猶苗之有草也草易滋蔓滋蔓難圖予奏言請鋤奸詰猾以安善

良弗敢揚謗言野有荆棘聚糧者怨田有蠹賊望稼者
悲民憊矣豪復與民爭利利不在民而豪愈橫以故民
視貨若鳩畏豪若虎假使長吏縱不問是舍豪也卽問
之是操豪急也操不可舍不可政無所重輕是荆棘不
見伐蠹賊爲殃非所以任民也予奏言請抑豪以扶民
罔敢縱於是史丁在告有味公之言也曰公惟有之是
以似之矣公下車廩廩乎廉貪貞淫之化浹於境內意
在成就安全下吏而條貫詳備吏不敢欺卽無梗於貪
淫不職者人人問以謠俗民所便宜減損更徭十之六

四明文徵 卷九

三五 四明叢書

一約圖刊本

七必樞拊而煥休之母事操切適決擊擊而訟至立斷
較若持衡法訖威當不爲少阻而銖兩之奸無不畢得
使負擔者息肩咆哮者不敢入於里蓋公潔修通敏精
經術而溫良有醞藉故行縣未三月而民之服者如鑑
信者如著懷者如乳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如此公旣入
而引見主上有如陳對上退而察公所行知其所以然
必將曰太守勞苦是真能以廉貪貞淫之風興大化者
也公所得寵異當不後矣詩有之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語公治也沔彼流水朝宗於海一公以政治述於天子

也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語天子燕公以示慈惠也
子大夫聞余言述之以語公公曰惟力之弗舉其弗能
蓋惟邀惠二三君子疇敢不惟嘉言是服遂載書而行
贈揚州郡守衛侯序 余有丁

天下吏號稱能與良者與經術理道其用固有殊哉幹
局之士能因變以爲之通習於媵媵詞何捷給之巧以
自銜霍跡其所豎若赫然足表見也然網密文峻或越
職踰法以取名譽元元安所歸命哉彼謹身奉憲深惟
蒸庶之急者或才罔集事事叢脞弗屑於理卒乃乾強

四明文徵 卷九

三五 四明叢書

一約圖刊本

而寡味索竭而無光焉夫謾上者必侵牟其下化不一
究則上亦無由知將百姓所賴何若而矯虔吏顧託於
能與良以避課耶蓋嘗發憤思古之人而深有慨於漢
之黃霸霸明敏習文法見吏民間他陰伏以深參考有
所何察遺長年廉吏屬令周密至米鹽煩碎必親至覈
其實則俗尙嚴刻霸獨寬和力行教化而後誅罰此廩
廩庶幾君子德讓遺風焉若霸者儻所謂經術理道者
非耶乃今則見揚州刺史衛侯云揚古之建國也爲南
北孔道民不土著四方商賈必爭之區而監司部使者

察計簿首重之地自島夷多震騷繹境內徵調繁矣數
年比不登民匱於食流冗者眾時大水決淮徐閒橫溢
千里而揚以近郡被災蕭然剝膚矣過使客冠蓋相望
結轍於道早夜飭廚傳戒廩餼兢兢幸有阿望客未出
疆而疆侯以客至告矣此其為郡上下交困誠難為者
也而侯獨易之有幹局之才而能善用有謹身奉憲之
心而能究其所施余謁歸獲覽觀侯政民有質成者蠅
集於庭侯呼喻主斷卽大猾亦關口失聲不知所出胥
吏抱牘至隆隆山起侯握管而散之如馳諸使者曰幸

四明文徵 卷九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王命而苙之侯徐徐應辦靡不當其念除民所疾苦一
切裁省與休息更始篤癘無告者過以文理無失職至
於割盤根批大窾有傑鷲難舉之跡而聲光披拂矯然
足聳追今民恃以為命而上舉廉知其賢故地不必難
易在所用耳於是鄉大夫郝公欲有言為侯贈史余氏
曰自吏道廢闕焉不著於世久矣班固言儒者以經術
潤飾吏事馬遷言奉職循理可以為治由是觀之在彼
不在此侯精經術根理道故見諸施為蒸蒸如是卽遇
霸將瞪視之矣詎世之所稱能與良者足埒耶噫漢之

循吏多莫之數其知名見紀者獨霸數人焉侯其可少
哉侯其可少哉

贈郡理友石趙先生北上序

戴洵

異時海內熙洽民淳而事簡吏尙寬和為長者迺數年
來網禁稍弛俗漸豪俠而居官者亦頗溺其職於是更
務峻急以深文束縛人自守令子養百姓者皆然況司
理專刑獄董糾察代激揚者耳目乎寬厚恤人非時所
宜先矣然友石趙君之為吾郡理獨不然君之言曰理
之設將佐守用法為威重乎將恐罰或過當而為民平

四明文徵 卷九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也又曰今民有相殺傷者抵重辟而官或恣怒氣敵
撲人流血狼藉及桎梏囚繫累日時不為釋致民竟瘵
死或積衰病或廢痼不復可比於生人此所謂操牘代
刃殺傷殺人不以鬪爭者也而曾不自以為罪且笞罪
自十以上著於令不得少濫焉今人一不當意罪且未
應笞而更大杖擊之吾不忍為此也是以每訊獄必
反覆窮詰惟求得其情得卽以所宜罪者罪之未嘗輕
加一箠楚拘繫一人也而民被其訊鞠以出亦莫不曰
趙府君之麗人罪惟其當靡毫髮低昂也有赴愬上官

者爭欲得行下趙府君以爲幸君嘗攝鄞令事鄞之民甚安樂之親之逾於父母忘其爲郡理也其於鄉之士大夫未嘗不開誠款語然卒莫有謁以私者也其於胥史下人未嘗不响响拊循之然莫敢買法入少苞苴於橐中者也蓋君外寬而內明其明者不可欺其寬者居上之體宜然耳豈與彼惛惛爲縱弛者同也於是理吾郡未滿三歲賢聲茂甚銓部之徵書至矣行且爲臺省論議殿陛前不然亦當入天官署稱量天下士則其務醇厚持大體不以苛細格物不以許激市譽者當又何如也將行五邑之長咸丐言以贈敝邑父母宜山高君謁余爲之言謂余素不佞且雅知君也故余爲述其所異於俗尙者如此彼患不能舉其職而欲徒以操切起名聲者其亦可以觀焉

贈劉都督序

余寅

今總鎮開府劉公者蓋古所謂才帥臣哉往者劉公之起松潘而芟薙白草番也論者曰劉將軍偶遂之耳試復之未必能徼大幸若是旣將軍征九系大小三百餘戰盡還其陷地夜郎千里得劉將軍無恐橫江諸處所

四明文徵 卷九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寇大閱將軍討平之川南以寧論者又私竊村將軍以制羌蕪誠餘之矣易地而驅之則不爲賴矣乃將軍由蜀轉淮南時島夷毒內地欲扼吳絕饒道以睨南都勢猖甚於是將軍殲之盡又殲之於岑港於三沙則劉將軍又能以淮功矣又由淮入閩入百粵敗逆者張璉兵及鄧興陳明光等俘馘島夷無遺醜則劉將軍又能以閩功以百粵功矣所司具上之於是晉都督開府東南總鎮焉夫寓內稱師率臣者蓋林林盛矣總之不得齒於古者名將之戲下何以故大都通方者難兼量者寡蓋自古歎之也夫兵者危器古之人危用之胥管之乎機矣是故百酌而一敬則發之非時往之無當與樞窺奚擇矣故曰通方之難十舉而一覆則耳目乖應手足易處與凝滯奚擇焉故曰兼量之寡故方者兵之術量者兵之所爲用也遂哉乎機非劉將軍談何容易哉是故員方錯途翕張殊軌以正變不可勝窮也攻而無攻而乃以攻守而無守而乃以守以柙闔不可勝窮也上雷九天下蟄九地決之若川止之若山以起伏不可勝窮也欲左左欲右右欲速速欲徐徐以屈伸不可勝窮

四明文徵 卷九

四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也以所見知所不見以所不用知所用卒卒若芟井井皆暇以參伍不可勝窮也故曰不周而周將道以揚兵道以強故得其機則得全於敵矣不得其機則得敗於敵矣夫得全於敵與其得敗於敵也豈可同日而語哉劉將軍慷慨敢事臣也驅之陸陸勝驅之舟舟勝用正正勝用奇奇勝用眾眾勝用寡寡勝諸余所為機說皆劉將軍之已跡也夫將軍之事於蜀於閩於百粵也余耳之未目也意者侈詡之乎余海上人也而將軍來海上四年冒不測之淵親歷窮島夷聞之無敢濡足海

西明文徵 卷九

聖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波者海波晏如也大都無莽於措畫而無矯於土情誠賴之矣故余所為機說皆劉將軍之已跡也將軍嘗自詫往在西陲時庶幾男子今在東南有鬚婦人耳嗟嗟劉將軍曷不北乎北虜患邊氓特甚卒無一創痛之者與東南夷校禍大小一弱子能辨之矣將軍獨奈何竟臥東南自愉快乎夫北虜誠重猶其枝也東南殷富緩急仰之內地傷是本禍也善稽者鋤其非種嘉種乃蕃善國者誅其橫民齊民乃業故將軍在東南者稼道然也嗟嗟以彼其才安施而不可哉邇者島夷幸一蠲止

矣東南安矣將軍少須之且北北且搏搏舉矣

陵陽牟氏壽謙詩序

戴表元

天下之樂有可以力得之者有不可以力而惟其所欲則得之者可以力得之者富貴紛華燕私之奉皆是也不可以力而惟其所欲則得之者家庭顏色起居飲食甘旨之情是也士大夫當鐘鳴鼎食時豢養百為纖悉如意勢足以厚其親而行須輿衛居仰安宅禮或有以煩馳暇或有以勞奪至於窮棲寥處杯漿爵酒鬱鮮粒餐非心營手治則不能給可謂艱薄已甚然即而將之

西明文徵 卷九

聖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其歡欣暢悅反過於備物之享何也力在外可屈而情由中難量也陵陽牟先生自還會稽使者節食貧茹辛臥苕溪上二十餘年夫人同郡鄧氏毗陵使君之子冬官二卿秀巖李先生之外孫家世軒冕忘其貴奢相與隱約產息煩衍更衣而煥併釜而飽清風苦節與陶淵明家伉儷翁稚相同人皆高其賢而歎其約也丙申春先生年七十其長子余同年弟成甫帥諸弟大設禮食私第為二親壽二親燕而樂之游從朋客甥孫中外聞而為詩以歌吟頌美者累十百人越三年歲己亥春鄧

夫人復七十成甫帥諸弟設醴食如前禮二親加樂焉於是聞者相率爲詩以歌吟頌美而余適預名其間咸以爲是事兵革以來衣冠闕閱之所無有余重自性念以牟鄧蜀大家先生父子又東南久官極今之豐宜不能視昔之儉而真情歡欣暢悅如是眾人之歌吟頌美如是是吾徒所爲優游自得於斯世者真不係於外物之去來由今而後聞風而作感義而起知人人孝德之易爲而明時禮俗之將成也遂率意爲詞表諸篇端題爲陵陽牟氏壽讌詩序

四明文徵 卷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壽樸菴張公八十序

范欽

范子曰余讀逸民傳至龐公以醇行雅操隱居弗耀未嘗不掩卷太息想見其爲人彼所謂蟬蛻蠶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意蓋有所嗜也然上下二百年可述者纔十餘人斯何其難與乃今觀於樸菴張先生又何其大相類也先生性度高爽早攻舉子業靡書不讀已乃棄去隱句章山中有司禮辟輒不赴一日友人過謂之曰夫鳳產九苞應期則鳴騶志千里遇塗則騁方今聖人當陽寤寐賢哲孕毓則山川效靈旌揚則草澤獻贊彼

夫挾磊瑰之能赴三五之會亦欲展布平生光贊昌時母徒白首淹沒爾也先生學綜六藝辨析九流抱奇握瑜歷有歲年乃顧遁跡名山謝絕世事將同巢由洗耳夷齊采薇乎夫時者難得而易失名者難成而易毀壯夫不懷璧以賈罪志士不違俗以養高先生所蓄母乃異乎先生曰唯唯否否君子炳於幾先而酌於時措夫蘭以薰燕膏以明銷非人之咎也曲木不翦童山不采非人之德也惟所託何如耳子將使我爲蘭乎爲膏乎抑使我爲曲木乎爲童山乎吾竊觀世之仕者睚眦於

四明文徵 卷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技藝之場馳驚於聲利之塗目無停視耳無停聽手足無停舉心無停慮一人之身日不暇給而又畏讒避譏觸法抵禁惴惴若不能免其不爲嵇康笑者幾希矣吾今屏絕外慕偃息隴畝時與田夫野老較陰晴卜豐凶舉酒相勞嫗煦自如而又坐白石酌清泉觀雲弄鳥彈琴命弈歌白雲之章誦樂志之篇以天地爲芻狗萬物爲上苴古今爲瞬息吾身爲委蛻冲然內適蓋不知年之將至彼富貴者桎梏我者也聲華者塵垢我者也我顧逃之而敢卽之若夫李斯噬臍於東門主父畢命於

五鼎斯又不足言矣子欲使我爲蘭爲膏而不知曲木童山之足恃乎友人避席而退范子聞之曰苟生有言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張先生其庶幾乎矣乃今行年八十而志慮精明步履矯捷若少壯然雖爲封君未嘗入城市與配相敬如賓同德並壽顧非龐公之徒與然龐公子山人爲黃門孫渙爲牂牁太守世以才行聞先生子堯年由進士官給事中歷任至方伯德位巋巋未艾孫某又力志科第斯皆所謂遺之以安者吾故曰大相類也識鉅則不以外慕嬰心儲厚則不以易世改行神明默相庸可量乎於是諸親黨相率稱觴爲壽先生乃徧觴諸客盡歡而別

贈族父稷三公序

沈一貫

稷三公蓋儻然者學學不就就積著積著亦不羸弟妹子女眾多以婚嫁累亡產居貧熙熙如也事後母王夫人甚適教仲子九疇能文章稱當世顯士不督而成焉鄉有相仇者多就平公居間能入察覈權喜憎不爽人牽謝伏今年七十矣筋力強幹操作不暫休子弟勸請不爲應其言曰人生自愛不用力焉用生爲夫力猶水

四明文徵 卷九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竭當更來也荷鋤戴笠出中林之閒日間黍稷之事勞而目適自號稷三子敘曰吾外公贊公云爾貫父於公爲弟少五年母又四年春秋高家貧不能具甘毳歲往教授吳楚閒易錢糈以爲資六月仲之京師僕往送之金山其衾累夕仲言公今七月晦彌七十歲而已不得奉天倫上觴爲壽獨且萬里去奈何爲子因歛獻對泣其傷居窮無以戀庭幃也夫人子不遠遊而吾若汝狎傳遽去遠膝下溫清歷關勞不償咎縱親寬其罰如人心何輒又其悲吾汝左提右挈贊短資長取千金於世如取諸寄何乃食貧以勞其親諺曰一日盱眙三日飢一日優伊三日肥吾寧處彼不處故元亮穿結自喜而室無萊婦猶稱苦心儒仲靜已敗絮不辭蓬垢歷齒乃慙兒子以彼俯字且曰恩深何況逼喜懼之崇年而暫烏烏之無報改吾無能以灌園鑿坏安諸親勢也已復相與自賀孝如虞舜寤於親賢如孝己不見察吾汝謝中庸之行而覆幃垂慈小罰不見咎大罰不聞豈貧不憚茹實勞必身執率閭黨願得之以爲父而人子過深罪大曲庇無聞此人道之至樂無得而仰塞焉何以

四明文徵 卷九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自立仲曰子歸視吾親當爲一解頤夫實不中聲空言
興盤皆非所以獻長者也夫公無町畦者卽與之言無
町畦凡人各賢其所悅而悅其所快手足耳目所營取
者有限而游心淫思所冀倖者無底以有限酬無底故
堯禹不能除其憂蹻跲不能滿其樂也故不可冀倖不
如己稷丘古仙人之稱代既縣暖其術靡焉妄而意之
將無營而自酬者乎林類年且百歲鹿裘帶索而歌拾
遺穗於田以爲具三樂夫亦稷丘之類也今吾稷丘公
野處而神王庸知不爲古稷丘也若是則人子之憂非

所聞於稷丘公矣

誥封王宜人楊母六十序

汪鏜

嘗聞之抱道全眞者非必山澤之癯積德累行者豈惟
薦紳之士乃有閨闈之英含醇葆和以垂懿則處陰休
景以佚餘齡表倫理於庭幃嗣芳徽於彤管是以神采
著於當年聲聞孚於內外而流風蘊義彬彬乎若此之
盛也至乃天錫其純嘏神相其壽康啓慈顏之悅豫享
色養於不窮則又天人交助報施靡爽矣茲非當時學
士大夫所願稱述者歟以今觀於楊母宜人始足以當

四明文徵 卷九

四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宜人王氏嬪於少方伯后江楊公祁祚焉肅肅焉所
稱德門淑媛也始歸時逮事其舅姑晨夕左右甘旨畢
備早以孝謹聞公爲諸生時宜人相之辛苦拮据公得
殫志力學竟以文章顯公舉進士爲大行召爲給事中
以直諫名當是時議禮之臣勢欲薰灼眾望之風靡公
獨持不可疏上天子震怒廷杖下其議於有司眾方爲
公憂禍且不測時宜人相從京邸從容慰勞曰今日之
舉正以上答國恩無自悔也且悉取筐中他諫草焚之
恐株連善類其於大體如此後謫遷吳楚閒所至輒奉
使者檄幹理公事驅馳靡於寧歲遺宜人官署中扃戶
獨居澹寂自甘至樵蘇而爨卒無悶容公以才高取忌
低徊偃蹇幾三十年積官至藩臬貴顯矣而猶不忘箴
敬居嘗念曰無使聲望獨不如諫垣時也往歲庚子予
從吳會還得與公同舟聯榻旬日公與予言之歷歷猶
在耳比公解組歸則總內政以匡飭其羸縮籌計烹飪
初製諸事罔不精密又若故田里之媪且性雅素不喜
爲瓊翠文繡之飾至訓諸子以植德義崇儉樸爲先早
晚語刺刺不休垂堂之愛於是乎而諸子乃克自樹立

四明文徵 卷九

四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無隕前聞庶幾所謂以志義者則在昔九熊秣馬之事
爲贅矣夫國風所載若葛覃采蘋雞鳴之類皆言諸侯
卿大夫之夫人能治其內故化行而俗美以予觀於宜
人諸所行事一一與古相符卽記之列傳著之圖史何
迎焉是以上合天心下孚人願綏之福祿壽考以侈其
報不亦宜乎詩言自求多福易言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信有徵云今年壽六十二月廿一日爲初度之辰是
日也賓朋咸集子姓森列宜人御華軒被禕翟坐北堂
之上撫瑤池之宴聽激徵之者有不心懌而神怡者乎

四明文徵 卷九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由是遐齡晚福引翼無疆所以承天庥而迓神貺者斯
其至矣魏君世華輩宜人之子太學生持載輩相友
善徵予文爲壽予與后江江公爲中表昆弟得侍几席
久聞宜人德履頗詳故樂爲之書

姚江黃氏正氣堂壽讌序

萬泰

歲在癸巳嘉平之朔爲黃母姚太夫人六十設悅之辰
吾友太冲晦木澤望奉觴爲壽四方之士凡爲三黃子
友者不遠千里百里來拜堂下泰亦得從諸君子之後
冠履襜如觥籌交錯稱彥會焉諸君子瞻瞻母儀湖洞

家學歡欣祝頌副在聲詩泰獨悵然有感而不能已於
懷也蓋二十年以來登堂而拜母壽者迄今而三矣癸
酉之歲與三黃子初定交時母壽方四十泰偕陸子符
肅衣冠而前母兒子撫之古道益如也越十年癸未嘗
母五十之辰泰適與陸子下第南還道出江上得與觴
祝之會雖感慨多端而風流未墜又十年爲今癸巳則
母壽正六十矣今之登堂者非昔之登堂者也陸子歿
且八年當日心言之侶修子弟之禮於正氣堂者凋謝
殆盡獨泰視息僅存耳疇昔之日握手論心讀書談道

四明文徵 卷九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輿笠之誓死生不相背棄吾黨之交於三黃子不徒爲
功名之士也今天人交困大難洊臻二三子致命遂志
殊途同歸要之不負所學固已貞金石而壯河山泰獨
以熒熒後死之身敝衣垢履進而稱百歲觴母撫時感
事必有惻然傷心者卽三黃子興懷今昔能無永歎然
以母生平驗之今日則得全於天者固未始不可憑而
賀也當嘉廟之季忠端公抗疏討逆實居楊左諸公之
先故先帝恤錄遺孤亦不在楊左諸公之後一時同難
諸孤待被國恩繩承先烈文章氣節非不炳蔚激昂也

乃時運而往家聲頹於國步蕭茅易化涇渭已淆或不能持其身或不能保其子識者有人之云亡邦家殄瘁之歎而黃子大聲而呼佯狂以避崎嶇鼠伏於蛇虺榛莽之墟掬水挈茶以供晨夕之養猶身經枯槁筆所及虜掠無遺濱死者數矣而不悔顛頓枯槁無聊已甚春秋之義君父倫維之以立言庶幾不墜嗟乎此忠端公當日碎首剖心百折不回之志也母艱難守之二十一年今幸有子持此以報先公卽槁項沒齒夷於馬醫夏畦而以當同難諸孤必不以彼易此嗚呼可謂賢矣然

四明文徵 卷九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非母之教不及此夫母能以冰霜日月之性相夫子以殺身成仁不畏義死不榮幸生而又持此志以成其子於國破君亡之日不失其身以死其親以此告無罪於先王而昭大義於天下萬世是母之一身終始爲綱常名教所係正氣鍾於男子而又鍾於婦人人世之吉祥善事未有備於此者也故曰得全於天者可憊而賀也嗟乎今之登堂者非昔之登堂者也志氣所感後先一揆德鄰不孤是在吾黨其以吾言爲母進一觴可乎諸君子欣然曰子之言詳而辨太夫人所樂聞也因述而

志之爲正氣堂壽識序

思舊錄萬泰字履安余之交猶文虎也癸酉老母四旬與文虎刻沈崑銅壽啓至期來祝癸未又來已丑余至甬上時履安喪失家道抱瘡未痊相對秉燭瘡不復發庚寅晦木爲馮躋仲連染而固山之記室與履安有舊由是得免癸巳老母六旬文虎已故履安踽踽獨行出其正氣堂壽序讀之不覺失聲而哭甲午冬余嫁第三女於朱氏入寓寒松齋履安使其子任勞余受成而已履安遊粵余兩年頻遭患難望其

四明文徵 卷九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返棹一洩吾心之所甚痛而履安已死於九江舟中矣

故少詹事柯公挽詩序

楊守陳

陸機有言長算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余嘗誦而復之情辭兼至足以興千古無窮之慨然其所悼者曹操耳夫操肆狡凶而謀篡竊惟羯虜石勒亦恥而不屑爲者何長算與遠跡之可嘉而悼其短以促耶彼漢獻之二子何異乎季豹而伏后董如豈直其分香之諸姊耶忍於彼愛於此垂沒猶不自反固已可笑抑孰知司馬

懿之遽襲其算而踵其跡耶吾嘗恨操凶逆幸不短促而卒移漢鼎雖昭烈武侯之興不能光復每讀漢紀未嘗不憤然也機何爲而悼之哉桓溫仰王敦而三歎蓋其逆心同也機之悼操豈猶是耶宜其死於建春之難也古之人若顏充國若冉鄆公若前所謂武侯若賈太傅若馬侍御若張宣公之流或道德足以康濟萬邦而弗獲小試於時或才能足以經綸四海而弗及盡見於世是則可謂長算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者矣千載而下仁人志士猶爲之悲傷歎喟而不已況當時者乎

四明文徵卷九

五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閩柯公孟時以進士第一人官翰林姿表德器材識文學一一負絕人表秉史筆典文衡視院篆日勸講於經筵皆茂著勞望累遷少詹事兼學士望益隆於天下以外艱歸有詔徵之將大用力辭不起服闋卒於家士方仰之若山嶽民且望之作霖雨帝將倚之爲鹽梅而公亦素以位宰執而堯舜君民者自期待詎知其遽止於斯非所謂長算短日遠跡促路者耶故自天子公卿而下皆悼惜之而能言者爲挽歌詩總若干什余既萃成冊乃序焉蓋余與公同第進士同官翰林踰二十載余

恆仰公若不可跂而公顧不余鄙德學之胥勸志業之交親蓋歡然無閒詎知公遽棄余而逝焉攄百愠於片言寓一哀於萬里強披淚而書之

四明文徵卷九

五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四明文徵卷九